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五十卷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书　信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海南大学图书馆
藏书
A2271251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目 录

前言 …………………………………………………………… 1—1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8日) …………………………… 3—5
2.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7日) …………………………… 6—9
3.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2日) …………………………… 9—14
4.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 14—16
5.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9日)…………………………… 17—22
6.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 …………………………… 22—30
7.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7日) …………………………… 31—33
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8日)…………………………… 34—37
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0日)…………………………… 37—42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4日)…………………………… 42—45
11. 恩格斯致威廉·卡尔·施特芬(4月15日)………………… 46—47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 47—52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6日)…… 52—53
14. 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4月26日)…… 53—54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7日)…… 54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8日)…… 55—57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 57—59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3日)…… 60—61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6日)…… 62—63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9日)…… 63—64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5日)…… 64—65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6日)…… 65
23. 马克思致艾萨克·艾恩赛德(6月18日—21日之间)…… 66—67
2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6月21日)…… 68—73
25. 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7月22日)…… 73—74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8日)…… 74—77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 77—80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4日)…… 80—82
2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8月8日)…… 82—83
30.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8月11日)…… 83—84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2日)…… 84—87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6日)…… 88—90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6日以后)…… 90—93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6日)…… 93—94
35.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0月23日)…… 95—96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 96—97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30日)…… 97—99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11 月 17 日) …… 100—102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2 日) …… 102—105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22 日) …… 106

1857 年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10 日) …… 107—110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14 日) …… 111—112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20 日) …… 112—115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1 月 22 日) …… 115—117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23 日) …… 117—119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6 日) …… 119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16 日) …… 120—123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4 日) …… 123
49.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 月 26 日以前) …… 124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3 月 11 日) …… 125—127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3 月 18 日) …… 128—131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3 月 20 日) …… 131—133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3 月 24 日) …… 133—135
54.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3 月 25 日) …… 135—136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3 月 31 日) …… 136—139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3 月 31 日) …… 139—141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4 月 2 日) …… 141—142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4 月 9 日) …… 142—145
5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 月 16 日) …… 145—146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4 月 21 日) …… 147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4 月 22 日)…………………………………… 148—151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4 月 23 日)…………………………………… 151—154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5 月 8 日)…………………………………… 154—156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5 月 11 日)…………………………………… 156—157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5 月 20 日)…………………………………… 158—159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5 月 22 日)…………………………………… 160—162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5 月 23 日)…………………………………………… 163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5 月 28 日)…………………………………… 164—166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6 月 5 日)…………………………………… 166—167
70.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6 月 5 日—10 日之间)…………………………………………………………… 167
71.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6 月 10 日以后)………… 168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6 月 15 日)…………………………………………… 169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6 月 29 日)…………………………………………… 170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3 日)…………………………………………… 171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3 日)…………………………………… 171—172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6 日)…………………………………… 172—173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8 日)…………………………………………… 174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7 月 11 日)…………………………………… 174—175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11 日)…………………………………………… 176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14 日)…………………………………… 177—178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16 日)…………………………………………… 179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7 月 24 日)…………………………………… 180—181
83. 恩格斯致马克思(7 月 29 日)…………………………………… 181—182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8 月 9 日)…………………………………… 182—183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8 月 15 日) …… 183—185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8 月 21 日) …… 185—188
87. 恩格斯致马克思(8 月 25 日) …… 188—191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8 月 26 日) …… 191—193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8 日)…… 193—194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10 日) …… 195—200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11 日或 12 日) …… 200—201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15 日) …… 202—203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17 日) …… 203—204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18 日) …… 205—207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21 日) …… 207—210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21 日) …… 210—211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22 日)…… 212—217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23 日) …… 217—218
99. 恩格斯致马克思(9 月 24 日) …… 218—222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25 日) …… 222—224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10 月 6 日) …… 224—226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 月 19 日) …… 227—228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 月 20 日) …… 228—233
104. 恩格斯致马克思(10 月 29 日) …… 233—236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 月 31 日) …… 236—237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11 月 13 日) …… 238—239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11 月 15 日) …… 239—244
108. 恩格斯致马克思(11 月 16 日) …… 245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11 月 17 日) …… 246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4日) …………………………… 249—252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7日) …………………………… 252—256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 …………………………… 256—260
113.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12月
8日)…………………………………………………… 260—265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9日) …………………………… 266—267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 …………………………… 267—269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7日) …………………………… 270—272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8日) …………………………… 272—274
1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2月21日) ……………………… 274—275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2日) …………………………… 276—277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5日) …………………………… 278—282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0日) …………………………………… 283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1日) …………………………… 284—287

1858年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日)……………………………… 288—289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5日)……………………………… 289—290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6日)……………………………… 290—292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日)……………………………… 293—294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7日)……………………………… 295—297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1日) …………………………… 297—298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4日) …………………………… 298—299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4日) …………………………… 300—302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5日) …………………………… 302—303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3日) …… 303—304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5日) …… 304—306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8日) …… 306—307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8日) …… 307—308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 …… 309—310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30日) …… 311—312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日) …… 312—316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8日) …… 316—317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 …… 317—318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 …… 318—320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4日) …… 321—323
143.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8日) …… 323—324
14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2日) …… 325—328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2日) …… 329—331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4日) …… 331—333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日) …… 333—334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日) …… 334—336
149.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4日) …… 337—340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 …… 340—343
151.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1日) …… 344—345
1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1日) …… 345—347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5日) …… 347—348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6日) …… 348—349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7日) …… 349—354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9日) …… 354—355

157. 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3月27日) …… 355—356
15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9日) …… 356—357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日) …… 358—366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9日) …… 366—369
16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月14日) …… 369—371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2日) …… 371—372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9日) …… 372—376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30日) …… 376—377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日) …… 377
166. 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5月6日) …… 378
16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5月11日) …… 379—380
168.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5月11日) …… 380
16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31日) …… 381—383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1日) …… 383—385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 386—387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 …… 387—389
1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 …… 389—391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日) …… 392—394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4日) …… 394—397
176. 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7月15日) …… 397—398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5日) …… 398—402
178.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6日) …… 403—404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 …… 405—406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5日) …… 406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大约 8 月 3 日) ……………… 407—409
182. 恩格斯致马克思(8 月 10 日) ……………… 410—411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8 月 13 日) ……………… 411—413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8 月 18 日) ……………… 413—414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9 月 21 日) ……………… 414—416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10 月 7 日) ……………… 417—419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10 月 8 日) ……………… 419—422
188. 恩格斯致马克思(10 月 21 日) ……………… 422—425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0 月 22 日) ……………… 426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11 月 2 日) ……………… 427—428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1 月 10 日) ……………… 428—429
1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 月 12 日) ……………… 430—432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11 月 24 日) ……………… 432—434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 月 29 日) ……………… 434—436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11 日) ……………… 436—438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16 日) ……………… 438—439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17 日) ……………… 439—442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22 日) ……………… 442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28 日) ……………… 443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 月 30 日) ……………… 443—444

1859 年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6 日) ……………… 445—446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8 日) ……………… 446—447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14 日) ……………… 447—448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21 日) ………………………… 449—450
205.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 月 25 日) ………… 451—452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26 日) ………………………… 452—453
207. 恩格斯致马克思(1 月 27 日) ………………………… 453—454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1 月 28 日) ……………………………… 455
20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 月 1 日) ………………… 456—461
21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 月 2 日) ………………… 461—462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 日) …………………………… 463—464
2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 月 4 日) ………………… 464—468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8 日) ………………………………… 468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9 日) …………………………… 469—470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2 月 10 日) ……………………………… 471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2 月 14 日) ……………………………… 472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15 日) ………………………… 473—475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1 日) ………………………… 475—476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2 日) ……………………………… 476
22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2 月 23 日) ……………………… 477
22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 月 23 日) ……………… 477—478
22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 月 25 日) ……………… 478—480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5 日) ………………………… 480—481
224. 马克思致恩格斯(2 月 25 日) ………………………… 481—485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3 月 3 日) …………………………… 486—487
226. 恩格斯致马克思(3 月 4 日) …………………………… 487—488
2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3 月
4 日) ………………………………………………………… 488—489

22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 …… 489—491
22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4日) …… 491—493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 …… 493—494
23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6日) …… 494—496
232.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3月17日) …… 496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大约3月22日) …… 497
234.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5日) …… 498
2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28日) …… 499—502
236.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日) …… 502—503
23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4日) …… 503—504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9日) …… 504—506
239.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1日) …… 506—507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2日) …… 507—508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 …… 509—510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9日) …… 510—511
24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19日) …… 511—515
244.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4月20日) …… 516—519
245.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2日) …… 519—523
24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5日) …… 524—525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 525—528
248. 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5月16日) …… 528—529
249.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 …… 529—530
25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18日) …… 530—536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 …… 537—544
252.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5月21日) …… 544—545

253.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 …… 545—546
254.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4日) …… 546—548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5日) …… 548—550
256.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7日) …… 550—552
2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5月28日) …… 552—553
258.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8日) …… 553
259.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5月30日) …… 554
260.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日) …… 555—556
26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6月2日) …… 557—558
262.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 558—561
26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 …… 561—562
264.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0日) …… 562—564
26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6月22日) …… 564—565
266.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4日) …… 565—567
267.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 …… 568
268.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8日) …… 569—571
269.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8日) …… 572
270.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9日) …… 573—575
271.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或21日) …… 575—576
272.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2日) …… 576—578
273.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5日) …… 579—581
274.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日) …… 581—583
275.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3日) …… 584—585
276.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 …… 585—586
277.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 …… 587—588

278.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3日) ………… 588—590
279.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 ………… 590—591
280.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5日) ………… 592
28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7日) ………… 593—596
282.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1日) ………… 596—597
283.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2日) ………… 597—598
284.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 599—600
285.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6日) ………… 600—601
28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9月26日和27日) ………… 602—604
287.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7日) ………… 604—605
28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 ………… 605—606
289.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3日) ………… 607—608
29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3日) ………… 608—610
2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5日) ………… 611—615
29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0月8日) ………… 615—617
29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 ………… 617—618
2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 ………… 619—620
295.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 ………… 620—621
296. 恩格斯致E.乔治·福克纳(11月2日) ………… 621—622
2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日) ………… 622—626
298.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4日) ………… 626—629
29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1月5日) ………… 629—631
30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6日) ………… 631—636
301.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7日) ………… 636—637
30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4日) ………… 637—640

30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5日) …… 640
304. 恩格斯致埃米尔·恩格斯(11月16日) …… 641—642
305.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6日) …… 643—644
306.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7日) …… 644—646
30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7日) …… 646—647
308.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9日和21日) …… 647—652
30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22日) …… 653—655
31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1月23日) …… 655—658
311.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6日) …… 658—661
312.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8日) …… 662—663
31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1月28日) …… 664—665
314.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0日) …… 665—669
315.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2日) …… 669—670
316.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3日) …… 670—672
317.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9日) …… 672—673
318.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0日) …… 673—674
31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2月22日) …… 674—677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约1856年1月5日) …… 681—682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6年3月28日) …… 682—684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7年4月12日前后) …… 684—685

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7 年 7 月 31 日) …… 685—686
5.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7 年 8 月 11 日—14 日之间) …… 687—688
6.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8 年 4 月 9 日) …… 688—689
7.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 年 4 月 9 日) …… 689—690
8.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卡尔·马克思(大约 1858 年 5 月 2 日) …… 690—692
9. 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8 年 5 月 11 日—21 日之间) …… 693—694
10. 燕妮·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859 年 6 月 28 日) …… 694
1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约 1859 年 9 月 26 日) …… 695
1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9 年 11 月 3 日或 4 日) …… 696
1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9 年 12 月 23 日或 24 日) …… 697—700

注释 …… 703—806
人名索引 …… 807—88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889—892
文献索引 …… 893—941
报刊索引 …… 942—957

插　　图

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2页和第3页……………49—50
马克思1856年6月21日给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的第1页……………69
1856年10月至1868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哈弗斯托克小
　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94—95
恩格斯绘制的1857年1月1日以来奥尔良中等棉价格变动表……………247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康拉德·施拉姆的
　信的第4页……………263
伦敦英国博物馆,马克思曾在该馆阅览室从事写作……………298—299
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2页……………359
马克思1858年4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373

前　言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四卷，收入1856年1月至1859年12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319封；附录部分收入燕妮·马克思及女儿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委托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13封。

这一时期，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十年政治反动时期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50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危机的征兆也开始显现，最后发展成席卷美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劳动人民进一步贫困化，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为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复苏创造了条件。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特别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不断加紧殖民扩张，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预见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详细记录并论述了危机的进程和特点，同时加紧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他们继续为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写文章，深刻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内政外交，揭露列强进行殖民掠夺的强盗行径，高度评价被压迫民族为谋求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他们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刻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变化，千方百计与各国无产阶级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科学社会

主义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和行动，为无产阶级分析复杂形势，制定斗争策略，指明前进方向。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主要活动是继续阐发无产阶级科学理论，尤其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明确指出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我希望为我们的党赢得科学上的胜利。"（见本卷第 461 页）从收入本卷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这个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并于 1859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6 年秋天，马克思预见到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他认为，随着危机的出现，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于是他从 1857 年起着手系统地整理先前积累的各种资料，结合对经济形势的观察，加紧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185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洲，达到顶点。马克思期待革命形势高涨，于是加快了工作的速度。他在 1857 年 12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见本卷第 259—260 页）

马克思经常在书信中向恩格斯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在 1857 年 12 月 18 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 4 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见本卷第 273 页）同时，他还向恩格斯请教在经济学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在 1858 年 1 月 29 日的信中，他向恩格斯请教有关资本周转的问题；在 3 月 5 日的信中再次询问"是怎样计算周转的"。（参看本卷第 310、341 页）恩格斯总是认真地答复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并为他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材料。在 1858 年 3 月 2 日、4 日和 5 日的通信中他

们还就机器设备的更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参看本卷第336—343页)。

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了一部重要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部手稿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它"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往往过于详尽"(见本卷第347页),远不是供出版所用;但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述了货币理论、资本流通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分析了人的历史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还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还拟定了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从五篇结构计划演变为六册方案。在1858年2月22日给斐·拉萨尔的信、同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59年2月1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个重要问题(参看本卷第326—328、361—366、459—461页)。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正式开始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并于1859年1月定稿。从本卷收录的马克思同恩格斯以及同拉萨尔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写作和出版这部著作的大致过程。其间,马克思肝病发作,但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见本卷第431页)这部著作最终于1859年6月在柏林由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出版。马克思

把这部著作看做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强调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见本卷第431页)。马克思对这部著作的问世抱有热切的期待,因为这可以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更加自觉地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部著作的影响力怀有恐惧,于是便以沉默来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挺身而出,担当起粉碎敌人"沉默的阴谋"、传播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任。他在《人民报》上连续发表两篇评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介绍了该书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阐述了书中贯穿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稿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活动之一。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克里木战争之后,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的欧洲局势,以及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对各种重大事件进行评述,就经济危机问题、欧洲主要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及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在书信中表达的观点是对他们公开发表的政论文章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进一步发挥。

经济危机问题是本卷书信涉及的重要内容。危机到来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欧洲各国爆发危机的种种迹象进行了讨论。恩格斯在1856年4月14日的信中写道:"这一次的崩溃将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猛烈剧烈,普遍扩散,社会上一切有产阶层和统治阶层无一幸免。"(见本卷第43页)他们认为,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必然导致危机。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分析了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的运作特点后指出:"但是,与

以前的危机不同，法国这一次发明了一种形式，使投机能够风行并已经风行于全欧洲。"（见本卷第89—90页）马克思还把金融危机看做是普遍经济危机的标志和征兆，并预言："我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会迟于1857年冬天。"（见本卷第89页）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马克思搜集了很多有关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危机进程的材料，作了大量的摘录和剪报，同时准备了专题笔记本，记录了这些国家危机的主要过程和表现。恩格斯则向马克思提供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进程及其后果的材料，并表达了自己对危机的看法。他们之间的通信涉及关于危机的细节描述、对危机发展趋势的预测、对危机特征的判断、这次危机与以往危机的差异以及危机在不同国家的特点等内容。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写成了若干论述经济危机问题的专门文章，其中一部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马克思还打算同恩格斯合作撰写一部阐释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但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经济危机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影响。他们认为，作为英国经济基础的工业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这会进一步加剧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他们指出，由于英国内阁更迭，帕麦斯顿上台，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发动争取选举改革的宣传鼓动，这会使英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么约翰牛再也不能像1848年那样固守这种傲慢的中立立场了"（见本卷第140页）。他们通过对以帕麦斯顿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的活动的分析，以及对与议会辩论交织在一起的党派斗争的梳理，揭露了寡头政体对内反对任何改革、对外推行殖民扩张的反动本质。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法国波拿巴政府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恩

格斯在 1856 年 2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法国的政治局势作了详细评述，他指出："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表现出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开始了"，只要有合适的偶然事件发生，一阵暴风就会把"波拿巴的纸房子"彻底吹垮(见本卷第 7、8 页)。当经济危机不断发展并逐渐加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拿巴政府成立于 1852 年的动产信用公司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革命最先也最有可能发生在法国，因为经济危机在法国是与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于 1857 年 7 月 11 日写道："动产信用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见本卷第 176 页)他预言，波拿巴"未必能够顺利地度过 1858 年"(见本卷第 281 页)。事实也正是如此，1858 年 1 月 14 日发生的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波拿巴事件，促使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显现并激化，动摇了第二帝国的根基。恩格斯指出，这一事件发生后，波拿巴日益增多的困难愈来愈驱使他走向绝境，"一切声东击西的做法都行不通了，只能进行变本加厉的镇压，也就是直接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见本卷第 351 页)。

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德国的状况。他们指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前夕迅速发展，生产迅猛增长，"工业股份企业和银行股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见本卷第 98 页)。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德国半封建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德国在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中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日益提上了日程，这就是消灭封建残余，消除德国的分裂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指出："1848 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肯定是变得更坏了。……德

国佬显然还没有从1848年的艰巨奋斗之后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见本卷第352—353页)

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加剧了农奴制的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腐朽，"明显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见本卷第42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对于俄国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也许会阻挡俄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的道路"(见本卷第375—376页)，就是说，它将为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而这个运动有可能改变国家制度，结束沙皇政府的反革命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它必然会对欧洲的革命运动产生有利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关注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1856年初，马克思根据在英国博物馆发现的关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强国的重要文献资料，撰写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即《18世纪外交史内幕》。他在这部著作中追溯了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根源，揭露了18世纪"英国外交的卑鄙"，特别是"英国和俄国阴谋勾结"的情况(见本卷第67页)。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蓝皮书上发表的关于卡尔斯陷落的外交和军事文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英国政府对盟国土耳其背信弃义、导致土耳其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失败的行为。

1859年意大利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和著述中深刻揭露了拿破仑第三打算以"解放"意大利为借口挽救法国波拿巴政体的坍塌、巩固自己在法国的地位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意志各邦能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意大利战争，以便将王朝战争发展为革命战争，引起欧洲革命的爆发。这不仅能为意大利真正

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消灭波拿巴政体，从而消灭德、奥各邦内的反动政体，实现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和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条件。1859 年 5 月 6 日，在意大利战事胶着的情况下，马克思在信中指出："无论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对我们有利。……这种致命的失败一开始就会引起法国兵变和反波拿巴的巴黎革命。"（见本卷第 525—526 页）恩格斯撰写了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并在德国匿名出版。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全力支持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提出有益的修改建议并积极协调出版事宜。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设法与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组织的代表保持联系，以便及时指导各国工人运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不懈奋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阐述的一个重要主题。

1856 年 2 月，马克思会见了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前来拜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莱维。莱维告诉马克思，工人们准备在莱茵地区组织起义，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他们的领袖去进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马克思抓住这个时机清晰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应当采取的策略原则。他指出，在欧洲政治反动时期，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形势下，各国无产阶级既要保持斗争的热忱，又要具有斗争的智慧，决不要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率行动，决不要举行仓促的、孤立的、地方性的起义。马克思强调了各国无产阶级相互联系、紧密配合、统一步调、共同作战的必要性，指出"如果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没有首先举事，那么，他们独自发动的任何起义都是愚蠢行动"（见本卷第 30 页）。在谈到德国革命运动

的道路时，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重申了农民是无产阶级主要同盟军的重要思想，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发动和联合广大农村的革命力量，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他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本卷第51页）

这一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压制下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他们认为，反动当局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迫害不仅没有使他们畏惧和屈服，反而使他们更加勇敢和坚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主流。与此同时，各国工人阶级内部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消极情绪，资产阶级的威胁和利诱使工人运动中滋生了机会主义倾向，而这一点在英国的宪章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50年代中期，宪章运动日趋衰落。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支持宪章派，希望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左翼能够在英国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英国工人运动。但是，琼斯越来越表现出思想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不坚定，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达成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书信中表达对琼斯的批评意见，同时耐心地引导琼斯，希望他能认识到，现在同资产阶级合流，必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丧失独立性。马克思语重心长地指出，琼斯"应当先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到那时，激进资产者是会来同他妥协的"（见本卷第252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没有奏效。他们在毅然与琼斯决裂时深刻地指出，英国工人运动中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用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的上层，即工人贵族。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这一结论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

写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见本卷第418页)根据这一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警惕资产阶级操弄的阴谋，坚决抵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践行了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他们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856年3月5日和7日等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拉萨尔盗名窃誉、奢侈享乐、蔑视工人、巴结权贵的恶劣作风。在1858年2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拉萨尔拼凑的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嘲讽，指出这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见本卷第314页)，其中充满了大言不惭的卖弄和唯心主义的言论。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全面地评价了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指出了这个剧本的错误政治倾向，即低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见本卷第535页)，"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见本卷第514页)。意大利战争时期，马克思严肃批判了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在这本书中，拉萨尔表示支持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做法"是一个莫大的错误"(见本卷第538页)。

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在书信中辛辣地讽刺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阿·塔朗迪埃等人不顾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盲目行动，无情地批判了哥·金克尔、

阿·卢格、卡·海因岑、莫·赫斯、爱·梅因等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政治冒险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空谈。为了反驳波拿巴秘密雇佣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对共产党人及马克思本人的污蔑和诽谤，马克思广泛收集证据，于1860年撰写并出版了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面对新的革命形势，马克思于1859年5月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重新建立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创办。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办报的理由，强调了理论宣传的重要性："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至关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见本卷第543页）此外，马克思还打算为维也纳的《新闻报》撰稿，目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见本卷第501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和理论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时期，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积极支持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了他们在书信中阐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他们密切关注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以及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戳穿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后加紧对许多亚洲国家进行殖民奴役的罪恶用心和卑鄙手段。马克思在1857年3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英国军队在侵略波斯和中国的战争中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丑态和滥杀无辜的罪行，指出他们的所谓"胜利"并不

是靠勇气，而是靠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取得的。马克思还谴责英国殖民者炮轰中国广州和平居民的野蛮行径，揭露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开拓市场，而不惜牺牲中国人的健康。书信中的这些内容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既往地深切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印度起义是被压迫民族人民对殖民者奋起反抗的最明显表现，是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热情赞扬和支持印度起义，认为“印度事件十分可喜”（见本卷第173页）。他们撰写了许多书信和文章，阐述和判断起义的进程，揭示印度起义产生和失败的原因，并对起义作出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们进一步重申关于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见本卷第30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在爱尔兰这块欧洲殖民地上采取的野蛮剥削政策。恩格斯在1856年5月中旬去爱尔兰旅行后写信给马克思，详细描述了爱尔兰在遭受英国许多世纪的殖民和掠夺后的悲惨景象，指出爱尔兰人民在英国的压迫下就像其他被征服民族人民一样，不仅长期处于无权状态，而且到处陷于破产和贫困，是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见本卷第59、58页）

这一时期的书信还记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生动史实，反映了他们在多种学术领域刻苦钻研、深入思考、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1857年春天，《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邀请马克思为

《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以缓解家庭生活的困难，马克思接受了邀请。恩格斯大力协助马克思进行这项工作，以便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专心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恩格斯率先承担起撰写词条的任务，他是大部分军事条目的撰稿人。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一些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他们的通力合作表现在互相协助完成资料收集工作。马克思不仅将必要的资料寄给恩格斯，而且作了大量的摘录供恩格斯写作词条使用。恩格斯则在马克思撰写词条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成了马克思的军事顾问。由于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词条没有署名，所以书信就成了确定部分词条作者的重要信息来源。

在撰写百科全书词条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军队的历史进行研究。1857 年 9 月 25 日，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军队》词条后指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见本卷第 223 页）恩格斯则系统研究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他不仅全面回顾克里木战争的客观进程，进行理论概括，得出重要结论，而且还对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包含着他们两人博览群书、相互切磋、对多种学科进行广泛研究的丰富信息。马克思 1857 年春曾经研究美学，并向《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建议撰写"美学"的词条。同时他还研究了波兰的历史，阅读了民主派历史学家约·列列韦尔、路·梅洛

斯拉夫斯基的有关著作。1858年初在写作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开始研究数学(参看本卷第298页)。1856年，恩格斯对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进行了研究。从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开始系统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力求用这些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来印证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写信给马克思说，“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这样伟大的尝试至今还从未有过，至少没有这样成功”(见本卷第670页)。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十分重视语言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曾向恩格斯请教关于英语语言学方面的问题。1857年5月，他在病中还学习了丹麦语。恩格斯则研究了斯拉夫语、哥特语，甚至希望自己有时间能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还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见证了这两位革命家的崇高品格、伟大友谊和他们对党内同志的关心。

1856—1859年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仍然是马克思的主要收入来源。从1857年起，《纽约每日论坛报》减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论文章的发表数量，导致马克思的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一家不仅每天都在为生活必需品而焦虑，而且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健康状况也不断出现问题，1857年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夭亡。尽管如此，马克思和燕妮仍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精神。在此期间，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维持生活，使马克思能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工作，恩格斯继续在曼彻斯特经商。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遭受多重病痛的侵扰，但仍然尽其所能地从各个方面帮助马克思。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承担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很多工作，以保证马克思

有一定的稿酬收入，此外每月还给马克思寄钱补贴家用。在危难之际，马克思甚至会直接写信说："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见本卷第131页）当恩格斯身体出现问题时，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认真研究医学文献，想方设法帮助恩格斯摆脱病痛。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力从思想上影响和引导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成长起来的骨干力量，包括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威廉·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威廉·皮佩尔、彼得·伊曼特等人，勉励他们在艰难时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内的战友关怀备至：皮佩尔经常住在马克思的家里；1859年埃卡留斯肺病加重，马克思典当衣服来接济他；1857年康拉德·施拉姆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回到英国，住在泽西岛，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去看望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见本卷第456页）。

本卷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写给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书信11封，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2封。这些书信反映了燕妮为支持马克思革命事业付出的辛劳、奉献的智慧、做出的牺牲，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一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和真诚热情的生活态度。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少数发表在第44、50卷。本卷新收入了8封书信和2份附在书信中的谈话记录和词条内容。其中收入正文部分的有：1857年6月5日—10日之间和6月10日以后马克思写给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两封信的草稿，1859年3月4日马克思写给格奥

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的信，附在1856年4月10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之后的1856年4月9日燕妮·马克思与图鲁特上校的谈话记录，以及附在1857年9月10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的关于《卞尼格先》和《巴克莱》两个词条的笔记等内容。收入附录部分的有：大约1856年1月5日和1857年7月31日燕妮·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两封信，1859年6月28日燕妮·马克思写给弗兰茨·敦克尔的信，大约1858年5月2日燕妮·马克思（女儿）写给马克思的信，以及1858年5月11日—21日之间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7卷（1989年）、第8卷（1990年）、第9卷（2003年）和第10卷（2000年）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①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服完了第六瓶也是最后一瓶药。病大体上好了，不过最阴险的痔疮还在折磨人。

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1]，因为仅仅是多瑙河两公国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2]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②再略作些补充。昨天该报关于"无条件接受"的报道[3]，纯粹是交易所的投机手段，这

① 马克思一家自1850年12月至1856年9月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恩格斯《欧洲战争》。——编者注

种投机手段曾使它赚了许多钱。"多瑙河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77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福克沙尼会议[4]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过的。我在图书馆①找到1841年德国出版的海尔曼的著作②,他在德国一家图书馆里翻腾出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5]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如果你感兴趣,我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③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极力称赞穆腊耳特的《6世纪至1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④(一部获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⑤。浪漫情调越来越证明是批判的批判[6]的"前提"。在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7],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8]评价很高。在军事科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剖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我们对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

---

①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恩·海尔曼《俄罗斯帝国史论丛》1843年莱比锡版。马克思把出版日期写成"1841年"。——编者注

③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④ 雅·法耳梅赖耶尔《书评:爱·德·穆腊耳特〈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1855年圣彼得堡版》。——编者注

⑤ 布·鲍威尔。——编者注

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也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符类福音作者9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把他们"都安顿好"。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领域除外。而在这一领域,如果说最近16年来的确有所建树的话,那也仅仅发生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待一年。我认为,他指望着在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称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应属于他的荣誉。

关于你的耳病,你应该写信给老哈维。他给琳娜①治病也采用通信方式,而且,当他听说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教师时,甚至分文不收。附上琳娜的第一次诊断书,务请寄回。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出版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10]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11]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接受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逐字逐句地模仿他。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太过分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卡·舍勒尔。——编者注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商行的一系列工作还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恐怕无法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儿①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每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

附上泛斯拉夫主义[12]第二篇，此文内容上的不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词句的冗长来弥补。从第三篇起，我将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你现在应当经常看看《卫报》巴黎通讯员的报道，巴黎正在发生极不寻常的事情。近日来，《观察家时报》通讯员报道了更多和更确切的细节；我本打算替你买最近几期的报纸，但是已经全部卖光。也许在比勒费尔德那里可以弄到。

波拿巴正在急剧没落。本年参议员正式名单上没有德鲁安-德路易斯，这一点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你未必知道，不久前在一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次公然的反对行动中，他给一名奥尔良分子[13]（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雷缪扎）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参议院副议长的头衔被重重地划掉了。最近为了对付一批护送尼扎尔先生回家的大学生，调来了步兵，而军队一听到喊"军队万岁！"就放下了武器，于是不得不尽快将他们调走，以免联欢成为既成事实。不久前发生在西南部的一次密谋使5 000人被捕（根据波拿巴当局的材料）。这次密谋在军队中牵涉很广；拉弗莱什的士官学校完全被解散，因为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受到牵连，必须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团队；但是据说，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找到可以安插他们的可靠的团队。不久前，当波拿巴偕同夫人①来到奥德昂剧院的时候，坐满池座的大学生们整晚唱着《弗兰·布瓦西先生》；那些讥讽影射的地方唱得特别响。巴黎工人现在哼一支小曲，它的副歌是：

"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
小小的芥末商；
他就要回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小小的芥末商是谁，警察当局禁止了这首歌。

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表现出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开始了。政变②的措施已经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敢再采取这些措施。你一定已经看到，就连《泰晤士报》也一连两天先是称波拿巴本人只不过是法国勉强用来充

① 欧·蒙蒂霍。——编者注

②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数的人——因为当初找不出一个可以让这个国家信任和尊敬的人——,然后又把他的大臣等等组成的整个总参谋部说成是投机者和恶棍。今天的《卫报》又谈到波拿巴的御用小品文作家和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菲奥伦蒂诺这个坏蛋的一段趣闻。埃斯皮纳斯先生也从巴黎溜走了;他卷入了多起丑闻,我大概过一两天就可以知道详情。莫尔尼也出了点什么事情;这家伙同他的至尊的兄长①吵得有点翻脸了,再次自顾自地搞起阴谋活动。

这个波拿巴当初一切事情都干得十分顺利,甚至最愚蠢、最卑怯和最可耻的事情也如此,如今他一定已注意到,今后他将面临一个倒霉的时期。在战争和媾和的问题[14]上,他已经察觉到,每个人都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谁也不为媾和而感激他。其实,媾和问题还远没有了结。关于初步谈判的初步谈判[15],除了关于比萨拉比亚的附加条件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而这个附加条件的意义因对卡尔斯[16]完全沉默而抵消。在其他一切方面,只有表面上的让步。其实,对波拿巴来说,按什么条件缔结和约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现在对他来说,就像当年的老多里沙尔一样[17],活命要紧,我相信俄国人比波拿巴自己更了解这一点。法国人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对自己的光荣满不在乎;看来,从1848年起这些人就不再为旧日的光荣或议会的欺骗操劳,而是更多地为其他事情操劳。

总之,看来我们幸运地避免了外侨管理法[18],——法国形势发展得如此快,很快就不必再理会帕麦斯顿及其同伙的贪欲。看来,波拿巴的纸房子今夏就会像路易-菲力浦的纸房子在可耻的1847年那样倒塌,至于何时出现一阵暴风把墙壁彻底吹倒,这完全取决于偶然事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件。我现在基本不喝酒了，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在曼彻斯特最后痛饮一番。

请尽快再给我讲讲老布鲁诺①的情况，这个家伙的新的浪漫主义转变太有趣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1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顽固的痔疮和由此而来的沮丧情绪还多多少少纠缠着我。再加上皮佩尔刚才给我演奏了一些未来的音乐[19]。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让一个人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产生恐惧。

我在博物馆②里发现了若干18世纪最初几十年和17世纪末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是关于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以及英国在这出戏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当时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20]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前者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后者把自己

① 布·鲍威尔。——编者注

②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出卖给俄国。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同时代著作家就是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来讨论和陈述的。威廉三世同查理十二缔结的攻守同盟证明,他一开始就对沙皇陛下心存疑惧。他在位时大臣们违背他的意图行事。从乔治一世时起,辉格党人的活动就容易了,因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们遵循愚蠢的王朝政策,并且认为费尔登和不来梅是欧洲利益的焦点。英国在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强国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与此相比,也许更令人感兴趣的事是,早在18世纪初就有人揭露了这个政策并且异常精确地预言了俄罗斯帝国未来的强大。尽管彼得从不列颠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空前的让步和直接帮助,他却同时跟王位追求者[①]勾结起来搞阴谋。他的御医(厄斯金),马尔伯爵的亲戚,在其中充当中间人。整个这段秘史的主要资料是:

(a)《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年伦敦版。

作者[②]从1710年到1715年曾任驻彼得堡公使,据他说,他

"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他获悉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过本书所述的报告……"

(b)《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

俄国人为他们跟王位追求者勾结起来搞阴谋进行辩护的著作,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已完全是波措-迪-博尔哥之流的风格[21](虽然

① 詹姆斯·斯图亚特,号称詹姆斯三世。——编者注

② 乔·马更些。——编者注

还没有那样直截了当),并且因此证明,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任何质的进步。

(c)《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附有若干问题的附件(1716年)。

(d)《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意见……》"稍微使点劲,他就能上天"①。1716年伦敦版。

过去撰写的最精彩的抨击性小册子之一。稍加修改,1853年也可以出版。像(a)和(c)一样,它提供了英国背叛的证据。匿名作者在跋中说:

"这本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有趣,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自以为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这一代人;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后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称为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②这句话,我和别人一样是当之无愧的。"

(e)《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年伦敦版。

这本书之所以有意思,只因为从书中可以获悉,西班牙外交冒险家和后来的大臣里珀达"同一位俄国大臣保持十分特殊的亲密关系",等等。当时外交界中的另一个大骗子格尔茨男爵也是这样。

(f)《从1698年到缔结诺伊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附有俄国出版者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ъ)公爵的序言(1770年8月2日彼得堡版)。德文版是:1773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本日记付印之前一定让人审查过,但

① 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4卷第176行。——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30首。——编者注

是它仍然有许多地方证实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中列举的事实。

(g)《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年伦敦版。

(h)《于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施帕勒等人之间的通信集》,经官方批准后刊印。1717年伦敦版。

(g)和(h)当然是所有历史学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缺少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两个文件主要谈的是查理十二为了对英国进行报复而拟定的计划——率领瑞典军队在英国海岸登陆,宣布王位追求者为国王。

除了这些抨击性小册子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偶尔涉及瑞典英国俄国三国关系史的著作,或一些可证实是在瑞典公使于伦堡的策动下写的英文抨击性小册子,例如《评杰克逊先生的备忘录……》。

辉格党人散布谣言,说"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虔诚的新教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辉格党人采取了什么手段。每个人一定都注意到,当初英国人对奥地利在奥斯坦德成立的印度公司发出了多么可笑的叫嚷,但是他们却正式把自己的舰队交给彼得支配,并且帮助他在波罗的海建设港口。同时,从当时波罗的海的英国商人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彼得先生对待他们绝对不是温和的。英国还是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等等的第一个欧洲大国。上述抨击性小册子首先证明,这种行动方式绝不是出于幻想和无知。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中的下面几段①关于彼得的轶事,会让你觉得有趣。彼得和皇后②曾在波茨坦拜会过她。

---

① 见《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1845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41、44页。——编者注

② 叶卡捷琳娜一世。——编者注

"皇后先恭敬地吻王后①的手,彼得想要拥抱王后,但被拒绝了。然后她向王后介绍陪同他们的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她的侍从 400 名所谓夫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当宫女、侍婢、厨娘和洗衣妇的德国女佣。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个盛装的小孩,当问到这是不是她们的孩子时,她们便行一个俄罗斯的鞠躬礼,回答说:'沙皇陛下赐我以幸福,使我有这个孩子'。王后不愿向这些妇女致意"等等。

在波茨坦的一个房间里立着普里亚普的雕像,

"姿态十分猥亵。沙皇非常欣赏这个雕像,而且还命令皇后吻它。她企图逃避。他大发雷霆,操着蹩脚的德语说:'把头低下……'。皇后惊恐万分,便唯命是从。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国王②把这个雕像和其他一些雕像送给他,国王无法拒绝"等等。

我想把我在博物馆发现的奇闻寄到什么地方发表。[22]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但是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现代战争的进步》③什么时候可以脱稿,因为《普特南》在谈新的供稿之前,自然会要求先交出已订的稿件。

我非常关心法国局势,只要《观察家》刊登这一类的东西,就请寄给我。《卫报》怀尔德这儿有。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在这一点上,目前的关键是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但是关于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材料。

从那时起,我又见过布鲁诺④一两次。这个家伙显然有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两手空空来找他亲爱的弟弟⑤的。他是十足的老光棍,

① 索菲娅-多罗苔娅。——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恩格斯计划中的这篇文章未写成。——编者注
④ 布·鲍威尔。——编者注
⑤ 埃·鲍威尔。——编者注

他为自己的保养和防老焦虑,并且他在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不无某些隐忧。他渐渐开始发现,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他类似的"发现"。一方面,他妄自尊大并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一切事物都表现出孩子般的好奇和乡下佬般的惊异,这形成一种令人不快的对照。现在他主要是在啃英语。只要我再见到他,一定告诉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

据伊曼特来信说,海洋的生命之灯由于浇"油"过多正在渐渐熄灭。[23]

伊曼特本人对苏格兰人满腹牢骚,不论他用什么巧妙的手段,都不能从他们那里搞到比12小时更多的时间来教他们德文。这些家伙出于吝啬,甚至能够很快"掌握"。

我在第一封信后紧接着就给你写这第二封信,是为了一桩大事,

就是载勒尔的事情。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塞巴斯蒂安·诺坦克尔[①]对未来有过什么打算,你是知道的。老蔬菜商是个相当无情的人,而载勒尔本人凭着他那特有的得天独厚的本能很快得出结论:用 200 英镑去偿付积欠,而不去给未来的车轮加油,是非常愚蠢的。于是他作出了英勇的决定:告诉岳父不要付款给任何债主,而且,如果他被捕,也要保持镇静。他说,他打算到时候通过破产法庭来解决,并且在这样了结债务后,靠老头儿的帮助开始新生活。老头儿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载勒尔神往于这样一个前景:加人王座法院监狱[②]中放荡的一伙,借助妻子和岳母的丰富供应,举行公开的宴会,并顺便完成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朽著作(是由抄录奥格斯堡《总汇报》并胡乱增添些含混不清的多愁善感的东西拼凑成的)。于是,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游手好闲和到这座城市进行所谓的"业务旅行"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这时,特别令人尴尬的是,尽管对塞巴斯蒂安已经下了拘捕令,尽管他这位堂堂人物在伦敦街头招摇过市,却没有一个债主采取措施来逮他。老蔬菜商对女婿的"人格"的信任并不因他逍遥法外而有丝毫增加,而是告诉他,现在该腾出房子同妻子一起搬到远处的村舍去住了。搬家时,机警的债主还没收了一部分家具,此外还有塞巴斯蒂安的 7 双靴子。塞巴斯蒂安本人想方设法使"村舍"的所在地不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根本不打算跟他的妻子马铃薯过隐遁恬静的生活。总之,他跟马铃薯、岳母和蔬菜商精心策划,决定打发他去"新大陆"——自然是去纽约——,一旦他在那里捞到一个"职位",就叫妻子随后跟来。现在的问题——他本周应当启

① 德国作家克·弗·尼古拉的小说《塞巴尔德·诺坦克尔先生的生平和见解》中的主人公,这里用来讽刺塞·载勒尔。——编者注

② 伦敦的债务监狱。——编者注

程——是他要带多少英镑的盘缠。他要求60英镑。蔬菜商认为一半就够了。塞巴斯蒂安的计划是:到美国后,从亲爱的妻子那里索取一张又一张的5英镑,用来好好犒劳自己的肚子,出版自己的《卡斯帕尔·豪泽尔》和《亚历山大二世》,并且作为一个离别了妻子的男人永远保持着同马铃薯别离的甜蜜的忧伤。如果某一个债主最终还是抓住了他,那就奇怪了。无论如何,他已经落到了就连英国也要离开的地步(是作为"经济"流亡者),只不过比离开德国、比利时和瑞士时体面一些而已。他打算让皮佩尔同他作伴前去。皮佩尔为了占有7双靴子中的几双,就假装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估价员[24]已捷足先登。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皮佩尔在我家里给孩子们上课时,邮差在楼下敲门。一封给皮佩尔的信,是女人的笔迹,邀他会面。他不认识这个笔迹,更不认识信上的署名,但是他满怀期待,把信拿给我妻子看。她一看署名,就知道是在我家当过奶妈的肥胖的爱尔兰老娼妇。这个人自己不会写信,所以让第三者代笔。你可以想象,大家是怎样取笑弗里多林①的。然而他还是同这头"母牛"会了面。这就是他的"奇遇"。啊,维斯瓦米特拉王,你是怎样的一头公牛!②

别忘了泛斯拉夫主义[12]。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马克思借此讽刺威·皮佩尔。——编者注

② 见海涅的组诗《还乡曲》。——编者注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个星期，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全权代表古斯塔夫·莱维一直在我这里。他昨天才走，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虽然我很想给你写信，但无法动笔。随后我会把他带来的那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告诉你。①

你要的3本书，诺盖特—威廉斯那里一本也没有。我订购了《伊戈尔胜利之歌》[25]，至于其他两本，我想先给你讲一讲。

多布罗夫斯基的《斯拉夫学》(汉卡出版)和它的书名所引起的期望并不相符。如果不按材料的编排，而按内容来说，这本书可分为两部分，即：

(1)关于斯拉夫语言学的一些短文。根据最新的研究，它们充其量只能有古董趣味(例如温德人的新约片断、斯拉夫文的变格法，关于旧约的斯拉夫文的翻译等等)。

① 见本卷第27—30页。——编者注

(2)只试着把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性照原样和盘托出，全然没有论辩的锋芒。全是对各种著作的摘录，主要是对德文著作的摘录。下面是构成这本书的主体的文章的目录：

《斯拉夫各民族》(摘自赫尔德《观念》等等)①。

《克罗地亚人的风俗》(摘自恩格尔《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历史》1798年哈雷版)。

《伊利里亚人、摩尔拉克人等的风俗习惯》(摘自同书)。

《伊利里亚人的特性》(摘自陶伯《斯拉沃尼亚王国记述》1777年莱比锡版)。

《伊利里亚人的服装》(摘自哈克特《泽姆林②旅途见闻》)。

《普罗科皮乌斯对于斯拉夫人和安迪人的记述》(摘自施特里特尔《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斯拉夫人历史》，载于施勒策尔《北方通史》)。

巴·哈克特教授先生《对西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一书的摘要。

《俄罗斯人的风土人情》(摘自杜普雷·德圣莫尔《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三卷本)。

《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摘自沙法里克《斯拉夫各种方言史》1826年欧芬③版)。

这差不多就是全部了。有一篇捷克文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摘自已故的沃伊格特在《手抄文献》[26]中描述过的旧手稿。

---

① 约·哥·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92年卡尔斯鲁厄版第4部。——编者注

② 塞尔维亚称做泽蒙，今贝尔格莱德下辖的一个区。——编者注

③ 匈牙利称做布达，原匈牙利首都。——编者注

多布罗夫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和天真的风格,他对"已故的"或尚健在的德国同行表现出极大的好感。《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几处文字中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

在语言学方面,他还引证了施勒策尔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27],然后是施勒策尔的《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宫廷顾问施勒策尔先生"简直成了教长,而其他人都宣称是他的弟子。"施勒策尔的《奈斯托尔》,对每一个想要了解整个斯拉夫史、特别是俄国编年史的批判性叙述的方法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关于福格特的《普鲁士历史》:"他是第一个向波希米亚人介绍古代文物的人"。[28]

此外,引证的有:

约翰·莱昂哈特·弗里施的《斯拉夫文学纲要》1727—1736 年版,"他对许多斯拉夫方言的历史进行了阐释"。

蒂宾根的教授克里·弗里德·施努雷尔的《16 世纪符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文献报告》1799 年版——"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书中有关于温德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书籍出版史的极为出色和极其重要的资料"。

另外,还引证了:施勒策尔的《北方通史》①。约翰·克里斯托夫·德·约尔丹的《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1745 年维也纳版两卷本。格拉西乌斯·多布内尔神父的《关于哈耶克的〈波希米亚编年史〉》1761 年和 1763 年布拉格版。(施勒策尔说这部著作是第一部

① 这里应该是施勒策尔的《奈斯托尔》。——编者注

非杜撰的书)。施特里特尔的《多瑙河各民族文献……拜占庭的著作》1774年彼得堡版。格尔肯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1771年莱比锡版。加特雷尔的《对照通史绪论》1771年格丁根版。格布哈尔迪的《世界通史》1789年版。

所有这些著作除了上面摘引的一些评语外,只列出书名。对《斯拉夫学》一书的介绍到此为止。

至于第三本书,它的书名是:摩·威·赫弗特尔博士:《公元5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1847年版(定价7先令)。作者在序言中自己承认,在斯拉夫历史中,他真正详细了解和特别熟悉的只是其中有关普鲁士"祖国"的部分。全书481页中有$\frac{3}{4}$以上的篇幅是论述5世纪末至1147年这个时期的。其余部分只极概略地附带叙述了13世纪或最晚14世纪以后的史实。

关于这两本书的情况,已向你讲完了,现在就等你是否订购的命令。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赫弗特尔的《斯拉夫民族》,1852年莱比锡版(45页左右),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的小丛书《有益的讲话》①的第十册,对斯拉夫历史作了通俗的概述。我从这本小书里得知,1849年尼古拉下令"严禁所有臣民参加泛斯拉夫主义运动"。

我在博物馆找到5册对开本关于俄国的手稿(只涉及18世纪)并作了摘录[22]。这些手稿是以热衷收藏而著名的教堂执事长柯克斯的一部分遗产。其中有英国驻彼得堡公使们给这里内阁的许多信件原稿(迄今没有发表过),有些信件的确暴露了极其丑恶的内幕。在

① 《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1851—1856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版第1—27册。——编者注

标有1768年日期的收藏中,有一份是使馆一位随员写的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手稿。我将把这个手稿的一些摘录寄给你。还有一篇皮特的堂兄弟、使馆的神父[①]写的关于俄国"劳动组合"的报告也很有意思。

最近的法文著作,除了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染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虽然也带有反俄的色彩。德普勒[②],特别是西普里安·罗伯尔就是这样,后者于184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波兰。东欧民族……现代年鉴》。出于后者手笔的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44年版本,附有……前言,八开本,1852年巴黎版。这位作者还写了《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一位巴黎著作家(笔名埃德蒙[③],但据说是波兰人)则例外,因为他发表了一本极其恶毒的小册子,攻击俄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奢望,论述他们的公社等等。我迄今未能弄到这本小册子。我会看一看《两大陆评论》,据说那里刊载过它的摘要。

今天我开始写信时,本想告诉你很多闲话。但因为谈其他事情,已经没有时间了,留待明天再说。今天只告诉你,海泽(据伊曼特来信说)由于酗酒看来快要完蛋了;"烟鬼和流亡者"奥斯瓦尔德一个法文词也不会,却被聘为伦敦大学预科的法文教授;卢格的朋友散布谣言说卢格患了"水肿病",其实他也许不过有点脑水肿;一些可敬的德国好汉(孚赫、梅因、弗兰克、陶森瑙等)明天将在凯尔布的小酒馆集会,就祖国亟需的事情达成"友好协议";"梅因"表示"希望"能说服布

① 伦·金·皮特。——编者注

② 指伊·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1850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③ 埃·霍耶茨基。——编者注

赫尔来"参加"这次会议；最后一件事是，蒲鲁东当了法兰西王国-帝国的铁路经理。

祝好。

你的　卡·马·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①]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无法评论的文法部分(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②]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了伊戈尔的

① 指篷·威·赫弗特尔《公元5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年汉堡一哥达版。——编者注

② 指帕·约·沙法里克《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年欧芬版。——编者注

远征[25]。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成群结队的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①可见,盖塔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29]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基督教的英雄主义色彩,虽然异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波希米亚人英雄史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②里的波希米亚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德意志人充满了敌意和激烈的情绪。看来是针对波希米亚人曾经抗击过的达哥贝尔特时期一位德意志统帅写的。它号召像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另外还以极其质朴的诗歌形式谴责德意志人企图强迫威武的波希米亚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歌(除了致圣母的《阿达尔贝特的祈祷》③,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歌)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1819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德):《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年版(比雅科布的④更齐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

---

① 见《伊戈尔远征记》(法译文),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日内瓦版第309页。——编者注

② 指由瓦·汉卡发现和出版并由瓦·阿·斯沃博达翻译成德语的《柯尼根霍费尔手稿。古波希米亚抒情史诗及其他古波希米亚诗歌集》1829年布拉格版。——编者注

③ 指中世纪布拉格主教阿达尔贝特用波兰文创作的赞美诗《圣母》。——编者注

④ 指雅科布(笔名塔尔维)翻译的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

1826年佩斯版。

我所关注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里安和德普勒的著作①之外，还有：《1850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两卷本，1851年莱比锡版②(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1851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1843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家报纸现在很有趣。如今普鲁士政府也像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30]，不过，官僚政府现在开始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土容克感到担忧了。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比如你可能已经看到，普法伊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英雄壮举。于是，左派把这位普法伊尔1848年亲自签署的、充满了"疯狂年"[31]精神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而绝非个人之争"。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32]它应当考虑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普鲁士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

---

① 西·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52年巴黎版和伊·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齐·卡佩尔的著作。——编者注

种情况下,“派系分裂”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因而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莱奥神父在国王①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33]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34]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狂热的信徒”,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正是奥地利从一开始就下功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那时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以外,一切民族都倾向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得圣经被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民族意识自然也随之开始苏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么通过新教不仅会为德意志精神占据优势地位奠定基础,而且也会为抵御希腊正教的俄罗斯构筑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像在东方一样,为俄国人铺好了道路。

不知你是否看到上星期五议会开会的消息。伊文思在会上指责帕麦斯顿说,三个半月前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关于卡尔斯局势[16]的警告,但是帕麦斯顿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他还在会上讲述了潘缪尔给辛普森的急电,潘缪尔在急电中说:“您被任命为拉格伦的继任者”,并加上一句:“请照顾一下多布!”不幸的辛普森回电说:“请重复一下您的急电。”于是潘缪尔,这位“卡诺勋爵”——如伊文思所称的——回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复说:"请照顾一下多比金!"①这个人是他的一个亲戚。最后,汉密尔顿勋爵在这次会议上指责伊文思在因克尔曼会战[35]后建议拉格伦丢下大炮和战壕,用船将英军运走。前天可怜的伊文思表示"公开悔过"②。从刚由东方回来的一个叫斯旺的人写的著作③中可以了解到,在卡尔斯的背叛行为似乎十分清楚;背叛行为不是最近,而是在以前就有,结果造成了这种局面。

现在谈載勒尔的情况。大约 3 个星期以前,这个人乘南安普敦轮船去美洲,因为郡长已开始追缉他。他打定主意要从哈利法克斯发电报给他从前投过稿的《纽约州报》:"鼎鼎大名的《卡斯帕尔·豪泽尔》的作者塞巴斯蒂安·載勒尔平安抵达大西洋西岸。"这位大人物把他的《亚历山大二世》(有 55 页,大部分摘自奥格斯堡《总汇报》)留在这里,并且吩咐随后立即将抄本寄给他。就是说,它应当在大洋两岸同时出版。他如此荒唐地搞这个无聊的东西,让他的妻子和小姨子等人抄写,使得她们一直都被不幸的塞巴斯蒂安的"坚持不懈的"勤勉弄得傻头傻脑。与伦敦书商交涉这部《亚历山大二世》的出版,是为了给他到伦敦的"业务旅行"刷上一层博学的色彩。他在伦敦天天详细调查龙虾和其他东西的质量,其中也有法国的"煎蛋卷"。除了这本《亚历山大》外,他还留下了另一桩臭事。你记得,李卜克内西曾给他开了一张期票,愚蠢地幻

① 见乔·伊文思《1856 年 2 月 29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6 年 3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2304 号。——编者注

② 见乔·伊文思《1856 年 3 月 3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6 年 3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2306 号。——编者注

③ 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 6 个月抵抗的记述》1856 年伦敦版。——编者注

想载勒尔在期票贴现后会让给他几英镑。期票支付的期限到了，但是没有提出支付。载勒尔吹牛说，他已支付。其实他只是把它延期了。他离开后两天，李卜克内西接到一位律师从西蒂区来的信，要求他支付期票。于是派皮佩尔(由于他那双无神的眼睛而被载勒尔的戴绿眼镜的小姨子看中了)到蔬菜商那里去。全家都恐慌起来，因为塞巴斯蒂安之前已拿过支付期票的钱款，但给吃喝光了。然而，爱情战胜了一切，他的妻子确信她只能指望唯一的一次爱情，也就是塞巴斯蒂安的爱情。因此她竭力打圆场。可是，蔬菜商脸色阴沉，一天又一天越来越明白他亲爱的女婿的目的所在。事情还没有了结。在这期间每天都收到新的、所谓已经兑现过的期票。

莱维[36]。他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负有双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①得到她的30万塔勒[37]，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那些贵族献媚。工人们还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为了有利于诉讼而打算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诉讼案是这样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施托库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5年徒刑，这你是知道的)跟伯爵吵翻了。他透露给拉萨尔说，他手中有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可以使伯爵因作伪证和伪造等行为而戴上镣铐。拉萨尔答应给他1万塔勒。另一方面，拉萨尔劝说检察长克斯特里茨(由于这个勾当曾被迫辞职)通知哈茨费尔特伯爵，有告发他的起诉书。哈茨费尔特本来已准备好逃往巴黎，这时拉萨尔把这些棘手的文件交给了他以换取他在跟

① 索·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伯爵夫人的和解协议上签字,并撤回了起诉书。(当然,克斯特里茨只不过纯粹是他的工具。)这样一来,不是他的法学上的洞察力,而是最卑鄙的阴谋导致这一诉讼获得意外的结局。拉萨尔没有把这1万塔勒付给施托库姆。工人们说得对,如果他把这笔钱交给党,而不是保存着给伯爵夫人,这种背信行为才能得到原谅。他们讲了他私生活中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我无法转述给你,因为都记不清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拉萨尔同杜塞尔多夫人绍伊尔合伙搞买卖外国国家证券的投机,绍伊尔为此借钱给他。他们失败了。同时绍伊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绍伊尔索取他借给拉萨尔的钱。拉萨尔嘲讽地让他去看一看法典①第六条,那里面规定禁止从事外国证券投机。工人们说,拉萨尔借口说只是为了荣誉而卷入诉讼,他们才容忍了拉萨尔的这一切。现在官司打赢了,他不是要伯爵夫人给他劳动报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恬不知耻地、毫不掩饰地靠伯爵夫人供养,听命于她。他经常吹嘘官司打赢后他想干些什么。而现在他故意以挑衅态度把工人当做多余的工具丢开。元旦那天,拉萨尔还参加了某个(私人)集会,因为那里有某位法国上校出席。令大家惊讶的是,他向60名工人只谈"文明对野蛮的斗争"、西方列强对俄国的斗争,而不谈其他问题。他计划去柏林,在那里装作大人物,展开社交活动。他在莱维面前答应伯爵夫人,他从柏林回来就给她搜罗"宫廷著作家"。他也同样在莱维面前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看来,拉萨尔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以世界的征服者自居,因为他在搞个人阴谋方面毫无顾忌,好似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竟要在这样一些小事上牺牲10年的

① 指《拿破仑法典》1807年巴黎版。——编者注

工夫)等等。此外,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为了让工人政党中的一个人打入警察局去当暗探,他把我的一封信交给那个人,让那个人说这封信是从拉萨尔那里偷的,以此来骗取信任。工人们还说:如果他不打算直接投靠资产阶级政党,像他这样有外交手腕的人是不会这样粗暴地反对他们的。同时,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影响,在起义的时候,只要他登上讲台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说服群众等等。莱维说,工人们非常恨他,要是他在运动时出现在杜塞尔多夫,不论我们的决定如何,工人们都会杀掉他。另外他们也确信,一旦这些怀疑传到他耳朵里,他就会立刻投到另一方面去。

这一切不过是从听到的情况中记得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从前对拉萨尔抱有好感,不相信工人们的背后议论,但是所有情况总和起来给我和弗莱里格拉特留下一种肯定的印象。我告诉莱维:只根据一方的描述,自然不能作出结论,但是怀疑无论如何是有益的;让他们继续监视这个人,但是暂时不要宣扬出去;也许,我们会找到机会迫使拉萨尔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等等。

你以为怎样?我也很想知道鲁普斯[①]的意见。

(2)派莱维来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我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杜塞尔多夫的工人同科隆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中间已经"没有老爷"了。可是,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索林根、伊瑟隆及其近郊、埃尔伯费尔德和威斯特伐利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在铁业区,这些小伙子们打算发动起义,只是由于对法国革命抱有希望,以及由于"伦敦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才被制止。如果事情拖得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更久,莱维认为起义就难以阻挡了。但是无论如何,巴黎起义会是一个信号。看来这些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在第一时间就会马上奔向他们那里。他们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指责这些人。但是我担心,如果按照他们极端幼稚的计划去做,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们就已经被消灭四次了。无论如何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我已经说过: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一定会到莱茵工人那里去;如果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没有首先举事,那么,他们独自发动的任何起义都是愚蠢行动;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那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会产生暂时的不利后果;关于莱茵省的工人居民可以直接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我一定会跟我的朋友们认真商量;过一些时候,他们应当再派人到伦敦来,但是,如果事先没有商量好,那么什么事情也不要干。

埃尔伯费尔德(或者是巴门?)的制革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是非常反动的,现在却特别地革命了。莱维使我相信,你个人在伍珀河谷的工人中间被看做"自己"人。此外,在莱茵河畔,对法国革命的信念似乎传播得相当广,连庸人们都说:这一次同1848年不一样。这一次出场的将不是1848年的空谈家而是像罗伯斯比尔等等的人物。民主派的威信至少在莱茵河畔已经十分低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收到你的关于斯拉夫语言文学的详细来信，十分感谢。我早就知道，艾希霍夫是个冒牌语文学家①，其假冒程度甚至超过了克拉普罗特(克拉普罗特毕竟还知道一些东西[38])。收到书后，我要查阅一下《伊戈尔》[25]中哥特人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部分哥特人在克里木一直定居到10世纪，甚至可能到11世纪；至少在拜占庭史料中他们就作为哥特人出现。你是否能给我打听一下汉卡和斯沃博达的波希米亚诗集②的书名和价钱？虽然它一定是非常缺乏批判的，因为他们俩是道地的蠢驴。波兰民歌曾于40年代在什么地方出版过。我发现在格林译的武克的《塞尔维亚语法》中引用了格策的《弗拉基米尔……》，而且还加了一个注："可惜没有俄文文本"。[39]卡佩尔是布拉格的犹太人，是在1848—

① 恩格斯指弗·古·艾希霍夫的著作《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日内瓦版。——编者注

② 指由瓦·汉卡发现和出版并由瓦·阿·斯沃博达翻译成德语的《柯尼根霍费尔手稿》1829年布拉格版。——编者注

1849年《波希米亚立宪报》上发表过《南方斯拉夫之行》的美文学家;他的译本是否中用,我不能说,但我表示怀疑。雅科布女士把塞尔维亚婚礼歌曲全部译出了①。你提到的关于匈牙利的和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著作②,如果博物馆里有,大概是值得一读的。

曼彻斯特没有《新普鲁士报》,但是我在《科隆日报》和《奥格斯堡报》③上看到了普法伊尔的事,感到很高兴。不过,《新普鲁士报》的忏悔性的社论对我来说自然是一件新闻;真正妙的是突然领悟到了,尽管有着各种各样封建主义的浮华装饰,贵族和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已成为一体。

你在斯拉夫人和新教问题上谈到的对奥地利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幸而在斯洛伐克保持了十分强大的新教,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斯洛伐克人没有反对匈牙利④。而且,在波希米亚,每一次重大的民族运动,除了无产阶级运动,都还大量掺杂着胡斯派[40]的传统,因而削弱了民族特性。对于15世纪如此光荣地斗争过的斯洛文尼亚农民来说未免可惜。

我会看一看卡尔斯事件;斯旺的著作⑤叫什么名字?

载勒尔的事情正如除李卜克内西和蔬菜商以外的一切人所期望

---

① 指雅科布(笔名塔尔维)翻译的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4页。——编者注

③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④ 指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编者注

⑤ 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6个月抵抗的记述》1856年伦敦版。——编者注

的那样发展。只要看一眼这个烂泥坑就够了,等等。

拉萨尔。真为这个家伙感到惋惜,因为他很有才华,但是这些行为[①]也太不像话了。他始终是一个需要高度提防的人;这个斯拉夫边境上的道地的犹太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他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渴望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只是徒有虚名;渴望用各种涂脂抹粉的办法来装饰龌龊的布雷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人生厌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人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但是,如果他做出这类事情让党偏离自己的方向,那么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们这样恨他。今晚我将去鲁普斯[②]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自然,我们也已经防备他干出像亨·毕尔格尔斯干过的那些蠢事。我以为,一切都应当像你向杜塞尔多夫人指出的那样处理。如果他将来走到直接公开反党的地步,那他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不过,看来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而出丑总归是极不妥当的。

哈茨费尔特夫人和30万塔勒的事[37]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我本来以为,她只得到一个月或一年的生活费。他使哈茨费尔特先生免于穿上囚衣,这是决不能原谅的。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你的　弗·恩·

---

① 见本卷第27—29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下一封信我再来答复你这一次的来信。今天只提一个问题，希望你尽快答复。今天我没有给《论坛报》寄任何文章，因为我没有读完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41]，它昨天夜晚才到我手里。我的文章[42]要到星期五同我请你写的那篇文章同时寄出。现在言归正传。

蓝皮书的很大一部分是纯军事的；你以后看一看，能否用它写点什么东西。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的批评性意见，因为它对这件事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重要的，而我在星期五寄出的文章里就必须谈这个问题。6月底，土耳其人建议派辅助部队到列杜特-卡列，从那里对库塔伊西等地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政府方面则打算派增援部队经过特拉布宗前往埃尔祖鲁姆，看来是将卡尔斯作为无关紧要的据点予以放弃而将埃尔祖鲁姆视做抵抗中心。不管怎样，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使得行动的有利时机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了让你充分了解这个问题，我把最重要的内容摘录在这里。

1855年6月28日，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致克拉伦登：

“土耳其的大臣们曾主张从巴统派 10 000 人到埃尔祖鲁姆,而现在由于陷入困境,倾向于采取另一个计划。他们建议在列杜特-卡列附近构筑营垒并把维维安将军的军团(补充了由保加利亚军调来的 10 000 人)、比特桑将军的军团和来自巴统的缩减到 7 000 人的分遣队集中在那里。这支联合部队总兵力将近 30 000 人(包括各兵种)。这些部队部署在那里,可以牵制敌人,以配合卡尔斯或埃尔祖鲁姆的军队。他们如果取道库塔伊西或格鲁吉亚向前推进,就可以从背后袭击俄军,或者迫使俄军退却。”

1855 年 6 月 30 日,同前:

“我先前报告过的那个会议,今晨在博斯普鲁斯的总理大臣府邸举行。除了陛下之外,陆军大臣①和傅阿德埃芬蒂也在座。曼斯菲尔德准将陪同我参加…… 看来,两三万俄军离开库马里,已经兵临卡尔斯城下;已然发生过局部的骑兵战斗,两天后,对敌人发起的一次进攻失败了,而该城则面临被围攻的威胁…… 所有与会者都清楚,不论俄军围攻卡尔斯或者绕过它,都需要通过调遣所有可用的兵力来替土耳其军队解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三个可取的行动方式中,取道库塔伊西进军格鲁吉亚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方式。而取道特拉布宗去增援充其量是权宜之计。在目前这个不利于健康的季节在列杜特-卡列附近构筑营垒,无异于置军队于死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在库塔伊西集结足够数量的、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军队,进军格鲁吉亚并威胁俄军的交通线…… 土耳其的大臣们建议远征军由下列部分组成:巴统和附近基地的 12 000 人;移交给维维安将军的部队,各兵种估计有 10 000 人;比特桑将军的 10 000 名非正规骑兵,他们被从保加利亚军中抽调来充实土耳其部队;还有从同一来源抽调出的 5 000 人;目前驻扎在这里的一个埃及骑兵团以及将从突尼斯调来的另一个骑兵团。此外,陆军大臣提出补充 2 000 名阿尔巴尼亚兵作为步兵。所有这些兵力……总计应当有 44 000 人,按照谨慎的估计,能作战的士兵恐怕不超过 36 000 人。”

1855 年 7 月 1 日,同前:

“……在列杜特-卡列进行牵制的建议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

---

① 穆罕默德-路西德帕沙。——编者注

1855年7月13日,克拉伦登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派增援部队去土耳其军队的后方,而不是派远征军去俄国军队的后方。增援部队可以前往特拉布宗,然后从那里再开赴埃尔祖鲁姆。从特拉布宗到埃尔祖鲁姆的距离比从列杜特-卡列到第比利斯的距离要短些,而且行军将经过盟国境内而不经过敌国境内。在埃尔祖鲁姆,军队将要遇到的是救援的朋友,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在那里,军队会得到给养,而不会挨饿。假如卡尔斯的军队在同俄军作战中不能坚守阵地,那么用联合的兵力要比用分散的兵力更容易击败俄军;俄国人越是在土耳其腹地遭到失败,失败就越彻底。特拉布宗是能够卸下任何物资的地方……"

1855年7月14日,同前(电报):

"您在6月30日和7月1日发出的急电中谈到的增援卡尔斯兵力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作战基地应该是特拉布宗,如果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土军不能打退俄军而守住后一个据点,他们可以退到特拉布宗,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得到增援。"

1855年7月16日,同前:

"如果奥美尔帕沙真的……决定率领他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以及突尼斯兵和阿尔巴尼亚兵到列杜特-卡列,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行动将不表示任何异议;至于维维安将军指挥的部队和比特桑将军的骑兵,女王陛下政府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当取道特拉布宗或埃尔祖鲁姆"。

1855年7月14日,潘缪尔勋爵致维维安将军:

"……我非常信赖您的军事才能,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心您会进行像土耳其政府想出的那种轻率而冒险的远征…… 为了威胁甚或攻打敌人的要塞,用军队突然登陆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这是一回事;为了攻入敌国,并在敌国领土上对敌作战而进行有充分准备的远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应当承认,克拉伦登的战略在我看来十分荒谬,同样荒谬的是潘

缪尔—卡诺勋爵为了支持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突然袭击"、反对土耳其向格鲁吉亚进行战略运动而强调这两者的细微差别。

总之，请你对这几点尽快答复。

祝好。

你的　卡·马·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早就该再给你写信了。由于各种家务事缠身，无法动笔。

附上一、莱维从杜塞尔多夫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图鲁特是法国的前上校。他昨天来我家，但我不在；几天之内我大概见不到他，因为他去利物浦了。他同我妻子长谈过，他们的谈话要点写进由夫人亲自整理的附件二①。莱维信中提到的米是米凯尔。

几天后，你将收到新来的俄文和德文的《伊戈尔》[25]、蓝皮书[41]、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以及《人》的剪报(这份剪报不知放到哪

①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整理的这个谈话记录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

里去了,因此今天不能和其他东西一并寄出);这份剪报是卡宴[43]的一个名叫塔西利埃的流放犯寄给海军大臣先生①的一封信;信中揭露了布斯特拉巴[44]对流放犯的骇人听闻的卑鄙行径。[45]蓝皮书你本来早就可以收到了,但起初由于每天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几次中断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42]而去写另外的东西,这样就不能没有这本书。后来,来了几个你认识的朋友,他们想领略一下这个新鲜玩意,哪怕一天也好,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把书还回来。

至于这些有关卡尔斯的文件,《泰晤士报》在三篇令人震惊的社论中只披露了其中从1854年8月到大约1855年2月的那部分文件,就是说,它丝毫没有涉及真正令人感兴趣的关键时期。其目的自然是把全部责任从内阁身上转嫁到雷德克利夫和亚洲的土耳其的帕沙们身上:最为精彩的是,英国政府强行让可恶的雷德克利夫的土耳其内阁掌权,而这个内阁一面庇护威廉斯所抱怨的无耻行径,一面制造这种行径,这一点,你在德斯特里耳的书中可以看到。然而,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通过运用曾经用以对付施梯伯的那种办法,也就是,揭穿篡改日期和伪造引文的行为[46],我觉得我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英国政府计划要放弃卡尔斯,并且自始至终在执行这一计划;另外,它这一次还有幸可以在波拿巴面前扮演一个热衷于"事业"的角色。纯军事方面,即保卫卡尔斯的问题,我自然没有涉及,但是我对威廉斯的"伟大"有几分怀疑。我把手稿给琼斯看过,如果有可能,即如果他弄到租用圣马丁堂②的钱,他打算

① 弗·阿·阿默兰。——编者注

② 伦敦的公众集会地。——编者注

在议会开始辩论卡尔斯的陷落[16]问题之前,在圣马丁堂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

目前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伦敦、伯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宪章派[10]和乌尔卡尔特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47]。也许你知道,琼斯和他的影子芬伦一起宣布自己是宪章派的独裁者并创立了新组织。的确,这个组织正不断成长,但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对他的愤怒的风暴。[48]

从法国渗入莱茵省和柏林的"利用投机的投机①"——不是在思想方面,而是在股票方面——,看来也像在莱茵河彼岸一样猖獗蔓延。对这种社会灾难和沉迷于投机之风的怨声,已经反映到内阁的《普鲁士通讯》上了。该《通讯》用暗示的方法郑重其事地强调,普遍的金融危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你知道海涅死了,但你不知道,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在纽约《新时代》(由逃往斯图加特的德意志民族的议会[49]的昔日的狮子②主编)上向他的坟墓撒了一泡尿——我是想说,他说了些卑鄙的话。这个诗人,或者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叫什么霍亨埃舍或霍亨林登的犹太女人的爱情歌手,自然认为海涅不是诗人。说他"没有心肠",充满"恶意",不仅诽谤科贝斯第一,甚至诽谤白尔尼的女友,伟大的白尔尼的缪斯——施特劳斯夫人。[50]

此地有一个保护小商人协会。该协会为了自我保护出版了一种毫无价值的周报③。我们的朋友载勒尔"偕夫人"在这个周报上作为

---

① "投机"的德文为"Spekulation",这个词也有"思辨"的意思。——编者注

② 原文为"Löwe",既是"勒韦"这个姓,又有"狮子"的意思,这里暗指卡尔伯的勒韦。——编者注

③ 《保护贸易》。——编者注

"骗子"大出风头。

现在该讲讲更大的事情了。皮佩尔凭着自己的天才从1月开始又过起海盗式的生活,虽然从我这里得到不小的资助,但每天都有被女房东撵出去的危险。他突然觉得他缺少成为大人物的一笔小资本。载勒尔的小姨子,蔬菜商的二女儿,戴绿眼镜的油脂蜡烛早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位皮佩尔。这个女人整个人绿得像铜绿,完全不像新鲜蔬菜,而是干瘪的蔬菜。皮佩尔说她很丑,但毕竟发现她并非没有头脑;她认为我们来自汉诺威的羔羊是狡猾的德国拜伦,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她是有头脑的。于是,皮佩尔(这个女人不仅像锁链一般拴着他,而且还像毛毛虫般粘在他身上)大前天决定向载勒尔的岳父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不愿意在"心上人"面前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不得不吻她,而这对一个还不习惯靠油脂蜡烛为生的西方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难事。但是,作为真正的皮佩尔,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皮佩尔如果不想解开蔬菜商的腰包,从他那里要到钱,是不会向他吐露自己的心事的。要知道,他必须有一小笔资金,比如说,20—40英镑,好给自己谋个体面的教师职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是未婚妻的"心上人"享受寡居的乐趣,并且出于恻隐之心永远不娶她。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整个这件事情却臭不可闻,而皮佩尔幻想着他将会让自己成为一位君子,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从所谓的岳父那儿"榨来"的借款分文不差地还给他,并且还慷慨地把女儿留给他。从那个不祥之日起,他只来过我家一次,待了一分钟,而且我不在家。他自称是"幸运儿",小燕妮说他是"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①,但小劳拉说,斐尼狄克是个风趣的人,

① 见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5幕第4场。——编者注

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蹩脚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

李卜克内西终于有所得,也就是有了一个小李卜克内西。

奉"陛下的特别最高谕旨",我妻子从柏林接到一本护照,5月份她将携全家到特里尔住三四个月。[51]

祝好,问候鲁普斯。

卡·马·

[燕妮·马克思与图鲁特上校1856年4月9日的谈话记录]

特鲁胥①谈到关于拉扎尔②伯爵那些发人深省的事。那对情意绵绵的人在去年闹了别扭。哈茨费尔特酒店歇业待租。拉萨尔声称要迁居伦敦,并到巴黎旅行去了。3个月后酒店重新开业,又能见到配有香槟和圃鸡的大餐。拉萨尔身着火红的睡袍,把自己弄得完全像个侯爵,迎接他的朋友们。他问:"您觉得这块土耳其地毯怎么样?这是我花了大约2 000法郎买的。这个中国花瓶喜欢吗?还有这个鸟笼?"他像个暴发户似的吆喝着贴身男仆,谈论着自己的厨师,在他的伏尔泰椅上伸着懒腰。当被问及是否已经改变离开杜塞尔多夫的决定时,他回答说:我决不会离开杜塞尔多夫,我必须待在这儿留在斗争第一线。(特鲁胥说是的,在斗争第一线,以便在革命的第一天就被索林根工人开枪打死。)这对情侣在圣诞节时装饰了一棵圣诞树,接着又相互赠送各种极其昂贵的摆件、针饰、鸟笼、鸟兽、画像和情趣糖果。香槟酒汩汩流淌。伯爵夫人③衣着暴露,很是诱人。她十分快活,无意中说出了她私底下的想法,全是有关未来宏图伟业的梦想。他们随时都会让催眠师、预言家以及诸如此类的无赖到他们这里来。当拉萨尔进入催眠状态时,伯爵夫人便记录下神谕。一位女预言家曾预言他的前景:"他将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将被推翻而被迫逃亡,但因为拥有不可或缺的才能,他会被国人召回——无限风光地返回祖国——戴上桂冠等

① 图鲁特。——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编者注

③ 索·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等。"现在那30万塔勒在伯爵的授意下已投放到各式各样的投机买卖中。今天1万塔勒投到这条铁路上，明天5 000塔勒投入那笔矿山买卖中。所有银行、所有新的投机买卖都有拉萨尔的钱。这些钱还被投向国外并不断用于股票投机。一方面，他靠着"无比仁慈的伯爵夫人"不停地挥霍数以万计的金钱；另一方面，当需要他为穷苦的工人或为其他事提供极少量的资助时，他却吝啬得令人气愤。如果他一下子拿出4个塔勒，哪怕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他也显得极不情愿。现在工人们已同他彻底决裂，这个企图利用工人们作垫脚石以实现个人野心的卑鄙无耻的享乐之徒，看来已经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图鲁特虽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但他看起来十分通达事理，尤其是他非常诚实和正直。他极力称赞索林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说他从未遇到过比他们更果敢、更能干的人。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几乎不可能再劝说这些工人不要起来暴动，并且很难给他们讲明白：巴黎的事离爆发不远了，最好静待风暴来临，然后紧随着它的脚步前进。

他还收到了巴黎一位朋友寄来的信，这个朋友是一名上尉，信里说，单是他那个团就有10个少尉加入"玛丽安娜"[52]。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很想得到蓝皮书[41]。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你已对它做过的那种按年月顺序对照的研究，所以，你能不能间或给我指点一下，其中的主要关键是什么。我只能限于军事问题，我将在这方面进

行仔细研究，可能还要和桑德威思的书①对照一下。关于琼斯的"政变"②和后来的事情，我们这里一无所知；我还是必须再弄到《人民报》。

在德国，投机确实还从来没有这样盛行过。莱茵省大王梅维森同莫尔尼合伙收购《独立报》③，并在卢森堡(!)创办"国际"(万岁!)银行。《普鲁士通讯》上那篇发出哀鸣的文章，我已经看到了。然而已经采取措施，使曼托伊费尔和海特男爵无法压制投机；汉诺威、莱比锡和各地都在创办动产信用公司[53]，而这些动产信用公司做不到的事情，通过私下的投机都能做到。现在正进入这种投机的最后阶段：俄国正在输入资本并进行投机；而由于它幅员辽阔，要修筑的铁路长达数百英里，投机将可能来势凶猛，但很快就会崩溃。一旦我们听到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支线通往北京等地的消息时，我们就该收拾行李了。这一次的崩溃将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震荡剧烈，普遍扩散，社会上一切有产阶层和统治阶层无一幸免。可是特别有趣的是英国的先生们，他们深信，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健康的"商业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很明显，人们不会在工业生产中进行过度投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使将少量资本直接投入生产，一年工夫就会使所有市场饱和，特别是目前，铁路建筑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但是，由于铁路建筑方面的投机，工业生产也过度地膨胀起来。只是速度要比譬如 1833—1836 年和 1842—1845 年缓慢一些。今

① 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 6 个月抵抗的记述》1856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③ 《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

年棉花价格急剧上涨,尽管棉花的收成是空前的,达350万包,这一收成在今年看上去不会比譬如1850年的250万包显得更多些。况且,今年大陆与英国相比,进口几乎比5年前增加了两倍,下面这个美国每年9月1日至4月1日的出口统计表可作证明(以千包为单位):

	1856年	1855年	1854年	1853年
7个月内向英国出口	1 131	963	840	1 100
7个月内向法国出口	354	249	229	255
7个月内向欧洲其他港口出口	346	167	179	204①

总之,1853年大陆的进口为英国进口的$\frac{45}{110}$即$\frac{1}{3}$,1856年为$\frac{70}{113}$即$\frac{5}{8}$。这里还应当加上大陆从英国购买的数字。正如你看到的,大陆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英国快得多,不列颠的老爷们差不多已处于衰落阶段,所以有一切理由来避免棉纺织工业生产过度。而拿1853年和1856年作比较是最恰当的,因为这两年的收成都非常好,达330万包和350万包。向法国的大量出口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从勒阿弗尔转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的。不过,在大陆工业的这种大发展中已孕育着英国革命最有生命力的种子。

我有时看看《保护贸易》小报,但是很遗憾,未能欣赏到我们的朋友塞巴斯蒂安②的大作。

---

① 在原稿中,马克思用蓝笔给表格中每个数字都加上了三个“0”。——编者注

② 指塞·载勒尔,见本卷第39—40页。——编者注

皮佩尔的事简直无聊。这件事又有非常好笑的方面,同时也有可恶的地方;而越来越放肆的虚荣心则给人造成一种讨厌的印象。这个家伙只要两分钟无人监督,就会干出只有他自己认为是天才的蠢事。我希望他不得不娶油脂蜡烛,却得不到他所期望的那一小笔钱,他活该如此。

对特别最高谕旨给予你夫人的恩典①,一旦有机会,我们还是应当表示感激。不管怎么说,他②在囚室里应当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香槟酒。

拉萨尔的韵事③让我太开心了;满头卷发的犹太脑袋配上红色睡袍和侯爵服饰,一举一动都露出波兰犹太人的本相,看起来应该很迷人。看吧,这个家伙肯定给人留下非常讨厌、可憎的印象。

莱④的信我留下了,尽可能在明天写出点有关工人的东西。顺便提一下,信里如有类似东西,最好用火漆印封上。以后你还将收到我退回的莱的信。

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又能听见了;我的耳朵里一连破了三个脓疮;这很见效。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

① 见本卷第 41 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指燕妮·马克思与图鲁特上校的谈话记录中提到的事情,见本卷第 41—42 页。——编者注

④ 古·莱维。——编者注

11

恩格斯致威廉·卡尔·施特芬

布　赖　顿

1856年4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施特芬：

你能否给我找一幅可靠的、军事上适用而又不太贵的德国地图，比例为1:100 000，如有1:80 000或1:60 000之类的就更好了。此外，还请找一幅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专区地图（比例为1:60 000—1:40 000就够了），不过也要可靠且不太贵的。我认为，普鲁士总参谋部所制的地图贵得惊人，而且还不齐全。就德国地图而论，也许比例为1:150 000—200 000就够了，不过对我来说，比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地图要可靠而且真正有用。要是它不另外附图也能让人看清楚如耶拿会战[54]或奥斯特利茨会战[55]等等战场的概况，我就满意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地图最好能像英国炮兵用图那样，比例是1英寸代表1英里的（约为1:60 000）。

这里新闻不多。目前鲁普斯①有许多事情要做；对他来说糟糕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的假期也即将来临了。夏天你不到我们这里来吗?

你的　弗·恩格斯

地址照旧:
欧门—恩格斯公司转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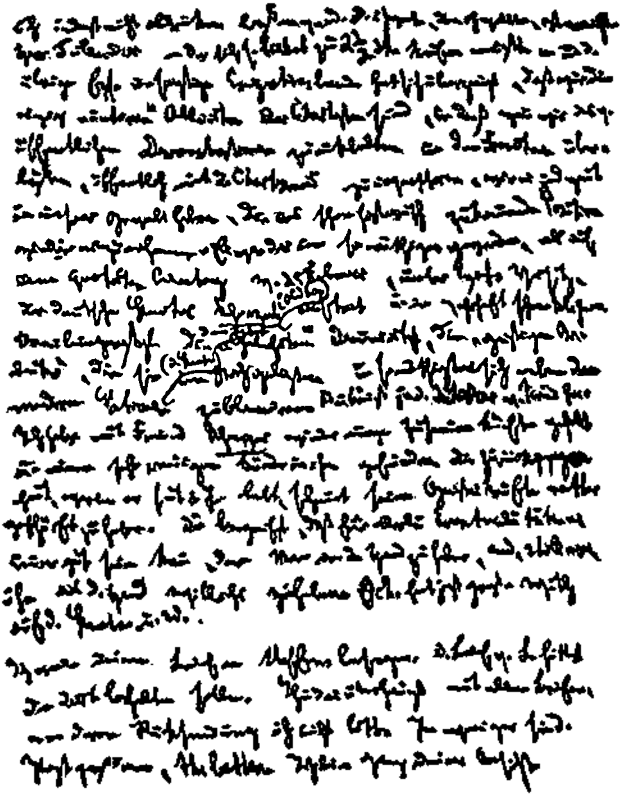
今天通过你所熟悉的包裹邮递公司给你寄去一个包裹,内有:(1)关于卡尔斯的文件[41];(2)《伊戈尔》[25];(3)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務》;(4)两期《人》,一期上登有从卡宴[43]寄来的一封信,另一期上登有皮阿在今年2月25日庆祝法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宪章派[10]集会上发表的对"玛丽安娜"[52]的连祷。这条好汉自然希望这次又能看到曾经由他的《致女王的信》[56]所引起的那种轩然大波,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同时,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此地的法国革命制造者们对"玛丽安娜"是多么唯命是从;(5)《人民报》的两份剪报——我的关于卡尔斯文件的头两篇文章①。续篇和末篇也将寄给你。因为第一篇的原稿遗失

①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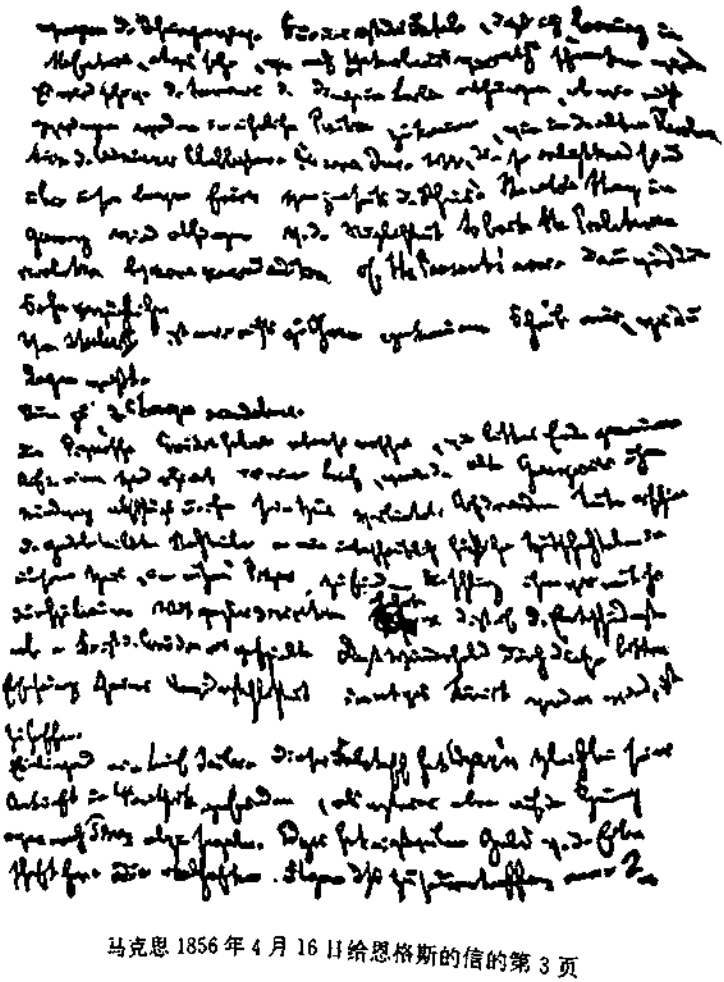
了，而时间紧迫，还有厄内斯特·琼斯在催我，所以我只好凭记忆匆匆忙忙地把《论坛报》的文章[42]重写了一遍，因此难免有些荒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当然是逃不出你那敏锐的嗅觉的。但是这不要紧！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这篇东西马上寄给你。

前天为纪念《人民报》的创刊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受到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① 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施特劳宾人[57]的方式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把这个人争取过来，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58]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①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人民报》编辑部于1856年4月19日刊登出来。——编者注



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2页



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3页

你给施特芬的信①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来说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59]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啊!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关于施梯伯第二,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你若知道些什么,请来信告知。

现在来谈那件丢人的事情。

皮佩尔的喜剧②迅速而又可悲地结束了。一方面,他收到一封信,老蔬菜商在信中断然拒绝了他,不让他上门。另一方面,戴绿眼镜的猫头鹰——一个难以形容的怪模怪样的女人——曾来我家找"她的"皮佩尔。她要他带她一起私奔。他十分机警地断然拒绝了。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希望这个可爱的小伙子通过这次痛苦的经历,能稍许治好自以为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毛病。

附上载勒尔的信。这位福斯泰夫到达纽约后马上找到了埃德加③,而当时埃德加正打算去得克萨斯。埃德加目前有一笔从遗产中得到的钱。这次同载勒尔见面的结果令人恶心,这一点你可以从信中看出来。

---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对亲密的伙伴，载勒尔和康拉德·施拉姆！

祝好。

你的　卡·马·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

(1)两篇关于卡尔斯的文章——续篇和末篇①。

(2)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②。这篇文章我给了琼斯。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多少少模仿了老科贝特的手法，而且专门为了通知鲁普斯，我将把这篇文章寄给他。

(3)老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在纽约的演说。

(4)米凯尔的信。这封信必须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答复，我想在答复之前能听听你的详尽的"意见"。这是一件较为棘手的事。"问题有时很微妙"③，回答时难以掌握适当的尺度。[60]

①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三篇和第四篇。——编者注

② 马克思《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编者注

③ 见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20章。——编者注

你对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演说[61]有什么看法？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政府不满，甚至小店主也讲起革命的词句来了。

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寄些什么给皮佩尔。现在他可能在《人民报》找到校对员的差事。目前我只能供给他食宿。他由于愚蠢的行为又被解雇了，我曾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他。关于这里的政治，我本可以告诉你一些。但是通过邮局这么做是冒险的。

在今天《晨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一则关于"玛丽安娜"[52]拥护者审判案的简短然而有趣的报道，这些人表现得很出色。

《新闻报》(巴黎)刊载了佩尔坦抨击波拿巴的立法诗人贝尔蒙泰的一篇颇有教益的文章；佩尔坦由于在这篇文章中侮辱了"皇帝"，很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祝好。

你的 卡·马·

14

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

伦　　敦

[1856年4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致《自由新闻》编辑

阁下，我荣幸地附上一篇文章①，您也许可能认为适合把它介绍

① 马克思《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编者注

给您的读者们。

您的忠实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5月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又有一封从德国来的信①要寄给你。但是，因为你直到现在也没有告知包裹和附有米凯尔信的那封信收到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东西是否到你那里了。请马上来信告知。在转寄一些微妙的信件时，必须确定是否寄到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指阿·哈马赫尔1856年4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①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已收到。我在昨天的信里对你施加压力是有原因的:第一,早些时候我妻子寄的包裹虽然已由邮局寄出,但没有到达曼彻斯特。第二,你知道一个被痔疮闹得坐立不安的人是什么心情。而这个人就是我。

我很高兴你和鲁普斯完全同意我对米②的信的看法,当我需要学习那种"明智"的做法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③

如果我的筹款计划成功,我的家眷最迟再过10—14天便可动身。[51]可惜你的工作太忙,不然我们可以去苏格兰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我再去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帮你找到你要的书。

附上:

① 原稿为"4月"。——编者注
② 约·米凯尔。——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52页。——编者注

两封信:(1)伊曼特的一封,(2)科隆来的一封。如果我通过我妻子给科隆人复信,也许最为妥当,不是吗?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方面,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有点互不相让。此外,我不知道,科隆人是否知道杜塞尔多夫人同拉萨尔完全决裂了,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人中间名声极坏。

昨天从设菲尔德寄来下面一封可笑的信: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会议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对卡尔斯文件所作的精辟的分析[42],对公众有莫大的帮助,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62]委托我向您转达诚挚的谢意。

谨致

敬礼

秘书 赛普尔斯"

这说明了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因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之间,总之,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47]。伟大的艾恩赛德还更进了一步,下令马博士①理应得到"全国的感谢"等等。这些家伙以《帕麦斯顿勋爵传》为题(以小册子形式)把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63]进行了翻印,如果他们把由此捞到的钱寄给我,那会好得多。

载勒尔从纽约寄给我一篇文章,是今天寄到的,该文刊载在《民主主义者报》②上,叫做《美籍德国人在欧洲的权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人读它。

自从我把你寄来的2英镑转交给皮佩尔后,就没有见过他。此

① 即马克思。——编者注

② 指《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编者注

外,琼斯托人告诉我,皮佩尔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给《人民报》送去他答应写的稿子。等着瞧吧。如果他这一次再故意错过机会,那就见鬼去吧。现在他这头蠢驴还有机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提一下,海涅的遗嘱[64]看过了!回到"活上帝"那里和"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难道他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

图鲁特上校在起程去德国之前再没有见到过。①

附上的信不要寄回。问候鲁普斯。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 年 5 月 23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我们的爱尔兰之行②中,我们从都柏林出发到西海岸的戈尔韦,接着向北往内地 20 英里,转利默里克,沿香农河而下,前往塔伯

① 参看本卷第 37 页。——编者注

② 1856 年 5 月中旬,恩格斯同玛丽·白恩士到爱尔兰旅行。——编者注

特、特拉利、基拉尼,最后返回都柏林。行程总共约450—500英里,因此看到了整个国家的$\frac{2}{3}$左右。都柏林同伦敦的关系,就像杜塞尔多夫同柏林一样,它完全保持了昔日小王都的特点,而且是完全按英国式样建筑的;但是除了都柏林,整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法国或意大利北部一样。宪兵、教士、律师、官吏和贵族地主,触目皆是,而工业却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干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以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宪兵,而普鲁士宪兵醉醺醺的形态,在爱尔兰这些装备了马枪、刺刀和手铐的警察身上,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废墟是这个国家的特色,最古老的有5—6世纪的,最新的有19世纪的,还有各个中间阶段的。最古老的全是教堂,1100年以后的是教堂和宫殿,1800年以后的是农舍。在整个西部,特别是在戈尔韦地区,这类倒塌了的农舍遍地皆是,它们多半是在1846年以后才被废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饥荒竟能这样现实地感受到。[65]整个整个的村庄荒无人烟,其间有一些较小的地主的漂亮花园,几乎只有他们还住在那里;这些人多半是律师。这种情况是由饥荒、移民和清扫领地[66]共同造成的。田野上甚至看不到牲畜,土地成了谁也不要的不折不扣的荒地。在戈尔韦南面的克莱尔郡,情况稍微好一些,那里毕竟还有牲畜;利默里克附近的丘陵地带主要由苏格兰农场主进行了精心耕作,废墟已被清除,这个地方看上去较为殷实;西南部是山地和沼泽,但也有非常繁茂的森林,接着又是很好的牧场,特别是在蒂帕雷里;而在靠

近都柏林的地方，可以看出，土地正在逐步落到大农场主手里。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 1100 年到 1850 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67]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来，人民也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狂热，但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爱尔兰属于撒克逊人！这一点现在正在成为现实。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移民将持续下去，直到居民身上占主导地位的、甚至几乎是独有的凯尔特人的性格完全消失为止。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干的行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皮条客、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这种贫困也渗透到贵族中间。在其他任何地方，地主都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在这里却完全贫困化了。他们的住宅四周是非常漂亮的大花园，但附近却是一片荒地，看不出从哪里能弄到钱。这些家伙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都是混血种，多半是身材高大、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大鹰鼻下面都留着一丛大胡子，硬装出退伍上校的样子，周游全国各地，以追求一切可能的欢乐，但是，如果一打听，就会知道，他们腰无分文，债务缠身，而且时刻提心吊胆，怕被送上债务法庭[68]。

关于英国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方法——压榨和行贿(在波拿巴试图运用这类方式方法以前很久就运用了)，你如果不马上来这里的话，我准备下次再谈。你看呢？

你的　弗·恩·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家眷昨天起程了。[51]这个星期我无力工作，部分是因为家里一团糟，部分是因为背部风湿病更厉害了。

附上巴赞库尔的书——对克里木事件的"拿破仑式的"叙述。不能利用它给《普特南》写点什么吗？[69]我非常需要利用这家出版公司，因为旅行和旅行用品的开支迫使我通过齐奇克的介绍，开了一张为期3个月的30英镑的本票。《普特南》的代表之一①曾去过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他们同意接受稿件。

我只看过法国报纸上刊登的巴赞库尔的书的摘要。就摘要来看，我觉得这部书有许多有趣的材料。我想，关于这个东西，非用轻松的笔调写不可。如果要写，那就不要写得太短，而要打定主意把篇幅弄大些。

特吕布纳两个月以前似乎已经同意出版关于瑞典的拙作[22]，可是后来没有一点消息，昨天他来信，约定星期二面谈这件事。这一次

① 指《普特南氏月刊》的共有人弗·罗·奥姆斯特德。——编者注

可能出版一本20个印张的著作。

我碰到一个难题,现在是去旅行还是不去。一方面,为了弄到钱,我必须埋头工作。另一方面,医生①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应当出去旅行,换换空气,因为我的肝功能又不正常了。我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待在这里并不省钱,因为皮佩尔还靠我周济。不过主要的是工作。

关于巴贽库尔的书,请来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第一卷。如果用它写不出什么东西,那最好就不买了。

我今天无法写作,但还要请你解释一个语文学上的疑问。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Hiren代替了Syrene,而自命不凡的学者约翰逊在注释中说,Hiren这一形式在其他古代英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70] H和S之间的替换是很正常的。但是,Hiren是否有可能同Hure②有关系,从而Syrene也同它有关系呢?或者同hören,auris③等等有关系呢?这个问题能使我发生这样浓厚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精神状态多么糟糕。

关于卢格的悲剧《新世界》——其中,"爱情的悲剧变成了爱情的闹剧"④——我获悉了非常有趣的情况。有关内容下一次告诉你。

赫尔岑要到瑞士去。期待你关于爱尔兰的报道。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乔·艾伦。——编者注

② 娼妇。——编者注

③ 听,听觉。——编者注

④ 可能是讽刺阿·卢格《新世界》序言中的话:"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自由恋爱的狂欢变成了它的悲剧。"——编者注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 年 5 月 26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12],不过你得先通读一下;商行的事务使我今天又没时间做这件事。

巴赞库尔的书可能有点用[69],这是波拿巴的《老鼠与青蛙之战》①。第一卷是绝对必需的;为此,我明天将给你寄去 6 先令的邮票,或者,最好把邮票就附在这封信里。

我建议你马上收拾行李动身,带上最必需的材料,这样,你无论在这里,还是在苏格兰,都可以工作,至少可以做某些事情。我们多多少少能够一起研究巴赞库尔;当然,主要的工作应由你承担,因为现在业务发展很快,生意使我忙得脱不开身,无法考虑固定的和持续的写作任务。如果这篇东西在这里完成了(当然一篇文章足够了),那么你还可以在这里写关于议会的文章,或者到苏格兰一游,然后再

① 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是对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的模仿,作者不详。——编者注

回到这里埋头干些工作。《泛斯拉夫主义》完成以前,我不打算承担太多的其他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最终还是完不成;再说,你的健康也应注意,而我这里有一种我认为对你很合适的饮料,即清淡的巴伐利亚啤酒,还有大约12瓶波尔多葡萄酒;这些东西再加上换换空气,总比二合酒[①]之类的要好些。

明天尽可能再给你写几行,请告诉我你的决定。

你的　弗·恩·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②]5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下周末之前,我很难从这里动身,因为同特吕布纳的事情[③]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结果,此外,我还得和齐奇克商谈一下,而他在

---

① 原文为"half and half",由一半黑啤酒和一半麦芽啤酒混合而成。——编者注

② 在原稿中,年份是其他人加上的。——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0页。——编者注

下周末之前很难回到伦敦。无论如何,我会提前写信告诉你我什么时候从这里动身。

祝好。

你的 卡·马·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6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本周末我动身前往苏格兰,6天后再从那里到你处,当然事先会通知你。你本星期如果给我写信,请寄:邓迪市牛门街29号,彼·伊曼特转卡·马克思。我决定经由苏格兰到你处,有两个原因:

(1)医疗上,因为我知道,走海路会使我恢复健康,而我的风湿病前天才好。此外,还有大便出血过多和其他各种不适。当然,我也向我的医生①咨询过。

① 乔·艾伦。——编者注

(2)皮佩尔。他要陪我去苏格兰，然后返回伦敦。如果我不同意这个计划，那么小伙子——他从他以前的学生阿·路特希尔德那里得到一笔旅费——就会像他已确定的那样，持假护照去巴黎，说是打算从那里步行到日内瓦。你知道这种冒险行为会有多么荒唐和丢人的结局。

祝好。

你的 卡·马·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6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计划又改变了。原因面谈。皮佩尔将陪同我去赫尔，然后返回伦敦。我将从赫尔去你处。[71]

你的 卡·马·

23

马克思致艾萨克·艾恩赛德

设菲尔德

［草稿］

［1856年6月18日—21日之间］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阁下：

您6月14日的来信我今天上午才收到，因为信必须给我转到曼彻斯特这里来，我将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星期。[71]

我仔细考虑了您的提议并且基本上同意它[72]。对于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切细节，约定字体大小等等，我也无法预知，由于这些方面或由于对"使用材料"的限制会产生哪些困难。因此，我将为再下一个星期六出版的一号及时寄上整整两栏的材料，而且以后每周会寄给你同样多的材料。

如能在每五周出版后收到汇款，对我则最为合适(如果您那里允许这样做的话)。

至于文章在您出版的丛书中转载，我并不反对，不过，我当然保留今后以我认为适当的方式使用这些材料的权利。①

① 以上部分是恩格斯用铅笔写的，马克思用钢笔改过，其余部分是马克思写的。——编者注

我相信,您不会由于先人之见或出于党派的考虑而隐匿历史真相。

关于最后一点,如果删节了我确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我将认为有必要停止出版,我想,您一定会认为这是正当的。

《18世纪英国外交精神》①

承蒙您寄来这套丛书,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您未能把《帕麦斯顿勋爵传》的校样转寄给我。措词、历史事实和帕麦斯顿的演说引文,都因印刷错误而被歪曲得很厉害,我认为,这本书照目前的样子不仅无益,而且简直是有害。

关于整部著作的计划,只要简短的几句话就够了。②

我希望,我不必告诉您,我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作家而且……③

我将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这部著作不是先写通论,而是先写事实。第一章将由18世纪各个时期的紧急函件构成,以揭露18世纪英国外交的俄罗斯精神。④

① 大概是马克思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的另一种叫法。——编者注

② 在原稿中接着删掉了下面的话:"我将不按惯例以通论开篇,而是从叙述事实开始。"——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1856年8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我不是廉价文人,不能像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见本卷第78页)——编者注

④ 在原稿中接着删掉了下面的话:"接着是几本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英国小册子…… 读者由此可以知道:(1)英国外交的卑鄙;(2)抗议…… 从一份紧急函件中,您可以看到英国和俄国阴谋勾结以打击…… 这些紧急函件是一篇更有说服力的导言……"——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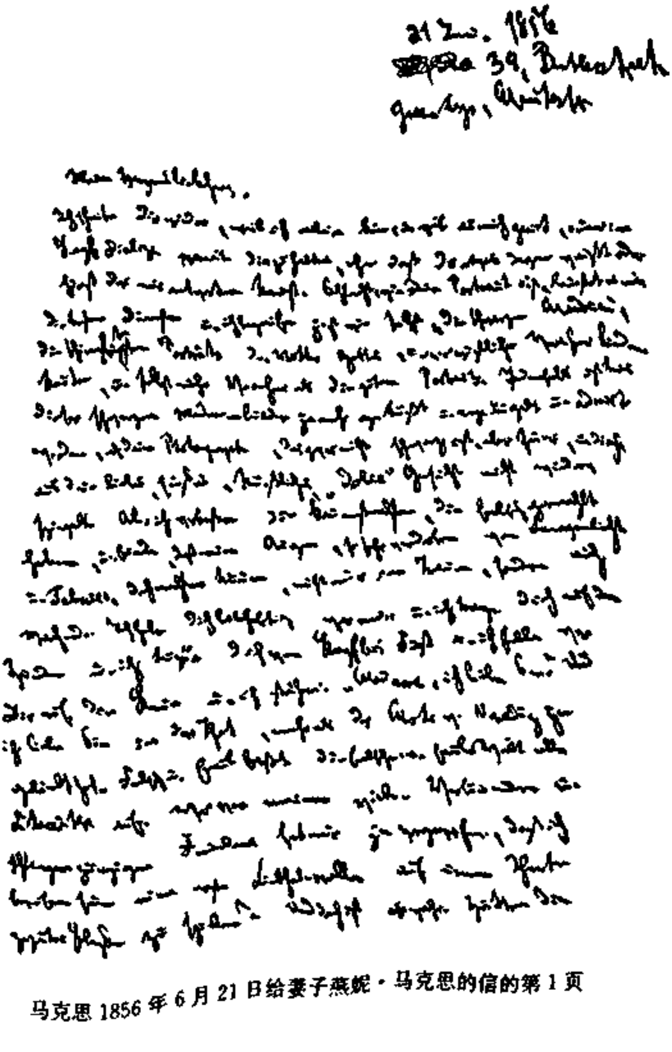
特里尔[51]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不愿意自己总是在心里和你交谈，而你对此一无所知，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甚至连“黑色圣母”[73]这些最丑陋的圣母像，都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黑色圣母像中没有一张像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注视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绝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像专供亲吻的面庞。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所损坏，但仍然能不仅在梦中，甚至在醒着的时候都在描绘你的形象。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①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

① 见海涅的组诗《还乡曲》。——编者注



马克思1856年6月21日给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的第1页

威尼斯的摩尔人[①]的爱情。虚伪和空虚的世界对一切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下。他们会在画下面题上这么一句：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②] 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使事物看起来都一样，没有差别。甚至高塔在近处也显得低矮，而日常生活琐事在近处观看就会过度放大。激情也是如此。由于在一起彼此间相互亲昵，日常的习惯会表现为激情，一旦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强烈的激情由于对象的近距离相处便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般。在这爱情中融入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激情。大学学习和现代教育带给我们复杂性，怀疑主义使我们必然对一切主客观印象吹毛求疵，这一切旨在把我们全都变得渺小、懦弱、牢骚满腹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① 即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奥赛罗。——编者注

②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4场。——编者注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真想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这样我将默默无言,不再说话。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用语言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皇帝奥古斯都放逐了。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其中有些人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唤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①,也能从你可爱的容颜中看到,而当我亲吻你那可爱的面庞时,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艾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22]中的第一章,并加上(即加在紧急函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我自己用英语写的。② 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雷德里克③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带着审视的表情,这自然使我有点担忧。不过他刚读完一遍就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部重要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而且应该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

---

① 指马克思的孩子吉多·马克思、弗兰契斯卡·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的死亡。——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1856年6月18日—21日之间给艾·艾恩赛德的信,见本卷第66—67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编者注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它直接引用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74]中的我们的通告①)上我读到，"据称"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通告②。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东西搞出来的低劣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并未得到赏识，想在汉诺威以汉诺威的大人物的身份露面。恩格斯和我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③。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25

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④

设菲尔德

1856年7月22日[于伦敦]

阁下：

我再次亲笔写信给您，以表示我对您没有丝毫不满，实际上也没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指1856年6月16日《总汇报》上的汉诺威通讯。——编者注

③ 驳斥文章并没有在《总汇报》上发表。——编者注

④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的内容摘自马克思1856年7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75—76页。——编者注

有不满的任何理由。您7月19日来信说:"这……不可能是件令人满意的事"。至于讲到我本人满意与否,请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艾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您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您第一篇文章对他来说已经"太过分了"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本星期和下星期您刊登他的文章不可以超过两篇。您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再多给艾萨克·艾恩赛德先生一篇文章,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您的忠实的 卡·马·博士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7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经曼彻斯特收到我妻子的来信,得知她的母亲①于7月23

①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日去世了。这会使她提早返回伦敦。

同时还接到米凯尔的信。他打算在8—10天之后来这里。这在目前很不合适。

皮佩尔已经失业两星期了。这一次不是他的过错。当鲁普斯在这里时,皮佩尔隐瞒了这件事。这之前,排字工人已经商量好了让他们互助会[75]的一个伙伴来顶他的位置。

关于设菲尔德的事情是这样的:

这些家伙在最近一期上做了无耻的删节。皮佩尔为此写信给赛普尔斯说:"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赞同您对稿件的修改"等等。[76]

在这之后,接到艾恩赛德①的如下来信:

"1856年7月19日于设菲尔德
《自由新闻》编辑部

尊敬的博士:

您眼下提出要立即停止刊载您的文章,这无论对我们还是您本人都不可能是件令人满意的事。您上星期寄来的文章,我们删节得很不成功,十分抱歉;不幸的是,的确没有别的选择,不然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关于艾恩赛德先生的便笺,请允许我说明一下,在他后来写给我们的另一封信中,他对您误解他便笺的意思表示遗憾,甚至怀疑我是否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我们的业务关系并使之成为令人愉快的关系,我冒昧地希望,我能收到下一期所需要的、您像通常一样寄来的稿件。未能早日写信,务请原谅。我十分忙碌。

您的忠实的 赛普尔斯"

回信。

"1856年7月22日

阁下:我再次亲笔写信给您,以表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不满,实

① 马克思指赛普尔斯。——编者注

际上也没有不满的任何理由。您7月19日来信说：'这……不可能是件令人满意的事'。至于讲到我本人满意与否，请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艾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您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您第一篇文章对他来说已经'太过分了'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本星期和下星期您刊登他的文章不可以超过两篇。您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再多给艾萨克·艾恩赛德先生一篇文章，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您的忠实的　卡·马·博士"①

通信目前就到此结束。钱的事情根本没有提[77]。琼斯说，我应该从一开始就向这些家伙追究整件事情的责任。

你知道，我现在如坐针毡。家眷回来以前，我不得不为住房操心，我不知道怎样搬出旧住宅、又怎样搬进新住宅，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款，最近也没有任何指望。电刷也无法把头发梳黑，因为"沉重的心事"②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使头发变白。齐奇克溜走了，因此我至少无定期地摆脱了向他还债的事。

西班牙喜剧中的埃斯帕特罗和普切塔——历史从来没有这样绝

① 见本卷第73—74页。——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编者注

妙地使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英雄同"平民"的英雄对立过。[78]

祝好。

你的 卡·马·

除了每星期六召开的董事会以外,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没有任何上司了。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8月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5英镑银行券已收到,非常感谢,但你答应给我的信还没有收到。附上收到的(从柏林转来的!)疯子米尔巴赫的信。

设菲尔德方面还没有寄钱来。[77]今天通过皮佩尔寄去了催款信。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下述事情:昨天乌尔卡尔特的叭喇狗——大名鼎鼎的科勒特来我家。他说,他是受大科夫塔[79]本人的委托而来的。据说乌尔卡尔特对艾恩赛德先生竟干预我的文章感到十分不快、万分遗憾,他认为我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云云。然后他要我给他讲讲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删节了稿件的若干部分等等。我当时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给他看了书面证据。

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作一些让步,我断然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不是廉价文人,不能像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他似乎正期待着这种解释,因为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乌尔卡尔特认为《自由新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艾恩赛德先生左右为难,因为《自由新闻》实际上不过是《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顺便说一说,它比《自由新闻》的篇幅要大一倍)的摘要;能满足《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读者要求的东西,不会全都合《自由新闻》读者的口味,反之亦然。因此乌尔卡尔特先生决定大约一个月后在伦敦出版一份外交刊物。他希望我把《内幕》[22]全文刊登在上面,并希望我别对他心存恶感。我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表示同意,但是,如果将来条件太差或报纸太荒唐的话,我还有拒绝的余地。一切将取决于报纸的性质。伦敦不同于设菲尔德,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言乱语,使我因替其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中间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这在目前的困境中有多难。我们等着瞧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因为上司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他的部下的话。即使是由于布赫尔和民主派恶棍的缘故,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利的。

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现在要发生严重的内讧。我似乎看出有一种邪恶的意图——让可怜的赛普尔斯当替罪羊。例如,科勒特说,他不清楚赛普尔斯是否是在经过艾恩赛德的同意之后把他的信寄给我的。我回答他说,赛普尔斯看来是个忠厚人,由于老是听到对"秘密外交"的猛烈抨击,自然以为《自由新闻》编辑部内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今天接到妻子的来信。由于老太太的去世①,她看来非常悲痛。她还要在特里尔停留8--10天,以便把老太太留下的那份为数无几

① 卡·冯·威斯特华伦于1856年7月23日去世。——编者注

海南大学 ★ 藏书 ★ 图书馆

的遗产卖掉,将所得和埃德加①一起分掉。她告诉我,她的计划是这样的:她还要在特里尔郊区的女友家住几天,然后想去巴黎,由那里直接去泽西。她决定,我们应当在那里度过9月和10月。首先是为了恢复她自己的健康;其次,那里的生活比伦敦低廉且舒适;最后,孩子们可以学会讲法语等等。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自然一无所知。尽管实际上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但我暂且还是写信对她说计划很好。昨天又看到了《纽约论坛报》(每周版)。满篇都是选举骗局,别无他物,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好几个月。要等选举总统的肮脏事结束以后,才能再认真地看《纽约论坛报》。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在布林德那里看到特里尔的西蒙写的两卷流亡者哀歌②。乏味、无聊,句句文理不通,幼稚、拙劣,愚蠢的怯懦,纨袴子弟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加了格律恩的酸浆果[80]的稀汤寡水,长篇的陈词滥调,——从来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为了给"德意志议会"的屁股上最后来一脚,所需要的正是它的主人公之一的这种自我暴露。[81]当然,我只是翻阅了一下。我宁愿喝肥皂水,或同伟大的琐罗亚斯德[82]痛饮热牛尿结义,也不愿读这部劣作。我们的幽灵不停地追逐他和他的伙伴。路易·勃朗、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来说是恶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永远忘不了。据他说,我们两人——"经济平等"的导师——在鼓吹"武装〈!〉占有资本"。甚至我们在《评论》上

---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路·西蒙《流亡纪事》1855年吉森版第1—2卷。——编者注

发表的关于瑞士的俏皮话[83]也"激怒了"他。"没有王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百万富翁，没有乞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永远不要降到这样的低级阶段"。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两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①等等。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8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没有收到的那封信由于酷暑而成为泡影了。不知你们那里是否也突然受到这种热带式酷暑的侵袭，在这种酷暑天，什么事都停止了，除了不停地洗澡和用水冲洗身体，体内则补充许多其他的液体。昨天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几乎无法出门，从星期四起，我不停地冒汗，即使洗澡也无济于事，而极其讨厌的商行工作很累人，下班以后整个人都垮了。此外，夜间同样闷热。

同乌尔卡尔特的事情有了这样的结果②，很令人高兴。不过，我们的坚决态度往往最能使这些坏蛋敬服。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乌

① 这句话里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7—78页。——编者注

尔卡尔特的报刊上发表;等着瞧吧。

我每天都盼望接到我老头儿①叫我去伦敦的信。如果叫我去的话,我将安排星期六动身。[84]星期六我要搬家,但还没有新的住处,而且不知道是租一所住宅,还是流浪个把星期,因为回来后我想要实现各种疯狂的计划。

我的妹夫②曾来过,这个善良的家伙,如他自己很天真地说过的那样,就原则说是共产主义者,就利益说是资产者,但是讲到共产主义的事情时总是说"我们";他想说服我就赦免一事[85]试探一下普鲁士人,我的回答自然非常坚决;他终于明白了,(1)我不可能这样做,(2)普鲁士人倘若回答,必定是让我离他们远点……等等。看来,这个人对我的态度本来就没有多少幻想,当离去时幻想自然更少得多了,但是他见我如此快活,非常惊异。

等天气稍微凉爽一点,我就给米尔巴赫去信;不要指望我现在做这件事。列氏24度不是好玩的,特别是在这种天气还必须按交易所惯例穿上礼服四处奔走。

如果去泽西的计划能实现——这当然不错,而且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就应当让你妻子在巴黎详细打听一下旅行路线和交通情况,否则她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想,圣马洛是法国唯一有轮船从泽西开去的地方。向一些癞蛤蟆[86]好好打听一下情况,你一定认识许多到过那里的人。

你可以向伟大的皮佩尔保证,他的关于西班牙的经过过滤的大作,在原稿发表在《论坛报》之前,我已在《人民报》上看到过。[87]活见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埃·布兰克。——编者注

鬼！真好！此外，《人民报》只配丢进茅坑。它刊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遗憾地得知某勋爵如此这般割破了自己的指头等等。让琼斯还是狠狠地揍他的副编辑一顿，以惩办这种愚蠢行为。

决不能让设菲尔德的这群坏蛋赖你的账，不管怎样他们都必须付钱。[77]

你的　弗·恩·

2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　里　尔

1856年8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我唯一心爱的：

在收到你的来信的同时，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弗雷德里克①的一纸便函和给琳衡②的15塔勒。望告知已经收到，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丝不苟的。明天再给你写得详细些；"不朽的科勒特"今天在我房间里，我让他别打扰我，因为"我要给马克思夫人写上几句"。

面色苍白的桑迪是真的，而不是在想象中被打发走了。

无论我怎样想念你和孩子们(而这是决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

① 恩格斯。——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仍然希望你们在特里尔再住一星期。这对你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其他的明天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乌尔卡尔特之流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从经济上来说，这倒是好事。但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和这些人纠缠在一起。千万遍地吻你，我的钟情挚爱的。

又及：琳娜①得到一个极好的职位。她要几个星期之后才开始工作。

我目前不得不在李卜克内西夫妇面前装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真是讨厌。见鬼！而且，和我睡在一起的是皮佩尔，而不是你。太可怕了！至少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恩格斯下星期来。[84]那时我就得救了。这三星期来把我忧郁死了。

30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1856年8月1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您本月8日来信中关于"各章"标题以及正文[22]篇末注释编号的

① 卡·舍勒尔。——编者注

建议,我当然同意。至于如何将各章断开,您自然可以根据版面等情况自己决定。第二章中一些必须修改的地方将在本周内寄上。

谨致敬礼

卡·马·

致科·多·科勒特先生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9月2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应当早点告诉你已收到你最近的来信,但是大约已经有两个星期,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于找房子。原先那个老旧的小房子无论如何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住宅——一整栋房子,家具要自己解决。地址是:汉普斯特德路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房租是36英镑。9月29日我们必须搬进去;这个星期要购置家具。我们有些困难,因为城内需要支付大约26英镑,而新的陈设需要更多的钱,就是说,我们缺少10—15英镑,不过只是暂时的,因为我的妻子由于特里尔的遗产还可以从

柏林她哥哥①那里收到一笔相当大的款子。昨天他来信说,他目前还不能寄钱来,因为我的妻子应得的那笔资金投在了下西里西亚的铁路债券中,目前卖出债券,只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同时,大臣先生写了这样一段感伤的话:

"的确,现在正是一个很不利的时机,因为所有这种真正的有价证券都由于动产信用公司[53]和两合公司所引起的猖獗的投机而大大地跌价了。"

在柏林的汇款没有寄到以前,如果你能为所缺的数目垫出一部分,其余的我就打算在当铺凑齐。糟糕的是时间一点不能耽搁。

维尔特的死讯②使我非常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弗莱里格拉特也已经给我来信谈悼词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看德国没有一家合适的报纸。在时间允许我们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之前,唯一可行的也许是首先在《论坛报》上发表一篇悼词。你的意见怎样?

《普特南氏月刊》的人③又来到这里,今天邀我赴宴。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去。我那蹩脚的英语会使我出丑。

《论坛报》退回了未刊登的文章。主要是泛斯拉夫主义[12]和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2]。德纳先生写道,如果我无法把这些文章投到别的报刊,他们按理必须承担"损失",因为他们没有及时表示拒绝。否则,他们期待退回他们的一部分稿费。等着瞧吧。

布鲁诺·鲍威尔要出两卷关于英国的书[88]。他无疑会详细描述他亲爱的弟弟④的猪圈。我不知道他在英国还看到了什么东西。

---

①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格·维尔特1856年7月30日在古巴哈瓦那死于丛林热。——编者注
③ 指《普特南氏月刊》的共有人弗·罗·奥姆斯特德。——编者注
④ 埃·鲍威尔。——编者注

皮佩尔在我妻子快到时[51]被我赶走了，但是过了两天，他又来了，并且住了下来，现在这真的不方便。如果我搬进新居，我将把他好好地安置在你所知道的第恩街上的那个老旧的小房子里并给他做担保。

普鲁士预计在10月15日宣布大赦[85]。奥托的母亲去世了；留下的2 000塔勒的遗产被普鲁士政府没收，用来支付"科隆案件[74]的诉讼费"。

施特龙上星期五来过这里。这个家伙发胖得厉害，其结果是才智有所丧失，心情倒是越来越愉快。他也不再是一副心怀不满的模样，而是和蔼可亲了。

我了解到关于海涅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莱茵哈特在巴黎对我妻子讲的。下封信再详谈。现在只告诉你，

"八点钟她已若无其事，
和别人饮酒又作乐"①

——这在他那儿也完全应验了。出殡那天，他的遗体还躺在停尸房里，而天使般温柔的玛蒂尔达②的姘夫已站在门口并真的把她带走了。

好样的"迈斯纳"写了关于海涅的臭事③以飨德国读者，他收下"玛蒂尔达"的现钱，然后就大肆吹捧这个把可怜的海涅折磨死的娼妇。

还有一件关于莫泽斯·赫斯的事情。这个小伙子的声誉在很大

① 见海涅《女人》。——编者注

② 玛·海涅。——编者注

③ 指阿·迈斯纳《亨利希·海涅。回忆录》1856年汉堡版。——编者注

程度上要归功于萨宗诺夫。当赫斯和莫泽茵[1]来到巴黎时，这个俄国人已经非常潦倒，狼狈不堪，既身无分文又告贷无门，因此很容易变得非常平民化和革命化，并且容易产生颠覆世界的念头。萨宗诺夫听说莫泽斯不缺“钱”，于是，一方面接近莫泽斯，另一方面接近莫泽茵。他与后者通奸，而吹捧前者是伟大的文学泰斗并把他介绍给各种杂志和报纸的编辑部。弗拉基米尔[2]自然到处都有影响力，到处都有门路。他用这种办法从吝啬的莫泽斯那里骗取了足够的钱，这使他又可以通过“摆阔气”来引诱新的债主。萨宗诺夫就这样使一个有钱的老犹太女人上了钩，同她缔结了洁净的婚姻。不过从此以后，他又变得高贵了，再也不理莫泽斯了，口口声声说莫泽斯是个非常平庸的无关紧要的家伙。他还无情地抛弃了莫泽茵，她现在在巴黎到处骂骂咧咧，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讲述这个阴险的俄国佬如何忘恩负义。莫泽斯一家的盛衰记[3]大致就是这样。

戈洛文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俄罗斯……》[4]你看到了吗？

《人》因资金短缺，暂时停刊了。《民族报》已不再出版。现在只剩下一家同一流派的，然而糟糕得多的《国民报》。

衷心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

① 莫·赫斯和妻子西·赫斯。——编者注

② 指尼·伊·萨宗诺夫。——编者注

③ 这里借用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进行讽刺。——编者注

④ 指周报《俄罗斯和为美国撰写的通讯》。——编者注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9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应当告诉你钱已收到,谢谢。我本来昨天就该给你去信,但是搬家的事实在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而星期一之前能否搬家还是问题,因为你寄来的钱加上在当铺里典当得来的钱还未凑足必需的款数。目前大陆各国交易所中的危机对我们个人来说非常不是时候。

施蒂纳的去世,你也许已经知道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新闻。其次,我听弗莱里格拉特说,他"过去的心上人"①从澳大利亚给伦敦这里寄来一封信,信中说,她已改嫁,同时开始信教,由于常常提到"天国生活"而使她的新丈夫"进了疯人院"。后者应当按字面来理解。

我还是同《普特南氏月刊》的人②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除我之外,还有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上年纪的美国佬。《普特南氏月刊》的人是个沉静和善的人,而那个美国佬却是个活泼机灵的家伙。普特

① 玛·威·施蒂纳 施米特。——编者注
② 指《普特南氏月刊》的共有人弗·罗·奥姆斯特德。——编者注

南要求写完巴赞库尔[69]以后尽可能再写一写“军舰进攻要塞”的问题，这关系到最近的战争①，是美国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然后，还要写浮动炮台和炮艇，轻炮或重炮等等。所有这一切可能是针对在不久或较远的将来可能爆发的美英之间的战争而言的。除了这些军事文章之外，我还应当写点关于海涅的东西。一句话，现在我们可以同这家很“不错的”出版公司经常联系。

我租的房子按租金来说很不错了，如果不是它附近的环境、道路等还不怎样完善，未必能这样便宜地租到它。现在你如果来伦敦，将会看到一个像样的家了。

你对货币市场的情况有何看法？大陆上贴现率的提高，有一部分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即由于有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89]，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提高了。(在比利时银行，1 拿破仑币②只能兑换 19 法郎 40 生丁(银质的)。)因此凡是以黄金和白银为法定的货币本位的地方，贵金属商人都从银行提取白银。但是，贴现率的提高，不论其原因如何，总是在加速巨额投机交易活动的破产，特别是巴黎借贷资本的巨大中心③的破产。我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会迟于 1857 年冬天。不列颠的蠢驴们以为，这一次他们那里会跟大陆不同，一切都将是健康的。针线街的老太太和巴黎的康采恩[90]之间的亲密关系姑且不谈，这些蠢驴忘记了，英国大部分资本贷给了大陆各国，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健康的”过度的扩展(今年输出可能达到 11 000 万英镑)是建立在大陆的“不健康的”投机之上的，正像他们 1854 年到 1856 年的文明宣传是建立在 1851 年的政变之上一样。但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② 1 拿破仑币(金币)等于 20 法郎。——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这里暗讽法兰西银行。——编者注

是,与以前的危机不同,法国这一次发明了一种形式,使投机能够风行并已经风行于全欧洲。与圣西门主义的法国人的诡计[91]、证券投机和帝制不同,英国本国的投机似乎恢复了简单的、赤裸裸的欺骗的原始形式。这方面的证据有斯特拉恩—保罗—贝茨银行,已故萨德勒氏的蒂珀雷里银行,伦敦西蒂区的戴维森—科尔公司的巨大欺骗业务,现在又有英国皇家银行,最后还有水晶宫[92]事件(4 000份假股票投入流通)。英国人在国外按照大陆的方式进行投机,而在国内又转回到简单的欺骗,这些家伙正是把这个事实称之为"健康的商业状况"。[93]

此外,这一次事情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旁观。甚至连我终于又能够布置一栋房子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向我证明,让我们的人"行动起来"的日子不远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9月26日以后于曼彻斯特]①

[……]①关于维尔特的事,我打算给柏林[……]①写信,也许,

① 该信第一、二页开头部分被撕掉,所以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好歹还能够在一家报纸上为他发表点什么,不管什么报纸,只要能够发表出来就行。① 我从伦敦[84]回来后的10多天中,鲁普斯只字不提这个消息,直到我的老头儿②来的前夕,深夜11点钟光景才告诉我。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震惊,对鲁普斯的愚蠢行为多么气愤。在后面的8—14天里,我一刻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人,甚至到施泰因塔尔那儿去打听一下细节都没时间,更不用说考虑悼词之类的东西了。他很可能留下了一些遗作;我要设法弄来看看。

《泛斯拉夫主义》[12]你有机会就寄给我;我想一有工夫就把这篇东西修改一下,使它具有能够被《普特南》(?)或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别的什么刊物接受的形式。《多瑙河两公国》[2]我想正好趁着现在喧闹还在继续的时候提供给某家英国报纸或月刊。乌尔卡尔特的事情[22]有何进展[……]③我对此极为怀疑[……]③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大赦绝对落不到我们身上。[85]

莫泽斯和莫泽茵的故事④使我们这里的人感到非常好笑。可见,他和艾韦贝克完全一样,在法国文学的公墓里给自己买了一个位置⑤。

戈洛文的《俄罗斯》⑥没有见过。请寄来一两号,我要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此地根本不知道这个报纸。

---

① 参看本卷第85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该信第一、二页开头部分被撕掉,所以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④ 莫·赫斯和妻子西·赫斯,见本卷第86—87页。——编者注

⑤ 恩格斯估计是在讽刺海·艾韦贝克185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德国和德国人》一书。——编者注

⑥ 在伦敦出版的周报《俄罗斯和为美国撰写的通讯》。——编者注

关于巴赞库尔[69]，我还在写；我打算在10—14天左右脱稿。你看，事情进行得并不是那样快；我根本不能做什么准备工作。哪怕我给《论坛报》写的关于战争的文章[94]在手头也好！一切材料都要重新搜集。然后才能够写军舰进攻要塞的问题；那时，我们要设法和刊物保持联系。

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下跌的事，现在再也不会有任何怀疑了。但事实上白银也不见了，不过到哪里去了，我不很清楚。在中国，由于局势混乱，许多白银必定会被埋起来和藏起来。其次，近来贸易差额非常有利于印度和中国，而不利于英国、大陆和美洲。无论如何，对约翰牛来说十分惬意的是，现在每1英镑就要亏损6便士。

货币市场乌云压顶，《立宪主义者报》的旧的"政治视野"[95]也许又将受人推崇。值得注意的是，上星期二人们从英格兰银行提走100万黄金。看上去好似事情现在就开始了；但是这可能还只是序幕。从理论上来说，只有俄国也完全深陷到投机中来，才会发生崩溃。可是看来不能期望这一点，就这样或许更好一些。这里还有一种东西很妨碍投机，那就是一切原料，特别是生丝、棉花和羊毛的价格很高；在这方面，搞什么都绝不是安全的。等到崩溃来临，英国的先生们才会醒悟过来。我很想知道，英国有多少大陆的投机股票；我想，数量是很大的。这一次将是从未有过的末日审判①：全欧洲工业停滞，所有市场都饱和了（现在就已不能再运什么东西到印度去了），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了进来，资产阶级彻底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②。我也认为，这一切将会在1857年出现，当我

① 原文为"dies irae"，字面意思是"愤怒之日"，出自13世纪方济各会士托马佐·达·切拉诺创作的拉丁语圣歌。——编者注

② 参看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瑞雪达》第2幕第3场。——编者注

看到你又在购置家具时，我马上就认为事情已成定局，我敢在这个问题上打赌。

今天就到此为止，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0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①]

亲爱的恩格斯：

接到邮局汇票后便搬家了；头两个星期，为了把家里多少弄得像个样子，城里城外来回跑个不停。因此没有写信。

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②]的摘要。你知道，这个人不无小聪明；但是在这本书中却有许多低劣的小聪明，特别是在文字风格上有诸多矫揉造作的地方，这是法国人在变得"深刻"和不再是肤浅的伏尔泰信徒以后费了很大气力学到的东西。还有许多

① 马克思一家于1856年10月1日搬到这里住。——编者注

②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那种"遭到低估的"民族借以把自己的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的迷人色彩。对俄国的仇恨，更多的是对德国的仇恨；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但另一方面却是斯拉夫各民族同作为阿基米德的民族的波兰[96]结成的自由联盟。明确强调波兰的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但却试图通过一种恰恰证明相反东西的历史演绎法来证明恢复旧的土地公社(Gmina[格密纳]——俄国公社的拉丁文写法)是真理。

最近几个星期，我还比较详细地研究了白银问题，如有机会将向你报告。

依我看，波拿巴未必能够逃脱得了停止现金支付[97]这一着，那就随它去吧！

《卫报》①已收到。不久我将写信细谈。奥托被赦免了。

你的　卡·马·

直到上上星期为止，乌尔卡尔特派仍然断断续续转载我修改过的旧拙作[22]。同他们的交涉至今尚无任何进展。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这个星期就解决。乌尔卡尔特又在《先驱晨报》上以预言家的姿态把他刚刚得知的事情当做他早已知道的秘密来发表。伟大的布赫尔在《国民报》上谈到"有趣的揭露"，句句都是从我的文章中抄袭的；但是不提我的名字而又让人去推测揭露是来自英国方面。你看，这些坏蛋是何等妒忌和可恶。

---

①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1856年10月至1868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35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①

1856 年 10 月 23 日[于伦敦]

阁下：

由于上月我离开了伦敦，并在贵报上读到关于版面不够的消息，我把我的文章[22]的续篇搁置到了今天。随函附上新写的手稿一份，我认为，由于新旧《自由新闻》的篇幅不同，最好就我的文章在贵报上刊载的条件订一个新的合同。[98]

在答复您上次来信时，我必须指出，您在转载旧的小册子时用大号或小号字体，我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件，我认为如用小号字体排印，那就会把事情弄糟。至于您希望我自己的评论不要采用注释的形式，您可以看到，只是在真正合适的地方才这样做，而且这些注释已经以各章序言的形式包含在正文中了。最后，您希望我把所考察的时代和我们目前的时代进行对比，在您发表的那几章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更加系统性地进行这种对比，就会改变我的计划，而我的计划并不在于就众所周知的材料发表新的见解，而是在于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我

① 此信草稿是威·皮佩尔的笔迹，日期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坚持认为，满足读者这方面的要求，反倒是编者的责任。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0月30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正在口授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①。因此只能写几行。你的5英镑已收到。这个星期你能否再给我寄一些关于瑞士的军事方面的材料，因为我在这上头卡住了，文章写不下去。[99]下次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卡·马·

卢格在出版：

1. 猎人的故事（儿童读物）。②

---

①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文章下落不明。——编者注

② 指阿·卢格《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1856年伦敦版。——编者注

2.关于古埃及宗教的哲学论文集。① 他把这事告诉了布林德,布林德这时发觉,可敬的卢格连勒特的著作②的名称都不知道。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0月30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69]好极了。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一书③摘要的结尾部分。我懒得写信,主要是因为我妻子最近几个月一直生病。

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那里你自己就会发现:(1)认为在波兰不可能建立外交王国的同一个人,却想在那里搞一次外交革命,即在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保护下的革命。(2)"民主的"波兰[100]格密纳④的

① 这部著作是否出版,无法确定。——编者注
② 爱·勒特《我们西方国家的哲学史》1846年曼海姆版。——编者注
③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94页。——编者注

命运是必然的,因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被国王和贵族等所篡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随意分割土地造成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101],农民只有在侵略战争和殖民化继续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升到这个等级,但是,此二者又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个界限,这个不能起真正中间等级作用的骑士等级,就会变为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等地罗曼语居民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有着同样的命运。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在这里农奴制是通过纯粹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外族压迫等中间环节。

你们的《曼彻斯特卫报》被看做是波拿巴攻击英国报刊的直接导火线而享有殊荣。请你时不时地把X的文章①寄给我。帕麦斯顿在发现波拿巴的1847年已临近时,便像他在宗得崩德战争时期对路易-菲力浦所做的那样,竭力怂恿波拿巴全盘采取路易-菲力浦的立场——联俄反英的立场。[102]虽然他一方面在那不勒斯的丑事中拉拢波拿巴反对奥地利,但是他却在土耳其问题上联合奥地利反对波拿巴。[103]法国报纸又对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104]的诡计充满疑虑。看来,商业危机的发生最终取决于俄国修筑铁路的情况。"世界工业宫"的承包商先生们的破产,可以让人大致了解英国资本家参与大陆企业的情况。② 在德国,工业股份企业和银行股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光是这些企业的名字,柏林《国民报》就公布了好几大栏。

---

① 指《曼彻斯特卫报》上标记为"X"的巴黎通讯报道。——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90页。——编者注

《普特南氏月刊》的奥姆斯特德和在他那里的一位美国同伴告诉我，古罗夫斯基(波兰人)对德纳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两位先生还告诉我，这个不可小觑的家伙经常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领取津贴。这个古罗夫斯基拥护泛斯拉夫主义而反对我们，而这就是你的文章被退回来[12]的唯一原因。德纳先生把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稿件退给我时，忘记把这个古罗夫斯基用法文写的批语擦掉。其中，关于我引证的罗马尼亚人口的统计资料，他写道：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夸大，为的是吹嘘罗马尼亚民族的观念。它们正在被事实、历史和逻辑所驳倒。"[105]

可见，我们很荣幸，我们的文章受到或更确切地说，已经受到俄国使馆直接的监督和检查。德纳好像也终于明白了古罗夫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接到科勒特的信。我曾经给他寄去新的一章[22]。这个家伙对一切都表示赞同。只是他只字不提稿酬，尽管我在上一封信中明确地向他询问了这一点。可见，必须重新施加压力，因为这是我在跟这些卡列班们打交道中唯一感兴趣的一点。

请尽快来信谈谈你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情况。我妻子和孩子们衷心地问候你。

孩子们都很好。

你的 卡·马·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该死的商业事务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完没了。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但愿波拿巴先生能让法国摆脱他，也让我摆脱这种忙乱。

不过，这个波拿巴已深陷困境。由于《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泰晤士报》通讯员奉命要加大发声的力度，之后便对宣传画和工人骚动事件作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给了这里的英国庸人深刻的印象。[106]大家都相信波拿巴快垮台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家伙实际上不过是一头蠢驴，甚至是一头极普通的蠢驴，并且这样来解释这种发现：他从前是天才，现在被淫佚放荡的生活毁了，头脑受了刺激。这种看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说来，这个家伙终究完全没有变，只有英国庸人能够看出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之间有某种质的差别。

今天的《卫报》上有一份关于法国破产情况的有趣的统计表，我把它寄给你。

金融危机有些起伏并逐渐加剧，看来将会像慢性病似的拖一冬天。它到春天爆发也许要比现在爆发严重得多。向迄今为止多半只

徒具虚名的股份公司支付的越多,游资被固定得越多,就越好。只要贴现率不低于7%——贴现率必定还会上升更多,最近一次的上升就是证明——,就没有希望能够对哪怕只是半数投机公司进行三四次支付。奥地利的动产信用公司[53]已经无法得到第二次支付,同时奥地利政府订了协议,强迫银行恢复现金支付!我很想知道波拿巴6个星期以来为把公债保持在66%以上所花费的钱;正是鉴于为了这个目的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我认为公债下降到66%以下的日子是个转折点。[107]

这种慢性的不景气拖得越久,波拿巴集团的丑恶行径必将暴露得越多,而迄今尚不知详情的工人们必将更加愤怒。这个莫尔尼真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这个家伙似乎无意再回巴黎,俄国的铁路和公债对他来说无疑是最适宜的投资方式。

革命不再容易找到像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耍尽了,强制推行的工人就业试行了6年,已经以失败告终,要做新的试验和说新的空话,已毫无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困难也是非常明显和无法掩饰的;必须硬碰硬地干,我倒要看看下一届法国临时政府将怎样应付。幸运的是,这一次只要以不顾一切的勇气去干就会干出点事情,因为再也不必害怕像1848年那样快的退潮了。

施特龙这几天在这里;他听到许多关于矮子①的事;后者(我们俩人知道就行了)一本正经地打算自己出资开办企业!他以为光凭他的一张嘴就能把顾客从他现在的老板那里吸引过来。

我现在正在看詹姆斯的《英国海军史》(1792—1820年),主要是为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了写"军舰进攻要塞"问题①。从这本书中可以得出结论：英国人费了很大的劲才取得对法国、特别是对西班牙的海军优势。在战争的头几年，同等实力的情况下，法军和西班牙军几乎总是能够战胜英军并夺去他们的大批船只。我刚看到1796年，但是已经看出，法国舰队在拿破仑手下处于最低的水平，这也许跟他脱不了干系。英军的主要优势是海上射击较好；法军总是射得太高，西班牙军就好得多。此外，关于复仇者号于1794年6月1日高呼"共和国万岁"沉没的事件是虚构的。复仇者号向英军投降了，但是在它真正被英军缴获前，有几艘法国舰只又驶近了它；它又挂起法国旗；增援被击退，英军驶近，但该舰已经下沉，绝大部分舰员都被救起。海战结束后过了4—6小时，它才沉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2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妻子还在病中，因此家里仍然混乱不堪，使我难以动笔。

① 参看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看来命中注定要同梅洛斯拉夫斯基①“分手”,就是说,大部分为你作的摘录(大约写了满满的两张)大概都从稿纸本上撕下当点烟的纸捻了。但是你损失的不多。我后来看了列列韦尔的《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②——要和他的通俗的历史区别开来。他和马切约夫斯基(?)(这个姓是我凭记忆写的)提供的材料实际上成了梅洛斯拉夫斯基思考有关问题的依据。另外,我最近研究波兰的历史时,促使我以明确的态度直截了当地下决心支持波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波兰是这些革命的“外在的”寒暑表。这一点可用法国历史详尽地说明。在我们德国的短短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匈牙利的革命时期,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包括拿破仑第一在内的所有革命政府中,只有救国委员会[108]是例外,而且只因为它拒绝进行干涉,不过它拒绝干涉并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不信任”。1794年,他们把波兰起义者的代表请去,对这个“公民”提出了下列问题:

“你们的考斯丘什科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独裁者,但是竟容忍一个国王③与自己并立,况且,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国王是由俄国捧上宝座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独裁者,由于害怕那些不愿失去‘劳动人手’的贵族,竟不敢在农民中大量征兵,这是怎么回事?随着他的进军路线使他远离克拉科夫,他的宣言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即约·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年巴黎—里尔版第2卷第2部。马克思称第1卷第1部《叔父讲给侄儿们听的波兰史》为“通俗的历史”。——编者注

③ 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二世。——编者注

也就愈失去革命色彩,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在华沙起义的人民立即处以绞刑,而让'背叛祖国'的贵族们逍遥法外,或者用拖延起诉的办法去庇护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请回答!"

这位波兰"公民"对此只得默不作声。

你对纳沙泰尔和瓦朗然[109]有什么看法?这一事件促使我去填补我在普鲁士历史方面极端贫乏的知识。的的确确,世界历史还从来没有产生过更卑劣的东西。法国的名义上的国王变成真正国王的漫长历史,也充满了狭隘的争斗、背叛和阴谋。但这是一个民族兴起的历史。至于奥地利历史,即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诸侯建立自己家族势力的历史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个诸侯一跃而为皇帝,因为这一历史同东方、波希米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还因为这个家族势力大为扩张,以至全欧洲都担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君主国。而在普鲁士就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普鲁士不曾征服过任何一个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它在500年当中从未得到过波美拉尼亚,直到最后通过"交换"才得到它[110]。总之,勃兰登堡封疆伯爵领地从它被霍亨索伦王朝接管以来,除了征服西里西亚以外,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征服。因为西里西亚是它的唯一的征服地,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堪称"唯一王"了!鼠窃狗偷、贿赂、直接收买和对遗产的猎取等等——普鲁士历史就归结为这一类无耻行径。封建历史中通常令人感兴趣的一切:君主同诸侯的斗争、对城市施展的阴谋诡计等等,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表现为侏儒式的可笑模仿,因为城市狭隘而又无聊,封建主粗野而又令人鄙弃,就连君主也微不足道。在宗教改革[34]时期,也同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这里出现过反反复复的背信弃义、中立、单独媾和;在由俄国挑起的瓜分行动期间,普鲁士希求俄国扔给它一些残羹剩饭(在

瓜分瑞典、波兰和萨克森时就是这样)。加之在当权者的名单里始终只有三类人物,他们像白昼和黑夜那样互相更替,只是在次序的更换上才出现不规则的现象,但从来没有插入一个新的类型;这三类人物就是:伪君子、军士和小丑。如果说国家尽管如此还是维持下来了,那只是由于中庸——黄金中道①——簿记准确、避免极端、军事条例精确以及某种陈规陋习和"教会规则"。所有这些真令人讨厌!99

目前曼彻斯特的经营情况怎样?你能告诉我一些工业区的经营状况详情吗?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海泽老爹从乌得勒支来,路过这里。现在又住在伊曼特处。看上去比以往健康并且长胖了。

格茨也是突然又在这里出现。又同样突然不见了。弗莱里格拉特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都十分满意。特里尔的瓦尔德奈这个不走运的妥协派来这里拜访。关于他来这里的目的,下次再告诉你。

最后,我有件难办的事请你帮忙。12月底我不得不付一大笔钱。到时候你能不能给我弄些钱来?我妻子的钱大部分都用在购置日常用具和弥补收入的巨大亏空上了。

你什么时候来?鲁普斯近况怎样?

你的　卡·马·

---

① 见贺拉斯《颂歌》第2卷第10首。——编者注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这个星期还能给我寄笔钱来，我将非常感激。刚才我到弗莱里格拉特那儿，看他能否对我两三个星期后才能兑付的一张美国期票预付一点，但是不行！普特南的那笔钱我原以为今天会来的，但是没有来。卑鄙的乌尔卡尔特那伙无赖还欠着我的钱，这件事一直没有得到解决。[77]如果我头一次就不能如期向房东交付房租，那会完全丧失信用。

匆匆草此。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你能否给我寄一些关于普鲁士和纳沙泰尔冲突的军事趣闻？这将非常适时。外交部分我已自己写好了。[99]

红色沃尔弗①和家眷一起住在布莱克本(约克郡)，他在当教员，薪水60英镑。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1857 年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 年 1 月 10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向你祝贺新年，虽然是迟到的祝福。由于墨水淡和连续多夜的写作，我的一只眼睛发炎了，难以动笔。

5 英镑（第二次汇款）和《山地战》①均已收到。非常感谢。

鲁普斯真的又遭到了曼彻斯特的"强盗骑士"的袭击和抢劫吗？还是这里流传的谣言只是不加批判的旧事重提呢？

老希尔最好到天堂里去或者到田园诗般的瑞士山丘去②，这样，你们商行就可以明确找人代替他，而不致借口他"暂时"有病让你担

① 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6 卷。——编者注

② 双关语："希尔"的原文为"Hill"，也有"山丘"的意思。——编者注

负两份工作。

不管某些报纸怎样说，纳沙泰尔事件[109]还没有完全解决。双方也许都过于夸口了。双方都已经出了丑，不论是对波拿巴毕恭毕敬的我们的霍亨索伦①，还是举止"庄重"的瑞士人。于是这些恶棍因为工人们举行了鼓动性的示威，而把数百个工厂工人赶到皮埃蒙特去了。"债主们"②以为用这种办法可以使自己既受到波拿巴的尊敬，也受到奥地利的尊敬。拉莫里谢尔和贝多表示要把自己的剑交给瑞士市民，你以为怎样？显然，这纯粹是对波拿巴的示威，因为这些家伙确信瑞士债主们是不会要他们履行诺言的。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现在情绪非常激昂。这一次冲突正合他们的心意。而且德国南部的爱国者自然把瑞士人看成是同族，并且实际上把目前的冲突仅仅看成是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11]的继续。此外，可能发生黑林山人的起义等等。的确，普鲁士人自己在尽一切力量防止"破坏和平"。例如，胖子①给他的彼得堡的亲戚③写了一封信，口气就像那个请求妻子抓住他，不然他就要从窗口跳出去的人一样。"抓住我"——这是我们的世袭君主依次向所有的大国呼喊的一句话。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愿意"抓住"他，西方和东方会不会同样幸灾乐祸地把火煽得更旺。不论结局怎样，丢脸的事是少不了的。

蒲鲁东现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经济学的圣经"④。我要破坏，我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暗指给法国工厂主放贷的瑞士银行家。——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④ 指皮·约·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年巴黎版。——编者注

也要建设。① 如他所说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贫困的哲学》②中完成了。现在他将为第二部分“揭幕”。这部劣作用德文出版了,译者是路德维希·西蒙,此人现在在巴黎满不错地当了克尼希斯瓦特(或者类似的名字,《国民报》派的著名银行家)的代理人。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黄金和白银,或把一切商品像黄金和白银一样都变为交换手段。[112]这部著作由埃米尔·日拉丹写了序言,而且表达了对伊萨克·贝列拉的崇拜。因此,从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波拿巴在最后一刻仍然能够求助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变。

我有一大堆布鲁诺·鲍威尔在俄国战争时期写的小册子[113]。平淡无味却又自命不凡。现在这个可敬的家伙和他的兄弟埃格伯特③在柏林市郊向柏林市政府租了50英亩土地。伦敦人埃德加④的老岳母(老洗衣妇或这一类人)则将照管“市场”方面。布鲁诺写信给埃德加说,这是一条达到“独立”的途径。他每英亩付5帝国塔勒⑤的租金,合计每年付250帝国塔勒。这是一块旧荒地。布鲁诺以为,这块地的收益和产品将使他有闲工夫来写完他的《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它应当成为他的福音书批判的“历史的”检验。[114]这些美妙的批判的幻想就是这样,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4章第58节。这句话是蒲鲁东《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的卷首引语。——编者注

②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③ 埃格伯特·鲍威尔。——编者注

④ 埃德加·鲍威尔。——编者注

⑤ 帝国塔勒是德国旧银币,重约1盎司(27—30克)。——编者注

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布鲁诺回忆起浮士德在第二部中成为土地所有者①而产生的。布鲁诺只是忘记了，这种转变所需的钱浮士德是从魔鬼那儿得到的。

拉勒斯泰特《斯堪的纳维亚，它的忧患和希望》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②的瑞典版。包含一些有趣的事实。例如，拉勒斯泰特了解到，在上个世纪英国经常为俄国人的利益而愚弄瑞典。他说，查理十二死后，英国人表面上为了反对俄国人而派去了诺里斯海军上将，此人却被彼得一世用一颗贵重的宝石收买了。关于贝尔纳多特的行为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我很少出门，也很少听到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柏林人孚赫先生是《晨星报》的助理编辑之一。霍拉斯·梅休竟然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的《一个顽固的老光棍的标志》中攻击鲁普斯说：

"一个男人不带伞便不能出门，——这是一个标志。一个男人认为人人都在欺骗他，——这是一个标志。一个男人不论买什么都自己去……"

①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2部第5幕。——编者注

②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月1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介绍来一个人，他带着附有地址的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你。这个埃里希打算同伦敦商人建立联系，然后返回纽约。他有纽约的介绍信，但是没有英国的介绍信。他提到埃德加的信，信中介绍了你和我，说你是英国商人，我是《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我告诉他，我们根本不可能对他的财产状况出具说明，因为我们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回答是：并不要求这样做，只是在有人询问时证实一下他就是从纽约来的那个"埃里希"，是那里"介绍"给我们的。总之，这是埃德加惯于做的蠢事之一。这个家伙看来是一个规矩的家伙，我当然不能对他说，我的内弟的介绍甚至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害无益的。关于你，我自然什么也没有许诺，而只是答应把埃德加的信转寄给你，同时写信告诉你，如果需要"介绍"的话，实际上只要证实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就行了。

科尔奈利乌斯不久将离开伦敦。将担任拿骚一家矿山股份企业的经理。他给勒兹根的堂兄弟在勒阿弗尔找到了工作(在侨民企

业),这个工作据说很不错。《卫报》已收到。洪水的事情很有趣[115]。

祝好。

你的 卡·马·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月20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真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已经有大约3个星期,德纳先生将每天的《论坛报》寄给我,显然只是为了对我表示、他们不再刊载我的任何东西了。除了大约40行关于法兰西银行的手段①外,他们没有登过我一行文字。我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延迟开《论坛报》名下的期票,因为我总以为文章将来会发表,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的关于普鲁士、波斯、奥地利的文章[116]都一律被退回。这些狗东西用自己的名字刊登所有我的文章(也有你的文章)约有4年之久,从而使美国佬忘却了我的名字,本来我的名声正在提高,而且可使我找到另一家报纸或以转入另一家报纸去威吓他们的。怎么办呢?在这种

① 指马克思《欧洲的危机》。——编者注

情况下，实在没有好办法。如果我现在开期票，他们就会借此机会完全解除与我的合作关系，如果每星期写两篇寄去，指望10篇之中可能有一篇登出和得到稿酬，这实在得不偿失，无法干下去。如果文章都没有登出，我又怎能开期票呢？

还有一件倒霉的事。我看了11月、12月和1月的《普特南》，上面没有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69]。它或许丢失了(虽然我亲自将它送到邮政总局)，或许只是推迟发表。如果说这些家伙收到它，但是不想发表，也不通知我，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简直太荒唐了。

我还没有最后同乌尔卡尔特派达成协议[98]，此外，他们的小报篇幅有限，一篇文章[22]一个月只能登出几小段，常常要五六个星期才能登完。它们充其量只能给我带来一点点附加收入。《论坛报》在它的极端贫乏且索然无味的社论中，对于我在文章中表述的观点，大都提出相反的意见。俄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①

这样一来，我完全陷入了困境。我仅有的一点现款都投到住房上了，住在这里绝不能像在第恩街[117]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开销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确实比5年前更惨。我曾以为我已吃足了苦头。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

瑞士人的豪言壮语可悲地破产了[118]，这是预见到的。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这些家伙蒙受屈辱。因为，正如科尔奈利乌斯本人在巴黎所看到的，不仅在巴黎人中间，而且在军队中都笼罩着不满情绪，以致波拿巴决不会允许普鲁士人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至少不能在法国边境上这样做。所以他才努力进行调停。瑞士人的耻辱

① 指亚·古罗夫斯基的影响，参看本卷第99页。——编者注

完全是波拿巴的耻辱造成的。波拿巴最初向普鲁士人为瑞士担保，当瑞士否认他的调停权时，他在《通报》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后来他又向瑞士为普鲁士人担保，而现在不得不在半官方的小文章中承认，普鲁士对他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实际上认可了从《新普鲁士报》那里得到的官方辟谣[119]。这个家伙已如此堕落，而他的异父弟弟莫尔尼已经盘算在俄国国家机关中给自己谋取个职位。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赖德律-洛兰先生已公开号召法国"共和派"参加布斯特拉巴[44]的立法团[120]选举。可见，他已沦为合法的反对派。如果这一方面表明他放下了谋求权位者自吹自擂的姿态，那么这在另一方面无疑也表明反对派在法国本土又被认为可以存在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正在加紧同奥尔良派[13]联合起来重新占据议会席位，以使能够施展伎俩使下一场革命化为泡影。

我似乎曾写信告诉过你，布鲁塞尔的《民族报》完蛋了；现在代替它的是曾经同它竞争的《国民报》，这是一家低能的、枯燥无味的比利时报纸。高贵的《人》也完蛋了。取代它的是《流亡者报》，这家报纸存在了不超过两个星期。有时还出现一些法国流亡者写的小册子(如皮阿的《福哉，马利亚》)——它们都像钟式印花裙那样鼓胀、空洞、夸夸其谈，所不同的只是价钱较为便宜，销路更差。

《论坛报》发现，近30年来(到1851年为止)法国富裕的程度比英国增加了很多，因此现在在政治方面也胜过了它。证据是：法国地产的价格(即票面价格)提高了一倍，而英国提高的比例不大；诚然，法国人把房屋价格也包括在土地价格里，而英国人则不然；但是，因为英国人口在上述时期内只增长了33%，所以房屋的数目(《论坛报》把房屋的数目和房屋的价格视为同义语)大概也只增长了这么多。

埃里希在这里达到了目的，他不再需要介绍信了。

你的 卡·马·

你的军事评论①好极了。《奥格斯堡报》上有一篇文章，它把通过康斯坦茨描写得非常困难。② 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像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眼下终于一切都已非常如意，你住进了像样的住宅[117]，事情都已安排停当，现在却发现，一切又都成了问题。这些美国佬简直是些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以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

① 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这篇文章。——编者注

② 指1857年1月1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3号上的文章《博登湖的地方性防御》。——编者注

了,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了。但是,他们搞破裂所用的手段特别怯懦和卑鄙:他们打算迫使你采取主动。[①] 加之,自从克路斯不知什么原因不再写信之后,在整个美国我们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但是,怎么办呢?既然《论坛报》这一次表示决意要破裂,我认为,最好能够和另外的纽约报纸挂钩。不能和《先驱报》或《时报》[②]谈妥吗?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马上就会采取行动,并在一切定下来之前故意让《论坛报》的家伙们坐立不安。鉴于这些家伙的这种无赖手段,你只应当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要管他们。如果你认为间接行动较好,就告诉我;我很乐意以我的名义去交涉,使你的名声不致受到损害。我可以写信说,我有理由认为,你和《论坛报》先生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因此可以搞一个协议等等。总之,你想到要干的,总得干点才行。

我相信《论坛报》的家伙们也会在普特南那里惹是生非。我想马上写信给普特南把问题弄清楚。现在还不知道关于海岸要塞的文章[③]是否需要写。无论如何,保住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重要的。

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债累累,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儿[④]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还可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

---

① 见本卷第112—113页。——编者注

② 指《纽约先驱报》和《纽约时报》。——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89、92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写信向我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我本来就想开始新的生活,近来我太闲散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尽快来信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和近况怎样。

你的　弗·恩·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我对你友好的来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约10天前我给奥姆斯特德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正在等待回信。德纳对弗莱里格拉特泄漏他的秘密生气,我觉得这同《论坛报》的行为有些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同他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有关系。[121]

给《纽约先驱报》写稿是不可能的;应当试一试《纽约时报》。我想私下通过阿伯拉罕·雅科比大夫跟《纽约时报》交涉一下。这个人至少不会声张出去,而且总的说来,他由于温文尔雅,看来很受美国

佬的敬仰。我下星期二将给他写信,同时还将给德纳写信,不过这封信肯定会使他陷入尴尬境地,比他想象的更令他为难。我很希望你能在星期二以前——星期二以后,我可能在接到纽约的回信以前不再给《论坛报》寄通讯——寄来一篇关于波斯的军事文章①。这一次用不着写得很有分量,只要一些一般的战略上的论述就行了。《论坛报》也许以为,它一赶我,我就会乖乖地放弃美国这块阵地。它的"军事的"和"金融的"垄断转移到另一家报纸的前景想必不会使它开心。因此,今天寄给它一点"金融的"东西②。关于波斯战争[122]的介绍性文章,不论写得怎样仓促,都会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提醒《论坛报》,"战争"还在进行,而其他报纸会利用它来大做文章。当然,对俄国人和英国人的胜负可能性(军事上的),只略提一下就够了。

总之,我在打听到能否在纽约别的什么地方发表东西以前将避免公开的决裂。如果这事不成,而《论坛报》又不改变态度,自然还是必须决裂。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场讨厌的斗争中,重要的是赢得时间。我觉得,《论坛报》认为,从美国形势的"巨大转变"开始[123],它可以节省所有的号外(至少,欧洲的号外)。一个人被迫把同这类小报为伍视为幸福,这实在令人作呕。像习艺所[124]的赤贫者一样,把骨头捣碎,磨成粉,熬成汤,这就是一个人在这种企业里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做的政治工作。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头蠢驴,我不仅最近,而且多年来,为了几个钱而提供给这些家伙的东西太多了。

皮佩尔在朴次茅斯和布赖顿之间的某地得到一个教师职位;他

①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编者注

为了这个职位已奔走了好几个月。

鲁普斯的惊险故事是怎么一回事？你完全忘记告诉我了。

你的 卡·马·

又及。我羡慕会翻筋斗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

我在《晨报》上看到《国外消息》有关战略内容的摘要——关于波斯的臭事。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急于告诉你，钱今天收到了。

附上米凯尔的信。我立刻给他回了信。《论坛报》的情形同我预见的一样。又是一行也没有刊登。因此我今天给这些家伙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但是，像我事先计划的那样，没有写我今后在接到他们的回信以前完全停止寄我的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奥姆斯特德的一封答复我的询问的信。可见,那篇文章没有被采用[69]。但是,即使看了这封信之后,我仍然认为他们会很愿意发表《军舰进攻要塞》①。问题是你有没有时间写。在彻底放弃普特南之前也许有必要在它那儿再试一试。这位先生4个月后才把情况告诉我,无论如何都是无耻之尤。因为我肯定要给奥姆斯特德写信,所以请你看看,能否从信中辨认他姓名中的名。

米凯尔的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给《世纪》写稿的,除了卢格和赫斯之外,还有奥本海姆及诸如此类的败类。

弗莱里格拉特请求你不要忘记维尔特的事情。假定犹太人施泰因塔尔强占了维尔特的日记(关于日记的事,高贵的康培已经写信告诉了维尔特的哥哥②),那么这里就有另一种危险,就是说,维尔特的亲属们若是把日记拿到手,就会把它 in usum delphini[125],即以经过

① 后来编辑部不愿意发表,恩格斯遂放弃撰写这篇文章。——编者注
② 卡·维尔特。——编者注

修改和检查的形式出版。如果维尔特的哥哥直接去找你，那很好。如果日记还要出版，你到时可以教训这些庸人一顿。此外，施泰因塔尔非常卑鄙，他对老太太①只是干巴巴地写了几句关于维尔特去世的话，没有详情，没有序也没有跋。这个笑里藏刀的奸商。

我重读了你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12](还没有读完)，一来是为了自己得到教益，二来是为了标出你在用德文修改时还必须找材料的地方，这些材料除了伦敦博物馆之外，在英国很难找到。同时，我发现那个陌生的笔迹(目前我不揣冒昧地说它是波兰叛徒古罗夫斯基的笔迹)，在我的被退回的文章《多瑙河两公国》[2]上也用同样的笔迹写着："Tout ces chiffrés sont éxagérés"②等等(好漂亮的法文!)，而且在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的页边也有同一笔迹写的批语，即：

在第一篇的末尾写着：Ꝗ *C'est ni bon*③(Ꝗ(德文的C?)应当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好漂亮的法文句子！C'est ni bon.句点)。

在第九篇的上边写着："*Changèz l'introduction*"④，并写上"*Southern Slavi*"⑤作为标题。

接着，对"按照这个逻辑……可以推论，印度人是最年轻的民族……"这句话写的批语是："这个结论是不合逻辑的"。

在关于塞尔维亚民族的统计表上写的批语是："german(而不是

---

① 维尔特的母亲威·维尔特。——编者注

②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夸大"。(在这里和后面，亚·古罗夫斯基的批语都有拼写错误。)——编者注

③ 造句上有错误。这个句子的意思似乎应当是："这是不好的"。——编者注

④ "请把引言修改一下"。——编者注

⑤ "南方斯拉夫人"。——编者注

German) influences destroyed them in other branches under Austrian dominion"①(好漂亮的英文!)。接着,对你所谴责的蒙特内格罗人的强盗行径写的批语是:"this(而不是'tis)not true"②。

然后对"克罗地亚……数百年来已并入匈牙利"一处的批语是:"但是匈牙利是这些不同的国家的混合体。"

关于波斯尼亚穆斯林一处——"他们无疑将被消灭"——完全以俄国的方式篡改了,即把它下面的这句话划掉了:"但是,这只是阻碍建立南方斯拉夫帝国的内在困难……"

很明显,所有这些批语的精神都是俄国的。同样,任何一个法国人写法文都不会这样标重音符号和犯这样的错误;同样,美国佬不至于说"Southern Slavi",况且也不会这样写。因此,我觉得这些批语的来源是没有疑问的。奥姆斯特德的旅伴(美国佬)当着我、弗莱里格拉特和奥姆斯特德的面肯定地说,古罗夫斯基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的使馆领取津贴;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论坛报》方面的整个危机是完全可以解释的。③ 此外,从批语和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起初(大约到第9篇为止)还计划把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修改一下发表,只是当这个家伙看出文章的锋芒之后,才完全放弃了这种打算。因此德纳也就迟迟才作出决定。

在我目前处于自身危机的时候,了解些危机的情况对我自然很有教益,所以请你写几行,告诉我工业区的情况。根据伦敦报纸的报道,情况很不妙。

---

① "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其他区域,日耳曼人的势力已使他们销声匿迹"。——编者注

② "这不符合事实"。——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99页。——编者注

从1849年开始出版的图克的《价格史》，最后两卷问世了。这个老先生在反对通货学派[126]及皮尔法[127]的不懈的斗争中，过多地探讨有关流通的无稽之谈。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在目前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2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① 最近3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好几封信，却未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信都寄到了。请把附在前封信里的奥姆斯特德的信寄还给我，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须回信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哥·奥·毕尔格尔《莱诺勒》第14节。——编者注

49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①]

伦　敦

[片断]

1857年2月26日以前
于曼彻斯特

在文学方面,维尔特的作品中目前只有一个幽默的商业故事(1845—1847年布鲁塞尔—布拉德福德时期的残稿[128])送到了这里,不过施泰因塔尔还在期待一箱文稿。我非常乐于尽一切努力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必须让维尔特的哥哥[②]给我写一封信,让我能有一个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东西。这大概并不难办到,施泰因塔尔愿意尽力协助。不过,在细节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分歧。

维尔特最后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对我说过,日记里只有一些乏味的笔记。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授权我领取这些东西,我一定设法把它们全部拿到手。

---

①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的片断摘自斐·弗莱里格拉特1857年2月26日给卡·维尔特的信。——编者注

② 卡·维尔特。——编者注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真的，好像上帝和整个世界串通起来不让我给你写信似的。当我刚觉得稍微摆脱了事务上的忙乱，又突然遇到一大堆料想不到的事情，被形形色色的家伙缠住，收到上百件必须替我的老头儿[①]答复的业务问题，不得不去实现哥特弗里德[②]先生的一些新的古怪想法。为了把我彻底拖住，弗莱里格拉特还打发一些从事有价证券投机的普鲁士前尉官来麻烦我，他们整天找人借钱（弗莱里格拉特自己也认为必须提醒我防备这一着）并在走后把当票寄给我，要我拿自己的钱去把他们的表赎回来！我决不会为这个被打发到我这里的死乞白赖的家伙[③]而感激弗莱里格拉特；而且我今天已经写信把我和这个无赖的趣事告诉了他，让他自己领教一下。

上星期五，恩斯特·德朗克先生从格拉斯哥十分突然地来到商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哥·欧门。——编者注

③ 胡·冯·泽耳姆尼茨。——编者注

行。他来这里办事，只停留了几个小时。我见到他时，查理①几乎一直在场，因此不便同他争论或粗暴相待。况且，他来得很突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他的种种不光彩的行径。我待他是冷淡的，就像对待一个不太熟的普通办事员一样，只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他也避而不谈任何有关党的问题。午后他就走了；打算5月间再来，那时我大概已在伦敦。我希望他一辈子做商人，他也完全像个商人，而且无忧无虑的生活显然很合他的胃口。

上星期五(或星期四?)我给你寄的5英镑银行券，你一定收到了吧?

托利党[20]的先生们、自由贸易派[129]和皮尔派[130]对帕姆最大的帮助，莫过于在这个问题上使他处于少数地位。[131]这个家伙真走运，他的对手们真愚蠢！现在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但是既然名册上有4 000个新选民，全是小店主、职员和监工，即他们大多数是拥护布莱特的，所以不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据说，这里将推举鲍勃·娄和约翰·波特尔爵士(天生的市参议员，从前是大色鬼)。不会有什么结果。关于鲍勃·娄以前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冒险活动，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一些细节；这些事情现在在这里很有用。[132]

梅洛斯拉夫斯基关于波兰的厚书②要多少钱？的确该买一本这样的参考书，构成这本书的基础的列列韦尔的著作③要多少钱？你

---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③ 约·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年巴黎—里尔版第1—2卷。——编者注

是否能打听一下?

顺便提一下,我将再给你寄去一些《卫报》,上面有非常有趣的东西。上次寄去的6份(分两札),你一定收到了吧?莫尔尼已经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危险;这个家伙在俄国进行的收购活动必定会把波拿巴气得要死。拿破仑造船厂、小贝里耶和福克斯—亨德森公司的事件也妙得很,你想必已经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吧?[133]

我很想知道同《论坛报》的事情后来是怎样发展的,以及你给奥姆斯特德的信是怎样写的。大概不久我又可以开始写点东西了;我要看看能否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从整个这次诡计中一定可以找到一点军事上有趣的东西。[134]不过,我目前还必须每天在商行里忙到晚上8点钟,在晚餐等等结束之后,不到10点钟无法开始工作;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早晨最迟10点钟必须到商行,因此,最迟夜里1点钟必须上床睡觉;真伤脑筋!干得正起劲时,却不得不去睡觉;这样根本不行。但是,等着瞧吧。今年夏天我们将另作安排,否则生意就会乱作一团。我打算这样安排:早10点到下午5点或6点上班,然后就离开,让生意见鬼去吧。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希望你们都健康。

完全属于你的　弗·恩·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3月1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一定要原谅我没有早些告诉你5英镑和来信已经收到。我妻子的身体很不好，家中一切事情都乱作一团，弄得我头昏脑胀无法动笔。

《卫报》今天已收到。《纽约论坛报》仍然没有回信。我给奥姆斯特德的信，除了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将文章交给哈珀发表便将它退回之外，自然不可能写任何事情。

蒲鲁东的新的经济学著作①已经出了7版，我还没有看到。

我不明白，米凯尔怎么能以为我会给《世纪》撰稿，这家小周报的撰稿人是卢格、路·西蒙、梅因、伯·奥本海姆、莫·赫斯等人。我一期也没有看过，但是我有"第二年度"第一期的封面，上面印有如下目录：《战争以后，决胜以前。四》阿尔诺德·卢格著。《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来信》(即路·西蒙、科拉切克、梅因的来信)。《当代的精神：新年祝词》阿尔诺德·卢格著。《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五》莫·赫斯著。《宗教教育和人道教育》。《札记》。

① 皮·约·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年巴黎版。——编者注

埃德加·鲍威尔出了一本书:《英国的印象》①。一定很妙。

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②和列列韦尔的书(后者的第一卷真正是给儿童读的历史③)的价格,我会打听的。

现在我手头没有关于卑鄙之徒鲍勃·娄的材料。也许这个星期还可以搜集到一些。这是个适合十二月十日会[135]的家伙。

帕姆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每天都有新的内幕被曝光。起初是同奥地利的"秘密条约"[136]。现在是他向波拿巴表示愿意出力镇压那不勒斯的任何革命。然而波拿巴对此有一点保留,即"缪拉特的"复辟不应属于"革命"的范畴。由于这个"分歧",远征那不勒斯没有搞成。[137]帕姆昨天在下院以非常"暧昧的态度"否认了这件事。但是,大概这个星期还会出现别的揭穿他的谎言的文件。

俄国人这一次行事不完全像往常那样慎重。一贯标榜自己极端仇恨帕姆的《北方报》,自从内阁危机[131]以来成了大陆上第一个把帕姆当做真正的英国大臣[138]而为之辩护的报纸。连《新普鲁士报》也说这是"无原则的联盟"。

波斯事件[122],正如我所预料的,落得一场空:除了一些纯粹名义上的让步之外,英国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在主要问题上向波斯宫廷作出妥协。可是,俄国却得到了割让给它的一小块地方,莱亚德前天把这事透露给了伦敦小市民[139],使之惊讶不已。当然,他没有勇气把这两件事的真正因果联系讲出来。他一再保证说(迪斯累里在下院早已经

---

① 指埃·鲍威尔的《英国的自由》一书,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②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编者注

③ 约·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年巴黎—里尔版,第1卷第1部《叔父讲给侄儿们听的波兰史》。——编者注

这样说过，而帕姆当时一句也没有辩驳)，在对俄战争时期，帕姆禁止波斯人按照他们的愿望采取攻势，当时他们本以为能够收复被抢走的几个省。在波兰革命(1830年)时期，他也向他们提出过同样的警告。

要正确评价波斯和中国的动乱，必须把它们同帕姆在这两个地区的头一次行动加以比较，因为它们两者都只是重复而已。[140]在他掌权期间，第一次对华战争①即使再打100年，除了使俄国扩大陆上茶叶贸易并增强俄国在北京的影响[141]外，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只有到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内阁时期，埃伦伯勒才使这次战争发生"英国式的"转变。

应当希望——而且也有可能的是——，这一次将选出这样一个议会，它除了消极地服从帕姆之外，不会承担任何义务。联合内阁(如阿伯丁的内阁)[142]所代表的旧党派的解体，与其说使资产阶级感到不安，不如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想法：现在他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而帕姆独裁所代表的党派的解体，不仅会在国外招致令人称快的失败和困境，而且会在国内引起极其强劲的宣传鼓动，也许可能导致革命。这个曾经参与过曼彻斯特"小型屠杀"和帮助制定过六项"禁口令"[143]的老家伙，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换一个说法，帕姆独裁对联合内阁的关系，就正如最近一届法国议会中的联合保皇派的统治对波拿巴的统治的关系[144]。英国的事态终将发展到尖锐的地步。

关于班迪亚。这个班迪亚从1855年起便是塞弗尔帕沙的助手。他娶了切尔克西亚的一个长官的女儿(这必定使他在佩斯的合法妻子和在巴黎的非法妻子皆大欢喜)，现在则自己当了切尔克西亚的长官。他通过他同伦敦的关系招募了300名波兰人并把他们连同军事

①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装备等等一起送到黑海，据报纸的消息，他们在黑海上躲过俄国的巡洋舰，顺利抵达塞弗尔帕沙那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个家伙看到自己在西方大势已去，便开始在东方扮演新的角色。是再次充当民主主义的奸细还是出于善意，那是另一回事。

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情况极坏。

祝好(并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 年 3 月 20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早就想到，你一定又非常困难。凡是我这方面能做的，我一定做到。只要有一点可能，下星期再寄给你一张 5 英镑银行券，如果弄不到，便寄去邮局汇票。不过，倘若邮汇，你要告诉我汇到哪个邮局。这个月我不得不偿付一大笔债款，人们直接跑到商行来讨债，我除了付钱，没有别的办法。不然，5 英镑银行券马上就能寄出。还算幸运的是，发生了这次议会事件，加之又有中国事件[131]；此刻《论坛报》又需要帮助，所以它将不得不妥协。

我曾设法向这里《卫报》的一个人打听，能不能同这里的杂志和评论挂钩。但是，这个家伙似乎也在找地方发表自己的东西，因此从

他那里不可能打听出很多东西。不过，我还要试一试。因为他知道我对帕麦斯顿的看法并且说这些看法是荒谬的，所以他在政治方面决不会推荐我们。尽管这样，我对这个家伙还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还没有从他那里打听出他在哪一方面有用。

我同意你对帕麦斯顿在新议会方面的打算和成功可能性的看法，①帕姆的波拿巴式的专制加上某种立法团[120]。我们要看一看它将导致什么结果。

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报道，班迪亚甚至被切尔克斯人(什么样的切尔克斯人？没有说)任命为"总司令"，而故意把他这个外国人推选出来担任这个所谓职务，是为了使任何一个本国的长官都无法抱怨受到了亏待。塞弗尔帕沙(这是一个与科斯莱尔斯基不一样的人)情况怎么样了，无从了解。我认为整个这件事是俄国人的巧妙安排；那300名波兰斯巴达人大概不久就会毫无音信[145]。

《北方报》肯定又倒戈了：《卫报》的布鲁塞尔通讯员援引了一些猛烈抨击帕麦斯顿的言论。你是否能给我提供一些最精彩的引文？我这里根本看不到这类东西，而在一切辩论中，我手头都应当有出处确切的引文。

最近我把旧报纸整理了一下，发现丢失了一大包英文报纸，还有《卫报》、《自由新闻》等报刊的剪报材料。幸亏没有涉及我们党的文献的东西；这些文献都保藏得很好。而一切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塔克尔评论集[146]，你寄给我的你的文章的剪页(其中也有一些放在鲁普斯等人处)，除了少数例外，都丢失了。我需要这些东西，我找它们正是为了重温一下细节。你那里是否还有一些副本可以寄给我？是

① 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否还有你在伦敦乌尔卡尔特派报纸上发表的文章[22]的全份？这个报纸在伦敦也许容易弄到。现在恰好我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东西。

鲍勃·娄在这里希望不大。一部分庸人反对布莱特；但是我想他这一次还能通过。娄只要一出现，就会出丑。如果他能当选，那就太妙了。[132]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你夫人的情况怎样，望马上再来信告知。

你的 弗·恩·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3月2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些反帕麦斯顿的材料，即：(1)《英国的背叛》[147]，两份（注意：就是那个在这里翻印《安斯蒂的演说》摘要的肯宁安姆，如今在布莱顿成了一个极端的帕麦斯顿派候选人）。(2)塔克尔评论集[146]，8本。(3)《安斯蒂的演说》①。(4)《帕麦斯顿首相》。(5)《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②（威尔克斯先生除了关于匈牙利的事件是从乌尔卡尔特

① 托·奇·安斯蒂《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华·威尔克斯《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那里抄袭的，其余部分他自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从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63]中抄袭的)。(1)和(2)两项，你不必保存，但是，(3)、(4)和(5)也许应当保存。如果能找到几本其他的小册子，明天我将寄来。至于《北方报》，应当说明一下，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甚至被《邮报》转载过(在3月4—9日之间的一号上)。当然，《北方报》后来改变了论调。①

现在谈谈私事。首先，《论坛报》来了一封信，我写完回信便把它寄给你。我威胁说要给别的报纸写稿还是起了作用，至少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语调非常友好，但表明我正确地理解了这些先生们。提出的办法是这样：他们每周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不论他们发表与否；第二篇文章要碰运气，如果他们发表，才能开《论坛报》名下的期票。可见，他们实际上把我的稿酬减了一半。[148]我还是同意，而且不能不同意。况且，如果英国的局势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下去，那么不久我又会达到过去那样的收入。

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我暂时还不得不压榨你，因为我的一身债务使我把所有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我只有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才能弥补收入上的亏损。此外，还有一件事不能对你隐瞒：我妻子怀孕了。然而，我的上一封信，除了向你解释我很久没有写信的原因之外，决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你知道，就连最镇定的人——而这一切困难并没有使我失去镇定——有时也要失去耐心，尤其免不了向朋友发泄。

我很希望你寄给我几行"幽默的"东西，比如说，50行或100行，谈谈英国人在波斯和广州近郊是怎样显示奥兰多②式的勇敢的。[149]

---

① 参看本卷第129、132页。——编者注

② 洛·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又译《疯狂的奥兰多》。——编者注

你会看到，布什尔远征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琼斯上尉的谍报工作，他是一个借虚假身份被派往布什尔的政治特派员。明天或许能给你多写一些，因为今天我打算去给你寄小册子。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意。先政变后选举或者先选举后政变，这毕竟是有区别的。[150] 帕麦斯顿，至少他的报纸，无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过头了。例如，你可以看看在没顶的泥塘中挣扎的《晨报》。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反应。

54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57年3月25日［于伦敦］

阁下：

附上论外交关系[22]的第五章。望将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的稿酬寄来[77]，不胜感激。如果时间允许，您可以在星期五以外的任何一天来访，我将非常感谢。我要告诉您一些①极其重要的消息。

① 原稿上这里删掉了"关于切尔克西亚的"几个字，参看本卷第140页。——编者注

由于马克思夫人患病，我不能前往安普顿街拜访您。

忠实于您的

致多·科勒特先生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3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想必你已收到5英镑银行券K/S 84562。你不必为"压榨"我而烦恼；如果你不告诉我索维林①的武装干涉的必要性，我倒是要见怪的。我要看看4月份的收支状况怎样，我想下半月无论如何总可以设法分出一些。

《论坛报》的提议十分狡猾，既然这些家伙几乎肯定每周只刊登一篇文章，那么我也只会在遇到像目前的选举等这样的大事时才每周寄两篇去。时局的发展对你毕竟是有利的，大概美国佬先生们到夏天和秋天就不必抱怨欧洲政治的沉闷，而那时他们那里的事件会慢慢平息。

我几乎根本没有关注在波斯和中国的军事冒险[149]，而且详细的报道也很少。关于琼斯上尉，我一无所知。现在要收集这些材料，是

① 索维林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等值。——编者注

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接到最近在波斯进行的大规模骑兵攻击的详细消息,我要看看是否能写点什么。

小册子收到了。① 要是能得到你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旧文章[63]就好了,因为那里面的材料最多。华盛顿·威尔克斯②和《帕麦斯顿首相》只有一般的材料,而奇泽姆·安斯蒂的演说,尽管很重要——特别是由于与《公文集》有关的一些个人史料,同时有些地方从内容上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极其缺乏条理性[151]。唯一令人信服的是你的两篇塔克尔评论,特别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146]如果你能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那更好。我已经采取措施,使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得更好。

8 000个庸人投了曼彻斯特头号大胖子(波特尔)的票,理由是:他根本没有头脑,但是有一个大屁股。他们现在已经为自己的胜利感到羞愧。尽管如此,选举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曼彻斯特"派[129]开始审视6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我想,我们眼下不会经常听到和平派[152]的饶舌,不过,布莱特(如果他再次积蓄了力量)和其他几个人必定会主张扩大选举改革,也许琼斯不久就会接到这些资产者提出的某些建议。帕姆最称心的事无疑是他战胜了布莱特、吉布森、科布顿、迈奥尔、福克斯(奥尔德姆);我甚至认为,这个家伙将得到60—100人的有效多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将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彻头彻尾的帕麦斯顿。

我在《晨邮报》上找到《北方报》的一段话,但是它只是吹捧他的天才。他被捧为真正英国大臣[138]那几段,我没有找到。

这里的帕麦斯顿分子和资产者曾向鲍勃·娄表示,如果他在这

① 见本卷第133页。——编者注

② 华·威尔克斯《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里遭到失败,可以给他2 000英镑以支付他在另一处偏僻地方的竞选费用。这头蠢驴拒绝了,他以为在基德明斯特一定能通得过,但是在那里落选了。而在曼彻斯特他永远无法再露面,他的行为简直像个无赖:他先让庸人们为了他而败坏自己的名声,然后把他们抛在一边,同时给《泰晤士报》写了一篇文章,声称曼彻斯特如果不选布莱特,那就是耻辱!!

庸人们这一次严重地分化了。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和庸人的相当大多数反对布莱特和吉布森。贵格会[153]会士和天主教徒一致投布莱特的票,希腊人也同样;入了籍的德国人则反对他。一个反布莱特的醉汉叫喊道:"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这大概就是这里的选举的全部意义:一切改革问题和一切阶级事件都见鬼去吧;我们庸人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够了;反贵族等等的叫嚣是无聊的,它们不会带来任何显著的结果;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自由贸易和我们想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中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有了;我们过得挺好的,特别是在帕姆减少了战时所得税以后;因此,让我们大家走上人人平等的道路吧,我们将要做真正英国大臣帕姆领导下的英国人、约翰牛。这反映了目前大多数庸人的情绪。

在这里,整个这一事件的讽刺意义就在于反谷物法同盟[154]被埋葬。斯密斯·鲁宾逊(名誉书记)和乔治·威尔逊"这个受人敬重的久居其位者"被赶出纽奥尔大厦[155],而伟大的自由党在寻求新的组织。乔治·威尔逊正在失去他的所谓职位和地位,而他曾经依靠它们当上了年俸1 000英镑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主席,这个所谓职位也快保不住了;于是,威尔逊可以像保护关税时期那样再去生产淀粉。但是,这个曼彻斯特庸人——即使是布莱特派的——松了口气:这个旧梦魇——同盟终于消失了![132]

顺便提一下，我觉得，奇·安斯蒂的小册子[147]只收入了一小部分帕姆的答复——辩论曾进行了4天——，能否弄到其余部分？能否寄给我一份新乌尔卡尔特派小报(《自由新闻》或者叫别的什么名称[98])？上面有你的什么文章？

注意。如果有其他有关帕姆之事的有用的材料，请将它们的名称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在这里找到。

衷心地预祝你的添丁之喜。小姑娘们在干什么？她们想必已经长高了；我十分高兴的是将在圣灵降临节看到她们。向她们和你夫人致以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3月3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5英镑收到了。

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寄给我。我现在对布莱特派的声明感兴趣。正是它的失败才赋予选举以历史意义。只有现在，当帕麦斯顿在议会里拥有决定性的多数，而在议会外——反谷物法同盟[154]成立以来第一次——又出现严重的反内阁宣传鼓动时，

他的处境才变得危险。《泰晤士报》说它看见正在聚集的乌云,以此来暗示英国正陷入严重的危机。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么约翰牛再也不能像1848年那样固守这种傲慢的中立立场了。帕姆的胜利是1848年6月开始的种种事件[156]的最高峰。曼彻斯特的消息,经帕姆书面和口头的无耻解释①,在较有文化素养的伦敦公众中引起了震惊。这里的人一致认为:曼彻斯特丢了脸,而且丢尽了脸。如果《笨拙》没有被帕姆收买的话(它的主编泰勒被安置在卫生部,薪俸1 000英镑),波特尔、特纳和加尼特无论如何下星期三一定会出现在《笨拙》上面。请来信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些家伙和他们的行止的详情。

德朗克先生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他"要同他的犹太人②决裂并作为独立经理人开业"。

关于班迪亚,即关于他同君士坦丁堡和切尔克西亚的关系,我曾寄给乌尔卡尔特一篇短评③。

附上从《雷诺新闻》剪下的关于《晨报》编辑格兰特先生的剪报。句句真实。

另附上德纳的信。请寄还给我。他在列举已刊登的文章时只提到最近的几篇,而且其中个别文章是在寄到纽约五六个星期后,他看到形势有了变化才发表的。[116]他提出的付稿酬的办法充分证明,我没有看错这位先生的意图。他对文章篇幅的意见很合我的心意。我可以写得更少了。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现在竟然一连数月拨出两

① 马克思指亨·帕麦斯顿《对蒂弗顿选民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8、30日《泰晤士报》。——编者注

② 莱·博克。——编者注

③ 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三栏刊登最为无聊的伦敦流言。

普鲁士也发生一场小小的议会危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157]这句名言看来在那里又被证实了。

瑞士人大概将会同意驱逐所有的流亡者。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是否注意到上周被揭发的澳大利亚农业公司、伦敦银行、东方银行和北欧轮船公司(佩托先生是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的骗局!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4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波特尔是个特别高、特别胖的家伙，大约46岁，红发红脸；当过三次曼彻斯特市长，很爱逗趣，没有头脑，但是肚子和屁股很大；曾为了欢迎女王驾到而在此地市政厅规定穿长袍，因此被封为骑士[158]；终生是个大色鬼(至今还是光棍)，尤其跟鼎鼎大名的切斯特小姐(又叫波利·伊文思)关系亲密，他曾两次为她的香巢购置家具，并且据说，当她因堕胎被利物浦陪审法庭传讯并被宣布无罪时，他曾拿出50

英镑为她付了诉讼费。这个人很受乡绅们的喜爱,他之所以有名望完全是因为他的父亲托马斯·波特尔爵士当年曾是此地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并把米尔纳·吉布森介绍到此地来。他本人在妓女、马车夫、小酒店主、无赖少年当中,总之,在下流小市民当中受到普遍欢迎。当他担任市长时,警察不过问妓女。他的观点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

詹·阿·特纳是个体面的庸人。他还经常回想起他曾一度破产,而他作为贸易协会(更自由主义的商会的竞争者)主席给他的小集团或多或少带来些好处。在一些商业的细节问题上,他在下院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是(温和的)托利党人[20],很富有。他的大儿子杰克·特纳通常被叫做胖小子,是个大酒鬼和打弹子的好手。他的二儿子是个冒冒失失的捣蛋鬼,喜欢猎狐并且自认为精通骑术,相貌令人讨厌,蓄着红色小胡子。他娶了芭蕾舞女演员安妮·潘恩,令全家人大吃一惊。[132]

你的　弗·恩·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9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回信这样迟,请原谅。我妻子的病最近两个星期比前几个月还

要厉害，家中非常不安。请把德纳的信寄还给我。

我将通过包裹邮递公司寄给你一小瓶眼药。科尔奈利乌斯在巴黎害过眼病，他从那里给我带来这样一瓶药。我自己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眼睛发炎好几个星期。这种药水几天就把我的眼病治好了，对你的眼病也会有效。你只要在睡觉前后往病眼上滴上几滴就行了。

康拉德·施拉姆因肺病在费城去世。据说纽约的《新时代》在报道他的死讯的同时还登了一篇类似悼词的文章，不过我还没有看到。[159]

交易所行情好转的表象又在消失。利率又在提高，动产信用公司[53]的股票和法国的公债又在下跌，而股份公司在伦敦和巴黎的商业骗局频频遭到曝光。令人称快的是，在巴黎连政府也被直接牵连进去了。想必你已看到贝列拉和费兰之间的丑事？若不是我认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会记录这一切，早就把这个消息抄给你了。我现在有时看看帝国唯一真正的报纸巴黎《费加罗报》，它把表面的一套虚礼都丢开了。

我不记得是否提醒过你注意反对帕姆的两个新证据。第一，赫伯特在南威尔特郡向他的选民们说：他曾下令炮击敖德萨[160]，但是在他辞职后，帕姆亲自发布了保全该城的命令。第二，罗素向西蒂区选民们说：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份关于在维也纳会议上如何行事的亲笔训令，克拉伦登不准他公布该训令，而由于执行这个训令，小约翰①彻底垮台了。[161]这真是典型的老帕姆：他经常在自己的报纸上抓住赫伯特在敖德萨的背叛(帕姆的供下层民众阅读的报纸——《晨

① 约·罗素。——编者注

报》首先指出赫伯特和沃龙佐夫是亲戚)和罗素在维也纳的背叛大做文章①。

我将再给你找一些反帕麦斯顿的材料。帕姆反对安斯蒂的演说(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如果皮佩尔没有拿走的话,一定在我这里。篇幅比较大的著作有帕里什的《希腊外交史》和乌尔卡尔特的《中亚细亚的谈判》。还可以看看蒂尔施和毛伦布雷谢尔②关于前一个题目的叙述,他们的著作是在1836年(?)出版的(很久以前我就有他们的著作了)。③ 在所有的蓝皮书[41]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第二次叙利亚—土耳其战争的那一部④。

我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只有5章[22]。李卜克内西等人已把它们顺手拿走了。但是我可以给你找到。我最后一章完全采用了你关于彼得一世的文章[12]中的一篇。现在我只写完了引言。但是,这些家伙先是拖了好几个月,后来他们开始发表得较快一些。现在,第一次支付稿酬的日期已经到了,我催他们也白费力气。[77]如果他们对支付问题还像以往一样无动于衷,那就只好跟他们一刀两断。他们曾跟我签过一个新合同。[98]但是,如果他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都不遵守

① 有关事实马克思在《选举的结果》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即格·路·毛勒。——编者注

③ 弗·蒂尔施《希腊现状及其复兴之道》1833年莱比锡版;格·路·毛勒《直到1834年7月31日希腊民族解放战争前后的希腊民族的国家关系、宗教关系和私法关系》1835年海德堡版。——编者注

④ 指蓝皮书《1839—1841年有关东方事件和土埃之间冲突的信函》(共四部)。——编者注

这个合同,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处。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斯。请你告诉他,我在格林那里找到对科隆香水制造商 Farina[法里纳]这个名字来源的科学解释,即来源于梵文 vāri[水],所有格为 vārinas。[①]

5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②]

伦 敦

[1857年4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随信附上一篇文章[③]和4号《卫报》。我现在终于在一张新的伦

① 见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664页。——编者注

② 这封信是对1857年4月12日前后燕妮·马克思来信(见本卷第684—685页)的回复。——编者注

③ 恩格斯《俄国军队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敦地图上找到了你们的格拉弗顿坊[①]。你们真的完全在乡村,在汉普斯特德小山脚下,如果地图上的标高准确的话,是在一个景色迷人的地方。不过,如果这个地方只是让人身体不适、牙痛、面部浮肿、消化不良,那么乡村的空气和风景如画的环境就相当不中用了。无论如何,我希望您和摩尔在此期间健康都大有好转。

鲁普斯认为,摩尔关于 Farina 的词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梵文 vārinas 毋宁说是瓦里纳斯烟草的词根。这个答复应该不会让摩尔感到意外,因此不必对他隐瞒。老鲁普斯[②]又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别吃惊,不是结婚。相反,是离婚,就是说,他离开了相处三年的女房东,迁到离我更近的地方。这位老先生目前在一伙德国店员中极受欢迎,这些人时常上查茨沃思来,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就成为他们的极有威望的主席。他们没有鲁普斯就再也无法生活,简直与同一个酒馆中的英国庸人一样。

这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胖子波特尔,等着看他在议会中如何附和那个演说[③];这将是很妙的。

再次祝你早日恢复健康。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城外的空气对她们一定有好处。她们一定都长高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

① 参看本卷第84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英国女王在1857年2月3日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马上来信告诉我，我应当怎样答复附上的德纳的信[162]。回信必须随星期五的邮班发出。

遵从基督教的戒律："如果你的牙使你难受，就将它拔掉"①，我终于得到了安宁；同时我发现，这颗该死的牙是几个月来折磨我的其他种种病痛的根本原因。你正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住所。埃德加先生的书不叫《英国的印象》，而叫《英国的自由》。听说，这本书的$\frac{1}{4}$是谈摩门教的。[163]整本书自以为提供了民族性格的人相学，或者，你也可以管它叫民族性格的生理学。该书我根本没有读过。过几天再写信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这里套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29节中的话："如果你的右眼使你难受，就剜出来丢掉"。——编者注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4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百科全书的事情[162]，对我来说，正是时候，对你来说，大概也是如此。终于有了弥补亏空的希望，而我也有了晚间有规律地工作的希望。安闲使我消沉：自从不必再给《论坛报》写稿以后[148]，我消磨了太多时间，而在这里有的是消磨时间的机会。至于军事题目，德纳应当马上答复下列问题：

(1)全书大约将出版多少卷，他打算在第一卷或第一卷和第二卷里收录哪些字母的条目。

(2)军事条目是否主要限于解释专业术语(如炮兵、野营、纵队)，并对军事科学各科目做些历史说明和简介，例如《炮兵》一条是否可以包括如下内容：1. 定义，2. 历史和现状，3. 现代炮兵学各科目(射击，炮手，系驾，野战中和围攻要塞时的用法等等)的梗概。

(3)或者《百科全书》中还应当有军事历史条目，例如在《奥斯特利茨》[55]、《阿尔贝拉》[164]等标题下对会战本身进行简要叙述，在《亚历山大》、《凯撒》、《卡诺》等等标题下写一些军事传记，并附带说明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其次,请马上写信给施特芬,让他告诉我们一本尽可能详尽而又简明的军事科学辞典的名称或作者。这本辞典最好是条目最多而又最简短,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马上了解我应当写哪些条目,并且手头能有一本最完善的字母索引。只要弄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开始写 A 和 B 两个字母的条目,也许可以更早一些动手,因为我仅仅根据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就能拟定许多条目,而有些条目,没有它也可以拟定。

稿酬即使每一大页给两美元,也很合算;许多条目只要抄一抄或翻译一下就行了,较大的条目也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我马上就翻阅几本英文百科全书,看看有哪些军事条目,然后再重点翻阅一下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它毕竟是一部较好、较完善的基础参考书,看来,德纳也把它看做范本。

如果能弄到一些语文学的条目,例如,德意志方言、中世纪高地德语文学、古代高地德语文学等等(以及罗曼语方言,特别是普罗旺斯方言),那也不错。斯拉夫语言可能已经由雅科布女士或古罗夫斯基先生承担了,前者比我更精通斯拉夫语言。

你承担哪些条目呢?德国哲学是无论如何要承担的吧?现代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的传记?某些金融问题?宪章运动[10]?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拿破仑法典[165]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确,不带任何党派倾向[162]地写这些题目,要比写勇敢的军事家难一些。说到后者,人们无疑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的。

能弄到多少条目,就承担多少,然后逐渐组织一个工作室。皮佩尔先生也可以出些力,传记部分他完全能够胜任,并且同时给他那天才的脑袋装进一些有益的、实实在在的信息。或许,鲁普斯也会愿意写点古代古典方面的东西,再考虑考虑吧!

虽然这工作不会很有趣(至少大部分是这样),但是这件事仍然使我感到无限快慰,因为这对你将是巨大的帮助。老实说,我这一次对《论坛报》的事情将如何结局非常不安,特别是当德纳试图减去你一半收入的时候。现在情况又会好起来,即使不能马上拿到稿酬,但是这毕竟是一件相当牢靠的差事,并且始终可以安安稳稳地预先写好几个字母的条目,钱到时候就来了。

关于《普特南》,你从奥姆斯特德那里听到什么消息吗?我很想弄回关于巴贊库尔的文章[69];在这里,通过阿克顿的帮助,我也许可以用它写点东西。此外,我也许还会利用《普特南》写些其他东西:军事技术的进步、大炮的改进、小型武器、军舰进攻要塞等等,这一切我都能写,但是那些家伙也必须答应一定发表它们。德纳一定会把一切办妥,使你不致单单依靠《论坛报》;此外,你应当等《普特南》编辑自己来信;这会更好些。

还要让德纳说明,条目的篇幅大体上应当比例如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的条目长还是短;整个百科全书的篇幅估计比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大还是小。这样才知道怎么办。同时还要让他说明,什么时候付稿酬,全部工作预计在什么时候完成。要知道这一切才好。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会向他提议由我们单独完成整个百科全书,我们能够胜任。无论如何,凡是你能弄到的条目,都要承担下来:如果每一卷我们弄到100—200页,这并不算太多;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

就写到这里,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并请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你的 弗·恩格斯

十分感谢你寄来眼药。我还有些为眼病所苦,但是,我想这是由于近来波尔图酒比往常喝得多的缘故,得戒掉啦!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明天我立即写信给德纳。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对我来说正是时候。这也使我妻子感到宽慰,这在她目前的状况下,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就给施特芬写信(这家伙没有通知我就搬家了,不过仍住在布赖顿)。皮佩尔——你会记得我曾在以前的一封信里[①]提到过——从圣诞节起在博格诺当了教师,当然,我会听任他留在那里。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庸俗、懒惰、无用,而且越来越会花钱。他现在在牧师[②]那儿工作,在牧师的管教下,他是会改正的。而且这个家伙离开我的时候,我妻子正在病中,他自以为我不能缺少他,表现出如果我以较优厚的条件非劝他留下不可,他是不会反对的。我根本没有那样做,相反,只是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位表示

① 见本卷第118页。——编者注

② 博格诺的牧师里士满。——编者注

满意。事实表明,他的"必不可少"仅仅是他个人的幻觉。我妻子做秘书工作,省去了这位高贵青年的一切烦扰。给小姑娘们授课他根本不行。因此,这次变动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这个家伙重新变得有用——我确信这一点——,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我根本不需要他。

因此,根本谈不上在伦敦这里建立一个工作室。这里没有合适的人。可能——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德纳已直接向弗莱里格拉特约稿。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对自己的职位又不满意了,然而,他在那里能舒舒服服地拿300英镑,而且几乎不做什么事。使他烦恼的,一方面是股东们向他发泄不满的那种牢骚和怨言,另一方面自然是他的地位不明,这使得许多责任都堆在他身上,给他的却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自主。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解释他的感受的。而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后面隐藏着他对一切责任的厌恶。像在胡特公司工作时一样,有个职员的位置,又用不着去干这项工作,这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他的理想。其次,他的诗人的荣誉与汇率之间的冲突也使他苦恼。从他偶尔的流露中我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动产信用公司[53]的人暗中都惶惶不安。一个伦敦交易所的老手肯定地对他说,在他40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经历过像现在这样的慢性危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空闲,但什么时候总要详细研究一下汇率与贵金属储备量之间的关系。①货币本身在决定利率和货币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惊人的,并且是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规律完全矛盾的。刚出版的图克写的两卷《价格史》是很重要的著作。可惜,这个老头子因为要把自己的观点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5章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编者注

与“通货原理”派[126]的观点直接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全部研究变得完全片面了。

我已在两星期前写信给德纳，要他退还你的巴赞库尔[69]。

乌尔卡尔特派预付给我10英镑，并要求我给他们寄一张详细账单。[77]这笔钱来得正好，因为刚够我付清面包商和肉商的欠款。女孩子们长得很快，她们的教育费用也更贵了。她们现在上女子学校，由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绘画教师个别授课。现在我还得给她们找个音乐教师。她们学得非常快。最小的女孩子①——小宝宝——特别俏皮，硬说她有两个脑袋。

就我这方面来说，最乐意给德纳写的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这类条目。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可以写得像美国佬所要求的那样客观。用英语写德国哲学很难。不过我将向德纳提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让他选择。

我不断请医生为我妻子治病已有6个月。她的身体确实非常虚弱。

顺便告诉你，弗罗恩德医生因负债3 000英镑，而资产仅200英镑，已由破产法庭宣布破产。

布莱特和科布顿那一派无疑将恢复元气，因为孚赫当了他们在伦敦的报纸《晨星报》国外栏的编辑。我现在不得不同这个家伙谈话，因为我免不了在埃德加·鲍威尔那里偶然碰见他。这家伙自命为世界上的头号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失去了自信。他觉得不是他，而是我将征服普鲁士”。孚赫还是个古怪的自由贸易派[129]，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中等阶级。他说，统治普鲁士，而且应该统治普鲁士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的是"军官和大学生"。"不论哪次英国的集会，我一讲话，就能轰垮它"。"我创造了历史。科布顿关于广州的提案[166]就是我起草的"。这就是他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话。这个人论撒谎是个真正的明希豪森，论吹牛则是个真正的毕斯托军曹。每隔半年听他吹一次倒是令人开心的。

在海德堡附近某地出版了一部《罗马史》①，据说有许多新内容，不知你或者鲁普斯听说过没有？

金狮的老板②现在干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5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5英镑收到了。

---

① 泰·蒙森《罗马史》1854—1856年莱比锡—柏林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詹·贝尔菲尔德。——编者注

附上拉萨尔的信,给鲁普斯看过后,请于下周初寄还给我。我该怎样对待这个家伙?要不要回信?这个家伙拼命想要出名,无缘无故写了75印张来论述希腊哲学①,他这种可笑的虚荣心会使你发笑。

我已完全依照你的建议写了封信给德纳。你的巴赞库尔我早些时候就已催他退还②。你要的那种书,施特芬不知道;他自己好像在把吕斯托夫的《凯撒的军事制度》译成英文。

皮佩尔又要干他从前的蠢事。他给我写了一封"天才的"信。不是他对新工作的兴趣、而是他的新工作及其上司③对他的兴趣,看来已经像往常一样消失了。他想以"信使"的身份去瑞士,或者在仲夏摆脱他的上司,口袋里装上20英镑再来伦敦摆威风。再去信时,我将对这个天才泼泼冷水。这个青年要再变得"有点出息",就必须在牧师的鞭子底下多待些时候。

动产信用公司[53]的最近一次报告你看过没有?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它揭示了衰落的迹象。

帕姆当改革家!他会给这些家伙来次彻底的改革!

如有可能,下星期给我写一点关于波斯或中国的军事方面的东西。我妻子的病正日益成为一场灾难,秘书的工作她越来越难以胜任了。

关于牙痛,我劝你采取我经过一年半的考虑后所采用的办法,把那个坏东西拔掉。我也总以为我的牙痛是风湿性的。最后,犯罪证

---

① 指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3页。——编者注

③ 博格诺的牧师里士满。——编者注

据终于找到了。你什么时候来这里?

祝好。

你的 卡·马·

到了春天孩子们老闹病。这一次从最小的孩子①和劳拉开始。现在轮到小燕妮了。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最亲爱的摩尔:

这里附还拉萨尔的信。此人完全是个愚蠢的犹太人。他拼凑写成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好作品,包括这篇他认为将"激动人心"并且如此故弄玄虚的东西[167],也会是这样。

对这个家伙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这我们当然知道,不过却难于找出具体的理由来直接同他决裂,尤其是因为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杜塞尔多夫工人的消息②。根据这封信来判断,他似乎彻底同他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30页。——编者注

们停止了往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已不再同他往来，因为他根本说不出德国工人的确切情况。不过他会不会再次利用你的信在他们中间去吹嘘，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给他写信，这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要直截了当地问他，莱茵地区、特别是杜塞尔多夫工人运动的情况究竟怎样；信要写得使他不能拿出去吹嘘，并迫使他不得不要么或多或少说明自己的看法，要么同你断绝通信关系。这封信把鲁普斯乐坏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都被扰乱了。不过，我还要问问他，他怎么会让你的信落到警察手里。①

关于波斯完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而关于战争的报道比战争本身更为肮脏。上次邮件寄到时，关于中国倒有点东西可以写，而且现在也还可以写，不过上次邮件到现在已过了10天，要写就太晚了。因此我等下次邮件一到就马上着手写，文章②将在星期五或下星期二寄到你那里。因此，你尽可能照此安排你的计划；我想邮件将在这个周末到达。

孩子们好吗？希望小燕妮已经康复！

衷心问候她们和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

① 参看本卷第29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从附上的文章①，你当然又会看出它是在困难重重中写出来的。每当我要给《论坛报》写文章时，潜伏在我体内的全部毒液就像要涌出来似的。这一次，我待在家里用亚麻籽敷剂治左脸上的恶性脓肿；我被规定吃低脂食物，不喝啤酒，但幸好还准许我喝一杯葡萄酒。据说，我大概是吃了过多的煎牛肉；无论如何我为我这张脸已不断地忙了4个星期：最初是牙痛，后来面颊肿胀，后来又是牙痛，现在终于长出了一个疖子，小黑克舍尔这样叫这个东西。此外，我还必须多喝矿泉水，并在早晨7点外出散步——这也很惬意。

现在，这里的人都成了艺术爱好者，大谈展览会②上的绘画。这次展览不管怎么说，至少在财政上是失败的。诚然，那里有很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艺术展览会于1857年5月5日开幕。——编者注

出色的绘画,但那些顶尖的或比较优秀的画家大多只展出了自己次一等的作品。提香的阿里欧斯托的优美画像算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现代德国和法国画派的作品很差,几乎没有代表作。全部展览品中$\frac{3}{4}$是英国的劣品。展出的西班牙人和佛来米人的作品最好,其次是意大利人的作品。如有可能,你还是应该同夫人在今年夏天来看看这个展览。关于画展的事不适于给《论坛报》写什么,我也不知从何写起,而一般的闲扯,《论坛报》可在各家报上找到。

鲁普斯搬家了,这我好像告诉过你,他又在同女房东作斗争。最倒霉的是,他入住一个星期,新的女房东就分娩了。而邻居的一个小伙子不仅小提琴拉得很糟,而且法国号也吹得完全不成调。这样,教育学的研究就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老鲁普斯到查茨沃思去比平常更频繁了。①

两三星期后,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或后一个星期,我来伦敦。[168]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参看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使你宽心，我可以告诉你，由于我的旧病复发——我想是遗传的肝病复发，3个星期以来直到今天我都泡在药水和药丸里。我竭尽全力才能供应"市场"(我是指《论坛报》)，其实我已完全不能工作。为了不完全虚度光阴，又没有更适合的事做，我就学习丹麦语，并且解剖了一个特大的政治历史痔疮：厄斯特德(前任大臣)的《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打开牡蛎至少会比这愉快得多。不过，根据医生[①]的许诺，我有望在下星期恢复健康。目前我还黄得像个榅桲，情绪更是糟糕。

至于你的痛苦，我确信都是与蛀牙有关，蛀牙必须拔掉，归根结底它是你一切不良症状的根源。黑克舍尔自然会否定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来这里(对此我将非常高兴)，与我同去真正高明的牙医那里作一次检查，绝没有坏处。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两年前我也有过跟

① 乔·艾伦。——编者注

你一样的痛苦经历，而且弗罗恩德医生也说我吃肉过多；最后，在几个月以前，我鼓足勇气去看了牙医，找到了作怪的根源。我毫无疑问地认为你的病痛主要的问题是周期性的牙痛。

我妻子预计本月底分娩，这一次客观情况是不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要过3个星期我才能以《论坛报》名义开期票，因为现在要等很久才能凑够一个开期票的数目。我曾试图在这里暂且以自己的名义开期票，但是彻底失败了。真正家庭开支所欠的债务我可以搁一搁，但是税款拖欠是有时限的，此外，由于上述情况，必须做一些准备，而这需要立即付钱。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知道，动产信用公司[53]的第二个董事(第一个董事是普拉斯)，即银行家图尔恩埃桑已溜之大吉，留下约3 000万—4 000万法郎的债务。从这个出色的机构的最近一个报告书(上个月4月28日发布的报告书)[169]中可以看出，虽然它的纯利润还是达到23%，但与1855年比较，毕竟已降低了将近一半。贝列拉先生这样解释降低的原因：(1)1856年3月的《通报》上的命令。波拿巴以此命令禁止动产信用公司从法国当时存在的过度投机中捞取油水；(2)这个表现"最高智慧"的命令由于考虑不周只涉及了股份公司，从而使动产信用公司受到两合公司最猖狂的竞争；(3)1856年最后3个月的危机，动产信用公司诚然企图利用这次危机进行某些金融投机勾当，但是它的这种"爱国的"行动因为法兰西银行和路特希尔德领导的巴黎银行业主公会狭隘的利己主义而受到阻挠；(4)波拿巴仍然不准他们按照章程发行他们自己策划的6亿纸币。这批纸币的发行，至今还是前景渺茫。看来，贝列拉在紧逼波拿巴。如果后者不愿冒险直接授权，大概就会拟定出一条中间路线，也就是通过新的法案从上面来使法兰西银行成为动产信用公司的助手。其次，从报

告书中可以看出,动产信用公司的业务同它的资本极不相称,并且它向公众借来的资本全都用于鼓励交易所投机。一方面,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波拿巴的准国家机关,宣称有责任维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总之,一切国家交易所证券的行情的稳定,为此,它把向公众借来的货币贷与股份公司和某些证券投机商去经营交易所业务。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私人机关",主要是利用交易所证券的涨和跌进行投机。贝列拉用某种可被莫泽斯·赫斯称之为"社会哲学"[170]的东西去调和这种矛盾。

你的关于中国和波斯的文章①,我只在某些地方删去了一小部分内容,并修改了个别用语。你写的我全都赞同,只是认为驻在波斯的军队不会这样快开往中国。条约上明确规定,波斯人不撤出赫拉特,他们就不撤出波斯。[122]帕姆不会让他们赶上一个有碍健康的季节。印度总督坎宁请求辞职,同时英国的将军和海军上将②自杀,这意味着帕姆在这方面又下达了极其"不可理喻"的指令。同时,正如维也纳报纸所报道③的,主要目的已达到了。波斯已让与俄国两块领土。

米凯尔来信了。这几天我就把他的信寄给你。希望不久能听到你康复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分别为福·斯托克和埃瑟里奇。——编者注

③ 马克思指1857年5月22日《泰晤士报》上的通讯报道《奥地利。5月18日维也纳》。——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早晨收到德纳的信[171],现在附上。我简直难以理解,这个美国佬5月底才委托我们,他怎么能期望7月初就在纽约接到为第一卷写好的条目。

请再考虑一下:除军事条目外,还可提供哪些条目。哲学的东西稿酬的确过低,而且用英文写也很难。你是否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著名工业家传记的德文或法文书?

我也同样难以理解,怎么可能用一页篇幅来按黑格尔的观点透彻地阐明美学[172]。

鲁普斯乐意承担点什么吗?

还要附上米凯尔的一封信。我确实不理解他的理论,他的理论"不是"以"生产过剩"而是以"缺乏生产上的支付手段"为出发点,除非最可怜的通货学派[126]的最浅薄的谬论已在德国占据了一席之地。

祝好。

你的 卡·马·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德纳竟规定用一页篇幅来写《美学》，一定是发疯了。这个家伙对军事也一窍不通。附上我只是按照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和凭记忆拟就的条目单。[171]但是由于我还要先把它与一部英文的军事辞典对照一下，这份单子不可能是最后的定稿；谁能背出英文里以字母A开头的所有技术术语来呢。顺便说说，有一个很蹩脚的多产文人(乔·海·斯托克奎勒)编了这样一部辞典①。你能否打听到它的价格、篇幅等情况？

更妙的是，德纳要求条目——要写得详尽而又简短！——于7月1日以前寄到纽约。又是个十足的美国佬。无论如何，这表明注重外表多于实际内容；两个美元一页的稿酬也证明了这点。

请给德纳寄去这份条目单(初步的)，并告诉他，既然是这样的报酬，不能毫无计划地干，他应该说明需要哪些条目。(正是那些最容易写的拼拼凑凑的条目才适合他提出的报酬)。A字头的

① 乔·海·斯托克奎勒《军事百科全书》1853年伦敦版。——编者注

技术术语的第二个条目单随后将尽快寄去。这个一办妥，看来就应该给他寄一直到D、E或G字头的条目单，以便可以继续往下干。

关于艾雷(将军)早期的履历我一无所知。请查看一下军队指挥官名册①，这样，至少可以得知大致情况。

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我也一无所知，但可以找到材料，关于《阿亚库乔》也是如此。[173]

我还不能脱身，明天来不了，打算星期六动身[168]。能否从卡姆登车站(车票就买到那里)乘马车到你的住处？有多远？

米凯尔的信我会带来；我因病整整一星期没有见到鲁普斯。

其余的见面再谈。你知道，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忙得不可开交。

你的 弗·恩·

阿本斯贝格[Abensberg](1809年的会战) ………… $\frac{1}{4}$页
阿布基尔[Abukir]同上 ………… $\frac{1}{4}$页
车轴[Axle](火炮学) ………… $\frac{1}{8}$页
阿卡[Acre](圣让达克——围攻) ………… $\frac{1}{4}$—$\frac{1}{2}$页
亚克兴[Actium](会战) ………… $\frac{1}{8}$—$\frac{1}{4}$页
副官[Adjutant] ………… $\frac{1}{4}$—$\frac{1}{2}$页
阿富汗[Afghanistan](英国的入侵) ………… 2页
奥兰群岛[Aland Isles]见博马尔松德
阿尔布埃拉[Albuera](会战) ………… $\frac{1}{4}$页

① H.G.哈特《军队指挥官新名册》1856年伦敦版。——编者注

阿尔登霍芬[Aldenhoven]1797年的会战 …………………… $\frac{1}{4}$页
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要塞和几次围攻) ……………… $\frac{1}{4}$页
阿尔及利亚[Algeria](法国的侵占和英国的袭击)………… 2—3页
阿尔梅达[Almeida](西班牙战争时期的围攻) ……………… $\frac{1}{4}$页
阿穆塞特炮[Amusette](火炮学) ………………………… $\frac{1}{10}$页
安格尔西[Anglesey](侯爵) ……………………………… $\frac{1}{2}$页
攻击[Attack](在会战和围攻中) ………………………… $\frac{1}{2}$页
安特卫普[Antwerp](要塞和几次围攻)………………………… 1页
接近壕[Approaches] …………………………………… 满$\frac{1}{2}$页
阿尔贝拉[Arbela](会战) ………………………………… $\frac{1}{4}$页
火绳枪[Arquebusie] …………………………………… $\frac{1}{8}$页
阿斯珀恩和埃斯灵[Aspern and Essling](1809年
的会战) …………………………………………………… $\frac{3}{4}$页
奥热罗[Augereau](元帅) ………………………………… $\frac{1}{2}$页
前卫[Advanced guard] ………………………………… $\frac{1}{2}$页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6月5日]星期五晨[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必须要再用4天热敷剂，不能来你那里了。我的面部又很不

舒服，整个病情又回到最初的情况。但这次我打算彻底治好它。我去曼彻斯特的事自然因此被无限期拖延下去。

如果病情迅速好转，也许星期一我又可以外出。

如果在这期间你有什么新情况，请给我写两行，反正你知道我的地址：坎伯韦尔格罗夫小山7号[168]。

你不难想象，这个病使我相当厌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0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57年6月5日—10日之间于伦敦］

阁下：

按照您的意愿，我给您寄上我的账单：给伦敦《自由新闻》撰稿26栏，每栏稿费$\frac{1}{2}$基尼，共计13个基尼。[77]我已收到10英镑，还应当再付给我3英镑13先令。自从上次有幸见过您之后，我就一直受到严重的肝病折磨，因此不得不中断给《自由新闻》的供稿。不过，我希望能在下周恢复撰稿工作。

忠实于您的卡·马·博士

71

马克思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57年6月10日以后于伦敦

阁下：

寄给您的账单我自己并没有核算，只是抄录了一遍。刚收到您的短信时，我的确感到十分不安，唯恐我向您索要了过多的钱。因此，我重新查验了那些计算结果。情况原来是这样：您计算出$22\frac{1}{3}$栏，是因为您遗漏了第34期里的文章①；而我这边所犯的错误仅仅在于把第34期里的文章算成了4栏，实际上共有$5\frac{1}{2}$栏。

忠实于您的卡·马克思

致多·科勒特先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① 1857年4月1日伦敦《自由新闻》第34期上发表了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的最后一部分。——编者注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57年6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哭还是在笑，

是在睡觉还是醒着?① 我们在这里非常担心你。你的健康情况如何，请来信。我希望已不再给你用热敷剂，这是一种完全过时的而且差不多是被否定的疗法。如果你仅用内服药——即一种合理的、现代的疗法——，那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样谨小慎微地闭门不出。

我妻子很受罪，但她过早发出警报，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哥·奥·毕尔格尔《莱诺勒》第14节。——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34、174页。——编者注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出，德纳希望不久就能收到稿件。[174]我该怎样给他回信？我不能推说生病，因为我在继续给《论坛报》寄文章。事情非常棘手。

我妻子还是维持原状。而且咳得很厉害，家务也繁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施特芬昨天来过这里。

你的　卡·马·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再写信。今天只是告诉你，银行券的后半截到今晚还没有寄到。一段时间以来，厄运老是跟随着我，在这种情况下，它或许是丢了。威廉斯那里我不能去，因为妻子的情况——差不多从你离开[168]后——不允许我离开她。

你的 卡·马·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再写几句是为了推翻前一个便条。银行券的后半截是6点整

到的。过去从来没有一封信到得这么晚，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灾祸，我就写了那个便条。

祝好。

你的　卡·马·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威廉斯那里没有吕斯托夫的书①。至于施特芬，由于他生性多疑，而他本人正在把这本书译成英文，所以我不想就此事写信给他。我认为，关于古代世界你可以只作一些概述，并且就在条目②中直接说明，这些问题将在《希腊军队》和《罗马军队》中阐明。这样将赢得时间。到那时不仅可以找到吕斯托夫的书，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寄来大量其他详细资料，因为我经过长期查找，发现博物馆里收藏了有关

---

① 威·吕斯托夫《盖·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1855年哥达版。——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准备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古代军事史的一套完备的资料。[175]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快。你知道,我已照你的建议又给德纳寄去了第二个条目单;[171]我将用什么理由对这个人解释呢?我不能推说生病,因为这样我就得完全停止给《论坛报》寄通讯,这会使我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化为乌有。德纳在不得已时会请那位已经给他提供过一部分军事条目的先生帮忙。这样,我就会被排挤掉。为了避免这一着,我必须于星期五去信。困难的是我不知该写些什么。

你知道,对我来说,再没有比在你病中来逼迫你更糟糕的了;你离开这里时[168],我的确没有想到,你在这样的健康状况下马上又去商行工作,而且还这样认真。

我本人的情况是:一切取决于我能否在本星期内说服小班贝格尔给我自己名下的期票办理贴现。季度末到了,上帝和魔鬼都开始猛攻了。

弗莱里格拉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动产信用公司[53]处于恐慌中。尽管丰收在望,但巴黎交易所的证券价格连续下跌,引起了金融家的真正恐慌。

印度事件[176]十分可喜。马志尼的暴动[177]完全是按照旧的官方形式进行的。这头蠢驴至少不该把热那亚牵扯进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有一部廉价的坎伯尔著的《军事科学辞典》①。

① E.S.N.坎伯尔《军事科学辞典》1830年伦敦版。——编者注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妻子终于分娩了，可是孩子没能成活，当时就夭折了。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是一方面，与这事直接关连的情形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另一方面，招致这个后果的种种情况使我回忆起来极为痛苦。这种事在信中无法详谈。

祝好。请代我问候鲁普斯，并将这消息告诉他。

你的　卡·马·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7月11日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短信今天早晨才由商行送交给我。这里平日送信的店员觉

得将信件在早晨而不是在头天晚上交给我对他较为方便。虽然你没有明说,你来信的内容仍然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写,一定是心情非常沉重。你能对孩子的死节哀忍痛,可是你夫人就未必能这样。她的情况怎样,你没有提到;由此我想情况还好,不过还是应当让我确切知道,不然我对此也不能完全放心;你的神秘的暗示在这一点上留有太多猜测的余地。只要她的情况好,这件事过去了,终究还是不错的。

给德纳的稿件,今天我可以答应你在星期五一定有,即《阿利马》、《阿本斯贝格》、《副官》、《弹药》以及这一类的小条目,包括直到Ap和Aq的几乎全部A字头的条目(《阿尔及利亚》和《阿富汗》除外)。所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都已收集,而且由于重新开始呼吸新鲜空气,我的病突然好转,极有可能会痊愈,所以我一定能顺利工作。这转变是昨天晚上开始的,因为按规定我要在城郊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所以在星期四以前,我还不会去商行。我一写完这头一批条目,就着手写《军队》[175](近代的——1300年至1850年)和《炮兵》[176];《军队》这一条目的开头部分我最后写,而你这时就应准备好B字头的条目单[171]。《炮兵》可于下星期五寄出,《军队》也许同时寄出。一些小条目可能于明天就给你寄出,以便赶上星期二的邮班。[179]

鲁普斯几天前动身去了法国和瑞士。这里的法国副领事是个商人,很爽快地发给他一份护照。回程时(大约3个星期以后)他也许会去看你。

现在我还不能去商行,但是只要又能到那里去,就立即再给你寄钱。

代我向你妻子衷心问好,并表示我最真挚的同情。向女孩子们问好,并祝她们健康。

你的　老弗·恩·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前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恢复你的健康。德纳那里我设法再拖延一下。你不必为此操心。下星期我寄给你一些古代军事方面的东西。[175]

我听说，黑斯廷斯是唯一对你的病真正有好处的英国天然疗养地。就上那儿去吧，因为你的病毕竟应该认真对待。不管黑克舍尔先生有什么看法，服用铁剂以预防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是合理的。对此你还应当向第三个医生咨询一下。你想想，这些家伙个个都一知半解，那么最好是以这一个来检验另一个。

我妻子正在复原。可是她的状况还使我难于离开家。

动产信用公司[53]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①

殷切地希望你恢复健康。

你的　卡·马·

---

① 马克思在《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中阐述了这一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妻子(顺便告诉你，她正在逐渐康复)对你最近谈及的你的健康状况比对我们自己的事更为担忧。我非常高兴你的病有所好转，可是想到你又准备去商行，而且就在这个星期，真是感到担心。从你患病的整个过程来看，你应该明白，你的身体需要巩固、休息并暂时摆脱商行的一切杂务。你必须尽早去海滨。如果在这紧要关头你还这样孩子气——恕我用这个字眼——，再把自己关在商行里，旧病将会复发，同时你会愈益失去对这病的抵抗力。这类旧病复发，最终可能感染肺部，那时一切补救措施都会无效。你一定不会去争取这样的荣誉吧：让自己牺牲在欧门—恩格斯商行的祭坛上？一个像你这样为病痛折磨的人由于环境所迫不能去恢复自己的健康，而是不得不重新套上工作的枷锁，只能令人惋惜。而你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完全遵照医嘱行事。想一想你的病已拖延了这么久，并多次复发，你就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把事情交给欧门先生自己去做，而你要借助海滨的空气和比较

悠闲的生活来恢复自己的健康。希望你会严肃对待此事，放弃那种在药物和商行之间来回周旋的错误的老办法。如果你继续固执，那是不可原谅的。

关于我妻子分娩时发生过的、并且使我几天来身心交瘁的一些情况，我只能见面时跟你谈。这些事我是无法写的。

你的条目我已收到①，非常感谢。

印度起义[176]的问题使我有点为难。《论坛报》认为我在军事问题方面造诣很深；如果你能给我泛泛地写上几句，那么我就能用我所收集到的材料，轻松地弄出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② 德里起义者的状况和英军的运动是此刻唯一需要用到一些军事术语的地方。其余都不过是事实的描写。

班贝格尔先生骗了我两个星期，约好了见面，但他一次也没有践约③。我现在当然要同这个年轻人断绝一切往来。

琼斯夫人已于4月去世，琼斯看上去状况还算好。

今天接到伊曼特的来信，他期望得到一个薪金300英镑的职位。他谈到德朗克，说他和一个女人同居，这个女人怀孕了。不过这个女人不是斯密斯小姐。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指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几个A字头军事条目，见本卷第175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印度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85—188页。——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173页。——编者注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已将吕斯托夫的书①寄给你。请尽快归还，因为施特芬正在用。我是以自用为名向他借的。

附上的笔记[175]，也许除了一些引文外，用处不大。虽然我浏览过《不列颠百科全书》，但是没有时间进行系统阅读。所以恐怕这些笔记中对你说来未必有什么新东西。这方面还可以参考埃尔施和格鲁伯的《全书》、保利的《古典古代文化研究学实用百科全书》(1844—1852年)。这些书我目前无法看到。可惜我没有早些着手。《不列颠百科全书》差不多是从德文和法文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所以仍然要用到它，除非去读专著本身。

我妻子的身体好些了，但仍卧床不起，而且情绪很坏，虽然这使我厌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在心里责怪她。

祝好。

你的　卡·马·

希望你恢复健康。

---

① 威·吕斯托夫《盖·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1855年哥达版。——编者注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百科全书》的稿件今天收到了[180]。

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点钱来。星期一估价员[24](因税款问题)和房东①的来访正威胁着我。此外,最近两星期因为身无分文,我无法遵医嘱让我妻子过得稍微舒适一些,她的身体恢复得十分缓慢,实际上,她越来越虚弱了。

这期间我无论拿期票贴现,还是照伦敦极流行的做法到贷款社[181]借贷,都毫无结果。借贷必须要有两名体面的保人,我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保人。

《论坛报》尚未付给我的钱款很少,两星期内我休想开它名下的期票。如果一方面以前我没有被迫透支过,另一方面我没有因家里的麻烦事造成一些亏空,那么这笔钱款就要多一些。

在你病中用我的不幸来烦扰你,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了,可是我是这样孤立无援,没有别的办法。

---

① 威·威斯特。——编者注

希望你在海滨早日康复。别忘了立刻寄来你的地址。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给伊曼特的信已转寄。

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7月29日(星期三)
于利物浦附近滑铁卢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在前天晚上来到了这里的海滨[182],不过是在默西的北部,从新布赖顿再过去3英里。可惜,我一到这里就患重感冒,使腺病顿时恶化,引起剧痛,不得安眠。最糟糕的是这几天我几乎完全不能工作;每天向黑克舍尔汇报病情并写一些必要的札记,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每到晚上疼痛和疲倦就苦苦地折磨我,让我一直到现在都无法看书。这种糟糕的事正好发生在现在!自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以来,因为各种干扰,现在又因为生病,我把全部时间都白白浪费了。我的样子的确可悲,弯腰驼背,一瘸一拐,软弱无力,例如现在我就又痛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已让人从曼彻斯特给你寄去一筐酒,波尔多酒6瓶,波尔图酒

3瓶,雪利酒3瓶,这对你夫人有益。如果事情办得顺利,应当已经寄到。请告诉我,波尔图酒和雪利酒的封印是什么颜色,以便我能监督我的酒商。雪利酒应当是黄的,波尔图酒好像是绿的。波尔多酒有德斯图内尔公司的标签,是我不久前邮购的。

我会尽可能快地让你收到军事稿件。① 可惜我不知道这里到伦敦的邮件是否能一天到达,这要过几天试过之后才知道。

希望海滨的空气使我不久就能好好工作,现在这种状况真使我厌烦透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英镑你一定已经收到。

通信处:利物浦附近滑铁卢巴思街斯温伍德先生转交弗·恩·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滑　铁　卢

1857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不能给你多写。只是殷切地希望你恢复健康。我对你的

---

① 恩格斯《阿富汗》和《鹿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健康感到不安，就像自己病了一样，也许要更甚。

"咳嗽"怎样了？从你的来信看，你至少已不为它所苦了。

我的医生[①]诊治过很多像你这样的病例，他说，如果病人的状况不允许去海里洗浴，完全可以用加热的(温热的)海水擦洗全身，并逐渐降低水温。

请告诉我，你是否服用铁剂？铁剂对你这样的病和许多其他的病都肯定是必要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滑铁卢

1857年8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不出所料，海水对你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使我非常高兴。一旦你的情况允许洗海水浴，收效还会更快。

海水本身自然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某些内服药仍然是必需的，一则为了预防疾病，二则为了直接治疗，给血液补充它所缺少的

① 乔·艾伦。——编者注

物质。我正在就你的病翻阅最新的法、英、德文献，根据这些文献，我针对你在给我妻子的信[183]中谈到的看法提出以下观点，你可以把它们交给任何一个医生或化学家去验证：

1. 鱼肝油要3个月才发生疗效，而铁剂3个星期就能发生疗效。

2. 鱼肝油和铁剂在治疗上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

3. 血液中暂时缺少铁质，这是你的病的基本特点，即使你的病的一切表面症候都已消失，仍需在海水浴的同时服用铁剂。

4. 鱼肝油中对你起治疗作用的成分是碘，鱼肝油中的脂肪对你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碘化铁含有你所需要的两种成分，你在鱼肝油中得到的是其中的一种。你服用这种药，就可同时避免服用鱼肝油对胃造成的不必要的负担。

这就是我的论点，希望你认真研究研究，不致病愈后又复发，使你特别难受。

据我看，德里的情况是，一旦雨季真的来临，英军势必会开始撤退。我尽责地大胆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因为我曾不得不暂时代你在《论坛报》当军事通讯员。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目前为止的报告都是确实的。有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当然，我对自己的判断所作的表述足以让我在相反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正确的。加尔各答政府在印度本地不断散布德里陷落的谣言，我从印度的报纸看到，这是用来使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184]保持平静的主要手段。附上一张德里地图供你消磨时间，但你必须归还我。[185]

从法兰西银行大多数的报告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波拿巴分子①

---

① 沙·加·热尔米尼。——编者注

已取代阿尔古掌权。他对贴现和银行券的发行基本上不加阻扰。法国的金融崩溃势必规模巨大,因为各方面都在疯狂地促成它。

伊曼特在这里很妨碍我的工作。本来,与这些巫师①交往的唯一媒介是杯中物。

我和我妻子衷心祝你康复。

你的 卡·马·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8月21日于滑铁卢

亲爱的摩尔:

文章②你今晨大概已收到了。

你的论点我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说铁剂3个星期发生疗效而鱼肝油要3个月,大概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关于3个星期治好,根本不可能指我这样的病。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不论用不用铁剂,这种病多数情况下需要治疗3年,而不是仅仅3个星期。

① 原文为"spiritrapper",其中的"spirit"既指"精神、灵魂、鬼怪",也指"各种含酒精的饮料"。——编者注

②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和《弹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说血液中缺乏铁质是瘰疬的基本特点，这的确使我感到新奇。但是不管所有文献怎样说，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一段时期以来，时兴把一切疾病都归结为血液中缺乏铁质，这种时髦论调已经开始激起反作用；对于最能确定其基本特点为缺乏铁质的病，如贫血症，近来，有些法国人却断定说这与铁质毫无关系。瘰疬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很不清楚。

碘也是鱼肝油中起作用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是无疑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主要成分。其他含碘的药物绝对没有这样的效果。此外，鱼肝油含有的氯和溴，对病症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效力，而胆汁成分和挥发性脂肪酸的效力还不能确定。我只知道带有胆汁苦味的挪威鱼肝油比没有这种苦味的纽芬兰或英国的鱼肝油对我更有效。

在曼彻斯特的整个时期(从伦敦回来[168]后直到来滑铁卢[182]之前)我在服用鱼肝油的同时，一直服用碘化铁，而炎症不断加重，最后变成慢性的。到这里后，我再没有服用碘化铁，但是早已与黑①商定，在疗程结束后，碘化铁或奎内氏铁剂将与鱼肝油一起服用。

鱼肝油中的脂肪目前对我来说绝不是无用的负担。从我恢复体力以来，也在积累脂肪了。当然在我的食谱中只准有少量炼制的动物油脂；因此，我必须多吃淀粉，实际上有时我吃饭真是狼吞虎咽，吃肉比平时多1倍，吃面包多3倍。在这样的饮食情况下，鱼肝油中的脂肪对我大有裨益，因为服用它是最为无害的，而且不像肉类脂肪或用油烹饪的食物那样有刺激作用。

你看，我们丝毫没有忽视铁剂，即使服用了3个多星期不见效，

① 马·黑克舍尔。——编者注

甚至在目前情况下也许使病情加重了,但还是留着它,以备疗程结束后服用。上星期日我与黑克舍尔谈过铁剂的事,他坚决反对在有过体验后现在又来用铁剂,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以后当然可以服用。此外,我要再说一遍,由于我们现在对血液中铁质的状态和它的正常量没有更多的了解,不管文献中的一致看法如何,我都十分怀疑把一切疾病都归结为缺乏铁质的说法。至少这次发病时我血液中的铁质是足够的;当时见过我的医生都可以证明。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有明显的瘰疬性症状、面色苍白、皮肤透明的人,身体可能缺少铁质。

但是,即使承认这是该病的基本特点,也绝不能因此就不加区别地立即使用铁剂。除了普通食物中所含的少量的铁质,其他形式的铁质很难被吸收进血液里。因此,假设我的病症特点是血液无法再从食物中吸收铁质,那么从药物中吸收的就更少了。海滨的空气和海水浴可增强体质,使血液重新具有这种能力。血液因此又开始吸收肉食和面包中的铁质,而我现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铁质也就相应地吸收多了。所以,当这种能力恢复时,服用铁剂可能有益,虽然我认为$\frac{9}{10}$的铁剂会经过体内而没有任何用处,即使按照铁剂治疗理论,也不能证明在生病的每个时期服用铁剂都是正确的。此外,还要注意个人的病情和体质的多样性。例如,我好像对任何金属都特别敏感,甚至为了防止炎症的局部扩散而用水银外敷时,我也很快就有反应,而当我的血液组织被破坏不能吸收碘化铁时去服用碘化铁,也很有可能加重炎症。

不管怎样,即使赞同铁剂治疗理论,我也看不出你的论点[①]在多

① 见本卷第183—184页。——编者注

大程度上驳倒了我前次信[183]中的一些主要看法，而且在那封信里谈的只是马上使用铁剂(没有说用什么样的铁剂)的问题和停服鱼肝油的问题。

今天我第一次洗了海水浴，感到非常舒适，胃口大开。目前我只能隔天洗一次。

现在已是邮班出发的时候。《军队》正在写。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8月25日于滑铁卢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上次的信因邮班要出发不得不突然中断，本来还想告诉你鲁普斯在法国的惊险故事。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在伦敦逗留，因此他口袋里装着两先令经伦敦径直来到曼彻斯特。从里尔起，法国警察就发现并跟踪他。他总是很走运，这次又正好赶上选举和糟糕的暗害阴谋[186]。他住进靠近卢浮宫的一家小旅馆，然后打算去凡尔赛。这次旅途中有两个警探紧跟着他，在车厢里挤到他跟前，来回走动着，不停地盯着他。当他回到旅馆，在餐厅吃晚饭

时,两个警探(其中有一个是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在餐桌边坐下,用德语、法语和蹩脚的英语对他冷嘲热讽。“这家伙吃得真香,他的脑袋却不值一个分尼①。”“这家伙吃得真香,他的脑袋却不值一个法寻②。电报刚到”等等。鲁普斯一声不响地忍受了这一切——自然,他的危险的政治信仰使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不然他就会被扭送牢房,还得到警察局供认他是怎样一匹狼③——,他由于恼火而喝醉了,然后到楼上自己的房间,躺在窗边。这时他发现他的凡尔赛朋友们在大门口。这帮人越来越多,对着他叫喊,而他们的头目在同女店主谈判。之后,这些家伙占据了整栋房子,喝酒胡闹到半夜,在鲁普斯左右两边的房间和楼上的房间里住下来,你可以想象,他受到怎样的煎熬,——那时天气正热得要死。这些家伙大清早就把他吵醒。他们在左右两边的房间敲他的墙壁,在他房间的顶上来回拖动桌子和床等物件,弄得他神经都要错乱了。最后,鲁普斯鼓足勇气去上厕所。楼梯上坐着那个犹太人和他的一个同伙,犹太人大声说:“这家伙现在去拉屎。”鲁普斯让人将早饭送到房间里,打听了去斯特拉斯堡的火车开车的时间。这些家伙慢慢地一个个不见了,因为这天是补选的日子,而且他们已经达到了把鲁普斯撵出巴黎的目的。在火车上他又看见他的那个凡尔赛朋友,在同一个车厢里,跟了他四五站,然后由另一个人接替。这些家伙总是惹人注意地往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以至一个法国小市民开玩笑说:“我们中间有个犯人吗?”

---

① 分尼是德国旧辅币,1分尼等于$\frac{1}{100}$马克。——编者注

② 法寻是英国旧辅币,1法寻等于$\frac{1}{4}$便士。——编者注

③ “狼”的原文为“Wolf”,和鲁普斯的姓“Wolff”同音。同时鲁普斯(Lupus)在拉丁语中就是狼的意思。——编者注

他就这样被护送到里昂；在从索恩河岸沙隆开出的轮船上又出现了那个凡尔赛人。到了里昂，鲁普斯碰到第一家旅馆就进去了，但是他发现，侍者和所有的人都已有所准备，等他一来，就发出信号并打电报给那些家伙。只要鲁普斯一出房间，侍者就吹起口哨，而账房的人就喊："就是他！"然后，鲁普斯不得不从一批精干的警探中间穿过。在去塞塞勒的火车上仍有跟踪，直到与去普隆比耶尔的支线交叉的一站为止，当时波拿巴先生正在那里。当他们确信鲁普斯不去普隆比耶尔时，才让他得到安宁。在回来的路上连跟踪的影子也没有了。

由此可见，波拿巴先生利用十二月十日会[135]干了些什么。这些流氓，一眼就能认出，特别是他们用聚众酗酒和可笑的举止来使可疑人物在巴黎无法逗留。如果鲁普斯不走，大概还会有人寻衅滋事，找借口拖他去警察局。这一大群人会去跟踪他们不十分熟悉的鲁普斯，可见干这差使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此外，还有充当帮凶的旅馆老板、侍者、擦鞋的等等一伙人。

我刚才又洗了次澡，一般来说，这能使我增加体力，精神为之一振，不过起初好像炎症又厉害一些。这是预料中的事。现在我大体上感到很好，伤口不怎么疼了。我的老头儿①大概已在曼彻斯特，这个明天就知道了，到时我会马上去曼彻斯特，隔几天再到哪个比较好的海滨疗养地去，可能去马恩岛。因此，信暂时寄曼彻斯特。一旦我身体完全复原，不再需要经常洗海水浴时，我想做一次海上旅行，可能乘轮船经都柏林去朴次茅斯和怀特岛，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开一次军事会议。但这得看情况而定。

《军队》[175]在进展中，古代部分已写完，中世纪部分将写得简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些,然后是近代部分。单是古代部分就有六七页,我看看是否能再删去一些,但要严格遵守德纳先生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我的老头儿的打扰星期五不能交稿,但愿星期二能交。顺便问你,德纳难道没有因稿件或B字头条目单[171]的事来过信?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一点音信也没有,那倒是很奇怪。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8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施拉姆给你的便条。请你给他写几句话。我并不认为,他的情况还能有多大希望。[159]

鲁普斯的惊险故事非常有趣。

为什么你不到以治疗你这类病闻名的黑斯廷斯去。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类专门的天然疗养地。至于马恩岛,就我有幸与你一起看到过的而言——诚然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则明显地散发着恶臭。

德纳的事不太妙。我想在你患病的困难时期不宜让你知道此事

的详情。德纳早已将B字头条目单[7]寄来(其中只有两条非军事条目:《勃鲁姆》和《布里安》),现附上。同时他来信说,以后各卷的稿件交付得越快越好;对我而言,文章送去之后即可得到稿酬。但是,A字头的稿件还不可能送去——倘若我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还不能满足这样急切的要求,势必引起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一段时期内绝对不给纽约写东西,然后再稍写一点,比如两星期一次,这样我才能在以后留有余地,借口说我因患病和家事的烦恼根本不能撰稿,我很少给报纸①写通讯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把你B字头的条目单寄给德纳就很不合适,那会使我的情况变得更加虚假。同时,我也听说,里普利少校现在是《论坛报》的发行人之一,所以德纳在不得已时,可以利用他为《百科全书》工作。[187]

情况就是这样:7月24日,我已将你的第一批稿件寄去。[180] 8月到了,你的健康状况似乎又开始恶化。8月11日又收到你的稿件②。我的直觉告诉我,纽约会有信来,它将使我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因为你生病不可能加速工作。所以,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把稿件寄给德纳,并给他写了一封信③,首先通知他,大部分条目已于8月7日寄出(这样,他一定认为稿件遗失了),同时向他解释因病拖延并耽误了,并说病还没有完全好。我这样做,便于照顾到一切情况。如果德纳来信责问(可能在9月初),得看A字头的手稿是否写完了。如果写完了,得看写完的手稿是否对他还有用。如果有用,那就一无所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② 恩格斯《阿富汗》、《鹿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7年8月11日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失。如果没有用,看来得由邮局承担过错。如果根本没有完成,那就更有必要玩玩花招了。

附上的德纳的信①我是8月17日收到的。

至于B字头的条目,现在要考虑的绝不是怎样给条目单再增添条目,而是怎样尽快完成它。如果这点做不到,就得全部放弃。

结果是我的经济地位很不牢固,甚至我在《论坛报》的地位也摇摇欲坠了。

请费心将德里的地图寄还,并告诉我你对印度事件[176]的看法。

你的 卡·马·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8日于怀特岛赖德
三一街凯尔斯顿别墅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我终于冒着可怕的倾盆大雨来到我的新居[182],明天马上再着手写《军队》[175]。昨天我在朴次茅斯参观了所有值得一看的军事设施,这样就只剩下目前已是可怜万状的舰队未见到了。健

① 查·德纳1857年8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康情况一直很好，如果天气转好，可望很快痊愈。从朴次茅斯到这里有半小时的路程。这是个很贵族化的小城镇，但是房价不像滑铁卢那样高。食品的情况大概周末就会知道。但是旅馆等贵得不像话。

在朴次茅斯完全像是在我们的祖国。在城里看不到多少海军，相反，到处都是尉官，到处都是虚伪的尊严，装模作样的审慎和带有某种腔调的英语，军官和绅士就是这样一群人。人们也几乎总是穿着制服。我看到第四十七团的操练，全是佩戴奖章的刚从地中海过来的克里木战争[14]的老兵。比较简单的队形变换还过得去，可是英国操典中非常之多的复杂的"模式化"演习就太差了。由斜向行进的展开纵队/////编成方阵彻底失败，造成极度混乱。然而横队的正面行进和展开队形却很出色。负责指挥的军官镇静沉着，但同我们那里一样在连队里遭到咒骂。全部步法操练是按照我们军队的步法进行的，大概只是步子稍大，很快就走完了，而士兵个个无精打采。普鲁士的尉官一定会说："这些家伙缺乏训练。"跑步还有很大欠缺，射击演习像在睡梦中进行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操典很糟，部队比操典略好些，在克里木从法国人那里暂且没有学到什么，所有现代的东西不是没有采用，就是执行得不好。

《军队》一写完，就立即寄给你。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10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卞尼格先》和《巴克莱》[188]。关于拿破仑的将领，我写得稍微详细一些，明后天寄上。《军队》[175]即将脱稿。

你的　弗·恩·

关于卞尼格先，我只知道，他在1807年的战局[189]开始时曾经指挥过卡缅斯基所统率的第一军团(共两个军团，第二军团由布克斯格夫登指挥)。1806年12月26日，他在普乌图斯克附近遭到拉纳的攻击，由于在兵力上占优势(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进攻另一个军团)而守住了阵地[190]。后来，他自以为是胜利者，想发动强攻。不久他成为总司令，1807年1月底开始进攻拿破仑的冬季营地，但很快就被击退，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摆脱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2月7日和8日，他在埃劳作战[191]。7日拿破仑占领了埃劳(而指挥防御战的巴克莱-德-托利却表现出色)，8日，卞尼格先为了避免拿破仑的猛烈追击不得不进行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卞尼格先之所以免于彻底失败，只是由于他的军队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指挥的普军到

达,以及拿破仑的个别军延迟开抵战场。春天,卞尼格先在海尔斯贝格设防固守,因为他的兵力较弱;当围攻但泽的一路法军还未来到时,他没有去攻击拿破仑,但是在但泽陷落[192]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却转入进攻(!),结果遭到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兵力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一)阻击,随后拿破仑迫使他退回其设防的营垒。拿破仑于[6月]10日仅以两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进攻这个营垒,没有成功,但在次日就迫使卞尼格先放弃营垒,急忙后撤。然而卞尼格先不等已经抵达蒂尔西特的28 000人的一个军开到,就突然转入进攻,占领了弗里德兰,并且驻扎在那里,背靠一条河,也就是说,只有弗里德兰桥这条唯一的退路(在隘路前会战永远是错误的)。他不在拿破仑能够集结自己的军队之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拉纳和莫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卞尼格先使自己陷入了狼窝"——若米尼在谈到这个布局时说①),直到拿破仑在近5点钟时把部队部署好并下令开始进攻。俄军被击退到河边,弗里德兰被占领,桥被俄军自己破坏,而当时俄军的整个右翼还没有过河,只是由于有浅滩才得救了,但丢了炮队,还损失2万人。卞尼格先在这一天里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的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混合。②

1812年,他在俄军大本营效力,为了占据巴克莱的位置,他辱骂巴克莱,搞阴谋反对他,直到亚历山大解除他的职务。1813年他接到命令,带领预备军从俄国来到波希米亚,这个预备军到达后被解散,而卞尼格先也销声匿迹了。

---

① 见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14页。——编者注

② 参看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21页。——编者注

巴克莱-德-托利在埃劳指挥一个旅等情况(见上述)。1812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和陆军大臣,在亚历山大离开以后和库图佐夫到达之前,他作为总司令巧妙地指挥了俄军的撤退,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他顶住了俄军和整个大本营要求会战的喧嚣。当他像在斯摩棱斯克那样处于不得不进行会战[193]的地方时,他占领了一个阵地使自己不至于被卷入一场决战;而当决战已经不可避免——离莫斯科不远——的时候,他在格扎茨克附近选择了一个从正面几乎无法攻占的阵地,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才能迂回这个阵地。军队已经占领这个阵地,这时库图佐夫来到那里,他当然不愿意据守这个阵地,因为不是他选择的,俄军只好在博罗季诺附近不利的阵地作战。[194] 1813年和1814年,巴克莱-德-托利再也没有指挥过任何独立的军,而是指挥施瓦尔岑堡所统率的主力部队中的全部俄军;因为这些俄军分属于各个军并且常常处于分散状态,所以与其说他担任的是军事方面的职务,不如说是行政和外交方面的职务。和以前一样,他在中级将领中证明自己是具有健全理智和坚毅精神的比较好的将军,在俄军较老一辈的将军中,无论如何他也是最好的将军。[195]

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

第2卷第60页和以下几页。(拿破仑口述)

贝尔纳多特……一个精明的人,外表引人注目;他作为国防大臣制定的作战计划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尉官而不是一位优秀的总司令。

马尔蒙,我过去的副官和炮兵军官。

达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头脑有条理,军事思想正确。他的粗暴举止和既多疑又冷酷无情的性格使他树敌过多。当他身处危局的时候,就会爆发极不公正地反对他的派系斗争。他对下属态度严厉

但是公正,他知道如何使士兵遵守纪律,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在我的元帅中间,没有哪个人比他对下属要求更严格,也没有哪个人能够使他的下属更准确地执行任务。

苏尔特,颇具男子汉气概,思想开阔、勤奋、活跃、不知疲倦、才华横溢。

拉纳,军功卓著而负伤累累。这位勇士不按军事原则行事,而代之以令人惊叹的判断力,在战场上,他的判断力绝不比他的任何同仁逊色。

奈,在许多战役中,拉纳或许和他同样出色,但是奈在 1812 年的大灾难中,陆陆续续指挥过所有的部队,他所表现出的精神的力量使他在每天都涌现出的勇士中名列前茅。他同他的许多同仁一样都不会纸上谈兵①,但是在战场上,他的自信、观察力和镇定自若无人能比。

缪拉特,他凭自己的仪表、勇气和活力有幸成为我的副官和妹夫,但是与我给他的显赫名声相比,他从未做到实至名归。此外,他天资聪颖,干劲十足,精力充沛。

马塞纳,他天生就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具有刚毅的性格、久经考验的勇气。他的洞察力使他能够作出果断和正确的决定。他在现代军事将领中占据显要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应该承认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比在参谋部更加出色。

布吕讷,有一定的功绩,但是总的说来,与其说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军人,不如说他是一位检阅台上的将军。②

---

① 这里和以下黑体之处是恩格斯着重强调的地方。——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条目《布吕讷》中利用了这个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474 页。——编者注

莫尔蒂埃，稍微逊色一些，但更为可靠。他的冷静和沉着在士兵中有口皆碑，这使他不止一次获得成功。他可以算是在我的领导下能带领一支队伍的将领。

贝西埃尔，他在我身边经受了考验，那是在意大利军队中，他负责指挥我的向导团[196]。他的思想非常有条理，他的才华是大家公认的。他办事井井有条，但是在提建议时，过于畏首畏尾，缩手缩脚。

勒费弗尔，但泽公爵。他是一位彪形大汉，天之骄子。他的一切都来自他的天赋、无畏的勇气和纯朴天真的性格。他知道如何赢得士兵的拥戴，并带领他们上战场。这是他的全部功劳。

茹尔当，他的大部分声望来自他的财产。他是一位优秀的行政官，勤奋、办事有条理、廉洁。他有教养，在一位指挥官的正确领导下，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参谋长。

麦克唐纳，他在特雷比亚河战役[197]中指挥严重失误。

在这个简评中，没有提到贝尔蒂埃。

又及：你的关于贝姆的材料写得怎么样了？关于他，我要说的是：他擅长指挥5 000—10 000人的较小规模的军，并且善于凭借巧妙的地形掩护和炮兵的支援来激发年轻部下的自信心；特别是在第一次特兰西瓦尼亚战役分解而成的小规模的山地战中，他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他有一种相当大的打游击战的莽撞，因而不具备指挥较大军团作战的能力。在第二次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当俄军入侵时，他再次采用打游击的冒险战术，而毫不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他不仅丢掉了特兰西瓦尼亚，而且还葬送了自己的整个军队。[198]他向巴纳特的挺进[199](在第二次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之前)一无所获。看来他不具备指挥较大规模的军队的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那鲜明的刚强性格和他那能让士兵对他这个外表不像军人的人产

生信任的本事。他能迅速而草草地组织并训练军队,但他也仅仅满足于此。第一次特兰西瓦尼亚战役中他有足够的时间组建一支精锐部队,而他却忽略了这件极为必要的事情。因此一旦失利,所有表面上的秩序和相对严明的纪律就化为泡影。他的比较大的作战计划全都带有强烈的游击战色彩,而且基本点大多是正确的,但是,他设定为前提条件的那些手段与可以支配的手段完全不同,他甚而假定那些手段已经具备,并且能够较好地加以运用。比如,他计划放弃进军匈牙利,而经由的里雅斯特朝意大利方向进行突破。如果具备并能集中运用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那么,也就具备了足以攻打海瑙的力量,俄国人便不会集结兵力,而不得不分散兵力去守卫已占领的阵地,这样一来,就可以对俄军实行各个击破。但是别忘了在起义战争中,这种游击战术有时还是合理的,这正是因为不清楚有多少真正可以支配的手段;不过,战争的规模越大,越不适合运用游击战术。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200]

伦　敦

[1857年9月11日或12日于赖德]

贝尔蒂埃只是一个遵命行事的人,没有什么思想,但是非常忠于职守和认真;1809年拿破仑派他到巴伐利亚,要他在拿破仑本人到

达之前把部队先作整顿，贝尔蒂埃通过朝令夕改①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领一半法军驻扎雷根斯堡，派马塞纳率领另一半法军驻扎奥格斯堡，而把巴伐利亚军队部署在两者之间的阿本斯贝格，如此一来，卡尔大公只要迅速推进，就能把这几支军队各个击破。只是由于拿破仑的到达和奥军行动缓慢才拯救了法军。

贝尔纳多特在1813年时根本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外交官。他阻挠部下将领转入进攻，而当毕洛夫违抗命令，在大贝伦和登讷维茨两次获胜[201]时，贝尔纳多特制止追击溃军。他同法军保持经常的联系；当布吕歇尔向易北河进军与他会合，迫使他最终采取行动时，他仍然抱着消极态度，直到查·斯图亚特爵士(他军营中的英国军需官)宣称，如果他现在不采取行动，将不再给他一文钱。这起了作用；然而瑞典军队开到莱比锡战场[202]，不过是装装样子②，在整个战局期间因作战而伤亡的还不到200人。贝尔纳多特于1798年曾任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在战胜奥军的周年纪念日他悬挂三色旗，人们袭击他的宅邸，烧毁了旗子。他离开维也纳，但是拿破仑认为他做错了，并促使督政府[203]把这件事压下。

你能否打听到，支架桥(ponts à chevalets)的英文叫什么。最好有比拉戈式的奥地利浮桥船的记述和关于各国军队浮桥船情况的简短摘录，只要一个大概(参看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军事桥梁》)。俄国人和普鲁士人还用帆布浮桥船吗？我这里没有什么材料，而我在曼彻斯特的材料已十分陈旧。关于英国的浮桥船我有一些材料。

---

① 原文为"ordres et contreordres"，暗指拿破仑第一的名言："ordre，contreordre，désordre"(朝令夕改，一片混乱)。——编者注

② 原文为"honoris causa"，字面意思是"为了名誉"。——编者注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原谅我没有给你写信，收到你的各个来件也没有通知你。首先是由于有许多工作，其次是有许多绝不是“出于内心愿望”的费时奔走。尽管天气不好，但我希望你逐渐恢复健康，我仍然没有放弃要你最后服用铁剂的主张。我只担心你写多了会有损健康。

盼望星期五有德纳的信来。今天把《巴克莱》、《贝尔蒂埃》、《勃鲁姆》、《布里安》和你的文章寄给他了。[204]下星期再寄B字头的第二批稿件，这对我很重要。在随即要修订的关于法国将领的文章中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下次寄信附上。关于贝姆在波兰的业绩，我找到下面的材料：

“在伊加宁会战中，他以12门轻炮和4门重炮与俄国的40门大口径火炮作战，战绩卓著；以后在奥斯特罗文卡会战中表现也很出色。[205]在这里，他率领炮队迅速赶到俄国轻步兵线，向正在渡过纳雷夫河的部队猛烈开火，顶住了80门火炮的轰击，迫使敌人退却。这次战斗结束后，他晋升为上校，不久晋升为全国炮兵总司令，当波兰军队集结华沙时，又晋升为将军。9月5—6日，贝姆将他全部炮兵兵力投入战斗；他将野炮布置在外线分散的防御工事之

间,然后于6日用40门火炮推进到已被俄军占领的沃拉附近,但是得不到步兵和骑兵的支援,不得不撤退。当波兰军队于7日夜间向普拉加转移时,他用40门火炮占领了桥梁,但是8日早晨他得到与俄军签订协议的消息和马拉霍夫斯基要他率领炮兵开往莫德林的命令。参看1831年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的他的一篇回忆录,他在其中叙述了最后几次事件并抨击了克鲁科维茨基。"206

上述材料是否可靠,我十分怀疑,所以请你加以核对,最好立即将修改的地方简略地用英文写给我。

你要的材料摘录,明天我到博物馆去查。207

你的　卡·马·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①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贝尔纳多特》很难写。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从事著述的法国将军大部分是他的绝对拥护者;而当前在布斯特拉巴44时代的作者大部分却是他的绝对反对者。下面是我请你核对的主要争论要点:

① 原稿为"4月"。——编者注

1. 他参加奥斯特利茨会战[55]的情况,他在会战前的部署。

2. 他在耶拿会战[54]中和埃劳会战[191]前的行动。

3. 他在瓦格拉姆会战[208]中的行动。

他在维也纳当外交使节的情况并非完全像你描写的那样①。据证明(其中有施洛塞尔写的《评拿破仑》),巴黎的波拿巴派报纸因贝尔纳多特没有悬挂法兰西国旗而谴责他为保皇党人。它们迫使他采取了一个后来遭到波拿巴否认的步骤。②

总之,波拿巴觉察到,贝尔纳多特在他的将领中是个追求自己"个人计划"的"政治家"。波拿巴,特别是他的兄弟们③用低劣而可怜的阴谋反对贝尔纳多特,却为他建立起远比他自己用其他任何方式所能得到的更为显赫的地位。

拿破仑对所有他认为有"个人目的"的人,总是采取卑鄙手段。

你的 卡·马·

关于布吕歇尔,你得给我写:他参加的主要会战,他在军事上的一般特点以及格里斯海姆十分强调的战术功绩④。

关于贝西埃尔、布吕讷、布朗、毕若,也是这样。

还有克里木战争[14]中的博斯凯。

请把德纳的B字头的条目单寄来,因为我的那份抄件遗失了。[171]

你的 卡·马·

---

① 见本卷第20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材料在弗·施洛塞尔《评拿破仑及其同时代的指摘者和颂扬者》18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中没有找到。——编者注

③ 约·波拿巴、律·波拿巴、路·波拿巴和日·波拿巴。——编者注

④ 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1855年柏林版。——编者注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18日星期五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来信是昨天下午收到的，太晚了，来不及给B字头的条目再准备点什么；加之信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朴次茅斯，因此还耽误了一些时间，不然我可以给你译出关于贝姆的摘录①。你们那里似乎天气不好；这里一直晴朗，只是太热；上星期下过几场暴雨，但是雨停后天气始终是温暖而晴朗的。这里的气候真是好极了，这里的植物，凡是不需要十分强烈的阳光的，差不多都像在那不勒斯一样带有南方特性。树篱是月桂长成的。我的情况好多了，原有的疾病已经痊愈，任何腺体都不再发炎了，现在我只是修修补补，让伤口愈合——这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增加肌肉和脂肪。海水浴对我的健康很有益；我又能轻快地游泳了，这证明我在治疗中获得了怎样的进步。我在博格诺拜访了皮佩尔，那是个非常不错的小地方，但是不能同赖德相比；我很好奇他能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很走运，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又恢复了自己是天才的念头；他把偶然的成功当做自己的功绩，而且

① 见本卷第202—203页。——编者注

已经差不多把自己看做是博格诺之王。星期日他将来此,施特芬可能也来。下星期我去布赖顿,再从那里乘船去泽西岛,施拉姆来信说,他也打算去泽西岛。那时你大概也能去布赖顿了,然后,如果工作能安排好,就同我一起去泽西岛,海上旅行对你也是有益的。[182]你看怎样?至少星期二以前我还在这里,可能还要待久些,这要看情况而定。

关于贝姆我只能写下面一些材料:

"在伊加宁会战中贝姆指挥炮队,在同占优势的俄国炮兵作战时表现了非凡的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在奥斯特罗文卡会战中他仍担任旧职①,再次指挥炮队作战;当波兰军队的进攻最终被渡过纳雷夫河的俄军击退时,贝姆勇敢地将他的全部火炮往前推进,以掩护波军退却。[205]在这以后,他晋升为上校,不久又晋升为将军并被任命为波兰炮兵总司令。当俄军进攻华沙防御工事并占领了沃拉时,贝姆用40门火炮推向这整个防线的主要筑垒据点,但是与他对抗的俄国炮队以优势兵力阻止了波兰步兵的再举进攻,迫使贝姆撤退。"[209]

其余的是些极平常的事情。我这里没有关于伊加宁的材料;这是一次不十分重要的战斗——保卫堤坝,这次保卫战也像平常一样,由于受敌包抄而失败。40门大口径火炮肯定是虚构的,俄军在奥斯特罗文卡撤退也不确实;真正撤退的只能是散兵和辅助部队或缺乏掩护的几个营。我上面所说的是贝姆的最顺利的情况,因为吉比奇不准追击。

非常感谢关于桥的资料。[207]已完全够用了。星期日或星期一将

① 炮兵少校。——编者注

寄给你《会战》、《炮兵连》以及我还能写完的B字头的条目，其他的条目我一定尽快去写。也就在这几天，我一看完缪弗林的著作①，就给你寄上一些关于布吕歇尔的材料。

还有哪些法国将领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你认为需要详细探讨的？请尽量多给我一些时间，因为我不能胜任连续两小时以上的工作。

你的 弗·恩·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施特芬、皮佩尔和皮佩尔的一个朋友来过这里；后两人刚走，因此在邮局关门以前，我几乎再没有时间看一遍附上的文章②，并给你写关于贝尔纳多特的材料。

---

① 弗·缪弗林《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局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恩格斯《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奥斯特利茨[55]。贝尔纳多特被拿破仑派到伊格劳①,要他从那里监视在波希米亚的斐迪南大公;他适时接到拿破仑调他去布吕恩②的命令,他于是依令行事。他的军队部署在苏尔特和拉纳之间(在中央),协助击退了联军右翼的迂回。我记不起贝尔纳多特在这次会战中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行动,在若米尼的著作③中也没有找到什么。

耶拿[54]。这里可以肯定,贝尔纳多特确实接到拿破仑要他从瑙姆堡开往多恩堡的命令,而当时也在瑙姆堡的达武,则应向阿波尔达推进。在给达武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如果贝尔纳多特已经同他会合,那么他们可以一同开往阿波尔达。达武自己侦察了普军的行军路线,并确信贝尔纳多特在多恩堡这个方向上不会遇到敌人之后,就力求照此执行。他甚至表示愿意受贝尔纳多特的指挥。可是贝尔纳多特坚持认为,在给他的命令中没有提到阿波尔达,于是他开走了。结果他于14日行军整整一天,没有遇见一个敌人,而达武在奥尔施泰特就不得不孤军作战。如果贝尔纳多特在那里,或者就在14日那天听到炮声赶来,那么这次实质上并不重大的胜利就会成为像耶拿那样的决定性的胜利了。只因为奥尔施泰特的普军与耶拿的溃军汇合,再加上拿破仑为会战所做的战略准备,这次会战从结果来看才仍然具有决定意义。为什么贝尔纳多特这样做,还不很清楚。若米尼称这是过于严谨的精确。贝尔纳多特从字面上去执行命令大概是想

① 捷克称做伊赫拉瓦。——编者注
② 捷克称做布尔诺。——编者注
③ 参看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14页。——编者注

让拿破仑出丑,因为拿破仑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按照错误的设想行动的。

埃劳[191]。当卞尼格先出发攻打向前推进得过远并驻在贝尔纳多特左后方的奈的部队时,拿破仑给他设下了陷阱。奈向南转移,贝尔纳多特向西南撤退,并得到要他将卞尼格先诱向魏克瑟尔河的命令,而这时拿破仑则从波兰向北截断卞尼格先的交通线,携带书面命令给贝尔纳多特的传令官被哥萨克骑兵俘获,卞尼格先因此知道了所面临的危险,并躲过了这个危险。贝尔纳多特则由于这同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得到训令,因此落在作战线的后面。在这件事情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指责他的。

瓦格拉姆[208]。会战的第一天,

"欧仁①推进到瓦格拉姆附近,但是由于他闯入了敌人预备队的中路,又得不到贝尔纳多特的支援(他的部队投入战斗太晚,又不太果断),遭到正面和翼侧的攻击,被击退到我的近卫军那里"。②

会战的第二天,关于贝尔纳多特我没有找到任何特别的记述。

无论如何,贝尔纳多特先生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他从没有真正出色的表现,即使作为一个政治家,加斯科涅人③的气味在他身上也是非常浓厚的。想得真美,想在拿破仑之后当皇帝![210]

关于贝西埃尔,我只能说:他大部分时间指挥近卫军,主要是骑兵,这是个不需费脑筋的职位。他很勇敢,如此而已。

---

① 欧·博阿尔奈。——编者注

② 见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6页。——编者注

③ 在法国文学中喻做爱吹牛的人。——编者注

我要尽可能在本星期写完B字头的条目,至少要完成主要的部分,那时再给你写关于布吕歇尔的必要材料。现在是邮局关门的时候了。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旅行的事怎样了?[182]

看来,哈夫洛克在印度是个最能干的家伙;在这样的气候下一个星期走126英里,而且历经五六次会战,这真是了不起的事。这一切必将因霍乱流行而告终,这是可以预见到的。

我在这里几乎无法读到《泰晤士报》,不然印度的情况我就可以给你写得更详细些,这里要看到报纸实在太难了。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健康好转,对我来说是最愉快的消息。

上星期五接到德纳一封既冷淡又简短的信。我回信说,我立即

向邮局追查。其次,我这里的《阿尔及利亚》和《弹药》①已经完成,所以就寄给了他,告诉他我另外留了副本;我还告诉他,我有《军队》[175]的原稿,会让人重抄后立即寄去(我这样做,是因为你最近来信中一再告知,《军队》已接近完成);至于《炮兵》,大部分将写在《火炮史》里[178],我也就不再保留手稿了。将要寄去的只剩A字头的条目《军队》、《西班牙无敌舰队》、《阿亚库乔》[173],虽然现在可能太迟了,总之,碰碰运气吧。我之所以给出后两篇东西,是因为你可以把它们写得非常简短,而在我寄给你的材料中,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和阿亚库乔(关于埃斯帕特罗)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

明天还将寄出3篇传记②。

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去布赖顿,更不能陪你去泽西岛。

关于B字头的将军的条目,经仔细审查以后,除了请你答复关于贝尔纳多特的问题和提供关于布吕歇尔、毕若、博斯凯(在克里木战争[14]中)的重要材料外,就不需要什么了。有关其他法国人的材料我这里已够了。最后,还需要乔·布朗爵士的材料,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不必写很多。

你写的B和C字头的条目单我已寄给德纳。[171]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弹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卞尼格先》,马克思《勃鲁姆》、《布里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2日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贝尔纳多特在瓦格拉姆会战[208]的情况还有下面一段:7月5日,法军的攻击主要由于贝尔纳多特的行动缓慢而停止了,当时他占领了位于中央但略突出在法军阵地前面的阿德勒克拉村,6日晨,奥军集中兵力发动进攻时,贝尔纳多特没有设防固守这个村庄,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面,而是驻扎在阿德勒克拉村前面的开阔地上。当奥军逼近时,他认为这个阵地非常危险(在这前一天,由于他行动缓慢,他的部队最终损失惨重),就退到阿德勒克拉村后的台地,但是没有占领这个村庄,村庄立即被贝勒加德的奥军夺取。

因此,法军中路处于危急状态,它的指挥官马塞纳派出一个师到前面去重新夺取村庄,但是这个师又被达斯普雷的掷弹兵从那里打出来。于是拿破仑亲自出马,接过指挥权,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由此挫败了奥军的行动。如果若米尼的描述有几分真实的话,那么贝尔纳多特在这里的失策完全不容置疑。[210]

《军队》[175]直到法国革命为止的历史部分,已写完。我现在马上

把近代部分和一般编制部分(以此作结束)写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再写一些B字头的条目,以便你能陆续寄出,从而挽回德纳先生的好感。在这期间我又得到一点钱,现附上5英镑的银行券。也许,你还可以抽身去布赖顿一两天;我在此还要逗留几天[182],去那里时,我会通知你的。

毕若。大部分已在《阿尔及利亚》①条目中写了。这是一个平庸的将军,他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胜利没有多大意义。他以10万人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找到了能对付这个国家和敌人的战争方式,摧毁了,或更确切地说,压制了阿拉伯人(不是卡比尔人)的反抗能力,在我看来,这些功劳不属于他,因为我认为计划不是他制定的。他是个有些鲁莽的人,在塔夫纳事件[211]中不仅表现出可被人收买,而且在困境中举棋不定。他拥有10万军队,手下又有像拉莫里谢尔、尚加尔涅、卡芬雅克、内格里埃、杜维维耶这些经过十年战争磨练的将领,所以不需要多大才干也能有所建树,尤其因为法国的总参谋部非常强。加之他的活动大多只是部署军队(而这方面不知道参谋部为他做了什么),领导预备军,因为在各个地区活动的只是个别的师和旅。

博斯凯。在阿利马河会战[212]中,他率领法军右翼向俄军左翼进行翼侧攻击,其行动之有力和迅速,连俄国人都承认;他甚至带领炮队通过没有道路、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峡谷到达了台地。这次,如果他面临的敌人在人数上不是比他少得多的话,他是应该受到极大赞扬的。在巴拉克拉瓦会战[213]时,他及时赶去解救英军右翼,使英国

①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轻骑兵的残余部队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俄军则失去了继续进攻的兴致。在因克尔曼会战[35]中，他早在清晨就准备好派3个步兵营和2个炮兵连发动进攻；在遭到否决后，他把3个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英军右翼的后面（在黑河河岸斜坡），上午11时左右，他将其中的两个旅调往火线，俄军因此开始退却。英军全部投入了战斗，而俄军还留有16个步兵营，如果没有博斯凯，英军就会被歼灭。俄军16个未动用的步兵营掩护退却，在这里追击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离战场3 000步就是台地的尽头。博斯凯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常敏捷、机警、主动，总之，表现出他是一名模范的军长，他在黑河河岸斜坡指挥一个军执行掩护任务的整个期间也是如此。他是否适合当总司令，这点很难说；这方面他是具有某些素质的。像他这样在前卫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将领，只需要再在战略方面经受考验就行了，然而在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却很少有机会。[214]

布吕歇尔。在1794年普法尔茨战局[215]中，他作为前卫将领和轻骑兵指挥官表现出色。他的已出版的日志①是最好的证明，这本日志虽然修辞欠佳，但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佳作。他使法军总是处于受惊扰的状态，向司令部提供关于敌人调动的最确切的情报，不断发动突然进攻和袭击，而且多半取得成功。1806年在奥尔施泰特会战[54]中他用骑兵攻击敌人没有成功，他关于集中全部兵力再次攻击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是凭记忆）。他向吕贝克撤退，在那里坚守到底，[216]这是这段历史中有数的光辉插曲之一，尽管当时他的战略机动常是骠骑兵式的。至于他最后被俘，不能怪他，因为他也

---

① 格·勒·布吕歇尔《1793—1794年战局日志》1796年柏林版。——编者注

同所有的普军一样被切断后路，而且他还必须作为后卫作最远的迂回。在1813年之前的这段时期，夏恩霍斯特和道德协会[217](大家知道，格奈泽瑙是该协会领导人之一，他因此终身受到国王①的怀疑)，像布林德及其同伙对待黑克尔一样[218]，把布吕歇尔捧为英雄，认为他是唯一可能的和他们所需要的统帅。他们十分成功地选对了人。正如缪弗林说的那样，布吕歇尔是个模范军人，同时他与民众一样极端仇恨拿破仑和法国人，具有平民的欲望、方言、谈吐方式和举止作风，具有激励普通士兵的极高天分，而作为一个军人，他有无比勇敢的精神，善于敏锐地判断地势，能当机立断。他有足够的智慧，遇到较简单的情况能独立确定正确的行动方式，遇到较复杂的情况则依靠格奈泽瑙和缪弗林。而在战略上他是一窍不通的。

"对欧洲来说这不是秘密：这位在1815年已年逾七旬的布吕歇尔公爵对作战的战略一无所知。他实在是什么也不懂，要他批阅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是很小的作战计划，他都弄不明白，判断不了计划的好坏。"②

他甚至不识地图，而且与拿破仑几乎半数的元帅一样，都具有这种战略上的无知。在这方面他有他无限信任的格奈泽瑙去担当。如果没有布吕歇尔，1813—1814年的战局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当时没有一个将领能够完成他所做的事：他通过一场胜仗和对敌人的全力追击(卡茨巴赫河会战[219])把那些最桀骜不驯的分子(朗热隆和约克曾公开反抗过他)组建成一支坚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担负一切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见弗·缪弗林《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局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第225页。——编者注

任务,而且他可以自己负责率领这支军队冒险向瓦尔滕堡和萨勒河进军,从军事观点来看极其冒失,但从政治上来看由于贝尔纳多特的关系则是必要的;这样一来他不顾所有交通线的安危,还迫使行动迟缓的主力军团(他在德累斯顿会战[220]后把法军一直追击到包岑,从而解救了在西里西亚的主力军团,因此,拿破仑不得不转而对付他)在莱比锡冒险作战。当时一般都有点反叛的精神,于是布吕歇尔就与北方军团的$\frac{3}{4}$的将领(毕洛夫、陶恩钦、温钦格罗德)订立了契约,根据这个契约,如果贝尔纳多特不出动,他们将自己负责加入布吕歇尔的行动。莱比锡会战[202]以后,唯有布吕歇尔做了一些追击敌人的事——虽然这些还不是必须做的全部事情,但是君主们的驾临阻碍了他。1814 年在蒙米赖地区因战略上的失策付出了沉重代价,[221]这应该归罪于格奈泽瑙和缪弗林;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巴黎的决议决定了战局,而这是布吕歇尔的功劳。1815 年在利尼会战以后向滑铁卢的进军是布吕歇尔的伟大功绩;[222]在这方面他几乎无人可比,除布吕歇尔外,没有一个将领能使自己的士兵作出这样的努力,即在进军以后立即展开一场出色的追击,直追到巴黎,这次追击正如那次从耶拿[54]直到斯德丁①的追击一样,堪称经典范例。至于布吕歇尔能博得优秀将领的敬佩,这可由他与朗热隆(有学问的法国流亡者,曾率领主力军团抗击土耳其人)和约克的关系来证明,虽然他们最初表现得很执拗,但不久之后不仅赞同他,甚至完全站在他一边,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实际上,布吕歇尔是骑兵将领;这是他的专长,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很出色的,因为这是纯战术领域,不需要战略知识。他对自己的部队有很高的要求,但他们都遵照执行,而且甘愿效劳,所

① 什切青。——编者注

以我想,除了拿破仑和新近的拉德茨基,在19世纪没有哪个将军能像布吕歇尔那样敦促部队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还应该指出,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失去过镇静和勇气,他在防御中沉着顽强,在进攻中勇猛坚决,在危急中能当机立断。最后,在1813—1815年的半游击战性质的战争中,他是非常称职的,而且他的参谋部很好地配合了他,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是个很危险的对手。[223]

你的 弗·恩·

银行券OH 06012,曼彻斯特,1857年1月15日。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附件。

当然,我很想在你动身以前与你见面。只要有一点可能,我就去布赖顿。[182]麻烦的是,在季度末,整个夏季延搁下来的全部难题都堆积在一起。当务之急,也是唯一可以让我摆脱困境的就是加紧给《百科全书》撰稿。随着秋季的来临,还须从当铺赎回些东西。

我打算下星期将传记(全部)写完。[224](关于乔治·布朗爵士这

头蠢驴还有什么可写①的吗?)

我已开始在《论坛报》上写一组关于波拿巴政府的财政业绩及其金融冒险的文章[225],我在得不到印度的消息时就写这些东西。至于印度问题,我想拿着地图和你当面谈谈。到目前为止,我总是能凭直觉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过现在很快就该对这件讨厌的事进行总的军事概括了。

前几天,我在去博物馆②的路上跌了一跤,正好摔着头,到现在前额的伤口还没有好。

希望你服用铁剂。前几天我与德国人医院的利希滕贝格医生交谈过,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说,在疗程结束后服用铁剂是必要的。

你的 卡·马·

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4日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这信纸上面印的这座城堡,克伦威尔曾在那里把查理一世监禁

① 马克思《布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了一段时期。[226]星期天我要仔细参观它。

你希望讨论印度问题，我恰好也正想，你大概会乐意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现在有机会拿着地图详细研究最近的邮件中的主要内容，下面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恒河中游和上游地区的英军阵地是完全不同的，从军事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哈夫洛克的纵队和德里附近的纵队在尽全力帮助被隔绝和封锁的当地守军撤退后，应尽量在阿格拉会合；除阿格拉外，只应当坚守住恒河以南的邻近据点，特别是瓜廖尔(因为中印度的王公们的缘故)；恒河下游的据点安拉阿巴德、贝拿勒斯、迪纳普尔交给目前仍驻扎在那里的守军和从加尔各答来的后备军防守；同时掩护妇女和非作战人员沿河而下，使部队变得更加机动，并且依靠机动纵队控制周围地区和征集储备物资。如果阿格拉守不住，那就应该向坎普尔或安拉阿巴德后退；后一个据点要竭尽全力坚守住，这里是通向恒河与朱木拿河中间地域的锁钥。

如果阿格拉守得住，孟买军队也可以调遣，那么孟买军队和马德拉斯军队就应该占领从艾哈迈达巴德到加尔各答一线以南的这个名副其实的半岛，并派出部队与北方建立联系：孟买军队经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前往阿格拉，马德拉斯军队则经绍戈尔和瓜廖尔前往阿格拉，再经贾巴尔普尔前往安拉阿巴德。然后从旁遮普(如果它可以守住)和加尔各答经迪纳普尔和安拉阿巴德到阿格拉建立另外的交通线；这样就可建立4条交通线，并且不计旁遮普在内，有3条撤退线通向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因而，军队从南向阿格拉方向集中，同时可以控制中印度的王公，平定进军路线上的起义地区。

如果阿格拉守不住，那么马德拉斯军队必须首先与安拉阿巴德建立并保持联系，然后在孟买军队撤向瓜廖尔的同时，与安拉阿巴德

军队一起撤向阿格拉。

马德拉斯军队征召的看来尽是流氓，因此它的可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孟买，每个营有150名以上的印度斯坦人，这些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以煽动其余的人也暴动。如果孟买军队暴动，我们就只好暂时放弃一切军事上的估计；不过到那时有一点是再肯定不过的，就是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会发生大屠杀。如果在孟买今后都不能用军队来对付起义者，那就至少必须加强现在已经开过那格浦尔的马德拉斯纵队，而且尽快与安拉阿巴德或贝拿勒斯建立联系。

英军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最高指挥官而使得现在的处境非常荒唐，这主要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兵力分散，把自己封锁在一些彼此相隔很远的小据点上；第二，同时他们让唯一的机动纵队死守德里城下，它不仅不能有所作为，甚至遭到毁灭。那个下令向德里进军的英国将军[①]应该被革职并处绞刑，因为他必定知道我们不久前才知道的事，即英军自己曾加固了各个旧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至少需要15 000至20 000人正规的围攻才能攻下。如果防守得好，那就需要更多的兵力。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在那里，就不得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那里坚持下去：撤退无异于失败，然而撤退很难避免。[②]

哈夫洛克的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季节里一星期行军126英里，进行6次或8次的战斗，这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支部队也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如果他在围绕坎普尔的不断缩短的半径上继续出征，就会使自己的部队更加疲惫不堪，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封锁，否则他就必须撤回安拉阿巴德。

---

① 乔·安森。——编者注

② 在原稿中这一段的左侧和这里的黑体字下面马克思划了线。——编者注

重新征服的真正的作战线是沿着恒河河谷走向上游的;孟加拉本身较容易守住,这里的民族已很衰微;真正危险的地区是从迪纳普尔那一带开始的。因此迪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扎布尔,尤其是安拉阿巴德的阵地非常重要;从安拉阿巴德首先应该征服河间地(在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和两河沿岸的城市,然后是奥德,再然后是其他城市。从马德拉斯和孟买到阿格拉和安拉阿巴德只能作为两条次要的战线。

集中兵力始终都是重要的。沿恒河开往上游的增援部队处于分散状态,尚无一兵一卒到达安拉阿巴德。固守这些阵地可能是必要的,但也可能没有必要。无论如何,应该坚守的据点数目必须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需要集中兵力进行野战。如果科·坎伯尔——我们暂且只知道他很勇敢——想作为将领有很大作为,他就必须不管德里失守与否,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支机动部队。而在总共有25 000至30 000欧洲士兵的地方,局势绝不会这样令人绝望,以至凑5 000人去打仗也凑不齐,他们的伤亡将通过从各阵地抽调守军来补充。只有那时候坎伯尔才会看出他是处于怎样的境地、实际上面对着怎样的敌人。但很可能,他会像傻瓜一样集结在德里城下,看着他的士兵每天死去100人,而且认为留在原地直到他们全部死光才是更加"英勇的"。英勇的愚蠢行动仍然像过去一样屡见不鲜。①

在北方集中兵力进行野战,取得马德拉斯的有力支援,并且尽可能取得孟买的支援,这就是需要做的一切。即使纳巴达河流域的马拉塔王公们[227]背叛,也无关紧要,这只说明他们的部队已经站在起

① 在原稿中这一段的头三个句子和最后两个句子的左侧马克思划了线。——编者注

义者方面。无论如何,能够做到的至多也就是支撑到10月底欧洲第一批增援部队抵达为止。但是如果再有孟买的几个团起义,那么战术和战略就无济于事,一切由此来决定。[228]

我最迟于星期二去布赖顿,星期三晚上10点钟从那里去泽西岛;我还会给你写一封更详细的信,而且希望你来。[182]明天就着手写《炮兵连》等条目①。今天我绕岛走了一圈,因为昨天又苦干到3点,今天就想睡个够。

你的 弗·恩·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前天给你去信,告诉你5英镑已经收到,这信大概今天你已收到。我不明白信为什么会耽搁,因为信是我亲自及时投邮的。

你的《军队》[175]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

---

① 恩格斯《炮兵连》、《露营》、《掩障》、《垛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军役特有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同样，工匠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229]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230]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雇佣军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①)；(2)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231](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182]——，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因写传记等东西自然必须看各种百科全书，其中也有德国的。于是我发现《劳动》、《阶级》、《生产》等条目都完完全全地抄袭了我们

---

① 威·伯蒂歇尔《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编者注

的东西，而且抄得很笨拙。但是又全都避而不提我们，甚至在整篇讲到埃德加·鲍威尔先生和这一类大人物时也是如此。这对我们倒更好。德国的百科全书中的传记是写给8岁以下儿童看的。法国的百科全书虽然有偏见，但至少内容很丰富。英国的百科全书是老老实实地抄袭德国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通过德国的百科全书似乎可以看出，同一些家伙拿同一些废物供给了不同的出版商。埃尔施和格鲁伯出版的只有后几卷还不错，那里有许多科学的材料。[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保利的《古代实用百科全书》是一部内容可靠的著作。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6日于泽西岛圣赫利尔
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哈尼的问题是这样了结的：这个高尚的人昨天晚上去施拉姆那

① 指《科艺全书》，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合编，1818—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里，我也在场。乌黑的大胡子使得他样子很古怪，有些像那个和我们一起从轮船乘小船上码头的肮脏的犹太人；无疑还是没有进步。他轻松地看待他在泽西岛的政策，说他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232]他肯定有较为严肃的观点，大概稍后才会端出来。后来，我还同他喝了点酒，并且让他给我讲讲这里的情况等等，没有谈到过去的事。目前看来他很高兴离开伟大的政治而退居他那渺小的盲人国。作为独眼，他在这里成了反对派之王①，他右有本城的头号杂货商，左有本城的头号蜡烛商。会战常在这里的皇家广场进行。杂货商在那里把一个叫勒穆瓦讷的波拿巴的密探、泽西岛《公道报》的主编痛打了一顿。这件案子拖了整整一年，下星期一就要结案了。《公道报》自从巴黎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停刊了，危机期间一直停刊。在哈尼看来，泽西岛的整个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希吉拉历以前和以后，即赶走癞蛤蟆以前和以后[233]。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时期都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施拉姆正为计划找新居而忙碌，但是最后大概还是留在老地方。我总劝他住得靠南边一点，但是他却像大多数与他同样情况的人一样，偏要坚持另一种意见，还说，这是钱的问题，说他的亲属现在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据哈尼说，这里冬季刮东风时往往相当冷，而施拉姆住在城里最顶西北风的地方。如果如他所说，已经有3年像现在这样行走困难，那么这病当然还会拖一些时候；此外，这里的人有可能感染肺结核并因此死掉，在我们的寓所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胖女房东的女儿就死于这个病。我不想再同他谈迁居南边的事，这会激怒他，他本来就非常容易动怒。在目前情况

① 这里套用了法国谚语："盲人国里独眼称王"(Au royaume des aveugles les borgnes sont rois)。——编者注

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有一大堆信要写，不过明天一定要工作了。

昨天我朝着岛的北岸方向散步——离这里有五六英里路；路修得很好，有些地方是美丽的林荫道，一片茂密的悬钩子丛林，沿岸有几处十分迷人的小海湾。岛是个台地，从高处可以看到地势渐渐升高，差不多一直到北岸，其间有几条浅浅的溪谷。从北面可以望到法国的一条很长的地带(芒什省的西岸)和塞克岛。但我没能看到根西岛。

施拉姆的哥哥①告诉施拉姆，他的一个名叫贝格尔②的朋友，法学家(大概是普鲁士人)，50岁左右，几天后将来这里过冬。你认识这个人吗？这家伙一定住在伦敦；去了解一下鲁道夫·施拉姆先生认识的人总是好的。我模糊地记得，在伦敦曾经有这么一个家伙在我们跟前转悠过。

我也发现了施特芬在贝格区和马克区的小型战争的资料：霍莱本的《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军事考察》。这本书是他的主要权威著作，书中谈到马克区和克莱沃的那片灌木丛生和沟壑纵横的地区很像旺代[234]，而且像是专为人民战争而建的。可惜对住在马克平原农业区的人们来说并非如此。总的说来，这本书不错，但写得好像故意要证实施特芬偏爱散兵战和小型战争，在这方面言过其实了。

附上C字头的条目单和批注的意见。[171]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② 海·布克。——编者注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19日于泽西岛
[圣赫利尔]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过去由于疏忽而没完成的剩余部分和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原稿摘录；[173]有些人名我认不出来，必须由你填写。我现在正在着手写《火炮史》。[178]

我看，施拉姆的健康状况有些恶化，不过他的情况天天在变。他哥哥①派来的佣人贝格尔②现在正在他那里，这人在同一栋寓所租了房间，施拉姆在教他英语；这是一个猥亵的普鲁士老家伙；他大谈柏林宫廷中那帮坏蛋的无聊的猥亵勾当，让他见鬼去吧！我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朋友哈尼了。他愚蠢透顶，而且对他在这里扮演的市侩角色感到十分得意，尽管他在他的报纸③上也明显受到报纸老板的监督。他自然希望英国工人有朝一日干出点什么名堂来，不过这绝不会是什么宪章运动[10]的东西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理论上的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② 海·布克。——编者注
③ 《泽西独立报》。——编者注

空谈，而如果想要打扰他在这里进行的庸俗宣传，他就会非常不乐意。他很忙，然而是无事忙。[232]他的那位把法国密探①痛打了一顿的杂货商朋友被判罚金5英镑。

除《火炮史》外，我还要写些小篇东西，随时寄给你，以便让德纳看到工作仍在进行。不过请把我写信提到的那些笔记和D字头的军事条目单寄给我。附有C字头条目单副本[171]的那封信和后来寄的《军用桥》一文[207]你都收到了吧？

很想两星期后就回曼彻斯特。[182]那里的营业状况变得很糟，非常需要我回去。除此之外，健康情况良好；昨天我骑了7个钟头的马，而且我也已经把养病时的一套清规戒律抛弃了。

你的　弗·恩·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圣赫利尔

1857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请原谅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首先，从特里尔来看他叔叔②的

① 勒穆瓦讷，见本卷第225页。——编者注
② 彼·伊曼特。——编者注

小伊曼特(13岁)在我们这里待了整整一星期,我不得不带这个小家伙到处转转。其次是工作很多。

先谈谈你回曼彻斯特的打算。你想必很清楚你有无必要去那里。这肯定对你不会有好处,因为那里的天气非常恶劣。艾伦认为,你要对自己负责,应当尽可能在气候比曼彻斯特好的环境中多休养一些时候,因为一旦旧病复发,就会有生命危险。你应当先咨询一下你的医生①,然后再作决定。

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②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会在纽约爆发)。它直接影响到法国工业,因为目前纽约出售的丝织品比里昂生产的更便宜。英国的金融评论员悲叹说,他们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国外的顾主,这个说法既独出心裁又十分可笑。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情况怎样?现在发现,格拉斯哥的厂主把许多商品运到国外委托出售。③

你对在印度的英军有什么看法?这些家伙就算在失败的时候也通常会碰到好运。我现在有一份他们6月18日以来派遣部队的非常详细的单子,并附有按照政府估计应当到达的日期和开往的地点。摘要列表如下:

① 马·黑克舍尔。——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到达日期	总　数	加尔各答	锡　兰	孟　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9月20日	214	214	—	—	—	—
10月1日	300	300	—	—	—	—
15日	1 906	124	1 782	—	—	—
17日	288	288	—	—	—	—
20日	4 235	3 845	390	—	—	—
30日	2 028	479	1 549	—	—	—
10月份小计	8 757	5 036	3 721	—	—	—
11月1日	3 495	1 234	1 629	—	632	—
5日	879	879	—	—	—	—
10日	2 700	904	340	400	1 056	—
12日	1 633	1 633	—	—	—	—
15日	2 610	2 132	478	—	—	—
19日	234	—	—	—	234	—
20日	1 216	—	278	938	—	—
24日	406	—	406	—	—	—
25日	1 276	—	—	—	—	1 276
30日	666	—	462	204	—	—
11月份小计	15 115	6 782	3 593	1 542	1 922	1 276
12月1日	354	—	—	354	—	—
5日	459	—	—	201	—	258
10日	1 758	—	607	—	1 151	—
14日	1 057	—	—	1 057	—	—
15日	948	—	—	647	301	—
20日	693	185	—	300	208	—
25日	624	—	—	—	624	—
12月份小计	5 893	185	607	2 559	2 284	258
1月1日	340	—	—	340	—	—
5日	220	—	—	—	—	220
15日	140	—	—	—	—	140
20日	220	—	—	—	—	220
1月份小计	920	—	—	340	—	580

(续)

到达日期	总　数	加尔各答	锡　兰	孟　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从9月至1月	30 899	12 217	7 921	4 441	4 206	2 114
由陆路派去的部队						
10月2日	工兵235	117	—	—	118	—
12日	炮兵221	221	—	—	—	—
14日	工兵244	122	—	—	122	—
10月份小计	700	460	—	—	240	—

30 899人中有：
步兵……………24 739
炮兵…………… 2 334
骑兵…………… 3 826

炮兵10月份到达加尔各答的只有100人，而大批到达是从11月15日开始的。第一批骑兵队于11月10日到达。[235]

既然已经使用数字，不妨在这里再引用一些关于波拿巴经济的数据。长期国债的数据是确实可靠的。1856年和1857年短期国债的数据是按平均数计算的，其他年份是根据《通报》。(法国人断定短期国债为20亿，这大致相近。)

长 期 国 债

路易-菲力浦(18年)年代	百万法郎	波拿巴(1852—1857年，6年)年代	百万法郎
1831	$162\frac{1}{2}$	1852年4月法令	100
1832	150	1853年3月法令	250
1841	$187\frac{1}{2}$	1854年12月法令	500
1844	325	1855年7月法令	750
1847	$87\frac{1}{2}$	1855年8月(超出认购的数字)	$31\frac{1}{4}$
		1857年(法兰西银行的铸币)	100
共计	$912\frac{1}{2}$	总计	1 731 250 000
18年平均每年5 000万		6年平均每年	3亿法郎左右

短期国债

路易-菲力浦		波拿巴的增加数	
			百万法郎
约	10亿法郎	1852年	50
共和国到1851年		1853年	$262\frac{1}{4}$
年底还只有	7亿法郎	1854年	$205\frac{3}{4}$
		1855年	$152\frac{1}{4}$
		1856年 1857年	$335\frac{1}{8}$
		共计	$1\,005\frac{3}{8}$
		加上共和国时期的国债	700
		总计	1 705

这里还应该加上各市和各省的金库，不过奉穆夫提①之命也是负债累累。

如果考虑到，这个家伙登位时的长期国债大约是40亿法郎，也就是说，从第一共和国的Tiers consolidé②算起。而他在6年中又增加了约27亿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因此不能否认，他逗留在伦敦对他很有好处。加上他的短期国债的统计中还列进了还债基金等奇怪的玩意，以致审计也大成问题了。但是这个家伙具有某种赌徒的幽默。他认为，1852年——帝国的千年王国的第一年——绝对没有赤字，也没有短期国债。于是5 000万法郎就被他算在1851年的账上(按可笑的法兰西方法，1851年的预算在1850年8月制定，而在

①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深谙《古兰经》；这里是讽喻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即1797年贬值到原来价值的$\frac{1}{3}$的法国国债。——编者注

1854年才结束),而另一部分则转到1853年的账上。他宣布他的政府与路易-菲力浦的政府相反,没有赤字,但紧接着在1853年却又恬不知耻地宣称有一笔从1800年以来法国最大的短期国债。当财政部长帕西于1849年向他提议限制发行短期国债并将其改为长期国债时,他立即就将其革职,并任用了阿希尔·富尔德。只要仔细了解一下,就知道他的财政制度与路易-菲力浦的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毫无顾忌,常常耍花招,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

我一有空,就把《百科全书》所需的一切寄给你。

你的　卡·马·

谢谢你寄来的文章。你认不出的人名是伯利勋爵。

衷心问候施拉姆。

10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29日于泽西岛
[圣赫利尔]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再过一星期我就要回曼彻斯特了,[182]还不知走哪一条路线。按

① 马克思这里的内容可能是对他未发表的系列文章《波拿巴的财政政策》第四篇的复述。参看本卷第218页。——编者注

照你的来信，我又详细地向黑克舍尔咨询有无旧病复发的危险(因为要回去，我自然在这之前已同他商量过)；从他的答复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只有在肺部受到感染时才有危险，但他保证我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认为，我现在肯定不再需要待在泽西岛，要么结束休养，要么必须到更南边的地方去。不管怎样，我应该去曼彻斯特，哪怕只是尝试一下；我可以随时离开那里。现在只等钱来，钱一到就走。到那时，《火炮史》[178]一定写完了，其余的不如到曼彻斯特再写，因为我的书在那里，一些小篇幅的东西可能除外。我想早一点得到D字头的条目单[171]，不然德纳先生又要抢在我们前头了。这个高尚的人来信都写些什么？你没有收到他的信吗？

铁剂对我的血液起了可怕的作用，使得我的脉搏剧烈跳动，血液不断往头上涌；我像喝醉了酒，脑袋迷迷糊糊的；而且夜里非常兴奋，无法入睡。所以我不得不再次暂停服用铁剂。如果到曼彻斯特再开始服用的话，那也要严格限制剂量。

即将来临的季节肯定会使施拉姆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现在他自然很少出门，也难得进城，而且进趟城很费劲。他的哥哥①给他派来的那个老庸人②是个非常猥亵的家伙，知道柏林的许多流言蜚语，但在其他方面则无趣且愚蠢。不过他可以为康拉德的利益而催逼康拉德的兄长大人，而且他也答应过我这样做。施拉姆叫人在他的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墙壁上开了一个门；这样可以使卧室暖和一点，而且冬季可以不必通过过道。这就把找房子的事也打消了。这个不幸的人很难熬过春天。

---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② 海·布克。——编者注

哈尼越来越蠢了。这里的封建事件[236]的确可以使他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可是他丝毫也不理解这些事件，而且还破坏了为他提供材料甚至现成文章的一个小律师所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总之，在这种遗留下来的封建经济中有许许多多幽默的东西，这些龌龊勾当都极为可笑。现代律师充当封建领主①，而圣赫利尔的店主们充当臣仆，这样的化装舞会非常滑稽。这些家伙现在要开设封建法庭；一个木刻匠兼镀金匠是领主的首席法官，他不懂一句法语，虽然是第二号主要人物，却毫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领主以没收房屋来威胁他那些占总数约60%—70%的不顺从的臣仆，而臣仆们(布商和蜡烛商)也以暴力对暴力相威胁。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你星期一给我来信(但要赶上邮班)，那我在这里还来得及收到；星期四是否还在这里，现在不能确定。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西帕依[237]一定没有好好防守德里的要塞围墙；巷战是最激烈的时刻，大概土著部队当时也派上去了。所以真正的围攻是在5—14日，以后发生的就已经不是围攻了。这段时间足可以从三四百码的地方——英军于5日或6日已经在那里——用军舰的重炮打开没有掩护的城墙。城墙上的火炮看来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不然，英军不会这样迅速接近。[238]

美国的危机妙极了，而且还远远没有过去。应该预料到还会有

① 弗·戈弗雷。——编者注

大批进口公司破产;到目前为止,破产的看来还只是个别公司。对英国的影响似乎是从利物浦市银行开始的。这样更好。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我们还有机会。

我家里一张邮票也没有,而现在已经是夜里12点了。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圣赫利尔

[1857年]10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收到了德纳两封信。他说,第一,《军队》[175]来得还算及时。第二,由于商业危机,除了我和贝亚德·泰勒,所有欧洲通讯员都已被辞退;不过我现在必须接受一周一篇文章的严格限制。[148]最近我试图打破这种限制;目前我只需要写关于印度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文章。

如果我能在星期五以前得到《火炮史》[178],那就太好了。下次印度的邮件一到,你就应当较为详细地把德里的情况写给我,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写成文章①,因为这一次文章必须是纯技

① 恩格斯《德里的攻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术性的。

我给这些家伙寄去了大约8个印张，标题是《布吕歇尔》，副标题是《各次战局中的西里西亚军团……》。① 因为我必须花时间阅读克劳塞维茨和缪弗林等人的书[239]，所以我应该为此得到一些补偿。

至于你去曼彻斯特的决定，依我看，加上黑克舍尔的保留条件是完全合理的。艾伦也说，只有肺部受到感染，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每个人在疾病初愈时都必须加以注意。

铁剂的服用量可能太大。但无论如何它会对你的身体起极好的作用。最近几天，这里的天气开始好转。

老伙计，我很想在你回曼彻斯特以前见到你。我自己因该死的危机而困苦不堪，这里有几分命运的嘲弄。如果海因岑知道了这种情况，他该多么得意。

关于施拉姆的消息，虽然在预料之中，但总是令人难受。你对卡芬雅克的死和我们国父②的痴呆有什么看法！

全家衷心问候你。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布吕歇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美国新百科全书》发表时没有副标题。——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四，我在指定的两个地点从11点等到3点，其中一个地点当然是不必要的。后来我失望地离开了。[240]

我只能写上几行，因为写完文章①后离邮局关门只差几分钟了。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可以收到《火炮》。[178]因为我在关键(对我来说)时刻要往美国发稿。

关于印度我目前还没有写什么。我必须有一些这方面的确切的军事资料，因为一些事件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和《论坛报》出了丑。[241]

虽然我现在经济上很窘迫，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此外，你可以安慰鲁普斯说，现在全部材料都摆在我们面前，我在为《论坛报》写的一篇详尽的文章①中仅用一张1848—1854年的贴现率表就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危机早

---

① 马克思《英国的震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在两年前就应该出现。就算危机延迟现在也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以至连黑格尔也会十分满意地在“有限利益的世界的经验分歧”中重新获得“概念”。

祝好。

你的　卡·马·

请你现在像以前开始做的那样，尽量多寄些曼彻斯特的报纸来。不只是为了《论坛报》，我打算为祖国写写关于危机的文章[242]。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很抱歉上个星期一①让你白等了，由于布赖顿的铁路公司运营很糟，过了6点我才到尤斯顿广场，当夜就乘车前往曼彻斯特。

我身体不错，恢复得这样好，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连黑克舍尔也如此。记性仍不好，还有些虚弱，而且不可以再喝酒了。最后一个伤口愈合得非常好。骑马以及商行工作的减轻，肯定有助于伤口康

① 实际是星期四，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复;至于商行的工作,我已同我们的工厂商妥,缩短了工时。

《火炮》[178]你在下星期五以前一定可以收到,不可能再早了。大约有10个长页。其余的C字头的稿件随即可以寄上,它们大部分是些小篇幅的东西,在这里我有书,可以快速写完。

一旦我自己的财务理得稍有头绪(现在很乱),就寄钱给你。

这次危机的发展有些奇特。法国和德国的证券投机已有整整一年差不多处于危机前的状态;直到现在,证券投机才在它的中心纽约发生崩溃,因而一切都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佬虽然一向利用外国资本进行投机,这一次却主要是利用大陆的资本进行投机。德国那些只要是美国的东西就收购的官吏和食利者,一定会损失巨大了。由于大陆的证券投机还处于危机前的状态,同时,它与美国投机的直接接触少,因而美国的投机活动对大陆还没有立即产生破坏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久就会表现出来。

除股票以外,投机活动已危及所有的原料和殖民地商品,因而也危及所有受原料价格影响很大的工业品;因此,与原料的关联越密切,并且原料越贵,受投机活动的影响就越大。纱受到的影响比毛坯布大,毛坯布受到的影响比染织品和色纱织品大,丝织品受到的影响比棉织品大。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了危机前兆:约有20个工厂主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2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34%至40%的本钱。我们投进去6 000英镑,其中有我的300英镑!!! 这就是说在支付股息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180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儿①重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新签订合同。这是顺便说说的。丝纺织业的危机还在扩展。本诺克—特温蒂曼—里格公司(布兰克公司的竞争者)的破产,使考文垂的5个丝带厂厂主也破了产,他们总共负债10万英镑,其中最大的厂负债4万英镑,最小的是6 000英镑。此外,德比的T.S.里德公司和一些相当大的缫丝厂、并纱厂和织布厂的厂主,继本诺克公司破产之后,并且受它破产的影响,马上也破产了。在格拉斯哥除了报纸上列举出的厂主,还有许多没人注意也没人提到的中小企业主也关了门。我不知道恩斯特·德朗克的公司是否也在此列。可能他不够聪明,不会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退出。

你可以从附上的图表①中看出今年棉花市场的情况,这是我根据我们的经纪人正式公布的报告绘制的。水平黑线划在两个$\frac{1}{8}$的中间,就意味着价格为介于其间的$\frac{1}{16}$;例如,如果黑线在$7\frac{3}{8}$便士和$7\frac{1}{2}$便士之间,那就是说等于$7\frac{7}{16}$便士。

至于工业生产本身,看来美国过多的存货主要堆积在西部;根据我现有的全部资料来看,在东部的各个港口,工业品的存货很少。但是,市场上连这些存货也一点销售不出去,这由整批整批的货物从纽约运回利物浦可以得到证明。这里有$\frac{3}{4}$的纺纱厂厂主是为储备而生产,最多只有$\frac{1}{4}$的厂主还有一些未到期的合同。几乎到处都缩短了开工时间。这里的一家生意很好的棉纱商行,在3星期前还有45 000英镑的合同,而现在只有3 000英镑的合同,尽管缩短了开工时间,纺纱厂厂主却能很快交货。

从马德拉斯和孟买传来的不寻常的好消息(有销售利润了,这种情形从1847年起已不再有过)使同印度的贸易活跃起来。一切能投

① 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

的都被投了进去。与印度做生意的经理人赛·门德尔，他那整座大仓库直到晚上10点还灯火通明(这使其他的经纪人大为懊恼)，他把他存有的一切货物都运往印度。无疑正有成百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把货物运到那里委托出售。由此一来，如果这第一次冲击不能冲掉积存的污垢，那里就即将发生一场后备危机。①

上星期这里交易所的整个景象极其可笑。我的突然的异乎寻常的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实际上，交易所是使我出现在的虚弱变得精力充沛的唯一场所。当然，这时我总是作令人不愉快的预言；这就使蠢驴们加倍地生气。星期四的情况最为悲惨，星期五，这些先生们为银行法暂停生效[127]而可能产生的影响绞尽了脑汁；而既然棉花价格又上涨了1便士，那么，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昨天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又开始感到沮丧；这就是说，全部的欢喜纯粹是建立在空谈的基础上，几乎没有购货者；所以这里的市场情况像以前一样糟糕。

在第一次冲击时就马上需要使银行法暂停生效，这预示着危机将越来越严重。英格兰银行也因此直接陷入了困境。而在1847年，还能够把1845年开始的这种过程拖延一个时期，并且只是在最后的和最严重的时刻才采取这种措施。

危机的蔓延和持久，也是肯定无疑的。丝纺织业危机使大批(使用手织机的)丝织工丢了饭碗，再加上缩短开工时间，这一切已经足以彻底摧毁整个冬季的国内贸易，而在10月底以前，它还是很好的。美国的危机使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小商品制造商、埃尔伯费尔德、

① 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一文中利用了这里的材料。——编者注

克雷费尔德和里昂的丝纺织业厂主,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织布厂厂主都深陷这场混乱中。巴门的小商品制造商因为受本诺克—特温蒂曼公司的影响所遭到的损失尤其严重。德雷帕—皮埃特罗尼公司把意大利,特别是米兰、诸公国①、博洛尼亚等也拖进了危机。

如果棉花每磅的价格不降到6便士,那么这里的棉纺织业的复苏,哪怕是暂时的,也不可能。而现在棉花的价格还是7—$7\frac{1}{4}$便士。你由此可以看出,这里还远没有转变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春季短期的转变是可能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不是转为"生意兴隆",但至少可以重新营业,让商业机器继续运转,不致生锈。到目前为止,从未有过哪次危机会迅速地一下子停止,而当前的危机是在10年繁荣和投机之后出现的,就更不可能这样。同时,现在已不再有新的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来挽救局势了,而且中国约有20年陷在泥潭里。[243]但是这第一次打击的力量表明,事态发展到多么大的规模。在采金量大大增长和工业相应地大大扩展以后,就只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但愿这种导致慢性危机的"改善",能够在第二次的和决定性的主要打击到来以前出现。为了使民众振作起来,一段时期的慢性压力是必要的。这样,无产阶级在进行打击时就能做得更好,更加熟练,更加协调一致;这正和骑兵的攻击一样,如果先让马小跑500步,以便向敌人逼近到能让马飞驰的距离,就能取得好得多的战果。我不希望在整个欧洲完全被席卷以前,过早地发生事变,因为那样一来,斗争就会更艰难,更持久,更曲折。5月或6月也许都稍嫌过早了。群众必然由于长时期的繁荣而陷于可怕的昏睡状态。而我们的朋友——金克尔和他的一伙——马上就会向我们提出支付革命即期

① 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摩德纳。——编者注

票据,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没有关系,我们一定可以十分迅速地支付给这些先生的。

你收集关于这次危机的材料[242],这很好。今天再寄上两天的《卫报》。你可以定期收到这个报纸,有时还可以收到《观察家时报》①。凡我知道的,我也将尽可能经常告诉你,以便我们积累起大量事实。

顺便提一下,我的情况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泽西岛再也不能平静,而且在这种普遍崩溃的状态下,我感到极其愉快。最近7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就要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这一点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来了,而这一次它彻底地来了,现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立时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毫不拖延地投入对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的研究,除此之外,就是研究骑术,即猎狐,这是真正的训练。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虽然你正遭受厄运——我日日夜夜为此苦恼,却始终未能使你摆脱——,我仍希望她们精神愉快。

你的　弗·恩·

昨天在离此4英里的赀尔斯沃思,工人们把一个工厂主利德尔的模拟像吊起来,还按仪式由一个穿着牧师法衣的纺织工做了安魂祈祷。他祈祷的不是"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而是"愿上帝诅咒你的灵魂"。现在琼斯的时机已经到来,就看他是否善于利用它了。

①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编者注

1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昨天忘记的图表①。我刚看到，今天的《卫报》上载有关于德里的全部消息。我现在回家(6点钟)，尽可能把它看完，并且给你写篇文章②，哪怕是短篇的；它可以随第二次邮班寄走，我打算在12点以前完成它。时间紧，就不讲究修辞和文体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否能于星期四以前将《火炮》[178]寄给你，很成问题。只剩两个晚上了，而我还不能每天晚上写，因为脑袋昏昏沉沉的。所以这篇文章大概还得拖上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里的攻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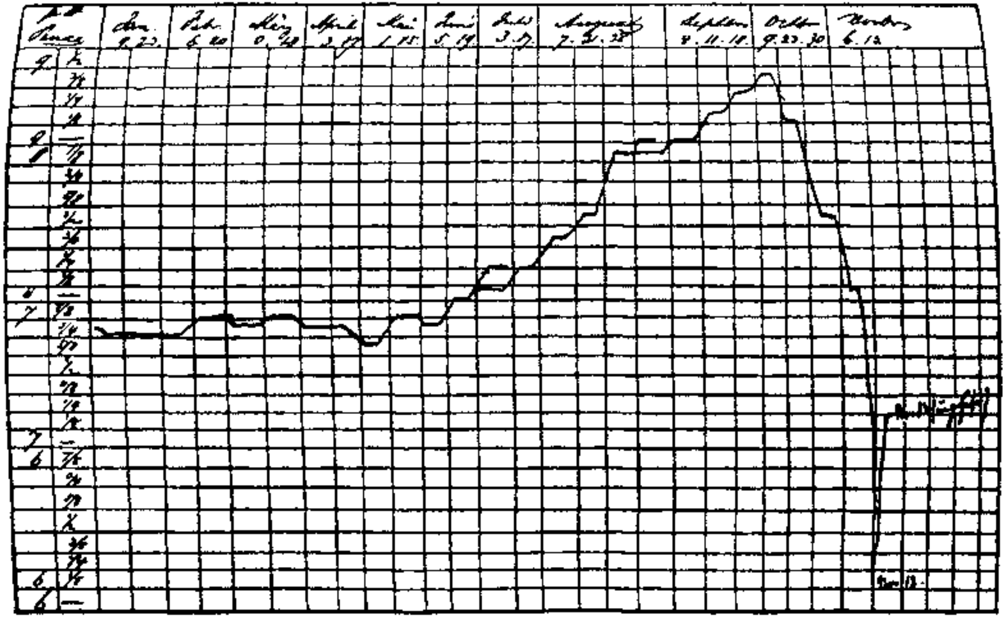
我怀疑，昨天那篇文章①是否还能及时寄到。我到邮局时，刚过12点，邮箱已经关闭。于是我把它投到特别邮箱里；因此，它应该是在今天早晨9点15分从此地发走，3点45分到伦敦，这样一来将在6点左右到你那里。

大约四星期前维也纳发生了股票危机，据说，在这个期间，那里有105家公司破产，负债1 400万弗罗伦，即140万英镑。

今天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情。明天你将收到一大包《卫报》，但愿还能收到我给你寄去的一些钱。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德里的攻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1857年1月1日以来奥尔良中等棉价格的变动

7月底以前每月两个日期，以后每月三个日期。11月12日突然跌至最低价，因为苏格兰西区银行下令不计价格抛售其存货。11月13日棉价接近7便士，经纪人没有报价。

［恩格斯的说明］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钱、文章①和几封来信收到后，都没有告诉你，请原谅。我很多时间都在为家事奔忙，必要的工作时间都快没有了。

伦敦的金融恐慌近日来缓和了一些，但不久就会重新开始；富尔德也将为此出份力，他同法兰西银行的一个经理来这里安排从英国运黄金到法国的事。自然，银行法暂停生效[127]本身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减轻了这个法令人为加剧的恐慌。不然，银行部在第二天就得宣布无支付能力，因为准备金总共只有40万至50万英镑，然而公私存款却超过1 700万。另一方面，这种危险完全是这个法令本身造成的，因为发行部的贵金属储备量比发行的银行券的$\frac{1}{3}$还少些。该法令加快了金融恐慌的爆发，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它不那么剧烈。但是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以10%为利率上限的贷款(用一流的有价证券作抵押的)将能维持大量的交易活动，而这些交易活动最终还是会再度引发动荡。例如，目前谷物和食糖等的价格还保持在原

① 恩格斯《德里的攻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先的水平上,因为它们的占有者把要他们承兑的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汇票拿去贴现,而不是把商品卖掉。① 这些商品的价格依我看势必下跌,所以我认为这些家伙只是在为自己准备一场严重的破产。1847年5月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与历次危机不同,现在在伦敦还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所谓货币市场的,是一些实际上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股份银行。这些银行付给小市民、小食利者等的利息,比英格兰银行的官方利率低1%。9%的诱惑力太大了,无法真正加以抵制。因此在西蒂区活动的那帮无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控制了小市民的小资本。如果现在这些银行中有一家破产,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非常遗憾的是,英国皇家银行破产过早了。

在美国,保护关税派将因危机而获胜,这一点看来几乎是没有疑问了。这将给英国的先生们带来持久的令人不快的影响。

不知道施特芬是否已经告诉你他要离开英国。他的一个姊妹因危机损失了她那不多的财产(我不知道是怎样损失的)。他要去德国把她接来,两人共度时艰。我认为这一步是完全走错了。我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知道,卢格夫人(她只会说萨克森方言)是布赖顿唯一的德语教员,而且需求大大超过供应,以至她现在已经让她的女儿也投身这一行。所以,如果施特芬善于同人们搞好关系,他的这个姊妹就可以在布赖顿找到一个好的职位。顺便谈谈卢格。这头老蠢驴在几个月前已经散发了关于重新出版过去的《德国年鉴》的广告。[244]其主要目的是要同自然科学中的和工业中的唯物主义,并同现在流行的比较语言学等等作斗争,总之,同需要精确知识的一切事物作斗争。要实现这个计划,他需要有1 000个订户(每户10塔勒)。两个

---

① 见本卷第253页。——编者注

月总共找到了40个订户,可以说是40个"精神自由"的崇拜者。因此,他在德国检阅他的信徒的结果,使他感到十分难堪。

关于德朗克先生,我只知道,几个月前他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要谋个从事票据投机的经纪人的职位(即贴现人);他想同老瑙特一起从事这种活动。当然,弗莱里格拉特让他碰了钉子。此后不久,德朗克写信给他说,虽然他的境况"很好",但他还是愿意在某个地方当个有200至250英镑薪俸的职员。他要弗莱里格拉特给他物色一个这样的职位。看来,这一切预示着他很快就要退出商界了。

贝克尔出狱了;相反,毕尔格尔斯却受到新的迫害。[245]

你在一封信里说,工厂主只有在棉价6便士的时候才能继续生产①。但是,生产的大大缩减不是很快就会使棉价降低到这个水平吗?

琼斯扮演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角色。你知道——他只是想在消沉时期为宣传鼓动寻找某种借口,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明确的意图——他早在危机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召开宪章派[10]会议的日期,同时还打算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仅有布莱特,而且甚至还有像肯宁安姆那样的家伙)参加会议。[246]总之,就是要和资产者进行这样的妥协:如果他们同意工人享有男子普选权,那就在无记名投票权方面迁就他们。这一建议引起了宪章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又使琼斯更深地陷入他的那一套计划之中。现在,他不是利用危机,以真正的宣传鼓动去代替为宣传鼓动而找出的拙劣借口,而是硬要坚持他那一套荒谬的东西,用跟资产者合作的说教使工人感到厌恶,而他也根本没有得到资产者一丝一毫的信任。一些激进派报纸对他曲意逢迎,是为了彻底把他毁掉。琼斯本人把弗罗斯特这头老蠢驴捧为英雄,并

① 见本卷第243页。——编者注

指派其担任他的会议的主席；而在他自己的报纸①上，弗罗斯特却发表了一封极其粗暴的信向他发难，在信中告诉他：如果他认为同资产阶级合作是必要的——据说没有这种合作就什么事也干不成——，那他就应当采取诚恳的态度。是谁给他权力，让他不经同盟者同意就起草会议纲领呢？是谁授权给他，让他指派弗罗斯特为主席，而自己则扮演独裁者的角色等等呢？[247]他因此陷入了困境，第一次扮演了一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模棱两可的角色。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但是现在我想去看看他。我认为他是正直的，而且因为在英国一个社会活动家并不会因为做了一些蠢事就失去声望，所以问题只在于他能否尽快地摆脱为自己设置的圈套。这头蠢驴应当先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到那时，激进资产者是会来同他妥协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危机连同价格的不断波动和堆积起来的库存，让我上星期做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了许多抄抄写写的事,所以我只能寄给你《卫报》,而没能给你写信。

在你上封信里有一个小误会。你说"目前谷物和食糖等的价格还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因为它们的占有者把要他们承兑的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汇票拿去贴现,而不是把商品卖掉"。① 他们作为兑付人,是不能把汇票拿去贴现的;他们只能承兑汇票和按期支付,而不能对汇票做别的什么事。商品占有者,只有以商品作抵押取得贷款,才能免于强制出售。在目前情况下,这将是困难的,这类贷款的数额无论如何都会缩减,因为商品价格正大幅下跌(糖价跌了35%!),加之可以确信的是,只要有几次强制出售,商品价格还会跌得更多。所以,过去商品占有者得到相当于商品较高的价值的$\frac{2}{3}$或$\frac{3}{4}$的贷款,而现在,他们最多只得到相当于商品价值(而且是降低了的价值)的$\frac{1}{2}$的贷款,即大约为以前可以得到的贷款的一半。这必然很快引发破产。但也可能明辛街和马克街[248]的商业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缓慢衰退,才会出现若干大的破产。这种破产必然会发生,就同利物浦和其他商港的破产一样。在食糖、咖啡、棉花、原毛、皮革、染料、丝绸等方面损失巨大。假定1857年的棉花收获量是300万包(收获量将达325万包),那么这全部的棉花在目前要比9月份少卖1 500万英镑。这里的一家公司用船装运了35 000袋咖啡,每袋损失1英镑。东印度棉花也遭到很大损失——33%。随着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汇票的先后到期,破产也必然会发生。

一家美国大公司,不久前经过两天谈判,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100万贷款才免于破产,这就是为每年七月四日纪念日举办宴会的

① 见本卷第249—250页。——编者注

皮博迪先生[249]的那个公司。据说不久前连不可撼动的祖泽—济贝特公司也不得不求救于英格兰银行，这个公司的汇票在 1847 年之后，除弗吕林—格申公司之外，是唯一在东印度不用拿提货单作担保就可以贴现的。祖泽—济贝特公司是最大的吝啬鬼，又胆小怕事，他们宁愿不做生意，也不会去冒任何风险。

目前这里一切还和以前一样。8—10 天前，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印度和黎凡特的购货者，他们以最低价格置备他们需要的商品，因而帮助某些受棉纱和布匹存货重压的工厂主摆脱了绝境。星期二①以来，一切又归于平静。工厂主的开支照常，煤和润滑油等等的耗费，在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下和充分开工时完全一样，只有工资缩减了$\frac{1}{3}$至$\frac{1}{2}$。同时，任何货物也卖不出去，而我们大多数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的流动资本都很紧缺，许多工厂主的境况都糟透了。这几天已有八九家小公司倒闭，但这仅仅是这一阶层也受到危机侵袭的第一个征兆。今天我听说，牛津路一家大纺织厂（牛津路特威斯特公司）的厂主库克一家，已经把他们的猎马、猎狐犬、灵猩等等全都卖掉了，而且其中有一位还辞退了他的仆人，搬出他的宅邸，以便把它出租。他们尚未破产，但是大概很快就要遭殃。再有两个星期，这里就会发生全面的动荡。

休厄尔—尼克公司的破产在挪威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此之前，挪威还未受到侵袭。

汉堡的情况很糟糕。破产的乌尔贝里—克拉默公司（瑞典的公司），负债 1 200 万马克银行券（其中要他们承兑的汇票是 700 万马

① 原稿中在“星期二”的后面马克思加上了：(11 月 4 日?)。恩格斯这里指的是 185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11 月 4 日是星期三。——编者注

克!),而其资本不足 30 万马克!! 一大批人之所以倒了霉,是因为他们无法搞到现款来支付任何一张到期的汇票,他们的抽屉里堆满了数额可能大 100 倍的而今已完全贬值的汇票。像汉堡现在这样普遍而典型的恐慌,还从来没有过。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不值钱,根本不值钱。上星期,一家富有的老商行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施勒德公司也破产了。伦敦的约·亨·施勒德(他的兄弟)的公司曾拍来电报:如果 200 万马克的银行券足够的话,他就准备寄出这个数额的白银。回电说:300 万,否则分文不要。他无法拿出 300 万,于是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就破产了。[250]我们在汉堡有债户,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安然无恙还是已经破产。汉堡的整个事情都是由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票据投机引起的。在汉堡、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之间,都曾疯狂地进行这种活动。美国的危机和产品价格的跌落,把这一切暴露出来了,目前汉堡在商业方面是毁了。德国的工业家,特别是柏林、萨克森、西里西亚的工业家又会因此受到重创。

中等棉价格现在到了 $6\frac{9}{16}$便士,而且看来马上就要跌到 6 便士。但是这里的工厂只有在因充分开工而引起的生产的增加不致使价格立刻重新提高到 6 便士以上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开工。现在可能马上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在这里的庸人中间,危机极大地助长了对酒类的消费。谁也无法忍受待在家里,独自忧心忡忡地与家人相伴;俱乐部活跃起来,酒类的消费大大增加。谁陷入危机越深,谁就越要使劲地寻欢作乐。第二天早晨,这个人就成了精神颓丧、肉体疲惫的最佳范例。

这星期我将重新着手给《百科全书》写条目,而且要尽可能把 C 字头的条目多写一些。目前我既不能工作太多,也不能工作太久,但

将尽可能地做。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鲁普斯也受到了危机的牵连，但这是他的幸运。他的参孙①破产了，所以现在他上午的时间是空闲的。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我在楼上给你写上一封信②的时候，我妻子在楼下被一群饿狼包围，他们以"困难时期"为借口逼她要钱，而她没有。(幸好，几天以后，从德国寄来了15英镑，使灾难推后了一两星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信就写得杂乱无章，不过还不那么严重，发信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想起了信中的错误，还对我妻子说，如果我竟让债户们凭着应该由他们自己承兑的票据去拿钱，那你的脸该拉得多长，等等。我一直在设想你会如何以巧妙的方式向我详细解释这一切，并

① 可能指莱·桑普森。——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9—252页。——编者注

以此来逗她高兴(她因同各种坏蛋打"小型战争"而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却把我这个荒谬的错误称之为"小误会"①。谢谢您这种宽大,先生!

至于事实本身,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明辛街和马克街[248]的先生们的确是用他们的产品作抵押又获得了贷款,不过大约从上星期三起,这种活动已经停止了。特别是谷物的价格,有几天甚至有上涨的趋势,但是由于法国的允许自由输出谷物和面粉的法令,每280磅又跌了3先令(这里说的是面粉);由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价格猛跌,昨天谷物价格也大大下跌。(注意:波拿巴的这个措施,在法国只有一时的效果,法国的价格略微上涨,但这种上涨立即使至今还没有投入法国市场的供货进一步增加。)这里有些粮商已经破产,但暂时还只是一些小商行以及一些签订了长期谷物供售合同的粮食投机商。春季,从美国将运来大量的货物。一到英国不堪重负的时候,法国人就会不计价格用谷物袭击英国。依我看——如果按照老规矩,目前将有几次丰收——,废除谷物法[154]的后果在英国只是现在才影响到大地主和农场主,而且以前的农业灾难将十分自然地重新出现。工业繁荣带来的国内贸易的良好情况和多年的歉收,使这种实验不可能在1847—1857年期间进行,也使废除谷物法变为一纸空文。②

《论坛报》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惬意的事情。11月6日我在给它写的一篇解释1844年银行法[127]的文章③中说,过不了几天就

① 见本卷第253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一文中详尽阐述了这里的某些看法。——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会上演这个法令暂停生效的滑稽戏,但也不该认为这种金融恐慌有多么大的作用,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前的工业崩溃。《论坛报》以社论的形式刊登了这篇文章。《纽约时报》(它处于伦敦《泰晤士报》的附庸的地位)在3天后回答《论坛报》说,第一,银行法不会暂停生效,并像印刷所广场[251]的金融评论员那样吹捧这个法令,宣称所谓英国"工业崩溃"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这是24日的事。而隔了一天,它就接到大西洋号的电报说,银行法暂停生效,同时还传来工业危机的消息。然而,妙的是,现在劳埃德-奥弗斯顿发表演说,公开解释他狂热地拥护1844年法令的真正原由。他说,这项法令能使"那些善于算计的人"从商业界榨出20%—30%。

大肆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共支持",在汉堡、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英国本国(以银行法暂停生效的形式)宣称,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真是太妙了。同样妙不可言的是,汉堡的小市民拒绝今后再周济资本家。

在这整个事件中,法国的情况和大部分英国报刊对此所作的评论,都是令人奇怪的。如果说在美国危机以后,人们曾拿从容不迫的、镇静的商人约翰牛来同乔纳森大哥作对比,那么现在则拿笨伯雅克来同约翰牛作对比。在这方面,伦敦《经济学家》的巴黎通讯员十分天真地说:

"尽管情况表明确实会发生恐慌,尽管法国人早就显示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因一点点小事情而陷于恐慌,然而却一点没有恐慌的倾向。"

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乐观的性格,然而它现在一想到恐慌就感受到恐慌,这当然最好地表明了,这一次法国的恐慌意味着什

么。而巴黎资产者的高尚的气质，不会比汉堡防止恐慌协会[252]的活动有更大的效果。

上星期日的《观察家报》报道说，由于关于动产信用公司[53]的令人不快的流言到处传播，大家都涌人交易所，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自己的股票。法国的资本——尽管贝列拉先生发现它具有世界主义的天性——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像法国政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借用黑格尔的说法)破产者，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法国实际上正竭力实行禁止贵金属输出的警察措施，而同时又不计价格地加大新收获的产品——谷物、丝、酒等等——的对外输出，这一切曾有几个星期制止了贵金属从法兰西银行外流。尽管如此，贵金属还是会外流的，而且只要外流达到像1856年(10月)那样的规模，一切都会完蛋。同时，法国的厂主对待他们的工人是这样冷酷无情，好像从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这样更好。另一方面，波拿巴先生正在把法兰西银行变为那些陷于停顿的铁路工程的企业主。一当贵金属开始外流，下一个步骤大概就是发行阿西涅币①。如果这家伙有胆量，而且还能够体面地给军队发饷，那么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精彩的序幕。

你关于曼彻斯特情况的叙述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报纸对这些情况避而不谈。

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253]，为的是在洪水之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于1789—1796年流通的纸币。——编者注

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的健康情况如何？你已很久没有报告了。

因为鲁普斯对我们的危机预言作经常的记录，请你告诉他，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解释，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躲过逼近眼前的危机。

113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254]

圣赫利尔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汉普斯特德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施拉姆：

请尽早告诉我们，泽西岛给你的印象怎样。恩格斯在归途中经过伦敦时，我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告诉我去车站见面的时间错了①。蠢驴谓文特洛给你答复了吗？我之所以问起这一点，并不是认为这

① 见本卷第238页。——编者注

对整件事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美国人目前反正是没有支付能力的,这么问只是由于这位巨人勇士的行为使我感兴趣。还有那位孚赫先生,他究竟付钱没有?这个发了疯的柏林人越来越愚蠢了。《晨星报》的国外新闻栏就是证明,该报刊名称用的是无光的树林[255]那样的类比法。整个英国报界事实上越来越糟糕——即使不用德国人帮忙。姑且不谈应该使每一个有识之士感到高兴的普遍危机的灾难性作用,光是不用再在这里天天听英国人自我吹嘘"他们英国人在印度"的"英勇",就真的算是一种解脱了。一个在家里悠闲自得并且对任何一种哪怕只有极小可能给他带来军事荣誉的东西都异常厌恶的英国家长和廉价文人,却滥用别人的勇敢进行投机,这实在令人气愤。

除了家庭圈子,目前我在这里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多的几个熟人也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甚至你在泽西岛也未必能有比这更安静的生活。我担心你待在那里慢慢会感到厌倦。或许你已结交了一些朋友?诚然,哈尼是个相当善于交往的小伙子,但是总不能老是那一个①。如果你不再往南去,希望到春天能够再看到你。无论如何,写几行信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亲爱的施拉姆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大家都迫切地等候您的音信。我们常常谈起您,最使我们遗憾的是:不能使您的漫长而寂寞的冬季时日哪怕缩短一点,使

---

① 原文为"toujours perdrix",直译是:老是鹧鸪。——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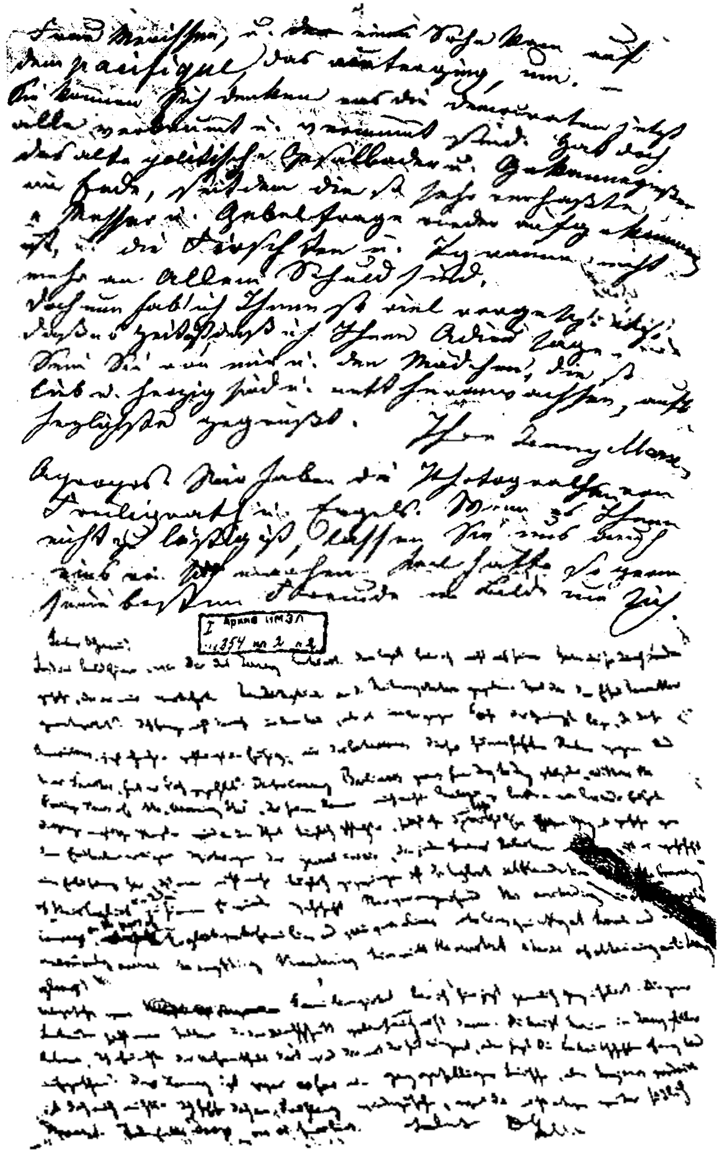
您稍微快活一些。

如果不使您过于烦累，请给我们一些音信吧！比如说，您对普遍的恐慌怎样看？人们对旧的丑恶事物的普遍崩溃和震荡确实会感到高兴，不对吗！希望您的亲属不致借口危机而对您弃之不顾，希望您还不曾受苦受难。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因为现在卡尔给《论坛报》不是每星期写两篇文章，而是至多只写一篇文章，这家报纸现在除了贝亚德·泰勒和卡尔以外，已停止向一切欧洲通讯员约稿[148])，但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①(这使我一直悲恸不已)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经济学而工作[253]。目前，当这一著作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一种必需品时，我们想必可以找到一个可怜的出版商。除了我们，还有鲁普斯和施特芬也因为危机直接遭了殃。鲁普斯丢掉了他的主要工作，因为公司破产了。施特芬由于印度事件[176]已不能再在布赖顿待下去，因为印度军校学员的训练突然停止了。此外，他的一个姐妹也因某个银行家破产而损失了一小笔财产。矮子德朗克在格拉斯哥开始独自创业。我想，整个格拉斯哥报纸正在抨击的"没有什么资本就开始创业的那些不诚实的人"是针对这个矮子的。弗莱里格拉特目前在他的小型动产信用公司中的位置还是牢固的。[256]然而，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53]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如果关于它的阴暗传闻得到证实，那么弗莱里格拉特也很快就会栽筋斗，不得不放弃经理的职位。危机对我们那位诚实可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似乎还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至少还没有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他还完全保持着大家都熟悉的那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好胃口以及不减当年的对烟熏咸肉片的爱好。

昨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来信②说：在那里的庸人中间，危机极大地助长了对酒类的消费。谁也无法忍受待在家里，独自忧心忡忡地与家人相伴；俱乐部活跃起来，酒类的消费大大增加。谁陷入危机越深，谁就越要使劲地寻欢作乐，第二天早晨这个人就成了精神颓丧、肉体疲惫的最佳范例。在曼彻斯特，这几天已有八九个工厂主破产了。但是，看起来汉堡的情况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这样普遍而典型的恐慌还从来没有过。乌尔贝里—克拉默公司破产了，负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2—256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 1857 年 12 月 8 日给康拉德·施拉姆的信的第 4 页

债1 200万马克银行券(其中要他们承兑的汇票是700万马克),而其资本不足30万马克!!! 现在,那里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不值钱,根本不值钱。上星期,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施勒德也破产了。伦敦的约·亨·施勒德的公司曾拍来电报:如果200万马克足够的话,他就准备寄出这个数额的白银。回电说:300万,否则分文不要。他无法拿出300万,于是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就破产了。美国一家大公司,不久前经过两天谈判,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100万贷款才免于破产,这就是皮博迪先生的公司。谈到这位为每年七月四日纪念日举办宴会[249]的人,我想起了蠢货海因岑。虽然他的《先驱者》(尽管有最伟大的革命国务活动家、大学生卡尔·布林德为其撰稿)由于危机而削减了一半,但是这个蠢材仍然声称"危机不过是马克思的臆造和幻想"。谈到这个共产党人的死对头,我又想起现已获得自由的红色贝克尔[245]。这样一来,亲爱的施拉姆先生,不管您是否愿意,都必须同我一起大步跃过大洋,从欧洲到美国,又从美国再到欧洲。因为我们同红色贝克尔又到了这个像紫罗兰一样温存的亲爱的祖国(这一次也未能幸免),甚至还到了可爱的科隆,所以我不得不再跟您谈一点有关我们的老朋友梅维森和他一家的情况。不幸的老莱顿不久前失去了两个孩子,都死于肺结核,其中一个是梅维森夫人。还有一个儿子也随太平洋号的沉没而死。

您可以想象到,现在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停止高谈阔论,躲了起来。自从非常可恨的吃饭问题重新出现之后,自从不能把一切都只归罪于帝王和暴君之后,陈腐的政治庸医和政治饶舌家也该完蛋了。

同您扯了这么多,该说再见了。请接受我和女孩子们最衷心的问候,她们长得很可爱,很温柔,很漂亮。

您的　燕妮·马克思

又及:我们这里有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的照片。假如您不嫌麻烦的话,请您也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卡尔很希望身边有他的挚友们的照片。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要赶紧再告诉你一些关于危机的详情。在汉堡，有一家很有名的老的转账银行因过于苛求而使危机尖锐到了极点。那里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里的申克—苏歇公司开了在汉堡承兑的汇票。虽然汇票是以商品等作抵押的，但为了完全有把握起见，这家公司把英格兰银行为期7天的汇票寄给了兑付人。这些汇票被当做废纸退回，并附来了拒付证明，而前一种汇票则被正式拒付。据说，除了白银，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了！上星期，申克—苏歇公司和另两家同样殷实的公司签发的为期两个月的汇票，贴现率已经不能低于12.5%了。

注意，我对你提到的有关公司，自然只能是我们两人知道。如果这样随便引用秘密报告的行为被发现，我就会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利物浦和伦敦的各工商业公司马上就要倒闭。利物浦的情况十分糟糕，这些家伙身无分文，他们几乎没有力气来宣布破产了。上星期一到过那里的人告诉我，在那里的交易所里，人们的脸拉得比这里

的人长两倍。不过，这里也是乌云密布，雷雨将至。纺纱厂厂主和织布厂厂主用商品作抵押得来的钱，都花在工资和煤上面，而这笔钱一花完，他们就得破产。昨天的市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沉闷和阴郁。

有人告诉我，他知道有五六家印度公司由于自身的库存一定也会在近期完蛋。

这些人现在才看到，金融投机在危机期间是最不足道的，而他们越是明白这一点，他们的脸色就越难看。

健康情况很好。明天或后天再详细写信。寄上一包《卫报》。你可以翻阅一下地方短讯，其中有很好的实际材料。

你的　弗·恩·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仍然忙于倒霉的债务和因跌价产生的事务。

生产过剩还从来没有像这次危机中这样普遍；在殖民地商品和谷物方面，生产过剩也很明显。这是件大好事，它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生产过剩只限于工业时，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当它波及到

农业，并且把热带和温带都包括在内时，事情就大了。

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次却出现了票据投机这种十分特殊的做法。通过由银行家或从事"票据业务"的公司承兑的汇票来弄钱，而且根据情况在到期之前承兑或者不承兑这些汇票，这种做法在大陆各国和大陆国家在英国开设的公司里已成为一种常规。这里所有的经纪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在汉堡极其普遍，在那里流通的银行票据有 1 亿多马克。但是其他地方也盛行票据投机，西夫金公司、西勒姆公司、卡尔—乔斯林公司、德雷帕—皮埃特罗尼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伦敦的公司，都因此倒闭。它们在这些活动中主要充当兑付人。在这里，在英国的工厂生产和国内贸易中，事情是这样做的：这些人不是每月付现款，而是愿意开由自己承兑的为期 3 个月的汇票，并支付利息。随着丝价的上涨，这种做法在丝纺织厂里也越来越普遍。总之，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过度扩大。营业过度扩大虽然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一家商业企业拥有 2 000 万英镑的资本，它因此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的能力就要以此为限。如果它用这些资本通过票据投机搞起需有资本 3 000 万英镑的营业，那么它就把生产增加了 50%；消费也因这种繁荣而增长，但远不如生产增长得那么多，比如说，增长 25%。过了一定时期，必然会形成商品积压，这种积压即使在繁荣时期也要比真正的，也就是说平均的需要量多出 25%。即使作为商业风向标的货币市场没有对危机作出预报，光是上述的情况就足以使危机爆发了。一旦危机来临，除了这 25%以外，至少还有 25%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库存会成为市场上的滞销货。这种因扩大信贷和营业过度扩大而造成生产过剩的情形，可以在当前的危机中仔细地加以研究。就实质

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一个新的现象是：目前这一切在进展中呈现出少有的清晰形式。1847年和1837—1842年时，都远没有现在这样清晰。

目前曼彻斯特和棉纺织工业的处境很妙：价格很低，使得有可能进行市侩们所说的正常的买卖。但是只要生产稍有增长，棉花价格就要上涨，因为利物浦根本没有棉花。因此即使有订货，也必须继续在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这里确实是有订货，然而是来自还没有感受到危机严重程度的地方。经纪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进货；否则他们只会遇到无穷无尽的困难，背上倒霉的债务。

今天市场上价格又在下跌。原价$14—14\frac{1}{2}$便士的棉纱，现在标价$11\frac{1}{4}$便士，而有人出$10\frac{3}{4}$便士也能买到。印度人退出了市场。希腊人在谷物方面遭受了损失；几乎所有希腊人都做谷物买卖，这是他们(从加拉茨和敖德萨)运回去的主要货物。德国人因上述原因不能进货。本地的贸易公司也不让采购员买进任何货物。至于美国，就不必谈了。意大利由于自己的所有原料跌价而备受煎熬。再过一个月，这里会闹得更厉害。现在小纺纱厂厂主和织布厂厂主每天都有破产的。

汉堡的梅尔克公司全靠政府1 500万的贷款才维持下来，而这里的梅尔克公司曾经有一天至少是拒绝向纺纱厂厂主支付到期的款子。汉堡梅尔克公司的头子是前帝国大臣恩斯特·梅尔克博士，他是法学家，也是公司的股东。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你谈到法国等问题的信，我今天没有时间答复了；还需要好好考虑。

你的　弗·恩·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危机使我极度紧张。价格一天天下跌。而且现在危机越来越逼近我们。这几天我的老头儿①遇到困难，我们不得不借钱给他。但是我认为事情不会变得严重起来，不过，目前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曼彻斯特的状况越来越困难，市场所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谁也卖不出去东西。每天听到越来越低的议价；凡是多少讲点体面的人，都根本不再出售自己的商品了。纺纱厂厂主和织布厂厂主们陷于绝望的境地。没有一个棉纱商人肯把织布的棉纱卖给工厂，除非有现金或有担保。一些小企业主已经破产，但这还不算什么。[250]

这里和汉堡的梅尔克公司尽管得到两次大笔的津贴，处境仍然极端困难。预计它们很快就会破产。只有意外的情况才能挽救它们。据说，汉堡一家资本为400万至500万马克银行券的公司，负债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2 200万马克(13马克=1英镑)。根据其他的报道,似乎危机已使这笔资本缩减到60万马克了。

危机还会在以下4个不同的方面发生:(1)殖民地商品,(2)谷物,(3)纺纱厂厂主和织布厂厂主,(4)国内贸易——这方面最早在春季才会发生。在各羊毛产区危机现在已经开始,而且十分可观。

你别忘了记录本诺克—特温蒂曼、德比的里德、门德斯—达科斯塔、霍尔—巴克斯顿等破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些都是大有教益的。[257]

你对法国的看法,①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由报纸证实了。那里肯定将发生危机,而且首先会把德国中部和北部的投机商卷进去。

你是否注意到了麦克唐纳、蒙蒂斯、斯蒂文斯(伦敦汇兑银行)的案件?伦敦汇兑银行以借来的银行券作为保证金,我从没有读到过比这更妙的东西。

除了汉堡以外,德国北部一直几乎还完全没有卷入危机。而现在,那里危机也开始出现。埃尔伯费尔德的海门达尔(捻丝厂厂主和商人),巴门的林德—特拉本贝格(服饰用品厂厂主)都已破产。这两家原本都是殷实的公司。总的来说北德意志人几乎还只是遭到一些亏损;他们那里同这里一样,目前受到冲击的货币市场所造成的影响,尚未像持续已久的商品滞销所造成的影响那样严重。

维也纳也快要轮到了。

鲁普斯现在认输,承认我们是对的。②

无产阶级也开始遭遇不幸。暂时还看不到多少革命的迹象;长

---

① 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38—239、260页。——编者注

期的繁荣对人们的斗志起了极大的败坏作用。失业者至今尚踯躅街头，流浪行乞。抢劫事件有所增加，不过还不是很严重。

为了密切注视危机的进程，现在我不得不在人们中间到处奔走，因此，给德纳写稿的时间也就十分有限了。不过，这个事也得办。他来信说些什么？稿酬的问题如何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三《卫报》都登载关于曼彻斯特市场情况的报道。今天寄上一整包。今天的《卫报》上又有劳动统计。

向你祝贺关于银行法的预言①。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在我匆忙地写这几句话给你。刚刚接到可恶的税务官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我在星期一前不付款，星期一下午就派估

① 见本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价员[24]来我家。所以,如有可能,请在星期二前寄来几英镑。目前我在钱财上的压力比平日更大,因为已有大约 3 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账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是有$\frac{2}{3}$立即用于偿付欠债。外加我的收入很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给《论坛报》的文章不得超过一篇[148]。私事就谈到这里。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 4 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53]。(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258],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242],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 3 个大笔记本——英国、德国、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以以后整理。此外,希望《卫报》尽可能每天寄来。一下子整理一星期或五六天的报纸,往往事倍功半,而且会出差错。

在法国(在商业中),特别是在勒阿弗尔,"德国人"可能开始大吵大闹;总之,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他们。此外——且不谈这个破产的国家的普遍腐化——,在马赛和波尔多,在外来者的加入和干预把卑鄙的癞蛤蟆[86]身上那种卑鄙渺小的吝啬和胆怯打掉的一切地方,贸易方面的情况都特别糟糕。的确,只有在这样一个呆滞不动的国家,一个动产信用公司[53]的存在才是可能和必然的。对"各国的救世主"越是了解,就越是不喜欢他。

你一有时间,就给我写信,因为过后你会把那些对我们十分有用的危机"丑闻"都忘掉的;我要把它们从你的信中摘出,分别记入几个主要的笔记本中。

祝好。衷心问候鲁普斯。使皮佩尔满意的是，他从前的东家萨尔费尔德(皮佩尔曾同他的妻子大闹过一场)破产了。

你的　卡·马·

1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7年12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提到的那些信，我只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转交的那一封。我没有答复，或者毋宁说，我本想等一个私下答复的机会，但没有等到，其原因现在不便函告。我只是顺便指出，是你首先中断通信的，你长时间没有回复我从曼彻斯特发出的那封信[①]。

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②]。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较晚的][③]哲学

① 指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斐·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亚派和怀疑论者,[我]①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①兴趣。[259]我向你[表示]①谢意,同时[告诉你,]①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

[纳特]①当然会立即给我寄来这本书,只要他[……]①

[……]①注意[……]①。我写[……]①内阁。你知道我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这些看法并没有改变。此外,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报纸[260],因为这里连一份奥地利的期刊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该报的总倾向。无论如何,我很想读到几号这个报纸。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孤寂,因为除了弗莱里格拉特,我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伦敦了。不过,我也不希望有什么交往。弗莱里格拉特生活还算不错,他在瑞士银行当经理。他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人。鲁普斯和恩格斯仍然住在曼彻斯特。对于维尔特的去世,我们至今还感到悲痛。

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经济学原理[253],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242]。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①把白天的时间都耗费掉。我[只]①剩下夜晚来做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病痛的[打扰]①。[我]①还没有物色出版商,因为凭经验,我知道[……]① 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去年冬天和夏天,我妻子病得很厉害,不过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如果你知道埃尔斯纳博士的地址,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老蠢驴卢格企图使他的《德国年鉴》复活。[244]但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要使它们重新复活是不可能的。

你的 卡·马·

---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成功地把我从金钱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愿你的名字受到赞美——哈利路亚①！

附上伟大的拉萨尔的信(连同附信[260])，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由于他所获得的赞誉，他实际上在柏林确实已开始成名。这种高尚心灵的流露，一定会使你和鲁普斯大为开心。威武的拉萨尔搞起了哲学，搞起了赫拉克利特②，就像搞哈茨费尔特的官司[37]那样，而且，如果相信他的话，他的这场"官司"最终是打赢了。看来，老头儿们——语文学家和黑格尔分子——确是因能再看到这过去时代遗下的花朵而感到惊奇。但我们总是要亲自看看这个东西，虽然是匹赠送的马，也得仔细看看它的牙口，——当然要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即赫拉克利特不发出大蒜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家伙怎样在柏林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地晃来晃去，像只雄孔雀那样"想要引人注目"，迈一步，停一

① 赞美上帝或感谢上帝的欢呼语。——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停,咬紧嘴唇,带着"一种政治的目光",好像在说:"这就是写《赫拉克利特》的人。"只要这家伙不怕自己正在经济学方面寻求的荣誉[261]会因竞争而受到损失,从而输掉他的"官司",也许这家伙在为我们物色出版商方面还有些用处。我通过拉萨尔先生回复弗里德兰德说,我也是"反法的",但同样也是"反英的",决不能写什么东西来维护"帕姆勋爵"。这样,我就拒绝了他的约稿。如果弗里德兰德寄给我《新闻报》,使我事先了解这报纸是谁的精神产物,如果这些家伙只是希望每星期从我那里得到一篇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自然他们得付稿酬——,那么,我当然也可以同意写稿。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了。

我给拉萨尔写的信简短而冷淡。我说,我确已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转来的信,但是由于有一些不便函告的原因,我没有回信。除此之外没说多少话。①

施拉姆从泽西岛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极其风趣。科斯莫斯·莱顿受到了惩罚:他死了3个孩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梅维森夫人)都死于肺结核,还有一个儿子随太平洋号轮船遇难。

上星期天的《雷诺新闻》,尖锐地抨击了鼓吹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变节者。这是指琼斯。这家伙我已好久没见到了。看来,他在回避我,而且想必有他的"原由"。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出其不意地去找他。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因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弄清楚法国的情况，所以我把自己关于法国商业、工业和危机的所有摘录[262]重新看了一遍，得出了几点结论，想简略地告诉你：

(1)英国、北方各国和美国的危机，在法国从没有直接引起"法国的危机"，而只是产生消极的影响——慢性灾难、生产受限、商业萧条以及普遍的不安。原因：法国同美国、汉撒各城市、英国、丹麦的贸易是出超的。它同瑞典、挪威的贸易是入超，但是这方面因同汉堡的贸易而得到抵偿，并且还有赢余。因此，这些危机绝不会在法国引起贵金属外流，从而也不会引起真正的所谓金融恐慌。如果说银行[①]，就像这次一样，还是提高了利率，这只是要防止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把钱投到上述那些国家去。但是，只要贵金属的输出不是贸易平衡的必然后果，而仅仅是贪利者追求利润使然，那就可以像波拿巴现在这样，再次利用宪兵来有效地加以制止。如果一个贸易顺差

[①] 指法兰西银行。——编者注

的国家没有提供长期贷款,也没有积压要向危机中心地区出口的产品——这两者都是违背法国厂主和商人的那种只追求蝇头小利的本性的——,那么这个国家会遭受损失等等,但不会遭遇严重的危机。法国因此侥幸地逃脱了普遍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一现象曾经骗过了路易-菲力浦。二月革命前夕,他在议院的开幕式上作的演说中,就曾庆贺"美丽的法国"这样得天独厚。

(2)承认这一点,即是说危机的第一阶段对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已经产生了比过去任何时候发生类似情况时都更为严重的影响。

(3)危机在法国的第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癞蛤蟆[86]的本性的——就是谨小慎微地压缩开支和营业。因此,法兰西银行的货币随着它的贴现业务大大减少而积存起来。因此——由于这样一个情况,即危机总是在秋季来临,而且法国的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在清算账目时利率很高的话,每到年终就担心政治动荡——12 月份,利率降低了。1847 年 12 月路易-菲力浦就曾命令法兰西银行把利率降低到 4%。

(4)资本从商业和工业中撤出,同时使交易所活跃起来。这种情况,在布斯特拉巴[44]时代,比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更甚,因为布斯特拉巴用 1852 年法令强迫法兰西银行以铁路有价证券、国家有价证券和土地信用公司[263]的证券作抵押发放贷款,并迫使法兰西银行将全国贴现局[264]已经贴现过的投机汇票再行贴现,这就等于以这个贴现局自己发放贷款时作抵押的那些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再次向该贴现局发放贷款。因此,例如尽管法国铁路的收入在英国危机爆发后比英国铁路的收入下降得更厉害,但是法国铁路的股票和债券的行市却大涨。举例来说,奥尔良铁路的收入从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26 日下降 24%,而且在这以后又进一步下降。尽管如此,奥尔良铁路的股

票在12月22日的行市却达到了1 355,而它在10月29日的行市为1 310。从法兰西银行的12月的月报也可以看出,12月份的贴现业务比10月份缩减了94 236 520法郎,比11月份缩减了49 955 500法郎,以铁路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却增加了。

(5)只有在荷兰、比利时、关税同盟[265]、意大利(包括的里雅斯特)、黎凡特和俄国(敖德萨)的普遍危机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以后,法国才会爆发真正的危机,因为法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有相当大的逆差,因而从那里来的压力会在法国直接引起金融恐慌。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在法国出现,它就会对这些国家发生非常惊人的反作用。法国同瑞士的关系,和美国同英国的关系是一样的。暂时的贸易差额总是对法国有利。但是法国既然欠了瑞士大笔的债,后者就始终有可能在危机期间要求还债。

(6)如果真正的危机在法国本国爆发,那么,证券市场和这种市场的保障——国家,都会完蛋。(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英国,因为目前英国又在满不在乎地玩弄外国的有价证券。)在汉堡、英国、美国,从事投机的是私人资本家,而在法国则是国家本身,而且法国所有的小商贩都是交易所的赌徒。光是英美危机的回声,已使各个铁路公司陷于绝境。波拿巴先生做了些什么呢?强使法兰西银行成为事实上的铁路承包人,并且以债券作抵押向这些先生发放贷款,而这种债券是他们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定获准发行的。1858年这种债券总计近900万英镑。到12月3日已负债累累的动产信用公司[53]准备与土地信用公司和全国贴现局合并。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后两者有权以他们的有价证券作抵押从法兰西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将它们已经贴现的汇票再行贴现。可见,布斯特拉巴显然打算使法兰西银行用非它所拥有、而只是存放在它那里的资本——只要邻

国一有什么苗头，这些资本就会流走——成为他一切投机活动的总承包商。这确实是把法兰西银行也毁掉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连波拿巴先生本人也不会想到让法兰西银行去付清股东们尚未支付的股款。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定，1858年仅就法国各铁路来说，需要支付的股款就达1 000万英镑以上。就所有进行投机活动的康采恩来说，要支付的总额则至少有3 000万英镑，这些康采恩包括：马德里工商业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法美航运公司、维克多-艾曼努埃尔铁路公司、埃尔瑟朗日钢铁公司、奥地利铁路公司、萨拉戈萨公司、法国—瑞士铁路公司、洛桑—弗赖堡铁路公司、拿骚公司、皮革厂总公司、炼焦公司、希迈—马里昂堡铁路公司、伦巴第—威尼斯铁路公司、南美轮船公司等等。魔鬼都无法使法国人付清这些股款。此外，德国人、荷兰人、瑞士人——法国有价证券的大持有者——不论在法国开始出现严重的恐慌，还是在他们本国市场受到挤压时，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地在巴黎交易所廉价抛售这些证券。因此，布斯特拉巴未必能够顺利地度过1858年，除非他还能靠戒严和发行阿西涅币①来维持一些时候。现在所有这些旧的丑恶的东西都正在完蛋，而在英国等地的证券市场上直到现在还充满着的那种可笑的冒险劲头也一定会导致可怕的结局②。[266]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于1789—1796年流通的纸币。——编者注

② “可怕的结局”原文为“Ende mit Schrecken”，出自《旧约全书·诗篇》第73篇第19节。——编者注

今天皮佩尔已经抵达这里。

关于巴黎全国贴现局,还应该注意到,这个由临时政府用来贴现只有两个背书的汇票和其他小额汇票而设立的机构,在1851年政变的几天之后,曾由布斯特拉巴授权发放以法国公债、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1854—1855年以这些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总计94万英镑;1855—1856年为150万英镑左右。此外,1851年巴黎全国贴现局获准建立了"铁路贴现分局",这个分局的唯一职能就是发放以铁路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到1852年6月底,这个分局的贷款为52万英镑;到1852年年底为124万英镑;1852—1853年为360万英镑;到1854年年底为456万英镑,即几乎为1851年贷款的9倍。正是这种美妙的业务曾在1846—1847年毁掉了苏格兰各兑换银行。

博尔夏特医生还没有停止付款吗?

希望你在曼彻斯特动荡时和节日期间不要饮酒过多,适当注意自己的健康。衷心问候鲁普斯。

朋友查理①的情况怎样?老希尔怎样?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无论如何在星期五(1月1日)我必须写完勒克瑙—奥德战役。你能否在后天之前寄来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哪怕是很短的？[267]这将是非常及时的。

新年好！

你的 卡·马·

附上的贺信，到新年那天再给鲁普斯。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搜寻刊登印度消息的报纸，我跑遍了全城；前天，我把我的几号刊登这些材料的《卫报》寄给你了。在《卫报》和《观察家时报》的编辑部，我都未能得到这几号报纸，贝尔菲尔德那里也没有了。我想，这件事你在星期二大概该结束了。在目前情况下，我无法写文章；这尤其使我苦恼，因为4个星期以来，只有今天我能够在下午写写文章，而没有耽搁其他紧急事务。以后，关于军事论文的计划，望能尽早告诉我；特别是在目前，每天的24小时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详细的情况太少了，全都是根据从坎普尔发往加尔各答的电讯，以至对事件几乎无法作出评论。能够谈的只有下面几点：从坎普尔到勒克瑙(阿朗巴格)是40英里，而哈夫洛克的强行军证明，15英里在印度的条件下已经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强行军了。所以科林①(他只需要进行两三次行军)无论如何应当在从坎普尔出发后的第三天天黑前赶到阿朗巴格，这样才有可能立刻进攻。可以根据这点判

① 科·坎伯尔。——编者注

断科林的进军;日期我记不得了。其次,他还有大约7 000人的兵力(人们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看来,加尔各答和坎普尔之间的行军极其艰苦,损失了许多人),如果说他以大约7 000人的兵力(包括阿朗巴格和勒克瑙的驻军)击溃了奥德人,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们一向认为,在印度的开阔地,一支由5 000至7 000英国人组成的军队,是完全可以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同时也就说明了敌方的情况。还应该考虑到,奥德人虽然是恒河盆地最慓悍的一个部落,但是正因为他们从未直接受过欧洲组织的熏陶,所以他们在纪律、凝聚力、装备等方面远远不如西帕依[237]。因此,打的主要是退却战,即在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中,奥德人从一个据点被击退到另一个据点。不错,英国的轻步兵和俄国的一样,在欧洲是最差的。但是它在克里木多少学到了点东西;无论如何它对奥德人来说,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的,即它的散兵线得到前哨和基干部队的正常的和正规的支援,全军服从统一的指挥,指向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他们的敌人却按照亚洲通常的习惯,分成不规则的小队,每个小队都急于冲向前去,这样就给英国人提供了多倍的目标,而且没有正规的掩护或预备队;每个小队由自己部落的首领指挥,脱离其他部落独立行动。因此必须重说一遍: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有任何一支印度起义军是在一个公认的首领的领导下正规地组织起来的。电讯中没有其他关于会战性质的说明,而且也没有地形的描写和使用军队的任何详情细节,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再多谈什么了(况且还是凭记忆写的)。[268]

关于法国,据我看,你对各方面细节的判断①都是对的。到目前

① 见本卷第278－281页。——编者注

为止，那里一切还都正常。现在，这里的国内贸易开始出现问题。伦敦的两家经售曼彻斯特商品的公司就属于这类情况。但是这还只是开始；只有紧张情况延续 8 至 12 个月，这一类企业才会真正地被卷入。依我看来，目前的整个危机——撇开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谈——不像其他任何一次危机，而更像 1837—1842 年的危机。目前，这里的民众都误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因为危机的第一阶段即金融危机及其直接后果已经消逝。每个资产者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他那个特殊行业，特别是他自己的营业，状况十分良好；因为他们与蒙蒂斯、麦克唐纳等这样著名的标准投机者相比，自然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厚道的了。虽然如此，这一切还是无法补偿特罗斯特先生在 35 000 包咖啡上损失的$\frac{2}{3}$至$\frac{3}{4}$的财产，也无法补偿梅尔克参议员先生在运货和其他营业中遭到的损失，这些损失吞掉了他总计 2 200 万马克银行券的全部资本。苏格兰人约翰·庞杜，近 5 年来在这里迅速发迹的一个大暴发户，与另外 5 个人，有 7 000 包丝还在船上，他们在这批货物上将会亏损 30 万英镑。这一切到 3 月和 4 月就会有结果，拼命抬高产品市场价格的做法总会随着货船的抵岸而遭失败。看来，现在天气严寒，刮着东风，一艘船也开不来。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一两星期，那么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一定会上涨，然后，等西风一起，整队的船只开来时，价格又会更加猛烈地下跌。这就是危机时期的供应和需求。利物浦的棉花库存也开始堆积起来，据现在的统计，有 40 万包，远远超过了平均储备量。如果库存继续增加，到春季，棉花价格无疑还要继续下跌；现在它的价格又提高了半便士，因为这里的一家几乎供应整个俄国市场的公司泽西公司，上星期得到消息说，它在美国的全部订货正好得以及时取消，于是它在利物浦购进了 6 000 包左右棉花。这就活跃了市场，而那些握有货币的纺纱厂厂

主也同样买进了一些棉花，以便获得低价的原料。这也使这里的某些公司感到不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鼓舞了它们，于是它们也购进棉纱和布匹，同样是为了不错过“价格最低的时机”。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的；首先我认为，在我们这里，价格也将轻微地上下波动，而总的趋势是下跌，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上涨，这在某个地方重新发生风暴以前是无法确切地断言的。单是由于需求不足和供应过剩，对纺织厂厂主来说就是一个凶年。营业长期停滞的压力，对这里的资产者是最大的危险。金融危机在这里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所有的贷款期限都很短(2—6 个星期)。

星期六我去猎狐，骑了 7 个钟头的马。这样的活动往往使我有好几天非常兴奋。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体育娱乐。在整个打猎场上，我只看到两个人比我骑得好，不过他们的马也比较好。这使我的健康完全恢复。至少有 20 个人从马上摔下来，有两匹马报废了，打死了一只狐狸(我看着打死的)；此外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根本没有真正的捕狐猎人；他们的骑术当然要比我好得多。给鲁普斯的贺信一定转去。

向你们全家祝贺新年，祝贺动荡的 1858 年。

你的　弗·恩·

1858 年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 年 1 月 1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既然今天你没有寄文章来，我也就没有文章寄往纽约，因此，下星期就要寄两篇去。现在希望你在星期二以前写好一篇。尤其有必要写关于印度的文章[267]，因为《论坛报》在军事问题上也完全跟在商业问题上一样，正与纽约《时报》[《Times》]进行激烈的斗争。而这个《Times》[《时报》]是沿用伦敦的《Times》[《泰晤士报》]的方针的。

附上：

《星报》①一份，

《每日新闻》一份，

① 《晨星报》。——编者注

《陆路邮报》一份(最近的一期还没有出版)。

这些大概够了吧。

你的 卡·马·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短信收到了。你没有提到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以及附上的拉萨尔和弗里德兰德的信[260];但愿这两封信不致丢失。

对于C字头的条目,我确实感到很为难:从11月27日以来就没再给德纳寄东西[269],因为我早已完成由我承担的那部分(即非军事的)。如果曼彻斯特的事务使你在这个月里无法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那我就不得不了结这件事,找一个什么借口,告诉德纳,解除我们与《百科全书》的合同。我寄去了长长的新条目单,而旧条目却没有完成,这最终必定会引起他的怀疑,也必定会影响我的声誉。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也根本不回信,也不寄来新的条目单。而由于经常整月整月地中断,这项工作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入了。

我一直不想和你谈这件事,因为我无论如何不愿让你因过度劳累而损害你的健康。不过有时我又觉得,如果你每隔两三天写

些短文，也许可以防止你喝酒，根据我知道的曼彻斯特的情况来看，在目前的紧张时刻，喝酒恐怕是“在所难免”，但这对你完全没有好处。

目前我不可能自己来写军事部分——为此我必然要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博物馆①里，而且即使这样也还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其他的工作[253]，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却要占去全部时间！

总之，老兄，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你总得有个决定才好。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 卡·马·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文章②我想你一定及时收到了，我是在星期一晚上12点前投邮

①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恩格斯《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编者注

的,所以,它应该在第二天12点到1点之间送达。

拉萨尔的信[260]收到了,而且我还在一封信①里告诉你,我和鲁普斯如何取笑这位写《赫拉克利特》②的人。难道这封信遗失了?

在危机尖锐时期,除了普遍崩溃,我根本无法想其他的事情。我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作,而且自从生病后还很容易激动。随后是节日、猎狐和其他琐事,而现在这些也过去了,开始需要安定的生活和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炎症也好了,C字头条目[171]来得正好,我今晚就着手写。我想这些条目我不会耽搁很久;不管怎样我要尽快进行,这样你就可以每星期寄出点东西。其实,既然《军队》[175]在10月份还赶上了第一卷,那么C字头的条目在1月份肯定也能及时赶上第三卷。由于危机,这些人是不会太急于刊印的,不然德纳早就来信了。不过,你如果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就告诉我。

此外,目前危机有所缓和,开始出现新的转折,至少就曼彻斯特和棉纺织业来说是如此。星期一有许多纺纱厂厂主去利物浦,买进了12 000包,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充自己的储备,因为很多人的储备已经用完。这就抬高了棉花的价格;而在这个期间这里的市场上出现了希腊人,他们买进很多货,使这里的棉价也相应上涨。这里和利物浦的棉价与最低时的价格相比,已上涨了$\frac{3}{4}$便士(每磅)。现在买主又畏缩起来,不过,如果继续刮东风,那么在二三月间货物大量运到之前,棉花和棉纱还会更少。在工厂缩短开工时间时,抬高棉纱

① 恩格斯可能于1857年12月25日或26日给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和棉花的价格，这真是个好主意！其后果将是需求进一步减少，而目前需求的减少之所以没有影响到价格，是因为生产在与需求一起增减。中等棉价格现在又是 $6\frac{1}{4}-6\frac{3}{8}$ 便士，今天大概是 $6\frac{1}{2}$ 便士，不过我还没有看到最后的行情表。

由于储存货币困难，看来，这些先生暂时得以使产品的价格稍稍上涨，这情况将持续到刮西风的时候。

此外，市场上的过剩资本简直多得惊人，这又证明了，1847年以来，一切都具有怎样大的规模。如果这些过剩的流动资本在危机发展到后续几个阶段以前，就又掀起证券投机之风，这丝毫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这些过剩的可供支配的资本无疑也部分地支持了法国的投机狂，而这就使动产信用公司[53]在经受恐慌之后，现在可以声称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机构之一。

那封谈到拉萨尔的信，想必你已收到，请再查一下，那封信我是在收到拉萨尔的信之后的两三天写的。

前天寄出的文章附有鲁普斯给你夫人和女孩子们的一封短信。衷心问候她们。

你的　弗·恩·

施拉姆今天来了一封短信，说他的身体曾经不舒服，但是现在又好些了。看来，现在他的诸位兄弟阁下是借口危机把他抛开不管了。他谈到要搬到克雷费尔德或弗吉尼亚去住，因为他说不愿为糊口操心！我将寄给他5英镑。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C字头的头几个条目①。明天晚上我设法再写几篇。我发现只有两个条目的材料难以找到，也可能是找不到满意的材料，这两个条目就是《雷管》②和《野营》(古罗马的、古犹太的和古希腊的)。吕斯托夫著作③中对凯撒营地的记述在我的摘录中几乎一点也没有，因为我订购的是吕斯托夫的这部著作，但是从书商那里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本书。对于写《雷管》来说，最需要的是过氧化亚氯酸钾的发明史、它的爆炸力以及各国军队使用短铳燧发枪的年代。上述两方面的材料都希望能得到。如果你什么时候到英国博物馆去，能给我找点这方面的材料，那这些条目也可以很快写完，不然就进行不下去，因为我手头的图书中这方

① 恩格斯《战局》、《炮击》和《CAPTAIN》等条目。——编者注

② 《雷管》这个条目没有收入《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③ 威·吕斯托夫《盖·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1855年哥达版。——编者注

面的东西根本没有。

此外，如果德纳先生对我们寄去的条目单不愿答复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了。他早就可以把D字头的条目单寄来，现在我将在这里自己编写一个。看来这家伙对待整个这件事过于轻率。但愿他已给你汇了钱，要不就该及时向他提出警告。

查理[①]现在荷兰，将去瑞士。幸好定货不多，使我能将目前的年度报告的大部分工作交给我们的伙计们去办理，因此我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这倒是件好事。

从随信附上的今天的《卫报》中，你可以看到，这里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到下星期，这种现象大概又会有所减少。目前，我只将那些登载了有意思的商业报道的《卫报》寄给你。

另外，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进行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对于是否应当使用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这一名称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战争最像贸易。[②]战争中的会战就等于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发生，但一切仍以它为目的，而且它最后必将发生，并起决定性作用。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见卡·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三卷本)1832—1834年柏林版第1卷第143页。——编者注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文章①我于星期二下午5点收到。文章十分有趣，美国佬一定中意。不过印度传来的消息总的说来对英国先生们已经不是十分有利。可怜的哈夫洛克！[270]

你那封关于拉萨尔的信我确实没有收到。② 这就是说，它不是被卡在曼彻斯特，就是在这里被截住了。

鲁普斯给我家人(他们向你致以热诚的问候)的信，引起很大轰动。

圣诞节休假期间，皮佩尔在这里；他情绪沮丧地来此，比以前更庸俗，更令人讨厌。这家伙越老越糟。看来，现在他有一种嗜好，起床后已不喝殖民地的饮料，而是立刻来一品脱烈性黑啤酒，之后整天都懒洋洋的。他游手好闲的同时又好为人师、既夸夸其谈又拘泥细节，实在是越来越令人难于领受了。此外，像他这样的人，往往是表面上假装快活，背后却隐藏着许多苦恼、烦躁和沮丧的情绪。他奉送给孩子们两张拍下他那副尊容的相片，这相片真是无价之宝，可以题

① 恩格斯《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91页。——编者注

之为"形容毕露的皮佩尔"。两张照片都是他乘火车到达伦敦的那天早晨照的。第一张照片还处在昏昏沉沉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一副精神上、士气上萎靡不振的极其丑陋的形象：嘴巴咧开，双颊下垂，面孔肿胀，眼神空虚。第二张，我们的朋友已经醒过来，想起了他是漂亮可爱的皮佩尔。这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觉醒战胜了极端堕落。第一张照片是真正的皮佩尔；第二张则是他自己和大家通常所看到的外表。小燕妮说得对，如果我们还读过他的剧本《出了什么事?》，那我们对这个家伙就会了如指掌。

寄上你感兴趣的一个文件[271]，这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用他们那种从容不迫的纠缠办法从商业部硬要来的。除了最近3年来英国在贸易平衡方面情况不好以外，从中你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俄国战争期间捞到多少钱；其次可以看到，我们的汉撒各城市对英国贸易的入超在同类地区中居于首位。

我看危机的暂时沉寂对我们的利益——我指的是党的利益——很有好处。甚至在1848年的英国，在危机第一次沉寂以后，经过两三次间断，还出现了很大的震动，而在当时，火山口从1847年4月已经开始活动了。

曾使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们操过不少心的"那不勒斯问题"[103]，现在因发生地震而以最令人高兴的方式解决了。至少《晨报》的那些酒馆政治家们是这样说的。

你没忘了寄《卫报》吧?

我首先要请你注意自己的健康。时代在好转，它将对你的身体提出很多要求。所以你要锻炼身体，别损害身体。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海因岑在他最近一期的《先驱者》中写道:在德国,两个诡辩家①曾经要受骗的德国工人相信,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因为他们手里拿着刨子,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目前,在整个美国的一切集会上,在工人中间都发出阶级的呼声,这就太荒谬了!海因岑叫嚷道,群众是愚昧的,他们不能理解明智的意见;他号召"精神革命",反对阶级的预言家而提出新的三头执政:歌德、若·圣伊莱尔和卡尔·海因岑!!!

最近几星期,动产信用公司[53]主要通过宣布股息为25%而抬高了自己股票的行市,这次股息无疑是从资本中支付的。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战局》等文章②收到了。你说的东西,这几天我将去博物馆查阅。③

印度的事态——英雄温德姆——又有了值得注意的转变。如果这个星期,比如说,星期三以前,能收到更详细的报道,那我一定会寄

① 卡·海因岑这里暗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恩格斯《战局》、《炮击》和《CAPTAIN》等条目。——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93页。——编者注

点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给《论坛报》。[272]

在阐述经济学原理[253]时，计算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绝望之余，只好重新着手把代数迅速突击一遍。算术我一向不太精通。不过，间接使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

你的健康报告太粗略了。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些。例如，伤口是否都长好了？

下次写信再详谈。

你的 卡·马·

为了写布吕歇尔，我差不多把克劳塞维茨的书[239]整个翻了一遍。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理智。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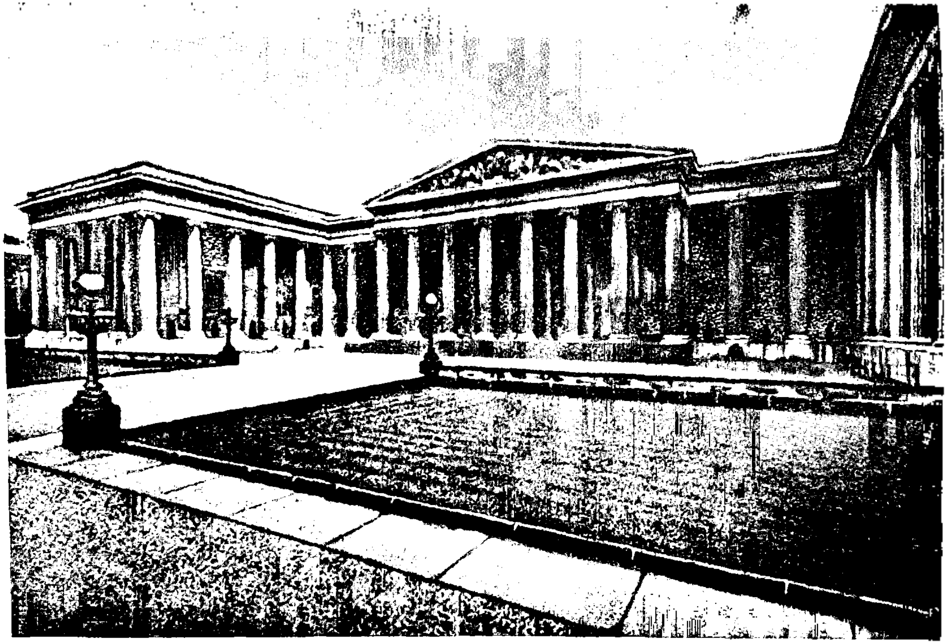
伦　敦

1858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①。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在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可

① 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编者注



伦敦英国博物馆，
马克思曾在该馆阅览室从事写作

笑的错误,我把英格利斯都写成了威尔逊,请代为改正,因为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修改了。

星期二以前,我还要写几篇C字头的条目[273],写到《骑兵》[274]为止。这应该是篇好文章,也会稍长一些。

再者,关于库霍尔恩(男爵)的文章你写好了吗?没有写好的话,我这里有非常好的资料。

注意。《弹射器》的资料,我这里一点也没有,埃尔施和格鲁伯的书①中应当会有。

勒克瑙驻军的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就表现在他们必须每天领受太太们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烧的"嚼不烂的牛肉"。想来一定烧得非常糟。关于温德姆[272]的材料,虽然《每日新闻》有一点,但很不够。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身体很好。所有伤口6个星期前都已收口。黑克舍尔对病情十分满意,不过还要限制我的饮食,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种类上。

① 《科艺全书》,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合编,1818—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大概也接到了哈尼关于朋友施拉姆的信吧。身体复元已经没有希望了。[159]遗憾的是，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还为金钱所困，这都是伦敦那个胖市侩①的过错。

你的文章②很出色，其风格和文体都使人回想起《新莱茵报》的全盛时期。至于温德姆，他可能是个很蹩脚的将军，不过，率领新兵在这一次是这个家伙的不幸，而在大凸角堡会战时却是他的运气。[275]总的来说，我认为英国派去与印度人作战的这第二支军队——没有一人会生还的——远不如第一支军队勇敢、自信和坚强。而第一支军队看来几乎已全军覆没。至于气候对军队的影响，我在各篇文章中——当我暂时负责军事专栏的时候——已用精确的计算证明，死亡率大大高于英国官方的报道。[276]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② 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编者注

星期一我再去博物馆，那时将把最好的参考书中关于弹射器的资料与其他所要的东西一并寄上。《库霍尔恩》还没有写，因为搜寻合适的资料要占去我很多时间。

你的身体见好，使我非常高兴。我却又一连吃了3个星期的药，今天才停止。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不过，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86]才能搞出这种和谐的大杂烩。

对朋友琼斯你有什么看法？[246]我还不愿相信这家伙真的出卖自己了。也许，他1848年的经历还使他感到痛苦。由于十分自信，他甚至会认为他有能力利用资产阶级，或者会想象，只要他厄内斯特·琼斯以某种办法进入议会，世界历史就一定会发生新的转折。最妙的是，雷诺现在在他的报①上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任何妥协的姿态出现，这自然是故意为难琼斯。同样，布·奥勃莱恩先生现在也成了一个完全难以驾驭的宪章主义者。唯一可以用来为琼斯辩白的理由就是，目前英国工人阶级普遍笼罩在一种萎靡不振的情绪中。不管怎样，他在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愚弄，就是成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为叛徒。过去,任何小问题他都要胆怯地同我商议,现在他则同样胆怯地回避我,这个事实说明他根本没有良心。

附上劳拉和燕妮给鲁普斯的信。两个女孩子自然想象你会因鲁普斯优先收到信而生气。所以她们特地责成我通知你,下次就轮到你。

我现在再等3个星期,待事态更加激化时,再写信告诉德纳先生,在每月仅以4篇文章为限的条件下,我不能继续为《论坛报》写作;至少应当有6篇。实际上我现在总是不得不将两篇文章的材料压缩为一篇文章,因此,我做的是双倍的工作,得到的却是一半的价钱。这样是不行的。

那封遗失的关于拉萨尔的信①里是否还附有拉萨尔和弗里德兰德的信[260]?由于政治原因,希望这些信能保存下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根据附上的哈尼的信来看,施拉姆恐怕已经不在人世[159]。我立

① 参看本卷第291、295页。——编者注

刻给哈尼回了信。再听到什么新情况,就马上告诉你。

你的 弗·恩·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277]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收到了(1)几份《卫报》,(2)C字头的条目(《马枪》等等)[273]。一星期前寄给你一封信,其中附有给鲁普斯的信,你没有告诉我是否收到。

附上德纳的信,你必须把它寄还给我,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是,这封信让我知道,我欠了这些先生们相当多的债,因为我算错了我的稿酬,并在《火炮》[178]一稿寄出后又开了期票。可是稿费一行字连一便士也不到。

至于德纳要求的B字头的新条目(对我来说,主要是尽快清偿我在阿普尔顿那里透支的款项,因为不然我以后就不能向《论坛报》支钱,那样一来我就会身无分文),全部都是你编写的条目单里的,只有一个例外。至于这一个例外——《孟加拉起义的历史》,我看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德纳拒绝这个题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到哪儿去找资料?既然文章"必须立即寄出",而且必须"尽可能简短",那么,花

费的劳动与所付的稿酬之间就太不相称了，而这只会妨碍其他文章的写作。你的意见如何？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问题，但是整个说来，军事和政治的都包括在内，我看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立即寄出”。

德纳所说的阿尔布埃拉会战中的错误[278]，我记不起来了。

弗莱里格拉特写信告诉我说，伟大的恩斯特·德朗克已从巴黎来到伦敦；他由于谋刺事件[279]而离开巴黎。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寄给我的《曼彻斯特卫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些有趣的东西。曼彻斯特的商业情况如何？似乎比预料的好些。

汉堡出版了一本关于汉堡危机的书。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都按时收到了。要在所要求的期限内写完《孟加拉起义》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建议你利用这次机会向德纳先生说明，如果他早一点同意我们的建议和寄去的条目单，那么所有这些文章他早就得到

了。《孟加拉起义》他可以以《印度起义》或别的什么标题刊登。至于所谓错误①,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能查对,明天可以查一下。这段话摘自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因此想必不会有错。

拉萨尔的信②还在我这里。

我这里准备好了《布伦海姆》、《博罗季诺》以及其他许多文章的材料,如果印度来的邮讯不迫使我写文章的话(但根据电报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星期五你会收到一批文章。关于《比达索阿》等文章,我需要先审阅一下。不过德纳说他以前就要过这些文章,是怎么回事?这我一点都不知道。

可怜的施拉姆于一星期前的星期五去世了[159],哈尼想必已写信告诉你。详细情况我还不知道。我写信给哈尼说,如果发现有你我写的书面的东西,就拿走,交给我们处理,让这些东西落在已成为十足的普鲁士人的鲁道夫③先生手里是不行的。我没有预料到,施拉姆的病会在春季以前严重起来。我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可怜的人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而且看来一直这样坚持到最后。我们的老卫士的生命竟然在这漫长的和平时期枯萎了!

这里情况十分不稳定。每隔两星期就趁一些纺纱厂厂主必须进货之机试图抬高棉价。棉价抬高三四天之后又下跌。总的说来,目前的棉价比最低点高$\frac{5}{8}$便士。这里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只要价格在两星期的停滞之后大大下跌,市场上就会出现印度和黎凡特的买主,因此又使一切回升;这时,谁也不愿意再购货了,于是价格又逐渐下跌。眼下没有什么东西是正常的。纺纱厂主改为充分开工,不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89页。——编者注

③ 鲁·施拉姆。——编者注

是因为这方面真有需求，而是因为别人这样做，也是因为缩短开工时间已使他们感到十分厌倦。一般说来，由于棉花和棉纱的差价在缩小，纺纱厂主的情况恶化了。德国人进货还很少。这里的情况看来仍然一点也不妙，由于力图抬高价格，商业一直受到阻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人们就会说市场情况有了好转。鬼才相信这种好转！

给鲁普斯的信令老先生十分开心和自豪。他要我向写信人①致以最热诚的问候。上星期我几乎根本没有看见他；我们俩未能见上面，后来他就开始患面部神经痛。

多多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3篇B字头的条目②。我本来想尽可能今天把关于温德姆

---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恩格斯《炮路》、《布伦海姆》、《博罗季诺》。——编者注

的文章[272]也写好,但是,首先,详细情况还很不清楚,为此必须等待官方的报告,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情况都被掩盖起来;其次,今天午后我没有时间——我勉强能够把这三篇文章又审读了一遍;而且我感冒很厉害,所以不能今天半夜冒险去城里寄信。告诉德纳,材料还不完备。

我的C字头的条目单你寄给德纳了吗?如果没有,那么请马上寄去,以便他能及时回信。他的C字头条目单又是很不完备。[171]

遗憾的是,《博罗季诺》没有能够写得更简短些,因为对于这次战斗、之前的描写都很不确切。

你的 弗·恩·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这里严寒已经降临,我们家里实在是一点煤都没有,这逼着我又来压榨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所有事情之中最为苦恼的。我决定这样做,都是由于外界的巨大压力。我妻子向我说明,由于来自泽西岛的汇款比通常到得早,所以你会把日期算错,如果我不特意写

信的话,这个月你是什么也不会寄来的;又说,她把自己的披肩等等都拿去典当了,但还是一筹莫展。总而言之,我不得不写信给你,而且也正在这样做。的确,如果这种境况持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为这些讨厌的琐事烦恼不已,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我自己还能靠埋头研究一般问题而忘却这种困苦,而我妻子自然没有这样的慰藉。

拉萨尔的书①今天寄来了,花了两先令;这不是书价,而是邮费。这种情况使它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一共两册,每册有30个印张。我只是浏览了一下。这家伙在序言里欺骗读者说,从1846年起他就开始构思写这本书了。看样子这本书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在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时,看来他在法律解释学方面的习惯帮助了他。让我们看看再说吧,这玩意儿太厚了,很难把它看完。

皮佩尔先生也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秘密,说他在这里的时候,曾经为"小腹疼痛"所苦,因而"也许"显得无精打采。

奥尔西尼等人的密谋[279]大概使普鲁士的大赦[85]取消了。前天,这里的警察半夜闯入奥尔西尼的住宅,把他的女仆骗往苏格兰场②,在那里,理查·梅恩先生和法国的警探对她进行了审讯。这种有损帕姆先生声誉的恶行未获结果,尤其是,在奥尔西尼被捕以后所有寄到伦敦给他的信都在马丁·贝尔纳那里,而其余的信,奥尔西尼在离开伦敦之前都已烧掉。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即伦敦警察局的侦缉处。——编者注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1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B 字头的 3 个条目收到了。① 你把《博罗季诺》写得比较长，这很好。既然这些先生辟的栏这么大，稿酬却这么少，那么，唯一的对策，就是把条目拉长。为了我能还清欠这些狗东西的债，希望你着手写《骑兵》[274]时，尽量写得长一些。

法国的情况很妙。小店主们对谋刺事件所抱的冷淡态度，激怒了那家伙②。小店主们这种冷淡态度的秘密大概就在于，他们很多人暗中希望，能够发生什么突然的政治事件，好让他们摆脱困境。奉布斯特拉巴[44]之命，银行、贴现局等已经让这些家伙中多数人的汇票延期兑付。不过延期并不意味着取消。有相当多的法国资产者已经看到商业崩溃不可避免，他们胆战心惊地等着兑付期限来临。他们的处境与布斯特拉巴在政变以前的处境[280]完全一样。所以，为了体

---

① 见本卷第 306 页。——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面地摆脱困境,这些家伙——完全和10年前一样——极想抓住任何一种政治借口。布斯特拉巴看到了这点,而且现在想要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暴君"。让我们等着瞧吧。如果他信赖马尼昂、卡斯泰朗等人,那么他就会被抛弃。[281]

我在经济学的写作[253]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从你那里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的周转,周转在不同种类的企业里的差别,以及它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

拉萨尔先生在《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序言里谈到:

"除了一小部分外,它(这部著作)在1846年初已经写好。可是,正当我想着手把它写完时,另一方面的兴趣突然把我引向实际斗争的海洋,并把我完成这部著作的工作推迟了近10年,因为索福克勒斯曾说过:

'强大的东西虽然多,
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强大'。①

这句话在各个方面都还是对的。"

索福克勒斯的诗句被拉萨尔式地德国化以后,应该是这样的意思:"没有一个比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更可怕的淫荡之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见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场第一合唱歌。——编者注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晨同时收到你的两封信，现随信寄上5英镑券一张。可惜我自己钱也很紧，而且施拉姆于1月初借去了5英镑——在那种情况下是完全不能加以拒绝的——，让我手头更加拮据。《温德姆》星期二可以写完。[272]

再者，请再抄一份德纳所要求的B字头的条目单给我，包括原来的和现在要我们补写的条目，我自己的那份遗失了。

《野营》、《弹射器》和《雷管》的材料怎么样了？

谋刺[279]虽然没有伤及波拿巴，却击中了卡·海因岑。你大概记得，他在1848年曾吹嘘现代科学所发明的毁灭性武器——对此他自然一无所知——具有灾难性的破坏力。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忘掉了雷酸银等等。① 于是，在这次事件后，我们不再听说雷酸银了。我当时就说过，根据受伤人数很多而死亡人数不多的情况判断，榴弹装药过量，因

① 见卡·海因岑《谋杀》。并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36页。——编者注

而爆炸成无数小碎片,而每个碎片的力量却不大。蠢驴们行事就是笨。其实,装普通火药的榴弹,效力要大得多。他们不用普通火药,而是尽量多地装进雷酸银,于是就像下冰雹似的洒下了无数危害不大的小碎片。拉雷医生证实了我的意见。关于海因岑,就说到这里。

本月21日在布洛涅林苑又发生用手枪谋刺波拿巴的事,但是这人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就被捉住了。案件暗中了结。有关这事件的一号《卫报》我不用时,即可给你。

我订购了沙尔腊斯的《百日》①。我们能不能给美国写一篇书评?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想必很有意思,而且也不难。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5英镑收到了。看来,两封信同时送到(一封信我是星期四发

① 指让·巴·阿·沙尔腊斯的著作《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的,另一封信是星期五发的)这件事,说明邮局扣留流亡者的信,并加以检查等等。

新确定的B字头条目是:《比达索阿》(会战)、《布伦海姆》(同上)、《缅甸》(战争)、《博马尔松德》(围攻)、《博罗季诺》(会战)、《布雷西亚》(强攻)、《桥头堡》、《毕洛夫》、《布达》(围攻)、《贝雷斯福德》、《崖路》。德纳说"其中大多数我以前曾经向您要过",这是弄错了。他把你的B字头条目单同他自己的混淆了。他自己只要求写下面的条目:

《炮座》、《棱堡》、《刺刀》、《巴克莱-德-托利》、《炮兵连》、《会战》、《贝姆》、《卞尼格先》、《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贝西埃尔》、《露营》、《掩障》、《布吕歇尔》、《勃鲁姆》、《玻利瓦尔》、《爆炸弹》、《炮手》、《轰击》、《双桅炮艇,防弹工事,炮艇》、《垛墙》、《博斯凯》、《布里安》、《桥》(浮桥)、《布朗》(乔治爵士)、《布吕讷》、《毕若》。(所有这些,蠢驴都已经收到了。)

《弹射器》的材料(不多)我已给你准备好。《野营》的大部分也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关于希腊的野营我还需查阅瓦克斯穆特写的《希腊古代》,关于犹太人的野营还需查阅德韦特的著作①)。由于必须列举许多各种各样的枪栓等等,《雷管》②写得很详细。要不是德纳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早就把这篇讨厌的东西搞完了。现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寄给你。此外,我每次去博物馆,都要查许多材料,一眨眼时间就到了(现在仅开馆到4点)。而且到那里还要走路。这样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

① 威·德韦特《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附古犹太史简述》1814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雷管》这个条目没有收入《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明快的拉萨尔所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赫拉克利特借以阐明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许许多多形象，拉萨尔都一一提到了，并趁此机会给我们献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某些片断，而这样做却未必能使这一逻辑学增色；他还总是长篇大论，就像个小学生那样要在一次作业中证明，他已经把它的"本质"、"现象"以及"辩证过程"都掌握了。如果一个小学生作这样的抽象推理，那么可以肯定，他的思维过程只能准确地按照开好的方子、按照神圣化了的形式进行。我们的拉萨尔也正是这样。看来这个家伙试图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丝毫不知疲倦地一再重复这个过程。他竭力炫耀他的博学。但是每一个内行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像拉萨尔先生那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把波恩大学图书馆的书送到家里去，拼凑这样一个引文展览是不费什么事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文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优雅。因为大多数语文学家都不具备赫拉克利特常用的思辨概念，所以每个黑格尔分子都有无可争辩的特长——能理解语文学家所不理解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精通德国哲学，而因为他学习希腊语，就精通了希腊哲学，这倒是很奇怪的。)拉萨尔先生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点看成不言而喻的事情，而是把这一切用冒牌的莱辛方式奉送给我们。这是以烦琐的法学家的方式拿黑格尔的解释去反对语文学家因缺乏专门知识而弄错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双重的享受：首先，给我们完整地转述了我们几乎已经淡忘的辩证事物；其次，给我们拿出这种"思辨的遗产"，把它当做拉萨尔先生的一种特别的语文学—法学方面的博学多才去反对非思辨的语文学家。可是，不管这个家伙怎样大

言不断，说什么赫拉克利特迄今为止就像天书一般，其实他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他不过说得详细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印张自然就完全够了。这家伙更没有想到要披露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某些批判思想。把赫拉克利特的全部片断印在一起，也不见得印满半个印张。只有用可怕的"人"①的钱印书的家伙，才能以这样的借口把60印张的两卷书奉献给世人。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这句名言解释一切事物向它们的对立面的转化，他说："金变万物，万物变金。"拉萨尔说，黄金在这里就是货币(这是正确的)，而货币就是价值。② 也就是说，是观念的东西，是一般，是一(价值)，而物则是实在的东西，是特殊，是多。他利用这一惊人的论断，是为了在一条冗长的注释中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发现的重大意义。每句话都有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我从这样一条注释中看出，这个家伙竟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大作中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261]。但是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正如我在接到他的第一封妄自尊大的信以后马上写给你的信中所说的，老年黑格尔派和语文学家们发现在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身上居然有这样古老的气质，实际上一定是感到

---

① 指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参看本卷第310页。——编者注

② 参看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223页。——编者注

高兴的。此外,他向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卑躬屈膝,以期博得好评。这玩意儿我一浏览完,马上就寄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身体有些地方不舒服;看来,我原先的病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病根,不过,它已无力严重侵害我,只是以各种小毛病来折磨我,特别是皮肤过敏,伤口愈合不好、手指化脓以及诸如此类的讨厌毛病。幸好腺体丝毫没有化脓的迹象,所以不用为此担心了。这些小毛病都出现在感冒的时候,看来,在我再次去洗海水浴之前,它们还会经常来折磨我。无论如何我现在还必须小心。另外,自我回来以后[182]发作得相当厉害的痔疮,倒成了我无法工作的诱因,每次都立刻见效,而且还让我除了骑马外,好几天都不能坐下。因此,上星期我没有写信,而且自星期一以来我都没有交稿。大多数晚上我只能躺着。不过,感冒现在减轻了,昨天我又骑马走了28英里,所以明天我们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看来,拉萨尔先生对待晦涩的赫拉克利特①实在太轻率了。你对他的方法的描写,逗得鲁普斯大为开心;他满意地得知,这位先生有关希腊的知识并没有那么渊博。这书一寄到,我就交给他研究。

朋友贝尔菲尔德今天又提名自己为市参议会候选人,但是他以143票对196票惨败。

我家里还有几号《卫报》,上面有精彩的巴黎通讯;这几天就寄给你。

问候你们全家。到星期五可以再给《百科全书》写好一些文章。

你的　弗·恩·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德纳这头蠢驴(他在信里——信我以后寄给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支付我12月底所开的期票)向我提出:"在《炮兵》[178]一文中谈

① 指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到普鲁士军队的装备时,您用了 *seam*-horses 一词;这是什么?我在哪本辞典里都没有找到这个词。"请立即就这个问题回信,以便我能在星期五写信答复这头蠢驴。

我担心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望多保重。在曼彻斯特的"狂飚时期"[282]你工作过度了。下次详谈。

你的　卡·马·

亲爱的哈尼是否也给你寄来了他那"独立的"荒谬东西①?是谁胡编乱造了施拉姆的传记?哈尼使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阁下与他并列,看上去十分滑稽——变为《新莱茵报。评论》②的出版人了。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德纳不会认字,——那里写的是 *team*-horses,即拉车的一套

① 指《泽西独立报》。——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马,也就是被套在一些火炮或炮架前拉车的马。team 这个词在文章中经常出现,如果他需要根据的话,让他查看《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炮兵》一条好了。①

可惜今天我不能寄出什么东西了。昨天被人怂恿去骑马会猎,大家用灵猩追捕兔子,我骑了 7 个小时的马。一般说来,这对我虽然很好,但妨碍了工作,已经开始的几篇东西——《缅甸》等——我还没写多少,也休想今晚及时完成了。《缅甸》这篇东西非常讨厌,读了几大本书,仍然弄不出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文章必须写得简短。但是我将在《骑兵》[274]上扳回本来,德纳将得到格里斯海姆的书②中所有涉及这方面的东西。

看来,鲁普斯不想再坐酒馆了;我到他最喜欢去的查茨沃思酒馆四次,只碰上他一次。因为我去那里就是为了找他,这对我来说是大大浪费了时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也接到了亲爱的哈尼寄来的荒谬东西。这种错误应当归咎于泽西的哈罗·哈林(固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克雷弗尔德的描写极妙,完全像是以前的哈尼写的。因施拉姆的去世,他又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大戏,而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当然是乔·朱·哈③。整套葬仪和一切琐事,包括写着"急速"、"立即"等字样的信件,以及要求我去泽西岛在癞蛤蟆们[86]和瓦什拉普斯基之流[283]中间露露面,所有这些都令我反感。这是个可怜的小无赖,他在泽西岛可谓得其所哉。此外,他因攻击泽西岛的封建主弗·戈弗雷,十分幸运地引起了一场文字诉讼。[236]

---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1855 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乔·朱·哈尼。——编者注

看来琼斯的戏演得也很妙。他使胖子利夫赛成为他这次会议的主席，而这人是向迈奥尔宣誓的可怜的小资产者，当1842年整个小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他就同斯特奇一伙人一起提出完全选举权的口号，并分裂了出去。[284]

不过，没有关系！波拿巴先生在为我们工作。我们也不能希望他做得比这更好了。埃斯皮纳斯当上了内务大臣，真是妙不可言；而且还有把奏折刊登出来这种蠢事。[285]

再者，为了使你对我的健康状况不致有所误解，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我骑马越过高5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要能轻松地做这样的操练没有十分健康的肢体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总之，将来我们重回德国时，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将难以跟得上我，因为我现在练得很多，而且日有长进；我的声望也逐渐确立了。不过现在我才知道在地形险阻的地方骑马的真正困难；这是件极复杂的事。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到星期一一定寄上几篇文章。关于印度，我想我们还是再等一班邮件，除非我们得到非常有意义的详细情节。

你的 弗·恩·

这个"恩格斯阁下"①看起来的确非常滑稽。我决不会饶恕哈尼，关于我，他能说出的最好的话，就只限于这阁下二字了。这个混蛋！

① 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答应给我寄《卫报》，所以我一直等到今天，因为法国是目前唯一的通讯题材，并且这些先生宁愿要流言蜚语和奇闻轶事，也不愿意要任何思想。我想，你所答应的报纸明天会寄到，不过，我迫切请求你今后都在星期四以前寄来，最迟星期五以前。过了寄通讯稿的日子，它们显然对我的通讯工作就毫无用处了。

在还不知道我的期票(大概是在开票以后几个星期才从这里寄出的)是否照付以前，我现在将有两三天如坐针毡。我与阿普尔顿的问题不解决，至少将不能再凭送去的文章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① 我对上次寄给他的"商品"的估价完全错了。此外，德纳对论述玻利瓦尔的那篇较长的文章②表达了疑虑，因为照他看来，这文章写得有倾向性；他要求我告诉他资料来源。当然，虽然这种要求很奇怪，资料来源我还是可以告诉他的。至于说到倾向性，我的确有点离

① 见本卷第303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玻利瓦尔-庞特》。——编者注

开了百科全书的腔调。不过,如果把这个最怯懦、最卑贱、最可怜的恶棍宣扬成拿破仑第一,那就太荒谬了。玻利瓦尔,这是一个道地的苏路克。

祝贺你骑马的成就。只是不要作过于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冒生命危险。你似乎过分沉醉于这种骑马的嗜好。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骑兵是你在德国最需要用到的专业。同时,我也有些怀疑,过分的紧张是否对你的健康有益。至少医生们曾肯定地告诉我,你在一段时间内,在各种紧张的活动中还必须保持中庸①。

波拿巴事件使拟议中的普鲁士大赦[85]也慌忙中止了。然而路易仅仅是在模仿他那个所谓的伯父[286]。事实上,他不仅是维克多·雨果所说的与大拿破仑相对而言的小拿破仑[287],而且令人惊叹地体现着大拿破仑的所有琐细卑劣。我查阅了一下1802—1803年的《科贝特氏纪事年鉴》,发现"杀人犯的巢穴"等等一字不差地登在当时的《通报》上。例如1802年8月9日的《通报》上就登载了这样一段话:

"要么是英国政府准许和容忍这类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种做法符合英国的宽宏、文明和荣誉;要么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力阻止这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配称为政府;特别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去制止谋杀和诽谤并维持社会秩序。"[288]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中庸"的原文为"aurea mediocritas",字面意思是"黄金中道",出自贺拉斯《颂歌》第2卷第10首。——编者注

如果延误下来的几号《卫报》尚未寄出，就请安排一下，使我能在星期一以前收到，以后的则希望能在星期五以前收到。

1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个星期我每天都想给你写信，可是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而始终未能如愿。你记得我告诉过你①：奥尔良中等棉价格为6便士时是适合充分开工的最高价格。现在，当奥尔良中等棉价格为$5\frac{3}{4}$便士时，$\frac{7}{8}$的纺纱厂主都改为充分开工，而这种愚蠢做法的结果是，他们仅仅因为不能忍耐，在6个星期内竟把奥尔良的中等棉价格抬高到$7\frac{3}{4}$便士！当然，棉纱和布匹的价格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提高。对厂主来说，原料价格同他的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已使成品的价格低于生产费用。于是这些蠢驴现在又想做他们本来就该做的事，即重新缩短开工时间。

几号《卫报》今天与这封信同时寄出。

---

① 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

希望你的期票能照付。既然你已经提前那么长时间通知了他们，如果那里有意把它退回的话，那么他们早就该写信给你了。

再寄上一些给德纳的小玩意儿①。如果这家伙还想拿他那两个臭钱发号施令，那就该好好教训他一下。无论如何，我们给他的已超过了他所能期望的——绝大多数是独创的作品，而不是像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种拙劣的东拼西凑的东西。告诉他应该多给些稿费，然后我们还得考虑考虑。关于巴达霍斯[276]，可诅咒的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的确把我弄糊涂了。

《缅甸》是篇很费力的文章。你能否承担《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我这里连传记的基本内容都没有，关于军事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我倒可以告诉你。

关于骑马我下次写信告诉你。实际上，这是我整个军事研究的物质基础，你的意见呢？在那些癞蛤蟆[86]的心目中，波拿巴这个无赖是个英雄，虽然他骑术平平，但姿势优美。其实这里很多人知道，他跳越障碍的本领很不高明，他在鄙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越过的障碍面前无能为力。此外，骑马是我至少已达到中等成绩的唯一的体育项目；而且在行猎追捕时的危险性恰恰很小（概率是1:10 000），以至它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其实，请你放心：我将在另一种场合牺牲生命，而不会是从马上摔下来。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弹射器》、《野营》。——编者注

14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纳特现在已经把《赫拉克利特》①寄给我。一俟读完，就把意见告诉你。但是，你得耐心地等一些时候，因为恰好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对于斯多亚派[289]，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像小学生那样认真。相反，关于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至于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那几乎无可责怪，因为像培尔，甚至像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也不犯错误的。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看到，帕麦斯顿垮台了。最了解这个老骗子手的人大多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他近来故意犯一些错误，为的是暂时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退出舞台。他们说,他一生的最终目的就是挑起英法之间的战争,他目前以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先借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等到把局面搞得混乱不堪无法收拾的时候,国家就会被迫重新召他回来。这种想法或许太狡猾了,但是帕姆的退职绝不违背他的意愿,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290]

至于你的表弟①,有一点我可以同意,不过我仍然认为《新闻报》不会同意。[260]那就是,我所能承担的,是每星期写一篇文章,谈谈贸易、金融等等,谈谈英、法、美三国的情况,根据兴趣而定。这也是抨击波拿巴的最可行的形式。其次,这种形式可以使我在政治上绝对避免与《新闻报》产生关系。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对法国的金融状况以及法国的总的经济情况,普遍都是一无所知。试问,《新闻报》,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最清楚。每星期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希望能得到1英镑。此外,请先给我寄来几号《新闻报》,以便我能确定我的信念是否允许给该报撰稿。无论如何,承蒙你的表弟在这件事情上想到我,请代我向他致谢。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253]的进展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仆人。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

① 麦·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我所指的"分册",就是像费舍的《美学》[①]那样陆续出版的东西。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儿都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么,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而以这种分册的形式(也许更便于读者理解,但无疑会损害形式)陆续出版,必然会使这部著作写得长一些。请注意:一旦你打听清楚能不能在柏林办这件事,就请写信告诉我,因为如果那里不成,我想在汉堡试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承办这件事的出版商必须付钱给我——这可能使整个事情在柏林告吹。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反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②]:1. 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 土地所有制;3.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6. 世界市场。当然,我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历史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

① 弗·泰·费舍《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供讲课用》(共十册)1846—1858年罗伊特林根—莱比锡—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表达了要将他的经济学著作划分为六册的计划。——编者注

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的对象。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干扰。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

你对鲁道夫·施拉姆的评论把我乐坏了。可惜,那个较好的施拉姆,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康拉德·施拉姆,上面谈到的那位施拉姆的弟弟,大约一个月以前在泽西岛因肺结核去世了。最近这几年维尔特、施拉姆和丹尼尔斯博士的去世引起了他们的友人无限的悲痛,我也有幸列入他们的友人之列。

不久的将来会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意向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从最近10年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能思维的人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显然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①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你的　卡·马·

近来法国所发生的事件[279]与商业危机之间的联系,清楚的人大概不多。然而,这种联系会变得很明显,如果(1)考察一下因最近的一次危机而在法国造成的真实经济情况;(2)提出以下问题并认真地回答,即为什么谋刺引起了这样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显然与其声称的原因毫无关系,甚至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① 见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编者注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其中谈到鲁道夫·施拉姆的地方很有趣。拉萨尔这家伙关于我的"逻辑"所写的那些话，无非是说他不愿理解我。你知道，我曾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不给他写信，是因为问题已到了必须以口头说明来继续书面通信的地步。实际上，我是以十足的外交辞令来谈这个棘手的话题。

自然，我给他回了信，要他物色一位柏林的出版商。我打算把稿件分册出版[253]，因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从从容容地把它全部写完。分册出版也许有损于形式，但是至少有利于推广，而且也便于找出版商。

至于可恶的美国佬，我当然极想给德纳和阿普尔顿两位先生写信，请他们俩对我……　不过，情况简述如下：

我向阿普尔顿透支了据说是20英镑，按我的计算，我最多透支了5英镑。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12月底到期的一些账必须偿还。好吧。现在那20英镑——恰好明天我可以用《论坛报》的名义开一张这个数目的期票——暂时被德纳先生记入《论坛报》的往来账上了，因此在用寄给阿普尔顿的稿件偿清这笔臭账以前，我的一切收入来源都

被断绝了。所以,在这之前我处于困境。一旦我用"商品"还清这个阿普尔顿的债,从而又能打开通向《论坛报》的闸门,我就赞成完全抛弃阿普尔顿,特别是如果维也纳的《新闻报》同意我的建议,一周寄一篇有关金融的文章去的话①。总之,我认为只要以停止供稿相威胁,就会使德纳和阿普尔顿让步,迫使他们同意付给较多的稿酬。但是这种手段只有在摆脱了目前的困境以后才能采取。如果这些无赖采用了《玻利瓦尔》②,依我估计,那就还需要寄去30—32栏。在这之前,我简直是悬在半空中。此外,这些狗东西们知道,我现在是在他们的支配之下。因而现在应该竭力做到的是文章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

至于《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我可以写传记部分,但是军事部分你要完全用英文写,使它们不致与其他文章明显不同。此外,在这里,一些简单的指点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要阐述它们,我还是必须加以研究,而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B字头的条目一写完,请你立即着手写《骑兵》[274],因为它可以清偿欠款。

我的伙计,情况就是这样。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对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牵累。

好样的《卫报》现在会说什么呢?米尔纳·吉布森和布莱特的报复确实很精彩。[291]我们私下说说,我想帕姆解散自己的内阁是自有其"理由"的,而且导致这种结果的一切表面错误,从他这方来看都是预先估计到的。

---

① 参看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玻利瓦尔-庞特》。——编者注

从不久前《通报》公布的一个文件可以看出，在法国海关仓库里堆积的货物与1856年和1855年比较，是个巨大的数目，《经济学家》的通讯员直截了当地说，波拿巴促使法兰西银行以这些商品作抵押发放贷款，因此货主就可以拿回这些商品。不过随着春季临近，这些商品必须抛到市场上去，那时在法国无疑就会发生崩溃，而比利时、荷兰、莱茵普鲁士等也将跟着发生崩溃。

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除工业危机外，农业的情况也很坏。(按照法国农业会议的结论，那里的农业情况也非常糟。会议曾提到，在100升的小麦卖17法郎的情况下，经营无法进行下去。)

总的来说，危机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掘得好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5英镑券一张(可惜我昨天没有拿到手，不然你可以早24

① 这里套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中的话："说得好，老田鼠！你能够在地底掘得这么快吗？"——编者注

小时收到)和《布雷西亚》一文。现在B字头的条目应该送去的就只有《缅甸》(写了一半,最后一次战争①的资料很难找到)、《博马尔松德》和两篇传记了。至于这两篇传记,我可以很快找到关于贝雷斯福德的必要材料,可是毕洛夫的材料有困难,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一本关于解放战争②的好书。毕洛夫在大贝伦会战中的果断表现应该得到称颂(他违背贝尔纳多特的意志击溃了法军),他在登讷维茨会战中取得的胜利也是十分出色的:4万普军击溃了7万法军。[201]不过还要再找些资料。B字头的这些讨厌的东西一搞完,我就着手写《骑兵》[274]。

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同阿普尔顿断绝关系,除非我们要转移到大陆去。为《百科全书》工作对我很有好处,毕竟这项工作进展很慢,如果钱方面的压力小一些,完全可以悠闲地去做这件事。但是,一旦条件许可,还是应该扬言不干了,我想,这样做会立即生效。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拉萨尔可能很有用处。我希望他无论在经济学方面,还是在维也纳《新闻报》方面都能把必要的事情做好。关于维也纳《新闻报》,大概被他耽搁了,因为你以前就已写信给他谈过写金融文章的事。既然你已经给他写了回信,我就把他的信暂且留下,给鲁普斯看看。

历史的讽刺是很妙的,它让吉布森和布莱特向帕姆先生宣告他的下台[291]。《卫报》对这有什么看法,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今天我给你寄来了3份报纸。不过帕姆看来想把自己重新上台的道路完全截断,因为对伦敦一个可怜的小印刷厂主的迫害[292]、在伯明翰小酒馆进

① 指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编者注

② 指1813—1814年欧洲各国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编者注

行的搜捕(见前天的《太阳报》[①],这是一出严重的闹剧)以及每天出现的、向波拿巴卑躬屈膝的其他种种例证,最后一定会把约翰牛激怒的。

意大利的情况看来还不太糟,虽然,人们埋怨欠款归还过迟,但是一般说来那里并不比这里的国内贸易的情况坏。我们在意大利的到期未支付的账款并不比往常多太多。这些人又十分活跃地订起货来。固然,我们的商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它还是可以说明一些情况。那里的情况当然还是不好,但并不是极端严重。不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目前,波拿巴分子一定恐慌万状。在富尔德那里举办的化装舞会上,竟有75个穿化装斗篷的警察光临。请看《卫报》。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2月24日(星期三)我寄给你一封挂号信,内有5英镑银行券一张

---

① 指《皮埃里和奥尔西尼的阴谋》,载于1858年2月22日《太阳报》(伦敦)第20489号。——编者注

(R/J 56641,曼彻斯特,1857年1月16日),希望你已经收到;否则应立即通知银行止付。今晚再寄上几份《卫报》,上星期三曾和信同时寄去一包报纸。在今天的报上你会看到关于奥尔西尼的一些趣闻。

帕姆离职[290]之前在这里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例如对贝尔纳、奥尔索普,现在又对可怜的出版商进行迫害,[293]他的这种卑鄙行径实际上已经昭然若揭,可是约翰牛并没有因此对他们的"真正的英国大臣"[138]失去信任,也许只是在那不勒斯某些地方,人们对这两位罗马公民[294]有一些怨言。的确,这家伙走后留下了一股臭气。

从今天的《卫报》上你也可看到,普雷斯顿等地经常缩短开工时间。它很快又将成为普遍现象。按照目前的价格,织布厂厂主的大多数产品都要亏本;纺纱厂厂主还可勉强维持,他们的少数商品的价格也还稳定。一当价格提高,使需求减少(到目前为止,担心价格还会更高的心理,使需求暂时有所增长),这种情况就会终止,于是糟糕的状况就会重新开始。

你的　弗·恩·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收到5英镑之后,我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你。信中除了一些

政治议论,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总共不超过20行。然而,使我非常气愤的是,这里的邮局看来对我的通讯很感兴趣。前些时候,我给尊敬的科勒特写的信就遗失了,抗议也没有用。现在我要注意邮局今后的干扰了。如果再发生第三次这样的事情,我一定要在伦敦各报上签名揭发这种事。我写的关于政治的东西,这些流氓可以随便去看。但是我私人的事不能让邮局里任何一个德国密探来插手,——据说,经常有5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这种无赖在伦敦"暗检室"[295]当翻译,至少乌尔卡尔特派是这样说的。

不久前我曾写信告诉你关于意大利的贸易状况,特别是米兰的情况,这些我是从都灵的报纸①上摘来的,那上面有许多本地的通讯。虽然把意大利奥属地区的情况描写得非常黑暗对都灵是有利的,但是米兰的报道所谈到的详情,看来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至于法国的贸易状况,你可以看看今天《泰晤士报》关于这方面的巴黎通讯。虽然通讯员现在竭力把一切都归咎于奥尔西尼和法国的上校们,但这是可笑的。

给你寄上皮阿、塔朗迪埃之流的可怜的作品[296]。赖德律-洛兰、马志尼和贝尔纳的声名使这些家伙夜不能寐,而法国政府看来却已完全把他们遗忘了。这些家伙认为,革命即将到来,而当他们在伦敦进行了种种"活动"——塔朗迪埃曾经像以前伯恩施太德那样声嘶力竭地叫喊——以后,革命的欧洲却因其他事件将注意力从他们身上转移开了,这使这几位大人物伤心不已。正因为如此,恰恰在这个时刻,他们发表了信中附上的这篇荒唐东西。没有风格,没有思想,甚至也不是法语:完全是《喧声报》以前的撰稿人和简单贺词的作者在

① 可能指《舆论报》。——编者注

模仿圣马丁门的妓女卖弄风骚[297]。为了让这篇作品达到目的，他们把这篇拙劣的东西分送给各家报纸。《晨邮报》这个佩尔西尼—帕麦斯顿的餎金斯立即落入圈套。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向尊敬的沃尔波尔先生告发了这些家伙及其小作品，而且为了更慎重起见，把小作品全部译成了拙劣的英文。不仅如此。德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向上院通报说，皇家律师已受托进行调查，看是否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公民塔朗迪埃、皮阿、贝松就这样用他们的愚蠢作品彻底实现了他们的大吹大擂的计划，而且达到了他们几乎没能想到的程度。

至于贝尔纳，大概他还要被监禁一个时期。[293]

帕姆的卑鄙无耻实在令人吃惊，他通过这种手段让自己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首领并自命为"对面的尊贵绅士"[298]，然而他对他自己创立的下院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再者，你能否告诉我，你们隔多少时间——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拜比吉断言，在曼彻斯特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每隔五年更新一次。① 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不太可信。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鲁普斯在做些什么？请代我向他问好。

你的　卡·马·

今天又收到一包《卫报》。上星期收到了《比达索阿》②。

---

① 参看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版第285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比达索阿》。——编者注

1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确实又受到了"暗检室"[295]的青睐。诚然，这一着我是预料到的；但是干脆把信件截走，这却太过分了。依我看，你最好让别人写地址，这样，他们大概就只能拆寄给你的信了。因为我正等着你的消息，每天都要特地仔细询问我们的投递员是否有我的信，但回答总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费利克斯·皮阿这头蠢驴还向全世界大书特书什么英国没有真正的政治警察。[296]如此粗劣的作品、语言等等，我简直少见。仍然是对1848年宪法的陈旧信仰；让人仿佛看到我们帝国宪法的一群蠢驴。[299]而且是多么吓人的语言呀！总之，这群猴子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也许还会获得廉价的殉道者的荣誉。德比这个蠢货直接落入圈套，而且做了正好是这帮流氓所希望的事。

关于机器设备的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答复，但无论如何拜比吉是十分错误的①。最可靠的标准是每个厂主每年在自己机器设备的

① 参看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版第285页。——编者注

折旧和修理上扣除的百分率，这样，厂主在一定时期内就全部补偿了他的机器费用。这一百分率通常为 7.5%，因此，机器设备的费用在十三年零四个月内就可以由每年收入中的扣除部分予以补偿，也就是说可以无亏损地使机器设备完全得到更新。例如，我有价值 1 万英镑的机器，一年以后我编平衡表时，

	从 10 000 英镑中
扣除 7.5%的损耗……………………………	750 英镑
	9 250 英镑
修理费 …………………………………………	100 英镑
现在机器的价值为：…………………	**9 350 英镑**
第二年底我从 10 000 英镑中扣除 7.5%	
和从 100 英镑中扣除 7.5% ……	757 英镑 10 先令
	8 593 英镑 10 先令
修理费 …………………………………	306 英镑 10 先令
现在全部机器价值为 ………	**8 900 英镑**

依此类推。的确，十三年零四个月是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会有许多破产事件和变化发生，人们会转向其他生产部门，出售旧机器，引进新的改良办法。不过，如果这种计算不是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在实践中早就会加以修改。卖出去的旧机器也不是马上就变为废铁，它们可以在还用得着它们的小纺纱厂厂主等等中间找到买主。我们这里使用的机器有运转了不下 20 年的，如果到这里的衰败的老企业去看一看，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至少已用了 30 年的非常陈旧的机器。大多数机器只有少许零件被磨损，这些零件过五六年就必须更换，而如果机器的主要原理没有被新的发明所排挤，那么磨损的零件甚至在 15 年以后也是非常容易更换的(我这

果专门讲纺纱机和粗纺机),因此对这种机器的寿命就难以确定精确的界限。而且,近20年来纺纱机的改良几乎全部都是在现有的机架上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改进个别细小部分。(诚然,梳棉机的滚筒加大是一项重大改良,在生产优等棉纱时,就要排挤旧机器,但是,旧机器对于生产普通等级的棉纱在很长时期内还是完全适用的。)

拜比吉的断言是如此荒谬,如果它符合真实情况,那么英国的工业资本就应该不断减少,而钱也白花了。一个工厂主在四年中把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五次,也就是在五年中周转$6\frac{1}{4}$次,这样,除了10%的平均利润外,他每年还应当靠大约$\frac{3}{4}$的资本(机器设备)赚20%,以便有可能无亏损地补偿旧机器设备的损耗,即收回25%。因此,全部商品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甚至会超过因工资增长而提高的幅度,那么,机器的好处在哪里呢?每年付出的工资约占机器设备价格的$\frac{1}{3}$(简单的纺织厂当然要少一些),而耗损要占$\frac{1}{5}$,——这是可笑的。可以肯定,在英国大工业的一般企业中没有一个企业是每隔五年就更新一次机器设备的。谁要是这样蠢,那在第一次更新时就必然遭到破产,因为旧机器设备即使非常不好,也比新的合算,并可以进行廉价得多的生产,因为市场不是依那些对每磅棉纱还要算上15%的损耗的人定的,而是依那些只加价6%(大约为7.5%的年损耗的$\frac{4}{5}$)因而售价低廉的人定的。

10—12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大部分机器设备的性能,因而多多少少使它得到更新。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自然会发生破产事件、修理费极贵的重要部件的损坏等等,这一类的偶然事件会使这个期限缩短一些,但肯定不会少于10年。

《缅甸》本来已经写完，后来又发现必须根据其他资料作某些必要的补充。因此，这篇讨厌的东西还是没有完成，必须拖到星期二。差不多有3页。《博马尔松德》的细节还要核对。我必须等待机会，因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与我的办事时间相冲突，所以我不能常去图书馆。只要我把这篇劳神的东西以及受同样问题困扰的《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搞完，我就又可以快马加鞭、精力充沛地加紧完成《骑兵》[274]等条目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那封附上的信[300]——显然来迟了——请你和鲁普斯商量一下，看怎样答复合适。这信不用寄回(但要保存好)，因为目前这些东西放在你那里比放在我这里更为安全。伦敦现在是各国警探的中心。不过，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让这些狗东西吃些苦头。

非常感谢你对机器设备的说明。13年这个数字，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是相符的，因为它为大体上与大危机重现的周期相一致的

工业再生产的周期确定了一个计量单位,而危机的过程从它们重现的时间来看,当然也是由截然不同的另一些因素所决定的。在大工业直接的物质先决条件中找到一个决定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机器设备的再生产不同于流动资本的再生产这个问题上,使人不禁想起摩莱肖特派,他们像经济学家那样,也是很不重视骨骼更新周期的长短,而满足于人体的整个更新周期的平均数。另一个问题我也只需要一个例证,哪怕是大概的,例如在你们工厂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般工厂的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你们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动资本存进银行?其次,你们在自己的簿记里是怎样计算周转的?理论上的规律在这里十分简单明了。不过,这一切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概念还是好的。商人的计算方法比起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来,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是建立在更多的幻想上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以实践中的幻想纠正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上的幻想。你谈到10%的利润,我想你在这里没有把资本的利息计算进去,利息大概是和利润同时出现的。我在《工厂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①中找到下列数据作为例证:

投在厂房和机器上的资本 ………… 10 000英镑

流动资本 ……………………………… 7 000英镑

500英镑为10 000英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英镑为流动资本的利息

150英镑为租金,国家税和地方税

① 指《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编者注

650英镑为6.5%的固定资本损耗折旧基金

1 650英镑

1 100英镑为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2 750英镑

2 600英镑为工资和薪金

5 350英镑

10 000英镑购买约40万磅原棉(每磅6便士)

15 350英镑

16 000英镑是363 000磅纱的价值。价值为16 000。利润为650，或为4.2%左右。这里工厂工人的工资约为$\frac{1}{6}$。

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利润，包括资本利息，只有10%左右。但是为厂主的利益写作的西尼耳先生却指出曼彻斯特的平均利润为15%(包括资本利息)。① 很遗憾，在上述材料中没有说明工人的人数；也没有说明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上的工资之间的比例。

其实，就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甚至李嘉图本人，一旦走进资产阶级的思维怪圈，便陷于纯粹幼稚的妄谈。昨天我偶然看到李嘉图写的下面一段话，又使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记得，那位始终坚持极其陈腐的观点的亚·斯密断言，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对国家的生产活动只有一半的推动力，等等。李嘉图举了下面的例子予以反驳：

"我认为斯密的论据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斯密假设的是葡萄牙和英国

① 参看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编者注

两国的资本——用在对外贸易的资本总要比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多一倍。假定苏格兰用1 000英镑的资本生产亚麻布,用以交换英格兰的以同量资本生产的丝绸。在这两个地方花费了2 000英镑和相应的劳动量。如果英格兰发现,拿它从前输往苏格兰的丝绸可以从德国换取更多的亚麻布,而苏格兰发现,它用它的亚麻布从法国换取的丝绸要比它以前从英格兰得到的更多的话,那么,英格兰和苏格兰就会停止相互之间的直接贸易,而国内消费品贸易就会让位于对外贸易。但是,即使这一贸易中增添了两笔资本,即德国的资本和法国的资本,难道苏格兰和英格兰就不再花费以前在国内贸易中所花费的那样多的资本,*不再投入那样多的产业劳动量了吗?*"①

在上述情况下,德国将不是向法国而是向英格兰买丝绸,而法国将不是向德国而是向苏格兰买亚麻布,这种假设竟出自像李嘉图这样的人,真有些不可思议。

托马斯·图克这位朋友死了,他的死标志着英国的最后一个还有点影响的经济学家消失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你寄给我的一号《卫报》上有一篇简讯,把戴维·乌尔卡尔特描写为一个杀婴犯?这个蠢货让自己的婴儿洗土耳其浴,使他在13个月大时不幸得了脑溢血并因此死掉。法院对这一案件调查了3天。乌尔卡尔特差一点因过失杀人被判刑。这对帕姆来说是多大的胜利!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20页。——编者注

1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现寄上我根据纳皮尔的著作①编写的关于贝雷斯福德的材料。关于他在本世纪初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征[301]，我一点材料也找不到，不过这次远征是光荣的，值得下功夫查找这方面的东西。他同所有的英军一起无条件投降。

《毕洛夫》正在写。《骑兵》也在写。关于《博马尔松德》的某些细节还需要查对。关于印度事件[176]又有文章②可写，我将密切注意。

沙尔腊斯的《1815年会战》一书在布鲁塞尔已经无法再找到了。据说是卖完了，也不知道是否会重印。可见，波拿巴收买了出版商。如果你能在伦敦搞到一本便宜的(也就是说价格不要太离谱)，我非常希望你告诉我，因为我正巧现在在研究这次会战。

我怀疑朋友德纳对我们的文章作了严重删节，不然你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计算错误。有机会还是请你到特吕布纳那里查一查《百科全书》。

① 威·弗·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勒克瑙的攻占》。——编者注

这里除了可怕的寒冬外,没有什么新闻;天气一天要变多次。身体很好。还在服用铁剂。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今天寄出一包《卫报》。现在常常没有通讯。今天的报上又有失业人数的统计。①

1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02]

柏　林

1858年3月1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在卧病中收到你的来信[……]②回信晚了。现在我已恢复健康。首先,不管你谈判[……]②成功与否,我都必须对你的不辞辛苦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由于你在病中,这种不辞辛苦的价值就更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希望你已经恢复健康。根据友人凯特勒③的计算,柏林是继彼

① 原稿中最后一段是用铅笔加上的。——编者注

②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得堡和马德里之后欧洲最有害健康的都城,我自己在柏林住过5年①,拿它与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相比,真的可以证明他的话不错。

至于所谈的事,请允许我从你向我提出的第4个问题开始,从后往前回答。

1. 出版商有权从第二分册起就停止出版。不过他必须预先通知我。如果他愿意不只出版一分册,他应当从第三分册起同我签订一份正式合同。

2. 至于稿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同意对第一卷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一文不取;当然,我不能整部著作都不取报酬,但我更不愿看到这一著作因钱的问题而无法出版。我完全不了解德国出版界付稿酬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认为每印张30塔勒并不过高,那就要这个数。如果你认为这个数过高,请代为降低。只要事情有所进展,就能看出在什么条件下出版商能够并且愿意继续出版。

3. 每分册最少约4个印张,最多6个印张。当然,最好每一分册都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著作,但是各个章节的长短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著作,而且由于它是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很难少于5—6个印张。这一点我在最后加工时就能知道。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你自己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概已经发现,李嘉图关于利润问题的阐述与自己(正确的)价值规定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他的基础,或者成为最讨厌的折中主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不过,经济学家们在

① 1836年10月至1841年4月马克思在柏林求学。——编者注

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的来说,这是个难题。)

4.至于总共有多少印张,老实说,我还很不清楚,因为本书的材料在我的笔记本[①]中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往往过于详尽,在最后整理时就不会这样了。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②],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综合性的概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整个著作不会少于30—40个印张。

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如果出版商同意这件事,他大约到5月底能收到第一分册。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缅甸》、《贝雷斯福德》[③]和《曼彻斯特卫报》收到了。你没有告

---

① 指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7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缅甸》;马克思和恩格斯《贝雷斯福德》。——编者注

诉我，是否收到了我那封附有纽约来信[300]等的信。在邮局目前的情况下①，知道这一点是重要的。所以请你写两行来。

下次详谈。

你的 卡·马·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有纽约来信②的信按时寄到了，上星期寄《贝雷斯福德》③时十分匆忙，完全忘了告诉你信已收到。

我还没有能够就此事去找鲁普斯；此刻我的脑袋又被该死的生意塞满了，几乎不能集中思想，更不要说给阿普尔顿写文章。星期五我要写完《博马尔松德》，《毕洛夫》也尽可能写完，也就是尽可能在明天把《毕洛夫》寄出，这样你就有时间添写传记部分；不过我除了西博恩④

① 参看本卷第335页。——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贝雷斯福德》。——编者注

④ 指威·西博恩《1815年法国和比利时战争史》1848年伦敦版。——编者注

和若米尼①以外，没有任何资料。关于博马尔松德我还必须从报上搜集些材料——在我的材料中没有更多这方面的东西了。

接着我将集中精力写《骑兵》[274]，遗憾的是，关于七年战争[303]的资料我一点也没有弄到；这是骑兵的全盛时期。不过，再看看吧。

我恨自己不能更快一点完成这些工作，但B字头条目[171]的补充工作的确很费劲，我又肯定不能长期工作至深夜而不引起几天失眠，最多能连续熬两个晚上，不过情况目前已经比开始时好一点。

《卫报》从星期六起完全没有巴黎的通讯。

你的　弗·恩·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接到这封信和同时寄出的今天的《卫报》后，请让你夫人看看巴黎通讯。当读到一个当官的波拿巴分子所叙述的关于圣安东郊区10万工人高呼"共和国万岁"来回答对奥尔西尼的处决[279]时，确实

① 指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编者注

会使人感到十分惊奇。可见,随意流放和逮捕,也像工人区[304]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场[305]一样,没有什么效果;在大动乱临近时刻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看到那样的集合场面,听到10万人回答:到!使我感到遗憾的只是,奥尔西尼已经不能听到这种呼声了。

不久前曾在巴黎待过的一个本地小市民带来消息说,在奥尔西尼之后又发生了两次谋杀布斯特拉巴先生[44]的事件。第一次事件在英国的报纸上也提到过,说那个家伙在布洛涅林苑正用手枪瞄准时被抓住了①;第二次事件对我来说还是新闻,听说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有个人要朝他开枪或者要刺杀他,但是立即被在河岸台地下面的、自1848年6月出名的走廊[306]中的近卫军士兵击毙。

发疯的老兰多尔今天把他的信寄到《泰晤士报》,一定是为了让所有老旧的爱国名士丢脸。[307]现在就差费奈迭还没有对奥尔西尼提出抗议。

但布斯特拉巴的处境事实上很不妙,不幸的是《立宪主义者报》所处的地位已经不允许它再说"政治视野黯淡"[95]。的确,想不出比下面更好笑的闹剧了,即《通报》自己谈到:沙隆的军官在用生命和官衔去为皇帝冒险之前,先跑到专区区长那里要求证实,巴黎是否真的宣布成立了共和国。[308]同样明显的是,即使在军队里也只有那些高级军官才是真正的波拿巴分子,因为他们已经名誉扫地,而且被有望获得非常荣耀的奖赏所吸引。然而布斯特拉巴能给广大下级军官什么呢?这个坏蛋大概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除了近卫军,他可以信赖的军队就很少了。可惜,近卫军是强大的,而且知道,它在任何其他政府那里,都会重新被列入正规军或被解散。近卫军的步兵包括

① 见本卷第312页。——编者注

4 个掷弹兵团、2 个轻步兵团、1 个宪兵团、1 个朱阿夫团[309]、1 个猎兵营(共 17 个步兵营);还包括 2 个胸甲骑兵团、2 个龙骑兵团、1 个掷弹骑兵团、1 个骠骑兵团、1 个猎骑兵团(21 个骑兵连)以及强大的炮兵。总共 18 000—20 000 人,有 40 门或 50 门炮,这是个十分坚固的核心,对有些动摇的常备军能起相当的稳定作用。同时,从外省迅速集结军队的一切工作已安排妥当(只要看看法国的铁路图),因此,一旦发生任何预料中的运动,就一定会遇上这支 6 万—8 万人的军队。面对这样强大的兵力,取胜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在军队里组织秘密团体——而且人数要多——,或者资产阶级反波拿巴的行动像在 2 月①里那样坚决。如果没有其中一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都没有,我认为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军队的下层受到红色分子的破坏,上层受到奥尔良派和正统派[310]的破坏,这是肯定无疑的,同样,嫌疑犯处治法[281]和其他惩罚措施使资产阶级无法生存,这也是肯定无疑的。布斯特拉巴的日益增多的困难驱使他愈益走向绝境;他不敢冒险与普鲁士作战;他自己切断了去意大利的路;[311]没有人再相信布斯特拉巴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尔也不再给予他出征的理由。一切声东击西的做法都行不通了,只能进行变本加厉的镇压,也就是直接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如果形势不允许奥尔良派或正统派有立即取胜的可能,那么,在这两派看来,恢复由他们共同统治的立宪共和国就应当是未来最有可能采取的权宜之计。一旦发生起义——而今年一定会发生起义——他们就极有可能重复 1848 年 2 月的做法,然后把军队调到城郊。而那时我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对波拿巴的畏惧将大大动摇军队,以至起义一定会胜利,到那时他们对无产者

① 指 1848 年二月革命。——编者注

的畏惧将迫使他们重新去整顿军队，以镇压起义；但是——太迟了！——急流将翻涌过他们的头顶，军队将目瞪口呆地观望着，那时我们会看到，自 1848 年最后一次大潮以来，这股洪流将席卷多少土地。

所幸的是，在慢性危机导致政治革命之前，法国贸易目前的处境不可能得到改善。我认为，只要布斯特拉巴当政，法国贸易的情况就不可能好转。说什么奥尔西尼、埃斯皮纳斯等人破坏了“信任”，这种话在危机时期只是无用的托词。如果造成危机的情况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政体下这样的话就会得到应验。此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53]绝不是投机的偶然产物，而是一个完全必然的机构，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莫尔尼的盗窃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这种迅速发财的指望，法国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动产信用公司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谁早一天垮台——布斯特拉巴还是动产信用公司——纯属偶然。汇票延期支付必定导致巨大损失。这种克服危机的办法只有在工商业真正复苏时才能见效；不过松动的金融市场本身对没有贷款的人并没有帮助，我认为，法国现在不会发放新的贷款，而只有延长过去贷款的偿还日期。

依我看来，普鲁士的情况很糟。这个拙劣的议会机构[312]大大助长了鄙里的庸人们的普鲁士地方主义，而且我担心，小市民对英国的婚事[313]也抱着希望，认为这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英国的宪法，只不过更加民主化罢了。但愿这位军士①尽快出乖露丑！我担心，普鲁士要摆脱王室并不那么容易，除非无产阶级取得了巨大进步。1848 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肯定是变得更坏了。看来，即使在德意志—奥地利

① 威廉亲王。——编者注

也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德国佬显然还没有从1848年的艰巨奋斗之后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此外,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分离行动以及斯拉夫人的起义会在奥地利产生影响,届时我们在大城市和工业区就会看到此时此地无法估量的危机的后果。总之,激烈的斗争即将开始。

但是,如果布斯特拉巴对第一次大暴动的尝试进行镇压,那会怎么样?我认为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至只有在发生重大变故时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布斯特拉巴镇压成功,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倍加巩固。佩利西埃将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必然显露出软弱动摇迹象的正规军会受到排斥;只有近卫军——在军队里制造阴谋的可靠工具——会更加受到重视。于是布斯特拉巴对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定会严密注视,而梯也尔也不会在马扎斯只洗几天自己的便壶就被放过。[314]这是彻底毁灭商业的可靠手段。如果布斯特拉巴有一天获胜,那么他的没落也就更加肯定。

我只希望,不要暗杀这个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想事情会像莫尔尼对他说过的那样发展:"我们先把所有的日罗姆派扔出窗外,然后尽量争取同奥尔良王朝达成协议。"[315]在郊区居民还没有明白过来以前,莫尔尼就会发起他的宫廷革命。尽管这样一来下层发动的革命只会推迟很短的时间,但它的基础已经与原来不同了。

现在回过来谈谈我们自己的私事,我在若米尼和卡思卡特的著作①里几乎没有找到关于毕洛夫的一点东西,看看是否还能找到其他什么资料。《博马尔松德》我尽量在今晚写完。这两篇文章使我感到很烦闷。

---

① 指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乔·卡思卡特《评1812年和1813年的俄普战争》1850年伦敦版。——编者注

一旦印度的邮件带来关于坎伯尔向勒克瑙进军[267]的详情(大约一两星期内),请将你能收集到的一切材料寄来,以便我能立即着手工作①。我这里能买到《泰晤士报》,而其他的伦敦报纸买不到(不能零买)。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我很想再给你寄点钱,但先得切实查明这个月我还有哪些应付的款项;一经查清,就尽量寄来,请放心。

你的 弗·恩·

鲁普斯知道了纽约那件可庆祝的事[300]。康姆不就是那个开妓院的金克尔式的"无产者"吗?弗·雅科比是明斯特的一个可笑的见习法官,他在瑞士到处被人取笑。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写通讯②今天我没有时间写信。只写这些。如果我材料过

① 恩格斯就此撰写了《勒克瑙的攻占》一文。——编者注

② 马克思《波拿巴门前的状况》。——编者注

多耽搁你的时间，就把《毕洛夫》搁下——我有足够的材料写他的一般传记(简短的)——，最好继续写《骑兵》[274]。拖延就有危险①。其次，我把《星报》上有关意大利会议这个骗局的一些有意思的文件[316]寄给你。

今天我写通讯利用了你的信②上的很多材料。

祝好。

你的 卡·马·

1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大约1858年3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寄上5英镑银行券一张，号码写在下面③。《骑兵》正在写；在蒙森的《罗马史》中我又发现一些好材料(汉尼拔的骑兵)。可惜，关于七年战争[303]很难找到什么材料。

昨天寄给你的《卫报》想必已收到了。这是唯一有巴黎通讯或者

① 见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匆忙中忘记写下银行券号码。——编者注

说确实还有点意思的报纸。

匆匆草此,已7点半了,店员正等着关门。

你的 弗·恩·

1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29日于[伦敦]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5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今天收到拉萨尔的信[302]。敦克尔将出版我的经济学,条件是:每隔几个月我提供3—6印张的一分册。(这是我自己提出的建议)他有权从第三分册起停止出版。总之,从第三分册起我们才会签订最后的合同。他一印张暂时付3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①。(拉萨尔来信说,柏林的教授只得两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第一分册(即手稿)必须在5月底写完。②

我必须在下一封信里把第一分册的纲要写给你,好让你提意

① 普鲁士的旧金币,1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等于15个德国马克。——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346页。——编者注

见。我又生重病,已经两个星期了,一直在服治肝病的药。持续不断的夜间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小烦恼使我最近经常犯病。

希望你十分健康,请来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接到哈尼的来信。令人高兴的是,他把我妻子给施拉姆的信①寄回了。看来矮子因我不写信而生气了。他已不再称我为"亲爱的摩尔",而是"摩尔博士"。随他去吧!也许我会写几行去安慰一下这个可怜虫。

在法国,斗争正令人满意地继续进行。整个夏季都难以平静。你对五个帕沙辖区[317]有什么看法?起初佩利西埃被任命为帕沙辖区的最高长官。可是波拿巴经过认真思考后觉得,从他这方面来说,这实际等于是放弃权力。这样一来,这个措施还是不彻底的,而且在法国完全建立了西班牙式的镇守司令区[318]的机构。难道这不是破坏中央集权并在实际上削弱军队的力量吗?我们希望,法国的事态不要照西班牙那样发展,而只是让这种地方分权削弱革命所遇到的阻力。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注意到没有,最近,法国大部分动产信用公司[53]类型的公司都被刑事法庭传讯。

---

① 见本卷第261—265页。——编者注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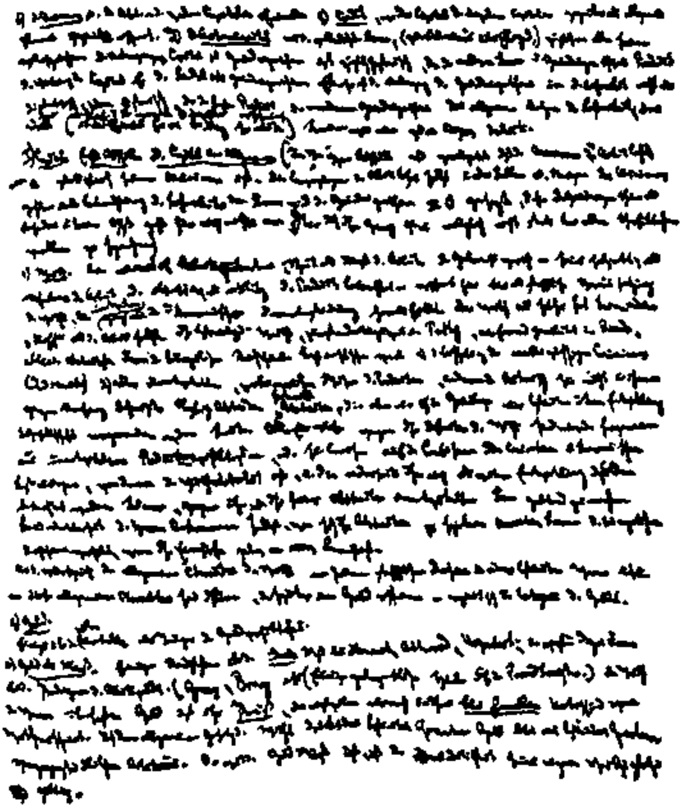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卫报》上的报道非常有趣。《每日电讯》的通讯员(直接在帕姆的庇护下)写道，在巴黎“聋子”是非常危险的。警察把所有“耳聋的英国人”都当做奥尔索普而加以迫害。他说，英国人成批地离开巴黎，一部分是由于警察刁难，一部分是由于怕爆发政变。在后一种场合，如果波拿巴分子获胜，约翰牛担心他们会遭到疯狂的士兵的屠杀，通讯员自己就非常坦白地说，在这种形势下，他去任何地方都行，只是不想在巴黎。在目前商业萧条的情况下，约翰牛的逃离使巴黎的小店主、房东、妓女等大伤脑筋。你注意到没有，现在已公开承认预算中的3亿法郎“不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它们去哪儿了。对波拿巴的财政政策逐渐地会有更为深入的揭露，《论坛报》的蠢驴们会看到，他们不刊登我在半年前寄给他们的仔细推敲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225]是多么聪明。这些家伙都是蠢驴：凡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时事问题”类的文章，他们都当做无趣的东西抛在一边，而等以后这同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再就这个问题拼凑出极为愚蠢的东西。

注意，这里的军人俱乐部里传说在拉格伦留下的文件里发现了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 2 页

证据:(1)阿利马河会战[212]时他曾提出正确的建议,不是从海上而是从对面的翼侧攻击俄军,并把他们赶下海;(2)阿利马河会战结束后,他曾建议向辛菲罗波尔推进;(3)因克尔曼会战[35]时,只是由于迫切请求和威胁他才迫使康罗贝尔下令博斯凯急速支援。同时还传说,如果拉芒什海峡彼岸继续吹嘘,这些文件就会被公布出来,而且将证实,法国人一直都准备出卖他们亲爱的同盟者。德·莱西·伊文思在下院说的一些话也暗示了同样的内容。

我为胆病所苦,以致这星期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作,总之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这些文章自然不能不写,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向这些狗东西支钱。但生病总是不幸的,因为在没有复元和能握笔以前,我不能着手为敦克尔准备手稿①。

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好吧(今天我感到写东西困难),我们现在来谈“主要对象”①。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土地所有制=0,就是说,对土地所有制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

1. 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做劳动的有用性,或者客观上把它看做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首先由配第②大致指出、后来由李嘉图③清楚地加以阐明的这种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对价值的这个规定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不是以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就是以下面这种混乱的思想为根据,即把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价值是从这些规定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规定看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拿来与这种抽象的不发展的形式中的价值相对立。由于经济学

---

① 原文为“corpus delicti”,直译是:犯罪构成。这里指研究的主要对象。——编者注

② 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家先生们自己弄不清这种抽象同资产阶级财富的后来的各种比较具体的形式有什么关系，这些反对意见就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

2.货币。

关于作为货币关系体现者的贵金属的几点说明。

(a)作为尺度的货币。对斯图亚特、阿特伍德和乌尔卡尔特的观念的尺度的几点评论；在劳动货币的鼓吹者(格雷、布雷等人，顺便给蒲鲁东主义者一些打击)那里则以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述出来。[319]转变为货币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价格，这种价格暂时只是在同价值的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中表现出来。根据一般的价值规律，一定数量的货币只表现一定数量的对象化劳动。就货币是尺度来说，货币自身的价值的变化无关紧要。

(b)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或简单的流通。

这里要考察的只是这种流通的简单形式本身。给这种流通以进一步的规定的一切情况都和这种形式无关，因此留待以后再考察。(这一切情况都以比较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我们用W表示商品，用G表示货币，那么，简单的流通就表现为以下两种循环运动或两种终结：W—G—G—W和G—W—W—G(后者构成了向c的过渡)，但是出发点和复归点绝不重合，或者只是偶然重合。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所谓规律，大多数不是在货币流通本身的范围内观察货币流通，而是把它看做从属于较高级的运动并由这种运动所规定的东西。这一切都应当撇开不谈。(一部分属于信用理论的范围，另一部

分也应放到货币重新出现但却被进一步规定的那些地方去考察。)因此，货币在这里是流通手段(铸币)，但同时也是价格的实现(不仅仅是瞬间的实现)。表现为价格的商品，在它现实地同货币交换以前，已经在观念上同货币交换了，从这一简单的规定中自然地得出下面这个重要的经济规律：流通手段的数量由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在这里，列举一些有关这一点的争论的历史材料。)其次，从这里可以推论出：流通速度可以代替货币数量；而一定的货币数量对同时进行的交换行为是必要的，只要这些行为本身不像正和负那样互相抵消，但这种相互抵消和有关的考虑在这里我只是预先提一下。我在这一篇不准备作进一步的发挥。只是还要指出，W—G和G—W的分离，是表现出危机可能性的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从阐明流通数量由价格决定这一规律中可以看出，在这里设想了一些绝不是一切社会状态下都存在的前提；因此，例如，把货币从亚洲流入罗马而对那里的物价所起的作用简单地同现代的商业关系等量齐观，那是荒谬的。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了的历史基础。(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它们在这种规定性上正是从这种基础中抽象出来的。)

(c)作为货币的货币。这是G—W—W—G这一形式的发展。货币是不依赖于流通而独立的价值存在；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既然货币不仅表现为流通手段，而且还表现为实现着的价格，这一点在流通中就显露出来了。对于特性(c)来说，(a)和(b)只表现为职能，而在特性(c)中，货币则是契约中的一般商品(在这里，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变得重要了)，是贮藏的对象。(这种职能目前在亚洲仍然是重要的，而在古典古代和中世纪始终都是重

要的。目前它在银行业务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在危机时期,这种形式的货币又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察这种形式的货币以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历史上的错觉等等;货币的破坏性等等。)作为价值借以表现的一切较高形式的实现;一切价值关系借以得到外部完成的最终形式。但是,货币既然固定在这种形式中,就不再是经济关系,这种形式在货币的物质体现者金和银上消失了。另一方面,只要货币进入流通,而且又和商品交换,那么,最后的过程,即商品的消费也脱离经济关系。简单的货币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再生产的原则,因而要求超出自身。货币——正如它的规定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包含着这样一种要求,即要求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持自身、同时又成为这种流通的前提的价值,也就是要求资本。这种过渡同时也是历史的过渡。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货币的商业资本。同时,真正的资本是从货币或支配生产的商业资本中产生出来的。

(d)从这种简单流通本身(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在这里,产生简单流通的各种较深刻的过程看不见了)来看,除了形式上的和转瞬即逝的区别以外,它并不显示各个交换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这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的王国。在这里以贮藏的形式出现的积累只是较大的节约等等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和谐论者、现代自由贸易派[129](巴师夏、凯里①等等)的庸俗伎俩:他们把这种最表面的和最抽象的关系当做他们的真理应用到较发达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对立中去。另一方面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伎俩:他们把适应于这种等价交换(或被认为

① 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亨·查·凯里《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编者注

是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等等拿来同这种交换所导致和所由产生的不平等等等相对立。通过劳动来占有,等价交换,在这一范围内就表现为占有规律,因为交换只是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再现同样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里,一切都是"美妙的",但同时都会得到一种可怕的结果①,而这正是等价规律的缘故。现在我们就来谈:

3. 资本。

实际上,这是这第一分册中重要的部分,关于这部分我特别需要听听你的意见。但是我今天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讨厌的胆病使我难以执笔,一低头写字就感到头晕。因此下次再谈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仔细研究了你写的分册的前半部分的纲要②。这个纲要的确

① 参看《旧约全书·诗篇》第73篇第19节。——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非常抽象,这在简短的叙述中是难免的,我常常要费力地去寻找辩证的转化过程,因为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全部材料分为6本分册,是再恰当没有了,我非常赞成,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辩证转化。货币问题也阐述得非常细致,这方面的细节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因为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不过,我认为,一旦我收到资本一般这一篇的结尾部分,我对思考的过程就会清楚些,而对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给你写得详细些。在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这个纲要的抽象辩证的色彩自然就没有了。

昨天我又寄给你两号《卫报》。看来,自从报价降到1便士以来,这些家伙们就努力减少通讯等等的一切费用。他们想创办一家一流的地方报纸的企图,彻底破产了。因此,国外新闻缺乏,巴黎通讯也少见。昨天《卫报》刊登的富尔德事件还不错。但是棉花供应协会[320]的报告要精彩得多。妙的是,在自由贸易实施10年后自由贸易派[129]自己却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它。这整个棉花供应协会不过是自由贸易派自己设立的一个机构,其目的——完全与自由贸易的一切原则相矛盾——是通过奖金、预支款、赠送种籽、出租机器等等办法推动世界上凡是土壤和气候多少有点适宜的地方都培植棉花。如果国家采取某种类似的做法,那是坏事,但是如果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厂主(这些人对于非洲的黑人和贝都因人等来说,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国王生疏得多)这样做,那是完全正确的。对自由放任[321]的一切说法,想不出比这个报告更妙的讽刺了。承认输入用美国棉花制成的英国货破坏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棉花种植业,而现在必须用人为的办法重新加以恢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些不幸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对棉纺织业的垄断是一种伟大而自然的事,谁也不能对此有任何异议,而同一个世界市场所引起的美国对棉花种植业的垄断甚至必须用反自由贸易

的措施去打破！这个机构就应当叫做："使单个的纺纱厂厂主能在最贵的市场上买到棉花，使联合起来的纺纱厂厂主支付给棉花生产者市场价值和生产费用间的差额的协会"。自然，这只需要持续到受补贴的棉花种植业能自立时为止，但是要知道李斯特先生想借保护关税来实现的也正是这一点！[①] 所有这些也许可以充当你写文章的材料，因为美国佬对这直接感兴趣，而且《论坛报》也是反对自由贸易的。

我曾预言，产品价格的波动将完全取决于东西风向，而且在奥尔良中等棉价格超过6便士时不能认为是营业正常和顺利，这种预言得到了完全证实。[②] 关于棉花，从附上的至今天为止的奥尔良中等棉价格表(以前寄给你的价格表的续表[③])中可以看出，第一种预言是实现了。糖、咖啡和茶叶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同的只是，这些东西还有大量库存，使价格不可能在目前有大幅上涨，而对库存不多的棉花来说，价格上涨是有可能的。说到第二种预言，则缩短开工时间、罢工以及因亏本而停产的事件仍然相当多，既然棉花产量是300万包，而现在完全开工的生产至少需要350万包(其他棉纺织生产国的比例也如此)，那么到今年年底即使抛开政治动荡不谈，复兴棉纺织工业的每一种尝试都会遇到原料价格上涨的阻碍，这正像2月底和3月初实际已发生的情况一样(见表)。一般说来，价格将会上涨——虽然起初也许还会有一些下跌——，但是同时会引起生产的下降，下降的幅度同价格上涨的幅度相一致。这是在假定大陆上不发生什么震荡的情况下而言的，不过震荡几乎是肯定的。

---

① 参看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3、255、286—287、291—292页。——编者注

③ 以前寄的价格表见本卷第247页，续表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从2月19日至26日这一个星期中运到利物浦的各种棉花只有62包！而平常都是以千计算的。

听到有关承认丢失3亿法郎的什么消息吗？我只记得曾看到马涅不是赢余4 000万而是造成亏空的消息，不过确切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事件太好了。现在连"皇太子"①也必须有他自己的宫廷侍从和津贴——现金定会奇缺！

希望你的胆病现在有所好转。显然，这应归罪于危机所引起的激动。因天气缘故，现在每到晚上我就要牙痛几次，而这也是最糟的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6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希望摩尔最终恢复健康，并能很快重新顺利地展开经济学的工作[253]。上星期我也深受牙痛的折磨，到星期天已经不痛了，但今天晚上，正当我准备为《论坛报》就勒克瑙的陷落整理一些材料②时，又

---

① 拿破仑第三的儿子欧仁。——编者注

② 恩格斯就此撰写了《勒克瑙的攻占》一文。——编者注

痛起来了,而且比以前痛得更厉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否能写成,还很成问题。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打算钻研一下这个问题,尽可能明天中午在商行写出点东西,哪怕写得不多。如果摩尔随时都备有一个题目,在万不得已时可以给这些人寄些东西去,那就好了。

夜间工作总使我感到疲惫不堪,如果工作时间过长或者连续工作两个晚上,就会极度兴奋并失眠,特别是如果一整天不得不写很多东西的话。而且每到晚上我总是昏头昏脑、萎靡不振,只有强行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问题上,才能打起精神。我的记忆力总的说来已好些,但是每天总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我把几天前做过或听到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有在想起个别细节时,才重新记起一切来。不过,我的身体倒又结实健康了,能经受住任何劳累和任何天气,只是受不了牙痛。

鲁普斯还是瘸得很厉害,因而一星期花的马车费就得比平时一年花的还要多。不过,现在他显然已经好些了,也许一星期后又能稍微走一走了。他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怎么看贝尔纳案件[293]呢?法国警探和他们的可敬的同行罗杰斯先生看来都不错。昨天的《晨邮报》对审判的状况有动人的描写。骑士埃蒂安被描绘得很好。

今天亲爱的哈尼又给我寄来了3号《独立报》①,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死敌领主戈弗雷又对他开始了第二次文字诉讼[236]。这个人自以为很快就要像伟大的拉萨尔那样伟大了。

"我们忠实的盟友"②现在像梦魔一样缠着英国商业。谁也不愿

① 可能指1858年4月3、7和10日的《泽西独立报》。——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意投机或购买非必需品，因为所有的庸人都在等待法国发生战争、革命或更极端的事情。

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和摩尔。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曾写信给你夫人，[①]并于第二天寄出一篇关于勒克瑙的文章[②]和几号《卫报》(或剪报，记不太清楚了)。希望全都收到无误。今天又寄去两号《卫报》。根据《泰晤士报》星期二发表的罗素的通讯[③]还无法写文章；不过我把文章留待下一班邮件到来时再写，那时定会带来勒克瑙战事结局的消息，这样——也希望借助于坎伯尔的紧急报告——就可以一下子全部写完[④]。同时，我又投入《骑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恩格斯《勒克瑙的攻占》。——编者注

③ 指军事记者威·霍·罗素发表在1858年4月20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勒克瑙的攻占》。——编者注

④ 恩格斯《攻占勒克瑙的详情》。——编者注

兵》[274]的写作;历史部分中有些东西尚待解决,等找到有关资料再说,现在正在写战术部分。这个条目大概要写满我的双面长稿纸10至12页,也可能更多一些。

贝尔纳案件[293]会使波拿巴先生很不愉快,而给伦敦的癞蛤蟆[86]流亡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不过,詹姆斯说得既无力,又不连贯,而老坎伯尔①像往常一样对被告唠唠叨叨地控诉个没完。这头老蠢驴对这个有意思的司法案件从他手上溜掉很生气,本来他可以在这个案件中领导15个法官工作。

加富尔和拉马尔摩拉暴露了他们同卡芬雅克的往来以及后者对奥地利的恐惧,[322]纯粹的共和派[323]对此很感兴趣。《国民报》统治时期[324]的材料暴露得越多,这个时期就显得越加可鄙。

你的 弗·恩·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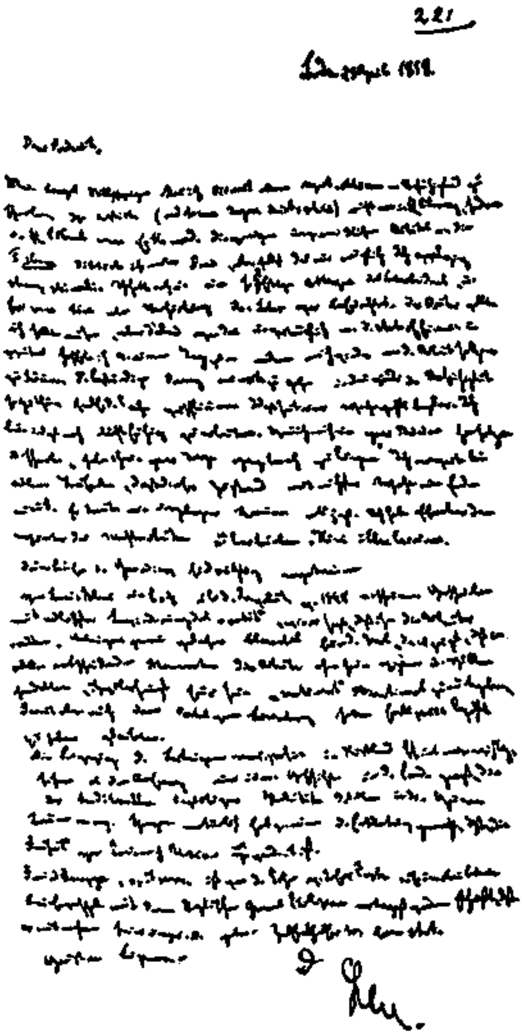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言的(在某种程度

① 约·坎伯尔。——编者注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

上,现在仍然是这样)。给《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连这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医生②要我去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却又力所不及,结果倒使得病情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下来,写几个钟头的东西,过后就好几天什么都做不了。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病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③。

你的信和《卫报》都已收到无误。

路易·勃朗出版了一本关于1848年革命的书④。这本书对"小矮个"——如他所说,工人这样称呼他——备加颂扬。不过,仔细读一下就会看出这本书是在出这家伙的丑,因为书中显示,在一切紧要关头,工人们都未经他同意就行动起来,完全是用感情来报答他的"感情",然而他们却因此认为,他们同卢森堡神谕者[325]彻底清算了。

我认为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也许会阻挡俄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的

---

① 指马克思1858年4月(29日前)撰写的以下几篇文章:《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法国财政状况》、《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和《英法联盟》。——编者注

② 乔·艾伦。——编者注

③ 见普卜利乌斯·武伦底乌斯·阿费尔《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

④ 路·勃朗《1848年。历史真相:献给诺曼比勋爵》1858年伦敦版。——编者注

道路。[326]赫尔岑自然又一次发现,"自由"已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去了。

班迪亚这位老兄看来已被塞弗尔帕沙的儿子①揭发私下同俄国将军菲力浦逊通信。据说,他已同他的一些匈牙利和波兰的同谋者一起被枪决了。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如果要旅行,那么至少可以来曼彻斯特,这非常容易办到。如果昨天寄给你的银行券已经用完(这是很可能的),请告诉我;现在你可以花21先令买到一张有效期为一星期的头等往返票,回程票自然就用不着操心了。我在家里尽量给你安置好住处,这在几天之内无论如何是可以办到的。其余一切也会解决的。你如果还有路费,就马上来吧;我们立即把你动用你夫人的那笔钱给她汇去,不过今天我

① 易卜拉欣·卡拉巴蒂尔。——编者注

没工夫去邮局汇款。今晚我给家里嘱咐一声;你就直接到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来吧。如果你明天晚上还没有动身(5点钟左右有一趟火车),那么请在星期一早晨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会去车站接你,但要说明是乘西北铁路还是乘北方大铁路的火车。

你要是想星期日来,请明天发个电报,20个字花2先令6便士,姓名住址另算。电报发到我家里。

你的 弗·恩·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于星期六下午两点半乘北方大铁路的火车从伦敦出发,7点到达曼彻斯特。[327]

你的 卡·马·

从昨天起我又好多了,本来我打算从星期一起就认真着手工作。但是,同医生商量后,他认为我还需要休息一星期,所以我把一切该做的事都搁下了。

166

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

伦　敦

[草稿]

1858年5月6日于曼彻斯特

伦敦　鲁·施拉姆先生

我刚收到您本月3日的来信。

我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去世后，我委托哈尼先生把施拉姆信件中马克思和我的信退还给我们，而不是给您，因为这些信并不是给您写的。① 这一点已经办到了。

那些仅仅与我和我的亡友以及党内同志有关的情况，我认为完全没有理由要同您讨论。康拉德还在世时，您对他的经济困难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就曾使您自己的朋友感到惊异。

在关于如何处理康拉德遗产问题上所必须说的话，我已经对他的唯一可能的遗嘱执行人哈尼先生说过了。

对于我的"公正"(这与此事毫无关系)，也许有朝一日您会在德国领教。

谨致敬礼。

弗·恩·

① 参看本卷第305页。—— 编者注

16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摩尔今天骑了两个小时马，过后感觉非常好，他开始对骑马产生热情。他已经从城里回家，并托我就傻瓜克路斯的事情[①]给您写几行。他认为，您最好能到普芬德那里去一趟，此人一定会从克路斯那里探听到一些消息。但主要的是，让克路斯先生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该怎样对待他：或者是他必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是我们跟他绝交。这头不可靠的蠢驴起初兴致勃勃地到您那里去，待了3个小时，似乎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恢复旧的关系，而后来却突然变了卦，给了您一封既无礼又笨拙的信。这种人对我们能有什么用处。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您正好在这种绝对不轻松的时刻还要受这种蠢货的气。

只要有可能，请您尽力把这个人打发到这里来，这样我们至少能够最后对他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的意见。

希望摩尔坚持骑马，这样，一星期后他大概又能写作了。鲁普斯

① 参看本卷第457页。——编者注

的腿好多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68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和劳拉：

我在给你们的妈妈寄这封短信时，不能不谢谢你们让摩尔带给我两张可爱的照片。它们暂时还放在镜子前面的壁炉上，不过过几天就会挂在墙上一个最显眼的地方。

我希望施莱登先生[①]不致使你们太讨厌；这个人比你们要严肃得多，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仿效他这一点。

我从照片上高兴地看到你们两人都长高了许多，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但脸上的表情还是那样天真烂漫；你们可以相信，对你们来说，我还是那个老样子。

恩格斯

① 可能指马·雅·施莱登和恩·埃·施米德的著作《关于全部理论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1850年不伦瑞克版第1—3卷。——编者注

16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5月3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经过种种不幸①，终于又起死回生了。从我妻子给你写信②以来，我的情况简单说是这样的：

我已几个星期完全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个字的字面意思而言），而与疾病作斗争的种种努力并无效果，后来我又大量服药，但仍然没有一点用处，于是，我的大夫坚决表示，我应当到外地去换换空气；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劳动；最后，以骑马作为主要疗法。我的病（肝肿大）本身并不危险，但是这次发病出现了特别讨厌的症状，另外，我的家人对这种病的印象很坏，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得这种病死的。好吧。最后我极不情愿地向医生和家人的要求作了让步，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去骑马和进行其他体育锻炼[327]，待了4个星期后，终于完全康复，从那里回到了伦敦。这次的病——以我的情况来说，完全是一种

① 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204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89—690页。——编者注

奢侈的花销——尤其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已经着手为第一分册[①]的付印做准备。我现在要加紧干。希望你帮忙向出版商[②]详细说明这种种意外的不幸。如果你想一想，这种肝病本身就会引起心情忧郁，再加上家里的种种情况，以及出版的耽搁，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乐趣，那么你就不难想象我在这次病中的心情。现在我又恢复了平素的情绪。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赫拉克利特》[③]，并且发现，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残篇恢复体系作得很高明；而论战中表现出的机智也使我感到不小兴趣。我现在要提出的，主要只是一些形式上的不足之处。我认为，在不损害内容的情况下可以表述得更凝炼一些。其次，我很想在这本书中看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持一定的批判态度。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么，另一方面，消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其重要的。[④] 最后，在某些细节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例如，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看法。但是这一切都是次要问题。你在写作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为18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工作，[259]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此外，我确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弗·敦克尔。——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301页。——编者注

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阐述体系时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我不理解，你在百忙中怎么能有工夫掌握如此多的希腊语文学知识。

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期，历史显然又将出现新的起点，土崩瓦解的征兆随处可见，这使一切不愿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

祝好。

你的　卡·马·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 年 5 月 31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头一星期我必须重新适应原来的环境，加上突然停止骑马，最初也不舒服。一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感觉又恢复健康了，就像离开曼彻斯特那天那样。[327] 现在我已能工作，马上就着手整理手稿①付印。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编者注

上一个星期我只给《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①。其余时间总是来回走动，因为头昏和便秘使我担心会旧病复发。

关于克路斯。这个年轻人动身前又到沙佩尔那里去了一趟。这个老实的人从我这里回去后，吃惊地发现自己从巴黎带回了某种东西，即下疳和它的各种恶性症状。他卧床不起，并告诉沙佩尔这就是他之所以退出文明世界的原因。

关于佩利西埃。我们在曼彻斯特曾开玩笑地推测，佩利西埃会马上勾结奥尔良分子[13]，现在这已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成了伦敦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

你对波拿巴采取没收政策的贪婪意图有什么看法?[328]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②；就《经济学家》的摘引来看，这是本一流的书。图书馆③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写我的论文之前，我当然应该看看这本书。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要9先令6便士，比我们全部的"军费"还要多。因此很希望你能给我寄这个数目的邮局汇票一张。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就《经济学家》的宣传和我自己读到的这些摘引来看，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你不认为自己有足够材料，可以在星期五写出不列颠军队在印度的概况并作某些预测吗?④ 这对我是极大的帮助，因为我把自己

① 马克思《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编者注

② 詹·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④ 恩格斯就此撰写了《英国军队在印度》一文。——编者注

的手稿[253]通读一遍差不多就要花一个星期。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印出来有厚厚一大本)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在非常靠后的篇章里才用得上。因此我得编一个索引①，大致标明我写作中首先需要的东西在某册某页上。

我最终写信给拉萨尔了。② 请你宽恕，我不得不对《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加以赞扬。在顺便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中——因为赞扬只有在批评的衬托下才显得是认真的——我也稍稍暗示了一下著作中真正的不足之处。

明后天就会收到有关班迪亚的新报纸[329]，我将寄两份到曼彻斯特，一份给你，另一份给鲁普斯。顺便提一下：我从一份《论坛报》上看到，普尔斯基正竭力抢先把那些极其肮脏的内幕揭发出来，他把班迪亚说成是梅特涅的间谍和施泰因将军的出卖者。之后，国务活动家布林德仍认为自己有必要在《晨报》上给"匈牙利显赫的统治者"科苏特发一张赤贫证明书，直接要求科苏特作出"反驳声明"。科苏特自然是一言不发。

龚佩尔特练习高尚的骑术进展如何？对我来说糟糕的是，这种事总是在我刚刚重新对它发生兴趣时就不得不中断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七个笔记本的索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随信附上有关班迪亚的报纸[329]两份，一份给你，另一份给鲁普斯。

已收到你的：(1)来信及邮局汇票；(2)第二封来信；(3)给《论坛报》写的文章①(而且是很有趣的一篇)。收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一直没有回信，因为天天都在等有关班迪亚的这两份报纸；此外，许多家务事占去了时间。

附上拉萨尔的信。真是一桩天大的怪事。在未得到你和鲁普斯的意见之前，我不能作答。因此我希望你们马上商量一下，并立即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我的意见是，拉萨尔不该去同法布里策这头蠢驴决斗；即使从决斗的观点来看，"地方法院"的两位先生②一起袭击这件事就已表明，根本谈不上什么决斗。我认为，评判决斗本身是否符合"原则"当然是可笑的，而一般说来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在这种特殊时刻等等情况下，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革命派可以用

① 恩格斯《英国军队在印度》。——编者注

② 指法布里策和博尔曼。——编者注

棍棒或拳脚去回答他们的私人仇敌，但不该进行决斗。如果曾经坚决表示反对一切决斗的拉萨尔，竟让自己受十字军骑士一类的胡说八道所胁迫，那我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昨天沙佩尔到我家来过。顺便谈到朋友科西迪耶尔。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走进纽约的一条妓女出没的小巷，好像是拿手杖打了一个人，那人大喊，科西迪耶尔立即遭到六七个流氓的攻击，被打了个半死。这个胖家伙第二天清早被警察发现时，仍旧不省人事，需要治疗6个星期，才能好转并下地走动。

载勒尔瘫痪了；10个星期来一直生命垂危，但是莠草难除。据说海泽又病得很厉害。

祝好。

你的　卡·马·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现将拉萨尔的信附还。关于我们的小犹太布劳恩①打架的事，

① 指斐·拉萨尔。——编者注

博尔曼特已在星期六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了。因此知道这件事的详情是很有好处的。至于我们的意见，非常清楚，军需部长官和次官①这两位先生由于进行卑鄙的谋杀或袭击而完全站到匪徒的立场上，因此同这种人可能进行的唯一的决斗已经以殴打的形式进行了。如果两个家伙暗中守候某个第三者，并且两人一起袭击他，那我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决斗规则会允许同这样的流氓进行决斗。如果法布里策先生想靠挥动马鞭来强行挑起一场决斗，那么博尔曼先生在这种场合作为证人应该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或者根本不参与。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袭击一个人，那就是一帮坏蛋，同他们谈不上什么名誉和公道，同时也证明，同他们不可能进行正大光明的对打和公正的决斗。那样做会有被暗害的危险。

如果把决斗规则当做法律根据，我和鲁普斯的意见就是如此。

抛开这点不谈，我们和你一样认为：(1)现在决斗对于革命者来说，完全是不合时宜的，(2)拉萨尔既然“在原则上”极其坚决地表示反对决斗，如果现在竟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名誉扫地。

因此，关于我们的意见，你可以放心写信给我们的智者埃夫拉伊姆[330]，叫他不要去决斗，而应该重新平静地坚持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尽快再上天摘月亮，并且第一百零一次地去冒毁灭的危险。我发现，似乎他的虚荣心相当重，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是默默地向他祝贺。

你看到有关富尔德的儿子的事情了吗？他同吉姆纳兹剧场的瓦列丽小姐挟款160万法郎逃往伦敦。老头子②写信给佩利西埃，并

① 指法布里策和博尔曼。——编者注

② 阿·富尔德。——编者注

请他在必要时使用职权。佩利西埃把这对小情人请去早餐，并对他们说："祝福你们"，而给老头子则写信说："您想要怎样呢？年轻人总归是年轻人！"整个巴黎都在嘲笑老富尔德。

你的　弗·恩·

1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6月10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本来可以马上收到回信，但是我认为把这件事告诉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和鲁普斯，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合适的，这不是为了阐述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因为"三人才能凑成一个会"①。由于他们的看法②和我自己的看法在所有各点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以把下述意见看做是我们共同的意见。

1. 从决斗的观点来看。十分明显，军需部长官和次官这两位先

---

① 出自罗马法学家内拉蒂乌斯·普里斯库斯，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生[①]由于在街上进行卑鄙的袭击而完全站到匪徒的立场上，因此同这种人可能进行的唯一的决斗已经以殴打的形式进行了。如果两个家伙暗中守候某个第三者，并且两人一起袭击他，那我们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决斗规则会允许同这样的流氓进行决斗。如果法布里策先生想靠挥动马鞭来强行挑起一场决斗，那么博尔曼先生在这种场合作为证人应该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或者根本不参与。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袭击一个人，而且其中的一个人还在被袭者的背后(从后面)行动，那就是一帮坏蛋，这就证明，同他们不可能进行公正的决斗和正大光明的对打。

2. 决斗的原则。我们认为，与决斗相关的这类事一般说来不能列入好或坏的范畴。决斗本身是不合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以往文化阶段的残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要通过某些封建的形式加以维护。在美国，公民决斗权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个人之间可能会陷入不可忍受的冲突，以至他们认为决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老实说，对待一些无所谓的家伙，例如军需部长官，或次官，或尉官，就谈不上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这应该涉及重要的私人关系。否则，决斗纯粹是闹剧。如果出于所谓的"舆论"的考虑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闹剧。

3. 因此我们进行决斗要完全根据情况而定，就是说，决斗作为一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但是，目前一切情况都表明要坚决反对决斗，即使街上的袭击没有完全排除决斗的可能。

① 指法布里策和博尔曼。——编者注

4. 首要的关键的一点是，你不仅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决斗，而且你还声明过这个原则，并且是当着法布里策的面说的。然而，如果你现在因为害怕"舆论"而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名誉扫地。

5. 目前，决斗只是履行某些特权阶层所承认的某种约定俗成的仪式，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等级制的礼节并以最无情的嘲讽来驳回那种必须服从这些礼节的狂妄要求。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不能采取这种幼稚的行动。如果你由于法布里策先生是"军需部长官"并且属于有资格决斗的集团就同他决斗，而对于一个比如说，在街上袭击了你的裁缝或鞋匠，就直接把他告到法院去，而不怕有损自己的"名誉"，那完全是一种幼稚的行为。目前的情况是：你不是想要和法布里策这个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人决斗，而是要和"军需部长官"决斗，这是十分荒谬的行为。一般说来，这些人都要求一定得通过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决斗——而且一切时髦的决斗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同他们的冲突。对这种要求，必须予以无情的嘲笑。承认这种要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意见简要地告诉了你。我们很想从你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情况。

祝好。

你的　卡·马·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7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家务琐事缠身，迟迟没有告诉你《骑兵》[274]的情况。最小的孩子①患百日咳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这种病很可怕；而我妻子的身体也很不好。再加上家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因此，我的工作被该死地中断了。

你知道，我给我们的施拉姆弄到了一个美国驻泽西岛通讯员的职位。现在，在他死后，他过去多次催讨的稿酬才寄来，约有6英镑，当然落入鲁道夫先生②的腰包，作零用钱了。

这里别无其他新闻。龚佩尔特出版的伦敦德文小报看来已转向伟大的布林德领导的"联合民主派"方面，报名是《新世界》。[331]

我想，你在《星报》上已经看到蒂尔先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的声明。如果没有的话，我把《自由新闻》给你寄去。科苏

---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鲁·施拉姆。——编者注

特现在还是固执地保持沉默。我们从班迪亚事件中所作的摘要①已在《论坛报》上登出。纽约传开的这件丑闻会迫使科苏特开口说话。或许在这件事上我有必要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普尔斯基早就在《论坛报》为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他在报上说班迪亚是梅特涅的(!)老间谍。克拉普卡(我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见过一面)关于班迪亚只是冷冷地说:"事以结局为贵"。看来,他对科苏特已经非常厌烦了。目前他正从事土耳其的证券投机生意。

附上纽约来信两封。[332]

关于智者埃夫拉伊姆[330],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了。我当然深信他决不会慎重地利用我的信,所以我在写信时很小心,使他极难滥用这封信。② 撇开这件事的特殊情节不谈——在这方面我几乎逐字逐句地向他重复了你的意见——,我只是从如下角度对决斗进行了批判,即一帮人声称,决斗是等级特权的一种形式,他们认为,他们对侮辱的报复应该与某个裁缝、鞋匠等人对侮辱的报复有所不同。我写道,面对这种愚蠢的要求和这些家伙,采取"平民观点"和"棍子原则"就是革命的。另一方面,针对埃夫拉伊姆的拘泥于原则,我回答说,决斗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视为可做可不做的"无所谓的"事情之列。他说,这是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但"在资产阶级关系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情况下,个体有时只有通过封建的形式才能维护自身权益"③,这当然是对的。

---

① 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390页。——编者注

我希望下星期你无论如何寄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①来。给《论坛报》写一篇文章，材料总是够用的，否则，它要转载《泰晤士报》及其他报纸。总之，主要是把文章发出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斯。

洪堡在《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给福禄培尔的极尽"阿谀奉承的"信，后者曾全文发表自己的美洲旅行记。[333]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7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们这里正忙着编制平衡表，所以我无暇给你详述。希望你的小杜西②好些了。龚佩尔特对我说，百日咳在英国的气候条件下不大可怕，通常是慢性的，但却是良性的。他们医院至今所见的所有病

---

① 恩格斯就此撰写了《印度军队》一文。——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例,结果都很好。他送给我这个医院迄今出版的两份很科学的报告(由梅雷伊拟定);我当时写我的书①时要有这种材料就好了。我替你也搞到了两份,将给你寄去;有些地方也许你的雇佣劳动一章能用得上。这位梅雷伊的宏伟计划和热切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欢愉。

关于蒂尔先生等人的声明,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里很少有人读《星报》。所以,把《自由新闻》寄来即可,可能的话,给鲁普斯也寄一份;他仍在巴克斯顿,博尔夏特叫他去的;他在那里因为无聊,也许会经常去徒步,而不管他的脚是否受得了。

你上次信中提到的两封纽约来信[332],并没有附在信中。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②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人们对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20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整个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③。一切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编者注

③ 马·雅·施莱登《植物发生论》,载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科学医学文集》1838年柏林版;泰·施旺《动植物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1839年柏林版。——编者注

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即各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比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比如在伏打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① 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表现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甚至表现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独立生活的单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① 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威·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并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73页。——编者注

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黏膜细胞,腺、肾等等的分泌细胞)一样。

方便时还请告诉我饮食过量引起的消化不良是怎样一种疾病。我想要知道的并非糟糕的玩笑词,而是科学上采用的名称。

如果明天的《泰晤士报》载有关于印度的详细报道,我们就会知道可以为《论坛报》写点什么;否则不行。所以,你从明天的《泰晤士报》大致可以看出能写些什么。

热情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承兑手续已办妥。

17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大约1858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很遗憾,文章①今天不能交出来。现在已经7点了,我至少还

① 参看上一封信结尾处。——编者注

要在商行里工作半小时，然后还得再过半小时才能回到家里；而且我还根本没有见到《泰晤士报》，恐怕今晚无论什么地方也借不到了。我至迟必须在11点半将一切干完，才能把这个东西寄出；显然，这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当电讯里有些地名弄错了，就得拿着地图花很长时间去查对。不过我会把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供星期二用，如果"加尔各答邮讯"①于星期一前到达，我就根据它加以修改。

你的　弗·恩·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7月15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请你不要对这封信的内容感到吃惊，因为这绝不是想向你那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钱袋求援。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从现时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我不

① 可能指《泰晤士报》的"加尔各答和中国邮讯"一栏。——编者注

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徒劳地四处奔走筹钱，另一方面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加之家庭琐事的烦扰，我的抽象思维能力正在衰退。我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艾伦医生虽然也猜到症结所在，但自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再三坚决地对我说，如果不送她到海滨疗养地住较长一段时间，就不能担保她不得脑炎或类似的病。但是我却知道，在目前情况下，只要日常的重压和最终不可避免的灾难的阴影纠缠着她，即使能够去海滨疗养地，对她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灾难不会延迟很久，即使延迟几个星期，现在仍然要为争取必需品进行不堪忍受的日常斗争，总的情况就是：一切必将毁灭。

伦敦有一些所谓的贷款社[181]，这些贷款社宣称，无需抵押，只要有保人就可以贷款5—200英镑。我曾试过一次，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杂货商自愿作保人。结果白白花掉大约2英镑的手续费。前天接到最后的否定答复。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再进行一次这样的尝试。

为了使你了解实情，我让妻子把你借给的20英镑和我在6月16日向《论坛报》支取的24英镑(内有2英镑是透支)给我列了一个账单。你从账单里可以看到，刚有这样一笔较大的款子进账，就马上分文不剩地全部花在最迫切的日常开支上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享受；第二天又完全同样地开始这种讨厌的斗争，没有收到足额欠款的债主们，过不多久又因在此期间新增加的欠款开始施加同样的压力。同时你还会看到，例如，我妻子没有花过一法寻替自己添置衣物，而孩子们的夏季衣服比贫民还不如。我认为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些详情，否则不可能对情况有正确了解。

5月19日20英镑的账单。支付:	英镑	先令
税(水、煤气)	7	—
当铺利息	3	—
赎当	1	10
工钱	2	—
赊销商(赊购一套衣服每周必须付款一次)	0	18
孩子们的鞋帽	1	10
面包商	1	—
肉商	1	10
杂货商	1	—
乳制品商	0	10
煤	0	10

6月16日从《论坛报》支取的24英镑的账单:	英镑	先令
一季(2、3、4月)的学费	8	—
偿还向沙佩尔借的4个星期的日常开支	3	—
从当铺赎回衣物等	2	—
工钱	1	—
赊销商	1	4
肉商	2	—
杂货商	2	—
蔬菜商	1	—
孩子们的衬衫外衣等	2	—
面包商	2	—

所以,自6月17日以来,家中又无分文了;为了抵补必须用现金支付的4个星期的日常开支,我们向沙佩尔借了4英镑,但是其中约有2英镑因借债不成而白白浪费在借债的手续费上。

现在我把目前在伦敦所负的全部债务列表如下;你会看到,其中大部分债都是欠那些已经不能再赊欠的小店主的。

	英镑	先令
6月25日到期的房租	9	—
8月2日到期的学费	6	—
报贩(全年的)	6	—
赊销商	3	9
肉商	7	14
面包商	6	—
杂货商	4	—
蔬菜商和煤	2	—
牛奶商	6	17
欠索霍区老牛奶商和面包商	9	—
欠艾伦医生(用《论坛报》的上上次稿费偿还过7英镑)	10	—
琳娜·舍勒尔	9	—
沙佩尔	4	—
当铺	30	—

在这些债务中,只有欠艾伦医生、琳娜·舍勒尔、索霍区的旧债主及欠当铺的一部分债是不急的。

可见,整个情况总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永远无法用于下月的支出,常常是扣除房租、学费、税款和当铺费用等日常开支后,剩下的仅够偿还一点债务,使全家不致被直接赶出大门。再过四五个星期,我可以从《论坛报》支取大约24英镑。单是房租一项马上就要付出15英镑。如果说只抽出极少一部分还其他债务——肉商等是否有耐心这样长期等下去,很成问题——,那么在接下来无论如何也得熬过去的这4个星期内又会增加一堆债务。房东本人被债主们包围,因而发疯似地逼我。如果不能从某个贷款社或人身保险会弄到一笔钱,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就算决定把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例如,让孩子们退学,搬进一个十足的无产者居住区,辞退女仆,靠马铃

箸糊口，那么，即使把家具拍卖，也满足不了哪怕是住在周围的债主们，也不能顺利地搬进某个避难所。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掉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最终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查珀尔①也完全无所谓。但是，就我妻子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她带来危险的后果，并且这对于成长中的姑娘们②来说也很不合适。

现在我把全部情况坦率地说了，请你相信我曾经全力克制自己不这样做。但我终究要向一个人倾诉。我知道你个人无法解决这事。我所要求的只是请你说说你的见解，该怎么办？我在泥沼中已经深陷8个星期，而使我极端愤怒的是，一大堆令人厌烦的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这样的泥沼中跋涉。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所要的东西，将寄上。③

---

① 伦敦东头的工人居住区，许多流亡者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17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7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做得很好，让我清楚地知道了你的困难。的确必须在这方面采取紧急措施。据我估算，马上需要的大约有50—60英镑，其余的还可以缓一缓。这笔款子中的30英镑，靠发一张由我承兑的新的期票马上就可以得到——如果对方同意承兑的期限至少是4个月，否则我无法弄到钱。如果他同意，还可以把期票开成一张20英镑的，期限为4个月，另一张20英镑的，期限为6个月(利息外加)，这样我可以到11月和1月付款，而你就可以马上有40英镑现款到手。所以，你立刻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一趟，看看怎么办。当然，必须要让承兑的期票留在贴现人手里，否则我就完蛋了。其次那个卑鄙家伙也不应比预定的20%拿得更多，这本来就已经损失差不多5英镑了。

我认为，这样一来至少保证你在急需的情况下可以静待下次汇票到来。你夫人现在的健康状况，的确需要更多的钱，可惜我弄不到。我甚至不能到这里的瓦茨那里去找他的储金会，因为我已经同这个家伙闹翻了。他在这里只有一个分会，总部在伦敦，你可以在任

何一本通讯录上查到。这个机构叫做:国民人身保险协会[334]即生活公平储金会。弗莱里格拉特会很容易给你弄到章程、条款等等,必要时也可以着手进行这件事,不过我对此抱怀疑态度。

在英国这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任何其他弄钱的办法。我认为,现在是向你的老太太或那个荷兰人[①]试探一下的时候了。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还清旧债,重头开始;一切借贷都只是将事情拖延下去,而最终使危机加重,更不用说花在手续费等等上面的许多钱和耗费在设法借贷上的时间了。此外,承兑期票提前用掉了我本来可以每隔一段时间一小笔一小笔寄给你的钱;一大笔钱款虽然比不时零星地收到5英镑银行券对你更为重要,但经常的收入却因此而相应减少了。

你这次真的应该抛掉一切可能的顾虑——如果有的话,同时试着采取某种行动。问题是还要弄到大约50英镑,我看除了找你的亲戚,绝对想不出别的办法。

在此期间,这件事我还要考虑几天,看看能否再想出一些办法。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些信件烧掉,使这件事不致外扬。

你的 弗·恩·

万不得已时,我还可以承兑为期3个月的20英镑和为期6个月的20英镑,期限再短就不行了。利息另加,这样你可以净得40英镑。

---

① 指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及马克思的荷兰亲戚菲力浦斯家。——编者注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 年 7 月 20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六收到你的来信后没有立刻回信，因为想在使用你给我的全权之前，先等一下新的"尝试"有什么回音。可是星期一我得到了否定的答复。这样看来是不能再拖了。所以我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一趟。今天他写信告诉我，事情按你提出的条件，是可行的，不过要到 8 月 3 日，再早，他的那个高利贷者办不到。所以，我将写信给他，让他到 8 月 3 日办此事。

星期六接到母亲①一封长信。事情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夫人回德国时，我托她把我小女儿②的照片带给老太太，附带写了几句，提了一下我经常生病的事，其他情况没有谈。老太太来信表示，过几个星期我们可能会见面。如果这样，我也许能把事情办妥。但在这方面我不能施加任何压力，否则她马上会改变主意不来了。

---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谢谢你给《论坛报》写的文章[335]。明天再谈。

你的　卡·马·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你可以看到，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不过，这些"新的"条件对我来说，实际上要比旧的好，因为虽然名义上的期限是3个月，实际上却要6个月以后才付款，而且少付10%。

不管怎样，请立即给我回信。事情紧迫。如果事情能这样办妥，我无论如何要立刻把妻子送到附近的海滨疗养地去住几个星期，那时再看同我的老太太①谈的结果，自然，这一切只有在最急迫的债务得到缓解之后才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大约1858年8月3日①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给你的信拖延下来是因为事情直到昨天才明确地、而且是肯定地得以解决。我曾无数次坐下来要写信给你，然后就接到西蒂区的来信，说事情没有成功，需要另找他人洽商。而我总希望无论如何能告诉你一点确切的消息。弗莱里格拉特找过6个不同的高利贷者谈判，这些家伙总是在紧要关头背弃自己的诺言。最终，在弗莱里格拉特同意当第二保人后，才在他自己的裁缝那里办了期票贴现。他一开始就指明了期票会由他自己的银行支付。老头子为此事费力不小，甚至采取了一些与他的"职业"身份状况不完全相称的措施。因此，如果你有机会写信给他，稍微称赞他几句，对此他不会完全不受感动。期票存在弗莱里格拉特本人那里。裁缝表示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重开一张期票。但他宁愿在11月拿20英镑，而只对剩余的20英镑开一张1月份到期的新期票。(收到你的信后，我立即通知弗莱里

① 原稿为"8月4日"。——编者注

格拉特说，这事只有在开新期票有担保的前提下才可行。)

从来信中知道，你又病了，真叫人心焦，在这种情况下还来麻烦你，更使我感到不安。请马上亲自写信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或者请龚佩尔特大夫写。

拿到钱后我立即尽可能还了债，昨天还把妻子送到了拉姆斯盖特，因为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了。她的身体实在太糟了。如果拉姆斯盖特费用不太贵，她能够享受几个星期的海水浴，我想一切会很快恢复正常。在这期间我再看看同我母亲①谈的结果。十分棘手的是，该怎样回答老太太关于我与普鲁士的关系问题。如果她想到我的继承权受到当局的威胁，可能她会把钱掏出来。但也有可能她把遗嘱立给我而请荷兰人②作监护，这就完全不合我的心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她来信说，她已经风烛残年了。然而我想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她也许是希望我能请她到伦敦来。本来我完全可以这样做，可是恰好现在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最近两个月来我几乎未能工作，而答应敦克尔的事又很紧迫③。

最近给《论坛报》写了很多东西，好增加一些收入，但是材料非常少。印度不在我写作范围。关于瑟堡[336]，倒是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政治趣闻，但我在军事方面很不内行，写不出有分量的文章来。我觉得瑟堡像布斯特拉巴[34]所有的伟大行动一样，无非是一个骗局，纯粹是耍花招，但这完全是主观判断，也许仅仅是成见。至少《通报》有一些不祥的暗示，指出军事权威们决不认为地点选择得恰当，他们对工事本身的构筑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反对意见。此外，工事还远远没有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可能指莱·菲力浦斯。——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准备付印。——编者注

完工,从目前状况来看,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已经完工,还不如说是应当完工。唯一彻底完工的是拿破仑骑马的大雕像。我认为中印度的战事可以说是由于瓜廖尔的失陷[337]而结束了。印度报纸都十分仇视坎伯尔,并抨击他的"策略"。

附上拉萨尔的信。智者埃夫拉伊姆[330]是个可笑的家伙。虽然他要求我严守秘密,并且把事情弄得无比神秘,但是这整件肮脏事基本上都在《科隆日报》上登出来了。这个人的书信中全都是一些令人发笑的大言不惭的话。"于是我递上了……一份言辞极为犀利的报告"。"我促使伯克和洪堡行动起来"。洪堡写了一封"很出色的信"。"我自己直接向亲王①呈递了一份直言不讳的控诉书"。"对大臣②的真正致命的控告"。"迫切的请求"。"绝密"。"我的最重要的杀手锏"。"无可挽回"。"最大的沉默和秘密"。"假如这不合臭虫们的脾胃的话……"

我们的毕尔格尔斯现在马上就要出狱了[245]。他念念不忘的似乎是想顶替丹尼尔斯的孩子们的父亲,为此首先得同丹尼尔斯夫人结婚。然而后者曾写信给琳娜③,说毕尔格尔斯没法同她的丈夫相比。

顺便提一件事,鲁普斯听到一定会感兴趣的:小燕妮获得了一年级第一名奖(英语奖也包括在内),小劳拉得了第二名奖。她们俩在班上都是最小的。此外小燕妮还得了法语奖。

祝好。希望得到关于你身体状况的好消息。

你的　卡·马·

《电讯》(附上的)也必须保存。[338]

---

① 威廉亲王。——编者注

②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卡·舍勒尔。——编者注

1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从昨天起我又在商行了。其实我没有生病，只是动了外科手术而已；伤口还没有完全长好，但目的是达到了。在下星期之前，我无论如何无法为《论坛报》写文章。

阿普尔顿的事怎样？你曾经想寄给我两封从美国来的信[332]，但你忘了；这两封信是否与这件事有关？两星期后我大概要到海滨疗养地去，在那里可以好好为他写点东西。

埃夫拉伊姆[330]的信确实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蠢，白纸黑字，竟写出这种东西来！这简直等于永远给自己打上蠢货的印记。

鲁普斯和我衷心祝贺两个小姑娘取得的成绩。老头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他的腿还没有好。肯定是博尔夏特治疗不当，而鲁普斯由于勤奋过度和走路过多把自己弄得更糟。之后这事即使没有严重后果，也会有其他不良后果。他先在巴克斯顿，以后到德文郡，在那里的下等旅店内他又吃了苦头，一点酒也没喝到，还被狠狠地敲了一竹杠。

希望你的夫人现在好些了。裁缝10月份可以拿到半数款子①。

你的 弗·恩·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对你的健康的担心是多余的。

本来要寄给你的两封信,一封是魏德迈(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写的,另一封是一个叫阿·康普(纽约)的人写的;两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的。我把它们放在桌上(我的书桌),为的是好附在信里寄给你,但是忘了,之后就再也找不着了。一定是夹到四散在桌上的许多笔记本中的某一本里了,翻一翻一定会发现的。

《百科全书》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是在《论坛报》上看到了第二卷的广告。可见它在继续出版。你若有空,可以继续写C字头的条目[71]。只是有两个情况要告诉你:(1)目前我不可能去博物馆②;(2)对我直接有好处的是增加我在《论坛报》的收入。最近,自我妻子

① 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

②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离开后①,我在《论坛报》的收入已经略有下降,而且现在我自己根本不能为它一周写两次稿,因为我无法研究像印度、黑山、中国以及波拿巴的军事铁路系统和瑟堡的设施[336]这样的题目。因此,我非常希望你最近一有时间(自然也不要妨碍你的身体)就常给《论坛报》写些东西,题目不限。

大海对我妻子很有益处;本星期初,她已让孩子们和琳衡②都上她那儿去。眼下一切都好。唯一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不能让她在那里再待超过一星期。她的精神恢复得很好,但身体(除神经强健之外)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状况。在拉姆斯盖特她认识了几个高雅的和——说来令人震惊——聪慧的英国女人。她长期处于糟糕的社交圈,或者说根本没有社交圈,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

你看到《泰晤士报》上对格莱斯顿的论荷马一书的评论了吗?[339]其中(在评论中)有好些有趣的东西。其实像格莱斯顿的这种著作正说明英国人没有能力搞"语文学"。

曼彻斯特的商业似乎又兴旺起来了?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总的来说又显得异常乐观了。

皮阿先生仍然很苦恼,因为在最近几次政治迫害中他的名字都没有占据应有的显要位置,他又重新刊印了一封《信》[340],用以说明自己的致议会的《信》,并为"弑君"辩护。为了迫使政府对他进行迫害,他违犯警规,在刊印他的低劣信件时不注明印刷者的名字。但是政府无动于衷。皮阿不会成为殉道者,甚至也不会被治安法官判处

① 见本卷第408页。——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包括诉讼费在内的2先令6便士罚金。可怜的笨蛋!

衷心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8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请在星期五以前寄一篇关于印度或关于瑟堡[336]的文章。没有这道加菜,我简直无以为继。昨天我写了关于在古巴买卖奴隶的文章(在途经拉姆斯盖特——那篇东西是在那里誊写的——的路上)[341],由此你可以看出,我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是:要把我的信誉提高一点。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已经把金克尔关于湖区旅行的广告刊登在《新时代》(伦敦出的德文小报)上了①;这不是我直接办的,而是通过李卜克内西,

① 马克思《致〈新时代〉编辑》。——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又是通过别人进行的。这件事已经引起了轰动。金克尔现在矢口抵赖。你把这方面的情况写给我十分重要。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9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好久没有写信，你一定要像通常那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我离开曼彻斯特[327]前所患的病，拖了整整一个夏天，又转成慢性的了，因而不论写什么东西都很费劲，以致我的手稿①直到现在(过了两星期)才寄出去，不过一下就寄去了两章。除了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外，我没什么可干的，但是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过近一星期来我已经好多了，总之，凉爽的季节对我比较有利。此外，大有希望的是，靠我母亲②的帮助，我完全可以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还要重新开始骑马。事情一安排就绪，第一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桩事就是骑马。

这期间，我还是完全按期给《论坛报》写稿，因为我不想把钱送给这些家伙。

请向鲁普斯或者(直接或间接地)向博尔夏特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住在布雷斯劳的冯·保拉(也许写作保拉夫)太太？那时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怪事。

关于班迪亚，我手头曾有过(但可惜只有过几个钟头)涉及他的资料，包括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以及君士坦丁堡报纸的剪报。从《自由新闻》的摘录看，情况不太清楚。又完全是重复"总司令"的故事。①看来科苏特彻底声誉扫地了。现在我在《论坛报》上叫他出来解释！②

顺便谈一下，我在《论坛报》经历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我给它寄去了几篇专谈银行问题、货币流通问题等等③的文章，评论关于最近危机的《委员会的报告》，《论坛报》把这些文章作为社论登出来了。于是出来一位银行家，自称是"金条主义者"，写信给《论坛报》说：(1)从来还没有写出过如此言简意赅地叙述整个问题的文章等等；(2)但是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请编辑部给他答复。于是，这些可怜虫不得不答复；而他们的答复实在很差劲。但这样的事对我却是有利的。

我们的朋友琼斯肯定已卖身(而且是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投靠了布莱特小集团。这头蠢驴在政治上毁灭了自己，在商业上

① 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编者注

也不能挽救自己。我将把《雷诺新闻》上关于他的材料剪下来寄给你。但是这种变节——这家伙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246](他将《人民报》出卖给《晨星报》这帮人;自己在该报上只占了两栏;不过由于钱的关系,已经同新的同盟者争吵起来了)——对他没有多大好处,你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前天他上弗莱里格拉特那儿去,把一封德文信交给弗莱里格拉特,信中向弗莱里格拉特要4英镑,否则他会被"送去坐牢"。弗莱里格拉特建议他去找"我们的朋友吉尔平"。这个吉尔平就是瑞士银行的经理和琼斯参加的那家报纸的经理。

如果你有时间,请在星期五之前写点东西。我昨天写了论中国条约一文[342]。

琳娜①现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她又丢了工作。

祝好。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无论如何你应做好安排,在圣诞节或新年到这儿来住几天。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最近的一篇报告,法国贸易近几个月来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343](附件请转交鲁普斯)。

① 卡·舍勒尔。——编者注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0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明天大概会就坎宁的紧急报告写点东西；[344]这个题目完全在我研究范围之外；最近我很少看报，工作忙得很，因为欧门已外出两个星期，全部事情都压在我一人肩上。这里的商业情况非常好；6个星期以来，纺纱厂厂主在每磅粗纱或中等纱上比他们最近3年来多赚1—1.25便士，甚至还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事：这儿纱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1便士，而利物浦人还能够在棉花上多赚$\frac{1}{4}$便士。最近10—12天内涨风稍有减缓，但所有纺纱厂厂主都有长期订货，而且需求量仍然很大，足以保持现有的价格。假如这种状况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就会开始。在法国，棉纺织厂厂主一段时间以来也比近几年赚得多（这点是可信的；我是从一个在那里待过的棉花经纪人那儿听到的）；那里其他方面的生意怎样，我不十分清楚，但交易所的状况表明大有好转。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极其乐观，如果不是考虑到针对印度和中国而进行的大量过度生产，鬼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印度目前的贸易一定异常兴旺；前一次从孟买来的邮件带来消息说，两周内卖出32万匹棉布；而最近一次邮件说又卖了10万匹。这些家伙已把他们刚刚得悉在曼彻斯特买进，甚至还没有装

船的货全部预售出去了。根据这里市侩的议论和市场状况来看，我觉得印度和中国是过度生产的直接由头，如果冬季情况良好，那么无疑可以预料，在春季空头信贷和票据投机的业务又会大大发展。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345] 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那样的形式必须首先彻底毁灭，它的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才能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89]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但我还是要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引起危机的大量过剩商品，是用什么办法吞掉的；在如此汹涌澎湃地涨潮之后，这样迅速地退潮，还从来没有过。

雷诺由于琼斯玩弄伎俩而成为显要人物了；他是唯一"有教养的人"(通俗的叫法是"学者")，他还俨然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实际上他恰好像现在的琼斯先生一样，也资产阶级化了，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对他来说，这是未曾预料的收获。请把你答应寄来的他的报纸①的剪页寄给我。

鲁普斯的腿仍不见好，还不能走快，走快了就疼痛难耐，可是总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算可以勉强走路了。

去年夏天在奥格斯堡报[1]上描写自己同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奇遇的那个德国蹩脚小诗人，名叫伊萨克·莱维，又名尤利乌斯·罗登堡，他是龚佩尔特的同学。

如果有可能，我会在圣诞节前来。你打算同你的老太太[2]商量解决钱的问题，这非常好。但愿这段时间已经谈成，或者确实有了保证？今天我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谈期票的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手稿[3]寄出了吗？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0月8日[4]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你将一次收到两包邮件，因为在一个信封里装不下全部东

①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④ 在原稿中日期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西。计有：

(1)从《雷诺新闻》上剪下的关于琼斯的材料。你自己可以看出，雷诺在哪些地方讲的是事实和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哪些地方是在进行恶意诽谤。雷诺与琼斯相比更是个大无赖，不过他有钱而且善于投机。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宪章主义者这个事实表明，这种立场想必仍然“有利可图”。琼斯在曼彻斯特的演说[345]，我看过了。因为你没有看过他以前在格林尼治等地的演说，所以不会发觉，在这里他又有了转变，又在竭力使“同盟”更加契合自己过去的立场。

(2)皮阿最近写的《信》①，里面谈了一两件有意思的事，其余的都是老一套。信边上画的杠杠是我的小家伙②乱画的，对内容没有任何意义。

(3)马志尼先生的新宣言[346]。他还是那头老蠢驴。只是他现在很宽容，不再把雇佣制度看成绝对的和最终的形式了。没有比下面这种矛盾更可笑的了：一方面他说意大利的革命党是按他的精神建立的，另一方面他按“自己的”方式证明，不仅整个国家支持这个党，而且这个党也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所有外部条件，可是他到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尽管有了“上帝和人民”，再加上马志尼，意大利却还是毫无动静。

(4)从辛辛那提的《高地哨兵》剪下的一小页，其中有维利希“将军”的一封信。

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虽然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银行积存巨额存款这一事实证明，事情还远未走上正轨)，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显贵们”召集到彼得堡

① 费·皮阿、亚·贝松和勒克莱尔《给法国名士的信》。——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347]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关于普鲁士亲王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可笑幻想将在愤怒中烟消云散。[348]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如宾夕法尼亚人所说的),这对他们没有害处。同时,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寻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349] 1854—1855年的俄国战争[14]虽然十分卑鄙,虽然结果对俄国人并没有多少损害(确切地说,只损害了土耳其),但是毕竟明显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唯一使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完全变成法国仆从的情况,就是俄国的态度。随着莫斯科公国内部运动的开始,这种恶劣的玩笑就要结束。一旦那里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明显,我们就能获得证据,证明可敬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受到了"官吏"和经过这些官吏训练的农民的愚弄。[350]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16世纪,我希望这个16世纪把它送进坟墓,就像第一个16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至于特别谈到中国,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10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是停滞不动的,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

转移到上海。其他"贸易中心"是算不上数的。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摧毁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那个据我看是帕麦斯顿同彼得堡内阁联合炮制出来交给额尔金勋爵带去的英中条约[342],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讽刺。

能告诉我关于俄军在中亚细亚推进的材料是从哪里弄到的吗。无论如何,我要把这篇文章①登在《自由新闻》上。

我母亲②突然默不作声,真出乎我的意料,不可理解。我猜想,这里面有第三者的干涉。不过,事情会弄清楚的。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8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0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最近两星期来,各种各样的无聊琐事和我住处的喧闹,扰得我非

①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

②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常不安，因此必须搬家和处理与此有关的事；此外还有一大堆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新住所还没有找到，下周末以前很难摆脱这种忙乱状态。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关于琼斯、马志尼、皮阿以及"热忱的将军"①的情况。这位将军看来完全沉湎于在美国的德国庸人的鄙俗的梦幻中；随他去吧，让他埋葬在梦幻里吧。至于琼斯，《雷诺新闻》上登的事实还不够充分，它假定读者对所发生的事情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既然琼斯先生的行为长期以来就如此卑劣，这种最后的转变就不足为奇了。但竟然像这样就把自己出卖了！② 邓库姆至少还让人家还清了自己的债，并给了他一个好职位。

皮阿和马志尼的智识真是惊人的贫乏，甚至还不如从前了。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的前途看来很不妙。军士③仍在下令没收报纸，根据电讯看来，好像昨天也根本没对宪法宣誓。无论如何，普鲁士资产阶级通过相互哄骗而使自己相信的那种欢乐梦幻很快就要消逝。[348]不过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事情并不因此就完结了。但是，我对事件的进程还不清楚。我觉得，资产阶级对于1848年和1849年出现的形势好像还没有放下心来，以至没有足够的勇气在同一时间既反对贵族统治和官僚制度，又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要在法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无产阶级运动在一个时期里看来不会对它构成什么威胁，因而不至于使它感到十分惊恐；不过，这样一来，无产阶级运动也必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法国不发生什么事情——就动产信用公

① 奥·维利希。——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15—416页。——编者注

③ 威廉亲王。——编者注

司[53]的股票行市来看,估计目前确实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普鲁士却可能形成一场与1846—1848年意大利运动相似的、具有无产阶级背景的运动,不过我担心资产阶级又会在紧要关头变卦。

俄国的情况很好。[347]目前南方也有人在暴动。顺便问一下,能不能替我从特霍热夫斯基或赫尔岑现在的代理人那儿弄几本赫尔岑的最新的期刊?这些期刊,比如他的《俄罗斯之声》和《钟声》,肯定会反映一些情况。在这些期刊上说不定可以找到材料,虽然未必能找到许多,但在通讯之类的东西中总还能找到一些。

关于中亚细亚问题的材料我是从布罗克豪斯公司新出的一册《我们的时代》①(它是从《普鲁士周报》上抄来的)和彼得曼的《地理研究所通报》②上得来的。所有这些都取自俄国官方刊物。如果你需要,在星期二之前或大约这个时间,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俄中条约[342]的文章③(这个条约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多么丢脸!)——自然,只要这期间我的迁居④不碍事就行。请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你推测额尔金的条约⑤和帕姆之间有联系,关于这点也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但也许你自己已经整理了这个材料?

① 《我们的时代。百科辞典年鉴》1858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版第2卷。——编者注

②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奥·彼得曼编,1855—1858年哥达版。——编者注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编者注

④ 恩格斯当时并没有迁居。——编者注

⑤ 参看本卷第422页。——编者注

印度现在完全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外。从军事观点来看，关于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写。甚至对一个月来的事件写篇简评都无法办到，一切是这样的混乱。总之使我感到困难的是，就什么题目给你写篇文章。

给敦克尔的手稿[①]，情况怎样？现在对你正是时候。新内阁无疑即将上台，但一上台就没收一部科学著作，大概总会有些顾虑吧。希望稿子已经寄出。不过还是把确切情况告诉我，也好让鲁普斯安心。上星期日他在我这儿喝得烂醉，不过把他安全地送回家了。之后，他的腿又有些变糟，大概是碰伤了。

这里的商业停滞已经4个星期了。这段时间里，纺纱厂厂主因纱价下跌和棉花涨价，每磅损失了半便士的利润。然而他们的生意仍然不错，只要棉价再跌一点(这完全有可能)，那么需求量稍有增长就能恢复原有状况。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迹象也已经在有些地方显露出来了。如果生意继续好转，那么这个运动就会发展得更强大。

问你老太太[②]的事进行得怎样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0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一直忙个不停，现在已经两点了，文章还没有开头。只给你写这几行，想告诉你下个星期一定要寄点东西来。一星期写两篇文章，耗费我大量的时间去查找材料。请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此外还有另一个题材——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线膛炮的可笑文章。

皮佩尔多年来音信杳然，昨天接到他从多尔斯顿医院(伦敦)寄来的一封信。

我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令人难堪的信。她把协商推迟到我"要"去探望她的时候再进行。显然有第三者在里面插了一手。

手稿[①]还没有寄走，不管鲁普斯的愿望怎样，几星期内是不可能寄出的。

你的　卡·马·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蒙塔朗贝尔》①一文正好用上。昨天我写了关于加西莫多的葡萄牙事件[351]。

附上伟大的布林德的作品，此人现在以“统一的人民之友”的身份活动。100英镑也是由金克尔转给他的。请保存这个材料。你可看到，皮阿和马志尼毕竟比这位德国民主主义者在风格等方面要高出许多②。同时，布林德在这里又干起他在《曼海姆晚报》上学会的那一套。他通过在汉堡的几个熟人把信(他自己写的)寄给英国报纸，信中说他的匿名小册子③引起了轰动。然后，他的朋友们又写信给德国报纸说，这些小册子在英国报纸上被大肆宣扬等等。你看，这就叫做实干家。

我上医院去看了“不幸的”皮佩尔。他的额上患梅毒性溃疡，其

① 恩格斯《对蒙塔朗贝尔的起诉》。——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12、420页。——编者注

③ 指卡·布林德《英国“德意志统一和自由”协会宣传册》。——编者注

余还是老样子。12月底之前大概不可能痊愈。以后他打算去汉诺威旅行。

牙痛得要命;所以今天不能再写了。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10天以来我的牙痛得非常厉害,口腔里全是溃疡,牙龈发炎。所以情绪很坏,加上还有其他不愉快的事。

你的文章已于昨天寄出,顶星期五的稿子,因为星期五我什么也没有寄去;我自己写了论普鲁士的新内阁的文章。① 现在已经寄给《论坛报》大约6篇关于普鲁士的文章②,都注明寄自柏林。因此我想,下星期二以前,你不会有关于普鲁士的新材料了。有一个问题可

① 恩格斯《对蒙塔朗贝尔的起诉》;马克思《新内阁》。——编者注

② 马克思《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两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两篇)、《新内阁》(两篇)。——编者注

以写，这就是近 10 年来普鲁士工业发展的问题，但我担心我们的材料不够。然而到哪里去找"材料"呢？关于"日本"，我想美国佬比我们知道得多，虽然他们知道的往往是非常肤浅的东西。高级政客(例如《论坛报》的普尔斯基先生)胡扯什么在意大利可能发生以奥地利为一方和以波拿巴、皮埃蒙特为另一方的战争。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但如果有可能在波拿巴对德意志的军事部署这方面说点有道理的话，那倒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题目，那就随便写点好了，法国、俄国、或者其他什么题目。

我忘了把布林德的"小册子"[①]寄给你。可惜我没有找到那篇愚蠢透顶的《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呼吁》。不过最后还是找着了。另外，你还会收到从伦敦《新时代》上摘录的小丑埃德加·鲍威尔的演说[352]。请把这些东西保存起来。

下星期我必须付给当铺 1 英镑多的利息。因为现在不可能马上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所以很盼望你能寄 1 英镑来。

请给我写信说明你对埃·鲍威尔先生的"历史的哲学"的意见。

祝好。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 427 页。——编者注

1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11月1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真是历尽艰险！① 由于可恶的牙痛，耽搁了对你最近来信的答复。你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我没有复信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通信地址。

首先：不是被克斯特尔的眼睛看，而是用克斯特尔的眼睛看的"人是幸福的"②。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曾对克斯特尔本人详细讲过，由于肝病严重，我几乎整个夏天不能工作。至于我的"光辉的处境"，弗莱里格拉特和我都认为，用最光辉的形象去迷惑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而把一切阴暗面遮掩起来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我们俩都认为，即便是这类最好的资产者，如果了解到"流亡者"的真实生活条件，也一定会产生某种幸灾乐祸的满足感。以上说的是克斯特尔。

至于手稿③寄迟一事，起初是生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

---

① 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204行。——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原文为"那远离俗务的人是幸福的"。——编者注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赶写其他著作。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 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 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也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①的英文社论。

我想,即使是不如你机灵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敦克尔先生,他也只会同意我的做法;要知道,对于他这个出版商,我的这种做法,简单说来,就是我给他头等商品,他给我钱。

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但是,要等稿件寄到后,你才能去谈这一点):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个分册,因为我在定稿过程中发现,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

顺便提一下。你从法兰克福写来的信,根本没有向我提起你的

---

① 原文为"de omnibus rebus et quibusdam aliis",出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编者注

经济学著作[261]。至于谈到我们的竞争，我不认为德国读者会嫌这方面的东西太多。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能成功地吸引一些优秀思想家来参加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如果你能不时来信谈谈普鲁士的情况并寄来有关这方面的剪报，我将非常感激。

我的妻子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并担心克斯特尔对“她的美丽”估计错误，就像对她的丈夫的健康估计错误一样。

弗莱里格拉特也向你问好。他正埋头于自己的银行业务[256]。因此，对他的沉默你不要从坏的方面去解释。

祝好。

你的　卡·马·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我写了关于普鲁士的文章①，所以你可以为星期五的文章

①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编者注

随便选写其余的整个世界。

寄来的1英镑收到了。眼下我又陷入"特殊的"困境,因为向报贩赊了一年多的报纸,现在不得不一下子付给他8个多英镑。我身无分文,又遇上这样的气候,真不是滋味。这次在特里尔,看来是我的妹妹①打乱了我母亲的完全合理的计划,至少是把实现计划的日子拖得遥遥无期。

前天布林德同他的夫人②一起到这里来。我有一年多没见他们夫妇俩了。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各种各样的趣闻:

(1)金克尔夫人上星期一跳楼自杀,已经安葬了。哥特弗里德③以他特有的庄严姿态参加了验尸,并在墓前发表了"演说"。弗莱里格拉特深受感动,至少会有两个星期避免同我这个"无礼的人"见面。

(2)福禄培尔在这里。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要回美国去。照他看来,世界应由俄国和美国来瓜分。他以此观点而自命不凡,醉心于美国的"奢华"和绅士派头,看不起德国人,而且通过在中美洲经营贩卖德国奴隶的生意用事实向德国人证明了这一点。真是滑稽可笑,这个鲁道尔施塔特来的土包子,由于叹服美国所实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竟自认为比"欧洲其余的人""见多识广"。这些狗东西一旦得到自己的面包和乳酪,都会找一个自我标榜的借口,退出斗争。

(3)卢格这个蠢货在普鲁茨那儿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353]为此普鲁茨写了《维护莎士比亚的名誉》!后来,卢格在美国报纸上把摩来肖特称为"蠢驴",因而被海因岑逐出《先驱者》;但这

① 埃米莉·马克思。——编者注
② 弗·布林德。——编者注
③ 哥·金克尔。——编者注

个老饶舌家现在把自己的蠢话发表在伯恩施太因的《西方公报》上了。

(4)糊涂虫艾韦贝克在巴黎又住了两年,经常同布林德通信。他在里宾特洛甫的怂恿下娶了他的女仆,后来发现里宾特洛甫曾同这个女仆通奸,于是又离婚、上法院等等。他原来是巴黎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被牧师赶了出来。他写信说,手中只剩1 200法郎了,扬言要到英国来,因为他从《总汇报》等报纸上得知"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在这个国家盛行。

(5)据说弗罗恩德博士已经沦落到在街头向路人乞讨1先令的地步。

(6)朗道夫这个无赖又以乞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通过布林德的介绍,布罗纳医生把他安排到布拉德福德的一所德语学校任职。

祝好。

你的 卡·马·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文章①收到了:非常好。关于波拿巴,我最近写了两件事情:葡萄牙事件[351]中英国的虚假挑衅,并且泛泛地谈到这家伙如何总的说

① 恩格斯《1858年的欧洲》。——编者注

来只在"同英国联盟的界限"内(因而实际上是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用假示威来报滑铁卢之仇[222],事实上他是英国的奴仆。其次,关于他的粮食储备法令[354]。这个"社会主义者"想通过这项法令牺牲面包商的利益,制造人为的需求,以纠正粮价过低的状况,避免引起破产以及使农民不满而造成危险。总之,靠政府指令提高粮价,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尝试。粮价上涨在城市里使他的声誉受到的损害大于在农村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

关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普遍上升我没有写。在关于普鲁士的文章里自然暗示了这一点。至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半年来大约写过两次①。第二次只是为了证明我第一次的判断是正确的。

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伯明翰召开的大会,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355]前些日子,大约8—12个星期前,(好像议会仍在开会)我指出辉格党应当解散,同托利党[20]合而组成一个贵族的政党。就写了这些。

我妻子正在誊抄手稿②,月底前恐怕寄不出去。拖延的原因是:长期身体不适,现在天气冷了才好了。家务和经济上的麻烦事太多。最后,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来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马克思《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埃德加·鲍威尔先生现在是伦敦《新时代》的真正编辑，而魏特林的信徒谢尔策尔先生这个大老粗是名义编辑。埃德加先生自然谈了很多关于埃德加先生及其为工人举办的讲座[352]，他亲自写有关埃德加先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小丑认为必须来一个革命的转变。他主持了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宴会。在最近一期《新时代》的一篇文章中这个小丑揭露：现在普鲁士正在实施立宪"帝制"。这一期由于转载了司徒卢威的《社会共和国》上的一篇文章①，还不无趣味，然而这一号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叫法伊贝耳的人写的，文中提到，弗莱里格拉特利用在美国出版他的诗作的机会，竟让人把他当成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英雄来颂扬。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否在星期二前写出一篇关于布莱特的大会的报道[356]，并且要使人看出作者是在曼彻斯特。

附上关于金克尔的东西[357]。看来弗莱里格拉特认为，由于金克尔夫人丧了命，金克尔先生就成了伟人，或者至少是成了高尚的人。

① 指亨·法伊贝耳《教育给予自由!》。——编者注

金克尔把葬礼搞得富有戏剧性——“颤抖着双手”,献上“花环”等等——,使得这个无论在自己党内的“悲痛”事件(如丹尼尔斯之死[358])中还是世上一般的“悲痛”事件(卡宴[43]、奥尔西尼[279]等等)中都未能用自己的七弦琴弹出一个悲痛的音符的弗莱里格拉特,却突然为这个低劣的骗局唱起了赞歌。你从《每日电讯》的剪报中[359]可以看出,这帮人在利用这个可憎的“泼妇”(因为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而本质上粗俗鄙陋的女人;她的卑鄙明显地表现在:例如她几乎榨干了施特罗特曼、冯·布吕宁克夫人的钱财,之后却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等等)的死,就像这个女人自己过去利用“金克尔的被打穿了的帽子”一样,她曾经从伦敦给德国写过这样的话:“你们是否明白,被视为全体流亡者的母亲意味着什么?”这个女人写这句话时正同哥特弗里德像乞丐一样在西蒂区的所有犹太人那里挨户兜售。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粉饰一切的信中还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本应当把他反对大赦狂,即实际上反对鲁道夫·施拉姆的作派看成一种革命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几星期前已在英国取得国籍了,在可爱的动产信用公司[53]存在期间,倘若他竟会留恋在德国的一个报酬不高的职员职位,那他真是个傻瓜了。我记得很清楚,当人们已经开始议论大赦而瑞士银行总行还没有在伦敦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时[256],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曾非常认真地竭力劝说我不要对接受大赦表示异议。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感到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当然,他们都要打着自由的旗帜挤上台去。

附上的诗和信,请保存。

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黯淡、凄凉。因为我妻子甚至不能为孩子们准备圣诞节礼物,反而受到各方债主的催逼,同时还要誊抄

手稿①,抽空到城里跑当铺,自然她的情绪极为低落。此外,我妻子说得很对,在她不得不遭受一切艰难困苦之后,革命到来时情况还会更糟,而且那时她将有幸看到,这里所有的空谈家将怎样再度欢庆彼岸那边的胜利。女人就是这样。她有理由痛恨弗莱里格拉特夫妇等人以及其他熟人的女人般的行径。她说,战争时期就得像战争时期那样。但是并没有什么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激。你可以从附上的那封同时到达的信里看出,钱来得正是时候。我想,比起聚在老贱妇②墓前的那些"零零落落的人",沙佩尔、我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人对于在伦敦"进行争论"的意义要知道得更清楚。黑克舍尔的事必须进一步调查。妙的是弗莱里格拉特已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约·金克尔。——编者注

在德国发出了金克尔复活的信号。为了给鲁普斯解闷，附上从《论坛报》上为他剪下的我写的几篇柏林杂谈[①]，还有你的关于蒙塔朗贝尔的文章，德纳注明这篇文章寄自巴黎，因此在这一号《论坛报》上，我们一下子就代表了整个欧洲。[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鲁普斯很快就会听到手稿[③]寄出的消息，如果有另外哪个人也得了这种讨厌的肝病，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样快地完成这项工作，那才真是见鬼呢。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2英镑已收到，谢谢。

---

① 见本卷第428页。——编者注

② 指1858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恩格斯的《对蒙塔朗贝尔的起诉》和马克思的《新内阁》。——编者注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布林德的这种货色(完全像他自己告诉我的那种黑克尔的制品),我是知道的,当然,一些详细情节我不清楚。第一,这份《晨电讯快报》由几个载勒尔式的英国人编辑,它的所有电讯,至少大部分电讯,都是从伦敦各晨报转载来的。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布林德把一则假造的"电讯"(注明来自布鲁塞尔)偷偷投递给《晨报》。不言而喻,《晨电讯快报》马上就转载了这则电讯。第二,布罗纳医生不仅仅是布林德的代理人之一,而且是布林德的唯一代理人,因为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派遣。我还认为,布林德曾直接"命令"送信给鲁普斯,因为布罗纳未经主子许可是不敢乱动一步的。今天你在《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上也能看到:"那些住在布拉德福德和利物浦的德国商人已向(荷尔斯泰因)议会递交了类似的请愿书。"这些从民主主义脓疮里孵化出来的巴登小跳蚤的辛勤活动实在令人惊异。古希腊罗马人早就对跳蚤的跳跃发表过各种各样富有教益的见解了。

我对《论坛报》有一点是满意的。这家讨厌的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一些恭维话。但是,最后当中英条约[342]的正式条文公布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中国人"现在使鸦片输入合法化而且还对鸦片征收进口税,最后大概还要允许在中国本土种植鸦片",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迟早会给英国的鸦片贸易,特别是印度的国库以致命的打击。① 好!德纳先生却把这篇文章作为伦敦的一个"临时通讯员"写的东西刊登出来,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空洞无物的社论,来反驳他的"临时"通讯员。而就在这时(确切地说是

① 参看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编者注

期一),菲茨杰拉德和斯坦利在下院代表内阁逐字逐句地证实了我的预言。[360]因此,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又写了一篇文章,对我的"反驳者"稍加嘲笑;语气自然是克制的。①

顺便谈一下,我的妹夫②,一个善良的、身材高大却乏味的荷兰人,因商业事务到曼彻斯特,主要是为了弄清某些人的支付能力。请将你的私人地址寄来,因为他要来找你。但是不要和他谈及我的私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把哥特弗里德③的各种各样的事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了。第一,哥特弗里德派盖尔斯滕贝格到西蒂区各个行业的商人那里去。据说,让他们订阅《海尔曼》。因为这个可怜虫不得不"生活"并弥补由妻子的死而引起的"亏空"。第二,他告诉我,哥特弗里德在这个莫克尔④死后马上就问他:是否能用她在科塔那里的遗产做一笔生意(多大一笔生意)?哥特弗里德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得到公众赏识的"。

可能布林德本人又在欺骗《晨报》,让朋友许茨从布鲁塞尔发送假电讯。

克路斯同他在巴尔的摩的维斯博士家里认识的一个女人结了婚。

---

① 马克思这篇论中英条约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编者注

② 卡·尤塔。——编者注

③ 哥·金克尔。——编者注

④ 约·金克尔,父姓莫克尔。——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先生将埃德加·鲍威尔介绍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58]。我会盯着他。

附带提一下:这个布罗纳将布林德举荐的那个骗子朗道夫安置在布拉德福德当教师。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写了关于布坎南的国情咨文的文章[361],评论了英国报纸对该咨文的批评。非常希望你能在星期五以前寄一篇文章来,论坎伯尔的新进军①或者其他什么题目。因为年底前必须把手稿②寄给敦克尔,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失去任何一点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关于英军在印度的新进军,恩格斯似乎没有写文章。——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28日于伦敦

新年好!

并请代问鲁普斯新年好。

塞尔维亚的情况[362]怎样?

祝好。

卡·马克思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霍奇斯上校,已断定他是帕麦斯顿的班迪亚。这也充分证

明帕姆参与了塞尔维亚事件[362]。

目前这段时间我又在为《论坛报》写经济方面的文章和关于普鲁士的文章，因此你可以随便选写其余的整个世界。此外，昨天我写了关于爱尔兰以及那里的阴谋和政府诡计的文章①。如果我要写上面两个题目以外的什么东西，一定告诉你。

请将鲁普斯的私人地址寄给我。

祝好。再一次祝你新年好，这一次才是时候。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爱尔兰的惶恐》。——编者注

1859年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把鲁普斯的地址寄给我。

如果你已写完关于塞尔维亚的文章，那我手头还有一个必须写的新题目——普鲁士后备军中的变化(拟定的)。[①] 今天的《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维也纳的通讯，详细叙述了塞尔维亚最近发生的动乱。[②]

埃德加·鲍威尔先生在谢尔策尔手下当编辑，他甚至承认"阶级对立"，并使之柏林化[③]；同时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在伦敦出版了《海尔曼》(恐怕不是凯鲁斯奇人，而是歌德笔下的蠢货)周报，他

① 恩格斯是否写过这两方面的文章，无法查明。——编者注

② 《塞尔维亚的革命》，署名"本报通讯员"。——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不会放过"金克尔的复活"而不加利用。[363]弗莱里格拉特，就他给我的几行短信来看，我觉得他已对自己所犯的过错①后悔了。如果你给他写信，就告诉他(但是，自然要十分客气，因为他埋怨你信中的口吻粗暴或者说鲁莽)：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对他同金克尔的同盟议论纷纷；同时还可以顺便谈谈黑克舍尔的趣闻，并引证一些材料。在这个时刻对我们重要的是，使弗莱里格拉特同这帮无赖彻底决裂。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现在辛辛那提编体操小报[364]。在那里"当选"为编辑。他在一封骄慢的公开信中说自己接受了委任给他的职务(这个职务很可能是克路斯为了摆脱他而给他安排的)，并且说：现在是他领导宣传工作的时候了，因为人民暂时不需要军事领导。

祝好。

你的　卡·马·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曾写信告诉他关于金克尔事件的一

---

① 参看本卷第436—437页。——编者注

些情况)、《海尔曼》周报的广告[365]、维利希先生的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希望在星期二以前收到你一篇文章(下星期五的文章由我自己来写)，这很重要；因为我想在星期三以前能把我的手稿①寄给敦克尔，而这一点只有我星期二的时间不被占用才能办到。

手稿大约可排12印张(3册)，尽管它的标题——别被吓倒了——是《资本一般》，但这几册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它们只有两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你可以看到，已经仔细加工(5月间我在你家里的时候[327])的那一部分还根本没有出来。这从两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如果事情顺利，那么第三章《资本》可以马上接着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出版。[366] 其次，已出版的那部分就其性质来说，可以防止这些狗东西对我的作品进行纯粹带偏见的攻击，并且它从整体上看非常严肃、科学，因此我迫使这些坏蛋今后也要十分严肃地看待我对资本的见解。此外我认为，撇开各种实际的考虑不谈，论货币的一章会引起专家们的兴趣。

你的关于波拿巴和意大利的文章①，我要稍加改动，因为星期二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文章②。在推动波拿巴的那些势力中间，你忘了谈俄国。帕姆到巴黎去不是徒劳无益的，俄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阴谋诡计也不是没有作用的，而俄国自巴黎和约签订以来向波拿巴的献媚也不是毫无目的的。[367] 如果俄国能够通过波拿巴迫使奥地利罢免布奥尔的大臣职务，而代之以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代理人，那么仅仅这一点就使俄国受益不浅了。

作为柏林通讯员，我答应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你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来写它。

卢格在美国报纸上狂热地为普鲁士亲王辩护。施拉姆③已获准返回普鲁士(对他的逮捕令已撤回)，并且不经审前羁押而重新受审。

你的　卡·马·

① 恩格斯《欧洲的金融恐慌》。——编者注
② 马克思《欧洲的战争前景》。——编者注
③ 鲁·施拉姆。——编者注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倒霉的手稿①写完了，但无法寄走，因为没钱支付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前寄点钱来(邮局在托登楠法院路的拐角上)。如果你能寄来2英镑，那就太好了，因为我把欠几个小商户的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时绝不能再拖了。你要知道，我是多么难受啊，恰好在现在，在你刚付清或正要付清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时，我又来拖累你。但这也是万不得已。看下星期——因为我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我想没人会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关系和谐融洽。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如果事情在柏林能办成，也许我能摆脱全部困境。的确也是时候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如果事情在柏林能办成，那么或许能同伦敦的一个出版商就英译本的事签订合同，这里的报酬和柏林完全不同。此外，这种事会使我们可敬的敌人非常恼火。这些坏蛋以为我们两人都是死人，尤其是现在，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在西蒂区到处说，小丑"埃德加·鲍威尔"先生把我们从"工人中间""排挤掉了"。这帮坏蛋正用自己出版的每一个字给自己签发死亡证，他们一定会惊讶于我们还保持着某种生活方式。

我迟疑不决的是：要不要提出"翻译权归作者所有"的问题(你一定知道普鲁士和英国之间的保护版权的协定[368])。我厌恶一切虚伪、虚荣和自负，因此不想提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从我的利益来讲，又想提出来，因为正是关于货币这个臭东西，在英国几乎每星期都出现拙劣的作品。阁下以为如何？请立即告知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星期一我必须作出决定了。

205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草稿］

1859年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可恶的小伙子本该昨天去邮局取汇款的，结果把时间闲逛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才收到22先令。麻烦你垫付了款项，非常感谢。

至于《最新莱茵报》[369]，已筹划过了，暂时这样，不必为此事着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370]，而且我们比其他人更有理由这样说。这个你可以通过近来被你称为《莱茵报》的施洗约翰的《海尔曼》（显然是印错了，应该是《哥特弗里德》①，否则这个名称毫无意义）看得最为清楚。我好久没有看到像假装高尚的从前的《小金虫》[371]的最新产品这样的垃圾了，它庸俗乏味，向各方阿谀奉承、摇尾乞怜，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拙劣不堪，在风格和内容上只考虑坎伯韦尔②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并迎合他们的口味。这个人甚至把他在1848年所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忘掉了，如今成了地道的资产阶级的话筒。既然你让我谈起这个现在到处兜售自己"悲痛"的乐观者③，那么不瞒你说，最近

① 暗指哥·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② 伦敦郊区，许多德国流亡者住在这里。——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457—458页。——编者注

许多庸人问我,你怎么会与金克尔先生结成这样一种友好同盟。你知道,虽然这一切是被夸大了,但是我还是有些难堪。当然,我把许多事情都归咎于金克尔及其党羽所采取的无耻的夸大手法,他们在所有的报纸上把同你的一般会晤宣扬成为反对我们的攻守同盟,我断然否认这个事实;谈到你同这个庸人的私人交往,我便用戏言来搪塞:比如,我说诗人们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说金克尔只有当他能够提起与你的来往时才会被大家看成是诗人等等。总之,我虽然是个蹩脚的外交家,但还是充分捍卫了党的立场。同时,最后还传出这样的事:当温和的哥特弗里德最近逗留这里时,那些庇护过他的犹太人中的一个,似乎说过如下一段话:"让金克尔这个恶棍再到曼彻斯特来试一试,他在伦敦勾引了一个规矩人家的姑娘,把她当做情妇,这就是他妻子为什么[……][①]"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2英镑已收到无误;手稿[②]已寄走;昨天为《论坛报》写了一篇经

① 信的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济评论①。

明天我再多写一些，还要告诉你一件十分有趣的事[372]。

你的　卡·马·

2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现在附上巴黎的一些流言蜚语。

昨天已就金克尔的事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②。是这个好人自己促使我去谈这个问题的。我曾因期票的事顺带同他谈了一些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竟使他兴奋得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在《海尔曼》之后无疑会再一次出现《最新莱茵报》"。[369]我简直不能理解，他怎么把这扯到金克尔的破烂小报上去了，除非他是要诱使我议论约翰·哥特弗里德③，我满足了他的愿望。我必须

①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③ 指哥·金克尔。恩格斯这里按他妻子的名字约翰娜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编者注

说，他企图把这家可恶的小报同我们连在一起的做法，使我非常生气。前天我曾两次写信给他，但写得太粗暴，我太气愤了，所以一直把信搁到昨天。我对他态度非常温和，而对哥特弗里德先生则极不客气：我告诉他，金克尔利用了他的诗人的名誉，不然金克尔本人靠他妻子乞讨骗取来的文学声望是靠不住的；《海尔曼》只是更加强了我一贯对这个思想贫乏、装模作样而又徒有其表的笨蛋所抱的蔑视态度，并且我还没有忘记这条"狗"在美国所干的反对你我但又胆怯而不敢承认的卑鄙勾当[373]。这封信长达3页；我已经说过，弗莱里格拉特不会抱怨我对他的态度，但他毕竟会间接地从字里行间领悟出许多东西。我倒很想知道，他要怎么办。

又有一个伍珀河谷的诗人、远亲①来访。这个人在伦敦时自然直接去看过弗莱里格拉特。弗莱里格拉特写信告诉我：他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回答说，他至少是一个结实、健康、既不虚荣又不做作的人，这些素质对当代德国诗人来说，可以弥补天赋上的相对不足。弗莱里格拉特对这个人说过，他的薪金是1 000英镑。

弗莱里格拉特竟在信中贩运《海尔曼》的私货，使我大为生气，不过他再也不会同我玩这种把戏了，你可以确信这一点。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上一篇给弗莱里格拉特写的弃置未用的信稿，供你一笑。

---

① 卡·济贝耳。——编者注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各种各样的干扰使我昨天未能写信给你。今天又是写文章的日子，所以只好等到明天了。但是附上"有趣的事"[372]。

今天我写的是有着天使般温柔的克洛蒂尔达[374]。希望你星期二以前寄一篇文章来。能不能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的棉花交易、工业前景等等问题的文章？我在星期二写的一篇经济文章①中故意没有涉及这个领域。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把你给他的信②转寄给我了。信写得好极了。

---

①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20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密尔沃基

1859年2月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魏维：

你1858年2月28日的来信寄到这里(至少寄到我手里)是5月底，而我回信是在1859年2月。原因很简单。春夏两季我一直害肝病，好不容易才能抽出点时间做些必要的工作。因此不可能写信，除非绝对必需。而后来的几个月，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让我代表我的全家以及恩格斯、鲁普斯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你和你的家眷致以衷心的问候。特别向你可爱的夫人致意。

恩格斯一直住在曼彻斯特。鲁普斯也在那里，他在教书，生活还过得去。弗莱里格拉特在伦敦，当瑞士动产信用公司分公司的经理。[256]德朗克在格拉斯哥当经纪人。伊曼特(不知你是否认识他)在邓迪当教员。我们亲爱的朋友维尔特不幸在海地去世①，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近两年来，我的情况不是好了，而是坏了。一方面，可尊敬的《论坛报》借口危机把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148]，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

① 格·维尔特1856年7月30日在古巴哈瓦那死于丛林热。——编者注

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另一方面,由于需要抽出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下面再详谈),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能获得极其可观的收入的建议[375]。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赚钱的机器。

克路斯先生去年5月曾经来过这里。当时我正好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327]克路斯拜访了我的妻子并答应改天再去,但是并没有去。他[离开了]①伦敦,再也没有露面。他还给我的妻子寄去一封潦草的信,由于"狼狈"而把信写得"笨拙无礼"。他也没有去曼彻斯特。后来我们听说,他同维利希先生混到了一起。这就是他莫名其妙地中断通信的原因。如果我们是有虚荣心的人,那么,听说维利希这样的傻瓜会在克路斯这样聪明的人的心目中也战胜了我们,一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相当大的惩罚。但是,这整个插曲是如此滑稽,以至消除了所有的不快。

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246]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言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会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10],他仍然试图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达成妥协。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而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不可计量。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向了敌人的阵营,会是什么状况。

你大概已经听说,由于金克尔夫人跳楼丧命,金克尔先生又成为名人了。这个"乐观者"——自莫克尔老太婆死后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痛快——决定立刻去兜售他的"悲痛"。弗莱里格拉特被哥特弗里德

---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表演的感伤场面所迷惑,写了一首悼念约翰娜的诗[357],现在他已经后悔了。因为,他确信,第一,哥特弗里德非常高兴,第二,这个人立刻利用这首诗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弗莱里格拉特和他联合了,而同我们决裂了。哥特弗里德决定立刻利用由他妻子的死而引起的"金克尔的复活",一星期后就开始在伦敦出版以《海尔曼》为名的周报。如果不是指雪恩奈希写诗讴歌和哥特舍德给戴上桂冠的那个海尔曼[363],那么名称就应当是《哥特弗里德》。要知道,第一,这个小报鼓吹同上帝和世界的和平①,第二,它纯粹是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中间为哥特弗里德先生做广告。还从来没有过比它更无聊的刊物,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10年的流亡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我们的民主派朋友的空虚。与此相比,《科隆日报》是机智勇敢的。

在金克尔利用他妻子的死一事中,最可笑的是,这个有心脏病的女人被气疯了,因为可爱的牧师勾引上一个姓赫茨的犹太女人,而对她十分"冷淡"。曼彻斯特的那些犹太女人发誓说,这就是已故的约翰娜·莫克尔跳楼的原因。无论如何,这说明,哥特弗里德不论在其他方面怎样愚蠢,但是在利用公众的轻信方面却不乏机智。关于这个骗子,就写到这里。

欧洲大陆上刮起的革命之风自然把所有的"大人物"[376]从冬眠中唤醒了。

与此信同时,还寄出了另一封信——给康普的第一封信。我拒绝(有组织的)联系。我认为,这些联系有损德国朋友的声誉。而在这里——自从那些被金克尔、维利希和其他骗子用来作为反对我的

① 文字游戏:哥特弗里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是"上帝"的意思,Friede是"和平"的意思。——编者注

工具的傻瓜们对我搞了一些卑鄙活动之后——,我自科隆案件[74]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书房。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争吵上面。

现在来谈谈主要的事情。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由弗兰茨·敦克尔(贝塞尔出版社)在柏林分册出版(第一分册过8—10天即可出版)。多亏拉萨尔的异常的热心和雄辩的口才,才说服了敦克尔同意这样做。但是敦克尔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合同的最后签订要取决于第一分册的销路。

我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个分册①: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第一分册:资本,共分四篇。

第一篇:资本一般,共分三章:一、商品;二、货币或简单流通;三、资本。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约有十个印张,构成最先出版的一个分册的内容。至于第三章《资本》,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366]我这样做的政治动机,你是了解的。

目前要出版的一个分册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商品。

(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威廉·配第(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人);布阿吉尔贝尔(路易十四时代);本·富兰克林(第一部青年时代的著作,1729年)②;重农学派[7];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

---

① 参看本卷第327页。——编者注

② 指本·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9页。——编者注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1)价值尺度。

(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17世纪末——洛克和朗兹,贝克莱主教(1750年)[①];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卡斯尔雷勋爵;托马斯·阿特伍德;约翰·格雷;蒲鲁东派)。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b)货币的流通。

(c)铸币。价值符号。

(3)货币。

(a)货币贮藏。

(b)支付手段。

(c)世界货币(money of the world)。

(4)贵金属。

(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货币主义;《旁观者》[②],孟德斯鸠,大卫·休谟;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亚·斯密,让·巴·萨伊;金条委员会[③],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奥弗斯顿勋爵及其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约翰·富拉顿)〕。

---

① 指乔·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指《征服与人口》,载于1711年10月19日《旁观者》,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页。——编者注

③ 关于金条委员会的报告(1810年),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5页。——编者注

同时,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对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弟兄"①。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你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

我希望为我们的党赢得科学上的胜利。但是党本身现在应当表明,它是否有那么多的成员来购买足够数量的书以消除出版商的"内心的顾虑"。第一分册的销路决定着整个事情的以后的命运。只有等我签订了最后的合同,事情才算都办妥了。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21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手稿② 1月26日从这里寄出,1月31日这里已经收到柏林方面

---

① 见《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6节。——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的回执：手稿已寄到。包裹公司是从它的代办所那里接到这个回执的。另一方面，你1月31日的来信却说没有收到手稿。可见，普鲁士政府——可能是朋友施梯伯——至少把手稿翻查①了3天。据我所知，按照法律，他们只能搜查包裹里有没有布鲁塞尔的花边，其余一切则与他们无关。[377]谁能担保哪一个小官吏不会为了寻开心而抽出一两页来作点烟用的纸捻？

我想，普鲁士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至于错误地对待我的手稿。否则，我就在伦敦报界(《泰晤士报》等等)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明后天我将给你写一封真正的信。目前这封只是业务便笺，要赶邮班。

顺便说一下，你的来信令我特别高兴。

我妻子衷心问候你。她认为，她亲爱的哥哥辞职[378]后，至少往柏林寄手稿会是安全的。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可能马上就能完成第一分册的英文版。敦克尔必须在扉页上注明："翻译权归作者所有"。②

① 文字游戏：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与durchstöbern(翻查)这个词中stöbern的发音相近。——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50、472页。——编者注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立宪主义者报》的情况极妙，因为据《泰晤士报》讲，作者就是布斯特拉巴先生本人。[379]

今天收到拉萨尔来信(以后再寄给你)，说手稿①还没有寄到。现在要注意：手稿是星期二(25日)寄出的。1月30日我就接到这里包裹公司的回执：手稿已寄到柏林了。拉萨尔写信的日期是1月31日。可见政府把我的手稿至少扣留了三四天(如果敦克尔是在拉萨尔的信寄出之后收到手稿的话)。大概施梯伯先生翻查②了手稿，或者是冯·帕托先生企图迅速涉猎一些经济学知识。已立即写信给拉萨尔③。你那里的庸人们也截取了你替我写的东西④(星期二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与durchstöbern(翻查)这个词中stöbern的发音相近。——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④ 恩格斯《法国军队》。——编者注

的)。文章没有寄到。我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后来仓促地另写了一篇。

祝好。

你的 卡·马·

2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尚未收到敦克尔先生的收件回执，我还不能肯定，手稿①是否已经脱离当局之手。你从信中附上的收据可以看出，它是在1月26日由伦敦寄出的。

关于战争问题：这里普遍认为，战争在意大利是不可避免的[380]。毫无疑问：艾曼努埃尔先生②真心想打，而波拿巴先生也曾真心想打。左右后者的因素是：(1)对意大利的匕首的恐惧。自从奥尔西尼死后，他就不断暗地里对烧炭党人耍花招，"克洛蒂尔达"的丈夫普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隆-普隆①则充当中间人。[381]（2）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在“和平时期”再继续供养法国军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伦巴第是块肥肉。此外，战争一爆发，也就又有可能发行“战时公债”了。其他任何公债是“不可能”发行的。（3）近两年来，波拿巴在法国各政党中已日益失去威信，他的外交活动也同样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事来挽回他的声望。甚至在农村，也由于粮价极其低廉而怨声载道，波拿巴先生企图通过他的关于粮食储备的法令[354]来人为地提高小麦价格，但是徒劳无功。（4）俄国推动了土伊勒里宫的暴发户。借助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以及匈牙利南部、北部、东部和伊利里亚等地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借助于在意大利的一次战争，俄国就几乎肯定能摧毁奥地利还在不断对它进行的反抗。（俄国惊恐地面临着一次国内土地革命，[326]而对外战争，撇开一切外交目的不谈，单就转移视线这一点来说，也许会受到政府的欢迎。）（5）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②的儿子普隆-普隆先生及其党羽（以日拉丹为首的一帮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的形形色色的冒牌革命家）竭尽全力要使事情有个结果。（6）在意大利进行的对奥战争将是唯一英国在其中保持中立的战争，至少在最初阶段，因为它不能直接出面拥护教皇③等人和反对所谓的自由。但是，假如普鲁士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想进行干预的话（我相信不会这样），俄国会遏制它。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先生无疑对一场真正重大的战争害怕得要命。（1）这个人总是疑虑重重，并且像所有赌徒一样，毫不果断。

① 拿破仑亲王。——编者注
② 日·波拿巴。——编者注
③ 庇护九世。——编者注

他经常爬到鲁比肯河边，[382]然而总是得靠站在他背后的人把他推下去。在布洛涅、斯特拉斯堡附近、在1851年12月，他总是最后被迫认真地执行他的计划。[44](2)在法国，人们对他的计划采取极端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件令人振奋的事。群众显得无所谓。而金融巨头、工业家、商人、僧侣的党派，以及高级将领(例如佩利西埃和康罗贝尔)则直接而严肃地提出反对。事实上，军事前景并不光明。即使把《立宪主义者报》上的吹嘘当真，情况也还是如此。[379]如果法国总共能凑足70万人，那么其中适合服兵役的最多不过58万人。这些人当中还要减去驻阿尔及尔的5万人，宪兵等等49 000人，防守法国的城市(巴黎等地)和要塞的10万人(最低限度)，驻扎在靠近瑞士、德国、比利时的边界上的监视军至少181 000人。剩下的只有20万人，即使把皮埃蒙特的那一点点军队加进去，相对于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设有坚固阵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也绝不能算是优势力量。

无论如何，如果波拿巴先生现在退却，他就会在法国士兵中彻底垮台；而这可能促使他最终向前挺进。

你似乎认为匈牙利会在这样一种战争中起义。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奥地利当然会在加利西亚一匈牙利边界组建一支监视军去对付俄国，而这同时也将遏制匈牙利。匈牙利各团(只要它们不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分布在它们的敌人，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当中)，将会被派驻德意志人居住的省份。

战争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最终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最初它将在法国维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

不管怎样,对这里的流亡者不要抱任何希望。马志尼至少还算是一个狂热的信徒,除他之外,其余的人全都是十足的骗子,他们的全部野心就是榨取英国人的钱。科苏特先生彻底堕落成一个巡回讲演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散布同一套谬论,把它反复兜售给一批批新的听众。

这里的所有狗东西都已经变得非常保守,实际上应当得到赦免。例如,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在这里出版名叫《海尔曼》的周报,就连《科隆日报》同它相比,都算得上是勇敢机智的报纸。〔据说,这个可爱的善于做戏的牧师因向犹太美女献殷勤使他妻子跳楼丧命。仁慈的弗莱里格拉特被悲痛的场面所感动,写了一首悼念已故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诗[357],但是过了几天,他明白了,悲痛只是装出来的,哥特弗里德先生从来没有感到像他妻子死后这样自由自在。〕这个家伙鼓吹柔弱的、献媚的和软绵绵的"乐观主义"。这家报纸应当叫《哥特弗里德》。至于我,我宁愿在"曼托伊费尔"①的束缚下写东西,也不愿意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的束缚下写东西。而对金克尔先生来说,这种束缚倒更觉甜蜜和轻松,因为从性格和观点来说,他同这些庸人毫无区别。"莱瓦尔德"(又叫"施塔尔")关于已故的莫克尔夫人的废话使后者在这里更加名声扫地。[359]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文字游戏:哥特弗里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上帝,Friede—和平);曼托伊费尔(Manteufel)是普鲁士反动大臣的姓(Mann—人,Teufel—鬼)。——编者注

如果你能在布雷斯劳[①]打听到一个叫(所谓)冯·保拉-克雷谢尔的女人(她过去住在那里,现在住在此地)的底细并尽快告诉我就好了,这对我非常重要。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将手稿[②]寄往柏林,到今天已经两星期了;从那时起我给拉萨尔写过两封信[③],但直至此刻还没有得到收件回执。而我要等到这份收件回执来了之后才能寄序言。你了解,当什么事都这样不顺利时,人是会失去耐心的。我真是烦透了。

附上拉萨尔的信。看后请寄还。

今天我就波拿巴的卑鄙演说及其小册子写了篇评论文章[383]。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斐·拉萨尔来自布雷斯劳。——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61—462、464—468页。——编者注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终于接到敦克尔的来信。他在2月1日才收到手稿①。本星期手稿还不付排，因为拉萨尔的一部著作即将印完，究竟是哪一部，我不知道。②

附上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的信。从信上你可看到，可怜的埃卡留斯患上了肺结核。这是我在伦敦所遇到的最悲惨的事情。

已痊愈出院的皮佩尔又从博格诺回到了德国人医院。这次对他采取饥饿疗法，他活该如此！

附上的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早就想要寄给你的；我终于给他们回信了。[332]

德朗克在波恩，他的一个兄弟在那里快死了。他得到弗洛特韦尔的许可，在波恩参加了他的大学生联合会的舞会。[384]矮子③给丁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指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③ 恩·德朗克。——编者注

盖尔施泰特(富尔达人)写了信,想请他帮忙上演自己写的一个剧本。此外,矮子还给普鲁茨的《博物馆》①杂志写《格拉斯哥来信》。所有这些都是从庸人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来的。

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在我这儿(我因嗓子不适而待在家里),还告诉我,哥特弗里德,或者说海尔曼②,在女人面前举止很可笑(这个小丑自以为现在他只要丢下手帕就有人追过来),因此大家都讨厌他。弗莱里格拉特终于搞清楚了,哥特弗里德在莫克尔死后感到异常"自由自在",最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得知,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夫妇还在安葬日之前就发觉了海尔曼兄弟的"无动于衷"。

据柏林的《国民报》说,《海尔曼》获得普鲁士政府的许可通过邮局销售;正如哥特弗里德所说,《海尔曼》应当弥补他因妻子的死所造成的金钱上的"损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丹尼尔斯夫人也许会成为毕尔格尔斯夫人。她写信给琳娜③说,"毕尔格尔斯更果断、更自信了"。她为了证明这种"自信"写道:"我们很欣赏弗莱里格拉特为纪念金克尔夫人而创作的诗[357],这首诗被'阴险的'《科隆日报》丑化了。"

施特芬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向他要我们的地址,因为他把我们的地址遗失了。施特芬的地址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哈里逊广场,威·施特芬收。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德国博物馆》。——编者注

② 暗指哥·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③ 卡·舍勒尔。——编者注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2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埃卡留斯的遭遇十分令人震惊。他写给你的是一封多么充满英雄气概的信！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竟要如此悲惨地死去。在这个苦闷的和平时期，我们的优秀人物接连去世，而后起之辈则极为匮乏。

现将拉萨尔的信寄回。我很高兴手稿[①]已寄到。

弗莱里格拉特对我关于金克尔的那封信[②]说了些什么？他给我来信说："不错，不错"，而他却向你作了答复。所以你还应当把他的答复告诉我。

我现在要回家，在第二次邮班之前要写完关于奥德联军的文章[③]。

你的　弗·恩·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兵力》。——编者注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2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忘了写信告诉你：可以在你的书上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①]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某个蠢驴或奸诈之徒糟蹋你的书。况且，这是人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履行的一种纯法律手续。

国务活动家布林德在电报局有个朋友，时常给地方报纸电传各种奇闻。关于此事，以后详谈。

你的　弗·恩·

① 参看本卷第450页。——编者注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

(1)我妹夫(开普敦人)①的信，你从信里会知道，这个家伙明天要来伦敦。我身无分文(为了给埃卡留斯一些接济，我在星期六已经把妻子最后一件"闲置的"衣服当了)，但要款待一下妹夫(因为他要去特里尔，对于我同母亲的商谈会有影响)，我又不得不求你至少给我邮汇1英镑来。幸亏我患了所谓"流行性腮腺炎"，因此在家里招待他就行了，作为病人，可以不用陪他闲逛。

(2)埃卡留斯的信。我对他(他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说过，他如果需要酒，尽可告诉我。因此，你务必寄两瓶波尔图酒给他。

(3)《自由新闻》的两张剪报(其中一张是从《纽约先驱报》转载来的，所以尤其重要)将使你了解中国战争和帕麦斯顿先生的政策。[385]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我去他那儿的那天他恰巧收到你的信②。

---

① 卡·尤塔。——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他把信给我看了。他辩解说，如果说他的诗[357]没有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那是因为他是"诗人"。其次，关于《海尔曼》，他在给你的信里只是"开个玩笑"而已①。最后，他作了这些蹩脚的解释之后说，他要写信告诉你，他已经同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不过，你的信使他非常"欣喜"。我对他说，你的信"写得很好"，他自然笑我在这种场合首先注意"形式"。事实上，弗莱里格拉特觉察到，金克尔利用了他，甚至利用了他以后还对他有些蛮横无礼。(例如，弗莱里格拉特感到很不痛快的是，在《海尔曼》的新书广告中用大字印着：《哥特弗里德和约翰娜·金克尔文集》，而在这个标题之下用小字印着：《斐·弗莱里格拉特诗集》；这样一来，斐·弗莱里格拉特诗集就成了哥特弗里德和约翰娜文集的附加部分。这伤害了我们这个庸人的自尊。)另一方面，弗莱里格拉特又很感激金克尔，因为，似乎完全出乎意料，金克尔帮他重新在政治上出头露面，顺便说一下，如果我没有弄错，这让他博得了德国庸人们的喝采，据说甚至得到了他们的礼物。注意。丹尼尔斯夫人写信给琳娜②(答复后者关于金克尔事件所讲的某些笑话)说："我们(即她和沉静的亨利希③)欣赏并陶醉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诗"，而这个"更自信、更果断"的想入非非的亨利希，甚至发觉"阴险的"《科隆日报》删掉了弗莱里格拉特诗中那些只存在于亨利希超尘出俗的幻想中的"最精彩的诗句"。

布林德的情况怎样？

顺便说一下。你和鲁普斯是否在报上(大约在4—6个星期以

---

① 参看本卷第453页。——编者注

② 卡·舍勒尔。——编者注

③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前)看到了班迪亚夫人在巴黎因卖淫被监禁6个月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又把鲁普斯的地址丢了。是不是格林码头邦德里街59号?我按照这个地址至少给他寄过一封信。

沙佩尔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现在正在研究颅相学的老傻瓜发现,这个生下7天的婴儿具有多血质的、易怒的气质。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妹夫[①]星期四去曼彻斯特,大概星期五会拜访你。不过你一定要把确切地址寄给我。另外,和尤塔更多接近后我发现,他的身体很不[健康][②]。他患有很严重的肝病,因此[必须][②]去卡尔斯巴德[③]。我希望龚佩尔特给他检查一下,可采取点措施缓解疼痛,因为他现在肝痛得

① 卡·尤塔。——编注者

②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捷克称做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很厉害。不过,如果他的病情严重,那就让龚佩尔特不要告诉他实情。

明天我要写评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文章,同时非常希望收到你的文章,[386]因为我现在正在整理《资本》[366]。

你的　卡·马·

注意。我已写信给德纳,看他能否给我找一个美国人出版《政治经济学》①的英文版。这样,如果事情合算,我就要去曼彻斯特待几星期,和你一起把书译成英文。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持信人是我的妹夫尤塔,特此介绍。

你的　卡·马克思

埃卡留斯星期六已收到葡萄酒,并且认为现在已经感觉到这种酒的疗效。也许葡萄酒能帮助他渡过难关。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22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2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随函寄上《序言》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2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我把序言给敦克尔寄去了。② 请费心帮一下忙，手稿一付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印,就把稿酬寄给我。这一点要不是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成为紧迫的问题,我自然不会写信同你谈起的。

望你不久能来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情况",尽管你对此不愿直言,或者至少谈一些有关的小道消息,这对评价这些情况意义重大。

祝好。

你的　卡·马·

22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又是我①。

恩格斯打算先匿名发表一本名叫《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387]

主要内容:从军事上,即从军事科学上证明:用以论证奥地利人必须占领明乔河一线以保卫德国的一切理由,完全适于论证法国必须以莱茵河为疆界以保卫自己;其次,虽然明乔河一线对奥地利有切

① 原文为"Iterum Crispinus",直译是: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又是这个东西。这里指马克思自己。——编者注

身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作为统一大国的德国却无关紧要,只要不是整个瑞士都归属于法国,意大利在军事上就始终受制于德国。小册子主要是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战略家们的,而总的说来,自然是充满了反对波拿巴先生的民族精神。

我以我的全部"判断力批判"①担保,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几乎不需要什么费用,因为只有几个印张,在目前出版它对出版商来说简直就是(真正的)投机生意。

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役[388]以后,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写的军事文章非常令人信服。

但是出版商必须为作者保守秘密,直到作者本人揭开这个秘密为止。你可以相信,人们将会怀疑作者是普鲁士的大军事作家。

现在小册子的出版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写的是当前的问题。因此必须赶快进行。你认为敦克尔肯干吗?这一定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写的是纯科学问题,人们绝不可能知道,庸人是否会感兴趣并购买,但是,写的是这种当前的问题,那就几乎是十分肯定的了。

如果敦克尔肯干,那么恩格斯授权你以他的名义根据你认为合适的条件签订一项合同。如果他不肯干,那是否可能有别的出路?我在汉堡认识一个出版商②,他可能愿意干。但是,因为这个人始终是《新莱茵报》的私敌——他曾直截了当地向我的朋友海涅承认过这一点——,所以,他哪怕从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那里收到一行字,都会令我非常不快。另外,他对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和不可替代的朋友维尔特的态度极端无礼。

---

① 暗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本书1790年在柏林和利包出版。——编者注

② 尤·康培。——编者注

请尽快回信，请不要为我占去你这么多时间和常常求你帮忙而生我的气。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党的共同利益。

你的　卡·马·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波河与莱茵河》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应当马上写成著作。[387]你应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今天我已经给拉萨尔写了信，相信这个小犹太布劳恩会把事情办妥。

小册子(有多少印张？请立即答复)应当先匿名出版，这样读者会以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出第二版时——这东西如能及时出版，这是不成问题的——，你可以在六行来字的序言中说出自己的姓名。[389]这将是我们党的一个胜利。我在《序言》①中已经向你表示了一些敬意；如果你接着马上亲自出场，那就更好了。

民主派的狗东西和自由派的无赖将会看到，我们是在可恶的和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平时期唯一没有变成糊涂虫的一批人。

你将继续收到各号《论坛报》。直到现在，军事文章一篇都还没有登。你很久以前写的第一篇，德纳先生一直没有登，但是现在大概要登了。他们对我也一贯如此。这些蠢驴往往过3个月后才发现我们早已向他们预言过这些事，那时他们才登出有关的文章。

我妹夫①的地址是对的。只是他忘了加上西蒂区(靠近邮政总局)。但我想现在他本人已到曼彻斯特并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2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时间紧迫，今晚再写一封信给你。我确信，在我给拉萨尔去信②后，敦克尔会接受小册子的[387]。的确，我的手稿③寄到后，小犹

---

① 卡·尤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8—480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太布劳恩①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而这已经过去4个多星期。一方面，他一直忙于出版自己的一部不朽的"激动人心的"著作[390]（不过，小犹太的东西，甚至他的《赫拉克利特》②，虽然写得很拙劣，也还是胜过民主派可以吹嘘的任何一部作品），然后，他也许要对拙作进行最后的校对。其次，我的货币分析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打得他大概有点晕头转向。于是，他给《赫拉克利特》写了下面这样一个附注，虽然这个附注极长（但是你也应当看看它），我还是逐字逐句转抄给你：

"如果我们在上面说，赫拉克利特在那个残篇中指出了货币的真正的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和职能（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变万物，万物变火，正如金换物，物换金一样"），这并非表明我们由此要把他本人当做国民经济学家，因而更不是想要断言，他似乎从这个残篇中得出了什么进一步的结论。但是，虽然这门科学当时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而也不是赫拉克利特的思维对象，下面的看法无论如何还是对的：正因为赫拉克利特从来不遵循反思的规定，而只是遵循思辨概念，所以他在这个残篇中确实深刻地、而且比现代许多经济学家更为正确地认识了货币的本质。考察一下这一领域中的新发现是怎样从上述思想的单纯的结论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像最初看来那样与论题无关的。（注意：拉萨尔对这些发现一无所知。）

如果赫拉克利特把货币看做同一切参加交换的实际产品相对立的交换手段，并且认为这种职能才是它的真正的存在（我把拉萨尔原来加的着重号加上），那就是说，货币本身甚至不是具有独立物质价值的产品，也不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商品（萨伊学派（所谓存在着萨伊学派，这真是美妙的大陆幻想）直到现在还固执地把金属货币看做是商品），而只是流通着的实际产品的观念上的代

① 斐·拉萨尔。——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马克思下面的引文见该著作第1卷第224—225页附注3。——编者注

表,是它们的价值符号,这种符号只是把它们表示出来。而这些东西仅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残篇中得出的结果,一部分则是赫拉克利特自己隐含其中的思想。

如果全部货币只是全部实际流通着的产品的观念的统一体,或价值的表现,它只有在同时构成它的对立物的这些产品中才获得它的真正的存在,那么从这种思想的单纯的结论中可以得出结论(多么美妙的文笔:"从单纯的结论中可以得出结论"!):一国的价值总和,或财富,只能靠增加实际的产品而增加,绝不能靠增加货币而增加,因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和价值的任何要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财富和价值,而在这以前看到的是价值总和,或财富),它作为抽象的统一体,始终只是表现包含在产品("又是个美妙的地方"[391])中并且只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实在的价值。因此产生贸易差额制度的错误(这可以和卢格媲美)。其次,可以得出结论:全部货币总是同全部流通着的产品价值相等,因为货币只把它们联合成为观念的价值统一体,从而只表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现有的货币额的增减绝不影响货币总额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始终同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总和相等;严格地说,全部货币的价值绝不能同全部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相比较,因为在进行这种比较时,货币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就会被人看成是两种各自独立的价值,而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价值,它具体地实现在物质的产品中并表现在作为抽象的价值统一体的货币中,或者更正确些说,价值本身无非是从现实的东西里抽象出来的统一体——价值并不作为价值存在于现实的东西里;而货币是价值的特别表现。因此,全部货币的价值不是简单地同全部产品的价值相等,正确些说,全部货币只是(这个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全部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由此得出结论:在铸币数量增加时,由于价值总额不变,单个铸币的价值总是下降的,而在铸币数量减少时,单个铸币的价值又必定上升。其次,可以得出结论:因为货币只是价值的非实在的思维的抽象,同实际产品和物质相对立,所以货币本身不需要含有任何内在的实在性,就是说,不需要由任何有实际价值的物质构成,而可能有与纸币同样的功能,而且恰好在这种情况下才最符合货币的概念。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只是从李嘉图的研究以来才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出而且还远没有得到公认的结论,从赫拉克利特所认识的思辨概念的单纯的结论中已经得出。"

我对这种学究式的智慧自然根本没有关注,但是对李嘉图却由于他的货币理论而给予了严厉的斥责,顺便说明,这个货币理论的创

始人并不是他,而是休谟和孟德斯鸠。于是,拉萨尔可能觉得这种斥责是针对他本人的。其实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自己在驳斥蒲鲁东的著作①中就采用过李嘉图的理论。但是小犹太布劳恩曾给我写过一封极可笑的信,说他"对我的著作很快就要出版感兴趣,虽然他本人正在着手撰写一部大部头的国民经济学著作[261]",为此他"打算花上两年工夫"。但是如果我抢在他前头"搞出太多新东西,那么他可能要放弃整个这项工作"。好吧!我回信说,用不着害怕竞争,因为在这门"新的"科学中足以容纳他和我,再加上一大批其他人。② 他现在从我对货币问题的论述中应当看出,要么是我对此完全无知——而这样一来,连同我在内,整个货币理论史都有罪过——,要么他自己是头蠢驴,自以为能够用几句诸如"抽象的统一体"这类抽象的套话对经验事物作出评价,其实若想能够对这些经验事物发表见解,就必须进行研究,而且是长期的钻研。因此目前他可能打心眼里不太喜欢我。但是——这一点我想特别加以强调——首先,拉萨尔的确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其次,他是地道的"智者埃夫拉伊姆"[330],他会不惜任何代价同我们站在一起,由于他同杜塞尔多夫人的争吵,他就更有必要这样做。③ 同时他在柏林的逗留已使他确信,像他这样能干的人物对资产阶级政党也无能为力。[392]

因此,无论他搞出什么"激动人心的"花样,无论他怎样用最冗长的评论来惩罚赫拉克利特这个文笔最简洁的哲学家,只要巧妙地对付他,这个人是完全可以属于我们的。根据同样的理由,我确信,他在必要时会迫使敦克尔接受你的小册子。另外,我把给他的信写得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7—29、33页。——编者注

他完全可以拿给敦克尔看。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敦克尔的,而不是给拉萨尔的,虽然这一点埃夫拉伊姆(尽管他智慧过人)未必能觉察出来。

因此,我认为敦克尔接受小册子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你要立刻着手写这本小册子,因为这和报纸文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根据同样的理由,为了能立即产生影响,我认为你一定不要超过四五个印张(如果这样的篇幅是必要的话)。所以,在这本小册子完成以前,我认为你应当完全中断给《论坛报》写稿(除非在你的小册子写完以前发生什么战事,而这是不太可能的)。最好你佯称突然患病,不去商行,好把这东西一口气写完。

吾爱老恩格斯,吾爱欧门(哥特弗里德!),而吾尤爱知识[①],

> "啊,当知识没有用处的时候,知识是多么可怕!"[②]

你的老头儿[③]也许会像铁列西阿斯对奥狄浦斯王那样对你说上面这句话,但是你应当回答他说,

> "料事如瞎子,见钱就眼开"。[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这里套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编者注

② 见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第324—325、396—397行。——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393]中可以看出，我很了解自己的人，并懂得如何对待他们。

现就这封信谈如下几点意见：

(1)你确实应当听从我的劝告，完全丢开商行几天。我当然向他说，我已经看到你的手稿①。早两天或迟两天写完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只是晚上写，那你是不能及时完成的。

(2)以你的地位来说，你不能同意菲薄的稿酬，即使只是为了名誉，也应当选择纯利润的半数。

(3)我认为，拉萨尔提出让你把标题(也就是说，手稿上就不必写标题)、序言(我是不主张写的)和目录寄给他本人(柏林波茨坦街131号斐·拉萨尔)是个好主意。因为邮局要拆包裹，而标题是不应当让政府知道的，否则它会获悉全部秘密。

我将像寄我自己的手稿②那样(用保险的办法)从这里把手稿寄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给柳·阿辛小姐转交敦克尔。不过,寄件人我写的是普芬德。

(4)你确实可以在小册子里加上一些民族的和反波拿巴的东西,但要写得小心谨慎、得体有度。你尽可以使小册子具有上述色彩,因为你的小册子的倾向,比起1848年国民议会(拉多维茨—明乔)[394],对马志尼来说实际上是个大胜利。这样,你第一次使德国人可以问心无愧地关心意大利的解放。

好吧,再见,老朋友。

你的 卡·马·

哥特弗里德先生在他的最近一期《哥特弗里德》上把祖泽—济贝特当做模范商人大肆奉承并向写过一本拙劣的美国书目的卑鄙书商特吕布纳大献殷勤。[395]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①

2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3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小犹太布劳恩②很会办事,我同意纯利润的半数[393]。工作进展

① 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9卷第641行。——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编者注

得相当快;像我寄给你的为《论坛报》写文章用的那种双面长稿纸已经写了9张;再写两三张,波河即可结束,然后就写莱茵河,而这不会如此长了。全部加在一起恐怕不到3个印张。今晚、星期六和星期日必须完成主要部分;如果一切顺利,到星期三就可以把这些稿子寄给你。但是必须提防,整个官方军事著作界都会反对我,如果他们能找到我一点岔子,当然是不会放过的。因此,宁可写得短些,不可太长;援引历史的例证可以简略一些。总的说来,如果手稿能在下星期末寄到柏林,那时间很充裕,好在战争[380]还没有打起来。所以在时间问题上尽可放心。我现在不可能几天不去货栈。这既没有必要,也无济于事。耽误时间的是望着地图冥思苦想,这种事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不然脑子就不好使。

还缺序言,就不写了。

你的 弗·恩·

2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莱茵兰德尔

伦 敦

1859年3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您来时我不在家。我本应前些天去看望您,可是我的好

望角的妹夫①来了。

如果您后天(3月6日星期日)到我们这里来吃饭(1点钟),那将不胜感激。这样我们就有最好的机会一起畅聊一番。

致友好的问候。

卡尔·马克思

2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小册子[387]已收到。按照一般小册子的印法,大概有4个印张,也许更多一些。我已读了一遍,太棒了,就连政治问题也阐述得非常出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册子必将大受欢迎。

我仅仅只删去了关于罗伊斯-施莱茨的一小句话;不是在谈这个国家"自然疆界"的地方②,而是在开头的地方,这句话在这里是不必要的重复,并且削弱了效果。

建议删去《军事研究》这个副标题,因为它也只会削弱效果。

① 卡·尤塔。——编者注

② 见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四》。——编者注

如果你明天给拉萨尔先生写信，请你以你的名义说一说我自己不便说的话。事情是这样：星期一(3月7日)从柏林寄来一些东西。你猜是什么？是第一印张的校样①，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寄来第二印张。可见，他们不顾敦克尔先生那封信里明确的允诺而把我的手稿搁置了6个星期，而现在看来一个星期将付排1印张。你的手稿寄到后，可能又将中断，因此这事还会拖上好几个月。我认为这很糟糕，你可以以你的名义向拉萨尔稍微谈一谈这个情况。莫非这些家伙是想把我的著作拖到战争[380]爆发之际，使它彻底泡汤，而敦克尔先生便有口实拒绝付排后面的部分？

此外，这样的拖延，使我本来就很困苦的处境更不堪忍受了，因为我还一直指望着这笔钱。弗莱里格拉特(他正在想方设法为自己恢复名誉②)这一次表现不错，竭力在伦敦这里为我搞期票。但这事没成功。

关于《论坛报》。该报已经6个星期没有登过你我一篇文章。总统竞选活动业已开始。我根据经验认为，不登文章是他们目前采取的一种手段，为的是可以告诉我，他们暂时每星期只需要一篇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深信战争必定发生。外交插曲之所以需要，一来是由于德国的喧嚷，二来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嚣，最后是由于英国议会，也还可能是为了使俄国在此期间逼迫奥地利作出种种让步。俄国人已

---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36—437、446页。——编者注

经达到了一个主要目的。当1846年奥地利的财政第一次没有赤字的时候,俄国通过克拉科夫事件[396]使奥地利又陷入极度的财政困难之中。当1858年奥地利人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整顿了自己的财政并宣布银行恢复现金结算时,波拿巴立即被推上舞台,于是奥地利的财政又陷入和1848年同样的境地。英国议会解散,在这期间英国政府换班,然后是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397],这也是俄国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几着棋。[398]

22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1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感谢您在同敦克尔交涉中帮了大忙。您的帮助卓有成效,使我近10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又出现在德国读者面前。上星期三我已把手稿寄给马克思,星期四他可能寄出。标题很简单:《波河与莱茵河》,柏林,出版社等等。马克思和我都认为,由于小册子的专业性,最好先匿名出版,因为非军人作者的名字对军事著作最初只会带来损害。如果小册子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获得成功,那再说出名字来也不算迟。不需要目录,各章只标上数字。我也没有写什么序言。

马克思估计有4个印张,我表示怀疑,不过这当然取决于印刷情况。

至于条件,我同意拿纯利润的半数;同时当然要规定通常的赠书册数,其中自然有一本要先留给您。这些书可以通过书商转寄到这里,但是我很希望立刻给我邮寄一本(或样本)来。也许我会用英文发表这个东西。译成法文,内容不太合适,而且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不过,看看再说。

马克思的手稿①的付排工作进行得怎样?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印出了1个印张,而稿件在柏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认为太慢了。在莱比锡博览会[399]以前,至少应当印出一两本,时间很紧迫。

马克思虽然多次答应,但是始终没有把您的《赫拉克利特》②寄给我;我很想读一读,虽然我对希腊语和思辨概念已经相当生疏了。我还想读一读您的剧本[167],我已看到它的广告。尽管您多才多艺,但是我没料想到您会搞这一行。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主要是在研究军事问题,有时沉迷于我的老爱好——比较语文学。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都从事高尚的商业,那对语文学这样内容浩繁的学科,他不可能超出纯粹的业余水准,如果说我曾经有过研究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大胆想法[400],那么我现在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特别是在米克洛希奇以如此辉煌的成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③。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弗·米克洛希奇《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第1卷1852年维也纳版,第3卷1856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最后，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5英镑已收到。谢谢。

昨天收到第二印张的校样①。如果照这样下去，需要3个月。大概只有一个排字工人在干这活，不可能再多了。

我不知道星期五应当写点什么？你能不能写点东西，也许能写篇关于阿姆斯特朗火炮的文章？

听说，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写了一本支持俄国和法国、反对奥地利和英国的"时事问题"小册子。他现在是曼托伊费尔的同盟者，最近已经在《时代》②上撰文支持曼托伊费尔。

寄上小丑埃德加·鲍威尔的这张报纸。这个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的人，同他的小报都快完蛋了。第一篇文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② 《新时代》(伦敦)。——编者注

章《争论》,是直接攻击我的。说什么我应当默默无闻地支持埃德加先生并摆脱我的"好鸣不平"和"多疑"的孤立状态。这个小丑成了地道的道德说教者。他不敢攻击《海尔曼》,因为他怕这些家伙揭他的"老底"。

金克尔的报纸①经营得很不错。他自己现在出于谨慎根本不写东西。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尤赫②的博士,另一部分来自葡萄牙籍犹太人卡斯特洛(葡萄牙的一家老银号),他是被伟大的盖尔斯滕贝格拉进来的。

23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最新著作[167]和所附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寄到。托书商转寄,这同你经彼得堡、堪察加和北美把书寄给我差不多。

---

① 《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② 恩·海·尤赫。——编者注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请在我最近寄给你的手稿①上印上"翻译权归作者所有"[368]。不然,这里的一些德国小丑会糟蹋这本书。

由于某些情况,我现在手头很拮据,今天没有机会详谈(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我还正口授一篇英国通讯稿②)。你能不能在柏林替我做一笔期限为几个星期的票据交易,你之后可以从敦克尔那里拿到稿酬来支付。

昨天一个从巴黎来的人来看我,我很重视这个人的看法。关于战争[380],他说:"在巴黎只有一种意见:战争一定要打起来。"他坚信,如果波拿巴退让,他就要垮台,甚至军队会倒戈,就像苏路克皇帝遭遇的那样。就连巴黎资产者,尽管他们渴望和平,也开始抱怨说,这个人还不如路易-菲力浦勇敢。

还有一个你不应当忽视的因素:俄国正在挑起这整个事件,而它的同盟者帕麦斯顿(只要看看《泰晤士报》)则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波拿巴打仗。况且,这里很快就要更换内阁,那时帕麦斯顿就将直接推动这件事情。[397]这里为波埃里奥等人举办的一些活动全是他搞的。他让他的女婿舍夫茨别利伯爵充当"责任编辑"来领导这些活动。[401]

归根到底,我现在仍然认为,战争可能也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机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马克思《普鲁士的战争前景》。——编者注

又及:别忘了,如果你来信告诉我“某些情况”①将会对广大的读者有好处,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德国人。《论坛报》大约有 20 万固定订户。

232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 年 3 月 17 日[于伦敦]

阁下:

我现用信件寄回校样,因为本地邮局通知我,校样可从柏林径寄伦敦,而从伦敦到柏林则应按信件寄。

第三十二页:我忘记把最后几行“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经济学之间的更深刻的经济对立”一句话改为“更深刻的原则对立……”②。

也许我记错了,但好像正文以及第一条注释里的前几句都从第 33 页误移到第 32 页上去了。

忠实于您的　卡·马·

---

① 即德国的情况,见本卷第 478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48 页。——编者注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大约1859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埃卡留斯的信。可惜他不得不又回到地狱般的裁缝铺去，我觉得，他还完全没有恢复到可以回去的程度。

我今天写了一篇关于改革法案的文章[402]；你应当(如果你的眼睛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完全好了的话，否则，当然不用考虑)写关于战争的可能性。为了使《论坛报》那些狗东西不去抄袭[403]，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柏林方面没有任何消息。8个星期以来，总共只收到3个印张校样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2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觉得你误解了拉萨尔的信。

他只是说：

"我很想知道小册子的内容。马克思的著作不久也将出版"等等。他的意思是，他没有看过你的小册子①。就是这么回事。他对我的手稿②也是那样，声称没有看过。今天早晨收到他的信，这封信以后寄给你。如果你的手稿没有寄到，他肯定会告诉我的。

你的手稿在到达伦敦的当天就寄出了。回执在弗芬德手里。总之，手稿肯定寄到了。这个敦克尔是个懒鬼。直到今天(已经8个星期)我总共才收到3个印张校样。

你的　卡·马·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2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关于经济困难。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热心。目前我先另找出路，已写信给我的母亲，问她是否愿意把钱借给我用几个星期。试试看吧。在伦敦这里票据交易只有通过盖尔斯滕贝格才能进行。但是，他是金克尔的保护人，是一个小气的、狂妄自大的傻瓜，我不会请求他给予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帮助而使他感到开心。

关于敦克尔。到这个星期三(后天)，手稿①在他那里已将近有9个星期了。我只收到3个印张校样。我们之间私下说说，我觉得他对揽下这件事感到后悔，所以他用这种韦茨拉尔官厅的拖拉作风[404]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他继续这么干，这本书就是到复活节也不能出版。这使我陷入另一个困难。我正在同一个英国人交涉出版第一分册的英文版，这当然要取决于德文版的出版，因为在伦敦一切事情都是开足马力在干，所以这个英国人开始有所怀疑。德国人办事的方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式对英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你将看到,第一篇还不包括主要的一章,即第三章——资本。出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没必要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①

关于电讯稿②。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得到消息并不难,但要耽误很多时间。我将把办事处设在交易所的附近(那里还有几家发送消息的电报公司的营业处)。但是你的表弟③必须告诉我:(1)他希望通过哪一条路线得到电讯稿?有3家公司:一家经过法国发送,另一家经过奥斯坦德,第三家经过安特卫普。依我看,只有那些不怕法国检查的东西才应经过法国发送。然而这是最短的路线。(2)他希望得到什么消息?各家报纸对什么是重要消息持有不同的标准。(3)他希望多久发一次电讯稿?(4)除了英国的新闻之外,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欧洲之外的新闻?他必须明确告知这一切,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5)最后,我必须知道,《新闻报》认为什么时间收消息最适宜(至少,在英国各家报纸视发行时间不同而收消息的时间各异)。发生非常事件当然是不能规定时间的,但对通常的电讯稿来说这是可能的。通过弗莱里格拉特,我将有一个得到交易所消息的绝好来源。256

关于《新闻报》②。我也接受了撰稿工作。第一,因为与上一次不同,没有向我提出关于对待特殊政治人物的态度的条件。决不同意任何条件,这是我的一个绝对原则。另一方面,每家报纸都可以要求通讯员掌握分寸。第二,因为时代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

---

① 见本卷第447—448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09页。——编者注

③ 麦·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你说弗里德兰德给我寄来了几号《新闻报》，我从未收到过，大概是地址弄错了。但是必须立刻给我寄来几号。需要根据这家报纸本身来断定，应当怎样为维也纳读者写，而不是应当写什么。

关于你给《新闻报》撰稿的问题。我绝对认为，你应当为它写稿。当然，对你这个普鲁士人来说，现在给奥地利报纸写稿也许"有失体面"。但是，我们原则上应当，按照路德关于上帝的说法，"用坏蛋打坏蛋"①，并一有机会就促进全面的崩溃和混乱。在目前的混乱出现以前，我自己不会给《新闻报》写东西，也不主张你写。然而骚动过程已经开始，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尽其所能。哪里有需要，就可以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基本上与我们观点一致的报纸撰稿，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仅仅为反革命材料所充斥吗?

关于《论坛报》。如果你以为我要求你考虑《论坛报》的订户，那你自然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事实上，我在《论坛报》的真正工作是可以任选题目写社论。就此英国占首位，法国占第二位。很大一部分社论是谈经济问题的。但是在普鲁士发生变动[348]以后，我有时也乐于写寄自"柏林"的通讯，同时与霍亨索伦祖国的"内在"联系使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判断那里的情况。《论坛报》的订户中有许多德国人。此外，有许多美国的德文报纸转载这些文章。因此重要的是，赋

① 见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1524 年维滕贝格版第 30 页。——编者注

予那些我例外写的寄自"柏林"的文章以地方色彩，使我同普鲁士国家的论战在新大陆继续下去。这种地方色彩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闲谈杂议。况且目前普鲁士的历史主要是由丑闻构成的。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 你最近的来信在这方面对我很有帮助。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收到西蒂区书商纳特的来信，通知说你寄的包裹已经到了。今天我就去取。

恩格斯的小册子[387]怎样了？3月10日我已经把它寄出。我想这样的小册子5天就能出版。

2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另附上德纳的信[405]，这信请务必寄还。等你来信后，我再给德纳回信。

---

① 见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

我写了关于改革法案和内阁的文章[402]。下星期我的文章是:印度财政状况①。因此,你可以随便选写其余的整个世界。

可见,帕麦斯顿像在贡比涅(而背后是彼得堡)决定的那样[367],又将进入内阁,至于担任什么职务,无关紧要。没有他,俄国是不会同意进行战争的。布莱特和罗素现在像在1852年和1855年一样为他火中取栗。[406]

总的说来,议会辩论很滑稽。辉格党人和激进派主要是把托利党人当做革命者加以攻击。布莱特和吉布森在这场辩论中扮演了极可怜的角色(后者甚至还不切实际地反对有关选区的提案)。[407]而另一方面,正在上演一出闹剧:托利党人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辉格党人和资产阶级则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为维护自己的肮脏东西而互相攻击。这表明英国有了很大进步。

祝好。

你的 卡·马·

23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为筹款进行的种种尝试都告失败。连家里也不借给我,你知

① 马克思《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编者注

道，老人们都牢牢地抓住"尘世的东西"不放。尽管我不愿意向你求援，因为目前你手头也很紧，但是我别无选择。如果20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对你来说数目过大，那就少寄一点。不过这笔钱以后从敦克尔那里扣除。

恩格斯的小册子出版了吗？[387]

下星期我一定从这里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这个星期我一点时间也没有)。剧本[167]和附来的信均已收到，谢谢。

祝好。

你的　卡·马·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已写信告诉德纳，稿酬付高些，他就可以得到文章。[405]

皮佩尔终于(在旧病严重复发之后)痊愈，出院去不来梅了。他额头上留下一块丑陋的烧灼的斑痕。

你是否已经看到帕麦斯顿在意大利问题(1848年)上丢丑的消息①？

---

① 马克思可能指詹·怀特赛德1859年3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见本卷第527页。——编者注

安斯蒂从香港回来,威胁要报复帕麦斯顿。安斯蒂是他的危险的敌人,至少比乌尔卡尔特更危险。[408]

印度的财政混乱应看做是印度起义[176]的实际结果。① 看来,印度财政的总崩溃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向那些直到现在一直是英国的最可靠的拥护者的阶级征税。但即使这样做,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约翰牛现在必须每年在印度支付 400 万—500 万英镑现金,以保持这架机器的运转,并通过这个美好的迂回途径,使自己的国债重新相应递增。毫无疑问,为了给曼彻斯特棉织品保住印度市场,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在印度必须常年保持 8 万欧洲军队和 20 万—26 万土著军队。这需要大约 2 000 万英镑,而全部纯收入总共不过 2 500 万英镑。此外,由于起义而增加了 5 000 万英镑长期债务,或者,根据威尔逊的计算,每年增加了 300 万英镑固定赤字。再者,国家在铁路方面要保证每年支付 200 万英镑,直到铁路筑成为止,而如果将来它的纯收入达不到 5%,还得长期支付一笔不到 200 万英镑的钱。直到今天,印度(一小段已竣工的铁路除外)除了有幸给英国资本家的资本支付 5%的利息以外,没有从这方面得到任何东西。但是约翰牛欺骗了自己,或者确切些说,被他的资本家欺骗了。印度只在名义上支付,而约翰牛却在实际上支付。例如斯坦利公债[409]的大部分就只是用于向英国资本家支付甚至还没有动工的铁路的 5%利息。最后,由于同中国缔结条约[410],现在每年达 400 万英镑的鸦片收入也受到很大威胁。垄断必定会被打破,不久之后,鸦片的种植在中国本土也将发展起来。

① 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得到进一步阐述。——编者注

鸦片的收入正是由于它是违禁品才获得的。据我看来,现在的印度财政浩劫比之前的印度战争更为严重。

你认为敦克尔如何?他难道不是一个懒鬼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2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4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供星期五用的关于战争的文章①。看来,奥军仍然力图掌握主动权。十分明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把作战方案②寄给了《论坛报》:奥军发动进攻,首先是为了击溃皮埃蒙特军,然后把越过塞尼山口、热内夫尔山口、滕达山口和博凯塔的法军各个击破,是不是这样?我已记不太清了。这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柏林的这帮家伙是一些多么自作聪明的懒鬼!他们连一本小册子都印不出来![387]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简直能使人发疯。

① 恩格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编者注

目前是,战争万岁！但愿他们10天后将在亚历山德里亚或卡萨莱打起来,谁知道下一季我会捕猎到什么样的狐狸!

你的 弗·恩·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你的小册子①,昨天拉萨尔来信说：

"恩格斯的小册子3天前已经出版。今天我要按印刷品给他寄去两本,我将这样连续寄6天。这是我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唯一方法,这样既可省去大笔邮费,又可使某些人猜不出小册子的作者是谁。请写信告诉他这个情况。"

你见过这种愚蠢的举动[411]吗？为了不引起对你的注意,他们将小册子按印刷品给你"连续寄6天"!

关于这东西本身,拉萨尔写道：

"这本小册子中所阐发的战略知识的尖锐性和严整性确实令人钦佩。"

("知识的尖锐性"应当看做是笔误。)

---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关于我的事情[1],拉萨尔写道:

"敦克尔告诉我,这些分册到5月中旬将全部印好(这就是说,又延期一个月)。他保证竭尽全力赶印。你怀疑他故意拖延,这无论如何是完全错误的。他干什么事情都是慢吞吞的。"

不管怎么说,我只知道,我又有10天没有收到一印张校样。

顺便说说:《新时代》就要完蛋了。最后甚至把自己编撰的一篇小说[2]拿来点缀这家报纸的埃德加先生,于一星期前退出了编辑部,因为他发现世人根本看不到他的天才。该报在星期六只出了半号,而在这个星期就要收场。据传,《海尔曼》也快要寿终正寝了。这些狗东西拼命抓住机会,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没有丝毫价值的东西摆在世人面前,这好得很。金克尔亲手戳穿了这个金克尔骗局。另一方面,那个小丑[3]深信,在共产主义的文坛中取代我们的地位是非常"容易"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在《论坛报》上论述的奥军的进攻计划[4],和你来信所说的一样。

不要过于勤奋![5]

---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编者注

② 埃·鲍威尔《修道院》。——编者注

③ 埃·鲍威尔。——编者注

④ 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编者注

⑤ 据说是沙·达来朗所说的话。——编者注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想必你的牙痛已经好了。牙痛是很讨厌的事。

在这期间，我做好了安排，这将使我的收入很快增加一倍，从而结束我那根深蒂固的困苦。拉萨尔的表弟弗里德兰德(从前曾和埃尔斯纳一伙人编辑《新奥得报》)现在是维也纳《新闻报》编辑(顺便提一下，该报有24 000个订户)，他曾于1858年1月约我为该报撰写通讯稿。我当时回绝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能抨击帕麦斯顿，而只能抨击波拿巴[260]。现在他又约我①，没有提任何条件。这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一星期定期只寄一篇文章(20法郎)。但同时我将给该报寄电讯稿(用法文写)，每篇电讯稿10法郎，虽然这将占去很多时间，但收入很可观。

唯一还需要磋商的事情是，指定伦敦的某家银行把钱汇给我，因为发电讯稿需要大笔费用。在达成协议之前，谈判已经进行了3个

① 麦·弗里德兰德1859年4月12日给马克思写信约稿。——编者注

多星期。昨天接到维也纳的来信，我才作了明确答复。因而要过8—10 天这事才能开始进行。

可是，我家传的银器和钟表等物的典当利息下星期二就要到期，我妻子通过同当铺老板的私人洽商，已经把期限延缓了 3 个星期，但是星期二是最后的期限。因此请你寄几英镑给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向你征税。

希望寄给我一本①。如果你还有多余的，应当给弗莱里格拉特和普芬德也各寄一本。

祝好。

你的　卡·马·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 年]4 月 19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1)5 英镑已收到。十分感谢。

(2)《论坛报》我将在这个星期找齐并寄给你。

(3)今天收到的《论坛报》(4 月 5 日)上载有攻击你的文章，特附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上(也许出自匈牙利的某头蠢驴之手),你应当在星期五就予以答复,我手头没有这头蠢驴所指的"本月14日"的"答复"。不过你从他自己的重复中可以知道他在"他的简短答复"中所说的一切。[412]

(4)奥格斯堡《总汇报》对你在《论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说了些什么?[413]

(5)昨天我在《汉堡记者》①上看到敦克尔登的《波河与莱茵河》的广告。

(6)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已经收到了8个印张校样②。看来这东西快印完了,但是敦克尔恐怕又会两个星期不寄东西来。

(7)关于拉萨尔,明天我要写信和你详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24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14英镑10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

① 马克思这里估计是指1859年4月16日的《汉堡消息报》。——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是挂号信。不过,要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①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我又可以松口气了。

弗里德兰德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等解决了我们之间还存在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这在本星期内就会谈妥——我就给他写东西。②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414]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③。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不谈,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就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产生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不足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对这种疏忽会感到多么震惊,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

① 卡·尤塔。——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509—510 页。——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

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同皇帝和诸侯的悲剧性的对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于某个阶级的所有意识形态家[415]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①]，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②]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

① 查理五世。——编者注

② 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

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416]。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情感的全部阶梯"等等

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表明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让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变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概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从而把它斥为谎言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赢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许多的印刷错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①]。

① 这个勘误表没有收入本卷。——编者注

244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

巴　门

1859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终于又可以稍稍静下心来给你写信。你的两封亲切的来信都已经收到了；你们大家生活得很好，布兰克家孩子们的麻疹也最终消退，这使我非常高兴。我的身体很好。我的臼齿逐渐脱落，但总的说来没有太多的痛苦，我十分健康，胃口和消化都很好，老毛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小德利乌斯不向你们表现自己的布拉德福德本性终究是不行的。我本来以为他会检点一些，但是，由于他似乎已经开始制造一些小的事端，所以我只好告诉你：在布拉德福德吹牛成风，而且一个布拉德福德人根本不可能经常说真话。因为这个小伙子目前同天下最大的吹牛者威廉·库特尔住在一起，所以看来他也慢慢染上了同样的德性。假如某个布拉德福德人告诉我二乘二得四，那我马上会怀疑乘法表的正确性。我事先告诉你这一点，是让你对这个小伙子不要过于严厉，所有的布拉德福德人都是这样：他们谎话说得像真的一样。马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只是对马主说，如果他决定以低于120英

镑的价钱出售,那就通知我,再没说别的。这离成交还差得很远。假如他现在让我花120英镑买下这匹马,那我还要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只出100英镑;这匹马对我来说有些轻,而我花这些钱可以买到一匹很好的壮实的猎马。至于会闯进铺子的问题,这并不那么可怕。任何一匹烈马,只要一个星期完全不骑或很少骑,一般骑手骑上它,它必定要耍种种惊险动作,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连人带马同归于尽,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但如果是我骑马,那么就没有一匹马能轻易违背我的意愿闯进铺子。对此你可以放心。

另一件事情——关于卡尔·济贝耳的事情——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他的生活根本不放荡,而且相反,他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我想,在曼彻斯特还找不出20个像他那样年龄的年轻人过着这样规矩的生活。固然,在最初一些日子里,他有几次喝多了,干过青年人所惯于干的种种滑稽蠢事,但是,因为他常同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并看到我们并不欣赏这些幼稚的举动,所以他就不再干了。总的说来,他几乎还是个孩子,非常不成熟,对最平常的事情都束手无策。这一点会逐渐改变的。看来,我们巴门人全都成熟得很晚。我23岁时,恰恰也是这样一个不懂事的人。不管怎样,当他的双亲不能对付他时,必定会对他采取很不寻常的态度。要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他毫不固执,相反,很容易接受劝说。使我对他抱有好感的是,尽管他的诗篇受到无数的赞许,但是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些不成熟的、粗糙的和肤浅的作品;当我相当幽默而又完全直言不讳地向他说明这一点时,这个好小伙子很感激我。在他把他全部不朽的作品赠送给我之后,我曾直率地对他说,虽然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天才,但却是非常怠惰的天才;他的全部东西作为艺术作品是一文不值

的。这个小伙子在柏林想必真的很怠惰，而且有堕落为一个极平庸的美文学作家的危险。因此，当我看到他时，我经常斥责他这一点，并告诉他应当暂时放弃作诗，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矫正他那混乱的鉴赏力并学习他还没有掌握的德语。如果他这样做，他还可能成为一个很像样的人。此外，他的双亲应当足够理智，同他建立起合理的、他能够接受的关系，或者设法使他逐渐找到方法和机会，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人。小伙子知道，他随时都可以靠自己的写作为生，而如果他的亲爱的父亲缺乏智慧和策略，不能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对待他，最终使小伙子对这一切感到厌恶，完全埋头于写作，那他势必会彻底毁掉，这样一来他的父亲就只能怪自己了。老济贝耳可能以为我给他儿子灌输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放心，我正在运用我对他的一切影响，使他不至于迷恋写作(因为对此这个小伙子还不具备能力)并使他明白没有比靠美文学的写作收入为生更可怜的了。我劝导他越早掌握普通的散文技巧越好(因为他根本不爱学习，而不学习，他就不会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就会彻底给毁掉)。如果他这样做，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并且不再这样束手无策，那么我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很像样的人，在文学方面也会有所作为。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心地十分善良，毫不自负，很坦诚和直率。我通常一星期同他会面两次左右。

我不知道埃·布兰克在伦敦。我希望他这几天能来这里，好几个月以前他就答应要来。不管是否会打仗，你无论如何今年夏季都要到这里来。我非常盼望你来。你知道我们夏天将去苏格兰，而你可以在此期间再看看你手头的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地方。

该搁笔了,现在已经7点钟了,我还要写几封商务信函。我本来还想给父亲写几句,但是根本办不到了,何况我还必须为他摘录公司的情况。那么,一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天里我就会给他写信。

代我向父亲、兄弟姐妹及其家属衷心问好。

真诚爱你的,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当然,你不必把我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尔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济贝耳夫人。

衷心地祝贺你的生日并希望还将很多很多次地祝贺你的生日。

2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根据最新的消息,对你的文章①作了修改。

我相信你没有把时间浪费在钻研星期一的议会辩论上(我已被迫这样做了)。辩论的要点如下[417]:

① 恩格斯《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编者注

(1)英国在整个谈判期间被愚弄了。

(2)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

关于第一点。英国的大臣们之前一度宣布,一切都解决了。当时所有报纸都刊载了从罗马撤出军队[311]的消息。上院的公告表明:教皇①确实要求军队撤出他的辖区。法国曾不停地向英国诉苦,说它在罗马的处境很尴尬。它倒是想撤走,但却受到阻碍,一方面由于教皇的顾虑,另一方面奥地利拒绝同时撤走。这甚至是布斯特拉巴[44]在英国面前为 1 月 1 日与奥地利公使上演的那出戏[418]作辩护的官方借口。妙极了!教皇戳穿了这个借口。奥地利实际上从博洛尼亚撤走了两个营,并下令撤出其余部队。波拿巴当时曾找到不撤走的借口,结果一切都被打乱了。这使德比先生极不痛快,波拿巴为了安抚他,同考莱勋爵就"意大利问题"作了开诚布公的谈话,考莱给伦敦发出电报,认为他的要求"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之后,考莱带着为英国所接受的波拿巴的要求被派往维也纳。(这个考莱就是 1848—1849 年在维也纳阴谋反对德国革命的那个恶棍。[419])这是 2 月底的情形。奥地利本来就是不得已才决定作战的,当时它的军备还远远没有达到 3 月中旬的水平,因而接受了一切条件。当考莱返巴黎途中经过伦敦时,据德比本人说,"他"和"内阁"完全确信一切都解决了;并就此向议会发表了新的声明,结果又出了丑。总之,考莱兴高采烈地前去巴黎。他在这里得知,他受了愚弄,布斯特拉巴同意按照俄国的建议召开大会,并且这个会议还要按照俄国的建议只许五个大国出席,也就是说撒丁被排除在外。德比直截了当地说,俄国的干涉(虽然取得法国的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同意,但波拿巴当然不能拒绝英国以他的名义向奥地利提出的条件)才是和解未能实现的唯一原因。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说,他不谴责俄国(当然!)。说什么如果英国的调停成功,那么俄国就起不了会议上所必定起的和在欧洲事务上所应该起的作用。德比虽然很不乐意,还是在某些条件下接受了俄国的建议,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不应触及1815年维也纳条约[420]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奥地利本来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这时认清,战争已肯定要打,大家只是想愚弄它而已。因此它对英国的新建议报以无耻的要求,即以撒丁必须裁军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于是德比建议波拿巴促使撒丁接受这个屈辱的条件,同时英国和法国应该一起向撒丁担保,奥地利在会议期间不会破坏和约。波拿巴这头蠢驴拒绝了这个建议。如果他接受建议,那么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边界上随意挑起各种骚乱,这样,英国就会同法国和撒丁缔结军事条约对付奥地利,而帕麦斯顿就会迫使托利党人履行自己的诺言。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对于英国在一定条件下如此轻易地准备订立军事同盟来反对他们,感到吃惊。因此,他们立即表示赞同英国的建议,把撒丁裁军问题变为普遍裁军问题。于是开始就下列问题争吵起来:应当像奥地利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前裁军,还是像波拿巴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后裁军;其次,是否应当让撒丁出席会议等等。总而言之,一切新的麻烦都来自波拿巴,因为(1)他在裁军问题上含糊其辞;(2)他和俄国建议不让撒丁出席会议。德比星期一极为气愤,据说,他简直狂叫起来,宣布英国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建议,说他对这种斡旋已经厌倦,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失败,他再也不当调停人了等等。

关于第二点。波拿巴会接受这些最后的建议,因为在奥地利的

军备领先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只对奥地利不利。他肯定会接受这些建议,以使德比没有直接责难他的理由。而奥地利如果不愿失去一切优势等等,就必须拒绝这些建议。指望德比垮台和帕麦斯顿上台的波拿巴陷于糟糕的境地,因为德比和迪斯累里在演说中直截了当指出,他们被波拿巴和俄国愚弄得厌烦了,此外,他们直接站在奥地利一边。马姆兹伯里说,他不明白波拿巴用什么借口干涉意大利的纠纷。德比说,英国将首先保持武装中立,然后将反对以"虚伪的借口"挑起战争的那个大国。德比说,英国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不允许它袖手旁观,他认为对的里雅斯特的进攻几乎就是宣战的理由。迪斯累里说,奥地利表现了"有尊严的节制",而撒丁却是"暧昧、不安,甚至怀有野心"。最后,他们都说,必须维护1815年的条约,而针对调整意大利领土问题,他们一再强调指出,这些条约"旨在制止法国的侵略野心"。

可以肯定的是:德比没有辞职,而是让议会见鬼去,这样就把帕麦斯顿暂时禁锢在家庭生活中,由于这个意外,俄法的勾当便面临着严重的抉择。

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奥地利被来自伦敦和柏林的恐吓电报吓住了,撤回久洛伊给皮埃蒙特的最后通牒[421]。在这种情况下,连上帝也帮不了波拿巴的忙。那时他实际上不得不裁军,军队将像对待苏路克那样对待他。巴黎的工人本来就对流放布朗基去卡宴[422]的卑鄙行径感到愤慨。或者是奥地利厌烦了外交把戏,向都灵进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奥地利必将首先宣战,因此波拿巴先生将在外交上获胜,但是这种外交胜利是以可耻的军事失败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保,他的皇冠和王朝能保持哪怕4个月。

明天寄给你几号《论坛报》。

顺便说一下。伟大的帝国的福格特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文笔考究的信，在信中告诉他说，这个帝国帮要在苏黎世(或是伯尔尼，我忘了)出版一种新的报纸。[423]他约请弗莱里格拉特为该报的杂文专栏撰稿，并请求他找有思想深度的布赫尔当政治问题通讯员。

帝国的福格特想据以建立新"党"的纲领[424]，并且如他自己所说，被亚·赫尔岑欣然接受的纲领，就是：德国放弃它的非德意志的领地。不支持奥地利。法国的专制制度是暂时的，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却长期存在。让这两个专制者去厮杀。(甚至可以觉察到有些倾向于波拿巴。)德国采取武装中立。德国革命运动，正如福格特"据最可靠的消息获悉"，在我们这一代是不用想了。因此，只要奥地利被波拿巴消灭，祖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朝帝国摄政的、温和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而福格特也许还会成为普鲁士的宫廷小丑。从福格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以为弗莱里格拉特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是多么不了解与他有来往的人：布赫尔这个乌尔卡尔特分子是奥地利人。

另一方面，伟大的布林德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他要么作为德国人反对波拿巴，要么作为罗泰克反对奥地利，他目前正在召开"德国议会"，关于这一点，通过电报曼彻斯特很快就会知道。[425]

祝好。

你的 卡·马·

24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从附上的4月12日的信①(请寄还给我)中可以看到，你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向我提出的条件和你起初告诉我的条件之间有很大差别②。尽管如此，我立即回复他，接受了这些条件。我仅仅指出：

(1)我不能支付电讯费，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你的信中已经有言在先。

(2)如果达成协议，我希望(但是我不曾把这一点作为必要条件)像同《论坛报》进行结算那样，寄去的文章等等的稿费，能够从这里的一个银行家那里取得。

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此我感到十分诧异。如果编辑部改变了主意，那么从礼节来说应当告诉我。你知道，我自己决没有强求过这件事。我接受了这件事之后，就在英国报纸等等上采取

① 麦·弗里德兰德约请马克思给维也纳《新闻报》撰稿的信。——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00、509和512页。——编者注

了某些准备措施,我不愿意在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我从业务上考虑曾告诉过这件事的熟人面前丢脸。如果我这方面还没有寄出一篇文章,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还没达成最后的协议。

遗憾的是,这里的选举结果对托利党[20]人来说,是不够顺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里很快会开始革命运动。帕麦斯顿要了一些花招之后,现在必定会重返外交部,这样,俄国又将直接操纵英国的政策。[397]

祝好。

你的　卡·马·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文章[426]收到了。可能你已经从电讯中得知赫斯对久洛伊的计划(也许该称作无计划)[427]表示反对。从我们的,即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最初奥地利或者遭失败,或者再撤回伦巴第(这在士气上是相同的),都不是什么违反我们愿望的事。事态将因此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将为巴黎的事件成熟提供必要的时间。总之,情况是这样:无论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对我们有利。如果奥地利一开始就击溃皮埃蒙特军队,占领都灵,在阿尔卑斯山打退正冲出隘口的法军,那

么俄国也许立刻就会转身反对波拿巴(无论如何俄国还没有在事实上承担反对德国的义务)[428],而我们卑鄙的普鲁士政府就会摆脱将置它于死地的绝境。其次,这种致命的失败一开始就会引起法国兵变和反波拿巴的巴黎革命。以后会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刻,其结果必定是,神圣同盟[429]会成功地武装镇压巴黎可能成立的革命政府,当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拉德茨基本人胸中燃起了1848年革命的火焰。但是我认为,从奥地利和法国双方来说,战争目前将以反动的有节制的方式进行。

你至少再寄来两本小册子①才行:一本给普芬德,他曾以自己的名义寄发你的手稿,另一本给弗莱里格拉特。最好也给彼·伊曼特(邓迪市邓迪师范学校)寄一本。你应当关注一下党内关系,让大家保持良好的情绪。

顺便说一下。在你上星期五的文章②中,我删去了整个导言。第一,因为我对奥地利人抱有疑虑;第二,因为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同当前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情等同起来。

我认为,可敬的帕麦斯顿不久又会以外交大臣或陆军大臣的身份掌权,[397]这些托利党[20]的蠢货实际上为他的活动帮了大忙。这些家伙起初以可鄙的调停的幌子破坏奥地利人的活动。后来,当法俄条约为人所共知的时候,他们就竭力否认有这个条约,以证明他们没有张皇失措。这给《泰晤士报》提供了讥笑他们的把柄,它借机采取反对俄国的爱国立场。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泰晤士报》和一切其他的帕麦斯顿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按照所分配的角色,对各有关的大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恩格斯《战争的前景》。——编者注

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一样,指出必须让"真正的英国大臣"[138]重新掌权(以下层民众为对象的《晨报》和《每日电讯》公然这么说)。可鄙的托利党本不该像现在这样,而应当"相信"俄法条约并趁此机会攻击帕姆。他们曾经有很好的机会这样做。首先,在策划这整个计划时,帕姆在贡比涅[367]。其次,怀特赛德先生以内阁的名义已经告诉愚蠢的约翰牛说(关于这一点,蓝皮书早已透露)[430],奥地利于1848年向帕麦斯顿表示,如果他愿意调停,它准备彻底放弃伦巴第,而在威尼斯建立由奥地利大公管辖的意大利政府。同时皮埃蒙特和法国也请他进行调停。帕姆怎么样呢?他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威尼斯也必须彻底放弃掉(这是借口)。这个答复是他在沉默了3个星期以后作出的。当拉德茨基获胜之后,帕麦斯顿立即要求奥军执行曾经告诉过他的计划。在匈牙利问题上,他也耍了同样的花招(这一次是关于已经绝望的匈牙利人愿意屈从的那些条件)。这个家伙重返内阁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但是,在德国大家开始认清他的面目。汉堡出版的武尔姆教授的书(东方战争史)①和另一个德国人(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写的关于尼古拉的书,干脆抨击帕姆是俄国的代理人。

关于那件事②。弗里德兰德这头蠢驴4月12日给我来信了,但是把主要的事情,即指定某一家银行汇钱给我的事忘了。他不谈这个,而谈"垫付"问题。这是胡扯。每星期的电讯费要花8—10英镑,常常达15英镑,我已经写信把这一点告诉了这头蠢驴。至今尚无回信,虽然他定期给我寄来维也纳《新闻报》(我在该报上看到,它

① 克·弗·武尔姆《东方问题的外交史》185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09—510页。——编者注

现在有26 000个订户)。昨天我给拉萨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①。我在《新闻报》上看到,拉萨尔非常热心地开始(虽然没有什么才能)给该报写通讯稿和发电讯稿。但是,他是在得到我的书面"允许"②后才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他(如他来信所说)没有我的同意不敢在政治上冒险。如果整个谈判的结果仅仅是拉萨尔本人在那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这岂不是笑话?但是,这种拖延可能是由于弗里德兰德在当前动乱[431]的情况下在维也纳解决钱的问题有困难。我已等得不耐烦,现在做起代数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鲁普斯在曼彻斯特吗?

248

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

维 也 纳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定期收到您寄的维也纳《新闻报》,它使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01页。——编者注

了解到奥地利的情况，不胜感激。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寄给您一封信，至今没有回音。如果维也纳货币市场的混乱[431]使计划中的协议难以实现，请您立刻通知我，因为我为了发电讯稿的事已同这里的几家报纸有了约定，我得为此承担费用，这些约定我要立刻取消。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2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这信我必须立即收回)中可以看出，维也纳的事的进展情况。我当即给弗里德兰德写了信①。拉萨尔自然不知道，我每天都收到《新闻报》(我寄给你一些它的剪报)，而且我还从中获悉，他在我那封信②之前一直在写通讯稿，但是该报已停止登载他从柏林发的电讯稿，因为它们太冗长；此外，他的通讯稿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对任何报纸来说都是种干扰。可能整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9—502页。——编者注

个事情不会成功，但也可能维也纳的商业恐慌(只有汉堡的商业恐慌可以同它相比)[431]迄今阻碍了这些先生们同我最后达成协议。等着瞧吧。

下次再多写些有趣的事。今天只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前发行人科尔夫①因伪造票据在新奥尔良被判处12年监禁。

前帝国摄政福格特卖身投靠了拿破仑。[432]

祝好。

你的 卡·马·

25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片断〕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给您写信，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②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这也正是我拖延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

① 海·科尔夫1848年6月至1849年4月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读了之后还要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遍阅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以及处理上看——都堪称德意志民族戏剧的作品时，我的情绪激动不已，以至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价值不大的东西，在我第一遍阅读时也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不偏不倚、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①——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德国的任何一个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再说，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对情节的巧妙安排

①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韵律》。——编者注

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处理得比较随意，而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167]；就眼前的这个剧本来看，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一封短信给您。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篇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433]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434])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对舞台剧和文学剧作了区分，看来您自己也是把这种理想当做目标的；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

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虽然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出场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反对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多注意一下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历史内容，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34]。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①之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②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

① 查理五世。——编者注

② 格赖芬克劳的理查。——编者注

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代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巨大的斗争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恰当,只是同贵族运动相比,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强烈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

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您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帝国直属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获得收入，所以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略微触及这个与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而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侯爵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435]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

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都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我和我们大家总是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喜人的方向发展。几乎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428]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狂①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覆灭,从《十字报》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从雷希贝格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436]。在这样的斗争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义无反顾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东西,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依附。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士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②

---

① "条顿狂"原文为"furor teutonicus",见马可·安涅乌斯·卢卡努斯《内战记》(亦称《法尔萨利亚》)第1卷第255及接下来各行。——编者注

② 信的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拉萨尔的信里有几点我要严加驳斥。首先，这个小子谈到他"应当为我做"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事，只是要他(因为整个这件事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我一直在《新闻报》上看到他的通讯)给我解释维也纳的谜一样的沉默。[①] 这是他分内的事情。其次，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是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由于"我的"坚持才给《新闻报》写通讯稿的。但是他却在这一封信中的某处承认，还在我表示意见以前他已经开始给维也纳写通讯稿了。但他随后把"事情的关系"颠倒了。当他写信告诉我弗里德兰德想请我撰稿时，他用两页的篇幅瞎扯他到底应不应当给维也纳写通讯稿，并且说这取决于我的决定。首先，不言而喻，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给《新闻报》写通讯，那么我就不会认为拉萨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我从他的信里看出，他多么急于得到我的同意。那么现在这样大肆颠倒因果关系又为了什么呢？拉萨尔关于"倾向"(他来信说，

① 见本卷第524—525页。——编者注

他为此"严厉斥责了"弗里德兰德)所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谈。维也纳《新闻报》是现存条件下编辑得既巧妙又高明的一家奥地利报纸，它的编辑手法比拉萨尔所能表现的要策略得多。最后，我没有请这个小子教我，什么对我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向我作暗示未免太狂妄了。如果弗里德兰德能够解决钱的问题，那我肯定会坚持自己的决定，决不会由于拉萨尔的通讯稿似乎不合弗里德兰德的意而改变想法。我从最近几号《新闻报》上获悉，它的订户增加到27 000户。

拉萨尔的小册子[437]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你的"匿名"小册子[387]的出版让他睡不着觉。德国的革命政党目前的处境固然困难，但是对形势稍加批判性地分析，就能认清这种处境。至于"各邦政府"，那么显而易见，无论从何种立场出发，即使为德国的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不保持中立，而是像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要保持爱国的立场。不过相比对抗布斯特拉巴[44]，倘使更突出地强调对抗俄国，就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具有革命性。拉萨尔本来应该这样做，以对抗《新普鲁士报》的反法叫嚣。确实也正是这一点会在战争进程中实际上驱使德国各邦政府背叛帝国，那时就可以揪住它们。此外，如果拉萨尔擅自以党的名义讲话，那么他将来或者是不得不做好被我们公开谴责的准备，因为情况十分严重，不能再顾及情面，或者是必须预先同持有其他观点的人达成共识，抛弃火和逻辑交织的灵感[438]。我们现在必须绝对遵守党的纪律，否则一切都将陷入困境。

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从巴黎领取现金的背叛帝国的"帝国摄政"。[432]梅因先生在汉堡的《自由射手》上大肆吹捧福格特的小册子[439]。有一种庸俗民主派(他们当中一些正直的人认为，奥地利的失败，再加上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等地的革命，会在德国引起

革命。这些笨蛋忘了,目前在德国发生革命,就等于瓦解德国的军队,这并不是对革命者有利,而是对俄国和布斯特拉巴有利),对这些人来说,能够同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匈牙利人(全是班迪亚之流)、波兰人(切什科夫斯基先生前几天在普鲁士议院中将尼古拉称为波兰人的"伟大的斯拉夫盟友")和意大利人一个鼻孔出气,自然是一种欢乐。另一帮希望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布林德,由于既要求同奥地利一起对布斯特拉巴作战又要求召开帝国议会,而使自己大出其丑(包括老乌兰德在内)。首先,这些蠢驴没有看到缺乏实现这种卑鄙愿望的任何条件。其次,他们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完全不知道:在德国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普鲁士,资产者以他们的议会两院[312]自豪,而两院的权力必将随着政府的困难的增加而扩大;这些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正如最近的几次议院辩论表明的那样)不愿在"议会"的幌子下听从巴登人和符腾堡人的指使,这正如普鲁士政府不愿在"联邦议会"[440]的幌子下受奥地利的统治一样;这些资产者从1848年以来就知道,议会同他们的议会两院并存,会削弱两院的权力,而议会一直以来只是个幻影。实际上,从普鲁士议会两院(它们有权批准预算,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一部分军队和柏林平民的支持)人们可以得到的革命支持,要比从顶着"帝国议会"名号的辩论俱乐部得到的多得多。巴登人、符腾堡人和其他平庸之徒由于自命不凡而各执己见,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自己的党内朋友和其他正直的革命者确实很担心同布斯特拉巴作战就会回到1813—1815年时期。最后,动产信用公司[53]在德国的代表们(《科隆日报》、富尔德—奥本海姆之流)自然也有同民主派一样的顾虑并利用目光短浅的普鲁士王朝一贯以来的背信弃义(巴塞尔和约[441]等)进行投机。另一方面,民主的和革命的政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应当

从爱国主义出发采取像杨一阿恩特那样的态度。鉴于这种混乱情况,而且据我看来德国正处于紧要关头,我认为,我们两人有必要共同发表一个党的宣言①。如果维也纳的事情办妥②,那你应当为此在圣灵降临节到这里来,否则,我将去曼彻斯特[442]。

这些一般性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伦敦的(德国)各党派的情况,在这里我必须补充谈谈之前的某些事情,我当时认为事情完结以前,告诉你会很乏味。

首先,你记得,正当我同小丑埃·鲍威尔公开决裂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却把他引进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而且小丑接受了《新时代》的编辑工作③,这个不学无术的笨蛋在报上夸大从谢尔策尔那里学来的几句共产主义的语句,使我们的党遭到耻笑。我对此事极为不快,这不是由于伦敦的几个大老粗,而是由于民主派那伙人的幸灾乐祸,由于被巧妙地寄到德国和美国去的一些肮脏报纸造成了一些假象,由于小丑知道了党的糟糕的状况,最后,由于他同这里的国际委员会[443]建立了联系。当小丑编辑《新时代》并在协会里发表演讲[352]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始终在该协会里;此外,李卜克内西还胡说八道,说什么他不得不在那些工人(即大老粗)对我极端仇视的情况下为我辩护等等。当《新时代》由于缺乏资金,只出半期(我给你寄过)的时候,李卜克内西主持召开了为挽救该报而举行的、邀请各个团体参加的会议。[444]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在这场戏之后,我召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普芬德、罗赫纳等人以及几个新人,自从我迁出城[117]以后,李卜克内西把他们看做是他旧时的私人俱乐部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发表这个宣言。——编者注

② 指给维也纳《新闻报》撰稿一事。——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436、442页。——编者注

人),趁这个机会严词谴责了李卜克内西,让他相当难堪,直到他表示对自己的错误深感悔恨。他说,曾经有人试图重新出版《新时代》,但由于他极力干预而没有成功。所以,几天以后,当我收到以《人民报》[445]为名的、似乎是《新时代》续刊的刊物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但事情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澄清了,其经过如下(还可参看附上的信):

小丑先生最后写信给比斯康普(你那里有鲍威尔给比斯康普的信)说,金克尔用阴谋手段毁灭了《新时代》;他装作渴望报仇的样子等等。很好。比斯康普到了伦敦,他首先惊奇地发现,在他自己为《新时代》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抹去了棱角发表在《海尔曼》上。他跑去找小丑。可是小丑似乎对他的光临极不欢迎,佯称患病,装出一副厌世的样子,最后对他说,这一切都是肮脏的勾当,他(比斯康普)不该插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金克尔的势力太强大等等。但是,比斯康普注意到,金克尔放弃了自己旧的印刷所而在《新时代》的印刷所里出版自己的《海尔曼》,而且金克尔在印他的手稿,便跑到印刷所去找希尔施费尔德,在那里发现了埃德加·鲍威尔的手稿和校样。总而言之,埃德加先生利用《新时代》卖身投靠金克尔,同时——为证明一个人的多产——他还把比斯康普的手稿充作自己的著作出版。金克尔这个混蛋！为了毁灭《新时代》,他收买小丑(这个小丑在担任编辑期间一直躲避任何论战),而不给他钱,也不让他继续担任《新时代》的编辑。哥特弗里德想这样永远消除竞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竞争。关于这个哥特弗里德的活动还要说一句。这里出版了第三家德文报纸,最初叫做《伦敦德意志报》,后来叫做《日耳曼尼亚》。它的编辑是一个叫埃尔曼尼的人,报纸具有奥地利倾向。哥特弗里德发现该编辑犯有某种刑事罪,便通过尤赫博士对他进行威胁,用低价买下了他的报纸和印刷所(是用革命基金[373]还是用普鲁士公使馆的钱,

不得而知),据说,会以别的名称在尤赫的领导下继续出版这个报纸。金克尔的报纸有1 700家订户,成了摇钱树,所以这个家伙想使它免于各种竞争和论战。

小丑背叛后,比斯康普等人创办了《人民报》,当时他和一些大老粗先通过李卜克内西间接同我接洽。后来比斯康普亲自来找我。

我说,我们不能直接给一个小报撰稿,尤其不能给不是由我们自己编辑的一个党报撰稿。而要自己编辑的话,现在尚不具备任何条件。至于李卜克内西先生,就让他去协助比斯康普吧。无论如何,我十分赞成不要把这个地盘让给哥特弗里德,让他的肮脏打算破灭。我告诉他们,我所能答应的一切不外是:间或供给他们《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章;劝说我的熟人订阅这个小报;最后,口头报告我所掌握的简讯,同时就各种问题给他们提供"意见"。另一方面,我认为,比斯康普必须立即(可以在最近一期上)确凿地叙述鲍威尔和金克尔的卑鄙勾当[446]。(这样,即使报纸停刊,我也是一举两得。)我说,必须让这个小丑从他那高高在上的客观台座上跌落下来,必须在各方面发动进攻和展开论战,而且尽可能用轻松的语调。

因此,请你叫鲁普斯、龚佩尔特和你们能拉到的一切人同你都来订阅《人民报》(不过说明这东西让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它是反金克尔的)。营业处: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每季度的订费是3先令6便士,免费寄送)。龚佩尔特和比斯康普两个人都是库尔黑森人,而且如果前者突然脑子开窍,他会把报纸转寄给他的同乡的。最后,请告诉我曼彻斯特有没有能推销《人民报》的人(书商)。(还要写信告诉布拉德福德人①。)

---

① 威·施特龙。——编者注

我把《人民报》看做类似我们的《布鲁塞尔报》或《巴黎报》[①]那样的用业余时间做的小报。但是我们可以不直接参与其中而借助这家报纸把哥特弗里德等人气死。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至关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斯康普的工作是不取报酬的，尤其值得支持。

最妙的是，小丑在《海尔曼》第18期上写了一篇愚蠢透顶的拙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证明"，"英国的中立"会使现在的战争注定成为"角隅之战"。"决定性的"事件在不幸的大陆上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因此可敬的英国仍然保持"中立"。[②] 布林德从义愤的民主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而布赫尔从乌尔卡尔特派的立场出发，在第19期上谴责了小丑。[③]这样，小丑在遭到各党派的痛击以后，可能很快被抛弃，甚至离开《海尔曼》。

这些大老粗先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老魏特林派的蠢驴谢尔策尔以为，他能委派党的代表。在我同这些大老粗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我拒绝参加任何协会，而李卜克内西担任了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拉普人[④]担任了另外一个协会的主席)[447]，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经由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你可以想象，这些笨蛋是多么手足无措。

---

① 马克思指《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和巴黎的《前进报》。——编者注

② 指埃·鲍威尔《英国的中立》。——编者注

③ 卡·布林德《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洛·布赫尔《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编者注

④ 亨·安德斯。——编者注

如果你没有多余的《波河与莱茵河》,那就订购一些。还要寄几本给施特芬、魏德迈和这里的一些杂志。

可怜的埃卡留斯又在地狱般的裁缝铺里支撑不下去了,你也许能再给他寄些波尔图酒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收到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日内将寄给你。美国方面已经通过他们向敦克尔订购了100册我的《经济学》。[448]

请告诉鲁普斯:《您好!》的编辑贝塔(贝特齐希)一开始就同时是哥特弗里德编辑部里的一名真正的帮手。

252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21日于伦敦

阁下:

从我收到的一封北美来信里看出,我的党内朋友订购第一册约100本。①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收到这批订单了。同时我被告知,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一旦知道了书价,这个圈子还可望订购超过100本。因此请您立即把定价告诉我。当然,这并不是说日后就不在北美针对普通读者刊登该著作的广告。

我认为,此事进展缓慢对您不利。当然,也对我不利。

请您在寄给我的清样的勘误表中增补如下[……][①]

2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宣言[②]的事,完全同意。我们怎样印它呢?也许必须在伦敦付印,请打听一下费用和其他细节,以便我们一写好就能立即发表。

《人民小报》[③]的事情很有趣,让人十分满意,而且可能非常有用。关于在这里推销的问题,必须考虑到:虽然我在这里能够很容易找到一位英国"书商",但是他连一个偶然的订户可能也难征求到。为了能征求到订户,应当拉在这里经售外文书籍的公主街的书商邓尼尔—帕尔默和弗兰茨·蒂姆来干。鲁普斯将在邓尼尔—帕尔默那

---

① 信的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40页。——编者注

③ 指《人民报》。——编者注

里订阅,龚佩尔特和我将在蒂姆那里订阅,他是我们的书商。《海尔曼》在曼彻斯特的销路明显下降,这里堆积了大批过期的《海尔曼》,蒂姆的经理对金克尔似乎不抱好感,他对我说,订户数量每周都在下降。因此最初几期,特别是有关金克尔的丑事[446]的那一期,要寄给蒂姆12份,寄给邓尼尔--帕尔默约6份。它们一寄到这里,我就去把饶舌鬼黑克舍尔动员起来,他一定会像2×2=4那样准确无误地把这件事四处传播。但是给蒂姆的报纸应当直接寄给这里的蒂姆,伦敦的家伙会把这些肮脏东西截下。一旦蒂姆在这里有了几个订户,这里的推销员就会对这东西更感兴趣。

我将于星期五写完卡斯泰焦会战:这事极不重要,不值得写两次,而且电讯太空洞,谈不出什么有条理的东西来。[449]你的伦巴第旧地图现在对我非常有用。地图的比例尺约为1:160 000,所以已经是相当大的了。可惜,地形图画得很糟。

祝好。

你的　弗·恩·

2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能给我寄些"铜板"来,我将非常感激。我本来是指望敦克

尔的,这个卑鄙的家伙看来打算把这本书①无限期地拖下去了。11天中,这个畜生又什么也没有寄来。你知道谁在跟我捣鬼?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最初,由于他的《济金根》[167],我的书被搁置了4个星期。现在,当这东西快要印完时,这个蠢货一定又把他的"匿名"小册子②插了进去。他写那本小册子,只是因为你的"匿名"小册子③使他睡不着觉。即使单从礼貌出发,也应当先出版我的书,难道这个狗东西不明白这一点吗?我再等几天,然后将给柏林写一封极不客气的信。

我已经为曼彻斯特预订了。如果时间许可,请你明天用德文给我写二十、三十、四十行关于战事的文章。[450]我不会把你的手稿交给懦夫李卜克内西,而是口授给他。不能失去时机,因为《人民报》其实只有一个排字工人,而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一切都必须搞定。

不要忽视这一点。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50家订户。我将设法使你和我一开始并不直接承担责任。[435]

有关哥特弗里德④的伎俩,你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牧师上星期在东头以半个便士的价钱向怀特查珀尔⑤的群众兜售他的《海尔曼》,只是为了阻挠《人民报》的销路。他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沙佩尔对我说,维利希曾来过这里。这些家伙看来把钱[373]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③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④ 哥·金克尔。——编者注

⑤ 伦敦东头的工人居住区,许多流亡者住在这里。——编者注

瓜分了,还扔了几个钱给海因岑这个走狗,因为这条狗已经不再吠叫了。我们会查明这件事的。

至于发表我们的宣言一事①,我要打听一下。

祝好。

你的 卡·马·

伊曼特同他女房东的女儿(一个苏格兰女人)结婚了。"又是个美妙的地方"[391]。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就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不大可能离开伦敦,至少到下星期初不能离开。

按我日记本上的记录看来,从我把最后3个印张校样(即9—11印张)寄给敦克尔这个混蛋到今天,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这个东西②

① 见本卷第540、545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个家伙只需把最后3个印张的清样寄来编勘误表，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收到的不是这个，你想是什么？竟是拉萨尔的小册子[437]，但因为家里分文不剩，一切可以典当的东西差不多都当光了，所以我不得不把最后一件可穿的上衣送进当铺，因为必须为这本烂册子支付2先令(它在柏林也许只值8便士)。但我真正想说的是：

现在十分清楚，把我的东西再扣压两个星期，是为了给拉萨尔先生让位。我的书充其量还需要3小时的工作。但是这个该死的自负的笨蛋却加以扣压，以使读者的注意力不致分散。敦克尔这个无赖喜出望外，认为有了新的借口来拖延向我支付稿酬。小犹太的这一着我是不会忘记的。急于付印他的破玩意儿表明，他对拖延付排我们的东西要负主要的责任。同时这个畜生非常醉心于他那费尽心血的作品，理所当然地以为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的"匿名作品"，而且相当"客观"地把扼杀我的书看做是合乎常理的事。

维也纳那个该死的犹太人①也不来信。

鲁普斯如果认为李卜克内西这个庸人能够自己写出像《帝国摄政》这样的东西，那就完全搞错了。这个东西是比斯康普写的(我给他提供了事实)，而且所有东西应该都是比斯康普写的。[451]李卜克内西只是写了注明伦敦、标记为π的"政治评论"，而且就连这个也不全是他自己写的。李卜克内西在写作方面不中用，正像他自己不可靠和性格软弱一样，关于这方面，我还要更详细地告诉你。如果不是迫于某些情况还要暂时利用他当稻草人，那么本星期就会把这个家伙一脚踢开。

由于个人的一些情况，并且要等敦克尔寄东西来，下星期我恐怕

---

① 麦·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不能前往曼彻斯特。况且我一离开，流亡的民主派、坎伯韦尔的商人和魏特林派等，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处搞阴谋活动，而在这里应当代表我们的那些人却极其软弱无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很容易被搞得一团糟。顺便说说，昨天我通过普芬德向懒汉沙佩尔断然宣布，如果他不立即重新参加工人协会(所谓共产主义协会)[58]并负起领导它的责任，就同他断绝一切"关系"。这是我们能够利用这只河马①的唯一地方，而这个蠢货却认为这对他是太屈才了。我们等着瞧吧。我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糟糕的一班人马。皮佩尔本来现在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他在不来梅，甚至连信都不写一封。

祝好。

你的　卡·马·

2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5英镑收到了。

你的军事文章[449]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

① 卡·沙佩尔的绰号。——编者注

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稍微多写些描述性的和个性化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我不能添加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而德纳就会自作主张地在我们的文章里加入一些极其无聊的东西。

今天我先寄给你两号(最新的)《新闻报》,你看看这个报纸能否加以利用。

由于李卜克内西先生长期不在(这头蠢驴总是从事各种活动)——正如比斯康普告诉我的——,整个印刷所陷于混乱,昨晚7点钟他来了,并带来了给《人民报》写的6行短文。我对这个畜生明确指出,你的小册子①中的哪些东西还必须转载。他不愿这样做,却想根据这小册子写一篇社论,他自然写不出来。他是毕尔格尔斯的复活,不过比毕尔格尔斯糟得多,因为毕尔格尔斯至少还可以在社团里被用来进攻。

我看,加里波第是被故意派到他必遭覆没的阵地上去的。②

科苏特和克拉普卡都已经"承认""康斯坦丁"为匈牙利的俄罗斯国王,而马志尼(在意大利的爱国主义问题上,显然比拉萨尔先生拥有更大的权威)和科苏特不同,表现得很不错。[452]我在设法弄到他最近出版的最后一期《思想和行动》。[453]请把你最近出的《波河与莱茵河》寄给我一本,送马志尼。我将写几句题词,或者最好由你自己写。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参看恩格斯的文章《战略》,并见本卷第627—628页。——编者注

今天柏林方面又什么也没有寄来。这样，校正最后3个印张[①]的印刷错误就花了16天。

2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曾去信请您告知书价[①]，您认为不能恰当地回答；而去美国的邮班每星期只有两次，这样我就无法答复我的朋友们了。

从您收到我的手稿到我见到收据，中间过了两个星期。这张收据上写着，一星期后开始印刷。1个星期变成了3个多星期。大约两个月前拉萨尔写信给我说，这项工作将在5月中旬结束。我收到最后3个印张的校样已经是3个多星期以前的事了。必须做的修改在一天内就能从从容容地完成。但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切似乎又完全中断了，尽管印刷已结束。现在我向您声明，我厌倦了这种一贯的有计划的拖延，坚决要求您停止使用这种手法，我认为其目的是极其可疑的。我在英国的所有熟人都赞同我的观点，并迫切要求我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编者注

作出这样的声明。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2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收到了德纳的信，现附上。该怎样答复呢？

顺便提一下，现在我从比斯康普（他是从小丑①本人那里听来的）那里知道，布鲁诺·鲍威尔确实接受过俄国的钱。他从俄国公使冯·布德贝格那里拿到300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小丑是同谋者。布鲁诺已经中断了这种关系，因为布德贝格对他不够"尊重"，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他的英国之行的目的是，兄弟俩——高贵的兄弟俩②——试图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易。当然，计划告吹。[454]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埃·鲍威尔。——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讽刺诗集》第2卷第3首。——编者注

259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30日[于伦敦]

阁下:

您寄来的校样①,我没有发现印刷错误。现给您附上这一信封,您如愿意可以让普鲁士邮局退还邮资。我已经为这个邮件支付了4先令数便士,并为上一个邮件支付了约2先令。上一个邮件的信封在英国邮政局的手里。按照邮政局的解释,所有此类邮件,即使已付邮资,如果不经过加来邮寄,也必须另加付邮费。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2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6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新闻报》一份，其中有些细节的东西也许是你感兴趣的。弗里德兰德这家伙当然不会回信。而我对这件事是这样想的：拉萨尔自然不仅以自己的名义，而且也以我的名义在"倾向"[①]问题上把弗里德兰德训斥了一顿。弗里德兰德认为，我同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②]是一条心。所以他当然想不到，我在目前情况下会给一家维也纳报纸撰稿。维也纳的《新闻报》上每天都在旁敲侧击地与柏林那些自作聪明的无耻之徒论战。例如，5月29日的社论说：

"但是人们要求那些思辨家拿出民族自尊来；这些思辨家在拿破仑第三身上看到了历史的复仇铁腕，而且在他的所谓解放各族人民的天才中满意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理性在分辨范畴时的笨拙、迂腐和无能。"

拉萨尔态度坚决地要我别再给他的表弟[③]写信，这表明，这个

① 见本卷第537—538页。——编者注

② 指斐·拉萨尔，他著有《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编者注

③ 麦·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家伙也盗用我的名义在背后耍花招。结果这个畜生使我夏季的美好希望破灭了。此外,我最好能在维也纳《新闻报》里插一手,以防万一。

如果你再要写关于加里波第的文章,那么无论他的命运如何,你尽管嘲笑只有"伯父的侄子"①才可能遭遇的这种情形:志愿军的领导人与他并列为英雄。你能想象在老拿破仑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吗!此外,《泰晤士报》的巴黎通讯员今天写道,波拿巴分子对加里波第的"荣誉"满腹牢骚,"一些经过挑选的警探"打入了他的部队,把他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加里波第完全按照马志尼的指示行事,在他的宣言[455]里不提波拿巴。另外,马志尼最近的东西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好。② 我只是粗略地看了看摘要。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宿怨。我们不能同他直接打交道。但是可以有效地利用他,把他作为对抗科苏特等人的权威。附带说一句,从他的最近一期杂志③(我将于本周末把它寄给你)中,你会重新认识卡尔·布林德先生的重要性。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布林德退出了《海尔曼》,但是,他如果指望加入《人民报》,那就错了。尽管这个小报力量薄弱,但却使得这里所有的流亡者(包括为科苏特-波拿巴所收买而在伦敦制造德国"舆论"的陶森瑙及其同伙)暴跳如雷、怒气冲冲。

---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1页。——编者注

③ 《思想和行动》。——编者注

26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6月2日于伦敦

阁下：

十分抱歉，我给您写了一封无礼的信[①]。因此请允许我扼要申辩几点理由。首先，我确实离开德国太久了，对伦敦的环境太习惯了，因此不能正确估计德国的业务动态。此外，正如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告诉拉萨尔的那样[②]，我正同一位伦敦的书商[③]就第一册的英文版问题进行商谈。我总是根据不正确的预见把总是不可靠的出书消息告诉这个人，这就足以使我在这个约翰牛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十足的骗子。我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地迫不及待地询问，最后还有这里的柏林集团竭力散布流言——其动机我不清楚——，说什么这一著作根本就不会出版，这就使我失掉了最后的一点耐心。

最后我希望，您在考虑到这些原因之后，把我的信只看做是由于种种情况而引起的一种神经质的焦躁表现，并请相信，我绝没有要用

① 见本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9页。——编者注

③ 尼·特吕布纳。——编者注

什么方式冒犯您的意思。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2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现在才给你写信，而且只有寥寥几行，务请原谅。我的时间全都花在工作和为私事与党务奔波上了。

首先，使我十分高兴的是，第一分册①让你满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你的评价对我是重要的。我曾有点忐忑不安地等待你的评判，这使我的妻子感到很好笑。

关于《人民报》。经营情况确实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排字工人，没有跑腿的等等；其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信赖的"发行人，当然主要是没有钱。然而最近几期却几乎销售一空，如果能弄到资金，雇一个可靠点的发行人，那么报纸就能办下去。尽管我们只是间接给这个"小报"指示[445]，但它却使所有民主派都骚动起来了。不仅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这里,而且在瑞士也是这样。福格特—金克尔在瑞士《商业信使报》上刊登了一篇你很熟悉的那种混账小文章来反对我,我让下一期转载它。[456]

我将同比斯康普商谈曼彻斯特的事情。① 可是他昨天反而要求我写信告诉你,曼彻斯特方面一份报纸也没有订。我觉得霍林格尔(印刷所老板)好像已被金克尔收买。我们等着瞧吧。

金克尔自从拜见了科苏特并得了福格特的钱后,便投奔叛卖帝国的阵营。布赫尔和布林德"气愤地"离开了他。与金克尔一起干的人现在有:班贝格尔、埃德加·鲍威尔、贝塔(《您好!》小报)和波尔恩②(我们以前的波尔恩③的兄弟)。绝妙的一伙人。此外还有一两个老娼妇。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我们私下说说,这是个无耻之徒。现在,他看到情况在发生革命的转变(你一定听闻柏林工人的暴动[457]了吧?),金克尔的名声在变臭,便大骂金克尔。但是他在美国出版的全集(其中$\frac{3}{4}$是一些垃圾作品的译文)第六卷,即最后一卷(他刚刚收到这卷,就寄给了我),以关于约翰娜·莫克尔的诗④为结尾,而把反对金克尔的诗⑤压下不发。这真是卑鄙,我带着十分怀疑的神情听取了他对这件事的种种辩解。让这帮诗人见鬼去吧!

关于福格特。他在《人民报》(柏林)上把自己交给普鲁

① 参看本卷第545—546、547页。——编者注

② 欧·波尔恩。——编者注

③ 斯·波尔恩。——编者注

④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参看本卷第436—437页。——编者注

⑤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编者注

上"支配"。

关于敦克尔。敦克尔这个畜生由于拖延而被我臭骂了一顿，现在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承认，最近3个星期的拖延(在这之前，除了勘误表之外，一切都搞好了①)是由于出版由"汗、火和逻辑"[438]构成的"匿名作品"的缘故。我故意向各家报纸透露，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389]，因为我有理由怀疑，"匿名作品"的作者偷偷地把自己和你"混淆在一起"。我认为，拉萨尔先生任意扣压我的东西，未免有些狂妄。这东西本星期将在柏林出版，我指的是第一分册。

只要钱一凑到，我一定会来曼彻斯特待几天，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讨论。[442]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鲁姆②。

明天我将寄给你几号《新闻报》("匿名作品"的作者把我同该报的事情全毁了③)。

请你相信，与这里的这帮无赖共事毫无乐趣可言。比斯康普至少笔头快，并且善于应对。而李卜克内西非常碍事。由于他的自作聪明的卑鄙伎俩，金克尔－鲍威尔事件才这样轻描淡写地在小报上登了一下。[446]

你的文章④在到达的当天就刊载在《人民报》上。最近一期上刊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工作。——编者注

② 指鲁普斯，即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意大利战争》。——编者注

载了拙作的序言①,不过按比斯康普先生一贯的喜好做了一些删节。

26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没有给你写信的这段日子,我必须完成15个印张,寄给正在纽约出版的英美百科全书②。在我还要写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不是件轻松的事。今天是我给《论坛报》写稿的日子,因此根本没有时间。我写信只是为了通知你,你的来信和小册子[437]已收到了。

现在只谈如下几件事:

关于《济金根》: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读它并随后作一答复。[458]

关于小册子:绝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的观点。顺便提一句,我们可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观点。[459]

关于敦克尔:我已经写信给他说,如果那封信对他有所冒犯,很对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指《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不起。这样拖延毕竟是闻所未闻的。最后一个印张的校样①我在5个星期前就收到了。你不能要求我在签订合同后同出版商保持这样的关系并容许他这样对待我,好像他出这本书是对我的"恩赐"。目前他给我的好处,就是使我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英国出版商。②

关于福格特(帝国的福格特):我们手里有证据证明,此人不仅自己从波拿巴那里领取津贴,而且还收买德国人为法俄宣传。[432]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是在政治上的反面大人物哥特弗里德·金克尔那里得逞了。

关于蒲鲁东:据说他疯了,被送进了布鲁塞尔的疯人院。

祝好。

你的　卡·马·

2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收到两份手稿。一份非常出色,就是你的关于筑城的文章③,

---

①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校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9—500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筑城》。——编者注

但同时我的确感到内疚，因为我占去了你本来就很少的时间。另外一份荒唐可笑，即拉萨尔向我和你所作的关于他的《济金根》的答辩。[458]密密麻麻写了好多页纸。在这样的时节，面对这样的世界历史局面，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工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

关于《人民报》。如果你们的书商真的提供这个小报(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你和鲁普斯将会惊奇地看到：在明天出版的一期上将有我们和其他人"打算"撰稿的消息[445]。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外交理由，以后面谈。[442]

敦克尔：我还是什么也没有收到，不论钱还是书①。请把后一点告诉鲁普斯，不然他本来可以收到一册的。

关于施拉姆②。这个大人物在柏林失败了。因此，他妻子的亲属会议作出决定：他必须在克雷费尔德的商界找个小差事。然后，这个"倒霉鬼"给柏林的大臣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认为同可恨的大臣曼托伊费尔斗争是他的政治义务。但现在他已经履行了这一义务，他要求脱离国籍，因为普鲁士配不上他。达到目的以后，施拉姆就同其他一伙人来到伦敦。正如他对霍亨索伦王朝内阁发出的威胁那样，现在他将在英国"入籍"。这是普鲁士自从耶拿会战[54]以来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拉萨尔。对于他的大作(同时他顺便谈到"匿名作品"[437]，说他是"以党的名义"写的)，我(今天)给他去信作了答复，该信篇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8页。——编者注

幅约为此信的$\frac{1}{3}$。① 关于他的小册子，我只指出："绝不是我们的观点。在这里谈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我们的观点"。[459]

祝好。

你的 卡·马·

26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6月2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请您立即把我的书②剩下的稿酬寄往伦敦我妻子处。

您5月底来信说，书将于"下周"问世，稿酬也将付清。可是，今天已是6月22日，既没有书，也没有稿酬。可见，您的原则是，"严肃的科学著作"的出版迟一点也没关系，应该等到战争[380]到处蔓延而使"严肃的科学"兴趣浓厚起来的时候。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那些促使您再度延期的情况或许能说明出书延到 1860 年有道理。因为您曾写信给我说,德国书商中间流行一种做法:在出版科学著作时,如果合同中没写发行日期,那么,一旦他们觉得要适时发行时事性作品时,就会停止出版他们手中的科学著作。

既然我不可能私下答复我所收到的针对这种拖延提出的各类询问,那么再等几天,我将以公开声明[460]作答。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2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 年 7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对我长时间不写信,一定会感到惊奇,但是说来原因很简单。上一个星期,为了多少整顿一下《人民报》,我发疯似地四处奔波[442],而这个星期则忙于私事。

事情就是这样。当我回到这里时,《人民报》的情况如下:金克尔已经被我们最近的一些辛辣文章击溃了。(我从那时起继续搞报刊述评。这一期上的这一栏将由我一人来编,除非发生什么新的事件使比斯康普有机会塞进一些笑话。)[461]但同时《人民报》完全处于瓦

解状态，能否继续出版已成问题。我不在时，借了6英镑多的债，因为“代理人”、印刷所老板①、上帝和魔鬼都知道，我一回来，这种胡闹就将终止。比斯康普非常沮丧。《科隆日报》把他解雇了(由于竞争者的告密)；他不愿领施佩克的情，于是在“公园”里过了几夜。最后，“一些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然而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一切私人政治(布林德?)的敌人”找到印刷所老板，他们想接管《人民报》并给以必要的津贴。② 这就是我来到伦敦时的大致情况。我首先给了比斯康普3英镑，同时劝他接受在埃德蒙顿的学校教师职位，因为不住校，不必监督学生，只教4小时课，所以他仍然能够像往常一样给报纸撰稿。否则，困苦和动荡的生活很快就会使他丧失斗志。他8月1日就去那里。这样，他离伦敦实际上并不比我远。另一方面，如果他本人不在这里，我会很高兴，因为，我迟早都想要更多地亲自参与小报的工作。我只替报纸(还债)付了1英镑5先令，并迫使加尔特、施佩克和几个大老粗凑了3英镑15先令，以偿还欠霍林格尔的一部分债款。此外，我还要偿还李卜克内西先生16先令，这笔钱是我不在时他付给霍林格尔的。这样，还在着手“日常”工作前就已花掉了5英镑1先令。剩下的这笔钱，又付给卡斯滕斯③15先令，付发行部的房租5先令，付邮资4先令，付霍林格尔先生两个半先令作为第九期的订金。你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山穷水尽。但一切希望在于：只要我们再熬几个星期，《海尔曼》就会垮台，并给我们完全让出地盘。此外，报纸有了新的发行部，就不会赔钱了。我坚信，虽

① 菲·霍林格尔。——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613页。——编者注

③ 弗·列斯纳。——编者注

然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让小报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到一定的时刻我们必然会给它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海尔曼》垮台，我们就能把希尔施费尔德的印刷所拿过来。(价格比较便宜，允许较多的赊欠，而且工作效率高。)但是现在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些津贴还是绝对必需的。

拿破仑和约[462]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昨天在伦敦的一帮法国革命者全都欣喜若狂，路易·勃朗发疯似地四处奔走，而意大利人则咬牙切齿。马志尼虽然在战争结束前的6星期曾预言过战争的结局，但后来却幻想波拿巴至少会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我看了一个在巴黎和帕多瓦公爵夫人姘居的爱尔兰人写的信(私人信件)。这个家伙写道，条约的秘密条款是：两个土耳其省给奥地利；普鲁士的莱茵省同比利时联合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确切地说，建立这个"新的帝国"，是为以后吞掉这块肥肉制造借口。①

得到拉萨尔等人支持的普鲁士的自作聪明，使德国(和普鲁士)陷入困境，除了激烈的革命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办法。

请注意我寄给你的《自由新闻》上的第一篇文章[463]。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这个秘密补充条款不存在。——编者注

2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15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倒是愿意给《人民报》写点关于和约[462]的东西，但是我对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因此我认为，你还是自己写这个问题吧，而我就无需再写了。

除了继续进行战争，再也没有比这个和约更合乎我们心愿的了。普鲁士丢了脸，奥地利丢了脸，波拿巴丢了脸，撒丁和意大利的庸俗自由主义丢了脸，英国丢了脸，科苏特完蛋了，福格特及其同伙丢了脸，除了俄国和革命者外，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小犹太布劳恩①会把这称之为"纯粹的革命形势"[464]。但是智者埃夫拉伊姆[330]阁下却委实丢尽了脸。

你的　弗·恩·

① 斐·拉萨尔。——编者注

2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 年 7 月 18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还需要给《人民报》的 3 英镑,我明天或后天就寄给你。今天已经太晚了,另外,"矮子"、即德朗克在我这里,他带着一副讨好的神气到交易所来找我。看样子,这个矮子的生意做得不坏。除了日常的闲谈杂议——他在这时候的表现就像一个酒馆政治家——外,他似乎不愿谈政治问题,尤其是不愿谈过去。而我支持他这种态度,因为我毕竟把他当做局外人看待。但是他的知识并没有长进,他的政治水平只达到这样的深度,即认为意大利人"现在应该开战,否则一文不值"。

撇开这个矮子,再来谈谈《人民报》。我们必须马上商量一下怎么办。如果你带走的 7 英镑这么快就用完了,还额外用了大老粗们的 3 英镑 15 先令,那么我现在手里的那 3 英镑也用不了多久。怎么办? 不知施特龙回来没有。博尔夏特现在没有多少油水。鲁普斯一回来——可是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肯定会让他去打探一下。而在这之前,我是不愿意自己去找博尔夏特的。况且我再也没有遇

上他，虽然有几次在牛津路上希望能找到他。

你务必把报纸改组以后的财务状况确切地告诉我，使我能够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销售多少份？是否已经把送报人等的报酬减到每份半个便士？一个星期的支出和收入多少？结果亏空多少？

我们把蒂姆先生完全说服了。现在《人民报》在他的橱窗里摆在显著位置上，比摆在它两旁的《海尔曼》和《钟声》突出得多。再来几篇报刊述评，就可能使那个《海尔曼》彻底完蛋。金克尔以这种方式突然逃跑是很滑稽的。[461]

下星期用的关于和约[462]的社论应该由你来写。既然我们这样巧妙地搞到了条约的秘密条款①，我认为好好利用这一点极其重要。而这对你来说容易做到，因为你反正要给《论坛报》写这方面的文章。这一点能够赋予《人民报》以非同小可的意义并使它在报界获得一定的地位。请你斟酌一下。

你还得马上写信告诉我，你们本星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文章，我星期三晚上就写出来。

我已经搞到《公文集》[151]，正在研究这些文件和其他俄国文件以及关于帕麦斯顿的所有材料；我还要尽量多弄到些往期的《自由新闻》。我现在必须研究这堆讨厌的东西，因为目前这件事太重要了。你能否告诉我，关于俄国政策的俄国报告书出自何处，是哪次普鲁士内阁危机使得它曝光的？[465]对我说来，内部证据和典型的表达方式自然已绰绰有余，但是要同庸人们辩论，我必须了解这些事实。乌尔卡尔特在没有必要保密的地方保

① 见本卷第567页。——编者注

密,终归是愚蠢的。

能够从布林德那里套出些关于福格特的情况吗?[432]"矮子"自然不相信这件事,因为他问:"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设法把文件印出来?"

一般说来,《公文集》第一卷刊登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文件,可是其中毕竟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波措-迪-博尔哥的文件和给德国各邦政府的备忘录。[466]真是一群蠢驴,俄国人该怎样耻笑他们啊!

《自由新闻》上刊登的《报告书》的确妙极了,包括外交家先生们以一种近乎滑稽的手法把暗杀沙皇说成既是自我牺牲又是共和主义美德。但是,尼古拉①竟这样教育他儿子②怎样暗杀自己的父亲,这毕竟值得怀疑;我看《报告书》中这个地方改动过了。[467]

不能搞到这个文件的全文吗?德朗克告诉我说,格拉斯哥有一个叫拉夫的书商(在圣以诺广场)在推销《海尔曼》,也完全适合推销《人民报》。最好给他写封信并寄几份报去。

你们往美国寄过没有?是时候了。可以寄给魏德迈、施特芬和在纽约的那个曾给你来信报告种种共产主义活动的家伙[300]。

向你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2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7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因为最近一期的《人民报》内容十分贫乏，所以我打算在这个星期写点关于俄国的东西[468]。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同时再登一篇你的文章。能否写点对这次战争的军事总结，或者以别的什么方式讥讽一下这整个事件?① 但是稿子必须要在星期四以前寄到这里。如果小报星期五不能出版，就会极大地影响收入，加上经理人员全班人马突然更换，最近的收入本来就已经大大下降；顺便说说，还必须赶走谢尔策尔。小丑埃德加·鲍威尔(波拿巴的崇拜者)大肆恫吓，说要在下一期《海尔曼》上攻击我们。我们走着瞧吧……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书②出版的广告?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得了头等奖，劳拉得了两个单项奖。

---

①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题为《意大利战争。回顾》的一组文章。——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2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7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和约的文章，我本来很乐意写，因为我只要把我在上星期五和今天给《论坛报》的文章①概述一下就行。还有一个理由是：愤怒出诗人②，所以我的文章写得好。但由于比斯康普已开始写这个文章，并声明将发表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469]，而且由于他事实上或至少名义上领导一切，所以在礼节上不允许这样插手。可是只要他到埃德蒙顿去，那时既然他远在别处，就可以在这样的关键性时刻把社论从他手里拿过来而不致伤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对他来说完全是自尊心的问题。

然而我们两人所能够做的，是从两翼支持他，以便充实下一期报纸的内容。借评论乌尔卡尔特的文件的机会，我将简单论述俄国在这出悲喜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揭穿波拿巴。[468]你也应该借写军

① 马克思《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和《维拉弗兰卡条约》。——编者注

②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79行，原文为"即使我才疏学浅，愤怒使我写诗"。——编者注

事总结方面的文章的机会狠狠抨击波拿巴(顺便鞭挞一下普鲁士)等等。① 依我看,在精神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不让那种相信波拿巴伟大的心理在德国人中间滋长起来。至于奥地利,既定方针是:把一切归咎于国父②,这就够了。

关于文件。它是在摄政危机[348]期间,在曼托伊费尔突然被解职时落到"普鲁士亲王"手里的。从乌尔卡尔特派那些蠢驴那里不可能再弄到更多的东西。个别的地方被篡改了,因为他们没有搞到文件的全文。正是一切俄国的,甚至"秘密的"文件特有的那种笔法,证明了整个文件的真实性:通过这些文件来交换某种传统的约定好的谎言。连波措-迪-博尔哥也是这种笔法。只有在不直接在俄国政府供职的俄国代理人偶然发表的文件中,例如在泰耳斯(荷兰人)和帕特库尔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796年在柏林出版)③中,才能看到俄国的阴谋诡计的真相。

《公文集》[151]。我要给你(也给自己)弄到在巴黎出版的文件全集。《公文集》只能刊载上述文件中帕麦斯顿所允许的东西。

《人民报》。送报人的报酬已减到每份半个便士。开支大的原因是:必须维持比斯康普本人的生活;我不在时[442],由于这些人彼此不和,经营搞得一塌糊涂;我回来后,全班人马都换了。这个周末,我将开出一份总账单。按迄今为止的情况看来,这需要花很大的功夫。这个星期内还得征到能收四五个英镑的广告,以便向霍林格尔偿还

① 恩格斯写了题为《意大利战争。回顾》的一组文章。——编者注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③ 威·泰耳斯《关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生平的回忆录》1722年莱顿版;约·莱·帕特库尔《莫斯科沙皇内阁驻波兰王国奥古斯特二世治下公使给内阁的报告》1792—1797年柏林版第1—3册。——编者注

第9期和第10期的债务。

比斯康普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短评等等。我劝阻了，因为他对此一窍不通。可是既然他(在《人民报》上)已经许愿要谈谈这部著作，所以我请你(不在本星期，而在下星期)替他写一写。[470]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你同时可以借此给这里的通讯员定一个基调并反击拉萨尔要扼杀我的计划[261]。

祝好。

你的　卡·马·

2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20日或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文章一篇①。如果太长，你就在某个地方把它截断，并把未刊登的部分寄还给我，我好接着这部分内容写。

其次附上供《人民报》用的3英镑邮局汇票，签收人是你。

---

① 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一》。——编者注

矮子①明天要溜了。他买了1859年出的全部《自由新闻》，我也一样，还买了1858年的。短笛②可能在这上头伤透脑筋，——那里有许多东西他弄不懂。我问他是否能在格拉斯哥为人民小报筹点钱，他认为不行，我是有意顺便提出这个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么办合适的话，那我就写信给他。因为他刚好又交了点好运，也许能有收获。而且他自己也至少能拿出几英镑。但是，未同你商量，我不愿这样做。谁知道这个矮家伙口袋里有这么一封信会吹嘘些什么。另外，弗莱里格拉特老爷子也应当破费一张5英镑的银行券。如果说那些大老粗都肯掏腰包，那他也会出钱的。既然我们党暂时不得不自己出钱来维持报纸，那就让这个肥胖的庸人也出一份钱。

向你们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2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3英镑收到了。马上就付给了霍林格尔2英镑，列斯纳15先

---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② 原文为"Piccolo"，这里指"矮子"。——编者注

令。外埠的订户正在增加(现在已有60家),但他们的钱要在这个季度末才能收到,因而每星期还要垫付邮资。我现在确信:(1)大约有7英镑的债务,这笔债务在我去曼彻斯特之前[442]没有告诉过我;(2)广告(收入约20先令,而不是5英镑)和谢尔策尔先生的伦敦的订户纯粹是靠私底下耍花招招揽来的,我把他赶走了。如果好好经营(现在这种经营刚开始,几个星期后才能见效),只靠广告就可以维持这家小报。因为马上需要更多的钱,请你写信给德朗克。你告诉这个矮子,目前报纸仅靠党的捐助维持,所以我们要求所有党员作出牺牲,这样一来,他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封信刊印出来。我确信,再过6个星期,事情就有保障了。现在当加格恩之流,一句话,1848年那帮人重新登上舞台的时候,谈不到放弃报纸的问题。蒂姆要求我们在报纸上注明他是曼彻斯特的发行人。本星期我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天气炎热,患了一种类似霍乱的疾病。从早到晚呕吐。今天又能写作了;依据弗兰茨-约瑟夫的宣言和波拿巴的宣言,给《论坛报》写了一篇东西,指出你的军事文章的论点如何绝妙地被证实了。[471]这家报纸曾十分惶恐,一段时期竟把你的所有文章压住不登。布林德趁我不在时搞阴谋,想要掌控《人民报》。我给他写了一封极不客气的信,后来还同他谈过话。但是在这以后,暂时不能向这个人要钱了。庸人弗莱里格拉特连一次报费都没有付过,尽管已经催过他两次了。他不付钱,却在尤赫先生面前耸耸肩膀,表示《人民报》的调子"不足取",虽然他在我们跟前对《人民报》表示赞赏。迟早我们要对这些耍手腕的家伙进行报复。

你忘了告诉我,你是否同意写一篇关于我的书的短评。[470]在这里,这些家伙兴高采烈。他们满以为这部著作失败了,因为他们不知

道，敦克尔直到现在一次也没有登过关于这部著作的广告。如果你要写的话，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绝不是绝对的性质。李卜克内西先生对比斯康普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而比斯康普自己也对我说，他不明白"有什么用处"。鲁普斯回来了吗？

在你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文章①里，你一定别忘了强调波拿巴获胜后追击不力和他的悲叹，因为他终于落到这样的地步：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于害怕革命而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扮演老拿破仑的角色了。同时回溯一下1796—1797年的战争是很重要的。当时法国没有条件动用一切手段从从容容地准备"局部战争"，不得不在财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既在莱茵河彼岸又在明乔河和埃奇河彼岸作战。波拿巴实际上是在抱怨，他再也不能"靠名声获得成功"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从黑克舍尔那里能不能挤出点东西？

你给敦克尔写信了吗？

请德朗克也写点东西。

① 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二》。——编者注

2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给敦克尔写信了。也谈到迄今为止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科隆日报》上还完全不见关于你的书的广告。这星期我无论如何不会写关于这本书的文章；[470]这是一项工作，而要做这项工作，应该事先有一些了解。此外，我已开始写军事文章①，而且希望快点把它搞完。但是我保证下星期写这篇文章。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②中编辑加进了一些荒唐的东西。我说，第五军由帕维亚出发，3日和4日③这样加紧行军，即使不失去由于停顿而耽误的那四个半小时，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军也不会提前多少时间赶到战场。而刊登出来的文章却说，正因为停顿才使得这个军这样加紧行军，这既颠倒了事实，又荒唐可笑。首先，3日早晨6点钟，部队根本不疲劳，因为他们刚刚出发，因此停顿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其次，停顿使他们失去了凉爽的清晨，迫使他们在最炎热

---

① 恩格斯题为《意大利战争。回顾》的一组文章。——编者注

② 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一》。——编者注

③ 1859年6月3日和4日。——编者注

的中午行军。登出这种句子，对任何一个通晓军事的人来说都是非常丢脸的。总而言之，如果由于印刷错误把一些荒唐无稽的东西塞进我的文章，例如把 *Stoß*[打击]印成 *Rest*[其余](!)等等，那么这一切文字上的修饰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的文章特别扎眼的地方就是这种荒唐无稽的东西，其余的地方改得马马虎虎。

你怎么能让海尔维格的蹩脚诗①登出来呢！

至于钱，德朗克过两个星期还要到这里来(就是说从现在起再过十来天)，因此我不得不把一切都推到那个时候。关于鲁普斯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眼下从哪里能搞到钱，还很难说。我可以去黑克舍尔那里试一试，但是我现在事情一大堆，加之关于你那本书的文章也要占去很多时间。要是施特龙在这里多好！龚佩尔特卧病在家，他患喉炎，不能说话。不过我要想办法；只要有一点可能，黑克舍尔就必须在本星期维持报纸的生存。但是，还应该迫使弗莱里格拉特这个齐啬鬼也掏掏腰包。

你在李卜克内西先生那里也博得如此美妙的评语，实在可笑。这些人就是这样！这些先生们已习惯于要我们替他们打算，以至于时时处处都要求：不仅把一切东西给他们和盘托出，而且要嚼烂嚼碎，不仅把精华，而且把一切细节都调制成最小分量，可以立即入口。必须创造奇迹，既不多也不少！这头蠢驴究竟要求什么呢？似乎他从序言的头三行中还弄不明白，继这个第一分册之后，至少还得再来 15 个分册，才能让他得出最后结论。当然，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解决微妙的货币问题等等，纯粹是胡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

① 指格·海尔维格为苏黎世射击手协会会员的节日而写的一首假爱国主义的诗，载于 1859 年 7 月 23 日《人民报》第 12 期。——编者注

存在。但是,起码应当要求这个笨蛋至少注意到与他的微小利益有关的各点。不过,这个蠢货能知道什么!

俄国文件不该这么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468],因为这样谁都看不出其间的联系。彼得逊先生熬夜写就的作品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枯燥。[472]不过,你们在上星期的确处境艰难。

波拿巴先生的讲话越来越滑稽。而对外交使团的讲话简直就太可笑了。[473]同时这个家伙还老是握着剑!但是,看来这个蠢材现在十分认真地想在全世界面前扮演"老家伙"①,至少在外表上。

科苏特散布说,他去过卢辛-皮科洛!

祝好。

你的　弗·恩·

2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告诉你,2英镑10先令已经收到。你的文章②这次是我亲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一一二》。——编者注

自校对的。如果还有印刷错误,那完全是印刷工人①的过错。海尔维格的臭诗是未经我同意刊登出来的。② 因此我迫使比斯康普在上一期报纸上就此事登了一个声明,此外还登了一首《后备军士兵之歌》(作为海尔维格的适当的续篇)。474

比斯康普不去埃德蒙顿了,而是(看来)将在西头正中心的比布腊(饭店老板)那里当家庭教师,这对于我是件十分糟糕的事。如果真是这样,我一定要让这位先生签订书面合同。因为他和所有的职业幽默家一样,像个脾气古怪、歇斯底里的女人,而我们从泥泞中救出车子,不是为了让别人日后去乘坐。应当确保自己的所有权。

琳娜③已从科隆回到这里。毕尔格尔斯自获释245以来变得非常"高尚"。他指责《人民报》"又在"采用老一套的手法,"用拙劣的讽刺"来分裂"党"。看来,他所理解的"党"是所有"不"担任职务的人,特别是福格特和金克尔。当然,他只是出于对"我"的亲切关怀,才作出这些"暗示"的。贝尔姆巴赫在科隆收到了我送给多位党内朋友的"一册"书④。当然,毕尔格尔斯没有看,也不会去看它,"但是",他"为我着想",对这部作品又是"零碎地"出版,而不是一下子出60个印张表示了愤怒。另外,他在某个"商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只是上午教几个钟头课。此外他还在别处授课。他总共收入700塔勒。他的全部"工作"仅限于午前的时间。午餐后,他就开始"休息"以恢复半

① 菲·霍林格尔。——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80页。——编者注
③ 卡·舍勒尔。——编者注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天劳动的疲劳，一连几个钟头躺在丹尼尔斯夫人家里聊天，不过在那里克莱因大夫是个令他恼恨的竞争者。而晚上他就赶到勒尔根[475]那里，十分神气地主持“科隆辩论”直到深夜。他“钦敬”拉萨尔的活动，虽然他没有“读过”拉萨尔的任何作品，包括《弗兰茨·冯·济金根》。他借口自己由于坐牢而害了严重的肺病，以此巧妙地掩饰他一贯的懒惰。此外，这个“高尚的人”还到音乐团体去闲逛。关于科隆案件，他甚至在琳娜面前也重复了一些极卑鄙的谎言，而且绝不是无意的。例如他说，是我们，而不是他和科隆的其他蠢驴，派诺特荣克这头蠢驴充当德国的特派员。[476]据说，他比从前“更漂亮了”。顺便说说：格奥尔格·荣克成了一个赌鬼，而且据说，已把相当一部分财产挥霍掉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最近几个星期又迁居到了柏林。

你如果有空就好了，可以着手写《步兵》[405]。我的金钱问题与此有密切关系。我很想送妻子到海滨去待几个星期。但这只有从美国得到额外收入时才有可能。

祝好。

你的　卡·马·

2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8月3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你的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①。请仔细看一看，如果它完全不合你的心意，就把它撕掉并把意见告诉我。我因缺乏练习，写这类文章很不在行，你夫人一定会笑我笨拙。如果你能把它修改好，那就请你修改一下。最好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来代替二月革命的那些缺乏说服力的例子。

我一完成这桩事，就马上写《步兵》，但是它需要花费我很多精力和时间，尽管有吕斯托夫②，而对他还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

7月27日《自由新闻》刊载的克劳谢的信提供了有关俄国文件的情况，你能不能告诉我有关它的一些详情？"德国人"不就是布赫尔先生吗？到底是哪家德国报纸登载过这篇东西？[477]

---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编者注

② 指威·吕斯托夫《步兵史》1857—1858年哥达版第1—2卷。——编者注

你同布林德见面时谈到过福格特事件吗？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478]

温顺的亨利希①的新角色扮演得不坏。他还是那么忧郁，但是更懒散了，他正在用他的英勇机智的牢骚来拯救世界。

鲁普斯又险些跟一个牧师闹出事来，这个牧师拿错了他的旅行袋。但是由于在留下的旅行袋里放着这个牧师第二天要诵念的初次讲道稿，才使得事情惊人的严重性得以缓和，并使这件事具有了某种幽默的意味。否则，鲁普斯又会高呼："这个国家的无赖太多了，但不是出自工人阶级，而是出自资产阶级"。

你的 弗·恩·

2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这一次接连呕吐了两天，身体很弱，所以只能给你写几行字。

能不能在星期三早晨之前给《人民报》筹集一些钱？

上星期一(每个星期一结账，因此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全部亏空

①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总共约2英镑。(第13期今天才结算,当然没有包括在内,至于第14期就更不用说了,这笔费用要一星期后才支付。各期总是在出版以后的周末结算。)可见报刊情况不错。但是今天必须支付一笔新的开支。此外,通常还需要1英镑(15先令给列斯纳,5先令给报纸的营业所)。我自己的处境很窘迫,现在一文钱也拿不出来,而且这整个事情占去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多。至于庸人弗莱里格拉特,他认为,只要在我们和《海尔曼》之间保持"中立",就足以表明他的"信念"。

赖德律和路易·勃朗已经联合起来出版《共和联盟》。[479]它将于下月初在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里出版,它会给《人民报》带来好处,因为霍林格尔那时将用机器印刷,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手工印刷。此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出版《人民报》。

关于这件事,我以后(等我身体再稍微好一些)将写信告诉德国那边。是不是也要写信告诉博尔夏特?

为了使报刊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尽快获利,还需要一些新的开支:除列斯纳以外,须增添一些投递员等。

施特龙还没有回来吗?

敦克尔这个无赖还没有回信吗?

问候鲁普斯和龚佩尔特。

祝好。

你的　卡·马·

2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现在深陷困境，需要偿还新的营业年度开始前积下的私人债务，所以在最近几个星期只有在万分需要的情况下我才能再为《人民报》出钱。关于施特龙，我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但是，如果他又在布拉德福德，那我立刻就会知道。如果情况非常困难，那你还是应当写信给博尔夏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果真如此，你可以把情况告诉我，必要时，鲁普斯可以顺便去拜访他一下。关于博尔夏特，我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

昨天晚上，我正打算写关于你的书的文章的第二部分①，就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根本不能继续工作。今天又没法及时补上，因此这篇文章只好拖延到下个星期，这令我很恼火。

从星期六到星期一我到城外去了，星期一晚上我才发现附上的敦克尔的信[480]。你凭附上的便条可以领到6本《波河与莱茵河》；请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二》。——编者注

把你不需要的寄给我。弗莱里格拉特已经得到1本。顺便说一下，最后应当迫使这个笨蛋采取比较明确的立场，或者至少要拿钱出来。

敦克尔存心想欺骗我。拉萨尔来信说印了2 000册，而现在敦克尔却说只印了1 000册。济贝耳又到这里来了，他说，据他了解到的情况，这本书销路很好，因此上述说法一定是在撒谎。怎么办呢？

对于没有给你的书登广告的那个漂亮借口，你有什么看法？

马志尼终于在《泰晤士报》上长篇大论地发表了他的外交发现。无论如何这个事实很重要，而且证实了我们的消息和结论。这也许会动摇乌尔卡尔特关于马志尼是俄国人的看法。[481]

祝好。

你的　弗·恩·

2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的便条①，我是在星期四下午收到的。我急忙赶到城里。向加尔特借了4英镑(必须归还)，才把事情解决了。星期一我要写

① 便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信给博尔夏特。我认为，现在放弃报纸是荒谬的，理由如下：(1)这样会使快要完蛋的《哥特弗里德》①能够维持下去；(2)普鲁士国王②一死，德国就会发生剧变，那时我们必须拥有报纸；(3)订户正在增加(虽然在财务方面暂时只会带来亏损，因为每周要花费更多邮资，而报费要到本季度末才能收到)。《人民报》在美国已经有很大影响。例如我的书的序言在《人民报》发表③后，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德文报纸都转载了，并加上种种按语。

你的文章④这一次完全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你能不能于星期三把它寄到这里？

能不能通过你表弟济贝耳在曼彻斯特的德籍店员中筹一些钱？

我一定能从柏林和纽约弄到钱。但是最近的6—8个星期必须设法应付过去。

至于弗莱里格拉特，你自己到这里来试试，看你能不能从他身上榨出1先令！

总之，我们私下说说，如果不是由于一些新的偷窃行为而经常出现新的亏空，那我们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财务状况的。而这些偷窃全是那些老的经理人员干的。我把所有出过丑的人，从谢尔策尔起，都赶跑了。留下这种渣滓反正毫无用处⑤，即使这些恶棍到今天还老老实实，他们也会由于招摇撞骗被撵走。上星期我终于撵走了最后

---

① 指哥·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60—561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二》。——编者注

⑤ 参看《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编者注

一个，即朗格先生。创办一家全新的报纸，比像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那样把一个腐败透顶的东西接着办下去(虽然只是名义上)要相对容易得多。①

附上德纳的信。

你的亲戚济贝耳(虽然我对他的诗作并不很欣赏)能不能为《人民报》写些短诗？但是不要伤感的。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诗人，来刺激一下弗莱里格拉特，哪怕我们必须自己替他写诗。

祝好。

你的　卡·马·

那儿册《波河与莱茵河》下星期再说。

2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人民报》垮台了。[445]你上周末寄来的2英镑，我早就预付给了霍林格尔，因为不然的话，上星期五(一星期以前)那一期就出不来。

---

① 见本卷第540—543页。——编者注

所以我把这2英镑还给了我自己。此外,我欠加尔特4英镑(为报纸欠的),还欠列斯纳大约2英镑,总共6英镑。其次,在霍林格尔那里积下了亏空,当然,这和我们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再增加了。只有订户的钱到手之后,才能结清这笔账。法文报因为大赦的缘故不出版了。[479]

博尔夏特这个吹牛家来信说,在曼彻斯特搞不出什么名堂,首先是由于和约[462],其次是由于大赦。而主要是因为《人民报》是漫骂的报纸,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没办法反驳(这个庸人真是头蠢驴!)。换句话说,《人民报》对施泰因塔尔之流和其他败类不够温柔。相反,我同时收到的鲁普斯的信则高度称赞《人民报》。但问题在于:随着报纸的改进,亏损增加了,而读者减少了。此外,比斯康普这头蠢驴受各方面影响,似乎对自己在报纸里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感到不快。

归根到底(因为报纸虽然在大老粗中间销路不好,但是在伦敦的德国上层外交人士中间却很畅销),由于李卜克内西的无能和比斯康普的懦弱,越来越需要我直接插手编辑工作。由于这里距离较远,这件事占去了我过多的时间,而我自己的生活状况又十分糟糕,使我不能不去操心。

德朗克这个坏蛋,连一个订户也没有征求到。至于你的表弟济贝耳,你可以从附件中看到,他是贝塔任编辑时的《海尔曼》的一位诗人。[482]

祝好。

你的 卡·马·

2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不能在星期五前寄给我一点关于中国的军事方面的东西？[483]今天(上星期五没法写稿，因为我有一个不受欢迎的来访)我写完了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文章①。纯粹政治的材料已经用完，在议会开幕以前不会有新的东西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28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　敦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转来的布林德9月8日的信[484]，如果不是其中有些地方使我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确认其犯罪构成，我早就奉还了。

布林德在信中硬说，他与"这件事"(即当众揭露福格特一事)"毫无关系"。另外，他硬说，他"在私下谈话中"(可见，他只是"私下"谈到福格特)所流露出的"意见……完全被错误地理解了"。[432]这个所谓的错误理解指的是我。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布林德"在私下谈话中流露出的意见"，因而"完全错误地"把它告诉了你和比斯康普。这里不是有意识的、蓄意的曲解，而是这样的曲解：它或者是由于布林德天生低能，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我的理解力差和我天生喜欢曲解所造成的。

对此，我指出下面几点：

(1)福格特成了波拿巴收买德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国外的德国革命者的工具。其次，福格特曾经表示要给在德国的某个自由主义作家3万古尔登，以引诱他参加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这两个消息

是布林德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第一次群众大会那天以极认真的口吻告诉我的。他曾经把这两个消息告诉过弗莱里格拉特。他还告诉过其他人。他曾经当着你的面，当着霍林格尔的面，当着我的面，在我们同他一起谈话的那一天重复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再次确认了这两个消息。① 可见，关于这两个消息谈不上理解错误或正确的问题。它们被承认了。它们能够得到证人的证实。这是事实，只要我们认为布林德讲的话是事实。

(2)至于布林德的"理解"，除了作为波拿巴的行贿代理人的福格特的名字和3万古尔登一事之外，它还体现在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文章标题是：《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布林德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文章中说，"他(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曾经同一位瑞士议员谈过这个题目"，他"知道这位议员的名字"，并且甚至知道普隆-普隆对这个瑞士议员讲了什么；他布林德还知道"……企图为俄国--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流亡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还知道"大量金钱用来收买他们"，最后他说，他"很高兴"，"这种提议被愤然拒绝"。这个"理解"被刊印出来了，可见，它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流露出的"。由此可以看出，布林德不仅与"这件事"有"关系"，而且还起到了首倡者的作用。

(3)把(一)布林德讲的、后来又被他证实的事实，和(二)布林德刊印出来的且在法律上有据可查的"理解"，合而为一，结果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匿名传单《警告》[478]，不过删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话。因此，布林德是不是这份传单的作者完全无关紧要。他是构成这份

① 见本卷第613—614页。——编者注

传单的那些内容的责任发行人。

他"在私下谈话中"谈过福格特的姓名和3万古尔登的事情。不仅同我，而且同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一些人谈过。而且不是作为"秘密的"私事，而是作为政治的揭露来谈的。他自己已经把对这两个消息的"理解"印行于世了。

至于他是不是后来印发的传单的作者，这尤其无关紧要！它不过是把口头的和刊印的布林德合而为一；这是合而为一的布林德。因此，不仅我，而且弗莱里格拉特也认为他是这份传单的作者。他还向他打听过这件事。

可见，他是不是传单的作者，这完全改变不了这件事。他仍旧是责任首倡者。

你记得，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面时曾经发誓说，他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创作和抄写确实是两回事情。但是，现在我掌握着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它们归你支配)，证明传单是在菲·霍林格尔那里印刷的，它是布林德交给他的，上面是布林德的笔迹，菲·霍林格尔把它看做是布林德的作品。[485]

那么，我的不仅"错误的"，而且"完全错误的"理解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至于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我同它之间过去始终存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公开的敌对关系。但是，在10月28日将在奥格斯堡公开进行的诉讼中[486]，重要的并不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福格特之间的争执，而是对前德意志帝国摄政福格特[423]和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之间的关系作出法律判决。因此，在我看来，对每一个德国革命者来说，即使他不属于祖国之友协会[487]，这也并不是"与他完全无关的一家报纸的事情"，而是他切身的事情。但这是口味

问题。各有所好。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2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此外，我的家庭经济又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因为没有什么应急之策。向我妹夫②求援，毫无结果。弗莱里格拉特的营业所正要关闭。瑞士人1860年是否在伦敦建立新的办事处和他们是否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还是个疑问。[256]因此，他现在比从前更有借口拒绝任何票据交易。我已经接到德纳关于"透支"的警告。因此我完全陷入困境。除了一些小小的危险(例如，受到在这个星期停止向我供应煤气和水的威胁)，还积下了一些数目较大的欠款，其中大部分再也不能拖延了。例如房租、学费等等。

---

① 这句拉丁成语的原文为"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直译是：嗜好不能争辩。马克思这里省略写作："De gustibus etc."。——编者注

② 卡·尤塔。——编者注

因为这几天我必须给敦克尔写信交涉第二分册的事,所以请你告诉我,他在报上登过第一分册的广告没有。我觉得,他想完全摆脱这件事。[366]

糟糕的是,我在伦敦再也没有班贝格尔了①,否则我一定能开几张融通票据,然后用美国寄来的钱款偿付。在目前情况下,每次都只能设法使债务延期。

请原谅,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告诉你。我在这里连一个能够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正如我已经写信告诉鲁普斯那样,过几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滑稽的政治丑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2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9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鲁普斯刚才把你的信带给我了。我和我的两位老人②前天晚上

---

①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有时从西·班贝格尔和路·班贝格尔那里得到一些预支。——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母亲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

才从苏格兰旅行回来，现在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我的老头儿到达这里的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件倒霉透顶的事。在一群醉汉中，一个素不相识的英国人侮辱了我；我手里正拿着一把伞，就用伞打了他一下，伞尖碰着了他的眼睛。这家伙立即找他的律师办理这件事；我也采取了必要的对策，因为他的眼睛伤势并不重，而且已完全好了，所以起初看来能调解了事，当然我还是要花费些钱。但是这个恶棍现在突然改变了主意，威胁要向法院起诉，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这件事就要花费200多英镑，而且还会让我公开出丑，使得我同我的老头儿争吵(因为他得出钱)。我到底还是希望摆脱那些讼棍；但是即使事情非常顺利，与酒鬼的这场争端也要花费我40或50英镑。最糟糕的是，我完全被捏在这个恶棍和他的律师的手心里，毫无办法，而且为了不致出丑，不得不忍受一切，否则花钱只会更多。这些该死的英国人揪住了一个“可恶的外国佬”，当然不愿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

因此，这一次真是祸不单行。在还没有稍微弄清这一事件将怎样发展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些英国朋友很有正义感，立刻着手办这件事情，但是我得被敲诈一笔钱，那是毫无疑问的，而谁知道要出多少呢。

但无论如何，星期六或星期一前我会给你寄一张5英镑券，以补救你的极端的不幸；我可以暂时把它列在10月份的账上。请你相信，我一定尽力而为，但你也可以看到，目前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要怎样应对。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消息很坏。我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摆脱这里的绝境。面临着最棘手的困难。

你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且不谈出丑不出丑的问题：如果这个家伙的眼睛已经好了，如果能证明是他先侮辱你，而且他已经接受你提出的和解等，那么我不信，根据英国法律他能得到多大好处。在伦敦最多只能判你2—5英镑的罚金。这整个事件看来目的是要诈骗金钱。

为了使这里的情况不致更糟，十分重要的是，我能在大约8—10天之内把《步兵》[405]寄给德纳。虽然他提出的期限是9月15日，但时间上肯定还来得及，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看到这个良好的愿望。这篇文章不在于写得深刻，而在于写得长。

如果你回到曼彻斯特，打听好那个"英国人"的消息后，立刻又去别的地方，哪怕是来伦敦，并让第三者告诉这个恶棍，说你已到大陆去了，那你就有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也许这一着现在还可行，因为我

从艾伦等人那里看到，所有英国人现在都确信，大陆将颁布大赦[488]，因此他们担心他们的债务人离开这个国家。(不过，普鲁士的大赦要到 10 月 15 日颁布)对付这种家伙必须用各种计谋。

祝好。

你的 卡·马·

28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 年 9 月 26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 5 英镑券一张(B/B 95281 曼彻斯特，1859 年 1 月 1 日)。

其他事情下次再谈。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请尽快答复：

(1)给直接交了报费但还没有寄足报纸的《人民报》订户退款，共需多少？

(2)你同蒂姆以及他那伙人对这一点是怎样商定的？对于没有寄足的报纸，书商们扣钱了吗？怎样扣法？还是他们根本没有付钱？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立即得到对这件事的解释，我要尽可能凑钱(数目不会很大)，以了结同直接交了报费的订户的麻烦。这里

的庸人们疯狂地叫嚷，说什么他们受了骗，而鲁普斯和我不得不受气。因此请你立刻回答我。鲁普斯前天卷入了因这件事引发的一场纠纷，我必须尽快去看看“第三方”。

《步兵》正在写，尽可能在这个星期写完。

至于我这里发生的事，你放心，我有足够的理性，我也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律师并听取了他的意见。问题不在于治安法官所作出的无关痛痒的判决，而在于这是索赔起诉，单是诉讼费就可能达200英镑。你可以相信，我是不会这样简单受骗的。至于跑掉，以我的情况来说，不言而喻，即使离开两个星期，也根本不可能。我这个人，在曼彻斯特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谁也不会相信，为了躲避这样一场官司，我竟会丢下工作和其他事情不管。

关键是，使用任何器械都会给律师提供一个口实，他可以利用这点来激起不列颠陪审法庭对可恶的外国人的义愤，说他没有使用拳头等等。而判外国人的罪，就像2×2=4那样是肯定无疑的，另外，还要迫使他支付费用。但是我除了绝对必须出的以外，决不会多付一文钱，这一点你不必怀疑。事情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我希望不久就能得到解决，这样我至少可以弄明白，在这里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渡过危机。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28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489]

巴　黎

1859年9月26日和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在答复您9月23日的来信时，请允许我告知实际情况：

(1)我在伦敦收到载有普尔斯基声明——他不敢在上面署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号《纽约论坛报》后，曾给《纽约论坛报》寄去两封信，详尽地说明了情况。[490]同时我给编辑寄去一封私人信件①，坚决主张揭露这个爱吹牛的骗子②的伎俩和阴谋。我们不久就可以确认，《纽约论坛报》是否发表了我的信。

至于伦敦各大日报，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发表彻底揭露科苏特的材料。第一，这种报道可能会给自己招来诽谤官司，编辑们考虑到很难对这种受贿指控提出证据并向英国法庭提供证人，因而害怕或者至少是假装害怕这样的官司。第二，科苏特是个坏透了的骗子，定会博得一伙唯利是图的伦敦报人的暗中同情。尽管如此，我还是给

① 马克思1859年9月5日给编辑查·德纳的这封私人信件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拉·科苏特。——编者注

《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出版)写了一篇短文①。我已授权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可按自己的口味"拌凉菜",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东西"本星期就将见报。到时候我会寄一份给您。虽然《自由新闻》读者的范围很小,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内阁和首都都能看到。它在君士坦丁堡很著名。另外,只要这个东西一登在《自由新闻》上,那些同德国报刊有联系的和多少受我影响的伦敦通讯员中就会有人轻而易举地把它移到条顿土壤上去。

附上阿什博特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声明②。现在科苏特的行为被描绘成这样:这个"著名的"爱国者只是要努力阻止"匈牙利的为时过早的起义",这个英明的"国务活动家"总的来说已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前些时候,乌尔卡尔特把他同科苏特的来往书信[491]译成意大利文并在整个意大利广泛散发。关于这些书信,如果您能记起的话,我曾向您提过。

(2)有关酒的事情,您离开伦敦后不久,我得知我的妹夫③10月份之前不会返回阿姆斯特丹。因此,我还没有写信向他谈这件事情。

对英国来说,我到目前为止还在两个人之间举棋不定,尽管这两个人各有不同,但都适合做这件事。一个是德国人,他没有资本,但有干劲和商业头脑,人也勤奋。另一个是英国人,经营法国酒和德国酒,此人虽然不是大商人,但却是个"令人称道的"商人。无论如何,他对酒的生意十分在行,从小买卖做起,短短的六七年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第一个候选者会完全投身于这件事,但是第二个候选

①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
② 亚·阿什博特《维拉弗兰卡和约和匈牙利人的事业》。——编者注
③ 卡·尤塔。——编者注

者也有长处，他有较大的资本，有现成的企业和稳定的业务关系。如果在最近几天弄清楚了这个德国人现在还没打算干这件事(我这么认为是有根据的)，那么我就去找那个英国人，向他讲一讲条件。到那时，将把他的条件通知您，由您自己来决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又及：刚才我收到您的第二封信。我认为，我写的这封信已包含了对它的答复。

9月27日。收到《自由新闻》上的那篇"东西"的校样。

2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来信和附件都已收到。

我刚把信寄出，就明白给你出的一些主意是荒唐的。[②]

我自己因《人民报》的事情将在郡法庭受审。[492]至于曼彻斯特的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9—600页。——编者注

"直接"订户,只有鲁普斯和一个"鞋匠",后者在报纸停刊以前就不订了。

蒂姆还没有付钱,而且也只是要求他支付已收到的报纸的钱。既然曼彻斯特的庸人们没有付过一文钱,我们怎么会让他们受到损失呢?

请把要债的家伙的名字通知这边。告诉蒂姆(以比斯康普的名义),叫他再次收到信以前不要向这里寄一文钱。可以委托他付款给曼彻斯特那些"有正当理由"的索债人。

比斯康普现在由我出钱在汉普斯特德租了房子。这个不幸的人在德国人的医院里动胸膜手术,住院一个半星期,但没有一个钱。总的说来,情况还不错。

今天是写文章的日子。所以就此搁笔。

祝好。

你的 卡·马·

2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列斯纳昨晚也来了,他是我派人请来谈《人民报》的曼彻斯特订

户之事的。

他跟比斯康普一样向我保证,《人民报》没有一个直接订户(除了鲁普斯以外)。而且直到现在没人向伦敦寄过一文钱。

《人民报》停刊后,蒂姆写信给列斯纳要账单。列斯纳回答说,他只能把他(列斯纳)当发行人期间的账单寄给他。于是他按期给他列了份清单。直到昨天蒂姆还没有答复。

因此我想知道,是哪些家伙在曼彻斯特大叫大嚷,借口是什么?

我们这里(尤其我),因《人民报》的事情已经够烦恼的了。

《自由新闻》上的《科苏特的详情》一文是我写的。(我把这个东西给《论坛报》改写成了两篇文章,且看它是否刊登。)[490] 关于科苏特的详细情况,我一部分是从瑟美列的口里知道的,一部分是通过他的书信获悉的。瑟美列几个星期前曾来过这里。

祝好。

代我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比斯康普能否摆脱困境,还是问题。这个不幸的人情况很糟。一切倒霉事似乎都落到我们头上了。

2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0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听你谈《人民报》的情况，非常高兴。那个大叫大嚷的庸人原来是在蒂姆那里订的报。

你在郡法庭的那个诉讼案[492]是怎么回事？

《步兵》[405]一文还没有写完，因为左眼发炎，妨碍我在煤气灯下长久写作(其他方面倒不碍事)，此外还有种种别的事情打扰。但是你在星期五一定能收到这篇文章。

我的那场争端①还没有了结，还会讨厌地拖延下去。但是那个狗东西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受我摆布，看来我可以相当放心；但是无论如何钱还是要花的，这是最恼火的事情，此外，面对着这里的高明的法律，任何人对自己的案子都没有绝对把握。但无论如何，现在的情况已大大好转。

直到前天，这里还没有收到《自由新闻》，我马上再去查一下。乌尔卡尔特在柏林设立了什么分支机构？

现在得知，俄国的《报告书》曾发表在《普鲁士周报》上！(我现在

---

① 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才见到8月份的《自由新闻》。)[477]除了《自由新闻》刊载的①以外,你还有关于"大人物"[376]的丑闻吗?

你的 弗·恩·

让人给蒂姆尽快开列一份完整的账单(即包括列斯纳接手以前的时期在内);这个家伙似乎企图侵吞这笔钱。请你寄给我一份在蒂姆那里订报的人的确切名单,我好监督把钱退给他们,分别通知他们可以向蒂姆索取退款。

济贝耳那些拙劣的诗[482],是由德国的一个家伙背着他投寄《海尔曼》的,他曾在一封信里把这些诗寄给了这个家伙。他立刻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之后从编辑部的答复里他自己才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29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0月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不顾种种似乎对我不利的情况,又率先给我写信,而且谈的是

① 指《自由新闻》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

与我的利益相关的事情,你真是太好了。

至于我不写信,简略说来有下述原因:

第一,你的两封信我都是在它们寄出好几个星期之后,即在我回到伦敦后才收到的,我因工作之需取道曼彻斯特去了趟苏格兰[442]。在这段时间里,各种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可以说使我们的争论[459]的迫切性减弱了。因为争论在实质上不是,而且在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是关于民族的问题,而是关于德国革命者对本国政府和外国应当实行的最合理的政策。但是,若不是由于新的情况耽搁下来,即使晚了,我也要给你复信的。你在一封信中要求关于福格特的证据。这些证据都在卡尔·布林德手里。[432]这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虽然背地里喜欢装出义愤的样子,挑起争端,但是,不管你如何劝说,他都拒不露面。因此,我跟他决裂了。(他甚至否认自己是在伦敦匿名印发、并在奥格斯堡的报纸①上转载的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478]但是,我在这方面弄到了驳斥他(布林德)的书面证据[485],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场合"来谈谈它们。)这成了我继续沉默的又一个原因。因为"坏事之可诅咒,正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②,所以沉默本身就成了打破沉默的障碍。另外——请你不要认为这是辩词——,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上的烦心事,这些事到现在还远没有平息,它们的确使我没有任何心情写信。关于不写信的原因就是这些。我不写信没有任何恶意,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不是这样。

至于敦克尔,我回到伦敦后看到他的一封信,我觉得我不可能再直接同这个人交涉出版续篇之事宜[366],另一方面,因为好久没有给

---

①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② 见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2部《皮柯洛米尼父子》第5幕第1场。——编者注

你写信,我不能突然又为了我的私事开始通信。因此,我把这事搁了下来,并暗自盘算,如果到了一定的日期得不到敦克尔的任何音讯,我就只好另找出版者。

不过根据你以前的一封信,我觉得敦克尔似乎已答应出版两个分册,即整个第一篇(《资本一般》)。但是,另一方面,第一分册①的篇幅要比最初计划的大得多,而且我也根本不愿意使敦克尔成为"被迫的出版者"②。当然,最好至少前两个分册由同一个出版者出版,因为这两个分册是一个整体。

我现在应当全部重新修改这东西,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前写的。但是目前情况不允许我在这上面花许多时间,所以我不大相信我在 12 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而这是最后的期限。

我正忙于第一分册英文版的准备工作,这个工作也同样被日常的风暴所打断。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反响在英国至少比在德国好一些,据我所知,在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到这部著作。但是,我想至少把这第一篇完整地呈献给德国读者。如果德国读者仍旧对这部著作毫不关心,那么后面的各部分我打算直接用英文写,不再对德国的蠢货们抱任何希望。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莫里哀的《屈打成医》。——编者注

2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0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现在很混乱(施佩克破了产，人也不见了；出纳员加尔特现在在布赖顿)，而《人民报》过去一直就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关于列斯纳接手以前的时期外埠订户的精确账目。比斯康普肯定地说，除了最初的几期外，给蒂姆一直是寄12份。

霍林格尔为了《人民报》的12英镑几先令欠款，以及没有出版的最后一期的付排费，对我提出诉讼。[492] 这个恶棍突然要把我变成报纸的"所有者"，虽然这整个烂摊子之所以以亏空告终(我不愿说是毁灭，因为同这里的庸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正是因为我不是所有者、不论花多少时间，也一直未能把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同样，我从来没有向这个家伙作过任何法律上的保证。我认为账目与实际不符，因为这个家伙，除了其他的进款不算，单是最后三期(他的账面上只有后两期)就从我手里收到7英镑(给列斯纳的15先令没有经他的手，是我直接付的)。但是我不会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辩论，因为那样一来我就等于是立刻承认了他有权对我提出诉讼。这个恶棍将发誓并逼迫他的一个排字工人发誓，说我曾经作过保证。(即使是

这样,他也应当先对比斯康普提出诉讼。)我将找比斯康普等人当反证人。我手中如果有钱,就立刻付钱,以避免任何的公开审理,不过不是付给霍林格尔本人,而是要收买一个叫利尔的人——霍林格尔的房东和印刷所的所有者,让他向霍林格尔要债。霍林格尔欠这个人60英镑,从未还过他一文钱。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我想不出一条妙计——我根本看不出我该如何想出一条妙计——,我在这里的地位是完全无法维持的。弗莱里格拉特又试着搞了一次票据贴现业务。但是昨晚接到他的信,说彻底失败了,同时还接到房东的恐吓信等等。附上的拉萨尔的信,我认为是个好消息,我即刻写了回信①。尽管存在沉默的阴谋,[493]这东西看来仍在出售。不然敦克尔不会提出这个间接的要求。但是不管怎样,在用某种方式把极其讨厌的日常琐事处理掉之前,我决不可能继续写这个东西[366]。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报纸都转载了你论述这个东西的文章②(通过这份小小的《人民报》,就可以掌握美国的所有德文报刊)。附上维也纳《新闻报》刊登的广告的剪报,好让你看看德国出版的废物。看看目录就够了。(顺便说一下,我正在给经过挑选的一批大老粗讲授第一分册。看来他们很有兴趣。)

最后,我来谈谈两个"大人物"[376]的情况。

关于鲁·施拉姆。这个可怜的畜生不久前在奥斯坦德,并且从那里给《海尔曼》发了一篇通讯。我没有看到这篇废物,是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的。鲁·施拉姆在这篇通讯中说,细听一下德国人在海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编者注

边的谈话,就足以明了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例如,他说,他听到两位女士操着道地的伍珀河谷方言闲谈,其中的一位称另一位为"恩格斯太太"。① 这就是这个卑鄙小人的报复!但是,这个畜生得到了惩罚,不久前(据弗莱里格拉特证实)损失了2 000英镑。因为这个蠢货做起了"宝石生意"。这也使他在伦敦创办自己的德文报纸(本来应当在这个月出版)的计划落空了。我已经通过比斯康普把这些事实——不出版报纸、做宝石生意、赔钱——提供给《威悉报》发表,作为对他的幼稚的恶作剧的答复,这使这个家伙极为恼怒。

关于卡·布林德。对于这位"国务活动家",我必须详细说说。

我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后[442],大约过了两星期,比斯康普告诉我,布林德通过霍林格尔向他提出,要他那方面(即《人民报》)同布林德及其同伙联合起来,但是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分子都必须走开,由合理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正如你知道的,当时除了几篇打趣的短文②外,我在《人民报》上什么也没有写。但是我马上给布林德写了不是信,而是大约10行字的便条,在便条里称他为"国务活动家"和"重要人物",并谈到他的忠实的"菲德利奥"(即霍林格尔)[494]。第二天,李卜克内西来了,对我说,布林德和霍林格尔坐在拐角一家酒馆里。前者在等我。于是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那里去了。布林德发誓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恶棍霍林格尔也同样发誓。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但是,这次会晤让我有机会发现布林德的其他欺诈行为。会晤中谈到了福格特。布林德发誓说,起草和散发匿名传单《警告》[478]的不是他(他在弗莱里格拉特面前也否认此事,只是没有发

① 见1859年9月10日《海尔曼》第36期发表的一篇未署名的标注为"8月31日于奥斯坦德"的短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

娶)。我说,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传单的内容完全是他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亲口对我讲的东西[432]。我让他回忆一下,他当时曾保证说,他手头有证据,他知道那个福格特给了3万或4万古尔登的人的名字,但"可惜"他不能说出来等等。布林德这时已经不敢否认这一点,而是当着李卜克内西和霍林格尔的面,明白无误地再次承认了这一点。

好吧!几个星期前,奥格斯堡《总汇报》给李卜克内西写来一封信,因为他给该报寄去了《警告》。李卜克内西来找我。[486]我让他去找布林德,而我会到"布林德拐角的酒馆"等这个"国务活动家"。布林德已经到疗养地去了,我想是圣伦纳兹。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信:一次,两次。终于接到这个"国务活动家"的回信。他以最冷漠的和"最外交的"措辞表示遗憾说,"我"白跑了一趟去找他。他说,李卜克内西必须明白,他(布林德)不想干预对他"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和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至于李卜克内西对"私下谈话"中表达的"意见"的暗示,那"完全"是出于误解。这个"国务活动家"以为这么一来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我带着李卜克内西去找科勒特。我记得5月27日《自由新闻》(《康斯坦丁大公……》[452],第53页)上有一段话,我当时就认为它是出自布林德的手笔,它同布林德当着李卜克内西、霍林格尔和我的面亲口承认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构成匿名传单的整个内容,另外,这还证明,布林德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顺便涉及到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这样,我才去找科勒特,他立即说布林德是作者。他还保存着布林德的一封信,布林德在信中附了自己的名片,但要求别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罪证。

我施用种种手法——在这里说它们太啰嗦了——又搞到了附上的这一切(你必须马上寄还;我还给弗莱里格拉特看过)。你看,这就

是这个蠢货的"誓言"(!)。

上星期六，李卜克内西给这个"国务活动家"写了一封信(按照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的内容写的，我在信里用相当尖锐的措词概述了这件事①)。还在等回信，到时你会得到比较详细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29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59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我已经收到你的最近一封来信，从来信可以看出，您似乎以为针对科苏特这件事至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是错误的。

(1)星期四(9月29日)我给您寄了一份9月28日的伦敦《自由新闻》，那上面登有一篇报道，标题是：《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这一期《自由新闻》在出版的当天就被送到了伦敦所有报纸的编辑部。《泰晤士报》只是通过《自由新闻》弄清楚了科苏特和《泰晤士报》的作者一样是可收买的家伙以后，才发表自己的文章

① 见本卷第593—596页。——编者注

来为科苏特辩护。①

鉴于寄给您的那一期《自由新闻》有可能被法国邮局扣压，我把上述那篇文章随信附上。

(2)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自由新闻》的报道。我的朋友们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和不来梅《威悉报》上刊登了逐字逐句的译文。另一篇德译文据说发表在柏林《国民报》上。

(3)今天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同时，我也收到9月24日的《纽约论坛报》。该报在显著的位置以《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为题刊登了我的详细文章，占两栏半篇幅。因为《论坛报》向来偏爱科苏特，并因为普尔斯基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真正的胜利，尤其是这篇文章点了普尔斯基的名字并嘲笑了他在给《纽约论坛报》的一封信中一些为科苏特辩护的地方[490]。美国有100多家英文小报从《论坛报》那里得到"口令"，因此将转载这篇文章。与此同时，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美国德文报刊一定已经把它译成了条顿语言。

此外，不应当忘记，纽约是在美国的匈牙利流亡者的中心。

如果您弄不到9月24日的《论坛报》，我将把这篇文章寄给您，条件是：您必须归还，因为我再没有第二份了，如果普尔斯基答复的话，我可能还要用它。

(4)《泰晤士报》社论提到的科苏特给麦克亚当的信，成了伦敦各家报纸的大笑柄，以至科苏特迫使这个麦克亚当在这些报上声明说，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495]附上伦敦《每日电讯》的社论，作为科苏特的信被如何评论的一个实例。

(5)如果您能再告诉我一些关于科苏特在匈牙利的宣言和阴谋

---

① 指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社论。——编者注

的细节,那就太好了,并且这些内容一定会见报。

(6)我的书商无法弄到您要的那几号《泰晤士报》。要在伦敦的日报出版几天之后弄到几号通常是很难的。

(7)《自由新闻》上的文章中提到佩尔采尔是根据他本人的公开声明。为了使科苏特的追随者们在消息来源方面晕头转向,我认为这样提是适当的。[496]

(8)从附上的便条中您可以看到,英国商人经过仔细考虑后拒绝做酒的生意。而我说过的那个德国人回大陆了。这样一来,我认为不可能在英国办妥这件事。

至于我的妹夫①,我已经给他写了信,但还没有接到回信。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②

2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六收到的钱真是"救命钱",因为一部分无赖债主那天发起

---

① 卡·尤塔。——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了总攻。非常感谢。另外,谢谢你的手稿①。

附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科苏特的文章②。把它给鲁普斯也看一看。然后寄还给我。这会是一起重大新闻,因为普尔斯基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我所引用的关于"同情奥地利","反拿破仑狂"等语是从《论坛报》发表的普尔斯基的一封信中摘出的,他在这封信中竭力为科苏特及其同伙辩护。[490]《论坛报》向来偏爱科苏特,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刊登了这篇文章,我的确感到惊异;诚然,我在随文章附去的德文便条中给德纳打了气。

科勒特寄给科苏特5份最近的《自由新闻》③。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个东西。《威悉报》也转载了。

昨天科勒特到我这里来了。"国务活动家"布林德曾经去找他,竭力抱怨他(科勒特)向我泄露了编辑部的秘密。说什么他(科勒特)应当找我,让我今后别再惹是生非。他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是"俄国的(!)喉舌"。因此,他(布林德)不想帮助它。科勒特对我说:"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国务活动家"布林德这个装腔作势的人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而他以为可以通过科勒特来阻止我。这个蠢货!同时,他还想从科勒特那里打听出《自由新闻》上关于科苏特的文章是谁写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

① 恩格斯《步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③ 指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第10期,上面刊载了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

2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0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你没有害病,也没有遭遇什么不幸,但无论如何请你立即给我写几行,因为你的长久的沉默使我不安。

我随"前函"附上的《论坛报》剪报,请寄还给我。

敦克尔明确表示同意出版第二分册[366]。拉萨尔把他的"意大利"策略说成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东西,并催促我表明态度,同时他表露出一种小小的希望、即我也许已不再坚持"我的"观点。[497]

弗莱里格拉特"作为德国诗人",不能不参加这里的金克尔或席勒纪念活动(顺便提一下,这个活动的结局会很糟),虽然我警告过他,说他只会成为哥特弗里德的陪衬。[498]

在《人民报》的事情上,我避免了那法庭的诉讼[492],为此花费了大约5英镑,另一方面,让霍林格尔在收据上承认比斯康普是所有者,这样他(比斯康普)要负责偿还余下的债款,但是由于他没有任何财产,他也就没有任何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采取这个令人极不愉快的举措,因为金克尔一伙人正等着用这件事来制造一场公开的丑闻,而聚集在该报周围的人一个也不适宜于在法庭上出现。

应《奥格斯堡报》①的请求(在两封非常谦恭、苦苦央求的信中),我把有关布林德的文件寄给了它。[499] 这个家伙罪有应得,尤其是因为他跑到科勒特那里,(1)打算利用他来搞阴谋,(2)向科勒特告发说李卜克内西"是共产党",好最后置他于死地,(3)把奥格斯堡《总汇报》说成是"俄国的"喉舌。

请提醒蒂姆把他在这里的债还清。

祝好。

你的 卡·马·

2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片断]

1859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布林德的事非常有趣;耍外交手腕自以为聪明的人落到自己设的圈套里,看到这一幕总是很愉快的。这个家伙因此会大丢其脸。他对你所发的"誓言"②自然只能"从外交意义上"来理解,正像"从议会意义上"说某人是猪猡,而不算侮辱人一样。布林德对语言的这种丰富,是应当得到承认的。不过,如果能证实布林德先生的"证据"只是出于夸口,那就再好不过了,而我认为,对这个阴险的祖国救世主

①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613—615页。——编者注

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

鲁普斯对苦啤酒质量变差感到失望。因此只好喝黑啤酒和二合酒①。在其他方面，他觉得都挺好，仍旧住在查茨沃思。

不久前济贝耳接到一个可笑的德国作家②的来信。这个人由于手头拮据而打算把自己卖给革命并请求济贝耳居间促成这笔交易，要我买进。同时他威胁说，如果革命不想买他，他就要投入耶稣会[500]教徒的怀抱。但是他们不会无偿要他，因为，无需我说你也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大笨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96

恩格斯致E.乔治·福克纳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福[克纳]：

所附的草稿是否合适？我7点以前还要到这里来一趟。

您的 弗·恩·

---

① 原文为"half and half"，由一半黑啤酒和一半麦芽啤酒混合而成。——编者注

② 胡·厄耳伯曼。——编者注

[草稿]

致丹尼尔斯先生

1859年11月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那天晚上我们之间出了事[①]之后，我本来会首先像一个正派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对方做的那样，向您道歉，然而您马上采取了行动使我完全无法这样做。我甚至马上请我的一位朋友为此目的去拜访您，但是，他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听说，丹尼尔斯太太认为我说过有辱于她的话，果真如此，而我又没有十分果断地收回任何有辱于一位女士的话，那么我非常抱歉。其实我没有同她幸会过，因此我丝毫没有要污蔑她的人格的意思。

至于您和我之间的另外的事情，我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遗憾，我准备付给您30英镑作为赔偿。

顺致敬意

2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列斯纳没有《人民报》那些收报人的名单。他只知道他定期寄给

① 参看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蒂姆的份数(12份)。

比斯康普声称,他在蒂姆那里订购的书不是算在他的账上,而是算在当时雇他当家庭教师的那个牧师的账上。他说,蒂姆只字不提这件事。他将写信和他谈谈这件事,并且还要谈谈潘策尔的占有欲。几天前比斯康普在《威悉报》找到了工作,月薪50塔勒。

我的工作进展很慢[366]。过多的家庭琐事和乱七八糟的破事,让我不胜其扰。这里的"伟大的"席勒纪念活动,[498]你自然已有所闻。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或更正确地说,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将成为英雄。因为这里的事情全是金克尔一伙人策划的,甚至关于成立委员会的邀请信也是哥特弗里德的听差、可怜的贝塔分发的,所以几个星期以前我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希望他不要参加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个肥胖的庸人给我写了一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即使金克尔抢去庆祝会演说这个布理丝,阿基里斯也没有理由赌气返回自己的营帐。"

可见,金克尔是亚加米农,弗莱里格拉特是阿基里斯[501]!此外,据他说,纪念活动"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什么意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最后,他说,他应邀为波士顿(美国)写了一首纪念席勒的诗①。

后来我从《海尔曼》上看到②,弗莱里格拉特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活动,报上还提到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一首赞美诗(保尔作曲)③,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美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② 指《席勒委员会会议》,载于1859年10月29日《海尔曼》第43期。——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原来,这个庸人对我隐瞒了某些事情。后来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看来还是我正确,但是,他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哥特弗里德的计划。

最近见面时,这个家伙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金克尔的代理人贝塔和尤赫从美国方面得知弗莱里格拉特给波士顿写了纪念席勒的诗。哥特弗里德不仅把演说,还把纪念赞美诗也自己包了下来。不过,因为他明白,一事不再理,延请弗莱里格拉特来参加而不让他写诗,或更确切地说,不邀请他写诗(虽然指望他拒绝这个邀请),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尤赫和贝塔以金克尔委员会的名义请弗莱里格拉特参加委员会并写赞美诗。弗莱里格拉特说,他已经给波士顿写了一首赞美诗,他答复得很不肯定,但答应给予委员会以协助。委员会把这当成纯粹的形式,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请求。而弗莱里格拉特却急急忙忙地(叫他为《人民报》哪怕写上三行都不可能,那些困难全都不见了!)干起来了,写了赞美诗(采用了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他念给我听过　　华而不实,很不入耳),跑去找保尔,请求为它谱曲,并且通过自己的朋友、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催促金克尔及其同伙再一次请他。然后他把这篇拙劣的作品寄去并告诉他们,"由于搞错了日期",它已经大功告成,不仅写好,而且谱成了曲子,而他在信的末尾还把自己比作"仆人",这个"仆人"没有得到"主人"(金克尔先生、贝塔先生、尤赫先生及其同伙)的吩咐,就侍候在旁了!(这一切都是庸人自己对我说的。)

他同哥特弗里德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就此了结。弗莱里格拉特到委员会去,受到金克尔的冷遇。原来,弗莱里格拉特——据他说,"完全偶然地"——在自己的赞美诗里写了一段话,当朗诵到这里时"一定"要给席勒的半身塑像揭幕。而哥特弗里德也偶然地把自己说

教的精彩地方安排在"揭幕的那一刻"。争执了相当长的时间，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却让他的朋友(形形色色的败类)发言。后来终于决定，由弗莱里格拉特"揭幕"；于是，哥特弗里德唉声叹气说，他只好始终对着"被遮盖着的雕像"进行说教。这时，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个同伴站起来说，如果金克尔在赞美诗之后发表演说，这问题就解决了。哥特弗里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怒气冲冲地说："他在这件事上已经作了许多牺牲，不能再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事就结束了。于是说教将最先进行。

这一堆破事弗莱里格拉特是很严肃和认真地讲给我听的；同时，对于金克尔一伙竟敢理所当然地不请他(弗莱里格拉特)的所谓"党内朋友"参加委员会，从而把这一切变成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一点，他在委员会里却默不作声，反而认为他这么做十分自然。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参加，但是他不应当允许在他自己出席的委员会里发生这种"陶片放逐"[502]。布林德自然在场。

弗莱里格拉特自从写了追悼莫克尔的诗①之后，"只是暗地里"把我们当做他的朋友，而公开地同我们的敌人打得火热。等着瞧吧。

关于布林德。这个无耻的家伙不久前曾到过霍林格尔那里。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写信告诉他，如果他继续保持沉默，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众揭露他。并说掌握有不利于他的文件。[485]布林德指责霍林格尔向我们泄露了这件事。霍林格尔以充分的理由指出，事情并非如此，并反问他为什么总是不肯承认。他回答说，原稿固然是他的笔迹，但作者却是他的一个朋友。实际情况是：布林德既是执笔者，又是作者，而主要的揭露材料是从戈克那里得到的。蠢货戈克现在"好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编者注

像"是福格特的朋友,并且应当是这样,因为法济通过瑞士银行拥有他的镜子厂25 000法郎的股票,简直成了他的私人银行。因此,戈克只能悄悄地表示他对"背叛祖国"的愤慨。这些"正经的共和主义者"就是这样。

你能否给我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新变化的文章?①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2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弗莱里格拉特的确应该好好教训一下,我希望在席勒的闹剧[498](或它的余波)结束之前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种诗人的沽名钓誉和文人的纠缠不休,再加上奴颜婢膝,实在令人厌恶,而《奥格斯堡报》②却认为他有政治上的美德!

---

① 恩格斯《德国的军事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编者注

②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你想必已经看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297 号和以后几号上关于福格特诉讼的消息。事情很顺利，但是比斯康普的信可耻透了。这个家伙完全可以把他的私事另外写信附上，但令人极其作呕的是，这个《人民报》的编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提供了一份证据，并央求获取一个通讯员的职位，而且让这一切都见诸报端。[503]福格特会大肆宣扬这一点。我们周围竟总是有这样不懂事的蠢驴！

然而，布林德大出其丑，这太好了。你在你的信①中所作的说明和这份文件[485]现在迫使这个正直的外交家不得不发声，除非他想再进一步出丑。他吹嘘他有证据，如果他再不说话，那就表明他只是一个撒谎者。

同样妙的是福格特也遇到了麻烦。他的诉讼因为法院没有管辖权而被驳回，他被判支付一切费用，让他去找陪审法庭，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有到巴伐利亚某一个陪审法庭去告奥格斯堡《总汇报》(这样他注定要完蛋)，或者告《人民报》(这样布林德就将被传出庭)，或者告布林德本人。不管怎样，都没有他的好处，我看除了让自己更加出丑之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一切非常令人欣慰。

加里波第似乎在扮演一个相当暧昧的角色。这对这样一个将军来说是糟糕的。他迫不得已向魔鬼伸出了小手指，而如今魔鬼似乎已经抓住了他的整个手。对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来说，真正用意自然在于：首先利用加里波第，然后毁灭他。这是说明在革命中抱"实用态

---

① 马克思 1859 年 10 月 19 日《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编者注

度"可能落到什么地步的又一个例子。这个家伙毕竟很可惜。另一方面,揭穿了皮埃蒙特是意大利统一的代表的谎言,又是件大好事。[504]

等德国军事改革有了一些进展,我就给你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其他地方,在奥地利等地,军事制度都在发生骇人听闻的变动。到处都采用法国军服等等,在许多方面甚至出现大倒退。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一切还不十分明朗,只要我能把事情弄得稍微清楚一些,就立刻给你写文章①。

我也希望不久在中国和整个东亚又有可供我报道的东西。对摩洛哥也是如此。不过这一切还不成熟。下星期也许写摩洛哥。[505]你是不是已经写了这个问题?或者也许你有帕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的某些政治消息可以告诉我,使我对情况有所了解?

我现在深陷乌尔菲拉[506];总有一天要把该死的哥特语搞通,在这方面,我一直只是断断续续地在研究。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发现我懂得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我再弄到一部工具书,我想两个星期就可以把它全都搞完。那时我再去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这两种语言我也始终没有牢固掌握。到目前为止,我研究时一直没有辞典或其他工具书;我只有哥特语的圣经经文和格林的书②,这个老家伙真是了不起。

为此,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③,你能否再把它寄给我?

我想今天晚上能看到鲁普斯。

---

① 恩格斯《德国的军事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编者注

② 指雅·格林《德语语法》1819—1837 年格丁根版第 1—4 部。——编者注

③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 年莱比锡第 2 版。——编者注

这里也有席勒纪念活动(附上节目单)。我自然同这一切毫无关系。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先生将寄来开场白,济贝耳写闭幕词——自然是一首平淡无味的朗诵诗,但表现形式还不错。此外,这个闲人还指挥《华伦斯坦的军营》①的演出;我看了两次彩排;如果这些家伙放手干,可能还过得去。委员会无一例外是一帮蠢驴;博尔夏特在公众面前演反对派角色;他坚持消极观点非常嚣张,正像其他人坚持积极观点一样,只是他的消极观点同其他人的积极观点基础相同,所以他承认他实质上是属于他们一伙的。

祝好。

你的　弗·恩·

智者埃夫拉伊姆[330]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

29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②

伦　敦

1859年11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我非常抱歉,竟这样健忘,以至摩尔终于不得不叫您来向我索要

① 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1部。——编者注

② 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1859年11月3日或4日来信(见本卷第696页)的回复。——编者注

提到的文章①。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除了对付普尔斯基先生可能干出的丑事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用处，所以根本没有急着寄还。但是，这一次我一定寄去。

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径的确太无耻，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希望不久会有这种机会。同时，围绕着由谁念赞美诗、由谁致贺词，赞美诗和贺词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些重要问题展开的这场特洛伊战争[507]，很令人开心。这里的庸人们对我和鲁普斯根本不参与这一次席勒纪念活动大为不满。昨天晚上我还同3个热忱的席勒分子发生了争吵。这些人根本不能理解，有这么一个让自己好好露脸的绝佳机会，怎么会有人不拼命挤进去。他们打算在这里成立"席勒协会"[508]，即德国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看书、吃饭、饮酒、演讲、做操、演戏、弹琴，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博尔夏特是个十足的傻瓜，竟去参加预备会议并发言表示反对(他曾经怂恿我同去，正是因为如此我没有去)，而当投票表决时，同他一起投票的只有瘸子画家霍约尔和另外一个人，结果博尔夏特自然遭到惨败。后来，他给这个协会捐了4英镑10先令，这使他可以当3年会员。

然而您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一次有些什么样的德国才子突然抛头露面。什么格策博士、马尔库斯博士、多耳希博士、扎梅耳松博士，所有这些家伙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和一些唯美主义的犹太人把持着这整件事情，而才子们又在犹太人那里当了家庭教师，只有扎梅耳松除外；他是医生，4年来始终是"刚刚在曼彻斯特开业"。尽是自我吹嘘和闲言碎语，谁还要参加！

您看，我自己也开始背后说人坏话了，因此最好还是就此搁笔。

①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别忘了问候摩尔。

您的　弗·恩格斯

30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要不是一大堆讨厌的家庭琐事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1)感谢你在敦克尔那里奔走张罗[509]。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抨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置之不理，完全置之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痛骂我的共产主义，那么可以期望他们也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在德国确实也有专门的经济学杂志。

在美国，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①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只是担心它对当地的工人读者来说理论性太强。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2)关于福格特。

奥格斯堡《总汇报》刊登了关于福格特诉讼[486]的报道，报道中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伙奇怪的人之中，这也许会使你感到惊奇。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除了《海尔曼》之外，有一家最近由埃德加·鲍威尔编辑的所谓工人报纸《新时代》。给该报撰稿的有在乡下当教师的比斯康普。这家报纸同《海尔曼》有所谓原则性的对立。因为，埃德加·鲍威尔认为现在是把自己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了。我自然同这件事毫不相干。鲍威尔写信给比斯康普说，为了除掉竞争者，金克尔把自己的报纸交给了承印《新时代》的印刷所老板①印刷(《新时代》是靠这位印刷所老板的贷款，并且完全受他操纵的)。比斯康普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赶到伦敦，他不仅发现金克尔以出版自己的报纸挤垮了《新时代》，而且发现所谓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埃德加·鲍威尔也加入了《海尔曼》的编辑部，投到金克尔那边去了。

这个比斯康普的情况大致如下：他曾是《大胡蜂》报的发行人之一，同杜朗和卢格一起编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他在瑞士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510]。由于他跟卢格之间的关系，在他逗留伦敦期间我们没有同他会过一次面。我根本不注意他，但是他却偶尔对我提出论战性的批评。这个人是高尚的本能、软弱的天性(和身体)、禁欲主义和懒散、康德的道德意识和不通人情的乖戾的奇怪混合体。当他神经质地暴怒时，他会"从原则出发"牺牲任何立场，突然陷入绝望的状态，消极地和克制地忍受一段时间，然后又突然干出一些近乎卑劣的蠢事。当然，我之前对这个人的了解并不像我在这里向你描绘的

① 弗·希尔施费尔德。——编者注

这样。我现在是按照我跟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印象来描绘他的。

现在再回过来谈上面的事情。比斯康普马上放弃了教师的职位,并且为了进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即反对金克尔的斗争),创办了《人民报》[445],但除了一个工人协会[511]给予的津贴外,没有其他任何经费,等等。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他当然就要忍饥挨饿。当他的新职务为人所知后,他就失去了在此以前所得到的给几家德国报纸写通讯稿的机会。过去,搞点私人授课曾使他得以勉强维持放荡不羁的文人生活。

我还必须预先指出,从1851年起,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协会,包括跟所谓的共产主义协会[58]有过任何联系。与我经常见面的唯一的一批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二三十个人,我私下向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不过,李卜克内西是资助比斯康普创办《人民报》的那个工人协会的主席。

这个报纸创办后几天,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我家,请我给它撰稿。我当时断然谢绝了这个请求,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再则因为我当时正打算离开伦敦较长时间。我只是答应通过在英国的朋友给他们弄些赞助,而且也这样做了。那一天我对他们俩讲了布林德在前一天义愤填膺地告诉我的有关福格特的事情,同时告诉了他们我的消息来源。我后来看到,比斯康普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451]。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人民报》上转载了布林德的匿名传单,这份传单是承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印的。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把传单的副本寄到奥格斯堡《总汇报》[486],他一直为这家报纸提供关于英国的文章。(关于后面这个情况,我发觉,这里的流亡者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的报纸写文章。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我不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东西。不过,我注意

到，帕麦斯顿企图借助也曾利用英国书商威廉斯作为自己工具的普鲁士公使馆，以李卜克内西有"反政府倾向"为由而把他撵出奥格斯堡《总汇报》。)

我回到伦敦以后[442]，《人民报》收到我和恩格斯的几篇与福格特案件毫无关系的文章。除了几篇抨击施莱尼茨的外交通告的文章之外[512]，我只寄去一些诙谐的评论，从文法角度分析了金克尔在《海尔曼》上的漂亮说教①。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

这家报纸突然停刊了，主要是缺钱。比斯康普生活毫无着落，而且还患有重病，不得不到德国人的医院就医。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出院后真的会饿死。当时，他给几家德国报纸写信请求给它们写通讯，但是毫无结果。最后，他收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并且寄去了一封非常丢脸的回信，这一点当然是瞒着他的朋友干的。② 自然，他当时以为，他写的是私人信件。现在这头蠢驴悔恨极了，已经好几天寝食不安了。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把这一切这样详细地讲给你听，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替它辩护。如果他是像此地大多数"民主主义者"那样出卖灵魂的人，那么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煎熬。

至于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声明③，事情的经过如下：

你知道，布林德发表了揭露福格特的文章。与此同时，伦敦《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发表了他的内容大体相同的匿名文章

① 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27、636—637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编者注

(随信附上),不过文章中删去了福格特的名字和某些细节。[452]当福格特向法院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该报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负责的李卜克内西自然也就找到我,而我又自然找到布林德。但是布林德不愿对自己的言论负责。[486]他说一切都出于误会。整个案件与他无关。他甚至还发誓说,他同匿名传单毫无关系。一再要求都没有什么结果。这种行为尤其无耻的是,这个蠢货知道,福格特在伦敦私下地、而在瑞士公开地指出我是揭露材料的来源,因而把整个案件说成是共产党人对"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前帝国摄政"[423]嫉妒和仇视的结果。因此,我首先找科勒特,他毫不含糊地说,《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是布林德写的。后来我搞到了排过传单的排字工人的证词[485]。布林德的背信弃义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我根本不打算为这个"共和主义者"火中取栗。此外,揭示真相的唯一可能就是迫使福格特和他相互攻击。最后,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要像对刊载过这种揭露文章的其他报纸一样,应当讲清事情的全部情况。

德国的整个庸俗民主派现在都攻击我,而比斯康普的蠢举使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容易。当然,我并不打算在一些小报上同所有这些狗崽子对骂,但是我认为应当教训一下《自由射手》的爱德华·梅因先生,以儆效尤。我要寄一份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一份给汉堡《改革报》。如果我寄给你的那份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发表,那就太好了[513]。

我对意大利战争[380]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得留到下一封信(不久就寄出)①再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653—655页。——编者注

又及:关于下面这一点我很难开口,我的经济状况很危急,以致几乎没有时间给《论坛报》写文章,更没有时间写《政治经济学》[366]。不错,8—10个星期后我将得到40多英镑,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关键的是在这个期限以前要使用这笔钱。你能否为此帮我办一次期票贴现业务?8个星期,至多10个星期以后,我可以支付40英镑。

3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格林的书①将寄给你。

关于摩洛哥[505],我还没有写什么,也没有写高加索[514],也没有写关于亚洲的军事文章。我没有任何关于摩洛哥的外交详情。因此还必须由你来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简直不可能继续写第二分册。我认为这个分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366]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

比斯康普的信无耻透顶;他的处境可以解释这种行为,但是不

①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能为它辩护。整个庸俗民主派在德国报刊上竭力掩饰布林德的事情并猖狂攻击我。《自由射手》的现任编辑梅因先生就是这样。我刚刚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寄去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513]。即使要用枪指着这两个家伙,我也要让福格特和布林德当面对质。

卑鄙的普尔斯基在《论坛报》用几句话把我的信打发过去了,说什么这封信是出自"发了疯的"乌尔卡尔特的阵营。[515]这些家伙不敢张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手中掌握有什么证据。这就是,正如瑟美列来信告诉我的,科苏特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之后,没有向克拉普卡和其他军官作任何交代,就偷偷逃走了。他害怕被引渡给奥地利人。[516]因此,匈牙利营垒里对他特别仇恨。我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普尔斯基。

你的　卡·马·

30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1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回信。

问题不是要你去弄钱,而是要你开张期票。我可以以你的名义

开一张3个月的期票吗？如果那样的话，在期票到期之前你能得到偿付它的钱(这一点不仅我，而且恩格斯也可以保证)。可见，这是说的融通票据，或者说的更简单些，是票据投机。当然，我在这里能否办妥这种票据贴现，还大有问题。但是希望是有的。如果恩格斯手头所有的闲钱不花在打伤一个英国人的案件上①，他会弄到必要的钱款。这件事花了他100多英镑，而在伦敦开具曼彻斯特的融通票据只有在商人之间才有可能。

我认为，现在寄驳斥梅因的声明已经太迟了。如果《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愿意刊登这篇声明，把它寄到柏林②却太迟了。如果它们不刊登它，那么再对伟大的梅因的那篇过时的文章作答复，就彻底来不及了。[513]

关于福格特，对我们党来说——与庸俗民主派相反——，问题是要迫使他同布林德斗起来。看来，这两位先生都同样胆怯地彼此保持距离。福格特很狡猾，第一，他把我说成是揭露材料的来源；第二，他没有把靶子指向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而指向奥格斯堡《总汇报》。[486]既然涉及到我，他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成是出于仇恨，甚至是出于过去《新莱茵报》对他的敌意。(你大概知道，鲁普斯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时，曾经反对乌兰德给帝国摄政王约翰的感谢词。福格特借此机会发泄他的怒火。他在发言中对《新莱茵报》作了谩骂式的攻击，尤其是对鲁普斯进行攻击。[517]此后，鲁普斯要求同他决斗。但是福格特声称，他的性命祖国太需要，不能让它遭受这样的危险。鲁普斯则威胁要在大街上当众给他以耳光。从此，福格特就不

① 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② 即寄到柏林《人民报》编辑部。——编者注

再露面,除非一边由他的姐妹,一边由他的姐妹的女友护驾。鲁普斯当时太客气了……)此外,福格特先生知道,德国庸俗民主派把我看做是他们的眼中钉①。其次,如果他控告的不是《总汇报》,而是《人民报》,那么布林德等人就不得不出庭作证,事情就必然会水落石出。最后,直接同革命报纸作斗争和同反动的《总汇报》作斗争完全是两回事。看看"高尚的"福格特(他的辩护律师称他为"圆满的"福格特,这个称呼对他比较合适)如何在他的《比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是很有趣的。[518]他说什么我"同警察"有联系,靠牺牲工人过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

至于科苏特,我从瑟美列(前匈牙利总理,现住巴黎)那里得到他同波拿巴勾结的全部详情。[519]我已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揭露科苏特的文章②寄给他,一俟他从巴黎把这份剪报寄还,我就把它寄给你。其中最有趣的是,科苏特的代理人普尔斯基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

在这里,席勒纪念活动成了金克尔纪念活动。[498]弗莱里格拉特不顾我的警告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现在他认识到,哥特弗里德纯粹利用他当工具。他告诉我,金克尔的矫揉造作的讲演真像一出滑稽的猴戏,没有看到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把事情公开上演之前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在幕后发生的事③告诉你,你会捧腹大笑。在《新莱茵报》时期,哥特弗里德在报刊上出现时总离不开他的标志:先是行囊,然后是火枪,后来是七弦琴,最后是纺车。现在这个牧师则手不离黑红黄三色旗。[520]他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些所谓"工

① "眼中钉"的原文为"bête noire",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②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23—625页。——编者注

人"属于这样一些行会,它们的章程第一条规定:"按照章程,本会的辩论不得涉及任何政治"。在1848年以前,这些家伙是受本生庇护的。

扯得够多了,我本来打算在这封信里只谈钱的问题。

祝好。

你的　卡·马·

30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能否把附在下面的对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13号上发表的声明的答复[521]刊登在《人民报》上?如能刊登,请寄给我两份。另外,希望你注意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在最近一期《海尔曼》上在伦敦德国人的一片欢呼中为自己唱的赞歌。[522]

匆匆。

你的　卡·马·

304

恩格斯致埃米尔·恩格斯

恩格斯基兴

1859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埃米尔：

我们的工序和机器构造大致如下：卸掉辊，放上纱，然后再装上，同时用螺丝(机器的每一端都有一个螺丝)把上辊提高，使纱拉紧。

1. 辊是铁制的，两端装着四角轴颈，插入(轴上的)四角小孔。但是这些只是由机器转动的下辊才有，上辊安装在普通的基座上，随下辊的转动而运转。

2. 如上所述，螺丝装在上辊的两端，由机器拉紧，而不是用手。

3. 毛刷辊的轴有固定的支点，这样只要纱一装上并拉紧，它就落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支数不是特别细，我们现在总是在同一个辊上轮流装毛刷和木杆，和纱相摩擦。

4. 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把安装好的辊同转动的部分连接起来——我不理解，但我认为第一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无法给你画出机器的草图，因为我记不得所有的齿轮。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很容易画出一幅来，因为，据我所知，机器的所有重要

部件同你们的机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生产支数粗的和细的纱都是用同一部机器，顶多是换一换滑轮以减低转速。通常毛刷的滑轮直径为20英寸，辊的滑轮直径为14英寸，而辊的转速为每分钟163.90转。在纺支数很细的纱时，我们把辊的滑轮直径加大到18英寸。螺杆由"直的和交叉的皮带"带动。

我们的机器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雷恩—霍普金森公司制造的；你们只有向哥·欧门交涉，才能从这里得到整部机器或机器的某些部件。

请告诉父亲，我将替林肯巴赫找工作，但是他不亲自过来，希望是不大的。年轻人带着好的介绍信(给各个公司的这种介绍信，他应当尽可能多带一些)到这里来，通常很快就找到工作，而总待在家里不可能找到工作。不过，到这里来碰运气，是要承担风险的。

代我向小绿蒂①、父亲和母亲、爱利莎②、阿道夫③和两家人，以及所有躲避霍乱的人(如果你们还在留他们栖身的话)衷心问好。我新买的马跑得快极了。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夏绿蒂·恩格斯。——编者注
② 爱·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③ 阿·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3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星期五能收到你的一篇关于摩洛哥的文章。[505]且不谈其他一切，现在是总统选举时期，我自然担心他们又要压缩交稿的篇数。如果我在目前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不给这些家伙写这类他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个命运会降临得更快。

你还应当给我写一点关于曼彻斯特席勒闹剧[508]的东西，自然是私人性质的，不是给《论坛报》发表的。我在下一封信给你谈谈这里的金克尔纪念活动。弗莱里格拉特现在对哥特弗里德①恨之入骨。你先读读最近一期《海尔曼》，亲眼见识一下"可爱的牧师①"怎样丑态百出。[522]

我觉得，奥格斯堡《总汇报》不刊登我的声明，是因为在布林德的声明寄去之后我的就显得是多余的了。我现在已经把对这个巴登狡猾之徒的声明的答复寄给该报，并且坚决要求——同时提到它给我

① 哥·金克尔。——编者注

的信①——刊登我的答复[521]。

祝好。

你的　卡·马·

3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本来有一个俄国人在纠缠着我，今天又来了一个日内瓦人，而这个欧门把最繁重的代表公司的任务逐渐往我身上推。尽管如此，我今天早晨还是想着要抽出时间来写文章，但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下星期二你一定会收到一篇关于摩洛哥的文章[505]。接下来我将尽快寄上关于志愿兵猎兵运动[523]、普鲁士军队的改革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文章。

殴打事件②了结了。赔偿费30英镑，诉讼费25英镑，均已付清——一部分是借的。这个案子是在伦敦审理的，除了这里出丑之外，这件事可能从《泰晤士报》转登到德国报纸上去，这正是金克尔及

① 见本卷第62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其一伙求之不得的。

席勒纪念活动。附上节目单以及诗作原稿，你会看到，它们包括：

迈斯纳的开场白，

扎梅耳松的节目，

济贝耳的闭幕词。

开场白和闭幕词只是由于节目的第二部分而得到补救。

第一部分遭到明显的失败。马尔库斯博士先生(破产的羊毛商人和薪金66塔勒20银格罗申的埃朗根[①]的博士)哭丧着脸宣读委员会的报告，济贝耳朗诵开场白还过得去，但不太清楚，泰奥多雷斯尽讲些华而不实的蠢话，根本听不清楚，只听到：Rrrrrrr。合唱很精彩。莫雷尔讲的是英国的老生常谈，但是洪亮而又流畅。《伊毕库斯的鹤》[②]使全体听众昏昏欲睡。幸而时间已经很晚了，若是完全按节目单进行，要拖到深夜一点。因此扎梅耳松的韵诗被勾掉了。一个叫林克的人朗诵《无敌舰队》[③]很精彩，然后上演戏剧[④]。舞台很漂亮，但是音响效果不好。场面很壮观，背景很生动，简直太生动了。总的来说，小伙子们演得不错，但是由于他们嘴上都挂着大胡子，而且因为他们说话不完全对着观众，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嘉布遣会士[⑤]演得好(扮演者是《德国大学生史》一书[⑥]的作者、前学生会会

① 埃朗根是巴伐利亚的大学城。——编者注

② 席勒的叙事诗。——编者注

③ 席勒《无敌舰队》。——编者注

④ 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1部《华伦斯坦的军营》。——编者注

⑤ 席勒《华伦斯坦的军营》中的人物。——编者注

⑥ 奥·多耳希《德国大学生史》185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员、蠢驴和笨蛋多耳希)。济贝耳的闭幕词由林克宣读，林克仪态大方、声音悦耳，效果很好。简单说来，第二部分挽救了整个演出。在第二部分里和第一部分被删去的一个节目里，年轻人占主导地位(我的潜在的影响间接地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华伦斯坦的军营》序曲是依照我的提示写的，而且写得很好)，在第一部分里自作聪明者以及喜欢出风头的庸人和教师占主导地位。

他们现在还打算用余款成立席勒协会[508]，但是这笔余款是150英镑的亏空！

星期六举行大会餐，我没有参加。祝酒很多，未能宣读的祝词都宣读了。

星期五晚上还有歌唱家和演员狂饮到四点钟，很是快活。

你的　弗·恩·

水晶宫里吵架的情况怎么样？[498]

3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明天来不及把关于摩洛哥的文章[505]写完，还可以拖

到星期六(即取道科克①)。我今天在写(因为星期二没有写)苏伊士问题。[524]摩洛哥的事必须写,不然他们不得不从《泰晤士报》转载。

祝好。

你的 卡·马·

3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19日和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会收到我寄上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1)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信,(2)奥尔格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给比斯康普的信,(3)在莱比锡出版的《凉亭》一期(第43期),(4)伊曼特给我的信,附有特里尔《人民报》的剪报。[525]最后,我劝你买一份今天的《海尔曼》,因为它载有贝塔先生所写的关于这里席勒纪念活动[498]的纪事,对我们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的所作所为作了奇怪的说明。②

① 爱尔兰的港口。——编者注

② 指1859年11月19日《海尔曼》第46期发表的署名"贝"的短评《我们的席勒纪念活动纪事》。——编者注

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先告诉你(以免忘了)，匈牙利人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举行了集会，决定写一封信给科苏特，要求他对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①加以澄清。否则，他们就不再效忠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向你说过瑟美列最近告诉我的消息②。首先，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科苏特没有向军官们，包括克拉普卡，作任何交代，就逃出意大利。科苏特害怕波拿巴把他引渡给弗兰茨-约瑟夫。516正如瑟美列现在所写的，这个蠢货起初并没有参加波拿巴主义的事件。克拉普卡、基什和泰列基私自同普隆-普隆商定在匈牙利掀起革命。科苏特对此有所风闻，便从伦敦进行威胁，如不让他参加这个协定，就要在英国报刊上揭露他们。这些好汉就是这样。

我有点羡慕你住在曼彻斯特，能够置身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③之外。我不得不过问这全部肮脏东西，而且现在的情况本来就要占去我不少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高兴的是，你只需间接地体验这全部肮脏东西。

上星期四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现附上。为了使你明白他的极端堕落和偏狭，告诉你以下情况：布林德这个家伙对我们背信弃义的同时，却同弗莱里格拉特过从甚密。在席勒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中，在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的激烈冲突④中，布林德曾经充当他的代言人。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两家人亲密无

---

①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37页。——编者注

③ 《老鼠与青蛙之战》是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是对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的模仿，作者不详。——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间地坐在一起看表演。第二天早晨《晨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过去,批判的嗅觉(实际上,要撕下大学生布林德的匿名面具,并不需要很灵敏的嗅觉)告诉我,是布林德,并且只有布林德才会写出《自由新闻》上那段反对福格特的话①;而这次同一种批判的嗅觉又告诉我,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感到惊异的只是,这个爱拍马屁的谄媚者竟敢这样冷淡地谈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把剪报寄给了弗莱里格拉特。我收到了他的信,现附上,从信中多少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我造了假,把一些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话偷偷塞进了大学生布林德的作业。我星期六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声明(即说他绝不是告发福格特的人,并且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字)。[526]他也不敢对我说起这件事。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如果布林德觉得他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我认为布林德并没有犯什么罪;这是审美判断的问题;而他如果受布林德的蒙骗,以为我通过某个神秘人物篡改了布林德的作业并塞进了一些反对他弗莱里格拉特的话,那才真是发了疯。这个庸人狼狈不堪,立刻承认他把我的信拿给布林德看过,并且把布林德的两封信拿出来给我看。大学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中描述了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的大会[432]上频频出现在我身旁、而在水晶宫(11月10日)[498]则小心地围着布林德打转的那个人。在第二封信中(弗莱里格拉特竟屈尊写信对布林德说,他不能相信我会添上反对他的话),布林德表示他也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点。于是,我对这个庸人说,仅有的两个德国人,而且5月9日在台上一再纠缠我的人,恰恰就是布林德和孚赫,再也

① 见本卷第614页。——编者注

没有别人。而布林德是认识孚赫的。他是在席勒委员会[498]上请人介绍认识孚赫的,他曾代表弗莱里格拉特感谢孚赫支持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而反对"演说"①。这个巴登狡猾之徒这里又不提孚赫的名字。(我把这件事立即告诉了孚赫。)因为孚赫认识《晨报》的编辑格兰特,如果他要求布林德亲自说明他(孚赫)是否曾让他(格兰特)往布林德的文章里添加东西,就可以使布林德被赶出享有专利权的啤酒店主的报纸[527];因此,大学生布林德记得5月9日孚赫的相貌是怎样的。他也记得同样一副相貌11月10日在水晶宫曾小心地围着他打转。但是他记不得这个他如此熟悉的人是同一个孚赫。

整个这件事是如此卑劣,如此混乱,对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这两个蠢货又如此具有代表性,使我不由得详细地叙述了这全部肮脏的事。最能代表蠢货弗莱里格拉特特点的是,他并不认为他应该向我解释清楚他同金克尔一伙一起公开活动、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声明、向《海尔曼》献媚以及当他已经知道布林德这个无赖的"誓言"②时还同布林德交往等等行为。他只是念念不忘,有人竟敢说他的诗(附上)"在中等水平以上",而不赞美它是美好和崇高的化身。

我对他说,我对这件事根本不在意,相比而言我和布林德之间存在着严重得多的问题等等。

至于金克尔等人对他的"阴谋",那只能怪他自己。他为什么要和这些家伙鬼混?

① 见本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3—615页。——编者注

最后,我表示希望了解一下《凉亭》第43期的内容。于是发现,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贝塔先生交往甚密,他在自己家中款待贝塔,并"容忍"贝塔所写的大肆吹捧他本人并美化他的家庭的传记。他感到恼火的只是,贝塔在结尾处(当然是受金克尔的怂恿)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他的性格——由于我——同时被毁灭了。在独创方面从来不是很有成就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多年来放弃了诗的创作而从事银行业务,我对此是有责任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堕落到同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的前副编辑无赖贝塔为伍,在我面前竟不以为耻。他也不以这个下流家伙令人作呕的献媚为耻。他感到恼火的只是,他在公众看来是一个"受我影响"的人。他不确定是否应当对此发表声明。只是因为害怕我的反声明,他才没有走这一着。只要他放个屁,别人就会叫好;他一方面效劳财神,另一方面又是"缪斯女神的祭司";他在实践中的毫无原则在理论上被吹捧为"政治美德",——这个家伙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人非常敏感,受不得一点点刺激。他把他同哥特弗里德[①]在幕后发生的一场小小的戏剧性争吵看做是重大的阴谋。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合乎常理的,即我的家庭对于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著作(如关于货币的分册[②])不仅得不到承认,甚至不被人注意的状况应当听天由命,我的家庭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不得不遭受种种不幸,并在实际上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这家伙认为,我的妻子应当满怀感激地容忍别人当众对我采取的卑鄙行径,同时她还得知道弗莱里格拉

① 哥·金克尔。——编者注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特夫人是受人称赞的和享有盛名的，甚至他的小凯蒂[①]这个一句德国话都不懂的傻瓜也被引荐给德国庸人。这家伙没有一丝朋友的情谊。否则，他会看到我的妻子是怎样受苦，而他和他的妻子又给她增添了多少痛苦。无论从党的观点还是从私人观点来说，此人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虚伪和暧昧。

但是我不能，也不应当同这个家伙公开争吵。他办理《论坛报》的期票，我应当始终把这事看做是帮我的忙(虽然因此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从比绍夫斯海姆处得到好处)。不然，我又要像以前一样为如何从《论坛报》拿到钱而伤脑筋。另一方面，金克尔及其同伙——整个庸俗民主派(也包括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所希望的，莫过于发生这种争吵。仅仅因为这一点，目前也不该进行争吵。固然，我也很难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卑鄙行径。

关于水晶宫和后来席勒委员会中发生的事情，下封信再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布林德先生在最近一期可恶的《海尔曼》上如何自荐为"预言家"，也可以看一看。[528]

《海尔曼》上刊登的来自柏林对施梯伯进行揭露的全部文章的"要点"是，老警察敦克尔正在竭力重新取代他的(从1848年起)敌人和竞争者施梯伯。柏林通讯员在上上一期《海尔曼》上也声称，警务顾问敦克尔的复职是现代世界史的真正目标。[529]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凯蒂。——编者注

30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一方面，今天是往美国寄邮件的日子；另一方面，我吃了许多药。所以无论写什么都有困难。因此我简短地写一点。

(1)谢谢你上上次的来信。但是，很可能我能在伦敦这里以我自己的名义开期票，用高利息借到一笔钱。

(2)在《改革报》已经刊载了我的声明[513]之后，你驳斥福格特的声明最好不要发表。对我特别重要的是迫使福格特先生在伦敦继续进行这件事①。

(3)我已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你称赞了他的关于席勒的诗，而责怪他对你的态度。[530]他会给你写信的。请看看第43期《凉亭》，上面有金克尔的奴仆贝塔先生(以前是路易·德鲁克尔在这里出版的《您好！》的编辑，现在是《海尔曼》的主要头目，该杂志的编辑全是从流氓无产阶级文人中招募来的)的发现：弗莱里格拉特自从"受我影响"后就"很少歌唱了"[525]。最近几年，弗莱里格拉特过分巴结有权势的人

① 见本卷第638—639页。——编者注

物、因为他渴望成名。在这方面，他妻子对他的影响也许不是很好。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只是指出，我们党内某些有头脑的人说的有道理，我对待我个人的和党内的老朋友过于宽容了。

(4)关于波拿巴。据我看，意大利战争[380]曾暂时巩固了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它把意大利革命出卖给皮埃蒙特空谈家及其同谋者；它使普鲁士因其豪格维茨式的政策而在自由派平民心目中享有特别的声望；它加强了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最后，它助长了前所未闻的道德败坏，即波拿巴主义与关于民族的空谈的最可耻的结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党内的人为何非要辩证地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这种令人作呕的反革命幻想。从迪斯累里公开承认波拿巴和俄国之间存在同盟那一刻起，尤其是从俄国向德意志各邦宫廷发出无耻的周知照会那一刻起[531]，在我看来，就应当对俄法同盟[428]宣战。一切在想象中似乎与反对法国有关的反自由主义的东西，由于同俄国的对抗而立刻被消除了。

我仔细研究过施莱尼茨的紧急指示[512]，这些紧急指示以及由这里的大臣部分直接在议会发表、部分在报刊发表的声明，向我表明，只要德国边境未受到侵犯，普鲁士就不打算进行干涉。波拿巴受俄英两国的保护，当时得到许可进行“局部”战争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普鲁士连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如果它动了，就会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这是一切事件中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普鲁士永远不会有采取这种步骤的勇气。确切地说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使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可怜弱点暴露出来，另一方面首先要揭穿波拿巴的骗局。这场戏并不难演，因为革命派的全部代表——从马志尼到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甚至蒲鲁东——都可能参加。这样，揭露波拿巴骗局的论战看上去就不会带有针对意

大利或法国的敌意。

我在这里自然没有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出几点。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点意见。形势可能不久又要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应当在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任何人在同别人商量之前,均不得代表党讲话;要么人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管其他人。当然,后一种方法不值得推荐,因为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希望党通过自身的活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绝对是不利的。我只能说,在我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我们党内的老朋友都在这里)旅行期间(夏天)[442],我碰到的人无不希望你在许多问题上修改你的小册子[437]。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英国和大陆对外政策截然不同的缘故。

祝好。

你的　卡·马·

31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9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刚才收到你给李卜克内西的信的副本,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1859年4月1日[424]。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承认,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证据。"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需要准确无误,所以我不能不对这段话提出正式抗议。[532]

第一,我没有承认过任何东西。承认(concedere)是以争论为前提,在争论中放弃自己原来的见解并接受对方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情况。我是主动方面。我曾告诉过你一些事,但根本没有对你承认过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记得,你自己问过布林德先生,他是不是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口头所讲述的在语气和内容上与传单完全吻合。[478]我要强调的是,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见到布林德先生[432]之前,我对福格特在意大利纠纷方面的活动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给你的信。我要提醒你,在你给我看这封信的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想到根据这封信得出福格特进行收买等诸如此类的结论。我在这封信中看到的只是我所熟悉的他那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我强调这一切是为了让功劳归于应得者,决不能贬低布林德先生在揭发福格特背叛祖国这件事上的功绩。

第二,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说,"福格特的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证据"。我只是说过,我在读完信后没有想到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封信最初给我的主观印象完全不同于根据信的内容、或者对内容的推测而得出的客观论断。要得出这种客观论断,必须对这封信进行批判性分析,而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例如,布林德先生对福格特给你的信,给他的信等等作了完全不同的阐释,这一点你现在知道,而且早先也是知道的。他在《自由新闻》(5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52]中,这些信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为物证,虽然没

有指名道姓。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521]也是如此。

现在从福格特先生回过来谈贝塔先生，他的第43期我在收到你的信后买了。[525]读了这个作品，我决定采取10年来一直采取的办法，即不理睬这种胡说。但是，今天我收到两位挚友的信(他们不住在伦敦)，坚决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发表一项声明。我首先要花两天工夫权衡一下利弊。如果我考虑成熟后决定发表声明①，那么这个声明的基本内容如下：

(1)如果有人打算无中生有地硬说我对你有某些影响，这除非是在《新莱茵报》那个短暂的时期，当时你写过很出色的、无疑是你的最受欢迎的诗。

(2)用几句话交代一下贝特齐希先生，别名汉斯·贝塔的简历，从他在柏林为骗钱的戏剧小报撰稿开始，到编辑小酒店主和小丑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还要提一提我曾拜访过《您好！》的巢穴[533])，然后到他后来在莱比锡的所作所为，当时他在《凉亭》上诽谤我，重复《您好！》上的无耻谰言，同时把我的揭露帕麦斯顿的小册子[63]据为己有，直谈到现在他成为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听差为止。让德国读者看看现在在德国报刊的臭泥塘里叫得最响亮的这一群流氓无产阶级恶棍是些什么货色，也许会有好处。

(3)海涅给我写的两封信。读者根据它们可以在海涅的权威和贝塔的权威之间作出选择。

(4)最后，在《新莱茵报》时期约翰·金克尔②和约翰娜·金克尔给我的几封信。借助这几封信，我可以把这个善于做戏的牧师从高头大马

① 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个声明。——编者注

② 指哥·金克尔。马克思这里按他妻子的名字约翰娜误称他为约翰，因为他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编者注

上摔下来。这个布赖牧师①(这里要修改一下你所采用的歌德的版本)正骑着高头大马在最能展现他风格的《凉亭》角斗场上向我进行冲击。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是为了当我决定发表声明时，正如朋友之间那样，你应该预先了解此事。

至于李卜克内西，显然，科尔布竭力在科塔面前为自己辩解，他根据你的信使李卜克内西成为对混乱负责的替罪羊，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李卜克内西，而是由他自己造成的。[534]格言：国王作孽，亚该亚人遭殃②——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在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同时，我还把这封信中有关福格特问题的地方摘录下来寄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卡·马·

3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2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寄给你一封有关这里发生的纷争的长信。星期二寄给你

---

① 歌德的剧本《谢肉节剧，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中的人物。——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第2封信中的话："国王妄为，亚该亚人遭殃"。——编者注

《凉亭》和贝塔的文章。[535]现在我天天盼望你的来信,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妻子从沮丧情绪中振作起来。如果其他方面过得去的话,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简直就是笑料。但是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这一切已成为我家庭的重负。

你今天会收到:

(1)拉萨尔给我的信[536]。我寄给《人民报》的声明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25号发表的声明是同一个东西①。(另一篇,有两栏篇幅,谈我对庸俗民主派的态度等等,载于汉堡《改革报》第139号②。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到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这一事实,这些庸俗民主派一直秘而不宣。)你从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根本不想让柏林公众知道我反对福格特和他的宣传。

你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他终于决定写他的《国民经济学》[261],但是他很聪明,要再等3个月,直到把我的第二分册[366]等到手。为什么连这个"友好的"方面都千方百计地不去打破沉默的阴谋[493],其动机现在清楚了。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拉萨尔简要地谈了我对意大利事件的看法,同时指出:今后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谁要想代表党讲话,只能在下面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他事先同别人商量,要么别人(婉转的说法,指你和我)有权撇开他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③

---

① 马克思《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54—655页。——编者注

(2)李卜克内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你想必已经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看到，弗莱里格拉特声称，第一，他“不情愿地、毫不知情地”被当成了告发福格特的人；第二，“他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字”(他根本就不写)。[526]科尔布先生错误地解释了李卜克内西给他的私人信件，他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个声明之后受到科塔的非难，自然要把李卜克内西当做替罪羊。[534]而愤慨的弗莱里格拉特(法济的下属)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十分无礼的信。附上的是李卜克内西给他的复信。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 1859 年 4 月 1 日[424]。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承认(着重号是我加的)，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证据。我怎么能够想到要证明他有收买的企图呢?”①

虽然一方面我非常需要弗莱里格拉特给我开纽约的期票，另一方面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想同他决裂，最后，尽管他有种种缺点，我个人还是喜欢他，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这是绝对必要的——就这几行字向他提出正式抗议。因为谁能向我担保他不会给福格特写同样的话，而福格特不会发表它呢?

他所曲解的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和他会面时谈的是布林德，而不是福格特，②我对他讲(谈不上辩论，更谈不上他对我质问，像“马克思承认”这句话可能使人推断出的那样)，他自己曾经认为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因为布林德把对我说过的话也对他说了；我在 5 月 9 日和布林德会面以前，除了福

① 见本卷第 655—656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649—650 页。——编者注

格特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之外,对福格特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一定记得,我从这封信中并没有得出进行收买的结论,而毋宁说是又看到了我所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这和我对他"承认,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证据"完全是两回事。我向他说明了这一点,并当即表示惊讶:既然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把类似的信件①(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也包括在内)看做是物证,为什么他不要求布林德作出交代呢?他至今还没有给我回信,虽然他平时总是马上回信的。他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断绝在他看来早已成为累赘的、过去的党的关系,而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不管怎样,对这样的说辞我必须提出抗议。

这种臭事就谈到这里。

昨天一位托利党记者对我说,下星期他将在一家托利党的周报(我想是《每周邮报》)上证实,加里波第在南美洲当商船海员四处漂泊时就接受了波拿巴的钱。等着瞧吧。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昨天在给《论坛报》的文章②中说,下次将写这里的志愿兵猎兵运动。所以,如果你能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523],我将很高兴。

---

① 指卡·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见本卷第614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英国对入侵的恐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编者注

3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我上星期没有写信，原因是：我把全部材料都给了鲁普斯①，过了好几天才要回来，因为在这期间总也遇不见他。鲁普斯也和我一样，认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导致我们很难再同他保持党的关系，但是，撇开你个人的情况不谈，单从党的角度考虑，你在目前尽可能避免同他决裂是完全正确的，不然这将是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胜利，他们会大肆宣扬这个胜利并从中渔利。但是，这头意志薄弱的蠢驴干的事是永远不会被原谅的。弗莱里格拉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声明——如果由于他和法济的关系使他不得不发表某种声明的话——，他本该同你商量，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出现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那篇愚蠢的东西[526]。看来，他十分渴望得到赦免，因此他否认曾经参加《人民报》的任何工作。但他同贝特齐希先生有私人关系，并且在自己家中款待他，这是鲁普斯决不会原谅的。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想当年鲁普斯为了《您好!》的事情,曾经和弗莱里格拉特一起去找过贝特齐希[533]。这也实在是太无耻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能否长久地保持同弗莱里格拉特不公开决裂,还是个问题。他那文人的野心越来越强烈,夫人①日夜不停地劝诫他,说贝塔先生、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至少总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而从我们这里,即使在私下里他也只能得到一点点称许,永远别想指望我们会使他"扬名天下"。不过弗莱里格拉特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说金克尔及其同伙在和平时期对他有用的话,那么在战争时期他没有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他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同某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否则他就要冒种种不愉快的风险。我相信他很小心,不会做得太过分,最终一切将取决于我们的忍耐。

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将使布林德先生处于非常狼狈的境地[521]。我不知道他如何用谎言使自己摆脱这个谎言所致的境地而不丢脸。

你的夫人看到这些无赖行径,必定会很苦恼。但是这种肮脏事情将会过去,希望它很快过去。这几个星期可以不用理睬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让他去自作自受。但现在要说再见,我要回家并赶晚邮班,把关于志愿兵猎兵运动的文章[523]寄出。这样的文章至少会有几篇。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伊达。——编者注

31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9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会把你信中有关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放弃了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①，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加防范"②。

声明自然是针对贝塔的，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你。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提醒你注意。至于贝塔的短文中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就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谎言[456]并不在乎，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黠之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传唤证人，那么没有人能够"不同意"自己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① 见本卷第657页。——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编者注

最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我为了整个党被报刊横加污蔑，并且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顾及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

3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537]已收到。希望你的身体有所好转。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事，这封信后面要谈到。你想必在一星期前的《海尔曼》上看到了《席勒委员会[498]的上上次会议》一文。纠集在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周围的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恶棍在文章中把自己描绘了一番。写这篇文章的是可敬的贝塔。①

拉萨尔突然把他写《国民经济学》的事告诉了我②，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一，为什么我的著作③出版得这样缓慢，第二，为什么广

① 这篇文章载于1859年12月3日《海尔曼》第48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59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告登得这样糟糕,现在不是完全清楚了吗?柏林的费舍尔告诉我,拉萨尔现在住在敦克尔家里。(费舍尔曾来英国住了几天;他是柏林(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477]的编辑。第一、二期刊载了我的反帕麦斯顿的小册子[63]中关于波兰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这部分内容的摘要①)。他(拉萨尔)由于爱慕虚荣似乎在柏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用来痛打他的那根手杖②是他自己的,是在巴黎买的纪念物,即罗伯斯比尔的手杖,上面写着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我已写信给拉萨尔,看他能不能给我弄点钱(用期票的形式,以后我再以自己的名义开一张期票还他)。③ 他回信说,他自己在7月前都要靠借钱过日子并占用了敦克尔的"闲置资金"。后来,他要我以他(拉萨尔)的名义开一张期票,在这里贴现,并且在到期前把钱寄给他。可是,拉萨尔的名字在这里自然不值1%法寻。近来,各式微不足道的家伙,像牛奶商等,到郡法庭告我。半年来,危机有增无减,我的确看不出有战胜它的可能性。诚然,有一些额外开支,如讨厌的《人民报》诉讼案[492]花去大约5英镑,以及3个月来供养比斯康普先生(目前还摆脱不了他)等等,使困难略有增加。但是,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最伤脑筋的事情是,我在伦敦再没有班贝格尔了,不然的话通过票据贴现业务现在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果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愿意的话,他也能给我借到一笔钱;而且这个庸人有这样的把握。但是,这个家伙以为(甚而吹嘘),在我把《论坛报》的期票拿去贴现前一个星期,如果他借给我2英镑用一个星期,那就已经是帮了大忙。

① 马克思《"真正的"英国大臣和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帕麦斯顿勋爵和1831年波兰起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6—387、387—388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36、637—638页。——编者注

不过,我还想了其他办法去找高利贷者。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知道,由于最近的一场官司①,你自己也处境困难,我所以把情况告诉你,只是因为我需要与人商量一下。我希望我家庭的惨状不致妨碍你来这里待几天。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可怜的孩子们过早地遭受苦难生活的折磨。

现在来谈谈弗莱里格拉特。

这个庸人等了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写来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你本月(11月)23日的信②和李卜克内西同一天的信都已收到,为了简便起见,特一并向你作答。

至于李卜克内西的信,它的傲慢和粗鲁的口吻以及它的内容——反咬一口的拙劣手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的确妙极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伦敦通讯员可以随便把我的名字交给科尔布先生去摆布,甚至不事先通知我;而我要是对这种胡作非为提出抗议,还得首先出来认罪!!李卜克内西为了替这种美妙的说法辩护而提出的理由实在幼稚,用不着我来进行严肃的反驳。我对此只简单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党的角度考虑,我都不能容许对我这样为所欲为。

关于李卜克内西和要给他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谈谈你的信:

你对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11月21日)中用的'承认'的说法提出抗议,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个说法无关紧要。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我同样可以用'指出'和'表示'的说法。所以,我毫无异议地承认你对"承认"的看法。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更好了!(这个狡黠之徒没有察觉到他因此承认了我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看法。)

至于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你自然应当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过我认为,你最初的想法——不理睬这件事——会更好些,对你更合适些!现

① 见本卷第598、601、607和64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55—658页。——编者注

在48小时的考虑时间早已过去,想必你已经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到底什么决定,这对我是完全无所谓的!

你'正如朋友之间那样',愿意事先告诉我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我非常感谢。不过据我了解,你的声明应当是针对贝塔的,而不是针对我的,因此无需事先告知你的打算。

无论如何,作为回报,我要告诉你,我可能还要发表一项声明,再次重申永远不许把我的名字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

你的 斐·弗莱里格拉特"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封打上这么多惊叹号并且显示出"愤怒"的信,我当然只能用很温和的语调来答复。所以我马上写了回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会把你信中有关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放弃了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①,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加防范'②。

声明自然是针对贝塔的,但正因为如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你。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提醒你注意。至于贝塔的短文中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就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谎言[456]并不在乎,但是我不会让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黠之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传唤证人,那么没有人能够'不同意'自己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最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我为了整个党被报刊横加污蔑,并且

① 见本卷第657页。——编者注

② 见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编者注

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顾及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①

弗莱里格拉特没有回信，我简直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3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5英镑邮局汇票，可到卡姆登镇取款。这个贝塔是我前所未见的最大的无赖。他的卑鄙的文章②使我极为愤慨。可惜这个家伙已经成了废人，根本不堪一击了。但是对这个狗东西还得再亲自报复一下。不过，一想到心灵美丽的金克尔不得不找这样一个肮脏的家伙为伴，就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需要有多少选择粪便作为自己生存要素的残废的田鼠，经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达到高度适应以粪便为生

① 见本卷第664—665页。——编者注

② 亨·贝特齐希《席勒委员会的上上次会议》，见本卷第665页。——编者注

的环境，才会出来一个独一无二的贝特齐希啊！卑鄙无耻的谎言和软弱无能的凶狠，这就是虚伪的牧师金克尔昧着良心赖以生存的伎俩。要让我们再碰上这些家伙，你就会看到，这群无赖会有什么下场。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①]，写得太棒了。目的论有一个方面之前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这样伟大的尝试至今还从来有过，至少没有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得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1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5英镑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可以想象，这笔钱来得多么及时，因为我妻子日内必须到郡法庭给一个家伙付一笔款子。昨天我最后尝试"压榨家母"，没准能成功。这样又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在俄国，运动发展得比欧洲其余各地都快。一方面是贵族反对

① 查·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沙皇的立宪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反对贵族的立宪运动。亚历山大终于也发现,波兰人对并人斯拉夫—俄罗斯民族不感兴趣,于是他大发雷霆。15年来,特别是1849年以来,俄国外交的非凡成就是得不偿失的。下一次革命,俄国将会欣然参加。

波拿巴在给地方行政长官的一份惶恐不安的文件中要求给他列一份所有知名的奥尔良分子、正统主义者[310]、共和派分子、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可靠的"波拿巴主义者的确切名单。这个文件想必你已经看到了?

你从附上的便条中可以看到,《海尔曼》的所有者,可恶的尤赫由于施梯伯事件现在可能向我求援[538]。这些可恶的狗东西在《海尔曼》上把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文章中一切有关我们的诉讼案[74]的地方都删掉了,只是顺便提到"无足轻重的小党"。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赖,但我当然会尽我一切的力量打击施梯伯这条狗。不过,在所有这些揭露施梯伯的活动中,艾希霍夫只不过是个工具。事情出自柏林前警察敦克尔。这个人在1848年主要是被施梯伯在民主主义兵营里的狂吠赶下了台。从那时起,敦克尔就通过自己的私人警探处处紧盯施梯伯,直到他最后确定踢开施梯伯的适当时机到了为止。艾希霍夫这头驴也够蠢的了,他在《海尔曼》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柏林通讯中露出了驴耳朵,他结束了对施梯伯的揭露,怎样结束的呢?他要求让善良的警务顾问敦克尔完全复职。

这些家伙全都不过是恶棍和蠢驴,而弗莱里格拉特对他们并不见怪,即使他们"随意摆布他的名字"。①

---

① 参看本卷第667页。——编者注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来这里小住几天。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决定把她摹画的拉斐尔的圣母像送给你,把两个法国伤兵的画送给亲爱的鲁普斯。

3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苦干了一整天,想腾出午后的时间来写文章,但是我一点上煤气灯,就发现灯光十分昏暗,整个商行不得不停止工作。我的寓所近一星期来情况更糟,由于长时间的严寒和大雾,白天也要点着煤气灯,以致晚间压力不足,灯也不亮。这使我今天无法把文章写好。此外,因为每天都可能开始从休达向得土安进军[539],所以这篇文章推迟到后天或星期四也许会更好一些。对你来说,这当然是糟糕的事,因为你明天必须苦干,而你本来是指望我的。

济贝耳曾去过汉堡,在那里听到无所事事的文人们说,“弗莱里

格拉特同马克思决裂了"。你看,金克尔先生即便在莫克尔[①]死后也还在继续干那些写通讯、自我吹嘘、造谣诽谤的勾当。在汉堡《自由射手》工作的施特罗特曼先生好像又成了约翰·哥特弗里德[②]的忠实追随者。

眼睛痛,就此搁笔。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圣诞节我不能来。哥·欧门又在商行搞各种新花样,使我不能恰恰在年底时不负责任地离开这里。复活节或圣灵降临节我一定来。

你的　弗·恩·

3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看来,你没有看到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大概是12月8、9、10或11日的附刊)发表的声明[540]。因此,即使金克尔不参与,"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决裂了"的谣言也会传播开来。[③]

---

① 约·金克尔。——编者注

② 指哥·金克尔。恩格斯这里按他妻子的名字约翰娜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我为了柏林的施梯伯案件曾同尤赫见过一面[538]。(对艾希霍夫的控告只涉及他关于共产党人案件[74]的言论,所以这整个案件将第二次在柏林公开审理(22日开庭)。我把我的小册子①寄给了艾希霍夫。如果施奈德、毕尔格尔斯等人不是懦夫的话,他们现在可以进行一次绝好的报复。)尤赫也向我问到这个布林德--弗莱里格拉特同盟,而我当时还毫无所闻。可惜我暂时还不得不(由于物质上的,"也许"是政治上的原因)顾及这个家伙。

大学生布林德在最近一期《海尔曼》上通过"波克罕"之口宣布,他(布林德)是南德意志的金克尔。[541]

现在我必须动手写文章,还不知道写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31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今天晚上有空,给你们寄去12瓶酒作为节日礼物。希望这些酒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

香槟酒和波尔多酒(雅新斯酒庄)马上就可以喝,而波尔图酒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我恨透了弗莱里格拉特之流。这群下流文人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在报纸上奉承他们,总是希望他们的名字出现于公众面前,而且他们写的最蹩脚的诗对他们来说比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还重要。因为这一切没有朋党组织就办不到,所以十分自然,这种组织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这一套对我们这些不幸的共产党人完全不适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透这全部欺诈勾当,嘲笑这种功名组织,而我们自己对成为名人有一种近乎犯罪似的厌恶。如果这样的诗人正是因此在这样的党里感到不自在,那么这只能说明他的心胸极端狭隘,因为在这里他绝对不会遇到他在别的地方必定遇到的竞争。而如果他投身到一开始就有金克尔跟他竞争的那伙人的怀抱,那就更能显出他的狭隘。但是您能指望什么呢?诗人为了生存需要奉承,大大的奉承,而诗人的妻子要得更多。不管有无竞争,诗人的妻子总是热衷于把她的高尚的天才的斐迪南、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狗、兔子、金丝雀和其他寄生虫奉献给读者,并且还要给这一切罩上彩色的焰火、温情和浪漫的谎言。而诗人的妻子想要的,诗人先生也一定想要,何况夫人说出了他心灵深处的东西。其实,《人民报》算什么!《凉亭》才是截然不同的报纸,而油滑的贝特齐希才是与这些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人。[525] 在《凉亭》上我们还被看做诗人的一家,每星期都谈论我们,而骗子贝特齐希抓住一切机会恭维我们或吹捧我们。的确,金克尔的诗比我们的糟糕得多,却得到比我们更多的赞许,关于他的趣闻轶事在《凉亭》上也谈得更多,但要知道,他是

贝特齐希的庇护者。没有关系，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后来还有席勒纪念活动[498]！这些共产党人轻视和嘲笑席勒，怎么能够同他们一起举办席勒纪念活动呢？而席勒纪念活动比世界上所有一切事件都更重要！难道席勒在一百年前降生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现在来为他写赞美诗吗？①

还应当补充一下，高尚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多年来就相当枯竭，他还能从他的脑袋里挤出的那一点点东西也糟糕得很。他不得不耍各种花招，例如编全集等等，但是这也不能天天搞。于是，为了不致被遗忘，自我吹捧一天天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实际上，从1849年到1858年有谁提到过弗莱里格拉特呢？没有一个人。只是贝特齐希才重新发现了这个大文豪。这位大文豪早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他只被用做圣诞节和生日的礼物，只出现在文学史里，而不是文学里。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影响"。但是，一旦斐·弗莱里格拉特再被《凉亭》的吹捧弄得热血沸腾，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他又会喷涌出什么样的诗来！

这些诗人的行径是多么渺小、无耻和可鄙！因此，我还是要赞赏济贝耳：虽然他是个蹩脚的诗人，但是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并且只要求人们允许他把自我吹捧当做目前必需的工作去干，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

您千万不要过于认真地看待这一切争吵。弗莱里格拉特这个"有性格的人物"②一定会暴露出自己的这些弱点，瞅准时机便可以

①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见本卷第623页。——编者注

② 这里很可能套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第24章中"虽无才能，却有性格"这句诗。——编者注

抓住他。但是暂时尽可能不要决裂。

很遗憾,星期五不能到你们那里去;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动,昨天我不得不一直苦干到晚上9点3刻,所以想都别想外出之事。

最后,请代我向摩尔和女孩子们[①]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大约1856年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很不舒服。4个星期的禁闭现在还没到期。① 沙发再次成为他的活动区域。他大呼：我的王位换一匹马。② 他刚刚准备好去拜访特罗伊恩布里岑的符类福音作者[542]，并希望此次出行有益于自己的健康。附上刚刚收到的马迪埃的信，我把文件装入了给西里西亚的织工鲁普斯的信中。

我们星期六拜访了老哈维。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您是我们的通行证，这位老人对"恩格斯先生"颇有好感，您的三块金币让我们没交任何定金就可以离开。他不愿接受琳娜③的任何东西，并一再请琳娜去他那儿。她的耳聋总的来说很难医治，至少很难痊愈。这是扁桃体肥大性耳聋，与其他疾病有关系。

---

① 参看马克思1855年12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691页。——编者注

② 见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编者注

③ 卡·舍勒尔。——编者注

女孩子们①衷心问候您。小马斯曼②天真活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想知道，复活节您是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大家都十分盼望您来。您要是来，他就不用寄蓝皮书[41]了。请写几行讲一下您是否来。我们可以在星期一通过托运公司寄那本蓝皮书。我刚把您的文章[543]寄走。恰理③忙于研究卡尔斯的文件，正在向有些懒洋洋的皮佩尔口授。[42]您对柏林那些爱闹事的家伙有什么看法？您看过今天《泰晤士报》上柏林通讯员的报道吗？《十字报》的几篇发牢骚的社论现在可以弄清楚原因了。

---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

关于我的一小份遗产的事①,目前还得同内务大臣②算账。您大概还记得,在我的伯父③的遗物中,有祖父④——不伦瑞克公爵的陆军大臣——的大量书信和手稿。关于这批包括七年战争[303]史料在内的书信和手稿,普鲁士国家已经通过冯·夏恩霍斯特先生同我父亲⑤交谈过,打算把它们买走。但是现在我的哥哥出面了,而且在遗产事务清算中,我发现了下列奇怪的款项:对于被发现的一些书,这位大臣先生出于"孝敬"花10塔勒把它们买下了。其中较差的一部分,他竟让人在不伦瑞克以11塔勒拍卖了,而现在他出于孝敬擅自拿走了比较有价值的、被他估价为10塔勒的那部分,并把这部分书从不伦瑞克到柏林的运费记在了我的账上。真是出奇的孝敬!但是真正宣战的理由⑥还在下面。接着他通过自己的秘书弗洛伦库尔写信来说:

"除了书以外,还发现不少文稿,其中有一些是已故部长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一部分内容是战争史。然而这部分手稿往往有很多遗漏,并且残缺不全,它们不可能具有真正文献方面的意义。"

这样,他们不寄给我合法的财产清单,也不给这些文稿估价,满以为一下子就能把它们攫为己有。我很怀疑我哥哥会出于他的爱国热忱而干脆把这些手稿奉送给国家,尤其是我的母亲⑦曾来信告诉我,她已写

---

① 指燕妮·马克思从她的伯父那里继承部分遗产,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654页。——编者注
②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亨·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克·亨·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⑤ 路·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⑥ 原文为"casus belli",这里的意思是:争吵的原因。——编者注
⑦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信把这些文稿的价值告诉他们,并且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沉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会像我的其他几个恭顺的姊妹一样,立即听凭他这位威风凛凛的"家长"处理一切。但是他在这里弄错了。

暂时我只是"不动声色地询问",以便以后逐步提出我的"财产"要求。

我渴望您的回信。现在,正当柏林群情激昂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闹出些动静。但是,因为考虑到我的母亲,我们决定在开始时还是谨慎行事。

我们希望下星期在这里见到您。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12日前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奉穆夫提[2]之命,一个病人替另一个病人写信。恰理[3]半个脑

① 恩格斯的回信见本卷第145—146页。——编者注

②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深谙《古兰经》;这里开玩笑地暗指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

袋都痛，牙痛得很厉害，耳朵、脑袋、眼睛、喉咙都痛，天知道还有什么地方痛。无论阿片酊或者杂酚油都不管用。要拔掉一颗牙，可是他又不愿意。所以现在要请您帮忙，在星期五以前写一篇文章来。题材无所谓，例如可以写派遣军队和船只到中国去，也可以写俄国军队编制的变化；或者写波拿巴，写瑞士；或者写奇闻轶事等等。写一栏就够了。这自然要以您自己的眼病好了为前提。如有可能，请写封短信告诉我，您能否写文章①。

眼药水对您有点帮助吗？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滑铁卢

1857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葡萄酒刚收到，孩子们欢呼雀跃。姑娘们仔细查看了瓶子，发现雪利酒的封印是绿色的，波尔图酒的封印是淡紫色的。红红的波尔多葡萄酒正诱惑着我们。小杜西②立即玩起了酒筐，现在她正坐在

---

① 恩格斯撰写了《俄国军队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里面,就像坐在一座用秸秆和干草搭成的小房子里。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我打心底里感谢您十分细心的关照。我非常虚弱和憔悴,葡萄酒将对我大有裨益。

对您的身体不适和再次感冒,我们都十分担忧。刚开始在海边生活,感冒在所难免。夜晚天气很凉,您尤其要注意晚上穿得暖和些。您的身体不适使卡尔十分难受。他很想去看您,但这在目前根本不可能,这使他非常气恼。您还是先把"繁重的工作"放一边吧!卡尔正赶着把来自印度的消息凑成一篇文章①。可爱的小燕妮和劳拉已代替我行使秘书之职,她们完全取代了我这个一家之主。

星期二早晨,一辆出租马车停在我们门前,您知道从车上下来的是谁?就是我们以为早已去世的康拉德·施拉姆。愚蠢的载勒尔在大西洋那边的报上为他登了讣告。[159]这个可怜的家伙非常非常不幸,真是一个令人悲叹的人物。卡尔昨天让他住进了一家德国人的医院,在那里每周 1 英镑的费用能让他得到很好的照料。另外,施拉姆的精神状态跟过去完全一样,就像他最早拥有好时光时那样,当时的他活泼、坦率,因而我们都喜欢他。他现在不停地讲一些关于上帝和尘世的精彩笑话。他认为自己肯定过不了多久就将悄悄地逃离尘世。幸运的是,他还没有沾染上老米尔巴赫和我弟弟埃德加身上十分明显的那种"美国式的清醒"。

卡尔明天将会给您写信,请接受我们全家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马克思《来自印度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6 卷。——编者注

5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滑铁卢

[1857年8月11日—14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您有所康复并强健一些了。但是摩尔仍坚持认为，真正医治您的病的良方是长期服用铁剂。他在博物馆里认真地进行了医疗研究；所有现代医生都采用铁剂，认为它比鱼肝油还有效，这同英国医生的看法完全一致，而英国医生的这种看法是经过多年实践形成的。另外，摩尔坚决请求您：不要因为给德纳撰稿[②]而使精神过分紧张。散散步，打个盹，什么也不干，这些同使用铁剂一样，也是必要的。

他寄到曼彻斯特去的两封信[③]，您想必已经收到了。一封信中有关于军队的笔记[175]，另一封信中有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笔记。[173]

前儿天的一个晚上，小丑埃德加·鲍威尔曾来过我们这儿；此人确实没有一点鱼肝油而变成一条鳕鱼干[④]了，同时还刻意表现得俏皮，

---

① 这封信是对未保存下来的恩格斯1857年8月10日来信的回复。参看本卷第184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阿富汗》和《鹿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9、180—181页。——编者注

④ "鳕鱼干"的原文为"Stockfisch"，转义是：呆板的人、单调乏味的人。——编者注

他的努力很可怕，差点儿把我吓晕，而卡尔则真的作呕了(不是打比喻)。

琼斯失去了妻子，现在成了一个快活的人；他把所有印度人都变成科苏特的拥护者，他赞扬印度爱国者。[544]他的对手、道德高尚的理查·哈特，是一个受雇的乌尔卡尔特分子，现在在科尔霍尔当律师。卡尔在那里曾听过他的辩护词。

希望您的下一封信带来更多好消息；我们大家都惦记着您。

葡萄酒对我非常有效。雪利酒好极了。波尔图酒似乎差一点，但我特别喜欢它的甜味。它会使我重新康复。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6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您大概已从他上次写得很笨拙的信①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但愿药物最终能见效。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②

① 见本卷第358—366页。——编者注

② 弗·敦克尔。——编者注

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更厉害了，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366]写完。我正打算给柏林的小犹太①也写封信，他这一次事情办得很精明。孩子们都健康。遗憾的是，他们复活节假期不得不一直待在家里。天气非常恶劣，绵绵阴雨使我们这里的黏土地稀软泥泞，好像整个伯克堡都粘在脚底下。② 今天收到了载有两篇关于法国的非常有趣的文章的那几号《卫报》。我们由此推测出，您仍待在曼彻斯特，没有去冒复活节旅行的风险。但是，大概去猎狐狸了吧？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您。

您的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45]

柏　　林

1858年③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先生：

卡尔自从上次给您写信④——当时他正害肝病，而且遗憾的是，每年春季都要复发——之后，他的肝病又加重了，不得不经常吃药。

---

① 斐·拉萨尔。——编者注

② 参看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9章。——编者注

③ 原稿上年份辨认不清，这里是按信的内容推断出的。——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345—347页。——编者注

今天他觉得完全不能动笔，所以委托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为他的事所做的诸多善意的努力。我也不能不对您顺利签订合同一事表示高兴；我由此看出，您并没有完全埋头于理论工作，除了钻研赫拉克利特(我也在研究他)，您还保持着实干才能，而且一直是英国人所说的那种“精明的经理人”。卡尔本来早就要给您写信，比较详细地谈谈您的著作，但是不论写什么东西他都感到很困难。由于不能一气呵成完成著作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自然大大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不能拖延的繁重工作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按时交出手稿①。只要卡尔感到稍好一些，他就会给您写信，暂且就写这几行，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8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卡尔·马克思

曼彻斯特

[大约1858年5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查理：

昨晚在盛大的纳比希音乐会[546]开始之前，我们尽可能迅速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地摆脱了那条小鱼①,立即动身到了索霍区教堂街14号②。[普芬德一家和]罗纳赫一家已先行到达。然后我们上了一辆马车,声势浩大地向威利斯大厅③出发。我们刚一坐下,就阔步走来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戴着宽边帽,活脱一副费格会[153]会士的模样。他的夫人陪着他,但夫人看上去痛苦不堪,面容变化非常大。他俩身后跟着一帮显赫的随从,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贝塔和沙伊伯勒④。布林德则处于极狂热的兴奋状态,拼命跟身边每一个人打招呼,龇牙咧嘴地使劲笑,还摇头晃脑,上下挥动着他那干巴巴的手。他和贝塔聊得非常热乎,尤赫后来也加入了他们的交谈。弗莱里格拉特没在场。

音乐会棒极了,纳比希发挥出色,保尔的钢琴演奏无人能及。合唱队⑤由一群戴着白色小山羊皮手套的退休的奶酪商和裁缝组成,这些人穿着令人讨厌的花哨衣服,使劲扯着嗓子唱。恐怕纳比希从那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集结在漂亮大厅的团体那里拿到的钱不会超过10或15先令。一个奇特的组合。

乌尔卡尔特自己没兴致来观看。台上的角色真的令人惊叹,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们的主人是从亚伯拉罕后裔中精选出来的。每个人的衣饰都十分漂亮,胜过所有那些缀着老旧纹饰和缎带的旧演出服。他们看上去活灵活现地像是刚从拐角处自己叔叔家出来一样。我们还认出了几个美人儿,与她们的结识还是在上次莫布雷先生在著名

① 指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在伦敦的住址。——编者注
③ 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区国王街的音乐厅。——编者注
④ 可能指卡·沙伊伯勒。——编者注
⑤ 可能指伦敦伊斯灵顿区的德国人合唱队。——编者注

的索霍剧院[547]的舞台上进行盛大演出时。但是,我相信在七面钟和衬裙巷[548]的那些偶像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哲学家施佩克更显眼,他与他那个穿着精美华服的夫人一起坐在我们附近。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看起来神秘兮兮、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朋友,我们猜他是乔装的拉文。

音乐会快结束时,小孚赫①看起来非常沮丧,他想陪同我们一起回家,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是跟李卜克内西一起回去的;他用一大块奶酪招待我们和他自己,因为他快要饿死了。我们在尽兴之后就回了家。

现在小杜西②想让我跟她一起玩,所以我必须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您不要在外待得太久。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吻。

您的　燕妮

另:没有收到信。今天妈咪和劳拉进城去买一些小玩艺儿,劳拉没有它们就活不了。

---

① 可能指茹(尤)·孚赫。——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5月11日—21日之间于伦敦[549]

最亲爱的恩格斯!

您的来信让我们无比欢乐,尤其是那一小段用意大利文写的附言。衷心感谢您寄来的书①,不过目前我们只能看看书中那些漂亮的铜版画。我们会很高兴看到您和爸爸策马并驱,像是古老而光荣的骑士,无所畏惧。当您跨着健壮的骏马,我们却在汉普斯特德②争骑那些可怜干瘦的饿驴。恳求您今年夏天来看看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在市镇附近的山谷中逛逛。转达妈妈对您的问候。

永远属于您

燕妮和劳拉

① 可能指马·雅·施莱登和恩·埃·施米德《关于全部理论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1850年不伦瑞克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位于伦敦西北部,马克思一家最喜爱的郊游地。——编者注

又及:请向摩尔转致我们最深切的爱意,并转告这个大块头,过了这周末,我们就不再允许他休假了。

10

燕妮·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6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在此向您报告:已收到《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稿酬,共33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眼下我无法将您的信交到我的丈夫手里,因为他又离开了曼彻斯特,正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旅行途中。他临行前委托我将一册样书寄给柏林的首席教师弗里德里希·科本(论述佛教和喇嘛教的著作①的作者),因此烦请您寄一本样书给他。余下的8本样书请寄到这里,因为需要这个数量提供给本地的评论界。

致敬意。

燕妮·马克思

① 卡·弗·科本《佛教及其起源》1857—1859年柏林版第1—2卷。——编者注

1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大约1859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刚才到博物馆①去了，他让我对您这样快就寄来5英镑表示感谢。种种不幸之外，又加上这个郡法庭。这件事尤其令我懊恼的是：我只晚到了5分钟，不然法官肯定也会像第一次那样承认我有权按月付欠款。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想象不到，卡尔和我老是这样麻烦您，每一封信都一次次告诉您新的不幸的消息，央求您的友谊和善意，这使我们感到多么苦恼。

6本《波河与莱茵河》[387]卡尔早已收到了。他忘了告诉您。他已把其中3本送给熟人(伊曼特、尤塔和卡瓦纳)。余下的，我将在下星期寄给您。

女孩子们正在练习二部合唱，唱得很动人。她们衷心地问候您，我也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1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3日或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瑟美列一直不让摩尔安宁，因为摩尔曾答应给他一篇《论坛报》上的文章[①]。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封催讨信。卡尔忙于写星期五要用的文章，他请您尽快把那篇关于科苏特的文章寄给他[②]。

女孩子们和我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

①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参看本卷第616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618页。——编者注

1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于伦敦]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最衷心地感谢您送给我们的圣诞节礼物。香槟酒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度过通常总是冷冷清清的节日，给我们准备一个愉快的圣诞夜。当香槟酒冒泡时，可爱的孩子们会忘记今年没有圣诞树，他们会"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②]，高兴而愉快。

我对那个大腹便便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那威斯特伐利亚的坦率和美德感到很恼火；但是，您那封关于胖子和瘦子[③]的信，使我今天非常开心，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这个恶棍的行为老是放在心上。要是我们今年"比较宽裕"，那我会更幽默地看待这堆废物；但是，如果经常要同极其烦人的穷困作斗争(这种穷困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沉重，因为现在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

① 这封信是对恩格斯1859年12月22日来信(见本卷第674—677页)的回复。——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

③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伊·弗莱里格拉特，见本卷第675—677页。——编者注

得不同我们一起受苦),那么,幽默也化为乌有了。加之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493],我长期以来对卡尔的书①暗中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而这种沉默的阴谋被中断只是由于报纸副刊登载了几篇美文学似的、只涉及书的序言而没有涉及书的内容的劣质小品文。也许,第二分册[366]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更热衷于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走着瞧吧。我也特别想知道,智者小埃夫拉伊姆[330]会搞出什么东西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也不是非常清楚;当然,目前还应当多多宽恕柏林蓝和纯粹的斐迪南②,而同后者的正式决裂还要推迟。纯粹的斐迪南之所以同布林德这样亲密,只因为布林德是他在伟大的金克尔事件中的一个跑腿的小厮,而且在喜欢酗酒的席勒委员会[498]里代表他行使权利。布林德帮过他的忙,在他朗诵自己的赞美诗的时候给席勒的半身像揭幕(绿色的羽纱幕怎么也揭不开;4个小伙子只好硬扯硬拉),而不是在鄙俗的丑角③开口演讲时揭幕④,因此,他现在必须公开地站在这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一边,用自己政治上的忠诚和纯洁来掩盖后者的虚伪和胆怯。法济的这个可怜奴才!然而,关于这些讨厌的人谈得够多了。我附带托查普林给您捎去我哥哥的一本书[550]。也许,这本书会引起您的兴趣,并给您提供批判的材料。老实说,我的亲爱的哥哥直接盗窃了我们的遗产、几年前,他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② 指斐·拉萨尔和斐·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③ 哥·金克尔。——编者注

④ 关于斐·弗莱里格拉特同哥·金克尔在席勒委员会里的争吵,见本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写信给我,说什么只找到了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残缺不全的、毫无用处的手稿,根据这些手稿什么名堂也弄不出来,又说什么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交换价值",这肯定是谎话。[①] 我本来可以同他大闹一场,在他现在政治地位不稳的时候,狠狠地损害他的名誉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施莱尼茨之流和敦克尔之流会很乐意听到这件事。不过,问题在于,上星期我未经卡尔同意曾因钱的事找过他。因为卡尔想筹款的种种尝试全失败了,于是我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这种令人不快的办法,这种办法我过去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避免采用。虽然斐迪南拒绝"资助"我,说是"因为他自己也只靠自己的年金过日子",但我现在毕竟由于这封信而使自己在对他的关系上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暂时只限于谴责他在序言中以奇怪的方式来描绘我的父亲[②]。他甚至更为细致地描绘了我父亲的那个疯癫的、自私自利的哥哥[③]——他使我的父亲生活苦恼,他还每年从我母亲[④]那可怜的寡妇抚恤金中榨取一笔钱,一直到她死的那年——,把他描绘得比我们那位仁慈的、真正高尚的、宽宏大量的父亲还要好、还要受人尊敬。当然,我父亲只是"精通莎士比亚,而不是精通圣经",这是虔信的儿子甚至在他入土之后都不能原谅他的一种罪过。还有一点也十分奇怪,既然他谈到了家庭关系,却只字不提我父亲第二次婚姻,也不提他的第二个母亲,她是我父亲一生的幸福,而且她满怀真情、爱和牺牲精神爱护和照料不是她亲生的子女,这种慈情往往连亲生子女也未必能享受到。他竟如此狡猾地使我的弟弟

---

① 见本卷第683—684页。——编者注
② 路·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亨·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埃德加和我失去了有碍于他的我们的母亲。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是无所谓的，而且影响不到我什么，只是他不应当那样对待父亲和母亲，缄口不谈他们，——为此他必将自食其果。我很想知道，您对于他这本书的军事方面有什么看法。小燕妮今天代我抄写文章①。我想，我的女儿们很快就要使我退休了，那时我就将列入"享受赡养权的人"的名单了。可惜，我多年的秘书工作却无望得到年金。今天就扯到这里，再见吧。全家和我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指理·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科布顿在这本小册子里猛烈地抨击了英国政府在克里木战争(见注14)期间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谴责了对俄和约草案没有保障持久和平。——3。

2 马克思指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瑞典的文章。从马克思1856年9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编辑部没有发表,之后退回给马克思。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提到的瑞典历史,看来与1855年11月21日以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为一方,以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签订的针对俄国的防御性条约有关。

马克思自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发展、工人运动、殖民扩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重大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进步报纸,用事实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不但经常随意删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见马克思1856年10月30日和1857年2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许多文章还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另有许多文章根本不予发表。编辑部的这些做法曾引起马克思的一再抗议。从1857年秋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该报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约稿的数量减少。到美国内战初期,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越来越强,报纸由此偏离了进步立场。——3、85、91、121。

3 1856年1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一篇电讯，其中报道，俄国已"无条件接受"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它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见注15)的和解建议。

1月18日《泰晤士报》社论在谈到这篇报道中有关俄国"无条件接受"和谈条件时，以好战的口吻要求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强调英国应当加强军事准备，使俄国不敢拒绝向它提出的要求。——3。

4 福克沙尼会议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摩尔多瓦的一个小城福克沙尼举行，其目的是结束1768年由土耳其发动的俄土战争。法国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以期削弱俄国并遏制它在中欧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俄国在会议上提出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独立的建议，遭到土耳其的拒绝。会议毫无结果，战事又起。——4。

5 俄国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在1735至1739年对土耳其发动的克里木远征中，曾试图攻占克里木，但没有成功。——4。

6 "批判的批判"，指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4。

7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4、459。

8 马克思暗指德国经济学家亚·弥勒在其著作中所表述的经济观点。他的主要著作有：《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3卷和《试论新货币理论(主要以大不列颠为例)》1816年莱比锡和阿尔滕堡版。——4。

9　符类福音作者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是指《新约全书》中前三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这三卷书自18世纪80年代起称“符类福音书”或“同观福音书”，因为它们在结构、内容和用词上十分接近，可以互相参照阅读。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布·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5。

1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其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79页)。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5、39、47、149、227、251、457。

11　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1856年1月19日第15期以《宪章运动通讯》为题发表了有关1839—1841年间宪章派(见注10)活动的文件，其中包括戴·乌尔卡尔特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内务大臣诺曼比勋爵和其他官员来往的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乌尔卡尔特辜负了宪章派的信任，把宪章派领袖们的计划和意图详尽地报告给英国政府。

马克思曾经把他抨击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辉格党首领亨·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著作发表在《自由新闻》和乌尔卡尔特的其他刊物上，但同时坚决同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主义观点划清界线。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和书信中批评乌尔卡尔特是反动分子、死硬派和革命运动的死对头。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过他对乌尔卡尔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追随者，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565页）

马克思在信中提到的"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指公元前63年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的演讲中揭露了卡提利纳及其拥护者的阴谋。——5。

12 指恩格斯在1856年1—5月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系列文章，共15篇，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发表，并退回马克思（见本卷第85、99页）。恩格斯打算把文章在另一家报纸发表，但该计划没有实现。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6、16、62、85、91、99、121、144。

13 奥尔良分子即奥尔良派成员。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7、114、384。

14 指克里木战争和当时交战国准备媾和谈判的活动。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

谈判于1856年2月25日在巴黎举行，1856年3月30日结束，签订了巴黎和约，克里木战争结束。——8、194、204、211、421。

15 1855年12月中旬，奥地利代表同盟国向俄国提出作为和谈条件的五项条款。这些条件是1854年8月8日向俄国提出而被沙皇政府拒绝了的先决条件的具体化。新的条件内容如下：取消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改由各缔约国共同保护，俄国同意修改比萨拉比亚的疆界，即让出靠近多瑙河的一片领土；允许在多瑙河及其河口自由通航；黑海中立化，禁止军舰通过海峡，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规定数量的小型舰船除外）；各大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第五项条款规定，各参战国保留在和谈过程中除上述四项外再向俄国提出新条件的权利。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这五项条款，为沙皇政府所接受，并成为巴黎和谈的基础。——8。

16 土耳其要塞卡尔斯在俄军长期围攻下于1855年11月28日失陷。卡尔斯的失陷是克里木战争（见注14）中最后的重大事件。在1856年3月30

日签订的巴黎和约中，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换回被联军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8、25、39。

17　恩格斯这里指1842年发生的事件：科隆警官、《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劳·多里沙尔被内务大臣阿尔宁下令停职，不再担任书报检查官的职务。——8。

18　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于1793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有效期为一年。外侨管理法在1802、1803、1816和1818年都曾恢复实行。1848年，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宪章派4月10日游行示威，议会再次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1850年外侨管理法不再有效。1853年，当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时，英国公众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对于1856年2月1日下院提出的英国政府是否打算向议会提交新外侨管理法这一问题，帕麦斯顿作了否定的答复。——8。

19　大概指作曲家理·瓦格纳的作品。瓦格纳于1850年创作了《未来的艺术品》，因此他的乐曲在19世纪中叶被称为"未来的音乐"。不过这个词也用来表示其他作曲家如费·李斯特和埃·柏辽兹的作品。——9。

20　托利党和辉格党是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英国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1679年，在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上，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与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互相讥称为辉格和托利。"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17世纪时，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托利党代表旧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大约1840年以后，"辉格"演变为对自由党党员的称呼；大约1830年以后，"托利"演变为对保守党党员的称呼。这两个政党曾长时期轮流执政。——9、126、142、435、525、526。

21　指俄国驻法大使波措-迪-博尔哥同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之间往来的外交信件。马克思是从下面资料看到这些往来信件的：1835—1837年在伦敦出版的戴·乌尔卡尔特主编的外交文件和材料汇编《公文集。

公文汇编》(见注151)和1854年在巴黎出版的《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0。

22 1856年初,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北方战争(1700—1721年俄国和瑞典之间的战争)时期的历史小册子、外交文件和手稿,并于1856年1月到1857年3月底作了大量摘抄。他当时打算利用这些材料撰写一部关于18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但最终只完成了导言五章。在与伦敦出版商尼·特吕布纳就这一著作的出版洽谈失败后,马克思将著作导言交给戴·乌尔卡尔特的报纸。这篇导言于1856年6月—1857年4月先后在戴·乌尔卡尔特的《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标题为《18世纪外交史内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81页)。——13、20、60、72、78、83、91、94、95、99、113、133、135、144。

23 彼·伊曼特在1856年2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亨·海泽身体状况很糟,由于长期患风湿病很消瘦。他感觉,海泽再也不能喝威士忌了,也许正是因为他最近喝得太多了。——14。

24 估价员是英国的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16、180、273。

25 即《伊戈尔远征记》。它是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俄罗斯文学的里程碑,讲述了1185年罗斯王公伊戈尔对突厥族波洛夫人(见注29)的一次失败的远征。该史诗有多个不同名称的德译本。——17、23、31、37、47。

26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布拉格版1774—1775年第1卷,1776—1783年第2卷。这是一部文学和历史文集,由捷克历史学家和启蒙运动者米·沃伊格特刊印。——18。

27 马克思指约·多布罗夫斯基在《斯拉夫学》1834年布拉格版第261页上对奥·施勒策尔关于研究斯拉夫语和编纂斯拉夫语辞典的一些建议的引证。施勒策尔在他的《北方通史》1771年哈雷版第330页上阐述了这些建议。——19。

28 约·多布罗夫斯基这里说的显然不是约·福格特的《普鲁士历史》1827年柯尼斯堡版,而是米·沃伊格特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

1774—1783 年布拉格版(见注 26)。——19。

29 波洛夫人(钦察人或库曼人)是 11—13 世纪生活在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突厥族的游牧民族。随着 13 世纪中期蒙古人的入侵,一些波洛夫人逃往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另一些则屈服于蒙古人的统治。——23。

30 "无双议院"是 1815—1816 年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

马克思在这里用法国的"无双议院"比喻普鲁士的众议院,暗示普鲁士容克这时由于 1850 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已在众议院里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容克集团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众议院里引起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国王本人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国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 1856 年 4 月 15 日写的《普鲁士》一文中谈得比较详尽。——24。

31 "疯狂年"是约·亨·法尔肯施泰因 1739 年出版的编年史《爱尔福特市的批评史和外交史》最先使用的术语,指 1509 年,这一年以爱尔福特市民多次闹风潮而著称。1833 年,路·贝希施泰因出版了小说《疯狂年》,同样描写了 1509 年爱尔福特事件。后来,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普遍使用这一术语来称革命的 1848 年。——24。

32 这里指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 年)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179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的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统治被推翻,雅各宾派(即山岳派)革命民主独裁建立。

山岳派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左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马·罗伯斯比尔、让·马拉、若·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 年 10 月,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吉伦特派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4。

33 马克思指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宗教改革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16世纪的一切宗教战争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基础,尽管各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25。

34 宗教改革指16世纪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领导的要求摆脱教皇控制、改革封建关系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抗议教皇滥用特权、派教廷大员以敛财为目的向各地教徒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对此展开辩论。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德国和欧洲各地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情况,可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81—501页)。——25、104、533。

35 因克尔曼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14)期间俄国军队和英法联军于1854年11月5日在因克尔曼附近进行的会战。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也迫使联军放弃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而转入旷日持久的围攻。恩格斯在《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战。——26、214、361。

36 马克思在下面详细地叙说了古·莱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1856年2月底来伦敦访问他的情况。这是1848—1849年革命后莱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第二次访问马克思。第一次访问是在1853年12月下半月。莱维的这两次访问证明,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10)解散后,莱茵省的德国工人仍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自己的领袖并设法同他们保持联系。在第一次访问时,莱维就企图说服马克思,必须在德国举行起义,莱茵省工厂工人已经准备好起义。马克思则向莱维证明,起义同莱维提出的在德国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议一样,都是不合时宜的。

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反动势力统治着德国,英法两国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经济形势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德国举行起义和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不切实际的。——27。

37 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斐·拉萨尔作为律师担任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诉讼案的辩护人。1851年7月,法庭宣

判伯爵夫人离婚，之后根据财产分割协议，伯爵夫人取得30万塔勒。拉萨尔过分夸大了为一个古老贵族家族成员作辩护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而开展的革命斗争相提并论。——27、33、276。

38　恩格斯指德国语文学家和东方学家尤·克拉普罗特的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07年和1808年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之行》1812—1814年哈雷版；《亚洲文学、历史和语言学文集》1810年圣彼得堡版；《西伯利亚的若干古代文物》1823年巴黎版；《多语言的亚洲》1823年巴黎版；《亚洲的历史风貌》1823年巴黎版。——31。

39　见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卡拉季奇《塞尔维亚简明语法》（雅·格林翻译并作序）1824年莱比锡和柏林版第19页。在这个版本中引用的《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古俄罗斯英雄赞歌》（1819年莱比锡版）的译者不是彼·奥·冯·格策（参看本卷第23页），而是枢密顾问冯·布塞。——31。

40　胡斯派指的是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的拥护者。胡斯战争因他而得名。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1849年1月写的《匈牙利的斗争》）。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这一处决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与代表中小贵族和市民的圣杯派。战争期间，塔博尔派的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最后由于圣杯派叛变，同国外封建反动势力妥协，人民起义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见注34）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2。

41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这里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指《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马克思在下面引证了该蓝皮书的第217、221、223、226、234、235页。——34、37、42、47、144、682。

42 指马克思的文章《卡尔斯的陷落》，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于 1856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撰写了关于卡尔斯的陷落（见注 16）的系列文章。除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这篇较为简短的文章外，马克思还于 1856 年 4 月在《人民报》上以同一标题发表了四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1856 年 5 月 3 日马克思又将这组文章压缩，以《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为题发表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自由新闻》上，该文基本上是《人民报》发表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摘要。——34、38、48、56、682。

43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大批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38、47、437。

44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绰号，由布洛涅、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暗指波拿巴 1840 年 8 月 6 日在布洛涅、1836 年 9 月 30 日在斯特拉斯堡发动武装叛乱以及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政变。12 月 2 日的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38、114、203、279、309、350、408、466、520、538。

45 政治流放犯塔西利埃在法国民主派报纸《人》上发表的信，揭露了法国政治犯在流放地卡宴（见注 43）的艰苦生活条件。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5 日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小波拿巴法国》一文利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这篇文章还以《波拿巴的牺牲者和工具》为标题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14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这封信可能由马克思翻译，于 1856 年 4 月 12 日发表在宪章派（见注 10）机关报《人民报》。——38。

46 马克思暗指他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把普鲁士暗探威·施梯伯、查·弗略里等人为反对科隆共产党人（见注 74）而伪造的假文件同真文件加以对比，并且把普鲁士警察当局假造的日期和事件同真的日期和事件加以对比，揭露了案件的直接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一容克的司法机关的别有用心。马克思在写作《卡尔斯的陷落》（见注 42）时也运用了这种对比文件的方法。——38。

47 马克思指1856年1月19日《自由新闻》发表《宪章运动通讯》(见注11)后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

乌尔卡尔特和乌尔卡尔特派(英国政治家中反对帕麦斯顿政策、拥护乌尔卡尔特的一小撮人)诬蔑宪章派是俄国沙皇制度的蛊惑家和代理人，而宪章派也揭露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派的帮凶和过时的中世纪秩序的拥护者。

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英国议会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宪章派认为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改组议会，然后利用议会在国内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乌尔卡尔特派则主张取消议会和一切代议制，恢复旧的宗法制政体。参看马克思1855年6月写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39、56。

48 1856年2—3月，宪章派领袖厄·琼斯试图改组1840年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见注10)。他在《人民报》上建议不要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和选举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并坚决要求承认只有他本人和詹·芬伦是宪章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常任委员。琼斯认为，这些措施会使宪章派组织更有成效，并使1848年以后趋于低落的争取人民宪章的群众运动在英国重新高涨起来。

宪章派全国协会的多数成员讨论并同意了琼斯的建议。但这些建议的实施，只是使组织成员暂时有所增加(到1856年3月初，大约有2 000会员)，以及有限地活跃了宪章派在地方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琼斯独揽宪章运动领导权的倾向引起了曼彻斯特宪章派的不满。他们认为，琼斯提出的措施同民主原则是不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革命的宪章派保持密切联系，批评琼斯企图用人为的方式使宪章运动复活，并预见到，这种做法不可能保证持久的成效，不可能使英国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在现有历史环境下重新高涨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在英国工厂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工作，为在英国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39。

49 即全德国民议会，该议会于1848年5月18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但其多数派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却将国民议会变为纯粹的争论俱乐部。1849年夏，在普鲁

士国王拒绝议会提出的宪法后，右翼代表和温和自由派退出议会，会址转移到斯图加特。迁至斯图加特后的国民议会被称做"残阙议会"。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黜帝国摄政王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团(帝国摄政政府)。6月18日，议会被符腾堡军驱散。——39。

50 科贝斯第一是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雅科布·费奈迭的绰号。海涅在同名讽刺诗《科贝斯第一》中嘲笑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在科隆的方言中就是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隆)。

海涅在他的政论作品《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出版)中描述了德国诗人路德维希·白尔尼和女友让娜特·施特劳斯-沃尔之间的关系。——39。

51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携三个女儿及海伦·德穆特于1856年5月22日前往特里尔探望生病的母亲，后者于7月23日去世。燕妮为了葬礼事宜一直在特里尔待到8月中，返回途中在巴黎短暂停留，大约于9月初回到伦敦。马克思本人1856年6—7月间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见注71)。——41、55、60、68、86。

52 玛丽安娜是1850年在法国建立的一个共和派秘密团体，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42、47、53。

53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立并为同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

活动异常猖獗。欧洲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 1856—1857 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题为《法国动产信用公司》和《动产信用公司》的几篇文章。——43、85、101、143、152、155、161、173、176、259、262、273、280、292、297、352、357、424、437、539。

54 耶拿会战是 1806 年 10 月 14 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普鲁士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 1807 年 7 月 9 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使普鲁士陷入到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境地。奥尔施泰特会战和耶拿会战发生在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46、204、208、214、216、563。

55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 1805 年 12 月 2 日俄奥联军和法军之间在奥斯特利茨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46、148、204、208。

56 指 1855 年 10 月 10 日法国流亡者的报纸《人》发表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费·皮阿等人就 1855 年 8 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访问法国一事写给女王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猛烈抨击了英法联盟，英国政府借此把《人》报出版者和其他一些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雨果）撵出泽西岛（《人》报出版地）。由于这封挑衅性的公开信，新的外侨管理法（见注 18）被提交议会讨论。1856 年 2 月 1 日，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没有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意图。——47。

57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48。

58 磨坊街即大磨坊街，是伦敦索霍区的街道，19 世纪 50 年代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所在地。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于 1840 年 2 月由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510）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

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多数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马克思在书信中经常把该协会简称为共产主义协会或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48、442、550、633。

59 美因茨俱乐部派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在美因茨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模式成立了自由平等之友协会，即美因茨俱乐部。该俱乐部要求取消封建赋税并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德国莱茵地区国民公会召开，宣布美因茨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年3月，国民公会宣布美因茨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茨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他们被指责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茨俱乐部和国民公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支持。虽然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交纳特别税款。这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年7月普鲁士军队占领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国遂告解体。——51。

60 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10）前盟员约·米凯尔（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大臣）在1856年4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谈谈在行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党。

米凯尔在信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证明他当时已经偏离了革命立场，实质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他忽视了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的重要性，而只局限于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米凯尔还认为，在革命关头，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避免采取那些可能把资产阶级吓跑的革命措施。——52。

61 马克思指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1856年4月8日在巴黎和会全

体会议上的演说。瓦列夫斯基指出，鉴于希腊国内“不正常”的局势，英国和法国还不能立刻停止占领正在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希腊，而是“不得不派军队去对付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他对法奥军队占领教皇国的问题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瓦列夫斯基还提请与会者注意比利时报刊对法皇拿破仑第三进行的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攻击，因为比利时报刊公开支持法国共和派秘密团体——“玛丽安娜”(见注52)，并号召进行“暴动和谋杀”。瓦列夫斯基指出，必须反对比利时报刊滥发文章，对一切欧洲大国利益造成威胁的行为。——53。

62 外交事务委员会是19世纪40—50年代戴·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一些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亨·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56。

63 1856年马克思的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以《帕麦斯顿勋爵传》为标题由《〈自由新闻〉小丛书》(设菲尔德)单独印行，作为该丛书的第4、5期，包括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8篇文章并署了作者名。这实际上是翻印乌尔卡尔特派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于1855年12月29日—1856年2月16日分五次刊登过的这组文章。

马克思的这组文章大约写于1853年10月1日至12月22日之间，揭露了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以回击当时一些报纸对帕麦斯顿的吹捧。这组文章一开始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同时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伦敦)上发表。《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全部发表马克思的文章。该报采用社论形式发表了4篇文章，标题各不相同。《人民报》则于1853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期间把马克思的8篇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署名马克思博士。1853年10月19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论坛报》和《人民报》所发表的文字也不尽相同。——56、134、137、657、666。

64 指海涅于1851年11月13日向公证人费·莱·杜克鲁瓦和卡·埃·鲁斯口授的第三篇遗嘱，其中说道：“四年来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哲理性的自

尊,恢复了宗教的观念和情感。我怀着对一个唯一的上帝的信仰死去……如果我不自觉地冒犯了良好习俗和道德,我请求上帝和世人宽恕我。"——57。

65 恩格斯指1845—1847年爱尔兰各地由于马铃薯普遍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受英国地主奴役、处于贫困状态的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物,所以,尽管这几年爱尔兰谷物丰收,但是马铃薯的歉收却使大约100万人死于饥荒。1846—1851年大约150万人移居国外。荒芜的土地被用做牧场。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危机对1847—184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8。

66 *清扫领地*指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大地主在把耕田变为牧场的过程中强行将大批爱尔兰佃户赶出家园。这是由1846年英国取消谷物法(从而引起谷物价格降低)以及对爱尔兰羊毛及其他畜牧产品需求的增加引起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和《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58。

67 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始于1169—1171年诺曼封建领主入侵爱尔兰并在岛屿东南部建立起英国殖民地。这个过程伴随着爱尔兰人民的不断反抗一直持续到18世纪。1798年的起义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之后,英国政府于1800年颁布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法案,爱尔兰最后的自治权被取消。——59。

68 *债务法庭*是为了实施1849年的债务法在英国成立的专门法庭,目的是方便加速低价出售负债地产。40年代中期爱尔兰各地普遍歉收,致使许多爱尔兰土地所有者由于被债务所困和无法从事有收益的经营而破产。债务法庭有权根据地产所有者或其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请求,不必事先审查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权利,便可着手拍卖地产,用卖地所得的钱来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债务法庭的活动使大量土地从土地贵族和小佃农手里转到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大土地经营者手里。

1849年制定的为期三年的临时法律,于1852年延长,并于1853—1855年增补。1858年,地产法庭取代债务法庭,负责管理地产事务。——59。

69 恩格斯于1856年7—9月对塞·巴赞库尔的著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年巴黎版两卷集)的第一卷进行了摘录。同年秋，他为美国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了文章《圣阿尔诺》，但该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这篇文章。文章手稿没有保存下来。——60、62、89、92、97、113、120、150、153。

70 指由赛·约翰逊编辑出版并加注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年伦敦版，其中《亨利四世》收入第四卷。马克思从中摘抄的英语单词及其注解性翻译保存了下来。——61。

71 1856年6月7日，马克思同威·皮佩尔一起前往赫尔，他们在那里大约住了10天。然后，马克思去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估计一直待到7月中；皮佩尔则返回伦敦，以秘书身份执行马克思委托他的一些任务。——65、66。

72 指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见注22)。在下文中马克思谈到艾·艾恩赛德打算把这一著作收入戴·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小丛书》中，但未实现。——66。

73 在艺术史文献中，"黑色圣母"指基督教早期用木头雕刻的圣母像。马克思对这个词的使用可能出自卡·弗·冯·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1827年柏林版，马克思1842年曾对该书作过摘录。——68。

7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10)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对他们进行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7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73、86、459、671、674。

75 互助会是英国的工人团体。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救济患病的会员，保障会员的晚年生活，为他们支付丧葬费用等。互助会的资金来源于由会员缴纳的固定会费创立的基金。——75。

76 指马克思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在发表他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见注22)时产生的冲突。

下面是保留下来的威·皮佩尔1856年7月17日给威·赛普尔斯的信的草稿：

"先生：

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赞同您对预定星期六发表的稿件所做的您认为必须做的修改。

那些为了节省篇幅可以毫不犹豫地删掉的章节被谨慎地保留下来了，而那些分析彼得一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地方却被删掉了。因此，马克思博士加了大约三行对读者理解这篇文章十分必要的话，但考虑到您在给他的信中提到篇幅有限，便在另一处去掉了同样行数的话。"

皮佩尔提到的马克思加的话是加在《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某章的校样上的。这一章同时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75。

77 指马克思的著作《18世纪外交史内幕》(见注22)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稿酬问题。对此，马克思与艾·艾恩赛德曾于1856年6月商议过(见本卷第66页)。1856年8月《自由新闻》改版，双方又于1857年3月签订新的稿酬协定(见注98)。但编辑部一再拖延支付稿酬，因此马克思在信中多次提及此事。1857年4月17日多·科勒特终于支付马克思10英镑稿酬，但要求马克思列出详细的账单(参看本卷第167页)。在按这些账单进行清算后，马克思于1857年7月9日得到剩余的4英镑多稿酬。——76、77、82、106、135、144、153、167。

78 马克思指1854—1856年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后发生的事变。1856年7月14日，埃斯帕特罗的自由派政府辞职，反革命将领奥当奈尔掌权，人民群众在斗牛士普切塔的领导下在马德里等城市发动起义反对新政府。由于埃斯帕特罗拒绝支持起义者，再加上起义领导者的软弱，导致起义最后失败。7月17日马德里等地的起义被镇压。马克思在他1856年7月底至8月初写的两篇《西班牙的革命》中详尽地阐述了这次革命。——77。

79 大科夫塔是18世纪意大利冒险家和大骗子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萨莫)臆造出的一个埃及祭司。这个祭司据说是卡利奥斯特罗伯爵于1782年创建的共济会埃及分会全能全知的首领。歌德曾从卡利奥斯

特罗那里获得创作灵感，写出喜剧《大科夫塔》。

在信中，这里是在讽刺乌尔卡尔特。——77。

80 可能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宣扬超阶级的爱、抽象的人性和改良主义思想，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否认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不利于在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8年的许多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宣言》）。——79。

81 1848—1849年，路·西蒙是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成员。"德意志议会"即全德国民议会，见注49。——79。

82 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年—前551年），又译查拉图斯特拉，是伊朗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他据信是与希腊化时代流行于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奥秘和巫术有联系的传奇人物。他一方面持一神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宣传二元论，谓智慧之主马兹达有一个对手，即万恶之源阿里曼；人可以在善恶两主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智慧之主终必消灭万恶之源。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是《阿维斯陀》，又称《波斯古经》，该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深远的影响。——79。

83 《评论》是马克思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简称。这里引的话是从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套用来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7—38页）。这部著作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3期上，抨击了古·司徒卢威之流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瑞士共和制度的理想化。——80。

84 恩格斯1856年8月底为了同暂到英国的母亲见面而住在伦敦。——81、83、91。

85 1856年9月普鲁士的路·玛·伊丽莎白公主大婚，1856年10月1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生日，人们期待值此之际，普鲁士会对政治流亡者和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实行大赦。但直到1861年1月2日威廉四世逝世后，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才于1月13日颁布了大赦令。恩格斯也被列入大赦的名单。——81、86、91、308、322。

86 癞蛤蟆(Crapauds)是"crapauds du marais"(低洼地里的癞蛤蟆)的简称，是对坐在法国国民公会会议大厅最低的位置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书信中常常把这个词当做"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1848—1849年革命失败和法国1851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西岛和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81、273、279、301、319、324、372。

87 指1856年7月26日《人民报》发表的威·皮佩尔的文章《西班牙的政变》。恩格斯提到的这篇文章的"原稿"是指马克思写于1856年7月底至8月初并发表于8月8日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西班牙的革命》。

恩格斯的话证明，皮佩尔的文章是经过马克思校订的。——81。

88 马克思这里可能指《英国的自由》(1857年莱比锡版)一书，该书是埃·鲍威尔撰写的。参看马克思1857年3月18日、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85。

89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89、418。

90 针线街的老太太是对坐落在伦敦针线街上的英格兰银行的讽刺性称呼。1797年2—3月，由于金融困难，英国政府暂时禁止该银行用黄金承兑银行券并规定1英镑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英国漫画家詹·吉尔雷就此给英格兰银行画了一幅讽刺画，题词是"处于危急中的针线街的老太太"。从此，这个称呼便在英国流传开来。

巴黎的康采恩是马克思对法兰西银行的称呼。——89。

91 马克思显然是指19世纪20—30年代追随圣西门主义者的法国银行家伊·贝列拉和埃·贝列拉的活动。贝列拉兄弟借口践行圣西门主义关于消除阶级矛盾和实现社会繁荣只能靠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信贷制度的思

想，于1852年创立了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见注53）。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只能引起法国的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和舞弊成风。——90。

92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1851年5月1日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90。

93 这封信中关于欧洲金融市场状况的观点和材料，马克思用到了他1856年9—10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组文章的头三篇（《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中。——90。

94 从1853年到1856年恩格斯共有一百多篇军事文章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是马克思作为该报正式通讯员寄往纽约的，多数作为社论发表。——92。

95 1848—1849年革命前夕，《立宪主义者报》上几乎每天出现“政治视野黯淡了”这一用语。马克思在《波拿巴目前的状况》（载于1858年4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文中曾引用这一用语。——92、350。

96 暗指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即波兰肩负民族解放的特殊使命，是社会普遍变革的工具。马克思这里借用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94。

97 法兰西银行现金外流严重，银行储备大为减少，并有完全枯竭的危险，而这将会导致停止现金支付。相关论述见马克思的文章《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载于1856年10月27日和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94。

98 《自由新闻》是戴·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从1855年10月到1865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报纸，该报持反对帕麦斯顿政府的立场。从1856年8月16日起，报纸的篇幅由4版增加到8版，选题广泛了，并且内容更加丰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经常把改版后的这个报纸称为“新《自由新闻》”。

该报编辑部于1857年3月同马克思订立新的合同。——95、113、139、144。

99 1856年10—11月，马克思可能摘录了A.F.施泰因的著作《普鲁士-勃兰登堡的历史。回忆和教训手册》(1818年第3版)，主要内容是普鲁士和瑞士之间关于纳沙泰尔和瓦朗然发生的冲突(见注109)。在这些摘录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56年12月2日撰写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发表于1856年12月13日《人民报》和1857年1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马克思在1856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恩格斯这一时期没有写关于瑞士的文章。——96、105、106。

100 这里的原文是"lechitischen"。Lech(莱希)，在1295年的波兰编年史中是波兰人的祖先。Lechisch(莱希语)是西斯拉夫语的一支，所以在斯拉夫语中用这个词指波兰人。——97。

101 骑士等级，在古罗马最初由有产阶级的代表组成，后来是平民中非贵族的上层阶级。在中世纪，骑士阶层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那些能够为自己搞到一匹马并置办全套骑士装备的农民，被纳入骑兵中服役。服役之后，他们就上升为贵族阶层。——98。

102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1847年11月，宗得崩德挑起内战。法国基佐政府为了维护它在瑞士的影响，害怕瑞士自由派的胜利会加强革命运动，便在奥地利和俄国政府的支持下保卫宗得崩德和天主教教会。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力图削弱法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止法国政府干涉瑞士的内政并保证英国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中间人。帕麦斯顿达到了这个目的，法国政府为了对付他的诡计，于是开始寻求接近俄国的道路。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瑞士政府的军队击溃。1848年通过新宪法，瑞士由州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98。

103 1856年的巴黎和会也提到那不勒斯问题。英国和法国担心，在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房行的极端恐怖和反动的政策会引起革命运动的爆发，因此要求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二世改变政策。费迪南二世自恃有奥地利的支持，拒绝了这个要求。1856年10月，英法政府准备向那不勒斯王国海岸发起共同的军事远征。英法政府向自己的舰队——英国在马耳他岛的舰队和法国在土伦的舰队——下令做好战斗准备。但是，由于拿破仑第三企图在那不勒斯复辟波拿巴王朝，英法两国政府之间发生意见

分歧，那不勒斯远征没有实行。

马克思说在土耳其问题上亨·帕麦斯顿联合奥地利反对拿破仑第三，是指1856年秋天英国政府在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合并为一个国家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妥协立场。这个问题是法国代表在1856年巴黎和会上提出来的，目的是使波拿巴王朝的代表能够成为两公国的首脑。1856年的巴黎和约准许两公国在与会各国共同保障下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1856年秋天，两公国人民争取合并的斗争加强。英国和奥地利政府担心沙皇俄国对两公国的影响日益加重，因此支持土耳其政府和反动的贵族集团，坚决阻挠两公国合并。尽管如此，奥地利政府还是被迫在1857年春天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撤军。1858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外交会议制定了一项公约，保证了两公国的独立。1862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终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名叫罗马尼亚。——98、296。

104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或英格兰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称呼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党人这样称呼英国。——98。

105　亚·古罗夫斯基关于马克思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和恩格斯泛斯拉夫主义文章的批语，参看本卷第121—122页。查·德纳估计是受这些批语的影响，才把这些稿件退回给马克思（见注121）。——99。

106　1856年秋天爆发国际性金融危机，造成失业增加、住房短缺、食品匮乏、赋税增加和日用必需品涨价。因此，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日益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公开表示不满。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罪名是被捕者在巴黎街头到处张贴对私有者、房东、高利贷者以至于皇帝拿破仑第三本人进行威胁的宣传画。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巴黎。10月23日》）是1856年10月24日发表的。它反对英国报刊对法国政府和拿破仑第三周围的某些人的攻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英国报纸和杂志引起广泛的讨论。——100。

107　恩格斯这里所讲述的内容和他寄去的1856年11月17日《曼彻斯特卫报》里的材料，马克思在此后撰写的《欧洲的危机》（载于1856年12月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文中曾使用过。——101。

108 救国委员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于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成立。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救国委员会失去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03。

109 指1856年秋普鲁士和瑞士之间关于纳沙泰尔公国和瓦朗然发生的冲突。1707—1806年，纳沙泰尔公国及其领地瓦朗然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纳沙泰尔归法国所有。1813年纳沙泰尔并入瑞士联邦，成为瑞士联邦的第21个州，但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继续保持。这种双重地位于1815年得到维也纳会议批准。1848年2月19日，纳沙泰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根据英法俄1852年5月24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普鲁士国王对纳沙泰尔的统治权重新得到承认。1856年9月，公国爆发了保皇派的叛乱，瑞士政府逮捕了叛乱者。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则要求普鲁士国王放弃对纳沙泰尔的权利。冲突一直持续到1857年春，最后在法国政府倡议下于1857年3月5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关于纳沙泰尔问题的会议上才得到解决。普鲁士国王最终放弃维也纳会议批准的对纳沙泰尔的"最高统治权"。——104、108。

110 马克思显然暗指这个事实：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普鲁士从丹麦得到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即所谓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作为补偿，丹麦从普鲁士取得劳恩堡公国。——104。

111 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9)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他们把帝国宪法视为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在《德国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11 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108。

112 维·席利 1856 年 12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阿·达里蒙的著作《论银行改革》。在这之后，马克思开始去了解这部著作。他于 1857 年 1—2 月写了一份对这部著作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材料，后来把这份材料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第二章《货币章》的开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59—88 页)。——109。

113 指布·鲍威尔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14)前夕和战争期间写的小册子:《俄国和德国人》1853 年夏洛滕堡版;《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 年夏洛滕堡版;《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 年夏洛滕堡版;《德国和俄国人》1854 年夏洛滕堡版;《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最后一本还以同一标题出过法文版，1854 年夏洛滕堡版。

1857 年 1 月初马克思显然打算写一篇论述鲍威尔观点的文章。他研究《俄国和英国》和《俄国当前的立场》的一些笔记作为草稿保存下来，题为《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6 卷)。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马克思并没有写。——109。

114 福音书批判指布·鲍威尔《福音书及其产生史考证》1850—1852 年柏林版第 1—4 卷。马克思这里提到的鲍威尔《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74 年第一次在柏林发表，标题是:《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09。

115 1856 年春天罗讷河和卢瓦尔河谷地水灾期间，拿破仑第三曾乘坐小船前往视察一些受灾的城市和乡村，并给以资助。拿破仑第三还就此给公共事务大臣去信，提出阻止类似自然灾害再次发生的各种措施。——112。

116 马克思指他 1856 年 10 月底至 12 月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几篇文章。其中 1856 年 10 月 30 日撰写的关于波斯的文章没有发表。《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和一篇《奥地利的海外贸易》发表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另一篇《奥地利的海外贸易》直至 1857 年 8 月 4 日才发表。——112、140。

117 第恩街在伦敦的索霍区，这里向来是贫困的政治流亡者居住的地方。马

克思一家自1850年12月起住在第恩街28号，1856年10月1日搬至伦敦郊区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的一所较大的住宅。——113、115、540。

118 马克思指当时瑞士政府因纳沙泰尔公国而同普鲁士发生冲突（见注109）所作的让步。

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并以战争相威胁。瑞士政府最初断然拒绝了普鲁士的这一要求，并且声明将对普军的入侵予以最坚决的抵抗。但是，迫于不希望在法国边境发生战争的拿破仑第三的压力，瑞士政府于1857年1月16日释放了被捕者，普鲁士国王则撤销了军队动员和向瑞士边境进军的命令。这样就防止了普鲁士和瑞士之间的军事冲突。——113。

119 马克思可能指1857年1月1日《新普鲁士报》发表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向瑞士联邦议会所作的正式报告。这篇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普鲁士和瑞士之间在纳沙泰尔公国和瓦朗然问题上所发生冲突（见注109）的原因和欧洲列强对待这一冲突的立场。特别是瑞士联邦委员会断言，尽管法国政府作了担保，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对法国皇帝承担放弃纳沙泰尔和瓦朗然的任何义务。——114。

120 立法团是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根据1852年2月14日颁布的宪法建立的，它与参政院、元老院一起构成帝国的立法体制。参政院和元老院成员都由皇帝任命，参政院负责准备法案和审查法令修正案，元老院批准由立法团通过的法令。立法团的权力仅限于对参政院提交的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立法团主席和副主席也由皇帝任命，成员由选举产生，但选举受到国家官员和警察的监督，以保证当选者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效忠政府。它实际上成为对拿破仑第三的无限权力的一种掩饰。——114、132。

121 马克思指美国《普特南氏月刊》的代表弗·奥姆斯特德告诉他关于波兰政论家、泛斯拉夫主义者亚·古罗夫斯基伯爵给《纽约论坛报》撰稿的消息。马克思是通过斐·弗莱里格拉特认识奥姆斯特德的，后者告诉马克思，古罗夫斯基对《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德纳有影响。马克思断定，该报编辑部退回自己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和恩格斯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见本卷第99、121—122页）以及迟迟不发表他的其他文章，都与上述

情况有关。——117。

122 指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进行的战争。19世纪中叶，英国企图征服波斯和阿富汗，以便在中东和亚洲实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1856年10月，波斯占领了它和阿富汗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赫拉特。英国借此于11月对波斯宣战，把军队开往赫拉特，并先后占领了恰拉克岛、布什尔港、穆罕默腊市和阿瓦士市。由于俄国在外交上对波斯的支持、印度人民起义（见注176）的爆发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原因，英国不得不于1857年3月4日同波斯签订和约。根据和约，英军撤出波斯，波斯放弃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118、129、162。

123 马克思可能指1854年美国共和党的建立。该党提出限制南部各州奴隶制扩张的纲领。在1856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其候选人约·查·弗里蒙特赢得30万张选票，占全部票数的三分之一。《纽约论坛报》的出版人霍·格里利就是共和党的领导人。——118。

12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18。

125 “in usum delphini”直译是：供皇太子使用，指17世纪下半叶根据路易十四的指令，为教授法国王位继承者而出版的古代经典作品集，封面上注有这几个字，书中“有伤风化”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开来。——120。

126 通货学派是19世纪30—50年代在英国宣扬“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cy theory）的一个货币理论学派，它以大·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该派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德（1850年起

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货币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金属货币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算做"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进行的尝试(1844 年和 1845 年的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576—579 页)和《资本论》第 3 卷第 26 和 28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6 卷)中对通货原理作了评价。——123、153、163。

127　皮尔法即 1844 年银行法。1844 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该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限额为 1 400 万英镑。但是 1844 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于 1847 年和 1857 年 11 月暂时停止实行 1844 年的法令，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34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6 卷)对 1844 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123、242、249、257。

128　指格·维尔特的著作《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这部著作是作者从 1845 年起连续几年写的讽刺性系列文章。前四篇随笔最初发表在《科隆日报》上(1847 年 11 月—1848 年 2 月)，其余随笔发表在《新莱茵报》上(1848 年 6—7 月)。整部著作收入 1956 年出版的《维尔特全集》第 2 卷第 349—485 页。——124。

12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 19 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 世纪 20—50 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8 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154)。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126、137、153、365、367。

130 皮尔派是英国一批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人(见注20)。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见注154),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沦为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126。

131 指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在广州对中国进行挑衅。这次挑衅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1857年2月26日到3月3日,英国议会就侵华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下院以16票的优势(263票对247票)通过了对帕麦斯顿政府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于是解散了议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他获得了多数票。马克思在1857年3—4月《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和《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里详尽地叙述了议会中有关英国侵华政策的派系斗争。——126、129、131。

132 恩格斯在1857年3月11、20日和4月2日,特别是3月31日的信中叙述了与曼彻斯特的选举活动有关的事实,并对罗(鲍勃)·娄、约·波特尔和其他议员候选人作了评价。这些材料被马克思用于《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一文。

1857年3月底,约·布莱特和托·吉布森选举失败,约·波特尔和詹·阿·特纳当选。——126、133、138、142。

133 恩格斯这里说的可能是1857年3月10日《泰晤士报》上的通讯《巴黎的警察法庭》。关于拿破仑造船厂股份公司的投机骗局以及拿破仑政府对被牵连到这个骗局中的法国著名律师皮·贝里耶之子阿·贝里耶的欺骗行为,马克思在他1858年3月写的文章《时代的表征》中进行了揭露。——127。

134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诡计指英国的侵华政策和它对中国的挑衅(见注131)。恩格斯就此撰写了《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127。

135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表面上于1850年11月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129、190。

136 指英国、法国和奥地利1856年4月15日在巴黎共同签订的关于保障土耳其的独立和边界完整的秘密条约。——129。

137 关于远征那不勒斯,见注103。

那不勒斯王国国王从1806年到1808年是拿破仑第一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从1808年到1815年是拿破仑第一的元帅约阿希姆·缪拉特。——129。

138 真正的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亨·帕麦斯顿的称呼。1847年英籍葡萄牙商人大·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烧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以此事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意欲迫使希腊割让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次冲突直到1850年4月底才平息。1850年6月25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就这次冲突发表演说,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宣称,正如"我是罗马公民"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然无恙。对此,罗素说道:"只要我们还继续治理这个国家,我就可以回答我尊贵的朋友,他不应该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大臣,而应该成为英国的大臣。"帕麦斯顿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称号。——129、137、334、527。

139 伦敦小市民(Cockney)是对伦敦东头(贫民区)居民的一种轻蔑嘲讽的叫法,也有"伦敦方言"的意思;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伦敦人、伦敦庸人。——129。

140 马克思指在亨·帕麦斯顿任外交大臣的第一个任期内(1830—1841年)英国对波斯、阿富汗、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英国政府宣称波斯军队1837年11月对赫拉特的围攻是对英国的敌对行动,并以此为借口向波斯湾派出海军舰队。波斯国王被迫于1838年8月解除对赫拉特的围攻,并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在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42年),帕麦斯顿也是外交大臣。自19世纪初起,英国资产阶级就竭力利用鸦片贸易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1839年中国开展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成为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30。

141 关于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马克思在《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俄国的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等文章中有所论述。——130。

142 阿伯丁的联合内阁(1852年12月—1855年1月),由辉格党(见注20)的寡头政治家、皮尔派(见注130)、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团的某些代表组成。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在执政党和托利党反对派在下院席位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60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联合内阁也被讽刺性地称为群贤内阁。——130。

143 曼彻斯特"小型屠杀",马克思指1819年8月16日英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会参加者进行的血腥镇压。这次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谷物法的群众大会是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当时人们仿照滑铁卢会战(见注222)的叫法把这一事件叫做彼得卢屠杀。

六项"禁口令"是英国议会在1819年彼得卢屠杀后通过的六项特别法令。以托利党(见注20)内阁(亨·帕麦斯顿是其成员)的名义提出的"禁口令"废除了人身保护法,并限制了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130。

144 暗指法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之前,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同秩序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见注310)和奥尔良派(见注13)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立法议

会于1851年12月2日被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解散。——130。

145 恩格斯讽刺性地将同北高加索山民一起抵抗俄军的土耳其军中的波兰流亡者比做斯巴达三百勇士。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年)期间的温泉关一战中,300名斯巴达人在国王莱奥尼达斯带领下,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大军的进攻,他们与数万波斯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寡不敌众全部战死。——132。

146 指通称为《塔克尔政治评论集》的一套丛书,由乌尔卡尔特分子E.塔克尔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共出版了12册,主要收录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文章。1855年塔克尔将这套丛书合为一卷重印。其中第一、二篇文章《帕麦斯顿与俄国》和《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另一个标题《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相当于《人民报》上刊登的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系列文章的第三、四、五篇(见注63),稍加更改。其他几篇主要出自戴·乌尔卡尔特之手。——132、133、137。

147 揭露亨·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抨击性小册子《英国的背叛》,由威·肯宁安姆编辑,于1848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它主要摘录了托·奇·安斯蒂1848年2月8、14、23日和3月1日在下院辩论时发表的抨击帕麦斯顿的演说,以及帕麦斯顿关于安斯蒂对其指责的答复。1857年4月29日,《英国的背叛》在《自由新闻》的专刊上发表。——133、139。

148 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的合作条件多次发生变化。自1855年底,马克思一般每周交两篇文章。随着克里木战争(见注14)的结束,从1856年初,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减少,《纽约论坛报》编辑部遂削减其通讯员的数量,并限制他们的发稿数量。1857年3月,马克思和《纽约论坛报》的协议又发生变化。自这一时期起,编辑部每周只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第二篇只有在发表了的情况下才能支付。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迫使编辑部在欧洲只保留了两名通讯员,马克思作为其中之一每周只能发表一篇文章。——134、148、236、262、273、456。

149 指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见注122)和1856年英国对中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见注131)。马克思后面紧接着提到的布什尔远征是这次英国—波斯战争的开端。——134、136。

150 马克思这里将拿破仑第三 1851 年政变与帕麦斯顿 1857 年夺取政权相类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马克思的文章《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6 卷）。——135。

151 托·奇·安斯蒂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中说明了《公文集》中出自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档案的秘密文件的出版历史。这些文件 1830 年落在波兰起义者手里，后来由波兰流亡者交给帕麦斯顿勋爵。参看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452—453 页）。

《公文集》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丛刊于 1835—1837 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交评论》的名称于 1843—1845 年出版。——137、570、574。

152 和平派或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见注 153）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见注 129）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自由贸易派的领导者（如理·科布顿）同时也是和平协会的领导者。——137。

153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贵格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公益事业。——138、691。

154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大土地占有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 1849 年。——138、139、257。

155 纽奥尔大厦位于曼彻斯特，从 1838 年起成为反谷物法同盟（见注 154）举行会议的地方。——138。

156 马克思指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 1848—1849 年革命的失败，以及 19 世纪 50 年代欧洲的政治

反动时期的到来。

1848年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在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140。

157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是莱茵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大·汉泽曼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演说中对普鲁士国王讲的一句话。联合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6月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马克思在他1848年12月写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四篇也引用了这句话。——141。

158 1851年8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访问曼彻斯特。在她逗留期间,曼彻斯特市长约·波特尔被授予骑士爵位。骑士是英国低于从男爵的平民爵位。——141。

159 康·施拉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10)盟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患有肺结核。1852年他去了美国,希望在那里谋生并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讹传施拉姆去世,塞·载勒尔撰写了讣告,1856年中登载在《新时代》上。1857年夏天施拉姆回到伦敦,由于健康状况恶化,立即被送进一家德国流亡者医院。9月20日,他搬到泽西岛的圣赫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0月初去看望他。1858年1月16日,施拉姆去世。——143、191、300、302、305、686。

160 在克里木战争(见注14)中,英国和法国加入土耳其对俄国作战之后不久,英法舰队于1854年4月22日炮击敖德萨。这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军事示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炮击敖德萨。——希腊。——黑山丹尼洛大公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和《辉煌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两篇文章中论述了这次事件。——143。

161 1855年3月15日到6月4日克里木战争(见注14)的参战国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断断续续召开维也纳会议,其目的是在参战国之间就缔结和约进行协商。英国派出的代表是约·罗素。他让奥地利将其关于限制俄国黑海海军力量的建议作为最后通牒提出来。但俄国拒绝了西方列强提出的这个要求。因此谈判失败,罗素被迫辞职。帕麦斯顿从而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使自己的对手威信扫地。——143。

162 指1857年4月6日查·德纳约请马克思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信。

《美国新百科全书》是一部科学参考书,由《纽约论坛报》编辑部的查·德纳和乔·里普利编辑,纽约丹·阿普尔顿公司出版,从1858至1863年一共出版16卷,1868—1869年按原版重印。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就知识的全面和资料的丰富而言,这是当时最好的书籍之一。虽然《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辑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一样具有折中主义色彩,但它仍然收录了许多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条目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在撰写这些条目时,采取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们也考虑到编辑部对作者的要求,没有涉及"党派倾向"。

为了使马克思能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恩格斯承担了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B字头条目的一批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恩格斯则协助马克思给予军事方面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从1857年7月持续到1860年11月,他们编写的条目共有70多个,这些条目在发表时大多没有署名,作者身份主要是根据他们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的笔记本确认的。这些条目大多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147、148、149。

163 摩门教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其创始人约·斯密斯(1805—1844年)宣称得到所谓神的启示而写了《摩门经》(1830年),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据说是古代曾经发生过的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摩门经》是摩门教教义和组织的基础。贫穷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构成摩门教的社会基础。

摩门教徒1837年开始在英国进行传教活动。埃·鲍威尔在《英国的

自由》中以篇幅很长的题为《容忍》的一章对摩门教作了论述。——147。

164 阿尔贝拉会战是公元前331年在亚述的阿尔贝拉城的高加米拉村(巴比伦以北400公里)进行的一次著名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三世的军队击溃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军队。马其顿军队在阿尔贝拉的胜利,对亚历山大三世最终征服波斯帝国起了决定性作用。——148。

165 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法兰西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且广义地指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地区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62页)。——149。

166 1857年2月26日,理·科布顿在下院就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挑衅(见注131)行为发表演说,提出谴责英国对华军事行动的决议案。科布顿的提案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在下院通过,并且成为通过对帕麦斯顿政府不信任案的正式根据。——154。

167 斐·拉萨尔1857年春至1858年春写了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并于1858年改编为舞台脚本匿名发表。在柏林皇家剧院拒绝上演这部戏剧之后,拉萨尔1859年春将它作为文学剧本发表。——156、492、494、504、532、547。

168 恩格斯于1857年5月30日到达伦敦,随即拜访马克思。自6月1日起,恩格斯在他的妹妹玛·布兰克位于伦敦坎伯韦尔格罗夫小山7号的家中逗留,6月底返回曼彻斯特。——159、165、167、171、173、186。

169 动产信用公司(见注53)的这个报告书发表于1857年4月30日《总汇通报》,马克思在他的论文《动产信用公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中对这个报告书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161。

170 莫·赫斯在他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称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为"社会哲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也被列入其中。——162。

171 指查·德纳1857年5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中附有他给《美国新百科全书》第一卷开列的A字头军事条目单，马克思于5月23日把它寄给恩格斯。由于注意到德纳对军事一窍不通，恩格斯于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寄去自己开列的A字头的初步的军事条目单，并告知“A字头的技术术语的第二个条目单随后将尽快寄去”(见本卷第164—165页)。但恩格斯由于生病，直到7月初才开始着手A字头条目的撰写工作。

B字头条目单德纳也早在6月13日就寄给了马克思。但考虑到恩格斯的身体状况，马克思直到8月26日才将这个条目单以及附有C字头条目单的德纳8月1日的信寄给恩格斯(见本卷第191—193页)。恩格斯开列的B字头条目单，马克思于7月24日收到，但于9月18日才将它和恩格斯开列的C字头条目单一起寄往纽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从1857年8月底开始准备B字头条目的写作。在这些条目单中，只有恩格斯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信中附上的A字头条目单，以及马克思关于德纳的B字头条目单的两份副本保存了下来。一份见他1857年的笔记本，一份见他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开列的C字头以及D等字头条目单的具体内容，在他们之间的往来通信中没有具体说明。恩格斯大约从1858年1月初开始写作C字头条目。——163、164、173、175、191、192、204、211、226、228、234、291、307、349、411。

172 马克思可能在他1857年4月24日给德纳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信中建议撰写条目《美学》。马克思为此立即开始准备材料。他可能在1857年4—5月间对以下著作进行了摘录：弗·泰·费舍《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第1—3卷)1846—1858年罗伊特林根—莱比锡—斯图加特版，爱·弥勒《古代艺术理论史》(第1—2卷)1834—1837年布雷斯劳版。从这封信和恩格斯1857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收到查·德纳1857年5月8日的来信后放弃了这一工作，因为德纳提出的要求他无法接受。《美国新百科全书》上发表的条目《美学》不是马克思写的。——163。

173 由于恩格斯缺少材料，马克思为《西班牙无敌舰队》作了摘录，并加了评注。恩格斯根据这些摘录于1857年10月16—19日之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条目《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期间他还写了条目《阿亚库乔》(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恩格斯在1857年10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上了这两个条目。马克思为《阿亚库乔》补充了最后一段,并于10月23日将这两个条目一起寄往纽约。——165、211、227、687。

174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写在查·德纳1857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上的。德纳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普特南氏月刊》没有采用的《圣阿尔诺》(见注69)的手稿退给马克思,并建议不要写《军舰进攻要塞》。德纳还表示希望能很快得到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大量"稿件。——170。

175 恩格斯可能在1857年6月29日至7月3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开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A字头条目的文章,但是缺少关于古代军队的资料,因此请求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帮助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其中关于条目《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他需要威·吕斯托夫的著作《盖·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

应恩格斯的请求,马克思大致在1857年7月6—16日之间作了关于古代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亚述的军队的摘录笔记。马克思主要摘录了下列著作: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1818年开始在莱比锡出版的《科艺全书》,1890年出全,分三部分,共计167卷;奥·保利编辑出版的《古典古代文化研究学实用百科全书》,共6卷,1837—1852年斯图加特版。关于古代埃及的军事,马克思摘录了约·加·威尔金森的《古代埃及人的风俗和习惯》1837年伦敦版;关于亚述的军事,马克思摘录了亨·莱亚德的《尼尼微城遗址》,第1—2卷,1849年伦敦版。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是恩格斯写作《军队》条目的基础。恩格斯本想7月份就完成这个条目,但是由于生病直到8月才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他在1857年8月21—25日完成了关于古代军队部分的写作,9月22日完成了直至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历史概况的写作,9月23—24日夜间结束这个条目的全部工作,并于24日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马克思于25日将《军队》寄往纽约,这在他1857年的笔记本中有记录。《军队》发表在《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第2卷上。——173、175、176、179、190、193、195、211、212、222、236、291、687。

176 印度事件指1857—1859年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的起义。

1857年春，起义在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见注237)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和贫困的手工业者，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起义失败的原因，除了英国人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和封建地主的叛卖行径以外，主要在于起义者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共同的行动计划，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所造成的。1857—1859年的印度起义震撼了全印度，迫使英国政府对印度的行政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印度人民起义不仅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而且推迟了他们对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侵略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栏中经常发表文章评述这次起义的进程。——173、178、193、262、344、505。

177　1857年6月底，朱·马志尼秘密抵达热那亚，策划在里窝那和热那亚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同时，一小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截获了一艘从热那亚开往突尼斯的意大利轮船，并在那不勒斯海岸登陆。但这次远征同热那亚等地的起义均遭失败，远征和起义的参加者几乎全部被捕。马志尼逃脱追捕，返回伦敦。——173。

178　查·德纳1857年5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炮兵》这个条目应该介绍关于这个兵种的全部科学和实践，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情况，——与火炮有关的情况除外，这方面的内容将归入另外的条目。"

从恩格斯1857年7月11日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打算在完成A字头的一些小条目之后，立即动手写《炮兵》和《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但是，由于他生病以及忙于撰写其他条目，所以到10月19日才开始写《炮兵》。马克思担心《炮兵》(Artillery)无法赶在《美国新百科全书》A字头卷次出版时完成，所以建议德纳使用《火炮史》(History of Canon)这个标题。在随后几封来往信件(恩格斯1857年10月29日、11月15日和16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57年10月31日、11月13日和1858年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个条目都被称为《火炮史》或《火炮》。从马克思1857年笔记本的记载来看，这个条目是11月27日寄往纽约的，收入《美国新百科全书》A字头的第2卷，并采用了原来的标题《炮兵》。——175、211、227、234、236、238、240、245、303、317。

179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根据他之前制订的条目单(见本卷第165—166页)以及马克思寄来的德纳制订的条目单,拟订了他计划在1857年7月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A字头军事条目。但由于生病,这个计划只有一部分实现了。——175。

180 指马克思1857年7月24日收到的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几个A字头军事条目。马克思当天就把这批条目与1857年7月14日已经收到的头一批条目(参看本卷第178页)一起寄往纽约。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中于7月24日记载:给《百科全书》的一批条目。寄出的条目包括:《副官》、《阿尔布埃拉》、《阿利马》、《火绳枪》、《艾雷》、《攻击》,可能还包括:《阿本斯贝格》、《阿尔登霍芬》、《亚历山德里亚》、《安特卫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

马克思7月24日还收到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B字头条目单(见注171)。——180、192。

181 贷款社是类似于英国互助会(见注75)的联合会,由1835年特别法令批准。贷款社的基金与互助会一样,来自会员会费,其目的是给工人提供低利息贷款,并且可以分期还款。贷款一般不得超过会员缴付的人身保险费的一半。非会员也可贷款,但要有两个可靠的保人。——180、399。

182 1857年7月27日—11月4日恩格斯因淋巴结发炎以及出疹子而在多个海滨疗养地治病:先在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待到8月26日,接着在曼彻斯特待到9月6日,9月7日在朴次茅斯逗留一天,后在怀特岛的赖德待到9月28日,9月29—30日在布赖顿,10月1日前往泽西岛的圣赫利尔,11月5日从那里返回曼彻斯特。

恩格斯在布赖顿时还曾和马克思见面,并一起乘坐布赖顿号轮船前往泽西岛,马克思估计在那里待到了10月4日。——181、186、193、206、210、213、217、222、223、228、233、316。

183 指恩格斯1857年8月10日从滑铁卢寄给燕妮·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7月31日和马克思8月9日来信的回复,没有保存下来。——184、188。

184 管区是印度的行政区划单位。英国在印度的占领区被划分为三个管区,分别是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184。

185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的现状》和《印度起义》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段文字中的看法，并且分析了德里的军用平面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270—273、294—297页)。马克思关于英军会从德里撤退的推测，基于起义者的数量优势。1857年5月中旬，也就是印度起义(见注176)开始不久，起义者就占领了德里要塞。但是他们固守被动防御的战术，再加上被当地封建主的背叛行径挫伤了士气，根本没法利用他们的人数优势，这就使得英军能够坚持到援军的到来。9月中，英军攻陷德里。——184。

186 这里选举指1857年6月22日法国立法团(见注120)选举。

暗害阴谋是针对拿破仑第三展开的。1857年6月，三名意大利革命者在巴黎被捕，8月6—7日受到审讯，罪名是企图暗杀拿破仑第三。——188。

187 乔·里普利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辑。马克思这里可能把他与《墨西哥战争史》(1849年纽约版)的作者罗·萨·里普利少校混淆了。——192。

188 这是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卞尼格先》和《巴克莱-德-托利》两个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的笔记，1857年9月10日随信寄给马克思。信中还附有恩格斯关于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一书的摘录和关于约·贝姆的笔记。恩格斯关于《卞尼格先》的笔记就是以若米尼的这本书为基础的。马克思在恩格斯的笔记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加工，最终完成了这两个条目。——195。

189 指欧洲国家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1806—1807年)。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对这次战争进行了说明。——195。

190 1806年12月26日在普乌图斯克附近的会战中，卞尼格先指挥的40 000人的俄国军团击败了让·拉纳指挥的25 000人的法国军团。俄军考虑到有被敌军包抄的危险，于12月26—27日夜间撤退到了其他阵地。——195。

191 1807年2月7—8日法国军队和俄普联军之间在埃劳(东普鲁士)的会战，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极其残酷的一次会战。拿破仑的军队遇到

俄普联军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法军把俄军阻截在俄国边境的企图未能实现。——195、204、209。

192 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拿破仑军队于1807年3月围攻但泽（格但斯克）。由普鲁士军队和俄国军队组成的要塞守军对占优势的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要塞于1807年5月24日陷落。——196。

193 斯摩棱斯克会战是俄国反拿破仑法国入侵的卫国战争期间于1812年8月16—18日发生的一次会战。巴格拉齐昂和巴克莱-德-托利的部队于1812年8月3日会合后，为了掩护俄军主力部队撤退，对法军的进攻进行顽强抵抗，法军伤亡巨大。在俄军主力部队撤退后，后卫部队撤出斯摩棱斯克城。——197。

194 俄军奉上任不久的总司令米·伊·库图佐夫的命令，从格扎茨克的阵地向博罗季诺方向撤退。库图佐夫希望在做好准备后立即与法军进行决战。

博罗季诺会战是俄法两军于1812年9月7日在博罗季诺（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村庄）进行的一次大会战。拿破仑的军队于1812年6月越过俄国边境后，企图在此彻底粉碎俄国军队。但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自己的法国军队却损失了一半左右。库图佐夫的俄国军队损失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在这次会战以后俄军被迫一度放弃莫斯科，但最后还是把拿破仑赶出了俄国。——197。

195 马克思在《巴克莱-德-托利》这一条目的结尾使用并完善了恩格斯在笔记中对这位将军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310页。——197。

196 原文为“guide”，指担任军队向导的年轻军官或猎骑兵。1799年在法国曾短暂地存在一个向导连担任拿破仑的警卫。在克里木战争（见注14）时期，法国近卫军的骑兵旅中有一个向导团。——199。

197 特雷比亚河战役是欧洲国家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于1799年6月17—19日发生于北意大利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亚·瓦·苏沃洛夫将军指挥的俄奥联军击溃了雅·麦克唐纳指挥的法军。——199。

198 特兰西瓦尼亚战役是1848—1849年革命期间匈牙利革命军在特兰西瓦尼亚（当时属于匈牙利）与奥地利军队之间的战役。沙皇政府当时派遣一

支部队支持哈布斯堡王朝。战斗于1848年12月在革命军领袖约·贝姆领导下开始，几个月后结束，特兰西瓦尼亚差不多完全从反革命势力控制下解放出来。然而，1849年夏天，反革命势力再次集结，沙皇军队再次进驻，引发了第二次特兰西瓦尼亚战役。贝姆的军队于1849年7月底被击败，他本人逃往土耳其。——199。

199 约·贝姆率军远征巴纳特（塞尔维亚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发生在1849年春天。1848年革命初期，在伏伊伏迪纳兴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奥地利人利用这一运动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1849年春天，贝姆和匈牙利将军莫·佩尔采尔的军队在巴纳特多次击败奥军和伏伊伏迪纳的塞尔维亚人，但是这些胜利未能影响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总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贝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中对贝姆在远征巴纳特期间的军事行动作了评价。——199。

200 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1857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贝尔蒂埃》和《贝尔纳多特》两个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时使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200。

201 1813年8月23日在大贝伦的会战和9月6日在登讷维茨的会战，发生于欧洲国家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在1813年的战局中，贝尔纳多特统率的北部联军击败了法国军队。其中，弗·威·毕洛夫指挥下的普鲁士军团在两次会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32。

202 指1813年10月16—19日莱比锡会战，这是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201、216。

203 督政府是法国根据1795年宪法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督政府的统治结束。——201。

204 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来看，马克思在9月15日将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条目《巴克莱-德-托利》和他的《贝尔蒂埃》以及恩格斯的《炮座》、《棱

堡》、《刺刀》等条目寄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勃鲁姆》和《布里安》这两个条目是在9月22日才寄往纽约的。这些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202。

205 马克思这里列举了1830年11月—1831年10月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约·贝姆参加的几次战斗。

伊加宁会战发生于1831年5月10日，波兰起义军战胜了沙皇军队。

奥斯特罗文卡会战发生于1831年5月26日，波兰起义军在奥斯特罗文卡附近被伊·吉比奇统率的沙皇军队击败。1831年9月初，沙皇军队袭击华沙郊区的沃拉之后随即占领了华沙。起义军遭到镇压后，其残部逃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202、206。

206 马克思这里所作的贝姆传记摘录，是用来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贝姆》这一条目而准备的。摘录所依据的史料不明，其中一部分与1849年莱比锡出版的施特格编辑的《百科辞典续编》第4卷关于贝姆的记载相符。——203。

207 附在这封信后面的几页是马克思应恩格斯的请求（见本卷第201页）所作的关于军事桥梁的摘录，以及关于《垛墙》和《炮艇》的摘录。马克思的摘录作于1857年9月16日，摘自霍·道格拉斯《军事桥梁》1853年伦敦第3版，以及罗·伯恩的《海军和军事技术法语词典》1852年伦敦版。恩格斯利用这些材料于1857年10月15日完成条目《军用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203、206、228。

208 瓦格拉姆会战是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于1809年7月5—6日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的法国军队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迫使奥地利于1809年10月与拿破仑缔结了和约。——204、209、212。

209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合写的《贝姆》这一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中使用了恩格斯用英文写的关于贝姆的这个材料。——206。

210 关于贝尔纳多特的材料，恩格斯主要摘自安·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年巴黎版第1—4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贝尔纳多特》这一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时，使

用了恩格斯摘录的这些材料以及恩格斯的一些评论。——209、212。

211　指1837年5月30日毕若和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1832—1847年)的领导者阿卜杜尔·卡迪尔在塔夫纳河畔签订的条约。根据塔夫纳条约,法国被迫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除了法国控制的某些沿海城市——阿尔及尔、奥兰、阿尔泽等)的阿卜杜尔·卡迪尔国家的独立。1839年,法国破坏这一和约,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下重新展开反对法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

马克思在写作《毕若》时参考了恩格斯关于这位将领的看法,尤其详细论述了毕若的见利忘义。马克思在这一条目中写道:"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应付给毕若将军3万布若(约合12 000美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97页)——213。

212　阿利马河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14)期间俄军和英、法、土联军于1854年9月20日在阿利马河进行的第一次大会战。在军事技术和人数上占优势的联军取得了胜利,俄军被迫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关于这次会战,恩格斯撰写了文章《阿利马河会战》和《阿利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16卷)。——213、361。

213　巴拉克拉瓦会战是克里木战争(见注14)期间俄军与英、法、土联军于1854年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进行的会战。俄军企图切断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土联军与巴拉克拉瓦基地的联系。虽然俄军的进攻使联军,特别是英军骑兵遭受重大损失,但他们的主要作战意图并未实现。恩格斯在《东方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213。

214　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指克里木战争(见注14)时期英、法、土联军从1854年9月28日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在俄军坚守11个月之后于1855年9月8日被联军强行攻克,由此确定了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败局。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条目《博斯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的后半部分使用了这里关于博斯凯参加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材料。——214。

215　普法尔茨战局指欧洲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普奥联军与法军之

间在普法尔茨的战况。普奥联军战败，不得不在 1794 年秋天撤到莱茵河右岸，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与法国单独签订巴塞尔和约。——214。

216　吕贝克守卫战发生于欧洲国家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自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次会战（见注 54）失败后，一部分普军在格·布吕歇尔率领下向吕贝克撤退并开始守卫战。1806 年 10 月底，在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普军不得不放弃吕贝克。——214。

217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 1808 年春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打败之后创立。该协会联合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 年 12 月 31 日，对协会活动本来也不赞同的普鲁士国王在拿破仑的要求下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秘密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 215。

218　指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事。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是这次运动的参加者，而共和主义者弗·黑克尔是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215。

219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在欧洲国家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格·布吕歇尔率领的西里西亚军于 1813 年 8 月 26 日在卡茨巴赫击败了麦克唐纳元帅率领的法军。这支西里西亚军是由约克指挥下的一个普鲁士军团和朗热隆指挥下的两个俄国军团组成的。1814 年 3 月同盟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覆灭，战争遂告结束。——215。

220　德累斯顿会战是欧洲国家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于 1813 年 8 月 26—27 日在德累斯顿进行的一场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击溃了奥地利元帅卡·施瓦尔岑堡指挥下的奥普俄联军（波希米亚军团，即主力军团）。——216。

221　指 1814 年 2 月中在蒙米赖地区（巴黎东部）的一些小型战斗中，拿破仑利用格·布吕歇尔所率领的西里西亚军内部的对立击败了对手。——216。

222　在欧洲国家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1815 年 6 月 18 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以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对 1815 年的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为反法

同盟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导致拿破仑的垮台。同盟国军在滑铁卢会战中的胜利，尤其要归功于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队的及时赶到。普军曾在两天前，即6月16日的利尼会战中被拿破仑击败，不过普军在布吕歇尔的率领下摆脱了追击，并及时与英荷军队会合。——216、435。

223 恩格斯这里收集的关于格·布吕歇尔的传记材料，对他作为一个军事活动家的总体描述，以及对他在重要战事中的军事行动的评价，主要依据弗·缪弗林的著作《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局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马克思用更多的事实材料进行补充说明，并对布吕歇尔作为军事长官的活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最后形成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作的条目《布吕歇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217。

224 马克思的这一计划没有完成。从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他在9月29日只往纽约寄了这几个条目：《博斯凯》、《贝西埃尔》和《贝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其他6篇传记马克思于1857年底至1858年初才写完。——217。

225 从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他于9月22、25日以及10月13、20和23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寄去5篇标题为《波拿巴的财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编辑部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218、358。

226 恩格斯的信写在印有城堡废墟和标有"怀特岛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字样的信纸上。1647年11月到1648年11月，查理一世被监禁在此。——219。

227 马拉塔王公指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的首领。

从17世纪中叶起，马拉塔人开始进行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17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到了18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Peshwa)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失败。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诸马拉塔王国被东印度公司征服。——221。

228 马克思在他1857年9月29日和10月6日写的标题为《印度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19—422、432—437页)的两篇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目的作了政治评价,以此充实了恩格斯对英国殖民军队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的纯军事评述。——222。

229 军役特有产,可能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建立起的一种法律形式。根据这种形式,即使仍然处于父权支配下的家庭成员,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因服役得到或者在服役期间取得的财产。

工匠在罗马大多组织起来形成行会。在军队中,他们建立起单独的部门,主要完成军事技术方面的任务。——223。

230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223。

231 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第1版于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马克思使用的是该书1747年伦敦版。书中描写的*雇佣兵队长*是14—16世纪意大利效忠于王公、城市共和国和教皇的雇佣兵部队的首领。其中某些首领篡夺了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权力,建立起新的统治。——223。

232 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宪章运动(见注10)前领袖乔·朱·哈尼因受英国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的影响,背离了工人运动。1855年秋,英国当局作出关于把维·雨果和其他法国流亡者撵出泽西岛的决定(见注56),哈尼受英国激进派委托来到该岛的主要城市圣赫利尔,给维·雨果带来一封声援信。哈尼在泽西岛住下以后,从1856年中起开始担任《泽西独立报》的编辑,但他所负责的栏目几乎只关注地方性问题,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出发对地方现行制度进行批评。——225、228。

233 希吉拉历(Hedschra),字面意思为"迁徙"、"出走",指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由麦加城逃奔麦地那,是年被定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

这里恩格斯暗指1855年秋法国政治流亡者被撵出泽西岛一事(见注

56)，并把他们称做癞蛤蟆(见注86)。——225。

234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旺代是1793年春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发生的农民暴动的中心。暴动者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发生。因此，旺代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226。

235 马克思编辑的这个列表经某些删节和改动，以《派往印度的部队》为标题，与他1857年10月30日写的《印度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65—470页)一文同时发表于1857年11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231。

236 当时泽西岛仍然保存着旧封建制度的残余。当地的"领主"——大地主、律师和银行家(尤其是弗·戈弗雷)——控制了整个行政机构和皇家法庭。地方行政当局和法院在解决继承和出让地产问题上的恣意横行严重地影响到土地承租者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乔·朱·哈尼1856年9月创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改革同盟(其成员是地方商人、小船主和银行职员，1858年起称反封建联盟)以及他主编的《泽西独立报》，为了土地承租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该岛封建制度的残余和一小撮当地大地主对政权的垄断，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弗·戈弗雷1858年对哈尼提起诽谤诉讼。——235、319、370。

237 西帕依(Sepoys，意即士兵)，是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当时欧洲籍士兵称gora)，受英国军官的统领。在英印军队中的西帕依被英国人用于征服印度以及阿富汗、缅甸和其他邻国的战争。西帕依和印度人民群众一样，对殖民制度抱有不满的情绪，甚至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见注176)中成为反英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235、285。

238 恩格斯描写了印度起义(见注176)期间英军对被印度起义者占领的德里要塞的围攻和强攻。1857年9月20日，英军占领德里。马克思在1857年10月30日写的文章《印度起义》，以及恩格斯在1857年11月16日写的文章《德里的攻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两篇文章都作为社论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

465—470、488—495页)。——235。

239 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卡·冯·克劳塞维茨的以下著作:《俄国1812年战局,法国1813年至休战前的战局和1814年战局》1835年柏林版,《法国1815年战局》1835年柏林版。这两部著作分别是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第7、8卷。

马克思摘录了弗·缪弗林的《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1813年和1814年战局的回忆》1853年伦敦版。——237、298。

240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打算1857年11月5日趁恩格斯从泽西岛返回曼彻斯特(见注182)时在伦敦见面,但由于火车晚点而落空。——238。

241 马克思在1857年9月29日和10月6日撰写了两篇题为《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作为社论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19—422、432—437页)。由于马克思当时手头没有足够的有关英军围攻德里的消息,所以在文章中认为围攻德里毫无胜利希望。事实上德里已于9月20日被英军攻占(见注238)。——238。

242 马克思打算同恩格斯一起撰写关于1857—1858年经济危机的小册子的计划没有实现。马克思从1857年10月底到1858年2月底收集整理的关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危机材料的三个摘录笔记本保存了下来。这些笔记包括从英、德、法报刊上作的摘录和节选,以及恩格斯书信中关于危机事实的说明。——239、244、273、275。

243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掘黄金,使欧美摆脱了1847年经济危机(见注89)。危机过后,工业和贸易的暂时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和美国的商品得以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到1857年,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1—1864年)等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一商品销售的通道受阻。——243。

244 《德国年鉴》指阿·卢格1841—1843年出版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卢格当时计划出版一本新的期刊作为该期刊的续篇,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250、275。

245 海·贝克尔和亨·毕尔格尔斯都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4)的被告，两人分别被判处五年和六年徒刑。1857年11月12日贝克尔刑满出狱时，德国多家报纸都有公告。毕尔格尔斯于1858年11月12日被释放。——251、265、409、582。

246 马克思说的是宪章派(见注10)领导人所筹划的会议。厄·琼斯早在1857年4月就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他主张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提出的若干主张，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政治让步：宪章中的六项要求(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无记名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支付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政治妥协引起了宪章派成员的不满和反对。经一再拖延，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上动摇的表现，是滑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几年后，在琼斯重新开始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同他恢复联系。——251、301、416、457。

247 这里马克思复述了约·弗罗斯特给诺丁汉宪章派组织秘书瓦尔迪的信的基本内容。这封信发表于1857年11月14日《人民报》。——252。

248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

马克街是伦敦的一条街，粮食交易所坐落在这条街上，因此马克街被用做粮食交易所的同义词。——253、257。

249 七月四日纪念日是美国独立日(1776年7月4日)。从1851年起美国大金融资本家乔·皮博迪每年在伦敦举办盛宴招待英国贵族的上层人物和美国客人，庆祝美国独立日。——254、265。

250 马克思在他1857年12月18日写的《欧洲的危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中利用了恩格斯这封信中列举的在汉堡发生的破产事件。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另有一些关于曼彻斯特危机情况的说明也被收入这篇文章。——255、270。

251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

和印刷所坐落于此，因此印刷所广场也就成了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的代名词。——258。

252 指汉堡保证贴现公司。这个公司是1857年11月21日因汉堡货币危机而成立的，目的是使盖有该公司印章的票据和银行券易于流通。关于这个公司的情况，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一文中有说明。——259。

253 马克思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即后来《资本论》的第一稿。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制订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327—328、346、361—366、459—460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1—53页)草稿中都曾提到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259、262、273、275、290、298、310、326、329、369、385。

254 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康·施拉姆的信是附在燕妮·马克思同一天给施拉姆的信的后面的。燕妮的信写在前三页和第四页上半页上，马克思的信写在第四页的下半页上。——260。

255 原文为"Lucus a non lucendo"，字面意思是："树林，因为无亮光"，出自昆体良《演说术原理》第1卷第6章第34节，指从一个词的相反意义引申出这个词，如lucus(树林)，来自lucere(发光，照亮)。马克思这里的意思是，虽然该报叫《晨星报》，但是实际上并无启发性。——261。

256 指瑞士国际动产和土地信用总行的伦敦分行。它一开始位于针线街，1856年8月中搬至皇家交易所大厦。斐·弗莱里格拉特自1856年6月底起任伦敦分行经理。1859年伦敦分行陷入危机，不过，1860年又为弗莱里格拉特建立新的办事处。——262、432、437、456、500、596。

257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一些公司破产的详细信息，马克思均记录在他关于1857年经济危机的笔记本(见注242)中。这些信息摘录自1857年11月14、21日和12月5日《经济学家》第742、743和745期。——271。

258 1857年11月到12月中，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以下关于欧洲经济危机的文章：《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以及《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状况》。——273。

259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1839年写的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及他在1840—1841年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275、382。

260 这里指麦·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在斐·拉萨尔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有弗里德兰德提出此建议的信(弗里德兰德1857年12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弗里德兰德早先担任过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的编辑，马克思在1855年曾为该报撰稿。从1856年起，弗里德兰德成为《新闻报》的编辑之一。由于不了解《新闻报》当时的政治倾向，再加上弗里德兰德提出的条件：不能抨击帕麦斯顿而只能抨击拿破仑第三，马克思没有同意为该报撰稿。1859年，弗里德兰德再次向马克思约稿，并且"没有提任何条件"(见本卷第509页)，马克思遂接受了撰稿工作，但此后弗里德兰德再无音信(见本卷第529、549页)。直到1861年10月马克思才开始为《新闻报》撰稿。——275、276、289、291、302、326、509。

261 指斐·拉萨尔计划撰写的经济学著作《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但计划没有实现。他后来在《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中阐明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277、315、432、484、575、659。

262 在马克思收集整理的关于1857—1858年经济危机材料(见注242)的三个摘录笔记本中，有一本是关于法国工商业危机的。——278。

263 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信用公司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50年)。土地信用公司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279。

264 指巴黎全国贴现局，它成立于1848年。起初它贴现有两个背书的汇票并发放以存放在公共仓库中的商品作抵押的贷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它

从1853年起成了股份公司并取得发放以法国公债、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作抵押的贷款的特权。——279。

265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领导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同盟。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到50年代中期,该同盟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1871年德国政治统一的完成。——280。

266　马克思在该信中所表达的关于法国经济危机进程的看法是他1857年12月25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法国的危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的基础。——281。

267　勒克瑙—奥德战役,是1857—1859年印度人民起义(见注176)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1857年夏,德里、坎普尔陷落后,奥德成为起义军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中心。在奥德首府勒克瑙,英国占领军遭到西帕依(见注237)残部和奥德起义军的围攻。亨·哈夫洛克将军的部队前往支援,但直到11月科·坎伯尔将军率军由坎普尔前来解救,英军才突破包围。然而,迫于另一部分起义军在后方进攻取得胜利,坎伯尔不得不率军撤出勒克瑙,退回坎普尔。三个月后,坎伯尔率军向勒克瑙发起新的进攻,并于1858年3月19日攻占该城市。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了《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一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1858年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283、288、354。

268　恩格斯这封信中关于英军在勒克瑙作战行动的一些看法被吸收进他的文章《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参看注267。——285。

269　从马克思1857—1861年的笔记本来看,他于11月27日寄往纽约的有两个条目:恩格斯的《炮兵》(见注178)和他自己的《毕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289。

270 亨·哈夫洛克将军在勒克瑙解围后(参看注267),因过度疲劳而身体虚弱,于1857年11月24日死于痢疾。——295。

271 马克思指英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见注14)的贸易平衡及其进出口价值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马克思是从曼彻斯特外交事务委员会(见注62)的一份报告中获悉的。这份报告在1858年1月13日《自由新闻》上发表之前,该报编辑部把它寄给过马克思。马克思在他1858年1月7日写的《英国的贸易》一文中利用了报告中的数据。——296。

272 1857年11月,科·坎伯尔将军率军前往勒克瑙解救被印度起义者围攻的英军时(见注267),将一小部分部队留给查·温德姆将军指挥,用以守卫坎普尔。但温德姆没有听从坎伯尔的指令,而是于1857年11月26日向起义军发起进攻。温德姆的进攻遭到失败,坎伯尔不得不匆忙从勒克瑙退回坎普尔,而未能继续巩固在勒克瑙已取得的战果。

恩格斯就此撰写了《温德姆的失败》一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1858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298、299、307、311。

273 从马克思1858年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他1858—1860年的笔记本来看,这里是指恩格斯1858年写的C字头条目《马枪》、《马枪骑兵》、《卡伦炮》、《Cartouch》、《霰弹》、《燃烧弹》、《药筒》。马克思于1858年1月22日把它们寄往纽约。除《马枪骑兵》外,这些条目发表于《美国新百科全书》第4卷。——299、303。

274 查·德纳似乎于1857年8月就约请写作《骑兵》条目,但恩格斯直到1858年3月才着手这一工作,并于6月才完成。从马克思1858—1860年的笔记本来看,他于6月22日把这一条目寄往纽约。——299、309、319、330、332、340、349、355、372、392。

275 大凸角堡会战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14)期间发生的一场会战。大凸角堡是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中的第三棱堡。英军曾在1855年9月8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总攻(见注214)中进攻该堡,但没有成功。

关于这次会战以及查·温德姆在进攻大凸角堡中所起的作用,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以及恩格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载于1855年10月1、4日《新奥得报》)。

关于温德姆1857年11月在印度起义中的失败，见注272。——300。

276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系列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印度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和《印度起义的现状》）中提到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300。

277 马克思1858年1月23日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第二页有一份恩格斯手抄的《美国新百科全书》B字头条目单：比达索阿、布伦海姆、缅甸（战争）、博马尔松德、博罗季诺、布雷西亚（1849）、桥头堡、毕洛夫、布达、贝雷斯福德、崖路（见本卷第313页）。这个条目单是恩格斯从马克思附上的查·德纳1858年1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抄下来的。——303。

278 在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阿尔布埃拉》的结尾处，恩格斯说道，1811年5月16日阿尔布埃拉会战几天以后，英军对西班牙要塞巴达霍斯的包围也撤除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93页），但实际上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一直持续到6月中。1812年2月这个要塞再次遭到围攻，并于4月6日被攻克。——304、324。

279 指1858年1月14日意大利革命者费·奥尔西尼在巴黎投掷榴弹谋刺拿破仑第三未果事件。奥尔西尼从青年起就参加了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这次行刺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推动欧洲的革命行动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斗争。但行刺失败，奥尔西尼于1858年3月13日被处决。拿破仑第三借此追捕他的激进反对者，大约有2 000人被捕，400多人被流放阿尔及利亚。

关于这次事件的背景和结果，马克思在《对波拿巴的谋杀》、《时代的表征》、《波拿巴目前的状况》（载于1858年2月22日、3月30日和4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文章中都有论述。——304、308、311、328、349、437。

280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前的处境。他的总统任期到1852年5月初届满，根据共和国宪法，间隔四年后他才能再次当选。他由此面临着失去一切权力和薪俸的危险，并且还会因无数债务而遭指控。——309。

281 拿破仑第三于1858年1月18日立法团会议召开之际宣布，由于在全国范围发生密谋事件，需要制定严格法律进行镇压，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在

酝酿中的嫌疑犯处治法。

嫌疑犯处治法又称社会治安法，于1858年2月19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人监狱或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

1858年1月27日的一项法令按照西班牙军区的模式（见注318）将法国划分为五个军区——巴黎、南锡、里昂、图卢兹、图尔，由贝·皮·马尼昂、博·卡斯泰朗等五位元帅领导。

马克思在《对波拿巴的谋杀》一文中阐述了这里的看法，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1858年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时没有标题。——310、351。

282 马克思可能指1857—1858年经济危机高潮期，曼彻斯特棉纺织工业也受此次危机影响。对此可参看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以及12月7、9和1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这里借德国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进行类比。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约1767—1780年），因剧作家弗·马·克林格尔的戏剧《狂飙突进》（1776年）而得名，代表人物有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他们受当时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和创造性的力量。——318。

283 瓦什拉普斯基是海涅《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流浪的小贵族。这里恩格斯讽刺地把居住在泽西岛的波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称为瓦什拉普斯基之流。——319。

284 关于在厄·琼斯倡议下于1858年2月召开的宪章派（见注10）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见注246。

1842年资产阶级激进派看到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确立了革命的方向，于是就退出宪章运动。他们一再企图将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达到废除谷物法（见注154）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目的。他们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所谓“完全选举权”的要求，试图诱使工人们离开争取实现宪章派的社会政治纲领的斗争。约·斯特奇、爱·迈奥尔、约·利夫赛等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宪章派某些具有妥协倾向的领袖（威·拉维特等人），于1842年4月和12月在伯明翰召开了两次资产阶级和宪章派的代表会议，讨论共同争取选举改革的问题。但是，以

"新的权利法案"和"完全选举权"的要求来代替人民宪章的建议,被与会的宪章派大多数坚决否决了。宪章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走向分裂。——320。

285 1858年1月14日费·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见注279)失败后,拿破仑接到大量表示忠诚的奏折。刊登在《总汇通报》上的社会上层和高级军官们的奏折更具反英倾向。他们公开指责英国为像奥尔西尼这样的恐怖分子和谋刺者提供了避难所,坚决要求就在这类人的"巢穴"追捕他们。英国的社会人士认为这些奏折的公布是法国的一种间接威胁,是1858年两国关系显著紧张的原因。——320。

286 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仑第三不合法出身的传闻。官方认为(这也可能是事实),拿破仑第一的弟弟、1806—1810年任荷兰国王的路易·波拿巴(1778—1846年)是拿破仑第三的父亲。——322。

287 小拿破仑是维·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问世以后,这一绰号便流传开来。——322。

288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内容不是出自《科贝特氏纪事年鉴》(1802年7—12月)1810年伦敦版第128页,而是出自《纪事年鉴,或历史、政治和文学概览(1802年)》1820年伦敦版第640页。《科贝特氏纪事年鉴》只复述了《总汇通报》上该篇报道的内容。马克思把这里的材料用在他1858年4月4日写的《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一文中。——322。

289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ά")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同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

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325。

290 在意大利革命者费·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见注 279)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 1858 年 1 月 20 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表达了法国政府对英国为像奥尔西尼这样的密谋者提供避难的强烈不满。瓦列夫斯基的照会成了亨·帕麦斯顿于 1858 年 2 月 8 日向下院提出新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 18，又称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的口实。根据这一法案，凡在联合王国境内居住者，无论是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与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谋活动，均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草案在一读时以多数票通过，但 2 月 19 日在二读时米·吉布森提出修正案，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没有给予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成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后，帕麦斯顿政府不得不于 2 月 21 日辞职，由保守的德比政府接替。——326、334。

291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米·吉布森和约·布莱特的"报复"，是指吉布森针对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提出的修正案于 1858 年 2 月 19 日在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以后，帕麦斯顿不得不辞职(参看注 290)。吉布森的修正案尤其得到布莱特的支持。作为帕麦斯顿中国政策以及克里木政策的反对者，吉布森和布莱特在 1857 年 3 月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同年秋重新被选入议会。——330、332。

292 恩格斯指对小印刷厂主爱·特鲁拉夫的迫害，因他发表了反拿破仑第三的抨击性文章。——332。

293 费·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见注 279)之前在伦敦生活。在伦敦他结识了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此地的法国医生西·贝尔纳和托·奥尔索普。两人都参与了谋刺的准备活动。1858 年初针对两人的调查就已展开。奥尔索普逃往美国，贝尔纳于 1858 年 2 月 14 日被捕。经过伦敦陪

审法庭多日审讯，贝尔纳于1858年4月17日获释；对奥尔索普的诉讼于7月终止。

关于对出版商进行迫害，见注292。——334、336、370、372。

294 罗马公民出自帕麦斯顿勋爵1850年6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中所引用的"我是罗马公民"这句话(见注138)。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两位罗马公民"，讽刺地暗指亨·帕麦斯顿和路易·波拿巴。他们于1856年底以削弱那不勒斯王国的反动统治为借口打算把英、法舰队派往那不勒斯海岸(见注103)。1858年初，在意大利人费·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事件(见注279)之后，他们在英国和法国对民主主义人士采取镇压措施。——334。

295 暗检室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建立起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向政府提供私人的通信秘密。后来暗检室一词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秘密机构的统称，这些机构秉承政府的旨意，专门从事信件检查活动。——335、337。

296 指费·皮阿、亚·贝松和阿·塔朗迪埃1858年2月24日《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1858年4月在伦敦出版英文单行本)。他们在信中说，像拿破仑第三那样戴上皇冠的篡夺政权者应遭横死；对法国皇帝的谋刺，作为他对法国人民和宪法犯下的一切罪行的惩罚，是完全合理的历史行动。这封信激怒了英国的统治集团和新闻界。马克思严厉谴责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这种冒险行为。

马克思在信中附上的皮阿等人的这封信保存了下来。——335、337。

297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费·皮阿，他在19世纪30—40年代起曾为法国讽刺性报刊《喧声报》撰稿并为圣马丁门剧院写过几个剧本。

圣马丁门剧院坐落在巴黎圣马丁门林荫道。——336。

298 对面的尊贵绅士是对英国议会中反对党议员的称呼。按照传统，在英国议会里执政党的议员坐在议长(下院议长)右边的席位上，而反对党的议员则坐在对面，即议长左边的席位上。

这里指帕麦斯顿政府1858年2月的辞职，参看注290。——336。

299 恩格斯指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见注111)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337。

300 指旅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弗·康姆1857年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康姆在信中说，他和他的朋友在纽约组成了一个30人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想请马克思寄给他一些理论著作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510)过去的正式文件，并请马克思对新建俱乐部的工作提一些实际的建议。马克思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他1859年2月1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表明，他给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另一位领导人阿·康普写过信(见本卷第458页)。——340、348、354、571。

301 1806年，英国远征军在威·贝雷斯福德将军的指挥下企图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属于拿破仑法国当时的同盟者西班牙。贝雷斯福德的军队在西班牙殖民军没有认真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却遭到阿根廷爱国民军的包围并被迫投降。——344。

302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斐·拉萨尔1858年3月3日来信的回复，主要谈的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出版的事情。拉萨尔1858年3月26日给马克思写了回信。——345、356。

303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较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349、355、683。

304 工人区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在欧洲一些城市兴起的工人居住区。拿破仑第三任总统期间于1848年在巴黎建立起第一个工人区。——350。

305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

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为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350。

306　指连接土伊勒里宫和塞纳河岸的地下走廊，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见注156）的参加者在起义失败后被扣押在这里。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路易十八的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官邸。——350。

307　指 1858 年 3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英国诗人瓦·兰多尔致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里兰多尔驳斥了有关他参与奥尔西尼的谋刺事件（见注 279）的证词，对“卑鄙地谋刺”法国皇帝的企图表示愤慨，称拿破仑第三是“世界上最合法的统治者”，并且强调他“厌恶并痛恨民主主义”。——350。

308　1858 年 3 月 6 日在索恩河畔沙隆发生骚乱。一大群人在“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中对军队的警卫大楼发起进攻，目的是夺取那里的武器。——350。

309　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Zuave）本来是对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部落的称呼，后来又把北非诸国的士兵称为朱阿夫兵。法国 19 世纪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后，于 1830 年底组建了两个由北非人组成、由法国军官指挥的“朱阿夫营”。30 年代末，法国人加入朱阿夫营。1842 年之后，所有不是法国人的朱阿夫官兵都被整编到所谓的“土耳其团”。拿破仑第三于 1852 年组建的三个朱阿夫团也全部由法国人组成。朱阿夫团参加了克里木战争（见注 14），后来还参加了法国进行的其他战争。——351。

310　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是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派。

奥尔良派，见注 13。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

(1589—1792 年和 1814—1830 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 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 年)，这两个保皇派联合组成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即所谓的“秩序党”，见注 144。——351、671。

311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对拿破仑第三寄予希望，但是，他却积极参与镇压意大利革命，于 1849 年派遣法国军队占领罗马，重新恢复教皇国，以此寻求法国教会的支持。奥地利也参加了这次镇压活动，并占领了各管区。奥地利军队于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期间撤离，法国驻军则直到 1870 年才撤出罗马。——351、520。

312 普鲁士自 1848 年起建立立宪君主国。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12 月 5 日解散国民议会后钦定了一部临时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文。不过该宪法还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尤其是普选制。1849 年 5 月 30 日普鲁士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引入三级选举制取代普选制。1850 年 1 月 31 日更加反动的新宪法生效，消除了钦定宪法中仅存的民主内容，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第一议院和按照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两院自 1855 年起改名为上院和下院)。第二议院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只对国王负责。——352、539。

313 指普鲁士威廉亲王(后来的国王和皇帝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子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公主于 1858 年 1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的婚礼。——352。

314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秩序党”的领导人阿·梯也尔支持路易·波拿巴为总统候选人，打算依靠他来恢复奥尔良王朝的统治。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期间梯也尔被捕，在巴黎的马扎斯监狱短期监禁后被逐出国境，但在 1852 年 8 月又被准许返回法国。——353。

315 这段引文的出处无法查证。马克思在《波拿巴目前的状况》(载于 1858 年 4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也写道，在克里木战争(见注 14)爆发时对

于拿破仑第三提出的、一旦他意外身亡他们将怎么办这个问题，沙·奥尔尼就是这样答复的。——353。

316　1858年3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意大利代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集团的代表）会议，目的是建立意大利全国立宪同盟。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宣言性的反映同盟斗争纲领的决议：建立一个有统一中央政权的意大利联邦国家，制定宪法以保存君主政体，争取言论、出版和人身的自由，建立公开的陪审法庭。在会议的一项特别决议中，指责了费·奥尔西尼对拿破仑第三的谋刺行为（见注279）。

一些英国报刊，包括《晨星报》刊载了这次会议参加者的演讲、同盟的声明以及对会议的一些细节的报道。——355。

317　五个帕沙辖区指当时法国的五个大军区，参看注281。马克思称这些军区为帕沙辖区，目的在于强调军区元帅的无限权力，与土耳其帕沙的专制权力不相上下。——357。

318　19世纪时，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共分为17个由镇守司令（镇守司令区的名称由此而来）统管的军区。镇守司令是国王的全权代表，在他统管的军区内拥有无限的民政权和军事权。——357。

319　这里提到的著作是：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1770年都柏林版；托·莱特和约·哈娄《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该书包含托·阿特伍德的观点；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6年伦敦版；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和《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约·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363。

320　棉花供应协会是自由贸易派（见注129）于1857年在曼彻斯特建立起的一个组织，其目的是增加来自印度、非洲和其他各国的棉花输入量。——367。

321　自由放任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领域内的任何事务。重农学派也主张自由放任，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因此国家的干涉不仅无益，反而有害。——367。

322　费·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见注279）之后，撒丁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

于1858年2月提出了一项反对谋刺外国君主的法律草案。4月16—17日在对该法律草案的辩论中,首相卡·加富尔和阿·拉马尔摩拉将军在回忆1848年事件时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路·卡芬雅克将军的叛卖政策,当时他作为法国最高政府首脑拒绝支持革命的意大利进行反奥地利的斗争。——372。

323 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该派的支持者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阿·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路·加尔涅-帕热斯。路·加尔涅-帕热斯后来依靠路·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372。

324 《国民报》统治时期,即《国民报》派(见注323)统治时期,指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到1848年12月1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段时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11卷)中对此有详细说明。——372。

325 卢森堡神谕者指路·勃朗,他曾担任卢森堡委员会主席。卢森堡委员会是法国临时政府迫于工人的压力于1848年2月28日成立的一个由工人和企业主组成的委员会,设在巴黎卢森堡宫。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它实际仅限于调停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由于勃朗的妥协策略,它的调解常常有利于企业主。1848年5月15日巴黎群众骚乱后,政府撤销了这个委员会。——375。

326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就不乏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见注14)的失败暴露了其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进行彻底的农奴制改革成为必然。1856—1858年农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农民拒服徭役,拒缴代役租,从地主庄园大批逃亡,烧毁庄园并杀死地主,同派驻庄园的军队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在国内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国外以亚·伊·赫尔岑为首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专制农奴制进行了揭露。亚历山大二

世政府非常害怕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又考虑到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走上废除农奴制的道路，被迫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376、465。

327 马克思于1858年5月1日乘火车前往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他至早5月18日，至迟5月24日返回伦敦。在恩格斯家期间，马克思为了恢复健康，进行骑马等体育锻炼，同时继续进行他的经济学研究（见注253）。他打算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研究工作，并开始为出版做准备。——377、381、383、414、447、457。

328 马克思指的是拿破仑第三向国务会议提出的关于没收法国慈善机关的地产并将之转化为统一公债的提案。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载于1858年6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384。

329 可能是1858年5月12日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伦敦）第16期，上面刊载了揭露亚·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的活动的材料。——385、386。

330 智者埃夫拉伊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斐·拉萨尔的称呼。这可能同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的信有关。马克思在信中评论说，拉萨尔竭力炫耀自己的"博学"，并"把这一切用冒牌的莱辛方式"奉送给读者（见本卷第314页）。埃夫拉伊姆是莱辛的名字。——388、393、409、410、484、568、629、698。

331 马克思可能指伯·贝克尔主编的周报《伦敦德意志报》（后来叫《日耳曼尼亚》）。1858年6月该报被贝·埃尔曼尼收购后，贝克尔创办了新的周报《新时代》（伦敦），第1期于7月2日出版。这里的《新世界》应该是《新时代》。——392。

332 马克思指约·魏德迈1858年2月28日的来信（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予回复，见本卷第456—461页），以及阿·康普1858年6月15日的来信。马克思本想在给恩格斯的这封信里附上这两封信，但是忘记了（见本卷第411页）。——393、395、410、469。

333 指尤·福禄培尔《美洲杂记。见闻、游记和考察》1857—1858年莱比锡版

第 1—2 卷。马克思提到的亚·洪堡给福禄培尔的信《洪堡男爵论美国奴隶制。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先生的私人信件》发表于 1858 年 5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394。

334 国民人身保险协会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改革者约·瓦茨于 1853 年在伦敦创办的慈善机构。1857 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分会。——404。

335 看来是指 1858 年 8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篇文章。编辑部对文章大肆改动，以《印度战争组织不善》为标题发表。在马克思 1858—1860 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题为《向印度输送军队》。——406。

336 马克思指法国政府为新建瑟堡军港（法国西北海岸）以及开通巴黎到瑟堡的铁路线于 1858 年 8 月 4 日举行的庆典。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出席了典礼。拿破仑第三本来希望借此缓和奥尔西尼谋刺事件（见注 279）之后英法两国的紧张关系。然而法国海军在瑟堡的军事演习，却被看成是对英国海军的挑战，使英国人产生新的顾虑。为此，拿破仑第三不得不在 1858 年 8 月 7 日的一份专门照会中声明，法国举行庆典，对英国不抱有任何敌对目的。——408、412、413。

337 在印度人民起义（见注 176）期间，瓜廖尔城 1858 年 6 月初被起义军占领，6 月 19 日又被英军夺回。——409。

338 这句话是写在一张便条上的，用大头针别在此信的第三页。

这封信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便条上所说的《电讯》。查阅这一时期马克思给恩格斯的通信，此便条可能附在马克思 1858 年 12 月 1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那里提到有关《每日电讯》剪报的内容（见本卷第 437 页）。——409。

339 威·尤·格莱斯顿《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1858 年牛津版第 1—3 卷。对格莱斯顿的这部书的评论《格莱斯顿先生的荷马研究》，发表于 1858 年 8 月 12 和 13 日《泰晤士报》。——412。

340 费·皮阿的这封信写于 1858 年 7 月 14 日，以单行本发表，题为《给陪审法庭的信。为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辩护》。它是皮阿、亚·贝松和阿·塔朗迪埃 1858 年 2 月 24 日《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见注 296）的补充。

——412。

341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这篇关于在古巴买卖奴隶的文章没有发表。根据他1858—1860年的笔记本来看，他于1858年8月20日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

1858年8月起，燕妮·马克思负责誊抄马克思撰写的文章，誊抄这篇文章时她在拉姆斯盖特疗养。——413。

342 中国条约指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时期，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858年6月强迫中国分别与他们签订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在《天津条约》签订不久前，5月28日俄国还胁迫中国签订了《瑷珲条约》。马克思对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的评论，见他8月底至9月写的文章《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及《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关于《瑷珲条约》，见恩格斯10月写的文章《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信中提到的马克思于1858年9月20日写的一篇关于天津条约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416、422、424、440。

343 马克思引证的是《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8年7月31日为止的七个月》。该报告发表在1858年8月28日《经济学家》附刊上。这个报告显示，英法之间的贸易1858年1—7月比1857年同期大大削减了。——416。

344 恩格斯这里指印度总督查·坎宁勋爵于1858年6月17日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秘密委员会所作的官方紧急报告，这个报告载于1858年10月6日《泰晤士报》。

坎宁在这份报告中为自己1858年3月3日的公告进行辩护。这份公告提出没收奥德王国的地产，归英国政府所有，但遭到了督察委员会主席罗·埃伦伯勒勋爵的批评。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见马克思的文章《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载于1858年6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关于坎宁1858年6月17日的报告，马克思没有写文章。——417。

345 指厄·琼斯1858年10月4日在曼彻斯特宪章派(见注10)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琼斯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建立同盟的主张和努力，见注246。

——418、420。

346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份1858年9月15日在伦敦出版的意大利文报纸《思想和行动》第2期，上面刊载了朱·马志尼起草的宣言。马克思在他1858年9月21日写的《马志尼的新宣言》一文中对这个宣言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420。

347　马克思谈到俄国革命已经开始，是指俄国这一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使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关系产生了危机。自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以后，俄国农民运动广泛开展，是这一危机的明显表现。关于俄国农民运动和农奴制改革，参看注326。

沙皇政府于1857年1月建立了由沙皇任主席的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858年起公开活动，并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858年7月中旬，总委员会分设了四人委员会。四人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在各地农奴制改革方案草拟以后派遣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参与各省方案的讨论和最后的审批工作。

马克思在这里把参加圣彼得堡各省委员会贵族代表大会的代表称为“显贵”，是借用封建专制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召集显贵会议的说法。圣彼得堡的代表大会于1859年8月和1860年2月两次召开。

关于俄国农奴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撰写了《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和《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发表于1858年10月19日和1859年1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421、424。

348　指普鲁士的摄政危机。1858年10月，由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疯癫症，其弟普鲁士亲王(后来的国王和皇帝威廉一世)被任命为摄政王。他为赢得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于11月6日解散了反动的曼托伊费尔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盛赞这一方针开创了“新纪元”。实际上实施这一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统治。——421、423、501、574。

349　指斯拉夫国家在1848年革命以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民族运动的高涨。19世纪50年代捷克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日益巩固，希望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一过程受到了阻碍，因为捷克加入奥地利帝国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德意志资产阶级。因此，捷克资

产阶级为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德意志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50年代下半期，反对奥地利政府专制集权政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开始在民族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捷克工人阶级尚未成熟，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代表捷克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党手中。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城乡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鼓吹"阶级利益调和"，指望不用国家民主化的方法，而依靠维也纳专制政府的支持，取得自己的权利和民族的独立。——421。

350 19世纪40年代游历了俄国的普鲁士官员、作家奥·哈克斯特豪森在他的著作《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中，描述了俄国农村居民虚假的物质福利状况。他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村公社，认为公社制度是避免俄国出现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俄国的农奴制只能逐步废除，因为这个国家目前还没有条件来实行自由雇佣劳动的制度。——421。

351 指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外交冲突。这次冲突起因于1857年11月29日葡萄牙当局在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没收了法国商船"沙尔和若尔日"号。船上载有一批要被运送到留尼汪岛的东非黑人。经过长期谈判，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在这里用维·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主人公加西莫多来讽刺他)在1858年10月中旬给葡萄牙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船只并释放船长。同时他还向里斯本派出两艘战舰，葡萄牙政府被迫妥协，冲突由此才得以解决。

马克思就这次冲突写的文章以《法国的奴隶贸易》为题发表于1858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原稿作了大肆改动。——427、434。

352 马克思指埃·鲍威尔1858年11月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58)所作的关于宗教改革以来欧洲强国政治史的第一篇演讲。讲稿发表在1858年11月6日的《新时代》上。马克思在他的信中附上了该讲稿的片断。——429、436、540。

353 阿·卢格为1859年席勒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写了一些文章，阐述自己对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创作的看法。这些文章以《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总标题，于1858年4—5月发表在罗·普鲁茨的文学周刊《德国博物馆》上。——433。

354 拿破仑第三于 1858 年 11 月 16 日颁布了粮食储备法令，马克思就此问题撰写了《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8 年 12 月 15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没有标题。——435、465。

355 看来是指马克思的一篇题为《布莱特的演说》的文章，该文刊载于 1858 年 1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原稿作了大肆改动。

伯明翰大会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约·布莱特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关于"人民宪章"，参看注 246。——435。

356 指 1858 年 12 月 10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约·布莱特外还有托·米·吉布森。

恩格斯是否写过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不得而知。——436。

357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 1858 年 12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他因哥·金克尔的妻子约·金克尔之死而写的一首诗《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这首诗刊载于 1858 年 12 月 11 日《新时代》。——436、458、467、470、474。

358 罗·丹尼尔斯 1855 年 8 月 29 日死于肺结核。他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4)的被告之一，在长达一年半的审前羁押中染上此病。——437。

359 马克思这里指伦敦《每日电讯》1858 年 12 月 8 日发表的关于哥·金克尔的妻子约·金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出自德国女作家芬·莱瓦尔德(夫姓施塔尔)之手。在通讯中，莱瓦尔德回忆了自己第一次拜访金克尔夫人的情景："在她的床头挂着金克尔的被打穿了的帽子……"这篇通讯还附有金克尔夫人写给莱瓦尔德的几封信的片断，其中说道："你们是否明白，被视为全体流亡者的母亲意味着什么？……"马克思 1859 年 2 月 4 日和 1860 年 3 月 3 日给斐·拉萨尔的信的最后都提到这篇通讯。

"金克尔的被打穿了的帽子"，暗指 1849 年 6 月 29—30 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的斗争中，金克尔受伤并被普军俘虏(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10 页)。——437、467。

360 约·戴·菲茨杰拉德和爱·亨·斯坦利这段时间没有在议会发表演讲，因为议会从 1858 年 8 月 2 日到 1859 年 1 月初都没有召开会议。马克思

可能是指斯坦利和菲茨杰拉德1858年12月13日在曼彻斯特军事学校的演讲，演讲发表在当天的《曼彻斯特卫报》和次日的《泰晤士报》上。——441。

361 指美国总统詹·布坎南于1858年12月6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他总结了1858年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并提出了1859年外交和内政措施的方案。这份国情咨文反映了美国对中美和南美国家（哥斯达黎加、巴西、巴拉圭等国）的侵略意图，以及美国对取得美洲大陆霸权的渴望。在国内政策方面，总统吁请在1859年预算中增加邮电部门和海军的费用，同时提议铺设太平洋铁路。

马克思论布坎南的国情咨文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刊载。——442。

362 指当时在塞尔维亚公国发生的事件。1858年12月，圣安德烈国民议会在多年休会后召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同奥布廉诺维奇王朝拥护者联合起来，推翻了亚·卡拉乔治维奇的王位，并恢复了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的王位。圣安德烈国民议会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规定国民议会为常设机构，拥有最高立法权；废除自1838年以来主要由大地主即护宪派组成的寡头议会。这些改革虽然没有消除寡头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没有改变劳动群众的状况，却促进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443、444。

363 马克思把哥·金克尔企图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抬高自己声望的活动讽称为"金克尔的复活"。为此目的，金克尔甚至利用了自己的妻子约·金克尔的死。

《海尔曼》周报是金克尔以凯鲁斯奇部落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海尔曼）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公元1世纪领导了日耳曼人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德国诗人克·雪恩奈希就此撰写了叙事诗《海尔曼，或解放了的德意志》。1751年，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约·哥特舍德出版了这部叙事诗并作序，极尽赞美。1752年，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根据哥特舍德的推荐给雪恩奈希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马克思谈到歌德笔下的蠢货，指歌德的叙事诗《海尔曼与多罗苔娅》的主人公海尔曼——一个带有封建宗法观念、追求田园生活的庸人形象。——446、458。

364 奥·维利希自 1858 年 12 月起担任《辛辛那提共和党人》而不是《体操报》的编辑。这家报纸是辛辛那提工人协会的机关报。——446。

365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海尔曼》周报的广告，是一份预告这家周报即将出版的宣传广告，上面的日期是 1858 年 12 月 24 日，并有哥·金克尔的签名。——447。

366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于 1859 年 1 月 21 日完成。按马克思最初的计划，《第一分册》分为价值、货币和资本一般三章(见本卷第 346 页)，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所有材料无法放在一个分册中去论述，遂决定分为两册(参看本卷第 431 页)。1859 年 6 月 11 日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根据同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签订的临时协议，准备将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内容《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出版。但是，为了揭露波拿巴的代理人卡·福格特的诽谤性攻击和付印其他一些需要尽快出版的著作，这项工作中断了一年半之久。直到 1861 年 8 月，马克思才重新开始这一部分的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放弃了分册出版的计划。——448、459、476、597、609、612、619、623、636、659、689、698。

367 1858 年秋，辉格党(见注 20)领袖亨·帕麦斯顿(当时执政的德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反对派)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前往贡比涅阐明他对即将爆发的法奥战争的态度。双方会晤时，帕麦斯顿表示不反对拿破仑第三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意图。但在 1859 年 2 月 3 日议会开幕演说中，他谴责了法国的行动。

1858 年 8 月，俄国和撒丁-皮埃蒙特缔结一项协定：俄国商船在地中海航行时可以使用尼斯附近维拉弗兰卡港东部地区，作为船只装添燃料或进行维修的场所。

关于俄国对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影响，见马克思的文章《法国的战争前景》(载于 1859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巴黎和约，见注 14。——448、503、527。

368 马克思指的是 1855 年 6 月 14 日普英两国签订的《关于〈1846 年 5 月 13 日普鲁士和英国相互保护版权、反对翻印和未授权的复制的协定〉的补充协定》，其中对保护未授权的译著作出规定。如果作者在著作扉页注明该著作的翻译权归本人所有，那么这个保护期限为五年。——450、495。

369 斐·弗莱里格拉特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谈到要新出版一家革命报纸，作为《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续刊。《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由马克思主编。它是1848—1849年革命时期德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弗莱里格拉特在信中错误地把未来要出版的报纸同哥·金克尔自1859年1月1日起开始出版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的《海尔曼》周报相提并论。——451、453。

370 恩格斯套用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年)广泛流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这句话当时是针对保皇党人讲的，指出他们没有能够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有人认为这句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1796年的一封信，另有人认为此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沙·达来朗之口。——451。

371 暗指哥·金克尔和他的妻子约·莫克尔1840年在波恩创办的小金虫协会及其机关报——手抄周刊《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杂志和协会便都不存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这个协会及其报刊作了说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98—299页)。——451。

372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彼·伊曼特1859年1月23日寄给他的埃·鲍威尔1859年1月10日给埃·比斯康普的信。——453、455。

373 指1851年9月—1852年3月哥·金克尔的美国之行，其目的是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认购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拟用于立即在德国唤起革命。金克尔在旅行期间进行了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卑鄙活动。德美革命公债运动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无益的尝试。——454、541、547。

374 马克思指他的文章《路易-拿破仑的处境》(载于1859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其中谈到路易-拿破仑的堂弟日·波拿巴亲王同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公主联姻(1859年1月30日)，其政治目的是缔结法国与撒丁的盟约。马克思这里说克洛蒂尔达“天使般温柔”，显然是在讽刺，因为他在文章中写道，“据传，克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轻，但却性格坚强……”——455。

375 关于维也纳提出的建议参看注 260，关于伦敦提出的建议不详。——457。

376 “大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1848 年革命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的手段，惯于策划阴谋、制造纠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中对这些人作了透彻的分析。——458、608、612。

377 1850 年普鲁士宪法规定，每个普鲁士人都有权通过言论、文字、出版物和图画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禁止书报检查。——462。

378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从 1858 年 10 月，即所谓的“新纪元”（见注 348）开始，不再担任普鲁士内务大臣。——462。

379 1859 年 1 月 30 日《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法国记者路·博尼法斯的文章，其中谈到，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可以向国外派出 50 万兵力。1 月31 日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法国军队》一文，根据自己的估计预测，法国在战时派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将只有 20 万人。恩格斯在文章中援引巴黎消息，指出《立宪主义者报》上的材料和它所依据的数字都来自路易-拿破仑。因此，马克思于 2 月 1 日把恩格斯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认为有必要把 2 月 2 日《泰晤士报》上的材料告诉恩格斯：《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就是路易-拿破仑本人。

布斯特拉巴，见注 44。——463、466。

380 意大利战争（1859 年 4 月 29 日—7 月 8 日）是法国及撒丁王国与奥地利之间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扩张领土并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在萨瓦王朝的领导下统一意大利。然而，当奥军在马真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中遭到失败后，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于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见注 462）。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管辖。——464、488、490、495、564、635、654。

381 谋刺路易-拿破仑失败的费·奥尔西尼被处死(见注 279)后,路易-拿破仑对发誓要杀死他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报复企图提心吊胆,恩格斯在《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中谈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恩格斯的《法国军队》(载于 1859 年 2 月 1、18 和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阐述了这封信所涉及的许多问题。

意大利烧炭党是 1806 年出现的秘密政治团体,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实行政治改革,恢复意大利的统一。——465。

382 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小河,在古罗马是意大利与山南高卢的边界。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任何将领不得率军越过鲁比肯河,否则会被视为叛变。公元前 49 年,凯撒不顾禁令挥师越过鲁比肯河,由此与庞培展开内战,结果建立罗马帝国。"越过鲁比肯河"意即"破釜沉舟"。——466。

383 马克思指拿破仑第三在 1859 年 2 月 7 日立法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以及 1859 年初在巴黎匿名出版的拉盖罗尼埃的抨击性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小册子刊印前,拿破仑第三曾审阅并修改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登载马克思就此撰写的文章。——468。

384 恩·德朗克当时住在格拉斯哥,他于 1858 年 11 月 29 日向普鲁士内务大臣爱·亨·弗洛特韦尔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前往波恩看望生病的哥哥古·德朗克。——469。

385 马克思指 1858 年 12 月 22 日《自由新闻》第 24 期发表的文章《一个俄国人揭露对华战争和条约的目的》,这篇文章原载于 1858 年 9 月 14 日《纽约先驱报》。

关于对华战争和条约,见注 342。——473。

386 这里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 185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马克思在 1859 年 2 月 25 日和 3 月 4 日写的两篇同一标题的文章《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载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和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对这些报告作了评论。

恩格斯的文章指《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这是他的《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一文的续篇(分别载于 1859 年 3 月 17 日和 3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476。

387 恩格斯于 1859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撰写了《波河与莱茵河》,从战略观点阐述即将发生的法国和皮埃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见注 380)。马克思这里对这本小册子内容的阐述出自恩格斯 1859 年 2 月 23 或 24 日给马克思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信。恩格斯于 1859 年 3 月 9 日把手稿寄给了马克思。小册子大约于 4 月 5 日由柏林弗·敦克尔出版社匿名出版。——478、480、481、489、502、504、506、538、695。

388 1849 年 6—7 月,恩格斯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革命战斗。他加入奥·维利希指挥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志愿部队,担任维利希的副官,两人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指挥完成了复杂而危险的战斗任务。恩格斯亲自参加了 4 次会战,其中包括拉施塔特会战。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在很大程度上记述了他的亲身经历。——479。

389 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第 1 版匿名出版,在他生前没有出第 2 版。1859 年 5—6 月伦敦《人民报》揭示恩格斯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先是 5 月 14 日《人民报》上的《波河与莱茵河》一文指出,小册子的作者是“我党的一位杰出成员”,后在 6 月 4 日编辑部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评论文章《卡尔·马克思》中明确指出,恩格斯是小册子的作者。——480、560。

390 当时敦克尔出版社在排印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见注 167)。关于这一剧本,拉萨尔在 1857 年 4 月 2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激动人心的”(参看本卷第 156 页)。——482。

391 这一用语暗指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两位柏林妇女在谈话中相互询问对方儿子在解放战争中的阵亡地。当其中一位回答说“在莱比锡”时,另一位用夸张的柏林方言说:“又是个美妙的地方!”——483、548。

392 马克思指斐·拉萨尔同聚集在柏林《人民报》周围的一批具有反对派倾向的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关系密切。拉萨尔在 1859 年 1 月 31 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对这些人表示失望,向马克思抱怨说,他们胆小、不坚定。——484。

393 马克思指斐·拉萨尔1859年2月底给他的信。拉萨尔在信里告诉马克思说,关于出版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事已同弗·敦克尔谈妥,要恩格斯在敦克尔提出的稿酬支付方式中选定一种。——486、487。

394 马克思指约·拉多维茨将军1848年8月12日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注49)的发言。拉多维茨断言,奥地利在明乔河的疆界(换言之,保卫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德国抵抗法国入侵的自然军事疆界。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见注387)、马克思在《普鲁士的战争前景》(载于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均驳斥了这种观点。——487。

395 《哥特弗里德》指哥·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这家周报在1859年2月19日第7期上颂扬伦敦的德国祖泽—济贝特公司出版的《商业消息报》。在同一期上还发表简评,吹捧伦敦的德国书商尼·特吕布纳新出版的《美国图书索引》。——487。

396 1846年2月,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准备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全国性总起义没有发生,仅在自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491。

397 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得到了证实:1859年4月英国议会解散,经过新的选举,以过去的反对派亨·帕麦斯顿为首的政府于1859年6月上台。担任外交大臣的是约·罗素。——491、495、525、526。

398 马克思在这封信以及这一时期其他信件中关于战争即将来临时欧洲形势的一些看法,在他的文章《和平还是战争?》、《土伊勒里宫的叹息》和《法国的战争前景》(载于1859年3月25、26日和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得到进一步阐述。——491。

399 恩格斯指每年在莱比锡举办的春季书籍博览会,一般在复活节后第四个星期日开始的那一周举行,因此1859年的春季书籍博览会是从5月22日至28日。全德国各出版社都派了代表参加。——492。

400 恩格斯在1851—1854年间经常研究斯拉夫语。他学习了俄语、塞尔维

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还打算写一部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著作。恩格斯在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还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撰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帕·约·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卡拉季奇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等。参看恩格斯1851年1月29日、1852年3月18日和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1853年4月12日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49卷）。——492。

401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卡·波埃里奥及其同伙在长期监禁后被那不勒斯当局驱逐。在流放美洲的途中，船长在一个英国港口将他们释放。1859年3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舍夫茨别利伯爵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称波埃里奥及其同伙为"正直的和英勇的人"。随后，为了支持波埃里奥等人，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亨·帕麦斯顿、威·格莱斯顿和约·罗素等，主席则是舍夫茨别利。——495。

402　马克思在1859年3月22日和4月1日写了两篇文章论述迪斯累里的托利党政府1859年议会改革法案。这两篇文章是他在1859年3月1日写的《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载于1859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文的续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登载这两篇文章。——497、503。

403　马克思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有时会转载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497。

404　从1693年到1806年，韦茨拉尔是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帝国法庭的所在地。它负责审理各邦之间的争执、税收方面的诉讼等问题，同时它也是最高上诉法院，负责处理经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邦和城市的法院审理过的各种案件。帝国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以拖拉作风著称。——499。

405　查·德纳1859年3月15日给马克思写信说，在美国不可能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英文版的出版人，并且请求马克思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筑城》和《步兵》两个条目。这两个条目后来由恩格斯完成。

马克思可能在1859年4月8日给德纳写了回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502、504、583、599、607。

406 马克思大概是指：1852年托利党的德比政府由于遭到约·布莱特领导的自由贸易派的反对而垮台，亨·帕麦斯顿在新的阿伯丁联合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1855年阿伯丁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战争（见注14）中失败而垮台，约·罗素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帕麦斯顿则领导了新的辉格党政府。在第二届德比内阁期间（1858—1859年），由于布莱特和罗素反对，德比政府垮台，帕麦斯顿再次组阁。——503。

407 德比—迪斯累里的托利党政府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于1859年3月31日在下院二读时被否决，结果招致政府垮台。约·布莱特和托·吉布森在3月24日下院辩论中反对这一法案。吉布森引用了布莱特以往发言中的一句话："糟糕的法案是最革命的法案"。吉布森反对政府提出的重新划分选区的提案，实际上是维护陈旧的"腐败选区"制度的某些残余。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这次议会辩论所作的评论，在他4月1日关于议会改革法案的文章中有更加详细的说明（见注402）。——503。

408 托·安斯蒂在任下院议员期间（1847—1852年），经常同戴·乌尔卡尔特一起批评亨·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安斯蒂于1854—1859年间担任香港首席检察官，因反对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暴虐和贪污而被政府解职。1859年他一返回英国，《泰晤士报》就于4月9日刊载了下院议员埃·詹姆斯的声明：他要发表同安斯蒂解职有关的文件。——505。

409 指英国印度事务大臣爱·斯坦利于1859年2月14日向下院提出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英国政府被授权发行700万英镑的公债，以弥补它1859年在印度的非常开支。马克思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载于1859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对这一法案和印度的财政状况作了详细说明。——505。

410 指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作为中英《天津条约》（见注342）的补充。其中，鸦片被准许以"洋药"的形式进口中国，这实际使鸦片贸易合法化。——505。

411 愚蠢的举动，原文为"Abderitenstreich"。克·马·维兰德在他1774年发表的小说《阿布德拉城居民的故事》（Die Abderiten）中，借用古希腊北部

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人来讽刺德国小市民的愚蠢。阿布德拉城人在古希腊被看做是目光短浅的小市民。——507。

412　1859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登载了署名"阿什博特"的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抨击该报1859年3月17日作为社论发表的恩格斯的文章《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作者在这封信中援引了他之前(3月11日)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署名"A"的另一封信，其中批评了1859年3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恩格斯未署名的文章《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阿什博特认为恩格斯在两篇文章中都夸大了奥地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

阿什博特的第二封信主要是对第一封信的重复，马克思把第一封的日期写成了"本月14日"。——511。

413　1859年4月1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02号附刊登载了一篇3月19日的纽约通讯《欧洲的政治事件》。其中谈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意大利战场的有趣的军事科学文章，这篇通讯还转述了恩格斯的《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两篇文章(载于1859年3月4、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内容。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信中可能提到这一点。——511。

414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1年6月至1852年4月为宪章派(见注10)机关报《寄语人民》撰稿，从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为宪章派周报《人民报》撰稿。——512。

415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家。——513。

416　在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起义中，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未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起义最终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和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的

有关论述。——514。

417 马克思指 1859 年 4 月 18 日英国议会就即将到来的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以及英国对战争的态度展开的辩论。马克思在这里根据 1859 年 4 月 19 日《泰晤士报》相关报道叙述了这次辩论的内容。信中所阐述的这一时期欧洲外交活动也反映在马克思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和恩格斯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中。——519。

418 1859 年 1 月 1 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见注 306)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公使亚·许布纳尔说,非常遗憾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这个说法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但法国对奥发动战争的决定其实早已确定了:1858 年 7 月法国和皮埃蒙特在普隆比耶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参加对奥战争,为此皮埃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520。

419 亨·考莱自 1848 年 2 月起任英国驻瑞士大使;1848 年 6 月他被派往法兰克福执行特别任务,即密切关注全德国民议会(见注 49)的辩论情况。1851—1852 年他在法兰克福任驻德意志联邦的全权代表。——520。

420 维也纳条约指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们 1814 年 9 月—1815 年 6 月在各次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旨在稳定战胜拿破仑法国后欧洲的现状,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的领土要求。——521。

421 奥地利将军费·久洛伊给皮埃蒙特政府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除意大利志愿军的武装并解散他们。这个最后通牒是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开始的信号。——522。

422 路·布朗基由于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被判处十年徒刑,刑满后,于 1859 年 4 月被拿破仑第三政府流放到卡宴(见注 43)。布朗基在 1859 年 8 月 16 日的大赦后回到巴黎,短暂逗留后流亡英国。——522。

423 “帝国的福格特”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9)的“残阙议会”于 1849 年 6 月 6 日在斯图加特成立。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州官叫做“福格特”)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这两重意思。

福格特及其拥护者当时打算在日内瓦出版《新瑞士》报，后来由奥·布拉斯出版了名为《新瑞士报》的周刊。——523、595、635。

424 1859年4月1日，卡·福格特在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信中附上了他的政治“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弗莱里格拉特曾把福格特给他的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过（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79页）。——523、656、660。

425 指1859年4月16日《海尔曼》第15期发表的卡·布林德的《解放者拿破仑》一文。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既反对拿破仑第三，又反对奥地利，并指出，摆脱已经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唯一办法是联合德国的“一切人民政党的领袖”。——523。

426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看来是论述1859年4月底爆发的意大利战争（见注380）的最初战况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该文。——525。

427 恩格斯在《意大利战争。回顾》（载于1859年7月23、30日和8月6日《人民报》）中对奥军总司令费·久洛伊所制定并受到亨·赫斯将军严厉批评的作战计划所作的评价，同马克思这里的看法一致。——525。

428 指1859年3月3日俄法两国在巴黎签订的针对奥地利的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和撒丁作为一方同另一方奥地利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则答应修改1856年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在黑海的主权的条款。报刊披露了关于这个秘密条约的消息，马克思在他1859年4月29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金融恐慌》一文中提到了这个条约。——526、536、654。

429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

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526。

430 马克思指1859年3月26日《泰晤士报》发表的首席检察官詹·怀特赛德1859年3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

关于《蓝皮书》，见注41。马克思这里援引的是蓝皮书《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函件。1848年1—6月》(第2部分)1849年伦敦版(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203页)。——527。

431 指1859年5月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以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公司的破产开始的商业恐慌，马克思将其同1857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相比。马克思的文章《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和《维也纳要闻》(载于1859年6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对此作了论述。——528、529、530。

432 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了戴·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见注380)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期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津贴用于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

帝国摄政福格特，见注423。——530、538、562、571、593、609、614、649、656。

433 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谈到舞台脚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斐·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的批评。——532。

434 斐·拉萨尔1848年11月22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一天后拉萨尔被捕。高等法院和检察院一再拖延审判，拉萨尔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这一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对拉萨尔的审判于1849年5月3—4日进行。

恩格斯在这里也可能是指1848年9月17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曾亲自参加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

会书记。——532。

435 “鞋会”和“穷康拉德”是15—16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反封建的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做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作了论述。——535。

436 指德意志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名字出现在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111)时期在南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副歌中: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是以这段副歌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页)。——536。

437 斐·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于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拉萨尔在小册子里维护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见注380)中采取的中立立场,认为这有助于削弱奥地利而建立普鲁士的统治。同时,他为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民族原则”进行辩护,称赞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是意大利的“解放者”。——538、549、561、563、655。

438 斐·拉萨尔在1859年5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及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时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用逻辑和火编织一件作品……无论如何会对人民产生影响”。——538、560。

439 卡·福格特1859年在日内瓦和伯尔尼出版了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他在小册子中竭力影响欧洲舆论,特别是德国舆论,以减轻拿破仑第三推行其对外冒险政策的阻碍。爱·梅因就这本小册子写的题为《奥地利和德国》的书评,载于他自己出版的报纸《自由射手》1859年5月7、10日第55、56号。——538。

440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构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是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1866年普奥战争后,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539。

441 巴塞尔和约是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普鲁士背弃盟约于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和约承认普鲁士继续占有瓜分到的波兰领土，但普鲁士须答应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同时退出反法同盟。这个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这个和约的签订导致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539。

442 1859年6月12日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同恩格斯一起商讨"许多事情"（见本卷第560页）。他们讨论了有关继续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并且决定不再发表党的宣言。在这之后，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去了苏格兰，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彼·伊曼特和亨·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于7月2日回到伦敦。——540、560、563、565、574、577、609、613、634、655。

443 国际委员会是1855年在厄·琼斯倡议下，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伦敦的流亡者代表共同组建的，主席是琼斯。其宗旨是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合作。1855年年底伦敦组织委员会宣告解散，国际委员会便成了独立的组织，并于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1859年。——540。

444 《新时代》周报的最后两期（1859年4月10日第41期和4月16日第42期）不像通常那样出四版，而是出两版。马克思把其中一期寄给过恩格斯。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会议，是1859年5月1日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在伦敦"日耳曼尼亚"旅社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58）代表大会。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创办"以民主主义的社会原则为基础并代表旅英的德国工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周报《人民报》"。——540。

445 《人民报》第1期由德国政论家埃·比斯康普编辑出版。马克思从第2期起开始参加该报的出版工作。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期才发表编辑部声明，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将参加该报的撰稿工作。马克思从1859年7月起成为《人民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批判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拥护者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与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马克思直接参加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的编辑工作。1859 年 8 月 20 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总共出版了 16 期。——541、547、558、563、590、633。

446 埃·比斯康普在 1859 年 5 月 28 日《人民报》第 4 期"协会新闻"栏里发表了一篇短评，揭露了哥·金克尔反对《新时代》的阴谋和埃·鲍威尔投靠金克尔的行为。——542、546、560。

447 大概指 1858 年 11 月在伦敦西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58）的一个支部和在东头由德意志流亡工人成立的与之方针相近的协会，主席分别是威·李卜克内西和亨·安德斯。——543。

448 阿·康普 1859 年 4 月 24 日从纽约给马克思写信，告诉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美国的征订情况非常乐观。约·魏德迈 1859 年 3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信也传达了同样的消息。——544。

449 关于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期间法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 1859 年 5 月在卡斯泰焦和蒙特贝洛进行的会战，恩格斯于 1859 年 5 月 24 日左右写了两篇文章《会战终于发生了！》和《蒙特贝洛会战》。可能恩格斯本来是作为一篇文章写的，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它分成两篇发表。——546、550。

450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左右写了《意大利战争》一文，发表在 1859 年 5 月 28 日《人民报》第 4 期上，自此，恩格斯开始参与《人民报》的撰稿工作。——547。

451 《帝国摄政》是埃·比斯康普写的抨击卡·福格特的文章，发表于 1859 年 5 月 14 日《人民报》第 2 期。他在文章中利用了马克思告诉他的关于福格特成为波拿巴代理人的消息。这一消息是马克思在 1859 年 5 月 9 日群

众大会上从卡·布林德那里得知的(见注432)。——549、633。

452　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第5期匿名发表卡·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87—188页)。该文揭露了日·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成为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期报刊上,登载了短评《科苏特和马志尼——一封私人信件的片断》,其中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这些材料可能是马克思这里所论述内容的依据。——551、614、635、656。

453　1859年5月16日在伦敦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即第17期刊载了朱·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将该宣言译成英文,并加上简短的按语寄往纽约。1859年6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以《马志尼宣言》为题予以刊载。——551。

454　布·鲍威尔从1855年12月至1856年2月在伦敦逗留。他本打算在伦敦靠教授语言为生,但当他发现在这里家庭教师这一职业不受人尊重时遂返回柏林。——553。

455　指朱·加里波第1859年5月在他的志愿军进入伦巴第领土时所发表的告伦巴第居民书。马克思在给马志尼的宣言(见注453)加的按语中提到这个宣言。——556。

456　马克思指卡·福格特的文章《警告》,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第150号特刊。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等人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性攻击。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期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报》编辑部在附注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阿布特的流亡者,"8年前,日内瓦德国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判定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指出卡尔·福格特是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89页)。——559、664、668。

457　马克思可能指1859年6月1—3日柏林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进行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最终被警察驱散,许多游行者被捕。当时的一些报纸把这次事件与1848年三月革命相提并论。——559。

458　斐·拉萨尔在1859年5月27日至6月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不同意他们分别在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的信中对其剧本

《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马克思的答复没有保存下来。——561、563。

459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的前言中、恩格斯在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中都对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见注437）作出了批判，但没有公开指明批判对象。他们与拉萨尔之间的意见分歧主要涉及对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评价，以及如何统一意大利和德国。——561、564、609。

460　马克思未作出公开声明，因为几天后他得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已于1859年6月11日出版。——565。

461　《人民报》在"报刊述评"栏系统地发表评论，反对哥·金克尔的周报《海尔曼》。除马克思外，埃·比斯康普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在评论中，马克思淋漓尽致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和幻想、他们的小市民趣味和不学无术。由于马克思的抨击，金克尔被迫退出了《海尔曼》编辑部。他在1859年7月2日《海尔曼》周报第26期上发表声明说，"由于健康原因"，他从这一期起辞去该报编辑职务。——565、570。

462　拿破仑和约即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缔结的初步和约，它结束了法国和皮埃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见注380）。根据和约，伦巴第转归法国，但是拿破仑第三为了换取萨瓦和尼斯，把它让给了撒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恢复托斯卡纳、摩德纳等意大利中部各邦在战时被推翻的封建君主政权。和约还规定建立以罗马教皇为首脑的意大利联邦。这个初步和约成为1859年11月10日法国、奥地利和皮埃蒙特在苏黎世缔结最后和约的基础。——567、568、570、591。

463　马克思指1859年7月13日戴·乌尔卡尔特的报纸《自由新闻》第7期发表的俄国内阁于1837年草拟的《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这个报告书拟定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个文件，并且指出1855年《普鲁士周刊》曾经转载过这个文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209—210页）。——567。

464　大概暗指斐·拉萨尔1859年5月27日至6月初在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信中断言,一切革命反复上演的冲突都是"革命形势本身的悲剧冲突"。——568。

465　《自由新闻》编辑部在发表《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463)时说,这个文件是在"普鲁士内阁危机"(见注348)时期发现的。这使得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对这个文件某些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参看本卷第574页。——570。

466　在《公文集》(见注151)第一卷发表的文件中有《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1826年12月22日于巴黎》、《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加急密电副本。1828年11月28日于巴黎》和《关于德国的处境和前景的备忘录。驻圣彼得堡公使主持编写并密交德国各邦政府》。——571。

467　《自由新闻》刊登的《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463)中说,阿列克谢王子被他的父亲彼得一世杀害和彼得三世(报告书中称荷尔斯泰因)被谋杀都是俄国利益所要求的。——571。

468　马克思没有写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之后几期《人民报》上他让编辑部刊登了《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463)的德译文(1859年7月23、30日和8月6、13、20日第12—16期),他自己写了引言。马克思似乎想在1859年7月底开始撰写一组文章《QUID PRO QUO》(《偷梁换柱》),讨论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上发表的这个文件。由于《人民报》停刊,这组文章没有写完。在刊登出来的部分里没有提到"乌尔卡尔特的文件"。——572、573、581。

469　1859年7月16日《人民报》第11期作为社论发表了埃·比斯康普的《维拉弗兰卡和约》一文。比斯康普在文章的末尾声明该文待续。7月23日《人民报》第12期发表了文章的后一部分。——573。

470　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期发表了马克思为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辑部在按语中预告将发表关于该书的专论。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了书评。书评的前两部分发表在1859年8月6、20日《人民报》第14、16期,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恩格斯打算在第三部分里分析该书的经济学内容。由于报纸停刊,这一部分没

有见报，手稿亦未找到，估计恩格斯还没有写。——575、577、579。

471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1859年7月15日发表宣言《告人民书》，载于1859年7月16日《维也纳日报》；拿破仑第三于1859年7月19日在圣克卢接见国务会议、参议院和立法团成员时发表讲话，载于1859年7月20日《总汇通报》。马克思利用这两个宣言撰写了《被证实了的真理》(载于1859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文，其中指出恩格斯的军事文章《索尔费里诺会战》(载于1859年7月2、9日《人民报》)中的论点被证实了。——577。

472 1859年6月25日和7月2、9、23日以及8月20日《人民报》第8—10、12、16期在"工人之声"栏里刊载了一组题为《一个工人的业余作品》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提醒工人不要被资产阶级"神圣私有财产"的幻想所迷惑，不要听从资产阶级"爱自己的敌人"的规劝等等。这组文章的头两篇刊载时没有署名，后三篇则注有"彼"字。这组文章的作者是尼·彼得逊。——581。

473 恩格斯指拿破仑第三于1859年7月21日对外交使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他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见注462)"满足了法国的荣誉和利益"。——581。

474 1859年7月30日《人民报》第13期刊载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后备军士兵的诗。这个"诗人"在诗中叙述了针发枪的构造。在这首诗的讽刺性评语之后是编辑部的一篇声明(它很可能是马克思写的)。声明说："我们上一期刊载了格·海尔维格的诗，只是为了表明，当一度受到赞赏的政治诗的朗诵被瑞士共和制度扼杀后，由这种朗诵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由于疏忽，编辑部的有关评语没有刊登出来。"——582。

475 勒尔根是科隆的一家啤酒馆，自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科隆人的聚会地。当时的老板是约·亚·勒尔根。——583。

476 马克思指亨·毕尔格尔斯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4)中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策所作的陈述不符合事实。1850年11月，彼·诺特荣克不是作为同盟伦敦总区部的特派员，而是作为科隆中央委员会的特派员被派往北德和西里西亚，之后又被派往柏林和莱比锡。1851年5月10日诺特荣克被逮捕时，从他那里搜出的文件使得更多同盟盟员被捕。——583。

477 1859年7月27日《自由新闻》第8期以《1837年俄国报告书》为题发表了乔·克劳谢的信。克劳谢在信中说，4年前有一家德国报纸发表过这个文件（见注463）。他还说，"一个德国人"认为这个文件"是了解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的指南"，并把它翻译出来刊登在《自由新闻》上。这个"德国人"是谁，无法确定。

1859年8月31日《自由新闻》第9期的《新公文集》一文预告说，即将在柏林出版一部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它同旧《公文集》（见注151）相比，不是收录秘密文件，而是收录被遗忘的文件。这篇文章还指出，《关于俄国的报告书》第一次发表于《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刊》，《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即是它的译文。

《新公文集》由爱·费舍尔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共两卷，全名为《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584、608、666。

478 恩格斯这里说的福格特事件，指关于反对卡·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是谁一事。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大约在1859年7月中，马克思就匿名传单《警告》，同卡·布林德、威·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菲·霍林格尔进行交谈。经过交谈和多方确证，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因为其中包含有布林德在1859年5月9日群众大会（见注432）上对他讲述的一些事实。而且，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但是，布林德不愿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585、594、609、613、656。

479 赖德律-洛兰和路·勃朗出版法文报《共和联盟》的计划由于大赦未能实现。拿破仑第三为了寻求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于1859年8月16日颁布政治犯大赦令。—— 586、591。

480 指出版商弗·敦克尔1859年8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它是对恩格斯7月25日的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的回复。敦克尔在信中说：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见注387）已经寄出6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见注366）的广告，在该书出版几个星期后才能在德国各家报纸上刊登，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这本书的销路更好。——587。

481 恩格斯指1859年8月10日《泰晤士报》发表的朱·马志尼的文章《欧洲

政变》。文章揭露了法、俄、奥三帝国之间存在反对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秘密协定。

恩格斯谈到戴·乌尔卡尔特关于马志尼的看法，可能暗指乌尔卡尔特出版的报纸《自由新闻》1859 年 5 月 27 日(第 5 期)发表的短评《科苏特和马志尼》(见注 452)。这篇短评推测马志尼是“俄国的代理人”。——588。

482 1859 年 8 月 20 日《海尔曼》周报第 33 期刊载了卡·济贝耳的诗《格言》，诗上标明“为《海尔曼》作”。从恩格斯 1859 年 10 月 3 日给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到，这首诗的刊登事先并未告知济贝耳本人。——591、608。

483 1859 年夏，英法舰队在天津大沽口对华发起军事挑衅，马克思大概是想让恩格斯就此撰写一篇文章。马克思自己后来就这一事件撰写了系列文章《新的对华战争》(载于 1859 年 9 月 27 日和 10 月 1、10、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这次挑衅行动以失败告终，但英法联军于 1860 年夏在此地再次发动战争。—— 592。

484 指卡·布林德 1859 年 9 月 8 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马克思后来将这封信寄给了柏林《国民报》诉讼案(1860 年)中他的律师、法律顾问尤·韦伯，韦伯将它作为起诉书的“附件八”。马克思在他的《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第 187 页。——593。

485 马克思指排字工人奥·费格勒 1859 年 9 月 17 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 478)是在菲·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原稿是卡·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第 3、187—190 页)。这个声明发表于 1859 年 10 月 27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00 号。马克思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通过治安法官对这个声明进行了公证。——595、609、625、627、635。

486 由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见注 478)，卡·福格特于 1859 年 8 月 10 日对该报提出诉讼，控告它诽谤。1859 年 9 月 2 日《总汇报》编辑部请求寄来传单《警告》的威·李卜克内西提供传单中对福格特进行指控的证据，李卜克内西遂请求马克思帮助他设法让布林德作证。马克思认为必须迫使布林德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因为福格特宣

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本人，还无中生有地指责马克思使布林德成为自己的党的替罪羊。对马克思来说，通过批判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不敢同波拿巴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怯懦立场，也是重要的。布林德拒绝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实际上成了福格特的帮凶，因为他使《总汇报》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对该报所引用事实的证明。尽管马克思批判《总汇报》的保守态度，但他同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共同反对波拿巴主义，给该报以支持是必要的。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于1859年10月24—29日开庭审理，10月29日法院驳回福格特的诉讼。——595、614、632、633、635、638。

487 祖国之友协会是19世纪50—60年代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协会，卡·布林德、卡·沙伊伯勒、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霜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595。

488 拿破仑第三于1859年8月16日在法国颁布了对政治犯的大赦令（见注479）。由此，在普鲁士人们也期待对政治流亡者实行大赦，但大赦令直到1861年1月13日威廉一世即位才颁布（见注85）。——600。

489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1859年9月26日和27日及10月8日给匈牙利革命政府前总理贝·瑟美列的两封信证明，马克思打算巩固同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联系。马克思在这两封信中严厉批评了拉·科苏特在流亡期间的行动。当时科苏特认为可以把拿破仑第三当做匈牙利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而同他相勾结。——602。

490 1859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费·普尔斯基为拉·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辩护的文章。作者没敢署名，只是注明："本报通讯员"。马克思提到的两封信即两篇文章，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合为一篇于9月24日发表，题为《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文中提到"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人，其中就有该报的这位伦敦通讯员——费·普尔斯基。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第10期匿名刊载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是马克思撰写的，是对《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简要概括。1859年10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76号附刊转载了这篇文章。——602、606、616、618。

491 戴·乌尔卡尔特和拉·科苏特1850—1852年间的部分来往书信于1858

年5月12日在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第16期上发表。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他们的来往书信。——603。

492 马克思因《人民报》印刷费用未交付而受到印刷所老板菲·霍林格尔的控告(见本卷第611—612页)。双方于1859年10月20日和解。——604、607、611、619、666。

493 沉默的阴谋是指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注366)采取沉默态度。——612、659、698。

494 马克思讽刺地把印刷所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称为"忠实的菲德利奥",他借用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菲德利奥》中主人公列奥诺莱的名字。列奥诺莱女扮男装,化名为菲德利奥,大胆地潜入监狱,将丈夫从死亡中救出。19世纪初这部歌剧上演以后,"菲德利奥"这个名字成为忠实的象征。——613。

495 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社论提到同一号报纸刊登的拉·科苏特给约·麦克亚当的一封信。科苏特在信中说他对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462)感到失望。麦克亚当关于科苏特的信是"私人"信件的声明刊登于1859年10月7日《泰晤士报》。这封信还被寄给了伦敦《每日电讯》编辑部。——616。

496 《自由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见注490)指出,莫·佩尔采尔"一了解到这场交易的实质,就与科苏特脱离关系并谴责了俄法阴谋"。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也指出,当事件刚一揭示出波拿巴主义的骗局时,佩尔采尔将军便马上走开了。——617。

497 在斐·拉萨尔1859年10月8—24日之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他再一次竭力为自己在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见注437)中所提出的策略进行辩护。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2日的回信中,对拉萨尔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无产阶级、支持波拿巴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新的批判(见本卷第654—655页)。——619。

498 指1859年11月10日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辰100周年在伦敦水晶宫(见注92)举行的纪念活动。为筹备这次活动成立了以哥·金克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委员会。金克尔在这次活动中极力自我

宣扬。——619、623、626、639、646、647、649、650、665、676、698。

499　有关布林德的文件指奥·费格勒的书面声明(见注485)。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将它寄给《总汇报》。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指海·奥尔格斯1859年10月16日给马克思的两封信,见马克思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416—417页)。——620。

500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621。

501　指荷马的《伊利亚特》第1卷中的情节:希腊将领亚加米农和阿基里斯为争夺女俘布理丝而发生内讧。布理丝本来是阿基里斯的战利品,在被亚加米农夺去后,阿基里斯虽然没有离开驻扎在特洛伊的希腊人的营寨,但是拒绝参加对特洛伊人的战斗。——623。

502　陶片放逐又译贝壳放逐,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民众大会中的一种特殊的投票法,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公元前487年左右首次付诸实施。每年初召开民众大会时,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名字来投票强制将某个人放逐,目的在于驱逐可能成为僭主而威胁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625。

503　关于福格特对刊载过传单《警告》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见注486)和关于1859年10月27日这家报纸第300号发表的埃·比斯康普给该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90—194页)。——627。

504　1859年秋天,在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卡纳和罗马涅掀起了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斗争的新浪潮。法国和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对奥战争期间(见注380),这些邦国成立的临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军队,并打算把它们置于朱·加里波第的统一指挥之下。但是,由于皮埃蒙特政府首脑加富尔害怕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从中破坏,加里波第被解除军队的领导职务,只掌握了一个师的指挥权。——628。

505　1859年10月22日西班牙对摩洛哥宣战。西班牙军队在莱·奥当奈尔-

霍里斯将军的指挥下进入摩洛哥境内，但遭到顽强抵抗。1860年4月双方缔结和约。为此，恩格斯在1859年12月下旬至1860年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一文，以及题为《对摩尔人的战争》的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628、636、643、644、646。

506 恩格斯指由乌尔菲拉主教译成哥特语的《圣经》。这个译本是哥特语的主要文献。保存下来的乌尔菲拉《圣经》片断由德国研究工作者出版了各种版本。恩格斯使用的是1853年帕绍第3版。——628。

507 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希腊人因世间最美女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而攻打特洛伊城的战争。这里指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哥·金克尔之间因席勒纪念活动（见注498）展开的斗争（见本卷第624—625页）。——630。

508 1859年11月10—12日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辰100周年在曼彻斯特举行了纪念活动，之后还成立了席勒协会。协会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对协会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并且和它保持距离。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一直到1868年他都在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630、643、646。

509 马克思指斐·拉萨尔同弗·敦克尔交涉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事（见注366）。——631。

510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

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成为革命的指导中心。

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4）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632。

511　这里的工人协会，指在伦敦西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支部，见注447。——633。

512　普鲁士外交大臣亚·施莱尼茨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了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380）的一系列紧急通告。7月30—3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就此于1859年7月底—8月中

撰写了一组文章《QUID PRO QUO》(《偷梁换柱》,见注 468),其中通过详尽分析这些外交文件,批判了普鲁士的外交政策。——634、654。

513 1859 年 11 月 3 日由爱·梅因出版的《自由射手》第 132 号发表了一篇攻击马克思的短评《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作者未署名。其中声称,马克思是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因此马克思于 1859 年 11 月 7 日写了一篇声明《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给几家德国报纸寄去。马克思在声明中用事实说明,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见注 478)。马克思的这篇声明只在 1859 年 11 月 19 日《改革报》第 139 号附刊上刊载过。《总汇报》没有发表这篇声明。马克思后来也放弃了在一家柏林报纸上发表这篇声明的打算。——635、637、638、653。

514 指沙米尔领导下的达吉斯坦和车臣山地居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沙米尔的主力部队被歼灭,他本人于 1859 年 8 月被俘,沙米尔的战友所率各支部队随后也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636。

515 马克思指 1859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署名为"本报通讯员"的短评,上面注明:"1859 年 10 月 11 日于伦敦"。这篇短评的作者、该报伦敦通讯员费·普尔斯基是科苏特的亲信。他矢口否认马克思在 1859 年 9 月写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注 490)中所披露的事实。——637。

516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380)期间,拉·科苏特在意大利。经他倡议在意大利组建了匈牙利军团,由乔·克拉普卡领导。该军团站在皮埃蒙特和波拿巴法国方面参加对奥地利的战争。科苏特企图依靠这支军团为匈牙利取得独立。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 462)签订之后,科苏特离开意大利,他先去了瑞士,1859 年 9 月返回英国。——637、648。

517 乌兰德的感谢词,指诗人路·乌兰德代表温和民主派起草的《告德国人民书》。起草这个文件是想表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是一致的。文件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只是呼吁德国人民支持实施帝国宪法。

1849 年 5 月 26 日,威·沃尔弗(鲁普斯)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9)会议上发言反对通过《告德国人民书》,并提议宣布帝国摄政王——奥

地利大公约翰及其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沃尔弗的发言引起了资产阶级代表的猛烈攻击，卡·福格特作了反对沃尔弗的恶毒发言。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69—173页)和恩格斯的文章《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03—105页)。——638。

518 在卡·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见注486)中，福格特的辩护律师赫尔曼称他为"abgerundete Natur"，即"圆满的人物"、"智力成熟的人物"。"abgerundete Natur"还指"身体肥胖的人"。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用福格特的律师的话来嘲笑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76—77页)。

关于福格特在《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上发表的文章，见注456。——639。

519 关于拉·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进行交易的消息，是1859年9月1日贝·瑟美列从巴黎来伦敦拜访马克思时告诉他的。这些消息是马克思1859年9月写《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注490)的基础。——639。

5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嘲笑了信中所说的哥·金克尔的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09—312页)。

黑红黄三色旗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它也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111)的旗帜。——639。

521 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附刊登载了卡·布林德的《声明。驳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说法》。在这之后，马克思于1859年11月15日写了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作为答复。马克思的《声明》登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附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640、644、657、663。

522 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期上的报道《伦敦席勒纪念活动》。该报道竭力吹捧主持仪式的哥·金克尔。——640、643。

523 英国志愿兵猎兵运动兴起于1850年末，它是对拿破仑第三侵略性政策的

反击;同时,英国进步人士认为这一运动可以促进英国极端保守的军事制度的改革。关于英国志愿兵运动,恩格斯先是在1860年6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英国的志愿兵部队》。后来,恩格斯为在曼彻斯特出版的军事周刊《兰开夏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撰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系列文章。——644、661、663。

524 苏伊士问题,即与苏伊士运河建设有关的事件。这一时期英法由于这个问题矛盾激化。马克思就此撰写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647。

525 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亨·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见本卷第651页)。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卡·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647、653、657、675。

526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载于1859年11月15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19号附刊。

由于卡·福格特对《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86),弗莱里格拉特对马克思采取了不光彩的做法。他拒绝帮助马克思迫使布林德承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虽然弗莱里格拉特能够证实布林德告诉过他的关于福格特的事情同匿名传单中提到的是一样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客观上阻碍了揭露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对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诽谤。——649、660、662。

527 马克思在《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中说,《晨报》是"'享有专利权的啤酒店主保护协会'的财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52页)。——650。

528 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9日《海尔曼》周报第46期发表的卡·布林德的匿名短评《对意大利战争的可能进程的预测——写于战争爆发前不久》。短评吹嘘布林德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预言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652。

529 《海尔曼》周报从第36期(1859年9月10日)到第43期(1859年10月29

日)断续刊载了题为《普鲁士十年腐败的剪影。施梯伯》的一组匿名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威·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4)中的作用和活动。这组文章的作者是威·艾希霍夫。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柏林通讯员的短评也是艾希霍夫写的,这篇短评载于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期。——652。

530 马克思指斐·拉萨尔1859年11月中给他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赞扬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同时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收到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后不作任何答复。——653。

531 俄国的周知照会是指俄国外交大臣亚·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7日(俄历15日)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通告,其中要求各邦严守中立。这个紧急通告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1859年6月16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上转载。

马克思在系列文章《QUID PRO QUO》(《偷梁换柱》,见注512)的第2篇中关于这个紧急通告写道:"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了报刊。"——654。

532 关于斐·弗莱里格拉特在福格特案件中的立场和做法,见注526。——656。

533 1851年8月19日,马克思在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的德国报纸《您好!》编辑部,要求出版者弗·敦克尔和编辑亨·贝特齐希道歉,因为该报发表的一篇短评别有用心地声称马克思和他夫人的异母哥哥普鲁士内务大臣斐·冯·威斯特华伦关系密切,并怀疑马克思从事间谍活动。此外,马克思还被指责没有按规定结清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基金。——657、663。

534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古·科尔布为该报1859年11月15日刊载的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见本卷第649页)加了编者按语。他在按语中断言,威·李卜克内西在给该报的信中把弗莱里格拉特列为可能告发卡·福格特的人之一。其实,李卜克内西只是指出,弗莱里格拉特能够同马克思一起证实,卡·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478)。

约·科塔当时是《总汇报》的出版者。——658、660。

535　马克思提到的星期一寄出的信指 1859 年 11 月 19 日和 21 日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就说要附上《凉亭》第 43 期(见本卷第 647 页)，其中载有贝塔的文章《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见注 525)。——659。

536　马克思指斐·拉萨尔 1859 年 11 月 20 日的来信，该信是对马克思 185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的回复。拉萨尔在信中劝阻马克思不要在《人民报》上发表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参看本卷第 640 页)。——659。

537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可能是关于志愿兵猎兵运动的文章(见注 523)。——665。

538　指伦敦书商阿·佩奇 1859 年 12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转达了海·尤赫要马克思"约定会面的地点和时间"的请求。尤赫希望从马克思那里了解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4)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威·施梯伯向柏林法院控告了发表揭露他的文章的《海尔曼》周报柏林通讯员威·艾希霍夫(见注 529)。1860 年 5 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 14 个月徒刑。——671、674。

539　恩格斯这里指 1859—1860 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见注 505)中的事件。——672。

540　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卡·布林德的声明都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两人在声明中都强调自己与指控福格特事件毫不相干。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立场和做法，见注 526。关于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第 192 页)。——673。

541　马克思指 1859 年 12 月 17 日《海尔曼》周报第 50 期发表的致《海尔曼》编辑部的信，信上的署名是"西·路·波克罕"。这封信吹捧布林德，说什么"他的名字的政治声誉在曼海姆、海德堡和斯图加特并不亚于金克尔的名字在科隆、柏林和斯德丁"。——674。

542　这里符类福音作者指布·鲍威尔，他写过关于符类福音作者的著作(见注 9)。鲍威尔当时从柏林来到伦敦，住在海格特。特罗伊恩布里岑是位于勃兰登堡的偏僻小镇，他借此比喻自己的住所环境(参看马克思 1855 年 12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9 卷第 697—698 页)。——681。

543 看来指的是恩格斯论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篇文章(见注 12)。——682。

544 燕妮·马克思指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支持印度人民起义(见注 176)的声明。——688。

545 燕妮·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斐·拉萨尔 1858 年 3 月 26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回复。拉萨尔在信中通知马克思:他已同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达成了协议。——689。

546 纳比希音乐会可能指在 5 月 1 日举行的"五一音乐会",看样子是由在伦敦的德国人组织的。——690。

547 索霍剧院可能指位于伦敦索霍区第恩街的新皇家剧院,这里通常上演闹剧、滑稽戏和德国小歌剧。——692。

548 七面钟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个交叉路口的一座塔楼大钟,它的 7 个钟面分别朝向它所对的 7 条街道。

衬裙巷是伦敦的一条街道,那里有一个跳蚤市场。——692。

549 燕妮·马克思(女儿)和劳拉·马克思这封信的正文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它是对恩格斯 1858 年 5 月 11 日来信的回复。马克思当时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见注 327),打算至迟那周周末返回,所以这封信大约写于 1858 年 5 月 11 日—21 日之间。——693。

550 指《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一书,该书于 1859 年在柏林出版。这本书由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根据燕妮·马克思的祖父、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斐迪南的秘书克·亨·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出版并写了序言。——698。

人 名 索 引

A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George Hamilton Gordon,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34—1835)、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130。

阿达尔贝特(Adalbert 约957—997)——中世纪布拉格主教。——23。

阿恩特,恩斯特·莫里茨(Arndt,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德国统一的先驱;1815年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1820年被免去波恩大学史学教授职务,1840年恢复原职;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540。

阿尔古伯爵,安东·莫里斯·阿波利内尔(Argout,Antoine-Maurice-Apollinaire,comte d' 1782—185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1830—1834年历任内阁大臣,法兰西银行总裁(1834—1857)。——185。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17—公元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击败了罗马人。——458。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94。

阿克顿(Acton)——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150。

阿里吉·德·卡萨诺瓦,帕多瓦公爵夫人(Arrighi de Casanova,duchesse de Padoue)——法国参议员帕多瓦公爵恩·路·昂·亚·阿里吉·德·卡萨诺瓦的妻子。——567。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

《疯狂的罗兰》的作者。——134、159。
阿默兰，弗朗索瓦·阿尔丰斯（Hamelin，François-Alphonse 1796—1864）——法国海军上将，1853—1854年是地中海和黑海舰队总司令，后为海军大臣（1855—1860）。——38。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线膛炮而出名。——493。
阿普尔顿，威廉·亨利（Appleton[Apleton]，William Henry 1814—1899）——美国出版商，1848年起为D.阿普尔顿出版公司的经理；1858—1863年出版了《美国新百科全书》。——329、330。
阿普尔顿公司（D. Appleton & Co.）——纽约一家出版公司。——303、321、332、348、410。
阿什博特，山道尔（亚历山大）（Asbóth，Sándor [Alexander]1811—1868）——匈牙利军官，科苏特的拥护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起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603。
阿特伍德，托马斯（Attwood，Thomas 1783—1856）——英国银行家、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363、460。
阿辛，柳德米拉（Assing，Ludmilla 1821—1880）——德国女作家，卡·奥·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487。
埃蒂安，弗朗索瓦（Estien，François 19世纪）——法国巴黎警察局督察员。——370。
埃尔曼尼（赫尔曼尼），贝尔托尔德（Ermani [Hermanni]，Berthold）——奥地利政论家，民主党人；1858—1859年为《伦敦德意志报》即《日耳曼尼亚》所有者和编辑。——541。
埃尔施，约翰·赛米尔（Ersch，Johann Samuel 1766—1828）——德国目录学家，哈雷大学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179、224、299。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莫里茨（Elsner，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年布雷斯劳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1850年获释，1850—1851年流亡伦敦，回国后至1854年任《新奥得报》编辑，1855年起任主编；马克思曾为报纸撰稿。——275、509。
埃夫拉伊姆（智者）——见拉萨尔，斐迪南。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469、471、473、476、497、544。

埃里希,弗·(Erich Fr.)——德国商人,1848年流亡美国;埃·冯·威斯特华伦的熟人。——111、115。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Edward Law,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130。

埃瑟里奇(Etheridge 死于1857年)——英国海军上将,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中任英国海军指挥官;后自杀。——162。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领袖,政府首脑(1839—1841和1854—1856),西班牙摄政(1841—1843)。——76、211。

埃斯皮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854年任驻多布罗加法军师长,1854—1855年克里木战争中任旅长,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曾任内务大臣五个月,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任师长。——8、320、352。

艾恩赛德,艾萨克(Ironside,Isaac 生于1808年)——英国新闻工作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的所有者,1856年8月以前为《自由新闻》的所有者。——56、66、72、74—78。

艾雷,理查(Airey,Richard 1803—1881)——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军需长,后为英军兵站总监(1855—1865)。——165。

艾伦,乔治(Allen,George)——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61、64、160、183、229、237、375、399、401、600。

艾曼努埃尔——见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 Hermann 1816—1860)——

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领导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91、434。

艾希霍夫，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Eichhoff, Frédéric-Gustave 1799—1875）——法国语文学家。——22、23、31。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50年代末因在报刊上揭露威·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到法庭审讯；1861—1866年流亡伦敦，1867年起为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国际柏林支部的组织者，总委员会驻柏林通讯员，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671、674。

安德斯，亨利希（Anders, Heinrich 人称拉普人 Lapländer, Laplander, Lappe, Lappländer 1820前后—1871以后）——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7—1849年是同盟派往瑞典和挪威的特使，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543。

安格尔西侯爵，亨利·威廉·帕吉特（Anglesey, Henry William Paget, Marquis of 1768—1854）——英国将军，1846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曾任爱尔兰总督（1828—1829、1830—1833），军械总长（1827—1828、1846—1852）。——166。

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俄国女皇（1730—1740）。——4。

安森，乔治（Anson, George 1797—1857）——英国将军，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856—1857）。——220。

安斯蒂，托马斯·奇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47—1852）；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133、137、139、144、505。

奥本海姆，阿伯拉罕（Oppenheim, Abraham 1804—1878）——德国银行家和实业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莱茵报社股东；达·奥本海姆的哥哥。——539。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德（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1849—1861年先后侨居瑞士、法国和英

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20、128。

奥勃莱恩,詹姆斯(O'Brien,James 笔名布朗特尔 Bronterre 1802—1864)——英国政论家,宪章运动活动家,30 年代为《贫民卫报》编辑,许多空想的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1848—1849 年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1849 年创立全国改革同盟。——301。

奥尔格斯,海尔曼(Orges,Hermann 1821—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1854—1864 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647。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353。

奥尔索普,托马斯(Allsop,Thomas 1795—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接近宪章派;1858 年资助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在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系。——334、358。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刺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308、334、335、349—350、352、437、464。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 63—公元 14)——罗马皇帝(公元前 27—公元 14)。——72。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Frederick Law 1822—1903)——美国园林设计师,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方面的著作,《普特南氏月刊》的撰稿人;1856 年曾到欧洲各国考察公园的设计情况。——60、85、88、99、117、120、122、123、127、128、150。

奥热罗,皮埃尔·弗朗索瓦·沙尔(Augereau,Pierre-François-Charles 1757—1816)——法国将军,1804 年起为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66。

奥斯瓦尔德,欧根(O'wald [Oswald],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49 年为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21。

奥托,卡尔·武尼巴德(Otto,Karl Wunibald 1808—1862 以后)——德国化学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

隆支部成员，1850—1851年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派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特使(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856年9月获释。——86、94。

奥托-雷文特洛，卡尔·克里斯蒂安(Otto-Reventlow，Karl Christian 原名奥托 Otto 1817—1873)——丹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4年流亡美国。——260。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72。

B

巴尔塔扎尔——见斯勒尔，巴尔塔扎尔。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俄国统帅和军事家，1814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国指挥官，曾任陆军大臣(1810—1812)，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1813—1814年任俄军和俄普军队指挥官。——195—197。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301。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301、365。

巴赞库尔，塞扎尔男爵(Bazancourt，César，baron de 1810—1865)——法国军事著作家，波拿巴主义者。——60—62、89、92、97、113、150、153、155。

白恩士，玛丽(Burns，Mary 1821—1863)——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57。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

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39。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36、337、339。

拜伦，乔治(Byron，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40。

班贝格尔，路易(Bamberger，Louis 生于 1821 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50 年代侨居伦敦，经营银行业务；《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9—1851)；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后来在苏黎世经商。——173、178、559、597、666。

班贝格尔，西蒙(Bamberger，Simon)——伦敦银行家，路·班贝格尔的父亲。——597。

班迪亚(Bangya)——亚·班迪亚的妻子。——475。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130、132、140、376、385、386、393、415、443、539。

保尔，恩斯特(Pauer，Ernst 1826—1905)——奥地利作曲家和钢琴家，1851 年起住在伦敦，任皇家音乐学院音乐教授和德国歌咏协会主席；1859 年他将斐·弗莱里格拉特纪念弗·席勒的颂诗谱成乐曲。——623、624、691。

保拉-克雷谢尔(保拉夫)，冯(Paula-Kröcher [Paulaw]，von)——德国人，1858 年曾试图同伦敦的流亡者取得联系。——415、468。

保利，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Pauly，August Friedrich 1796—1845)——德国语文学家，1830 年起任斯图加特文科中学教授，《古典古代文化研究学实用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和编辑。——179、224。

保罗，约翰·迪恩(Paul，John Dean 1802—1868)——英国银行家，于 1855 年 6 月破产；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90。

鲍威尔，埃德加(Bauer，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 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 年转到主观唯心

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13、85、109、129、147、153、224、429、436、442、445、450、493、508、540—543、553、559、560、572、632、687。

鲍威尔，埃格伯特（Bauer，Egbert）——德国书商，夏洛滕堡的出版商，布·鲍威尔和埃·鲍威尔的弟弟。——109。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9、13、85、109、153、493、553。

贝茨，罗伯特·梅金（Bates，Robert Makin 约生于1791年）——英国银行家，于1855年6月破产；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90。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1859年回国。——108。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Berthier，Louis-Alexandre 1753—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拿破仑第一的陆军总参谋长，拿破仑帝国倒台（1814）以后转向波旁王朝。——195—201。

贝尔菲尔德，詹姆斯（Belfield，Jame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154、284、317。

贝尔蒙泰，路易（Belmontet，Louis 1799—1879）——法国诗人和政论家，波拿巴主义者；曾写瑰丽的颂诗纪念拿破仑第三。——53。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Adolph 1822—1875）——德国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马克思和案件被告人之间的联系人；后为自由主义者。——582。

贝尔纳，马丁(Bernard，Martin 1808—1883)——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而被流放，50年代初从流放地逃往英国；1859年大赦后返回法国。——308。

贝尔纳，西蒙·弗朗索瓦(Bernard，Simon-François 1817—1862)——法国医生，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判无罪。——334—336、370、372。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110、197、201、204、207—209、211—212、216、332。

贝格尔——见布克，海尔曼。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Hermann Heinrich “红色贝克尔”der“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251、265。

贝克莱，乔治(Berkeley，George 1685—1753)——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学上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国定说的代表人物。——460。

贝勒加德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Bellegarde，Friedrich Heinrich Graf von 1756—1845)——奥地利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12。

贝雷斯福德子爵，威廉·卡尔(Beresford，William Carr，Viscount 1768—1854)——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多次殖民远征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任葡萄牙军队总司令(1809—1823)，英国炮兵总督(1828—1830)。——332、344。

贝里耶，阿尔图尔(Berryer，Arthur)——法国政府在“拿破仑造船厂”股份公司的全权代表，1857年3月由于参加欺诈投机活动被判处两年徒刑；法国律师

皮·安·贝里耶的儿子。——127。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109、143、161、162、259。

贝姆,约瑟夫(Bem,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199、202、205、206。

贝塞尔(Besser)——柏林出版商。——459。

贝松,亚历山大(Besson,Alexandre 1826—1890)——在伦敦的法国侨民,职业是钳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8),比利时通讯书记,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一,加入费·皮阿集团;未被国际接受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336、420。

贝塔——见贝特齐希,亨利希。

贝特齐希,亨利希(Bettziech,Heinrich 笔名贝塔 Beta 1813—1876)——德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哈雷年鉴》等许多民主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报刊的撰稿人;1846年为柏林自由贸易协会创始人之一;1848年三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51年负责编辑周刊《您好!》;1868年返回德国;约·哥·金克尔的拥护者。——544、559、591、623、624、647、651、653、657、659、662—665、667—670、675、676、691。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Bessières,Jean-Baptiste 1768—1813)——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99、204、209。

本诺克—特温蒂曼—里格公司(Bennoch [Bennock],Twentyman & Rigg)——英国一家贸易公司。——241、243、271。

本生男爵,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梵蒂冈的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640。

比布腊男爵,路德维希(Bibra,Ludwig,Freiherr von 1808—1872)——奥地利军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伦敦一家旅馆的老板。——582。

比拉戈,卡尔(Birago,Karl 1792—1845)——奥地利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

舟桥体系，19 世纪中叶被许多欧洲国家用来装备军队。——201。

比绍夫斯海姆—戈尔德施米特银行(Bischoffsheim & Goldschmidt)——伦敦一家银行。——652。

比斯康普，埃拉尔德(Biscampe [Biskamp]，Elard 1821—1882)——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9 年创办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周报《人民报》，报纸从第二号起就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541—543、549、551、553、559—561、565、566、573—575、578、582、590、591、593、605、606、611—613、619、623、627、632—636、647、666。

比特桑，威廉·弗格森(Beatson，William Ferguson)——英国将军，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骑兵指挥官，后任克里木土军骑兵指挥官(至 1855 年 9 月)。——35—36。

彼得曼，奥古斯特(Petermann，August 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和绘图员，1855 年起任哥达定期刊物《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研究通报》的编辑。——424。

彼得逊，尼尔斯(尼古拉)·洛伦茨(Petersen，Niels [Nikolai] Lorenz 1814—1894)——丹麦皮毛制衣帮工，1833 年起主要侨居瑞士、比利时和法国；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洛桑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9 年曾为伦敦的《人民报》撰稿；1864 年起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581。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 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 年起为全俄皇帝。——9、11、13、67、110、144。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 571 前后—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魂转生。——72。

毕尔格尔，哥特弗里德·奥古斯特(Bürger，Gottfried August 1747—1794)——德国诗人和作家。——123、169。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 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 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33、251、409、470、474、551、582、585、674。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讷维茨伯爵（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Dennewitz 1755—1816）——普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01、216、332、353。

毕洛夫男爵，亚当·亨利希·迪特里希（Bü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1757—1807）——普鲁士军官，军事理论家。——4。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 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 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204、211、213。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 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465、520。

卞尼格先，莱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列昂节·列昂节耶维奇）（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俄国将军，汉诺威人，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7 年为总司令，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195、196、209。

波埃里奥男爵，卡洛（Poërio [Poerio], Carlo Baron 1803—186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议会议员（1848—1849），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1848）；1849 年为意大利统一大会社成员，后被判处 24 年徒刑，1858 年越狱，1859 年流放南美，途中逃到英国，后来成为撒丁王国参议员，意大利王国议会副议长（1861—1867）。——495。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10、571、574。

波尔恩，戴维（Born, David 1817—1872 以后）——德国商人，经济学家；自由党人；1851 年流亡伦敦；斯·波尔恩的兄弟。——559。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559。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674。

波利·伊文思——见切斯特。

波拿巴,路易(Bonaparte, Louis 1778—1846)——荷兰国王(1806—1810),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拿破仑第三的父亲。——204。

波拿巴,律西安(Bonaparte, Lucien 1775—1840)——1799年雾月十八日(11月9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驻西班牙公使(1800—1802);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04。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绰号普隆-普隆 1822—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464、465、594、648。

波拿巴,欧仁·路易·让·约瑟夫(Bonaparte, Eugène-Louis-Jean-Joseph 1856—1879)——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出生时得到"帝国亲王"的封号。——369。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04、353、465。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拿破仑第一的长兄。——204。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Poniatowski, Stanisław August 1732—1798)——波兰国王,称斯塔尼斯拉夫二世(1764—1795)。——103。

波特尔,托马斯(Potter, Thomas 1774—184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商人,曼

彻斯特自由党领袖之一，《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曾多次任曼彻斯特市长；约·波特尔的父亲。——142。

波特尔，约翰（Potter，John 约 1815—1858）——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126、137、140—141、146。

玻利瓦尔-庞特，西蒙（Bolivar y Ponte，Simón 1783—1830）——南美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哥伦比亚共和国创建人和第一任总统（1819—1830）。——321—322。

伯蒂歇尔，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Bötticher，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1789—1850）——德国语文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写有历史、语文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迦太基史》的作者。——223。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 年 3 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335。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Börnstein，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 年起住在巴黎，1844 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德国军团领导人之一（1848）；1849 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0 年代为美国报纸《西方公报》的出版者；阿·伯·卡·伯恩施太因的哥哥。——434。

伯克，菲力浦·奥古斯特（Böckh，Philipp August 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 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写有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409。

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Burleigh，William Cecil，Baron 1520—1598）——英国国务活动家，首相（1558—1598）。——233。

伯利欣根，葛兹·冯（Berlichingen，Götz von 1480—1562）——德国骑士，1525 年参加农民起义，任内卡河谷—奥登林山雇佣军支队的步兵上校，在柯尼斯霍芬决战时出卖了农民；歌德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原型。——513。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

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79、375、567、586、654。

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 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436、536。

博阿尔奈亲王，欧仁(Beauharnais，Eugène prince 1781—1824)——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继子，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意大利总督(1805—1814)。——209。

博尔曼(Bormann 19 世纪)——柏林军需部次官，1858 年 5 月参加法布里策殴打拉萨尔的活动，因此受军事法庭审讯。——386、388、390。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Louis 1820—1883)——德国医生，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9 世纪 50 年代是曼彻斯特一所儿童医院的负责人；威·沃尔弗的家庭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282、388、395、410、415、569、586—587、589、591、629、630。

博克，莱斯勒(Bock，Leisler)——格拉斯哥一家公司的老板，恩·德朗克曾是该公司的雇员。——140。

博斯凯，皮埃尔·约瑟夫·弗朗索瓦(Bosquet，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将军，1856 年起为元帅，30—50 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1854)，后为军长(1854—1855)。——204、211、213—214、361。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普鲁士将军，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2—179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司令，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中战败。——683。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459。

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Karl Ferdinand Graf von 1797—1865)——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驻伦敦公使(1851—1852)、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

——448。

布德贝格男爵，安德烈·费多罗维奇（Будберг，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барон 1817—1881）——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52—1856和1858—1862），维也纳公使（1856—1858）和巴黎大使（1862—1868）。——553。

布赫尔，阿道夫·洛塔尔（Bucher，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5、21—22、78、94、523、543、559、584。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James 1791—1868）——美国国务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国务卿（1845—1849），美国总统（1857—1861）；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442。

布克，海尔曼（贝格尔）（Buck，Hermann [Berge] 约生于1807年）——普鲁士官员和企业主、鲁·施拉姆的朋友。——226、227、234。

布克斯格夫登伯爵，费多尔·费多罗德奇（Буксгевден，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граф 1750—1811）——俄国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05和1807）。——195。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26、133、137—139、153、251、330、332、415、435、436、503。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81、241、516、518。

布朗，乔治（Brown，George 1790—1865）——英国将军，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和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60—1865年任爱尔兰军总司令。——204、211、217。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

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79、522。

布劳恩——见拉萨尔,斐迪南。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7)——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363。

布林德,弗里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布林德的妻子。——433。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79、97、215、265、385、392、427、429、433、434、440—442、472、474、523、539、543、556、559、566、571、577、585、593—595、609、613—614、618、620、625、627、633—635、637—640、643、648—650、652、656、660、661、663、667、674、691、698。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Blenker, Ludwig 1812—1863)——德国酒商,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纵队司令和军事委员会特别委员;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36。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先是莱比锡一家图书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后为独立所有者(1850年起)。——20。

布罗克豪斯(Brockhaus)——莱比锡一家图书出版发行公司,1814年以该公司的创建人弗·阿·布罗克豪斯的名字命名;"布罗克豪斯"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该公司出版的各种德国百科全书。——149—150、164、305、324、424。

布罗纳,爱德华(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后侨居英国。——434、440、442。

布吕讷,吉约姆·玛丽·安娜(Brune, Guillaume-Marie-Anne 1763—1815)——法国元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丹东派,后为波拿巴的拥护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799年指挥驻荷兰的法国军队。——198、204。

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玛丽亚(Bruiningk [Brüning, Brüningh, Brüningk, Bruning],

Maria Baronin von 1818—1853)——卢·奥·布吕宁克男爵的妻子。——437。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93—1794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和1813—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201、204、207、210、211、214—217、298。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C

查理——见勒兹根，查理。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218。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459。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513—515、533。

查理十二世(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9—12、110。

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Chaplin, Horne & Carver)——伦敦的一家运输公司(1852)。——698。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669—670。

达哥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 605前后—639)——法兰克国王(629—639)。——23。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508。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Darimon, Louis-Alfred 1819—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初为蒲鲁东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09。

达斯普雷男爵，康斯坦丁(D'Aspre，Constantin Baron von 1761—1809)——奥地利将军，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12。

达武，路易·尼古拉(Davout，Louis-Nicolas 1770—1823)——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密友，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97、201、208。

戴维森—科尔公司(Davidson，Cole & Co.)——英国一家银行。——90。

丹尼尔斯(Daniels 19 世纪)——曼彻斯特的丹尼尔斯的妻子。——622。

丹尼尔斯(曼彻斯特的)(Daniels 19 世纪)——曼彻斯特的一个英国人。——622。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Daniels，Amalie 父姓弥勒 Müller 1820—1895)——罗·丹尼尔斯的妻子。——409、470、474、583。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Roland 1819—185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46 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1850 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28、409、437。

道格拉斯从男爵，霍华德(Douglas，Howard，Baronet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201。

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斯密斯·斯坦利(Derby，Lord Edward Henry Smith Stanley，Earl of 1826—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60—70 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52)、殖民大臣(1858—1859 和 1882—1885)、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 和 1874—1878)；爱·德比伯爵的儿子。——441、505。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 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33—1834 和 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336—337、520—522。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 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 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 年 7 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 年 4 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 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101、125、140、178、241、251、262、304、456、469、569、571、576—578、580、591。

德雷帕—皮埃特罗尼公司(Draper, Pietroni & Co.)——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43、268。

德利乌斯，埃米尔·泰奥多尔(Delius, Emil Theodor 1829—1898)——曼彻斯特的福斯—德利乌斯公司合伙人。——516。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Édouard 1805—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40 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 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1848—1849、1852—1855 和 1862—1866)，驻伦敦公使(1850 年夏以前)；1855 年是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6。

德鲁克尔，路易(Drucker, Louis)——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 年为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651、653、657。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325、382。

德穆特，海伦(琳衡，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82、412。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40—60 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1868 年起为《太阳报》主编；1848 年同马克思相识。——85、99、112、117、118、122、140、143、147—153、155、163—164、170、173、175—176、191—193、202、204、210—211、213、228、234、236、272、289、291、294、302—305、307、311、313、317—319、321、324、329、330、344、439、440、476、481、502、504、551、553、590、596、599、602、618、687。

德普勒，费利克斯·伊波利特(Desprez, Félix-Hippolyte 1819—1898)——法国外交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21、24。

德斯特里耳(Destrilhes)——《土耳其内幕》一书的作者。——37、38、47。

德斯图内尔(Destournel)——法国葡萄酒公司。——182。

德韦特，威廉·马丁·勒贝雷希特(De Wette,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1780—1849)——德国神学家，曾先后在海德堡大学(1809)、柏林大学

(1810—1819)和巴塞尔大学(1821—1849)任教授。——313。

邓库姆，托马斯·斯林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1826—1861)。——423。

邓尼尔—帕尔默(书店)(Dunnill and Palmer)——曼彻斯特一家书店。——545、546。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129、522、654。

蒂尔，伊什特万(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意大利和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和土耳其；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一边；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392、395。

蒂尔施，弗里德里希·威廉(Thiersch, Friedrich Wilhelm 1784—1860)——德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曾发表纪念希腊摆脱土耳其压迫的文章，1831—1832年曾到希腊旅行。——144。

蒂姆，弗兰茨(Thimm, Franz 1820—1889)——德国作家，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书商和出版商。—545—546、570、577、600、605—608、611、620、623。

丁盖尔施泰特男爵，弗兰茨(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1881)——德国诗人和作家，起初是自由党人，40年代为保皇党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斯图加特宫廷剧作家(1846—1851)。——469—470。

杜朗，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1850年为《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撰稿人，1850年3月起任主编；1853年流亡美国。——632。

杜普雷·德圣莫尔，让·皮埃尔·埃米尔(Dupré de Saint-Maur, Jean-Pierre-Émile 1772—1854)——法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曾多次去俄国旅行。——18。

杜维维耶，弗兰西阿德·弗勒吕斯(Duvivier, Franciade-Fleurus 1794—1848)——法国将军，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

巴黎六月起义。——213。

敦克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Duncker,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柏林警务顾问(1843—1847)。——652、671。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356、361、382、408、425、431、442、447、459、462—464、469、477、479、481、484、485、487、490、491、495、496、498、499、504、506、508、511、544、546—549、552、554、557、560—561、563—564、578—579、586—588、597、609—610、612、619、631、666、688、694、699。

多比金(Dowbiggin)——英国军官,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福·莫·拉·潘缪尔的侄子。——26。

多布罗夫斯基,约瑟夫(Dobrovský, Josef 1753—1829)——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19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17、19。

多布内尔,约布·费利克斯(Dobner, Job Felix 人称格拉西乌斯 Gelasius 1719—1790)——捷克历史学家,修道士,写有许多捷克历史方面的著作。——19。

多耳希,奥斯卡尔(Dolch, Ockar)——曼彻斯特席勒协会会员。——630、646。

多里沙尔,劳伦茨(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1790年)——德国警官(1819—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8、24。

E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金卡丁伯爵(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Kincardine, 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官,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印度总督(1862—1863)。——422、424。

厄耳伯曼,胡果(Oelberman, Hugo 生于1832年)——德国作家,波恩书商。——621。

厄斯金,罗伯特(Erskine, Robert 死于1718年)——苏格兰医生,彼得一世的御医。——10。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德(Ørsted, Anders Sandøe 1778—1860)——丹麦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1853—1854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60。

恩格尔,亚诺什·凯赖斯泰伊(Engel, János Keresztély 1770—1814)——匈牙利历史学家。——18。

恩格斯,埃米尔(Engels,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641。

恩格斯,爱利莎(Engels,Elise 1834—1912)——恩格斯的小妹妹,在她的姐姐安娜死后,成为阿·冯·格里斯海姆的第二个妻子。——642。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6、81、91、116、125、190、270、485、597。

恩格斯,夏绿蒂(Engels,Charlotte 1833—1912)——恩格斯的弟弟埃·恩格斯的妻子(1853 年起)。——642。

恩格斯,伊丽莎白(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毛里齐亚(Engels,Elisabeth [Elise] Franziska Mauritia 父姓范·哈尔 van Haar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561、597。

F

法布里策(Fabrice)——柏林军需部长官,1858 年 5 月在博尔曼参与下殴打拉萨尔,因此受军事法庭审讯。——386、388、390—391。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 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4。

法济,让·雅克(詹姆斯)(Fazy,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 和 1855—1861),瑞士银行的创办人。——626、660、662、698。

法里纳,乔万尼·马里亚(Farina,Giovanni Maria 1686—1766)——意大利商人和化学家,科隆第一个花露水工厂的创建人。——145。

法伊贝耳,亨利希(Feibel,Heinrich 笔名李希特尔 Richter)——德国政论家,19 世纪 50 年代流亡英国。——436。

菲奥伦蒂诺,皮埃尔·安吉洛(Fiorentino,Pier Angelo 1809—1864)——意大利作家,新闻工作者和批评家,1835 年起住在巴黎,50—60 年代曾积极地为波拿巴派报刊撰稿。——8。

菲茨杰拉德,约翰·戴维(Fitzgerald,John David 1816—1889)——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的高级司法官。——441。

菲力浦斯,莱昂(Philips,Lion 1794—1866)——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姨父。——

408。

菲力浦斯家——马克思的母系的荷兰亲戚。——404。

菲力浦逊，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Филипсон，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俄国将军，曾参加征服高加索。——376。

斐迪南大公，卡尔·约瑟夫·冯·埃斯特（Ferdinand，Karl Josef von Este，Erzherzog 1781—1850）——奥地利陆军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08。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71。

费兰（Féline）——143。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350。

费舍，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Vischer，Friedrich Theodor 1807—188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著作。——327。

费舍尔，爱德华（Fischel，Eduard 1826—1863）——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进步党人，1858年起任柏林市法院陪审官，1859—1860年是柏林乌尔卡尔特派的杂志《公文集》的编辑，马克思的熟人。——666。

芬伦，詹姆斯（Finlen，James）——英国政论家，宪章派，1852—1855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39。

弗拉基米尔——见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29、60、77、85、88、105、106、117、120、122、124、125、140、152、173、251、262、265、274、275、277、301、304、318、393、399、403—408、416、419、430、432、433、436—438、441、446、449、451、453—458、467、470、471、473、474、490、500、510、523、526、559、576、577、580、586、588—590、594—596、612—614、619、623—626、630、639、643、647—651、653、655、660—669、671—676、691、697—698。

弗莱里格拉特，卡塔琳娜（凯蒂）（Freiligrath，Katharina［Käthe］1845—1904）——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652。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Ida 1817—1899)——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437、438、470、651、652、663、697。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574、577、648。

弗兰克——见瑟美列，贝尔塔兰。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k，Gustav 死于 1860 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50 年代初侨居伦敦。——21。

弗里茨，约斯(Fritz，Joß 约 1470—1525)——1513 年莱茵河上游地区鞋会的组织者。——534。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änder，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50—60 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斐·拉萨尔的表弟。——277、289、302、326、500、501、509、512、524、527—529、537、538、549、555。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04。

弗里德里希·胡特公司(Friedrich [Frederick] Huth & Co.)——在伦敦的德国贸易公司，1846—1848 年斐·弗莱里格拉特为该公司的职员。——152。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普鲁士国王(1713—1740)。——13。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21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25、45、108、237、589。

弗里施，约翰·莱昂哈特(Frisch，Johann Leonhardt 1666—1743)——德国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写有斯拉夫方言史方面的著作。——19。

弗罗恩德(Freund)——德国医生，在伦敦行医，19 世纪 50 年代为马克思一家治病。——153、161、434。

弗罗斯特，约翰(Frost，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 年起为宪章运动的拥护者；由于组织 1839 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被判终身流放澳洲；后来被赦免并于 1856 年回到英国。——52、251—252。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沙索·冯(Florencourt，Franz Chassot von 1803—1886)——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自由党人，40 年代

中期为保守党人;燕·马克思的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683。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亨利希·冯(Flottwell [Flotwell], Eduard Heinrich von 1786—1865)——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8—1859)。——469。
弗吕林—格申(Frühling & Göschen)——德国一家贸易公司。——254。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93。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关于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1、110、153、261、649、650、692。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523、530、538、559、562、568、571、582、585、593—595、609、613—614、626、627、632—635、637—639、649、653、656—661、664、667—668。
福格特,约翰奈斯(Voigt, Johannes 1786—1863)——德国历史学家和档案保管员,写有多卷关于普鲁士历史的著作。——19。
福克纳,E.乔治(Faulkner, E.George 约1790—1862)——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公司的股东,恩格斯的熟人。——621。
福克斯,威廉·约翰逊(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传教士和政论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37。
福克斯—亨德森公司(Fox, Henderson & Co.)——英国建筑公司。——127。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857 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394、433。

傅阿德埃芬蒂——见穆罕默德-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233、249、333、367、388、389、539。

富尔德，古斯塔夫·欧仁(Fould, Gustave Eugène 1836—1884)——阿·富尔德的儿子。——388。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460。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459。

G

盖尔斯滕贝格，伊西多尔(Gerstenberg, Isidor 死于 1876 年)——伦敦的德国商人，支持在英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斐·拉萨尔和约·哥·金克尔的朋友。——441、494、499。

哥特舍德，约翰·克里斯托夫(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18 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当时德国戏剧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坚持陈旧观点，停止不前。——458。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10、297、445、513、658。

戈弗雷，弗朗索瓦(Godfrey, François)——泽西岛的律师，大土地所有者和银行家。——235、319、370。

戈克，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 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 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625—626。

戈洛文,伊万·加甫里洛维奇(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90)——俄国自由派地主,政论家,侨居英国;40—50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有联系。——87、91。

格布哈尔迪,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Gebhardi, Ludwig Albrecht 1735—1802)——德国历史学家。——20。

格策(Götze)——曼彻斯特席勒协会会员。——630。

格策,彼得·奥托·冯(Götze [Goetze], Peter Otto von 1793—1880)——俄国官员和作家,德国人;曾将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民歌译成德文。——23、31。

格茨,泰奥多尔(Goetz [Götz], Theodor) —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秋至1851年被监禁于美因茨,后又侨居伦敦;马克思的朋友。 —105。

格尔茨男爵,格奥尔格·亨利克(Görtz [Gortz], Georg Heinrik, Baron 1668—1719)——瑞典国务活动家,1715年起任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11、12。

格尔肯,菲力浦·威廉(Gercken, Philipp Wilhelm 1722—1791)——德国历史学家,写有古斯拉夫历史方面的著作。— 20。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412。

格兰特,詹姆斯(Grant, James 1802—187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激进派;《晨报》编辑(1850—1871)。 —140、650。

格雷,约翰(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 —363、460。

格里斯海姆,阿道夫·冯(Griesheim, Adolf von 1820—1894) -德国工厂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恩格斯的妹妹安娜的丈夫,安娜死后是爱利莎的丈夫。——642。

格里斯海姆,爱利莎——见恩格斯,爱利莎。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尤利乌斯·冯(Griesheim, Karl Gustav Julius von 1798—185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204、319。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

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31、145、223、628、636。

格鲁伯,约翰·哥特弗里德(Gruber,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文学史家。——179、224、299。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396。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79。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伯爵(Gneisenau,August Wilhelm Anton,Graf Neithart von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1825年起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与格·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1813—1814年和1815年是格·勒·布吕歇尔将军的参谋长。——215、216。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Eduard 1834—1893)——德国医生,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85、392、394、408、419、475、476、542、546、580、586。

古罗夫斯基伯爵,亚当(Gurowski,Adam,Graf 1805—1866)——波兰政论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变节,于1835年移居俄国成为叛徒;1844年前往德国,1849年移居美国;50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99、113、121、122、149。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Sophie,Gräfin von 1805—1881)——斐·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27—28、33、41、276、310、315、583。

哈茨费尔特-维尔登堡伯爵,埃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Edmund,Graf von

1798—1874)——普鲁士外交家，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丈夫(1822—1851)。——27、33、41。

哈夫洛克，亨利(Havelock，Henry 1795—1857)——英国将军，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和第一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的参加者；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10、219、220、284、295。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421。

哈克特，巴尔塔扎尔(Hacquet，Balthasar 1739—1815)——奥地利自然科学家和民族志学家。——18。

哈林，哈罗·保尔(Harring，Harro Paul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28年起曾数度侨居国外。——319。

哈马赫尔，阿道夫(Hamacher，Adolph)——德国工人，1850年为科隆工人协会会员，1866年为国际工人协会科隆支部会员。——54。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224、225、227、235、261、300、302、303、305、318—320、357、370、378。

哈珀，詹姆斯(Harper，James 1795—1869)——美国出版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哈珀新月刊》创刊人。——128。

哈特，理査(Hart，Richard 19世纪)——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律师，乌尔卡尔特分子。——688。

哈特(Hart，H.G.)——165。

哈维(Harvey)——英国医生。——5、681。

海尔曼——见阿尔米纽斯。

海尔曼，恩斯特·阿道夫(Herrmann [Hermann]，Ernst Adolf 1812—1884)——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历史方面的著作。——4。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580、582。

海门达尔（Heimendahl）——德国商人和厂主，埃尔伯费尔德捻丝厂厂主。——271。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Julius Jak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总司令（1849）。——200。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6、39、52、57、68、86、89、479、657、676、689。

海涅，玛蒂尔达（Heine，Mathilde 1815—1883）——亨·海涅的妻子。——86。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银行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12月—1862年）和财政大臣（1862、1866—1869）；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43。

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237、265、297、311—312、433、548。

海泽，亨利希（Heise，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英国。——14、21、105、387。

汉卡，瓦茨拉夫（Hanka，Václav 1791—1861）——捷克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持保守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17、23、31。

汉密尔顿——见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

汉尼拔（Hannibal 公元前247前后—183）——迦太基统帅。——355。

豪格维茨伯爵，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亨利希·库尔特（Haugwitz，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Kurt，Graf von 1752—183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外交大臣（1792—1804、1805—1806）。——838。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相传为古希腊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的作者。——62、412、648。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罗马诗人。——11、76、105、322、328、430、553、658、664、668。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Sidney,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政务大臣(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 和 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143—144。

赫茨(Herz)——约·哥·金克尔的熟人。——458。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 年流亡法国,1852 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钟声》报。——61、376、424、523。

赫尔德,约翰·哥特弗里德·冯(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 1744—1803)——德国历史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启蒙思想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德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18。

赫弗特尔,摩里茨·威廉(Heffter,Moritz Wilhelm 1792—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20、22。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 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276、314—315、317、325、382、482—484、555、690。

赫斯,莫泽斯(Heß,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 年 1—12 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 年 12 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 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 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 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86、87、91、120、128、162。

赫斯,西比拉(Heß,Sibylle 父姓佩什 Pesch 1820—1903)——莫·赫斯的妻子,马克思一家的熟人。——87、91。

赫斯男爵,亨利希(Heß,Heinrich Freiherr von 1788—1870)——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1854—1855 年任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马真塔会战

失败后,统率奥军(1859年6—7月)。——52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63、239、259、276、301、314—315、325、382、395、396。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德国律师,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德国旁观者》的撰稿人和资助者(1847—1848);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1861—1865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上校。——215、440、536。

黑克舍尔,马丁(Heckscher,Martin)——德国医生,曾给恩格斯治过病。——158、160、176、181、186、187、229、234、237、239、299、438、446、546、578、580。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Humboldt,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5、394、409。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冯·胡登的原型。——513—515、533、535。

胡斯,扬(Hus [Huß],Jan 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后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烧死。——32。

胡特公司——见弗里德里希·胡特公司。

怀尔德(Wylde)——13。

怀特赛德,詹姆斯(Whiteside,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58—1859和1866)。——504、527。

霍尔—巴克斯顿公司(Hoare,Buxton & Co.)——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71。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104、501、563。

霍莱本,亨利希·冯(Holleben,Heinrich von 1789—186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数次战争;曾参加镇压德国1848—1849年革命。——226。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Hollinger，Fiedelio）——瑞士排字工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后为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559、566、574、576、582、586、590、591、594、595、611—614、619、625。

霍奇斯爵士，乔治·劳埃德（Hodges，Sir George Loyd 1792—1862）——英国军官，曾任驻塞尔维亚总领事（1837—1839），后任驻埃及总领事（1839—1841）；1849年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专使。——443。

霍耶茨基，卡罗尔·埃德蒙（Chojecki，Karol Edmund 笔名沙尔·埃德蒙 Charles Edmond 1822—1898）——波兰新闻工作者和作家，1844年起侨居法国。——21。

霍约尔，菲力浦（Hoyoll [Hoyol]，Philipp 生于1816年）——德国画家，50年代流亡曼彻斯特。——630。

J

基什，米克洛什（Kiss，Miklós 1820—1902）——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巴黎，拉·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648。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德裔，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206。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137—138、142、330、332、503。

吉尔平，查理（Gilpin，Charles 1815—1874）——英国出版商，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行长（至1859年）；《人民报》（伦敦）的债权人；1857年起为议会议员。——416。

济贝耳，埃米莉（Siebel，Emilie 父姓坎佩曼 Kampermann 1812—1878）——卡·济贝耳的母亲。——519。

济贝耳（老济贝耳），卡尔（Siebel，Karl [senior] 1805—1888）——巴门（伍珀河谷）商人，卡·济贝耳的父亲。——518。

济贝耳，卡尔（Siebel，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远亲。——454、517、532、

588—591、608、621、629、645、646、672、676。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 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513—515、533—535。

加尔特(Garthe，G.)——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人民报》的出纳员(1859)。——566、588、591、611。

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Cavour，Camillo Benso，conte di 1810—186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王国政府首脑(1852—1859 和 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霸权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1861 年起任第一届意大利政府首脑。——372。

加格恩男爵，亨利希·威廉·奥古斯特(Gagern，Heinrich Wilhelm August，Freiherr von 179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内阁首相(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1849 年 5 月后为哥达派的领袖之一。——577。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 4—7 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 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 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862 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 和 1866)，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 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551、556、627、661。

加尼特，耶利米(Garnett，Jeremiah 1793—1870)——英国新闻工作者，《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1844—1861 年任该报编辑。——140。

加特雷尔，约翰·克里斯托夫(Gatterer，Johann Christoph 1727—1799)——德国历史学家，1759 年起在格丁根任教授，写有通史方面的著作。——20。

金克尔，约翰·哥特弗里德(Kinkel，Johann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 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243、354、413、414、419、427、433、436—437、439、441、445—446、450—454、457、458、467、470、471、474、487、494、499、508、536、541—544、546、547、559、560、562、565、570、582、589、619、623—625、632—634、639—640、643—644、648、650—653、657、662—663、665、669—670、673—675、698。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 Johanna 父姓莫克尔 Mockel 1810—1858)——德国女作家，约·哥·金克尔的妻子。——433、436、438、441、453、457、458、467、470、474、559、625、657、673。

久洛伊，费伦茨，毛罗什-内迈特和纳达什卡伯爵(Gyulay [Giulay, Giulai], Ferenc Graf von Maros-Németh und Nádaska 1798—1868)——奥地利元帅，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曾任陆军大臣(1849—1850)，1859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败。——522、525。

K

卡尔-莱奥波德(Karl-Leopold 1679—1747)——梅克伦堡公爵(1713—1728)。——13。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和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陆军大臣(1805—1809)。——201。

卡尔—乔斯林公司(Carr, Josling & Co.)——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68。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213、237、372。

卡拉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1787—1864)——塞尔维亚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现代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奠基人。——23、31—32。

卡缅斯基伯爵，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Каме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38—1809)——俄国元帅，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1806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中任总司令。——195。

卡诺,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Carnot,Lazare-Nicolas-Marguerite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1795年是五人内阁成员,曾一度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陆军和内务大臣。——25、37、148。

卡佩尔,齐格弗里德(Kapper,Siegfried 1821—1879)——捷克作家和诗人,曾将斯拉夫民族的歌谣和神话译成德文。——23、24、31。

卡思卡特,乔治(Cathcart,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会战(1815),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353。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卡斯泰朗伯爵,埃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Castellane,Esprit-Victor-Elisabeth-Boniface,comte de 1788—1862)——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0年起任里昂警备司令,1858年起任里昂军区司令。——310。

卡斯特洛(Castello 19世纪)——葡萄牙一家银行。——494。

卡斯滕斯——见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前后—62)——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策划者。——5。

卡瓦纳(Cavanagh [Kavannagh])——马克思在英国的熟人。——695。

凯蒂——见弗莱里格拉特,卡塔琳娜(凯蒂)。

凯尔布(Kerb)——伦敦小酒店老板。——21。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365。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48、293。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345。

坎伯尔(Campbell,E.S.N.)——英国军官,通俗军事辞典的作者。——173。

坎伯尔,科林,克莱德男爵(Campbell,Colin,Baron Clyde 1792—1863)——英国

将军，1862年起为元帅，第二次英国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1854—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221、284、285、354、371、409、442。

坎伯尔男爵，约翰（Campbell，John，Baron 1779—1861）——英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王座法院首席法官（1850—1859），大法官（1859—1861）；1858年曾审理西蒙·贝尔纳的案件。——372。

坎宁伯爵，查理·约翰（Canning，Charles John，Earl of 1812—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邮政大臣（1853—1855），印度总督（1856—1862），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策划者。——162、417。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433、479、632。

康罗贝尔，弗朗索瓦·塞尔坦（Canrobert，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5月），克里木战争和奥意法战争期间任军长，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在梅斯被俘。——361、466。

康姆，弗里德里希（Kamm，Friedrich 1806前后—1867）——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主席（1857—1859）。——354。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30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120、479。

康普，阿尔布雷希特（Komp，Albrecht 1828前后—1907以后）——德国企业主，破产后流亡美国并在那里为银行职员；1857年起为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副主席和创办人之一；约·魏德迈的朋友。——411、458、469、544。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海军元帅，1850年任国务会议委员、海军条令修改委员会主席和军械临时委员会主席，1852年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853年任代理海军大臣，1855—1881年任海军大臣，1857年任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1860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1862—1863年任波兰王国总督；尼古拉一世的次

子。——551。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520。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 [Kosciuszko], 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1776年流亡美国,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合作。——103。

柯克斯,威廉(Coxe, William 1747—1828)——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04年起为威尔特郡的大助祭;历史文件的收藏者和出版者。——20。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52、322。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马克思的朋友。——694。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3、137、153、154。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 Gustav Eduard 179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曾为大学生联合会会员,1824—1826年被监禁,1828年起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1837年起任主编。——658、660、667。

科尔夫,海尔曼(Korff, Hermann 生于1825年)——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1848年6月—1849年4月);后流亡美国。——530。

科尔奈利乌斯,威廉(Cornelius, William)——德国政论家,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马克思的熟人。——111、113、143。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

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128。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Collet, Collet Dobson)——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和月报《外交评论》的编辑(1856—1877)。——77—78、82—84、95、99、135—136、167—168、335、614、618、620、635。

科林——见坎伯尔·科林·克莱德男爵。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ścielski, Waldysław 1818—1895)——波兰民主主义者,波森(波兹南)184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后流亡柏林,同《新莱茵报》编辑部有联系;50年代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任将军。——132。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311、385、392—393、415、467、551、556、559、568、581、602、603、606、615—618、637、639、648、688、696。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科滕多夫男爵(Cotta, Johann Georg Freibe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32—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知识界晨报》。——441、658、660。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387。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34、36、143。

克拉普卡,乔治(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50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1867年大赦后回到

匈牙利。——393、551、637、648。

克拉普罗特，亨利希·尤利乌斯(Klaproth, Heinrich Julius 1783—1835)——德国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关于亚洲各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方面的著作。——31。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 Johann Jacob 1817—约1897)——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60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583。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力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e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冯·格奈泽瑙的参谋长。——237、294、298。

克劳谢，乔治(Crawshay, George)——19世纪50年代英国新闻工作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自由新闻》的撰稿人(1856—1860)。——584。

克鲁科维茨基，扬(Krukowiecki, Jan 1770—1850)——波兰将军，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任师长和华沙总督，1831年8—9月担任政府首脑的职务。——203。

克路斯，阿道夫(Cluß,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48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约·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脱离政治活动；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116、379、384、441、446、457。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218。

克洛蒂尔达，萨瓦公主(Clotilde, Princesse de Savoie 1843—1911)——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女儿，1859年起为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的妻子。——455、464。

克尼希斯瓦特，马克西米利安(Koenigswarter [Königswaerth], Maximilien 1815—1878)——法国银行家，立法团议员(1852—1863)。——109。

克斯特尔，亨利希(Köster, Heinrich 1807—1881)——德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

斐·拉萨尔和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430、432。

克斯特里茨(Kösteritz)——杜塞尔多夫检察长，曾参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27、28。

肯宁安姆，威廉(Coningham [Conningham], William 生于1815年)——英国议会议员，激进派；反帕麦斯顿的抨击性文章《英国的背叛》的作者；1858年2月为宪章派代表会议的代表。——133、251。

库霍尔恩(科霍尔恩)男爵，梅诺(Coehoorn, Menno, baron van 1641—1704)——荷兰将军，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筑城学方面的著作。——299。

库克(Cooke)——曼彻斯特牛津路一家大纺织厂(牛津路特威斯特公司)的厂主。——254。

库特尔，威廉(Kutter, Wilhelm 19世纪)——曼彻斯特阿德斯—普赖尔贸易公司的合伙人。——516。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斯摩棱斯克公爵(Кутузов,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Смоленский, князь 1745—1813)——俄国统帅，陆军元帅，俄土战争和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年任俄军总司令。——197。

L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217、526、527。

拉多维茨，约瑟夫·玛丽·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威廉·冯(Radowitz, Joseph Maria Ernst Christian Wilhelm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匈牙利人，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右派。——487。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40、156、302、306、380、402、409、572、677、682、686、692、693。

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画家。——672。

拉夫(Love 19世纪)——格拉斯哥的书商。——571。

拉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

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 年起为元帅；曾以威灵顿的大本营参谋身份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 和 1815），曾任总司令部军务秘书（1827—1852），军械总长（1852—1854），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25、26、358。

拉勒斯泰特，斯温·古斯塔夫（Lallerstedt, Sven Gustaf 1816—1864）——瑞典政论家和历史学家。——110。

拉雷男爵，费利克斯·伊波利特（Larrey, Félix-Hippolyte, baron 1808—1895）——法国外科军医，拿破仑第三的私人医生；1858 年 1 月曾医治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事件中被炸伤的人。——312。

拉马尔摩拉侯爵，阿尔丰索·费雷罗（La Marmora, Alfonso Ferrero, marchese di 1804—1878）——意大利将军和国务活动家，皮埃蒙特陆军大臣（1848、1849—1855 和 1856—1859），1855 年任克里木撒丁军团指挥官，首相（1859—1860 和 1864—1866）。——372。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 年 6—12 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 年返回法国；1860 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108、213。

拉纳，让（Lannes, Jean 1769—1809）——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95、196、198、208。

拉普人——见安德斯，亨利希。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27—29、33、41、42、45、56、155—156、274、276—277、289、291—292、295、302、305、308、310、314—315、317、325、329、332、345、356、370、381—382、385—389、393、409—410、430、459、461、463、464、468—469、471、477—478、480—482、484—487、490—492、494、498、499、502、503、507—509、511—512、524、528—530、537—538、547、549、551—552、555、557、560—561、563、567—568、575、583、588、608、612、619、629、631、637、640、653、659、665—666、689、

698。

拉塔什,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š,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1854),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36。

拉扎尔——见拉萨尔,斐迪南。

莱奥,亨利希(Leo,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28年起任哈雷大学教授。——25。

莱顿,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Kosmos Damian 约生于1795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77。

莱斯托克,安东·威廉(L'Estocq,Anton Wilhelm 1738—1815)——普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06—1807)。——195。

莱瓦尔德,芬妮——见施塔尔,芬妮。

莱维,古斯塔夫(Levy,Gustav 1832—1888以后)——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1856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派到伦敦拜见马克思。——17、27—30、37、45、51。

莱维,伊萨克——见罗登堡,尤利乌斯。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314。

莱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Sir Auste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起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大臣助理(1861—1866),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77—1880),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855)。——129。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海涅的秘书(1850—1855),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86。

莱茵兰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heinländer,Georg Friedrich)——德国商人,巴黎流亡者同盟盟员,后侨居伦敦。——488。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70年回到法国。——114、335、586、654。

兰多尔，瓦尔特·萨维奇（Landor，Walter Savage 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和评论家，1858年曾被怀疑参与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事件。——350。

朗道夫，皮埃尔·弗朗索瓦（Landolphe，Pierre-François 1809—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71年回到法国。——434、442。

朗格（Lange，W.L.）——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人民报》（伦敦）收订代办人之一。——590。

朗热隆伯爵，路易·亚历山大·安德罗（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Langeron，Louis-Alexandre Andrault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Graf 1763—1831）——俄国将军，原系法国人，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15、216。

朗兹，威廉（Lowndes，William 1652—172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财政部大臣（1695年起）。——460。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 Jones，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258、460。

勒尔根（勒尔兴），约翰·亚当（Löllgen[Löllchen]，Johann Adam）——德国商人，科隆一家啤酒店老板（19世纪40年代）。——583。

勒费弗尔，弗朗索瓦·约瑟夫，但泽公爵（Lefebvre，François-Joseph，duc de Dantzig 1755—1820）——法国元帅，1799年任多瑙河部队指挥官，雾月十八日政变时任巴黎卫戍部队司令，1800年起为参议员，1806—1807年同普鲁士作战时任禁卫军指挥官，1808年西班牙战争中任第四军军长，1809年同奥地利作战时任巴伐利亚部队指挥官。——199。

勒克莱尔（Leclerc 19世纪）——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420。

勒穆瓦讷（Lemoine）——法国新闻工作者，《公道报》主编；波拿巴的代理人。——225、228。

勒特（吕特），爱德华·马克西米利安（Röth [Rüth]，Eduard Maximilian 1807—1858）——德国语文学家和哲学家。——97。

勒韦，威廉，卡尔伯的勒韦（Löwe，Wilhelm，Löwe von Calbe 1814—1886）——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左派，"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8—1849年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 年大赦后回到德国;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81);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9。

勒兹根,查理(Roesgen,Charles)——英国商人,曾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111、126、282、294。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

雷恩—霍普金森公司(Wren & Hopkinson)——英国一家公司。——642。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Charles-François-Marie,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7。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301、418、420。

雷文特洛——见奥托-雷文特洛,卡尔·克里斯蒂安。

雷希贝格伯爵,约翰·伯恩哈德(Rechberg,Johann Bernhard,Graf von 1806—189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首相(1859—1860)和外交大臣(1859—1864)。——536。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娜(Liebknecht,Ernestine 1833—1867)——威·李卜克内西的妻子。——83、405。

李卜克内西,里沙德·卡尔·威廉(Liebknecht,Richard Karl Wilhelm 1856—1857)——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41。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 年 5 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 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 和 1890—1900);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6—27、32、41、83、144、262、413—414、442、540—543、547、549、551、560、566、578、580、590、591、593、613—615、618、620、633—635、658、660、664、667—668、691—692。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327、342 — 343、346、362、459 — 460、483 — 484。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368。

李维，梯特（Livius，Titus 公元前 59—公元 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的作者。——355。

里宾特洛甫，阿道夫（Ribbentrop，Adolf）——普鲁士法院陪审员，19 世纪 50 年代流亡巴黎。——434。

里德公司（Reid，T.S.& Co.）——英国德比的缫丝公司。——241、271。

里珀达，约翰·威廉（Ripperda，Johan Willem 1682—1737）——荷兰冒险家，1715—1726 年曾在西班牙供职，国王菲力浦五世曾授予他大公和公爵的封号，并任命他为大臣。——11。

里普利，罗斯韦尔·萨宾（Ripley，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事著作家，军官，1861 年起为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192。

里普利，乔治（Ripley，George 1802—1880）——美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1849 年起）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1857—1863）。——192。

里士满（Richmond）——博格诺的牧师，1857 年威·皮佩尔在他的学校任教。——151、155。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Richard von Greiffenklau 1467—1531）——特里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参加镇压 1522—1523 年的骑士起义和 1525 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里尔的理查的原型。——514、533。

利德尔（Liddle）——英国工厂主。——244。

利尔（Lisle）——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612。

利夫赛，约瑟夫（Livesay，Joseph 1794—1884）——英国企业主，慈善家。——320。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伦敦的德国医院的医生。——218。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 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03、126、

129。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66、576、586、591、605—606、608、611、622。

林德—特拉本贝格公司(Linde & Trappenberg)——德国巴门服饰用品生产公司。——271。

林克(Link)——1859年侨居曼彻斯特，德国人。——645、646。

林肯巴赫(Linkenbach, P.)——恩格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642。

琳蘅——见德穆特，海伦。

琳娜——见舍勒尔，卡罗琳。

娄，罗伯特(鲍勃)，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58和1868—1873)和内务大臣(1873—1874)。——126、129、133、137。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1、61、96—97、120、128、250、275、433、448、483、632。

卢格，阿格奈斯(Ruge, Agnes 1814—1894以后)——阿·卢格的妻子。——250。

卢卡努斯(马可·安涅乌斯·卢卡努斯)(Marcus Annaeus Lucanus 39—65)——罗马诗人。——536。

鲁宾逊,斯密斯·菲力浦斯(Robinson,Smith Phillips 约 1808—1885)——反谷物法同盟名誉书记。——138。

鲁宾逊,泰莉莎·阿尔伯蒂娜·路易莎(Robinson,Therese Albertine Luise 1797—1870)——德国女作家,以笔名塔尔维而闻名,曾将塞尔维亚民歌译成德文。——23、32、149。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鲁普斯)。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25、501、514。

路特希尔德、卡尔·阿尔弗勒德(Rothschild,Karl Alfred 1842—1897 以后)——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莱·路特希尔德的儿子,威·皮佩尔的学生(1850—1852),后为银行家。——65。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281。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James,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161。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8、98、203、231—233、279、495。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459。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 和 1815—1824)。——24。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60 年以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斐·拉萨尔的朋友。——155、172、179、293、584。

罗伯尔,西普里安(Robert,Cyprien 生于 1807 年)——法国政论家和语文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斯拉夫语和斯拉夫文学教授(1845—1857)。——21、24。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30、666。

罗登堡,尤利乌斯(Rodenberg,Julius 原名约埃尔·莱维 Joel Levi 1831—1914)——德国诗人和政论家,1856—1862年曾游历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419。

罗赫纳(Lochner)——格·罗赫纳的妻子。——691。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40、691。

罗杰斯,约翰(Rogers,John 19世纪)——英国警探,1858年4月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西蒙·贝尔纳事件的审判案。——370。

罗素,威廉·霍华德(Russell,William Howard 1820—1907)——英国新闻工作者,曾任《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1861—1862)。——371。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John,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1841),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143—144、503。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523。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60。

M

马迪埃·德蒙若,爱德华(Madier de Montjau,Édouard)——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8月起流亡英国,并成为当地的企业主。——681。

马尔伯爵,约翰·厄斯金(Mar,John Erskine,Earl of 1675—1732)——苏格兰国务活动家,1715年领导苏格兰詹姆斯派——英国王位追求者詹·斯图亚特的拥护者——的起义。——10。

马尔库斯(Marcus,H.J.)——曼彻斯特席勒协会会员。——630、645。

马尔蒙,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Marmont,August-Frédéric-Louis de 1774—1852)——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为查理十世军队的指挥官。——197。

马更些,乔治(Mackenzie,George)——英国外交家,曾任驻俄国彼得堡公使(1710—1715)。——10。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223。

马克思,埃德加(穆希)(Marx,Edgar [Musch] 1847—1855)——马克思的长子。——72、262。

马克思,埃米莉(Marx,Emilie 1822—1888)——马克思的三妹,1859年同约·雅·康拉第结婚。——433。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Marx,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三女儿。——72。

马克思,罕丽达(Marx,Henriette 父姓普雷斯堡 Presburg 1788—1863)——马克思的母亲。——404—406、408、414、419、422、425。

马克思,亨利希·吉多(小福克斯)(Marx,Heinrich Guido[Föxchen] 1849—1850)——马克思的二儿子。——72。

马克思,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37、41、45、68、69、82、145、260—261、263、265、369、379、629、674、681—690、694—697、700。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马克思的大女儿,沙·龙格的妻子(1872年起)。——40、156、157、296、302、306、380、402、409、572、672、677、682、686、690、692—693、700。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Eleanor [Tussy] 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伴侣(1884年起)。——153、156、392、394、405、420、682、685、

691、692。

马拉霍夫斯基，卡济梅日（Małachowski，Kazimierz 1765—1845）——波兰将军，波兰1830—1831年起义时任师长，1831年8月起任波兰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203。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James Howard Harris，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522。

马尼昂，贝尔纳·皮埃尔（Magnan，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里昂（1831和1849）、里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及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为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是参议员。——310。

马涅，皮埃尔（Magne，Pierre 1806—1879）——法国国务活动家，曾任财政大臣（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369。

马切约夫斯基，瓦茨拉夫·亚历山大（Maciejowski［Macejowski］，Wacław Aleksander 1793—1883）——波兰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写有许多波兰史和斯拉夫国家法律史方面的著作。——103。

马塞纳，安德烈（Masséna，André 1756—1817）——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1814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198、201、212。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173、335、420、423、427、467、487、551、556、567、588、654。

玛蒂尔达——见海涅，玛蒂尔达。

迈奥尔，爱德华（Miall，Edward 1809—1881）——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非国教徒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教会的斗争；议会议员（1852—1857和1869—1874），《非国教徒》报

编辑(1841—1879),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137、320。

迈斯纳,阿尔弗勒德(Meißner,Alfred 1822—1885)——奥地利—波希米亚诗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自由主义者。——86、629、645。

麦克拉伦,詹姆斯(Maclaren,Jame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384。

麦克唐纳,雅克·埃蒂耶纳·约瑟夫·亚历山大(Macdonald,Jacques Étienne-Joseph-Alexandre 1765—1840)——法国元帅,曾多次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799年在意大利远征和瑞士远征期间为法军总司令;拿破仑第一退位后,为波旁王朝服务,1816—1830年在宫廷中任要职。——199。

麦克唐纳公司(Macdonald D.and J.)——英国一家贸易公司。——271、286。

麦克亚当,约翰(McAdam [MacAdam],John)——英国新闻工作者。——616。

曼斯菲尔德,威廉·罗泽,桑德赫斯特男爵(Mansfield,William Roser,Baron Sandhurst 1819—1876)——英国将军,1855—1856年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军事参赞。——35。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43、467、493、563、574。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44。

毛伦布雷谢尔——见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梅恩,理查(Mayne,Richard 1796—1868)——英国警官,1850年起任伦敦警察局长。——308。

梅尔克男爵,恩斯特(Merck,Ernst Freiherr von 1811—1863)——德国商人,1848—1849年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帝国财政大臣;汉堡参议院议员。——269、286。

梅尔克公司(Merck,H.J.& Co.)——德国汉堡贸易公司,在曼彻斯特设有一家分公司。——269、270。

梅克伦堡公爵夫人——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

梅克伦堡公爵——见卡尔-莱奥波德。

梅雷伊．奥古斯特·舍普夫(Merei，August Schoepf 1804或1805—1858)——匈牙利医生，1850年起流亡英国；曼彻斯特儿童医院的创建人和负责人。——395。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ławski，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森(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森(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93、97、103、110、126、129。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85、393。

梅维森．爱利莎·冯(Mevissen，Elise von 父姓莱顿 Leiden 1822—1857)——科·达·莱顿的女儿，古·冯·梅维森的妻子。——277、265。

梅维森．古斯塔夫·冯(Mevissen，Gustav von 1815—1899)——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莱茵报》撰稿人，与报纸编辑部关系甚密，莱茵报社股东；1847年普鲁士联合议会中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言人，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创办人(1848)和经理。——43、265。

梅休．霍拉斯(Mayhew，Horace 1816—1872)——英国新闻工作者和幽默作家，写有许多幽默故事和剧本；为各种英国杂志撰稿。——110。

梅因．爱德华(Meyen，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1、128、538、635、637、638。

门德尔，赛姆(Mendel，Sam 1812—1884)——英国商人。——242。

门德斯-达科斯塔公司(Mendes da Costa and Co.)——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71。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

子。——7。

蒙蒂斯——见约翰·蒙蒂斯公司。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Theodor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柏林大学教师;写有关于古罗马史的著作。——154、355。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Charles Forbes,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领袖;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439。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460、484。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Adam Heinrich,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4。

米尔巴赫,奥托·格尔哈德·卡尔·冯(Mirbach,Otto Gerhard Karl von 1804—1867)——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和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埃尔伯费尔德安全委员会最高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77、81、686。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37、52、54、55、75、119、120、128、162—163、165。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Miklosich,František 1813—1891)——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洛文尼亚人;曾任维也纳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授(1849—1886);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492。

米尼希伯爵,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夫(Münnich,Burkhard Christoph Graf von

1683—1767)——俄国将军和军事工程师，后为元帅，德国人；原在法国军队和波兰—萨克森军队中任职，1721 年到俄国军队供职，1728 年任俄军总司令，1732 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俄土战争期间任克里木和摩尔多瓦俄军指挥官(1735—1739)；战争结束后回到圣彼得堡，在政府中任要职，1742 年被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流放西伯利亚，1762 年彼得三世把他从流放地召回，任波罗的海港口总监。——4。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 [Münzer], Thomas 1490 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25、514。

明希豪森男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哲罗姆(Münchhausen, 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Freiherr von 1720—1797)——德国乡绅，以擅讲故事闻名。——154。

缪弗林男爵，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Mü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Freiherr von 1775—1851)——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9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公使。——207、215、216、237。

缪拉特，约阿希姆(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 年任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拿破仑第一的妹夫。——198。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71、341、433。

莫布雷(Mowbray 19 世纪)——英国演员。——691。

莫尔蒂埃，爱德华·阿道夫·卡齐米尔·约瑟夫(Mortier, Édouard-Adolphe-Casimir-Joseph 1768—1835)——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99。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 和 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同母异父的弟弟。——8、43、101、114、127、352、353。

莫克尔——见金克尔，约翰娜。

莫雷尔,约翰·丹尼尔(Morell,John Daniel 1816—1891)——英国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1848—1876年任学校视察员。——645。

莫里哀(Moliè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610。

莫泽斯——见赫斯,莫泽斯。

莫泽茵——见赫斯,西比拉。

穆罕默德-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Mehmed Fuad Pasha [Fuad Effendi] 1815前后—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8年是驻多瑙河两公国的政府专员,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3)和总理大臣(1861—1866)。——35。

穆罕默德-路西德帕沙(Mehmed Rushdi Pasha 1809—1882)——土耳其军官和国务活动家,50—60年代屡任陆军大臣。——35。

穆腊耳特,爱德华·德(Muralt,Edouard de 1808—1895)——瑞士神学家和历史学家,1837年起为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神学手稿和神学书籍的保管员;写有拜占庭编年史编纂方面的著作。——4。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460。

穆尼奥斯-贝纳文特,何塞(普切塔)(Muñoz Benavente,José [Pucheta] 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的参加者,马德里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一,1856年六月事件中领导马德里的工人武装队伍,在战斗中牺牲。——76。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102、103、149、195—197、200—201、204、208—209、212、215—217、322、332、409、556、578、581。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6—8、38、53、59、62、94、97—98、100—101、108—109、113—114、127、129—130、132、161—162、176、190、203—204、218、231—232、257、259、278—282、309—312、320、322、324、326、331、333、344、349—353、357—358、370、372、384、408、412、429、434、448、463—466、

468、479、491、495、509、520—523、526、530、538—539、555—556、562、567—568、572—573、577—578、581、593—595、618、639、648、654、661、671、685。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纳比希.莫里茨(Nabich.Moritz 1815—1893)——德国长号演奏家,50 年代初侨居伦敦。——691。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Si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344。

纳特.戴维(Nutt.David 死于 1863 年)——英国书商和出版商。——275、325、502。

奈,米歇尔,埃尔兴根公爵.莫斯科亲王(Ney,Michel,duc d'Elchingen,prince de la Moscova 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98、209。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Stephan Adolf)——德国商人,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经理、1849 年 4 月起为发行负责人,1850 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251。

内格里埃,弗朗索瓦·玛丽·卡齐米尔(Négrier,François-Marie-Casimir 1788—1848)——法国将军,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及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213。

内拉蒂乌斯·普里斯库斯(Neratius Priscus 100 前后)——罗马法学家。——389。

尼古拉,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国作家、出版商和书商,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对康德和费希特。——15。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20、527、539、571。

尼扎尔,让·玛丽·拿破仑·德西雷(Nisard,Jean-Marie-Napoléon-Désiré 1806—1888)——法国评论家和文学史家,50 年代在索尔邦纳任教授。——7。

诺盖特—威廉斯(书店)(Norgate and Williams)——伦敦一家书店。——17。

诺里斯,约翰(Norris,John 1660 前后—1749)——英国海军上将,1719—1721 年任波罗的海分舰队司令,该舰队曾帮助瑞典反对俄国。——110。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年11月—1851年5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583。

O

欧门,彼得·雅科布·哥特弗里德(Ermen, Peter Jakob Gottfried 1811—189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47、125、177、417、458、642、644、673。

欧门—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曼彻斯特的一家股份公司,恩格斯是该公司股东之一。——47。

欧仁——见波拿巴,欧仁·路易·让·约瑟夫。

P

帕多瓦公爵夫人——见阿里吉·德·卡萨诺瓦,帕多瓦公爵夫人。

帕里什,亨利·黑德利(Parish, Henry Headley)——英国历史学家。——144。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8、25、56、67、97—98、126、129—130、132—133、135、137—140、143、155、162、275、277、308、325、330、332、334、336、343、358、422、424、443—444、448、473、491、495、503—505、509、521—522、525—527、570、574、628、634、657、666。

帕姆——见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帕特库尔,约翰·莱茵霍尔德·冯(Patkul, Johann Reinhold von 1660—1707)——利夫兰贵族,外交官,1698年起为萨克森—波兰效力,1701年起在俄国供职,1705年任俄国公使时在萨克森—波兰被监禁,又被引渡瑞典,后被处死。——574。

帕托男爵,埃拉斯穆斯·罗伯特(Patow, Erasmus Robert, Freiherr von 1804—1890)——普鲁士国家官员,曾任商业大臣(1848)、财政大臣(1858—1862)。

——463。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数度入阁，第二共和国时期是财政部长(1848—1849)。——233。

潘策尔(Panzer, H.C. 19世纪)——曼彻斯特的流亡者。——623。

潘恩，安妮(Payne, Annie)——英国芭蕾舞演员。——142。

潘缪尔男爵，福克斯·莫尔(Panmure, Fox Maule, Baron 1801—187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军务大臣(1846—1852)和陆军大臣(1855—1858)。——25、36—37。

庞杜，约翰(Pondu, John)——曼彻斯特的商人。——286。

培尔，皮埃尔(Bayle, Pierre 1647—1706)——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学和思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325。

佩尔采尔，莫尔(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617。

佩尔采尔，莫里茨——见佩尔采尔，莫尔。

佩尔坦，皮埃尔·克莱芒·欧仁(Pelletan, Pierre-Clément-Eugène 1813—188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时期曾在法国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反波拿巴的文章。——53。

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贝·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336。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iss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冈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353、357、384、388、389、466。

佩托，赛米尔·莫顿(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英国企业主，从事铁路建筑；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6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

141。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362、459。

皮阿，费利克斯（Pyat，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者和编辑。——47—48、114、335—337、412、420、423、427。

皮博迪，乔治（Peabody，George 1795—1869）——美国大金融家，资产阶级慈善家，1837年起为伦敦一家银行的行长。——254、265。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该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23、130。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乔万尼（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 1463—1494）——意大利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431。

皮佩尔，威廉（Pieper，Wilhelm 1826—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返回德国，1892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9、16、27、40、41、45、51、53、56—57、61、65、75、77、81、83、86、95、118、144、149、151、155、205、207、274、282、295、296、308、426、427、469、504、550、682。

皮特，伦敦·金（Pitt，London King）——小威廉·皮特的堂兄弟，驻彼得堡的英国海外商馆的牧师。——21。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William，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21。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22、108—109、128、363、460—

461、484、562、654。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裔，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385、393、429、602、616、618、630、637、639。

普法伊尔伯爵(Pfeil, Graf)——普鲁士地主，普鲁士议会议员。——24、32。

普芬德(Pfänder 死于1889)——卡·普芬德的妻子。——691。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79、469、487、498、510、526、540、550、691。

普拉斯，昂利(Place, Henri)——法国金融家，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之一。——161。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119以后)——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325。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自由主义者；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德国博物馆》周刊(1851—1867)的出版者。——433、470。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罗科皮乌斯(凯撒里亚的)(Procopius of Caesarea 约499—565)——拜占庭历史学家，曾以维利萨里统帅顾问和秘书的身份参加多次军事远征，曾撰写《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集)一书，描写这些远征，反映不满查士丁尼皇帝的专制政策的奴隶主贵族的观点。——18。

普切塔——见穆尼奥斯-贝纳文特，何塞(普切塔)。

普特南，乔治·帕尔默(Putnam, George Palmer 1814—1872)——美国出版商和政论家，1853年起为《普特南氏月刊》的出版者。——106、116、120。

Q

齐茨，弗兰茨·亨利希(Zitz, Franz Heinrich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预备议会议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536。

齐奇克(Zitschke)——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60、63、76。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1714—1727)。——10。

切什科夫斯基伯爵，奥古斯特(Cieszkowski, August Graf 1814—1894)——波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黑格尔分子，1852年起为普鲁士议会议员。——539。

切斯特(Chester 人称波利·伊文思 Polly Evans)——141。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和政论家，职业是律师，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38、39、43、48、52、57、76、82、137、178、244、251、277、301、320、415、416、418、420、423、457、688。

琼斯，简(Jones, Jane 死于1857年)——厄·查·琼斯的妻子。——178。

琼斯，约翰·费利克斯(Jones, John Felix 死于1878年)——英国海军军官和军事地形测绘员；1855—1858年在布什尔(波斯)从事间谍活动。——135—136。

R

热尔米尼伯爵，沙尔·加布里埃尔·勒贝格(Germiny, Charles-Gabriel Le Bègue, comte de 1789—187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波拿巴主义者，法兰西地产信贷银行总经理(1854—1856)和法兰西银行总经理(1857—1863)。——184。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109、465。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

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583。

茹尔当，让·巴蒂斯特(Jourdan，Jean-Baptiste 1762—1833)——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统帅；法兰西共和国反对第一次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的参加者；统率驻西班牙的法国军队(1808—1814)，七月革命后任外交大臣。——199。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蒂耶纳(Geoffroy Saint-Hilaire，Étienne 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297。

若米尼，昂利(Jomini，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196—197、208—209、212、349、353。

S

萨德勒，约翰(Sadleir，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90。

萨尔费尔德(Saalfeld)——274。

萨克雷，威廉·梅克皮斯(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英国现实主义作家。——531。

萨莫(Samo 7世纪)——斯拉夫大公(623—658)，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一个西斯拉夫早期封建国家的创立者；631年击败了侵占斯拉夫国家边界的法兰克国王达哥贝尔特的军队。——23。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生产三要素”论。——460、482。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зонов，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40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多种杂志和报纸撰稿，《改革报》编辑。——87。

塞弗尔帕沙(塞弗尔贝伊)(Sefer Pasha [Sefer-Bey]，Zan Oglu 1795—1859)——切尔克西亚王公；听命于土耳其，曾参加俄土战争(1826—1828)；1855—1859年领导高加索山民同俄国作战。——130—131、132、376。

赛普尔斯，威廉(Cyples，William 1831—1882)——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

家，乌尔卡尔特分子，1856 年任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出版者之一。——56、73、75、78。

桑德威思，汉弗莱(Sandwith，Humphry 1822—1881)——英国外科医生，政论家；1853 年任《泰晤士报》通讯员；克里木战争期间在土耳其军队任军医负责人；1856 年返回伦敦。——26、32、43。

桑普森(萨姆森)，莱奥波德(Sampson [Samson]，Leopold)——曼彻斯特商人。——256。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5 年回到匈牙利。——602、606、615、637、639、648、696。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312、344。

沙法里克，帕维尔·约瑟夫(Šafářik，Pavel Josef 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18、22。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 年 2 月 8 日)的被告之一；1849 年 2—5 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48、384、387、400、401、438、475、547、550。

沙佩尔，克拉拉(Schapper，Klara 父姓霍珀 Hoppe 死于 1902 年)——卡·沙佩尔的第二个妻子。——475。

沙伊伯勒，卡尔·亨利希(Schaible，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691。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40、41、61、71、92、331、433、514、532—534、681、699。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13。

绍伊尔(Scheuer)——28。

舍尔巴托夫公爵，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Щербат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733—1790)——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1。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495。

舍勒尔，卡罗琳(琳娜)(Schoeler [Schöler]，Caroline [Lina] 1819—1891)——德国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5、83、401、409、416、470、474、582、583、681。

申克—苏歇公司(Schunck，Souchay & Co.)——英国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品贸易公司。——266。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90。

圣伊莱尔——见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蒂耶纳。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88。

施蒂纳-施米特，玛丽·威廉明娜(Stirner-Schmidt，Marie Wilhelmine 父姓登哈尔特 Dähnhardt 1818—1902)——麦·施蒂纳的妻子。——88。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后侨居泽西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

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1857 年侨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2、143、191、206、224—227、233—234、237、260、261、263、265、277、292、300、302、305、311、318、319、328、357、378、392、686。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60 年代拥护俾斯麦；康·施拉姆的哥哥。——226、227、234、300、305、328、329、378、392、423、437、448、563、612。

施莱登，马蒂亚斯·雅科布(Schleiden，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380、395、693。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Alexander 1807—1885)——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1848 年 6 月、1849—1850 和 1858—1861)。——634、654、699。

施勒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Schlözer，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德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1761—1769 年居住在俄国，写有关于斯拉夫历史和语文学方面的著作。——18—19。

施勒德，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Schröder，Christian Matthias 1812—1892)——德国银行家，汉堡一家大银行的经理，于 1857 年底破产；约·亨·施勒德的兄弟。——255、265。

施勒德，约翰·亨利(Schröder，John Henry 1784—1883)——英国银行家，原系德国人，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经理。——255、265。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德堡学派的领袖。——72、204。

施米德，恩斯特·埃尔哈德(Schmid，Ernst Erhard 1815—1885)——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380、693。

施奈德第二，卡尔(Schneider II，Karl)——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 年是科隆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 年 2 月 7 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后脱离政治活动。——674。

施努雷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冯(Schnurrer，Christian Friedrich von

1742—1822)——德国神学家和东方语文学家,写有符腾堡的斯拉夫印刷术方面的著作。——19。

施佩克(Speck,W.)——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曾与W.拉文同为伦敦一家德国餐馆的老板;1859年在《人民报》编辑部负责经济事务。——566、611、692。

施塔尔,芬妮(Stahr,Fanny 父姓莱瓦尔德 Lewald 1811—1889)——德国女作家,曾加入青年德意志;在小说中主张妇女解放和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阿·威·泰·施塔尔的妻子。——467。

施泰因,马克西米利安(Stein,Maximilian 1811—1860)——奥地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任革命军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改名费尔哈德帕沙;曾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385。

施泰因塔尔,古斯塔夫(Steinthal,Gustav)——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91、120、121、124、591。

施特芬,威廉·卡尔(Steffen,Wilhelm Karl)——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1853年流亡英国;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1858年迁居美国。——46、51、149、151、155、170、172、179、206、207、226、250、262、470、544、571。

施特劳斯夫人——见施特劳斯-沃尔,让娜特。

施特劳斯-沃尔,让娜特(Strauß-Wohl,Jeannette 1783—1861)——路·白尔尼的女友。——39。

施特里特尔,约翰·哥特黑尔夫(Stritter,Johann Gotthelf 1740—1801)——俄国历史学家,德国人;写有斯拉夫民族和古代俄罗斯历史方面的著作。——18、20。

施特龙,威廉(Strohn,Wilhelm)——1849年为科隆工人教育协会会员,50年代初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86、101、542、569、580、586、587。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亨利希(Strodtmann,Adolph Heinrich 1829—1879)——德国作家和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1856年流亡美国,写有约·哥·金克尔的传记。——437、673。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

关的首脑。——38、73、462、463、652、671、674。

施梯伯第二(Stieber II)——51。

施托库姆,弗兰茨·奥古斯特·冯(Stockum,Franz August von)——德国商人,埃·哈茨费尔特-维尔登堡伯爵离婚诉讼案的辩护人;1855 年因有伪造行为被监禁。—— 27、28。

施瓦尔岑堡公爵,卡尔·菲力浦(Schwarzenberg,Karl Philipp Fürst von 1771—1820)——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1813—1814)。——197。

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Theodor 1810—1882)——德国动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同植物学家马·施莱登共同奠定了细胞学说的基础。——395。

司各脱,瓦尔特(Scott,Walter 1771—1832)——英国诗人和作家,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518。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 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 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 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鼓吹素食主义;1862 年返回德国。——436、536。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83。

斯蒂芬斯(斯蒂文斯),约翰·爱德华(Stephens [Stevens],John Edward)——英国银行家,伦敦银行和东方银行的经理之一,1857 年底因进行金融投机活动而受法院审讯。——271。

斯蒂文斯——见斯蒂芬斯(斯蒂文斯),约翰·爱德华。

斯勒尔,巴尔塔扎尔(Slör,Balthasar)——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参加者,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朋友和顾问,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巴尔塔扎尔·斯勒尔的原型。——513、514、533。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42、459、460。

斯密斯(Smith)——178。

斯塔尼斯拉夫二世——见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

斯特拉恩.威廉(Strahan.William 约生于1808年)——英国银行家,1855年6月破产,因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90。

斯特拉恩-保罗-贝茨银行(Strahan,Paul & Bates)——英国一家银行,1855年破产。——90。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Stratford Canning,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议会议员(1828—1841);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5—1828和1841—1858)。——34、36、38。

斯特奇.约瑟夫(Sturge,Joseph 1793—1859)——英国农场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320。

斯图亚特.查理·威廉(Stewart,Charles William 1778—1854)——英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1813—1814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201。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Henry Robert,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60。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363、459、460。

斯托克.福斯特(Stalker,Forster 死于1857年)——英国将军,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中任英国陆军司令,后自杀。——162。

斯托克奎勒,乔基姆·海沃德(Stocqueler,Joachim Hayward 1800—1885)——英国新闻工作者,军事百科的编纂者。——164。

斯旺 见桑德威思,汉弗莱。

斯温伍德(Swingwood)——182。

斯沃博达,瓦茨拉夫·阿洛伊斯(Swoboda[Svoboda],Václav Alois 1791—1849)——捷克语文学家和诗人,曾将捷克民歌译成德文。——23、31。

苏尔特,尼古拉·让,达尔马提亚公爵(Soult,Nicolas-Jean,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

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198、208。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Faustin 1782—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1849 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322、495、522。
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 [Zoroaster] 约公元前 628—551)——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79。
索菲娅-多罗苔娅(Sophie-Dorothea 1687—1757)——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妻子。——13。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 497 前后—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310、485。

T

塔尔维——见鲁宾逊,泰莉莎·阿尔伯蒂娜·路易莎。
塔克尔(Tucker,E.)——英国出版商。——132、133、137。
塔朗迪埃,皮埃尔·泰奥多尔·阿尔弗勒德(Talandier,Pierre-Théodore-Alfred 1822—1890)——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协会》杂志的撰稿人;1870 年返回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876—1880、1881—1885)。——48、335—336。
塔西利埃(Tassilier)——法国印刷工人,1848 年 6 月起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在卡宴。——38。
泰奥多雷斯(Theodores)——1859 年 11 月 10 日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645。
泰耳斯,威廉(Theyls [Theylls],Willem)——荷兰外交官,18 世纪初任荷兰驻土耳其外交代表;曾为俄国政府执行各种外交任务,屡次为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缔结和约居间调停。——574。
泰勒,汤姆(Taylor,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50 年代为《笨拙》杂志的撰稿人,后为该杂志编辑(1874—1880);1854 年被任命为卫生委员会秘书;1860 年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140。
泰勒,詹姆斯·贝亚德(Taylor,James Bayard 1825—1878)——美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旅行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人(1844—1859)。——236、262。
泰列基伯爵,拉斯洛(Teleki [Teleky],László,Graf 1811—1861)——匈牙利政

治活动家和作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共和国驻法国代表.革命失败后仍留在法国.匈牙利议会议员。——648。

泰伦齐安·摩尔(Terentianus Maurus 2世纪)——罗马诗人。——531。

坦普尔——见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陶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Taube,Friedrich Wilhelm von 1728—1778)——奥地利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1763年起在政府任职。——18。

陶恩钦·冯·维滕贝格伯爵,博吉斯拉夫·弗里德里希·艾曼努埃尔(Tauentzien[Tauenzien] von Wittenberg, Bogislaw Friedrich Emanuel Graf 1760—1824)——普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1814)。——216。

陶森瑙,卡尔(Tausenau,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侨居美国。——21、556。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90前后—159)——罗马喜剧作家。——375、502。

特霍热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Tchórzewsky [Czorzewski], Stanisław 生于1821)——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一家书店的老板。——424。

特里尔大主教——见理查。

特鲁脊——见图鲁特。

特罗斯特,亚伯拉罕·爱德华·罗伯特(Troost, Abraham Eduard Robert 1816—1874)——德国商人,亚·特罗斯特父子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该公司在埃尔伯费尔德和曼彻斯特设有分公司。——286。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60、63、344、487、557。

特纳,杰克(Turner,Jack)——詹·阿·特纳的儿子。——142。

特纳,詹姆斯·阿斯皮诺尔(Turner,James Aspinall 1797—1867)——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60年代接近自由党,议会议员;曼彻斯特商会主席(1854)。——140、142。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

子手。——353。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1477—1576)——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画家。——159。

图尔恩埃桑,奥古斯特(Thurneyssen,Auguste)——法国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董事之一。——161。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123、152、343、460。

图鲁特(Touroute[Thouroute])——退伍的法国上校,侨居德国。——37、41—42、45、57。

托路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Tholuck,Friedrich August 1799—1877)——德国新教神学家,虔诚主义者;写有教会史方面的著作。——5。

托马佐·达·切拉诺(Tommaso da Celano 约死于1255年)——意大利修道士,很可能是圣歌《愤怒之日》的作者。——92。

W

瓦茨,约翰(Watts,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404。

瓦尔德奈,维克多(Valdenaire,Victor 1812—1881)——德国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105。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布(Wachsmuth,Ernst Wilhelm Gottlieb 1784—1866)——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书报检查官(1839—1842);写有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史方面的著作。——313。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隆纳(Walewski,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comt de 1810—186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驻伦敦大使(1851)、外交大臣(1855—1860);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53。

瓦列丽——见西莫南,威廉明妮·约瑟菲娜。

威尔克斯，华盛顿（Wilks，Washington 1826前后—1864）——英国政论家，《晨星报》的编辑。——133、137。

威尔逊，乔治（Wilson，George 1808—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工厂主，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主席。——138。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部财务次官（1853—1858）、印度财政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99、460、505。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352、409、423。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10。

威廉斯（Williams）——伦敦书商。——171、172、634。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William Fenwick，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议会议员（1856—1859）。——38。

威斯特，威廉（West，William）——马克思在伦敦居住时的房东。——180。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Westphalen，Edgar von 1819—1890）——德国法学家，马克思的同学，1846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7—1865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51、79、111、686、700。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85、409、683。

威斯特华伦，亨利希·格奥尔格·冯（Westphalen，Heinrich Georg von 1768—1855）——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伯父。——683、699。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Westphalen，Caroline von 1780—1856）——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74、78、683、699。

威斯特华伦，克里斯蒂安·亨利希·菲力浦·冯（Westphalen，Christian Heinrich Philipp von 1724—1792）——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斐迪南的秘书和朋友，七年战争的参加者，写有一部有关七年战争史的著作，燕妮·马克思的祖

父。——683。

威斯特华伦，约翰·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Johann Ludwig von 1770—1842）——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1816 年起），枢密顾问（1834 年起）；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683、699。

韦泽利，欧根（Wesely，Eugen 1799—1828）——奥地利诗人和作家，曾将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歌译成德文。——23。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85、90、120—121、124、275、328、456、479。

维尔特，卡尔（Weerth，Karl 1812—1889）——德国自然科学家，代特莫尔德文科中学教师，格·维尔特的哥哥。——120—121、124。

维尔特，威廉明娜（Weerth，Wilhelmine 1785—1868）——格·维尔特的母亲。——121。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罗马诗人。——11、384、430、487。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281、464、627。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 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48、420、423、446、447、457、458、547。

维斯，格奥尔格·爱德华（Wiß，Georg Eduard）——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 年前后侨居美国；1863 年为美国驻鹿特丹的领事；约·哥·金克尔的拥护者。——441。

维维安，罗伯特·约翰·哈西（Vivian，Robert John Hussey 1802—1887）——英国将军，1855—1856 年指挥刻赤半岛的一支土耳其军队。——35—36。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Louise 生于 1822 年）——约·魏德迈的妻子。——456。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

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同盟内部一度以"汉斯"的名字通信),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11、456、469、544、571。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436、543。

温德姆,查理·阿什(Windham,Charles Ash 1810—1870)——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6),1857—1858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曾指挥拉合尔英军(1857—1861)。——297、299、300、306。

温钦格罗德男爵,斐迪南·费多罗维奇(Винцингероде,Фердинанд Федорович,барон 1770—1818)——俄国将军,原系德国人,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216。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肖(Walpole,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336。

沃尔弗,斐迪南(Wolff,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106。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9、33、41、46、52、55、57、75、87、91、105、107、110、119、131、132、

145、146、149、154、155、157、159、163、165、174、175、188—191、238、256、260、262、271、274—277、282、283、287、291—292、295、302、303、306、317、319、332、336、340、348、354、370、376、379、385、386、388、389、394、395、409、410、413、415、416、418、422、425、426、428、429、439、440、443—445、456、474—475、528、542、544、545、549、560、563、569、578、580、585—587、591、597、601、605—606、618、621、626、628、630、638—639、661—663、669、672、681。

沃龙佐夫公爵，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1854）。——144。

沃伊格特，米库拉什（阿道克特）（Voigt，Mikuláš [Adauctus] 1733—1787）——捷克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捷克历史和语文学的古代文献收藏家。——18。

乌尔贝里—克拉默公司（Ullberg & Cramer [Ullberg & Kramer]）——在汉堡的瑞典贸易公司，于1857年底破产。——254、262。

乌尔菲拉（武尔菲拉）（Ulfilas [Wulfila] 311前后—383）——西哥特教会主教，曾实行哥特人基督教化，哥特字母的创始人，曾将圣经译成哥特语。——628。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5、77、78、80—81、83、91、94、106、113、133、139—140、144、343、363、505、523、570、573、574、588、594、603、607、614、634、637、649、656、666、688、691。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Ludwig 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539、638。

武尔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Wurm，Christian Friedrich 1803—185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527。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见卡拉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X

西博恩，威廉（Siborne，William 1797—1849）——英国军官和地形测绘员。——348。

西夫金父子公司(Sieveking.E and Son)——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68。

西勒姆·海尔曼父子公司(Sillam.Hermann.Son & Co.)——伦敦一家贸易公司。——268。

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 1810—1872)——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 年流亡瑞士;曾被缺席判处死刑,1866 年前往巴黎,后返瑞士蒙特勒。——39、79、109、128。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彼得堡(1851—1854)和维也纳(1855—1858)公使。——26。

西莫南,威廉明妮·约瑟菲娜(Simonin,Wilhelmine Joséphine 生于 1836 年)——法国女演员和作家。——388。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342。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5、325。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459。

希尔,格雷戈里(Hill,Gregorius)——19 世纪 50—60 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107、282。

希尔施费尔德,鲁道夫(Hirschfeld,Rodolph 19 世纪)——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新时代》和哥·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周刊。——541、567、632。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6、433、514、534、609、619、623—624、626、629—630、639、643、645—648、650、652—653、676、698。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德(Scharnhorst,Gerhard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活动家,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215、683。

小绿蒂——见恩格斯,夏绿蒂。

谢尔策尔,安德烈亚斯(Scherzer,Andreas 1807—1879)——德国政论家,职业是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

分裂后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1852 年 2 月）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1871 年底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言论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工人教育协会。——48、436、445、540、543、572、577、589。

辛普森，詹姆斯（Simpson，James 1792—1868）——英国将军，1855 年任克里木英军参谋长（2—6 月），后任总司令（6—11 月）。——25。

休厄尔—尼克公司（Sewells & Neck）——英国一家贸易公司。——254。

休谟，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460、484。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和 1849 年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441。

雪恩奈希，克里斯托夫·奥托（Schönaich，Christoph Otto 1725—1807）——德国诗人，叙事诗《海尔曼》的作者。——458。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 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117。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Jacobi，Friedrich 死于 1862 年）——德国法学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 年起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在腓特烈堡战役中阵亡。——354。

雅科布——见鲁宾逊，泰莉莎·阿尔伯蒂娜·路易莎。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

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149、274、393、485。

亚历山大——见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196、197。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15、108、571、671。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148。

杨，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体操运动的组织者；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540。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1—1723）——彼得一世的侄女，1716年起为梅克伦堡公爵卡尔-莱奥波德的妻子。——13。

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 1684—1727）——彼得一世的第二个妻子（1712年起），俄国女皇（1725—1727）。——12。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4、11。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149、275、325、382。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Peter Michael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4、21、56、64、105、178、181、185、228、456、526、548、647、695。

伊曼特，卡尔（Imandt，Carl 约生于1844年）——彼·米·伊曼特的侄子。——229。

伊文思，乔治·德·莱西（Evans，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25—26、361。

易卜拉欣·卡拉巴蒂尔（Ibrahim Karabatir 死于1858年）——切尔克西亚亲

王、塞弗尔帕沙的儿子；曾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376。
英格利斯，约翰·厄德利·威尔莫特(Inglis, John Eardley Wilmot 1814—1862)——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299。
尤赫，恩斯特·海尔曼(Juch, Ernst Hermann)——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漫画家，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巴黎，之后流亡伦敦，约·哥·金克尔的拥护者，1859—1869年任《海尔曼》周报编辑，后为该报所有者。——494、541—542、577、624、671、674、691。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1824—1886)——荷兰商人，开普敦书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441、473、475—476、481、489、513、596、603、617、697。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前后—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478、573。
于伦堡伯爵，卡尔(Gyllenborg, Carl Graf 1679—1746)——瑞典国务活动家，曾任驻伦敦公使(1715—1717)，1718年起任国务大臣和首相(1739—1746)。——12。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 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为参议员。——322。
约尔丹，约翰·克里斯托夫(Jordan, Johann Christoph 约死于1740年)——德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19。
约翰·蒙蒂斯公司(John Monteith & Co.)——英国格拉斯哥一家贸易公司。——271、286。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638。
约翰逊，赛米尔(Johnson, Samuel 1709—1784)——英国作家和语言学家，第一部英语详解辞典编者。——61。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汉斯·大卫·路德维希(York[Yorck]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21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215、216。
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York, Frederick August, Duke of 1763—

1827)——英王乔治三世的次子,1795年起为元帅,曾任英军总司令(1798—1809和1811—1827)。——52。

Z

赛勒尔,塞巴斯蒂安(Seiler,Sebastian 约1815—1890)——德国政论家,40年代初是魏特林主义者;1846年在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在巴黎任法国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50年代初流亡伦敦,1856年移居纽约,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支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5、26、27、32、39、40、44、51、52、56、387、440、686。

泽耳姆尼茨,胡果·冯(Selmnitz,Hugo von)——退伍的普鲁士军官,伦敦商人;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125。

扎梅耳松,阿道夫(Samelson,Adolf 1817—1888)——德国眼外科医生,持自由主义观点,1857年起侨居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席勒协会会员。——630、645。

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谓的詹姆斯三世(James Stuart,the so-called Stuart III 1688—1766)——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英国王位追求者。——10。

詹姆斯,埃德温·约翰(James,Edwin John 1812—1882)——英国律师,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59—1861),后为游记作家。——372。

詹姆斯,威廉(James,William 死于1827年)——英国军事著作家。——101。

祖泽—济贝特(Suse & Sibeth)——在伦敦的德国贸易公司。——254、48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623。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485。

奥兰多——见罗兰。

奥赛罗——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71。

B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258。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154。

布赖——歌德的剧本《谢肉节剧，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中的人物；淫荡的伪君子的典型。——658。

布理丝——古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的俘虏和情人，在特洛伊战争中，为了她，阿基里斯与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发生争吵。——623。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

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 000非利士人。——256。

F

斐尼狄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主人公。——40。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16。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110。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诺谑者，酒徒。——51、534。

J

加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427。
嘉布遣会士——席勒的三部曲之一《华伦斯坦的军营》中的人物。——645。

K

卡列班——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是个半人半怪的角色。——99。
科贝斯第——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39。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诗集》中的人物。——478。

L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也曾提到他。——135。

M

玛丽亚——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女主人公。——514、515。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651。

N

诺坦克尔，塞巴尔德——克·弗·尼古拉的小说《塞巴尔德·诺坦克尔先生的

生平和见解》中的主人公。——15。

P

普里亚普——古希腊神话中的土地神和果园神，肉体享受的袒护者。——13。

Q

乔纳森大哥——美国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是美国人或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这个称谓后来逐步被"山姆大叔"所取代。——258。

S

施洗约翰（约翰奈斯·巴蒂斯特）——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以前，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礼。——451。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513。

铁列西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盲人预言家，他预言过奥狄浦斯的悲惨命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人物。——485。

W

瓦什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319。

维斯瓦米特拉——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他渴求得到能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16。

Y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691。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部）中的人物。——623。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

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92、138、140、258、333、334、358、505、527、557。

Z

詹金斯——卑躬屈节者和谄媚者的典型，19世纪中叶在英国，人们特别把《晨邮报》称做詹金斯。——336。

文 献 索 引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惶恐》，载于1859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30号(The excitement in Ireland. In: NYDT. Nr.5530, 11. Januar 1859)。——444。

《报刊述评》，载于1859年6月4、25日，7月9、16日《人民报》(伦敦)第5、8、10、11期(Gatherings from the press. In: Das Volk. London. Nr.5, 4. Juni 1859; Nr.8, 25. Juni 1859; Nr.10, 9. Juli 1859; Nr.11, 16. Juli 1859)。——565、570、613、634。

《贝尔蒂埃》，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thier. In: NAC. Vol.3. 1858)。——202、313。

《贝尔纳多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nadotte. In: NAC. Vol.3. 1858)。——203、313。

《贝西埃尔》，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ssières. In: NAC. Vol.3. 1858)。——313。

《毕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ugeaud. In: NAC. Vol.4. 1859)。——313。

[《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载于1858年6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48号([Bonaparte's financial maneuvers—Military despotism.] In:

---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NYDT.Nr.5348,11.Juni 1858)。——384。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载于1858年4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87号(Bonaparte's present position.In:NYDT.Nr.5287,1.April 1858)。——354。
《玻利瓦尔-庞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livar y Ponte.In:NAC.Vol.3.1858)。——313、321、330。
《勃鲁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um.In:NAC.Vol.3.1858)。——192、202、211、313。
《布朗》,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own.In:NAC.Vol.3.1858)。——218、313。
《布里安》,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urrienne.In:NAC.Vol.3.1858)。——192、202、211、313。
《布吕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rune.In:NAC.Vol.4.1859)。——198、313。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载于1858年5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18号(Mr.Disraeli's budget.In:NYDT.Nr.5318,7.Mai 1858)。——375。
[《法国财政状况》,]载于1858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12号([The financial state of France.]In:NYDT.Nr.5312,30.April 1858)。——375。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1859年10月19日》,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0号([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r „Allgemeinen Zeitung",]19 Oct.1859.In:AAZ.Nr.300,27.Oktober 1859)。——627、634。
《媾和》,载于1859年7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98号(The peace.In:NYDT.Nr.5698,28.Juli 1859)。——573。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载于1858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8号([The question of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In:NYDT.Nr.5458,19.Oktober 1858)。——435。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载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汉堡)第139号附刊(Zum Prozesse von Carl Vogt contra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In:Die Reform.Hamburg.Nr.139,19.November 1859.Beil.)。——659。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Basel 1853)。——674。
《卡尔斯的陷落》,载于1856年4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671号(The fall

of Kars.In:NYDT.Nr.4671,8.April 1856)。——47、52。
《卡尔斯的陷落》,载于1856年4月5、12、19、26日《人民报》(伦敦)第205—208期(The fall of Kars.In:The People's Paper.London.1856.Nr.205,5.April;Nr.206,12.April;Nr.207,19.April;Nr.208,26.April)。——47、52。
《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载于1856年5月3日《自由新闻》(设菲尔德)第4期(Kars papers curiosities.In:The Free Press.Sheffield.Nr.4,3.Mai 1856)。——53。
《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载于1856年5月3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与罗瑟勒姆和巴恩斯利报》第279期(Kars papers curiosities.In:The Sheffield Free Press and Rotherham and Barnsley Advertiser.Nr.279,3.Mai 1856)。——53。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载于1858年6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44号([Lord Canning's proclamation and land tenure in India.]In:NYDT.Nr.5344,7.Juni 1858)。——384。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载于1859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48号(Kossuth and Louis Napoleon.In:NYDT.Nr.5748,24.September 1859)。——592、616、618、630、639、648、696。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载于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伦敦)第7卷第10期(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In:The Free Press.London.Vol.7.Nr.10,28.September 1859)。——603、606、608、615、618。
[《来自印度的消息》,]载于1857年8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91号([Indian news.]In:NYDT.Nr.5091,14.August 1857)。——686。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载于1858年6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52号(A curious piece of history.In:NYDT.Nr.5352,16.Juni 1858)。——393。
《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载于1858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09号(The French trials in London.In:NYDT.Nr.5309,27.April 1858)。——375。
[《欧洲的金融危机》,]载于1857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02号([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In:NYDT.Nr.5202,22.Dezember 1857)。——242、257。
[《欧洲的危机》,]载于1856年12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878号([The European crisis.]In:NYDT.Nr.4878,6.Dezember 1856)。——112。
《欧洲的战争前景》,载于1859年1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7号(The

war prospect in Europe. In: NYDT. Nr. 5547, 31. Januar 1859)。——448。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载于1857年7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75号(State of Europe—Financial state of France. In: NYDT. Nr. 5075, 27. Juli 1857)。——176。

[《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56。

《帕麦斯顿勋爵和1831年波兰起义》，载于《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1860年柏林版第2册(Lord Palmerston und die polnische Insurrection 1831. In: 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c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 H. 2. Berlin 1860)。——666。

《帕麦斯顿勋爵传》，载于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12日，2月9、16日《自由新闻》(设菲尔德)第12—14、18、19期(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In: The Free Press. Sheffield. 1855. Nr. 12, 29. Dezember. -1856. Nr. 13, 5. Januar; Nr. 14, 12. Januar; Nr. 18, 9. Februar; Nr. 19, 16. Februar)。——56、67。

《帕麦斯顿勋爵传》，载于[1856年]《〈自由新闻〉丛刊》(设菲尔德)第4、5[其实是5、6]期(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In: Free Press Serials. Nr. IV, V [vielm. V, VI]. Sheffield [1856])。——56、67。

《普鲁士的摄政》，载于1858年10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65号(The Prussian regency. In: NYDT. Nr. 5465, 27. Oktober 1858)。——428。

《普鲁士的战争前景》，载于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8号(The war prospect in Prussia. In: NYDT. Nr. 5598, 31. März 1859)。——495。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载于1858年10月23、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62、5465号(The King of Prussia's insanity. In: NYDT. Nr. 5462, 23. Oktober 1858; Nr. 5465, 27. Oktober 1858)。——428。

《普鲁士状况》，载于1858年11月3、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5475号(Affairs in Prussia. In: NYDT. Nr. 5471, 3. November 1858; Nr. 5475, 8. November 1858)。——428。

《普鲁士状况》，载于1858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97号(Affairs in Prussia. In: NYDT. Nr. 5497, 3. Dezember 1858)。——428。

《普鲁士状况》，载于1858年12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05号(Affairs in Prussia. In: NYDT. Nr. 5505, 13. Dezember 1858)。——428、432。

[《普鲁士状况》，]载于1858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17号([Af-

fairs in Prussia.]In:NYDT.Nr.5517,27.Dezember 1858)。——428。

《普鲁士状况》,载于 1859 年 2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48 号(Affairs in Prussia.In:NYDT.Nr.5548,1.Februar 1859)。——428。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Index zu den 7 Heften)。——385。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载于 1857 年 4 月 1 日《自由新闻》(伦敦)第 34 期(A traitor in Circassia.In:The Free Press.London.Nr.34,1.April 1857)。——140。

《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载于 1856 年 4 月 26 日《人民报》(伦敦)208 期(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Duke of York's monument.In:The People's Paper.London.Nr.208,26.April 1856)。——52。

《声明。1859 年 11 月 15 日于伦敦》,载于 1859 年 11 月 21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325 号附刊(Erklärung.London.15.November 1859.In:AAZ.Nr.325,21.November 1859.Beil.)。——659。

《18 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 1856 年 8 月 16、23 日,9 月 13、20 日,10 月 4 日,11 月 8、29 日,12 月 6、20 日;1857 年 2 月 4、18、25 日和 4 月 1 日《自由新闻》(伦敦)第 1、2、5、6、8、13、16、17、19、26、28、29、34 期(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In:The Free Press.London.1856.Nr.1,16.August;Nr.2,23.August;Nr.5,13.September;Nr.6,20.September;Nr.8,4.Oktober;Nr.13,8.November;Nr.16,29.November;Nr.17,6.Dezember;Nr.19,20.Dezember.-1857.Nr.26,4.Februar;Nr.28,18.Februar;Nr.29,25.Februar;Nr.34,1.April)。——67、78、168。

《18 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 1856 年 6 月 28 日,7 月 5、12、19 日《自由新闻》(设菲尔德)第 12—15 期(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In:The Free Press.Sheffield.1856.Nr.12,28.Juni;Nr.13,5.Juli;Nr.14,12.Juli;Nr.15,19.Juli)。——67、78。

《18 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 1856 年 6 月 28 日,7 月 5、12 日,8 月 2 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与罗瑟勒姆和巴恩斯利报》第 287—289、292 号(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In:The Sheffield Free Press and Rotherham and Barnsley Advertiser.1856.Nr.287,28.Juni;Nr.288,.5.Juli;Nr.289,12.Juli;Nr.292,2.August)。——67、78。

《维拉弗兰卡条约》,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4 号(The treaty of Villafranca.In:NYDT.Nr.5704,4.August 1859)。——573。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载于 1858 年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36号(Another strange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In: NYDT. Nr. 5436, 23. September 1858)。——415。

《新内阁》,载于1858年11月24、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9、5492号(The new ministry. In: NYDT. Nr. 5489, 24. November 1858; Nr. 5492, 27. November 1858)。——428、439。

《选举的结果》,载于1857年4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94号(Result of the elections. In: NYDT. Nr. 4994, 22. April 1857)。——144。

[《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载于1858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09号([The English Bank Act of 1844.] In: NYDT. Nr. 5409, 23. August 1858)。——415。

[《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载于1857年11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76号([The Bank Act of 1844 and the monetary crisis in England.] In: NYDT. Nr. 5176, 21. November 1857)。——229、257。

《意大利赢得了什么?》,载于1859年7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97号(What has Italy gained? In: NYDT. Nr. 5697, 27. Juli 1859)。——573。

《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载于1859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24号(Great trouble in Indian finances. In: NYDT. Nr. 5624, 30. April 1859)。——503、505。

《印度起义》,载于1857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82号(The revolt in India. In: NYDT. Nr. 5082, 4. August 1857)。——178。

《英法联盟》,载于1858年5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19号(The English alliance. In: NYDT. Nr. 5319, 8. Mai 1858)。——375。

[《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载于1858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14号([Commercial crises and currency in Britain.] In: NYDT. Nr. 5414, 28. August 1858)。——415。

《英国的震荡》,载于1857年1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83号(The British revulsion. In: NYDT. Nr. 5183, 30. November 1857)。——238。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载于1858年6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59号([Political parties in England—Situation in Europe.] In: NYDT. Nr. 5359, 24. Juni 1858)。——435。

《英国对入侵的恐慌》,载于1859年1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13号(The invasion panic in England. In: NYDT. Nr. 5813, 9. Dezember 1859)。——

661。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4日在伦敦发表》,载于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伦敦)第207期(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Delivered in London. April 4, 1856.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o. 207, April 19, 1856)。——48。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899。

《"真正的"英国大臣和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载于《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1859年柏林版第1册(Der „wahrhaft" englische Minister und Russland am Bosporus. In: 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c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 H. 1. Berlin 1859)。——666。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361、382、383、408、414、419、425、426、430、435、438、439、442、447、449、452、459—461、463、464、468、469、471、476、477、480、481、486、490、492、493、496、499、508、511、547、548、552、554、558、560—564、572、575、582、610、612、631、651、665、690、694、698。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伦敦)第5期([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rwort.] In: Das Volk. London. Nr. 5, 4. Juni 1859)。——480、561、589。

《致〈新时代〉编辑。一位德国的"民主主义者"和"诗人"多么善于把愉快的事和有益的事结合在一起》,[署名:]骗局的反对者,载于1858年7月17日《新时代》(伦敦)第4期(An den Redakteur der neuen Zeit. Wie ein Deutscher „Volksmann" und „Dichter" das Angenehme mit dem Nützlichen zu vereinigen weiß. [Gez.:] Anti-Humbug.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4, 17. Juli 1858)。——413。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The British and Chinese treaty. In: NYDT. Nr. 5455, 15. Oktober 1858)。——440。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下),弗·恩格斯编,1894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3. Buch 3: Th. 1. 2. Der Gesammtproc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4)。——152。

弗·恩格斯

《阿本斯贝格》,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bensberg. In: NAC. Vol. 1. 1858)。——165、175。

《阿尔布埃拉》,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buera. In: NAC. Vol. 1. 1858)。——165。

《阿尔登霍芬》,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denhoven. In: NAC. Vol. 1. 1858)。——166。

《阿尔及利亚》,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geria. In: NAC. Vol. 1. 1858)。——166、175、185、211、213。

《阿富汗》,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fghanistan. In: NAC. Vol. 1. 1858)。——165、175、182、192、687。

《阿卡》,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cre. In: NAC. Vol. 1. 1858)。——165。

《阿利马》,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ma. In: NAC. Vol. 1. 1858)。——175。

《阿利马河会战》,载于1854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The battle of the Alma. In: NYDT. Nr. 4219, 26. Oktober 1854)。——361。

《阿穆塞特炮》,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musette. In: NAC. Vol. 1. 1858)。——166。

《安特卫普》,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ntwerp. In: NAC. Vol. 1. 1858)。——166。

《奥兰群岛》,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and Islands. In: NAC. Vol. 1. 1858)。——165。

《爆炸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In: NAC. Vol. 3. 1858)。——313。

《比达索阿》,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idassoa. In: NAC. Vol. 3. 1858)。——305、313、336。

《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Po und Rhein. Berlin 1859)。——478、480、486、489、491、495、498、507、510、511、515、526、544、547、551、560、587、590、659。

《波斯和中国》,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Persia -

China. In: NYDT. Nr. 5032, 5. Juni 1857)。——157、158、162。
《博罗季诺》,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Borodino. In: NAC. Vol. 3. 1858)。——305—307、309、313。
《博马尔松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Bomarsund. In: NAC. Vol. 3. 1858)。——313、332、340、344、348、353。
《布达》,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Buda. In: NAC. Vol. 4. 1859)。——313。
《布雷西亚》,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Brescia. In: NAC. Vol. 3. 1858)。——313、332。
《布伦海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Blenheim. In: NAC. Vol. 3. 1858)。——305、306、313。
《步兵》,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 年版第 9 卷(Infantry. In: NAC. Vol. 9. 1860)。——583、584、599、601、607、618。
《CAPTAIN》,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Captain. In: NAC. Vol. 4. 1859)。——293、297。
《刺刀》,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2 卷(Bayonet. In: NAC. Vol. 2. 1858)。——313。
《弹药》(Ammunition. In: NAC. Vol. 1. 1858)。——175、185、211。
《德国的兵力》,载于 1859 年 3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82 号(German resources for war. In: NYDT. Nr. 5582, 12. März 1859)。——471。
《德国的军事改革》,[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3 号(Military Reform in Germany. [Leitart.] In: NYDT. Nr. 5873, 20. Februar 1860)。——626、628。
[《德里的攻占》,]载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88 号([The capture of Delhi.] In: NYDT. Nr. 5188, 5. Dezember 1857)。——236、245、246、249。
《对蒙塔朗贝尔的起诉》,载于 185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89 号(The prosecution of Montalembert. In: NYDT. Nr. 5489, 24. November 1858)。——427、428、439。
《垛墙》,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Bonnet. In: NAC. Vol. 3. 1858)。——313。
[《俄国军队的变革》,]载于 1857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06 号([Changes in the Russian army.] In: NYDT. Nr. 5006, 6. Mai 1857)。——145、

685。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载于1858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Russia's successes in the Far East.] In: NYDT. Nr. 5484, 18. November 1858)。——424。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载于1858年11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号([Russian progress in Central Asia.] In: NYDT. Nr. 5471, 3. November 1858)。——422。

《法国军队》,载于1859年2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68号(The French army. In: NYDT. Nr. 5568, 24. Februar 1859)。——463。

《防弹工事》,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proof. In: NAC. Vol. 3. 1858)。——313。

《副官》,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djutant. In: NAC. Vol. 1. 1858)。——165、175。

《攻击》,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ttack. In: NAC. Vol. 2. 1858)。——166。

[《攻占勒克瑙的详情》,]载于1858年5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33号([Details of the attack on Lucknow.] In: NYDT. Nr. 5333, 25. Mai 1858)。——371。

《轰击》,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ardment. In: NAC. Vol. 3. 1858)。——313。

《会战》,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ttle. In: NAC. Vol. 2. 1858)。——207、313。

《火绳枪》,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rquebuse. In: NAC. Vol. 2. 1858)。——166。

《军队》,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rmy. In: NAC. Vol. 2. 1858)。——172、175、188、190、193—195、211、212、222、236、291。

《军用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idge, military. In: NAC. Vol. 3. 1858)。——228、313。

《库霍尔恩》,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5卷(Coehorn. In: NAC. Vol. 5. 1859)。——299、301。

[《勒克瑙的攻占》,]载于1858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12号([The fall of Lucknow.] In: NYDT. Nr. 5312, 30. April 1858)。——344、354、369、371。

《勒克瑙的解救》，载于1858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6号(The relief of Lucknow. In: NYDT. Nr. 5236, 1. Februar 1858)。——298、300。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载于1858年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5号([The siege and storming of Lucknow.] In: NYDT. Nr. 5235, 30. Januar 1858)。——290、295。

《棱堡》，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stion. In: NAC. Vol. 2. 1858)。——313。

《鹿砦》，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batis. In: NAC. Vol. 1. 1858)。——182、192、687。

《露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ivouac. In: NAC. Vol. 3. 1858)。——313。

《马枪》，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rabine. In: NAC. Vol. 4. 1859)。——303。

《缅甸》，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urmah. In: NAC. Vol. 4. 1859)。——313、319、324、332、340、347。

《欧洲的金融恐慌》，载于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8号(The money panic in Europe. In: NYDT. Nr. 5548, 1. Februar 1859)。——448。

《欧洲战争》，载于1856年2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616号(The European war. In: NYDT. Nr. 4616, 4. Februar 1856)。——3。

《炮兵》，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rtillery. In: NAC. Vol. 2. 1858)。——175、211、317。

《炮兵连》，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ttery. In: NAC. Vol. 2. 1858)。——207、222、313。

《炮击》，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nnonade. In: NAC. Vol. 4. 1859)。——293、297。

《炮手》，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ardier. In: NAC. Vol. 3. 1858)。——313。

《炮艇》，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vessel. In: NAC. Vol. 3. 1858)。——313。

《炮座》，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rbette. In: NAC. Vol. 2. 1858)。——313。

《[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

出版社版。——二》,载于1859年8月6、20日《人民报》(伦敦)第14、16期([Rezension:]Karl 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conomie.Erstes Heft,Berlin,Franz Duncker,1859.I—II.In:Das Volk.London.Nr.14,6.August 1859;Nr.16,20.August 1859)。——584、587、589、612。

《骑兵》,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valry.In:NAC.Vol.4.1859)。——299、309、319、330、332、340、344、349、355、371—372、392。

《桥头堡》,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idge-head.In:NAC.Vol.3.1858)。——313。

[《山地战的今昔》,]载于1857年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1号([Mountain warfare in the past and present.I.]In:NYDT.Nr.4921,27.Januar 1857)。——107。

《双桅炮艇》,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ketch.In:NAC.Vol.3.1858)。——313。

《弹射器》,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tapult.In:NAC.Vol.4.1859)。——299、311、313、324。

《温德姆的失败》,载于1858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53号(Windham's defeat.In:NYDT.Nr.5253,20.Februar 1858)。——311。

《崖路》,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me.In:NAC.Vol.3.1858)。——306、313。

《亚克兴》,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ctium.In:NAC.Vol.1.1858)。——165。

《亚历山德里亚》,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Alessandria.In:NAC.Vol.1.1858)。——166。

《掩障》,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indage.In:NAC.Vol.3.1858)。——313。

《野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mp.In:NAC.Vol.4.1859)。——293、311、313、324。

[《1858年的欧洲》,]载于1858年1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14号([Europe in 1858.]In:NYDT.Nr.5514,23.Dezember 1858)。——434。

《1858年的欧洲》,载于1858年12月24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1417号(Europe in 1858.In: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Nr.1417,24.Dezember 1858)。——434。

《1858年的欧洲》,载于1858年12月25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902号(Europe in 1858. In: New-York Weekly Tribune. Nr. 902, 25. Dezember 1858)。——434。

《意大利战争》,载于1859年5月28日《人民报》(伦敦)第4期(Der Feldzug in Italien. In: Das Volk. London. Nr. 4, 28. Mai 1859)。——560。

《意大利战争。回顾。一——三》,载于1859年7月23、30日,8月6日《人民报》(伦敦)第12—14期(Der italienische Krieg. Rückschau. I—III. In: Das Volk. London. Nr. 12, 23. Juli 1859; Nr. 13, 30. Juli 1859; Nr. 14, 6. August 1859)。——572、574、575、578、579、581。

[《印度军队》,]载于1858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81号([The Indian army.] In: NYDT. Nr. 5381, 21. Juli 1858)。——394。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载于1857年2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41号([The prospects of the Anglo-Persian war.] In: NYDT. Nr. 4941, 19. Februar 1857)。——118。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395。

[《英国军队在印度》,]载于1858年6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61号([The British army in India.] In: NYDT. Nr. 5361, 26. Juni 1858)。——384、386。

《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载于1859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86号(Chances of the impending war. In: NYDT. Nr. 5586, 17. März 1859)。——506、508。

《战局》,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mpaign. In: NAC. Vol. 4. 1859)。——293、297。

《战略》,载于1859年6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63号(Strategy of the war. In: NYDT. Nr. 5663, 15. Juni 1859)。——551。

《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载于1859年5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31号(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Germany arming. In: NYDT. Nr. 5631, 9. Mai 1859)。——519。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载于1859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24号([War inevitable.] In: NYDT. Nr. 5624, 30. April 1859)。——506。

《战争的前景》,载于1859年5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34号(Prospects of the war.In:NYDT.Nr.5634.12.Mai 1859)。——526。
《筑城》,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7卷(Fortification.In:NAC.Vol.7.1859)。——56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阿亚库乔》,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yacucho.In:NAC.Vol.2.1858)。——165、211。
《巴克莱-德-托利》,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rclay de Tolly.In:NAC.Vol.2.1858)。——195、202、313。
《贝雷斯福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esford.In:NAC.Vol.3.1858)。——313、324、330、340、347、348。
《贝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m.In:NAC.Vol.3.1858)。——313。
《卞尼格先》,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nnigsen.In:NAC.Vol.3.1858)。——195、211、313。
《博斯凯》,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squet.In:NAC.Vol.3.1858)。——313。
《布吕歇尔》,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ücher.In:NAC.Vol.3.1858)。——237、313。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London im März 1850.[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März 1850.]In: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Nr.177,28.Juni 1851)。——73。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载于[《对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约翰·亨利希·格奥尔格·毕尔格尔斯,彼得·诺特荣克等人的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Juni 1850.]In:(Anklageschrift gegen Peter Gerhard Roeser,Johann Heinrich Georg Bürgers,Peter Nothjung ... Cöln 1852))。——73。
[《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311。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

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229。

《西班牙无敌舰队》,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rmada, Spanish. In: NAC. Vol. 2. 1858)。——165、211。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达尔贝特的祈祷》,载于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日内瓦版(Prière d'Adalbert. In: F. G. Eichhoff: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 Paris, Genève 1839)。——23。

阿什博特,亚·《维拉弗兰卡和约和匈牙利人的事业》,载于1859年8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27号(Asboth, A.: The Peace of Villafranca and the Hungarian cause. In: NYDT, Nr. 5727, 31. August 1859)。——603。

艾韦贝克,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Ewerbeck, H.: 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 Paris 1851)。——91。

艾希霍夫,弗·古·《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波希米亚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1839年巴黎—日内瓦版(Eichhoff, F. G.: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 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Genève 1839)。——22、31。

[艾希霍夫,威·]《11月8日柏林[通讯]。[施梯伯]》,载于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伦敦)第45期"德国"栏([Eichhoff, W.:][Korrespondenz:]Berlin, 8. Nov. (Stieber). In: Hermann. London. Nr. 45, 12. November 1859. Rubrik: Deutschland)。——671。

安斯蒂,[托·奇·][《1848年2月8、14、23日和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6、97卷(Anstey, [Th. Ch.]: [Reden im House of Commons, 8., 14., 23. Februar und 1. März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96. 97. London 1848)。——133、137。

《奥地利。5月18日维也纳[通讯]》,载于1857年5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2687 号"国外消息"栏(Austria.[Korrespondenz aus:]Vienna, May 18.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687, 22. Mai 1857. Rubrik: Foreign intelligence)。——162。

B

《巴黎通讯。5月30日星期一下午6点》,载于1859年6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321号(Paris, Monday, May 30, 6 p.m.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321, 1. Juni 1859)。——556。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补充了作者的遗稿,1851年巴黎第2版(Bastiat, F.: Harmonies économiques. 2. éd. augm. des manuscrits laissés par l'auteur. Paris 1851)。——301、365。

巴赞库尔,[塞·勒·]德·《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年巴黎版第1—2卷(Bazancourt, [C.-L.] de: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Chroniques de la guerre d'orient. T. 1. 2. Paris 1856)。——60—62。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版(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336、337。

[鲍威尔,埃·]《普鲁士立宪帝国主义》,载于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伦敦)第22期([Bauer, E.:] Preussens constitutioneller Imperialismus.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22, 27. November 1858)。——436。

[鲍威尔,埃·]《修道院。小说》,载于1859年3月19、26日,4月2、9、16日《新时代》(伦敦)第38—42期([Bauer, E.:]Das Kloster. Ein Roman.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38, 19. März 1859; Nr. 39, 26. März 1859; Nr. 40, 2. April 1859; Nr. 41, 9. April 1859; Nr. 42, 16. April 1859)。——508。

[鲍威尔,埃·]《英国的中立》,[通讯标记:]X,载于1859年5月7日《海尔曼》(伦敦)第18期([Bauer, E.:]Englische Neutralität. [Korrespondenzzeichen:] X. In: Hermann. London. Nr. 18, 7. Mai 1859)。——543。

鲍威尔,埃·《英国的自由》1857年莱比锡版(Bauer, E.: Englische Freiheit. Leipzig 1857)。——129、147。

鲍威尔,埃·《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政治史的演讲。第一讲》,载于1858年11月6日《新时代》(伦敦)第20期(Bauer, E.: Vorträge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olitik, gehalten im Arbeiterbildungsverein zu Lon-

don. Erster Vortrag.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20, 6. November 1858)。——429。

鲍威尔,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 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109。

鲍威尔,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 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109。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共两部)第 2 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 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Abth.[1.]2. Abth. 2: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Charlottenburg 1853)。——109。

鲍威尔,布·《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England. Charlottenburg 1854)。——109。

鲍威尔,布·《俄国和英国》1854 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Charlottenburg 1854)。——109。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 年伦敦版(Berkley [vielm. Berkeley], G.: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 London 1750)。——460。

贝[特齐希,亨·]《我们的席勒纪念活动纪事》,载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海尔曼》(伦敦)第 46 期(B[ettziech], [H.]: Chronik unseres Schillerfestes. In: Hermann. London. Nr. 46, 19. November 1859)。——647。

[贝特齐希,亨·]《席勒委员会的上上次会议》,载于 1859 年 12 月 3 日《海尔曼》(伦敦)第 48 期([Bettziech, H.:] Vorletzte Sitzung des Schillerfest-Comités. In: Hermann. London. Nr. 48, 3. Dezember 1859)。——665、669。

[比斯康普,埃·]《帝国摄政》,载于 1859 年 5 月 14 日《人民报》(伦敦)第 2 期([Biscamp, E.:]Der Reichsregent. In: Das Volk. London. Nr. 2, 14. Mai 1859)。——549、633。

伯蒂歇尔,威·《迦太基史》1827 年柏林版(Bötticher, W.: Geschichte der Carthager. Berlin 1827)。——223。

勃朗,路·《1848 年。历史真相:献给诺曼比勋爵》1858 年伦敦版(Blanc, Louis: 1848. Historical revelations: inscribed to Lord Normanby. London 1858)。——375。

《博登湖的地方性防御》,载于 1857 年 1 月 13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13 号(Die örtliche Vertheidigung des Bodensees.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13,13.Januar 1857)。——115。

《不列颠百科全书,或艺术、科学及一般文学辞典》(共二十一卷)1853—1860年爱丁堡版(Encyclopædia Britannica,or Dictionary of arts,sciences,and general literature.Vol.1—21.Edinburgh 1853—1860)。——179、319。

布[赫尔],洛·《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载于1859年5月14日《海尔曼》(伦敦)第19期(B[ucher],L.:Louis Napoleon's Laufbahn.In:Hermann.London.Nr.19,14.Mai 1859)。——543。

[布林德,卡·]《对帝国的背叛。代为传布的警告》,载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伦敦)第7期([Blind,K.:]Die Reichsverraetherei. Warnung zur gefälligen Verbreitung.In:Das Volk.London.Nr.7,18.Juni 1859)。——633。

[布林德,卡·]《警告》[传单。1859年于伦敦]([Blind,K.:]Zur Warnung.[Flugblatt.London 1859])。——594、609、613、614。

布林德,卡·《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载于1859年5月14日《海尔曼》(伦敦)第19期(Blind,K.:Der lokalisirte Krieg und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In:Hermann.London.Nr.19,14.Mai 1859)。——543。

[布林德,卡·]《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Blind,K.:]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In:The Free Press.London.Nr.5,27.Mai 1859)。——594、614、661。

[布林德,卡·]《英国"德意志统一和自由"协会宣传册。1858年》([Blind,K.:]Flugblätter des Vereins 'Deutsche Einheit und Freiheit' in England,1858)。——427、429。

[布林德,卡·]《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所有优秀的德国人……》[传单。1858年伦敦版]([Blind,K.:]An alle guten Deutschen in Schleswig-Holstein ... [Flugblatt.London 1858])。——429。

布吕歇尔,格·勒·冯·《1793—1794年战局日志》1796年[柏林版](Blücher,G.L.von:Kamp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Berlin]1796)。——214。

C

《从1698年到缔结诺伊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1773年柏林—莱比锡版

(Tagebuch Peters des Großen vom Jahre 1698 bis zum Schlusse des Neustädter Friedens aus dem Russischem Originale übersetzet so nach denen im Archive befindlichen und von Seiner Kayserlichen Majestät eigenhändigen ergänzten Handschriften gedruckt worden. Berlin, Leipzig 1773)。——11。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670。

达里蒙,阿·《论银行改革》,并附有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序言,1856年巴黎版(Darimon, A.: 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par Émile de Girardin. Paris 1856)。——109。

道格拉斯,霍·《军事桥梁构筑和在作战中强行渡河的原则概论》1853年伦敦第3版(Douglas, H.: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bridges and the passage of rivers in military operations. 3. ed. London 1853)。——201。

德普勒,伊·《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伊利里亚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现代史》1850年巴黎版第1—2卷(Desprez, H.: Les peuples de l'Autriche et de la Turquie. 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Illyriens, des Magyars, des Roumains et des Polonais. T. 1. 2. Paris 1850)。——21、24。

德斯特里耳《土耳其内幕》1855年巴黎版(Destrilhes: Confidences sur la Turquie. Paris 1855)。——37、38、47。

德韦特,威·马·勒·《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附古犹太史简述》1814年莱比锡版(Wette, W. M. L. de: Lehrbuch der Hebräisch-Jüdischen Archäologie nebst einem Grundrisse der Hebräisch-Jüdischen Geschichte. Leipzig 1814)。——313。

蒂尔施,弗·《希腊现状及其复兴之道》1833年莱比锡版第1—2卷(Thiersch, F.: De l'état actuel de la Grèce et des moyens d'arriver à sa restauration. Vol. 1. 2. Leipzig 1833)。——144。

杜普雷·德圣莫尔,埃·《俄国的隐士,或对19世纪初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第1—3卷(Dupré de Saint-Maure, É.: L'Hermite en

Russi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russes 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 faisant suite à la collection des moeurs françaises, anglaises, italiennes, espagnoles, etc. T.1—3. Paris 1829)。——18。

《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1851—1856 年莱比锡版第 1—27 册(Unterhaltende Belehrungen zur Förderung allgemeiner Bildung. Bd.1—27. Leipzig 1851 bis 1856)。——20。

[多布罗夫斯基,约·]《斯拉夫学。波希米亚寄语斯拉夫各民族,或对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神话、历史、古代文物、文学以及它们的各种方言之研究;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四卷集),由瓦茨拉夫·汉卡修订和补充,1834 年布拉格版([Dobrowsky, J.:]Dobrowsky's Slavin. Botschaft aus Böhmen an alle Slavischen Völker, oder Beiträge zu ihrer Charakteristik, zur Kenntniß ihrer Mythologie, ihrer Geschichte und Alterthümer, ihrer Literatur und ihrer Sprachkunde nach allen Mundarten. Mit einem Anh.: der böhmische Cato, vollst. Ausg. in vier Büchern. Von Wenceslaw Hanka. Prag 1834)。——17—20。

[多布内尔,约·费·](格拉西乌斯)《利波茨的文采斯拉夫·哈耶克的《波希米亚编年史》》,从波希米亚文本译成拉丁文并附有圣十字修道院神父维克多利诺所作的注释。本版增补圣卡特林娜修道院神父格拉西乌斯所提出的历史、编年、批判和外交等方面的意见,并附有公开信件、系谱、货币及各种古迹版画的记述,1761—1763 年布拉格版第 1—2 部([Dobner, J. F.](Gelasius): Wenceslai Hagek a Liboczan, Annales Bohemorum e bohemica editione latine redditi, et notis illustrati a P. Victorino a S. Cruce e scholis piis. Nunc plurimis animadversionibus historico-chronologico-criticis, nec non diplomatibus literis publicis, re genealogica, numaria, variique generis antiquis aeri incisis monumentis aucti a P. Gelasio a S. Catharina ejusdem instituti sacerdote. Pars I—II. Pragae, 1761—1763)。—— 19。

多耳希,奥·《德国大学生史(从德国大学创办起至德国解放战争止)》1858 年莱比锡版(Dolch, O.: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hums von der Gründ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bis zu den deutschen Freiheitskriegen. Leipzig 1858)。——645。

E

厄斯特德,安·桑·《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1854—1857 年哥本哈根版第 1—4

卷(Ørsted, A. S.: Af mit livs og min tids historie. Bind 1—4. Kjøbenhavn 1854—1857)。——160。

[恩格尔,亚·凯·]《匈牙利帝国及其邻邦的历史》(共四部)第2部《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政治和历史》1798年哈雷版([Engel, J.K.:]Geschichte des Ungrischen Reichs und seiner Nebenländer. Th. 1—4. Th. 2: Staatskunde und Geschichte von Dalmatien, Croatien, Slavonien, nebst einigen ungedruckten Denkmälern Ungrischer Geschichte. Halle 1798)。——18。

F

法耳梅赖耶尔,[雅·菲·]《[书评:]爱·德·穆腊耳特〈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后期罗马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年圣彼得堡版》,载于1856年1月11、12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1、12号(Fallmerayer, [J.Ph.]: [Rezension zu:]E. de Muralt: 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 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ons de 395 à 1057. St. Pétersbourg 1855.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1856. Nr. 11, 11. Januar; Nr. 12, 12. Januar)。——4。

[法伊贝耳,亨·]《教育给予自由!》,载于1858年10月30日《社会共和国》(纽约)第28期([Feibel, H.:]Bildung macht frei! ... In: Sociale Republik. New York. Nr. 28, 30. Oktober 1858)。——436。

[法伊贝耳,亨·]《教育给予自由!》,载于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伦敦)第22期([Feibel, H.:]Bildung macht frei! ...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22, 27. November 1858)。——436。

费舍,弗·泰·《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供讲课用》(共十册)1846—1858年罗伊特林根—莱比锡—斯图加特版(Vischer, F. Th.: 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 Zum Gebrauche für Vorlesungen. Th. 1—10. Reutlingen, Leipzig, Stuttgart 1846—1858)。——327。

《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古俄罗斯英雄赞歌》1819年莱比锡版(Fürst Wladimir und dessen Tafelrunde. Alt-Russische Heldenlieder. Leipzig 1819)。——23。

弗莱里格拉特,斐·《声明》,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19号附刊(Freiligrath, F.: Erklärung. In: AAZ. Nr. 319, 15. November 1859.

Beil.)。——649、650、660、662。

弗莱里格拉特，斐·《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Freiligrath, F.: Zur Schillerfeier. 10. November 1859. Festlied der Deutschen in London)。——623、676。

弗莱里格拉特，斐·《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二、旅美德国人的颂歌》(Freiligrath, F.: Zur Schillerfeier. 10. November 1859. II. Festlied der Deutschen in Amerika)。——623。

弗莱里格拉特，斐·《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1858年11月20日》(Freiligrath, F.: Nach Johanna Kinkel's Begräbniß. 20. November 1858)。——559、625。

弗莱里格拉特，斐·《致约瑟夫·魏德迈。诗两首》，载于1852年《革命》(纽约)第2期(Freiligrath, F.: An Joseph Weydemeyer, zwei Gedichte. In: Die Revolution. New York. 1852. H. 2)。——55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文学纲要。1727—1736年》(Programmen von der slawischen Literatur. 1727—1736)。——见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以少数一般例子说明的斯拉夫文字即通称基里尔文字的起源，以及以许多例证说明的格拉果尔文字的起源和发展》1727年柏林版(Frisch, J. L.: Origo characteris Sclavonici, vulgo dicti Cirulici paucis generatim monstrata, ortus vero et progressus characteris vulgo dicti Glagolitici pluribus sigillatim descriptus tanquam eximia Historiae linguae Sclavonicae pars. Berolini 1727)。——1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续篇(共四章)。一、基里尔文字的起源。二、斯拉夫语在这种文字的良好影响下的发展。三、新的斯拉夫—莫斯科活字。四、俄罗斯方言是斯拉夫语的支系》1727年柏林版(Frisch, J. L.: Historiam linguae Sclavonicae continuat quatuor capitibus I. De origine characteris Cyrillici speciatim. II. De cultura linguae Sclavonicae, beneficio hujus characteris. III. De typis novis Sclavonico-Moscoviticis. IV. De dialecto Russica, tanquam filia linguae Sclavonicae ... Johann Leonhard Frisch. Berolini 1727)。——1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再续：南温德方言或邻近奥地利各省的温德人方言史》1729年柏林版(Frisch, J. L.: Historiae linguae Sclavonicae continuatio secunda continens historiam dialecti Venedicae meridionalis sive Vinidorum in

provinciis Austriae vicinis. Berolini 1729)。——1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三续：卢扎戚亚和吕讷堡公国的温德人方言》1730年柏林版(Frisch, J.L.: Historiae linguae Sclavonicae continuatio tertia, de dialectis Venedorum in Lusatia et in ducatu Luneburgico. Berolini 1730)。——1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四续，或第五章：波希米亚方言》1734年柏林版(Frisch, J.L.: Historiae linguae Sclavonicae continuatio quarta sive caput quintum de dialecto Bohemica. Berolini 1734)。——19。

弗里施，约·莱·《斯拉夫语言史五续，或第六章：波兰语》1736年柏林版(Frisch, J.L.: Historiam linguae Sclavonicae continuatione quinta sive capite sexto, de lingua Polonica finit ... Johann Leonhard Frisch. Berolini 1736)。——19。

弗罗斯特，约·《给诺丁汉宪章派组织秘书的信》，载于1857年11月14日《人民报》(伦敦)第289期(Frost, J.: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Chartists of Nottingha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89, 14. November 1857)。——252。

弗罗斯特，约·[《在纽约大会上的演说。1856年3月18日》，]载于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伦敦)第208期(Frost, J.: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New York, 18. März 1856.]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08, 26. April 1856)。——52。

[福格特，卡·]《警告。5月23日于伯尔尼》，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第150号特刊([Vogt, K.:] Zur Warnung. Bern, 23. Mai. In: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Biel. Nr. 150, 2. Juni 1859. Außerordentliche Beil.)。——559。

福格特，约·《从上古时代至日耳曼骑士团统治崩溃时的普鲁士历史》1827年柯尼斯堡版第1—5卷(Voigt, J.: Geschichte Preus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Untergange der Herrschaft des deutschen Ordens. Bd. 1—5. Königsberg 1827)。——19。

福禄培尔，尤·《美洲杂记。见闻、游记和考察》1857—1858年莱比锡版第1—2卷(Fröbel, J.: Aus Amerika. Erfahrungen, Reisen und Studien. Bd. 1. 2. Leipzig 1857—1858)。——394。

富兰克林，本·《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载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 B.:

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 In: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Vol. 2. Boston 1836)。——459。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 年波士顿版第 2 卷(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Vol. 2. Boston 1836)。——459。

G

格布哈尔迪,路·阿·《温德—斯拉夫民族通史,包括温德人和斯拉夫人上古史以及德国境内的温德人帝国史》1789—1797 年哈雷版(《世界通史》第 51、52 部)(Gebhardi, L. A.: *Geschichte aller wendisch-slavischen Völker, welche die älteste Geschichte der Wenden und Slaven, und die Geschichte des Reichs der Wenden in Deutschland enthält.* Halle 1789—1797. (Allgemeine Welthistorie. Th. 51. 52))。——20。

格策,彼·冯·《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 年斯图加特版(Goetze, P. von: Stimmen des russischen Volks in Liedern. Stuttgart 1828)。——23。

格尔肯,菲·威·《斯拉夫人,特别是德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1771 年莱比锡版(Gercken, Ph. W.: Versuch in der ältesten Geschichte der Slaven, besonders in Teutschland. Leipzig 1771)。——20。

格莱斯顿,威·尤·《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1858 年牛津版第 1—3 卷(Gladstone, W. E.: 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Vol. 1—3. Oxford 1858)。——412。

《格莱斯顿先生的荷马研究》,载于 1858 年 8 月 12、1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070、23071 号(Mr. Gladstone's Homeric studi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070, 12. August 1858; Nr. 23071, 13. August 1858)。——412。

格里斯海姆,古·冯·《战术讲义》1855 年柏林版(Griesheim, G. von: Vorlesungen über die Taktik. Berlin 1855)。——204、319。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1853 年莱比锡第 2 版第 1、2 卷(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Aufl. Bd. 1. 2. Leipzig 1853)。——145、628、636。

格林,雅·《德语语法》1819—1837 年格丁根版第 1—4 部(Grimm, J.: Deutsche

Grammatik.Th.1—4.Göttingen 1819—1837)。——628。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Grove,W.R.: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3.ed.London 1855)。——396。

《公文集。公文汇编。当代历史画报》1835—1837年伦敦版第1—6卷第1—45期(The portfolio:or,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Vol.1—6.Nr.1—45.London 1835—1837)。——137。

《公文集。外交评论》1843—1845年伦敦版第1—5卷(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Vol.1—5.London 1843—1845)。——137。

《古典古代文化研究学实用百科全书》(按字母顺序编排)，奥·保利编，1837—1852年斯图加特版第1—6卷(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humswissenschaft in alphabetischer Ordnung.Hrsg.von A.Pauly.Bd.1—6.Stuttgart 1837—1852)。——179、224。

H

哈克特，巴·《对西南部和东部温德人、伊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在这些地方旅行10年和居住40年之后对他们从亚德里亚海到庞特的地理上的分布情况，他们的风俗、习惯、家畜、职业、宗教等等的描写》[1801—1805年]莱比锡版第1—5册(Hacquet,B.:Abbildung und Beschreibung der südwest- und östlichen Wenden,Illyren und Slaven deren geographische Ausbreitung von dem adriatischen Meere bis an den Ponto,deren Sitten,Gebräuche,Handthierung,Gewerbe,Religion u.s.w.nach einer zehnjährigen Reise und vierzigjährigen Aufenthalte in jenen Gegenden dargestellt.H.1—5.Leipzig[1801—1805])。——18。

哈克特，巴·《泽姆林旅途见闻》，载于《波希米亚私人协会丛刊》1775年布拉格版第2卷(Hacquet,B.:Beobachtungen auf einer Reise nach Semlin.In:Die Abhandlungen einer Privatgesellschaft in Böhmen.Bd.2.Prag 1775)。——18。

哈特，H.G.《军队指挥官新名册》1856年伦敦版(Hart,H.G.:The new army list.London 1856)。——165。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出版者：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广告](Hermann,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Herausgeber:Gottfried Kinkel.[Prospekt])。——447。

海尔曼，恩·《俄罗斯帝国史论丛》1843年莱比锡版(Hermann,E.: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 Leipzig 1843)。——4。

海因岑，卡·《"精神革命"》，载于1857年12月20日《先驱者》(纽约)第51期(Heinzen, K.: Die „Revolution der Geister". In: Der Pionier. New York. Nr. 51, 20. Dezember 1857)。——297。

海因岑，卡·《谋杀》，载于1849年1月26日《进化》(比尔)第4期(Heinzen, K.: Der Mord. In: Die ·Evolution. Biel. Nr. 4, 26. Januar 1849)。——311。

赫伯特，[悉·][《1857年3月19日在南威尔特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633号"选举消息"栏。[标题：]《南威尔特郡》(Herbert, [S.]: [Rede vor den Wählern in South Wilts, 19. März 1857.]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633, 20. März 1857. [U. d. T.:] South Wilts. Rubrik: Election intelligence)。——143。

赫尔德，约·哥·《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92年卡尔斯鲁厄版第4部(Herder, J. G.: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Carlsruhe 1792. 4. Thl.)。——18。

赫弗特尔，摩·威·《公元5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年汉堡—哥达版(Heffter, M. W.: Der Weltkampf der Deutschen und Slaven seit dem End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nach christlicher Zeitrechnung, nach seinem Ursprunge, Verlaufe und nach seinen Folgen dargestellt. Hamburg, Gotha 1847)。——20。

赫弗特尔，摩·威·《斯拉夫民族》1852年莱比锡版(《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第10册)(Heffter, M. W.: Das Slaventhum. Leipzig 1852. (Unterhaltende Belehrungen zur Förderung allgemeiner Bildung. Bd. 10))。——20。

赫斯，莫·《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巴黎来信》，载于1857年《世纪》(汉堡)第1期(Heß, M.: Natur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slehre. Briefe aus Paris.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128。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Hegel, G. W. F.: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314。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2., unveränd. Aufl.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3—5))。——301。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1836年柏

林版第 1—3 卷(《黑格尔全集》第 13—15 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 Michelet. Bd. 1—3. Berlin 1833—1836.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13—15))。——315。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 2 部),卡·路·米希勒编,1842 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 7 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Hrsg. von C. L. Michelet. Berlin 1842.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7))。——395。

[洪堡,亚·冯·]《洪堡男爵论美国奴隶制。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先生的私人信件》,载于 1858 年 5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35 号([Humboldt, A. von:] Baron Humboldt on American slavery. A private letter to Mr. Julius Froebel. In: NYDT. Nr. 5335, 27. Mai 1858)。——394。

[霍德利,本·]《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 年都柏林第 3 版([Hoadley, B.:] 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s of the conduct of Great-Britai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Europe. 3. ed. Dublin 1727)。——11。

[霍莱本,亨·冯·]《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军事考察》1838 年柏林版([Holleben, H. von:] Militairische Betrachtungen aus den Erfahrungen eines preußischen Offiziers. Berlin 1838)。——226。

J

加特雷尔,约·克·《对照通史绪论——关于对照表的说明》1771 年格丁根版(Gatterer, J. Ch.: Einleitung in die synchronistische Universalhistorie zur Erläuterung seiner synchronistischen Tabellen. Göttingen 1771)。——20。

K

《卡尔斯的投降》,载于 1856 年 3 月 20、22、24—2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2320、22322—22325 号(The capitulation of Kars. In: The Times. London. 1856. Nr. 22320, 20. März; Nr. 22322, 22. März; Nr. 22323, 24. März; Nr. 22324, 25. März; Nr. 22325, 26. März)。——38。

[卡拉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沃尔弗·斯蒂凡宗·卡拉季奇)《塞尔维亚婚礼曲》,译成德文韵文,并附有欧根·韦泽利的引言,1826年佩斯版([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Wolf Stephansohn Karadgich: Serbische Hochzeitslieder. Metrisch in's Deutsche übers, und von einer Einl. begleitet von E. Eugen Wesely. Pest 1826)。——23—24。

[卡拉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简明语法》,德文译者雅科布·格林并序,1824年莱比锡—柏林版([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Wuk Stephanowitsch: Kleine Serbische Grammatik verdeutscht und mit einer Vorr. von Jacob Grimm. Leipzig, Berlin 1824)。——31。

[卡拉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人的民歌》,由塔尔维译成韵文,并作历史性引言,1853年莱比锡版第1、2卷([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Volkslieder der Serben. Metrisch übers, und historisch eingel. von Talvj. Th. 1. 2. Leipzig 1853)。——23、32。

卡佩尔,齐·《贝尔格莱德之行》,J.惠特尔译,1854年版(Kapper, S.: A visit to Belgrade. Transl. by J. Whittle. 1854)。——24。

[卡佩尔,齐·]《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关于匈牙利革命史》1851年柏林版([Kapper, S.:] Die Serbische Bewegung in Südungar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1851)。——24。

卡佩尔,齐·《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年莱比锡版(Kapper, S.: Die Gesänge der Serben. Leipzig 1852)。——23。

卡佩尔,齐·《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Kapper, S.: Slavische Melodien. Leipzig 1844)。——23。

[卡佩尔,齐·]《1850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185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apper, S.:] Südslavische Wanderungen im Sommer 1850. Bd. 1. 2. Leipzig 1851)。——24、32。

卡思卡特,乔·《评1812年和1813年的俄普战争》1850年伦敦版(Cathcart, G.: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353。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Carey, H.C.: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London 1835)。——365。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Quételet, A.: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Edinburgh 1842)。——345。

坎伯尔，E.S.N.《军事科学辞典：包含对数学、火炮和筑城学中应用的基本术语的解释，以及有关战地法庭、薪饷、退伍金、津贴发放等的最新规则要义；附有古代和现代地理对照表，英国军队战绩表，以及告入伍者书》1830年伦敦版(Campbell, E.S.N.: A dictionary of the military science: contain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incipal terms used in mathematics, artillery, and fortification; and compris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latest regulations on courts martial, pay, pensions, allowances, etc. A comparative table of ancient and modern geography; achievements of the British army; with an address to gentlemen entering the army. London 1830)。——173。

康德，伊·《判断力批判》1790年柏林—利包版(Kant, I.: Critik der Urtheilskraft. Berlin, Libau 1790)。——479。

科本，卡·弗·《佛教及其起源》1857—1859年柏林版第1—2卷(Koppen, K. F.: Die Religion des Buddha und ihre Entstehung. Bd. 1.2. Berlin 1857—1859)。——694。

科布顿，理·《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Cobden, R.: What next and next? London 1856)。——3。

《科艺全书》，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合编，1818—1890年莱比锡版第1—167卷(All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rsg. von J.S. Ersch und J.G. Gruber. Sect. 1—3. Bd. 1—167. Leipzig 1818—1890)。—179、224、299。

《柯尼根霍费尔手稿。古波希米亚抒情史诗及其他古波希米亚诗歌集》，由瓦·汉卡发现和出版，瓦·阿·斯沃博达译成德文并作序，1829年布拉格版(Königinhofer Handschrift. Sammlung altböhmischer lyrisch-epischer Gesänge, nebst andern altböhmischen Gedichten. Aufgefunden und hrsg. von W. Hanka. Verteutscht und mit einer Einl. vers. von W.A. Swoboda. Prag 1829)。——23、31。

克劳塞维茨，卡·冯·《俄国1812年战局，法国1813年至休战前的战局和1814年战局》1835年柏林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第7卷)(Clausewitz, C. von: 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ßland, 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

Berlin 1835.(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7))。——237、298。

克劳塞维茨,卡·冯·《法国1815年战局》1835年柏林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第8卷)(Clausewitz, C. von: Der Feldzug von 1815 in Frankreich. Berlin 1835.(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8))。——237、298。

克劳塞维茨,卡·冯·《战争论》1832—1834年柏林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第1—3卷)(Clausewitz, C. von: Vom Kriege. 3 Bde. Berlin 1832—1834.(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1—3))。——294、298。

克劳谢,乔·《1837年俄国报告书。致编辑》,载于1859年7月27日《自由新闻》(伦敦)第8期(Crawshay, G.: The Russian memoir of 1837. To the Editor.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8, 27. Juli 1859)。——584。

L

拉勒斯泰特,古·《斯堪的那维亚,它的忧患和希望》1856年巴黎版(Lallerstedt, G.: La Scandinavie, ses craintes et ses espérances. Paris 1856)。——110。

拉萨尔,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1858年柏林版第1、2卷(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d. 1. 2. Berlin 1858)。——155、274、276、291、308、310、314、315、317、325、382、385、482、492、555。

[拉萨尔,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1859年柏林版([Lassalle, F.:]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 Berlin 1859)。——547。

[《莱奥论托马斯·闵采尔》,]载于1856年2月29日《新普鲁士报》(柏林)第51号((Leo über Thomas Münzer.)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51, 29. Februar 1856)。——25。

[兰多尔,瓦·萨·]《兰多尔先生和法国皇帝。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58年3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943号([Landor, W.S.:]Mr. Landor and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22943,17.März 1858)。——350。

勒特,爱·《我们西方国家的哲学史。我们的思辨观念(哲学和宗教)从开端到现在的发展史》(两卷集)第1卷《作为我们的思辨观念之最古老来源的埃及和琐罗亚斯德的信仰学说》1846年曼海姆版(Röth,E.:Geschichte unserer abendländischen Philosoph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unserer spekulativen, sowohl philosophischen als religiösen Ideen von ihren ersten Anfängen bis auf die Gegenwart. In 2 Bd. Bd. 1:Die ägyptische und die zoroastrische Glaubenslehre als die ältesten Quellen unserer spekulativen Ideen. Mannheim 1846)。——97。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343、362。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List,F.: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Stuttgart, Tübingen 1841)。——368。

李维,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 Titus:Ab urbe condita)。——355。

[列列韦尔,约·]《波兰史》(两卷集),第1卷第1部《叔父讲给侄儿们听的波兰史》,第2部《波兰的复兴》;第2卷第1部《斯·奥·波尼亚托夫斯基统治下的波兰》,第2部《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1844年巴黎—里尔版([Lelewel, J.] Joachim Lelevel: Histoire de Pologne. T. 1. 2. T. 1, pt. 1: L'histoire de la Pologne racontée par un oncle à ses neveux; pt. 2; La Pologne renaissante. T. 2, pt. 1: La Pologne sous le règne de Slanislav-Auguste Poniatovksi; pt. 2: Considerations sur l'état politique de l'ancienne Pologne et sur l'histoire de son peuple. Paris, Lille 1844)。——103、126、129。

卢格,阿·《当代的精神:新年祝词》,载于1857年《世纪》(汉堡)第1期(Ruge, A.:Der Geist unserer Zeit; zum Neujahrsgruß.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128。

卢格,阿·《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载于1858年4月1日、8日、5月6日《德国博物馆》(莱比锡)第8年卷第14、15、19期(Ruge, A.: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im Reich des Ideals ... In: Deutsches Museum. Leipzig. Jg. 8. 1858. Nr. 14, 1. April; Nr. 15, 8. April; Nr. 19, 6. Mai)。——433。

[卢格,阿·]《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1856年伦敦版([Ruge, A.:]Jagden und Thiergeschichten für unsere Knaben erzählt. Von A. Stein. London 1856)。 —96。

卢格,阿·《新世界》(五幕悲剧),序幕《歌德到达瓦尔哈拉》1856年莱比锡版(Ruge, A.: Die neue Welt. Ein Trauerspiel in fünf Aufzügen. Mit einem Vorspiel: Goethe's Ankunft in Walhalla. Leipzig 1856)。——61。

卢格,阿·《战争以后,决胜以前。四》,载于1857年《世纪》(汉堡)第1期(Ruge, A.: Nach dem Kriege, vor der Entscheidung. 4.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 128。

路德,马·《论商业与高利贷》[1524年维滕贝格版],载于[《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部(Luther, M.: Von Kauffshandlung und Wucher [Vuittemberg 1524]. Wittemberg 1589. (Der sechste teil der Bücher des Ehrnwirdigen Herrn Doctoris Martini Lutheri))。——501。

路易-菲力浦[《1847年12月28日议会开幕演说》,]载于1847年12月2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63号(Louis-Philippe: [Discours à l'ouverture de la session des chambres, 28 décembre 1847.]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63, 29. Dezember 1847)。——279。

《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Betrachtungen über das Fürstenthum Serbien. Wien 1851)。—— 24。

吕斯托夫,威·《步兵史》1857—1858年哥达版第1—2卷(Rüstow, W.: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Bd. 1. 2. Gotha 1857—1858)。——584。

吕斯托夫,威·《盖·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1855年哥达版(Rüstow, W.: Heerwesen und Kriegführung C. Julius Cäsars. Gotha 1855)。——155、172、179、293。

罗伯尔,西·《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第1—2卷(Robert, C.: Le monde slave. Son passé, son état présent et son avenir. T. 1. 2. Paris 1852)。——21、24。

罗伯尔,西·《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44年版,附有关于1849—1851年该民族起义时期和起义后的情况的新前言,1852年巴黎版第1—2卷(Robert, C.: Les Slaves de Turquie. Éd. de 1844 préc. d'une introd. nouv. sur leur situation pendant et depuis leurs insurrections de 1849 à 1851. T. 1. 2. Paris 1852)。——21、24。

[罗素,威·霍·]《勒克瑙的攻占》,载于1858年4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972号([Russell, W. H.:]The capture of Lucknow.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972, 20. April 1858)。——371。

罗素,约·[《1857年3月27日在伦敦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640号"选举"栏(Russell, J.:[Rede vor den Wählern in London, 27. März 1857.]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640, 28. März 1857. Rubrik: The elections)。——143。

M

[马更些,乔·]《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年伦敦版([Mackenzie, G.:]Truth is but truth, as it is timed; or, our ministry's present measures against the Muscovite vindicated by plain and obvious reasons, tending to prove that it is no less the interest of our British trade, than that of our State, that the Czar be not suffered to retain a fleet, if needs must that he should a sea port in the Baltick ... London 1719)。——10。

马基雅弗利,尼·《佛罗伦萨史》,载于《马基雅弗利全集》(两卷集)1747年伦敦版第1卷第1册(Machiavelli, N.: Delle istorie Fiorentine. In: Machiavelli: Tutte le opere. Cittadino e segretario Fiorentino. In 2t. T. 1. Libro 1. Londra 1747)。——223。

迈斯纳,阿·《亨利希·海涅。回忆录》1856年汉堡版(Meißner, A.: Heinrich Heine. Erinnerungen. Hamburg 1856)。——86。

麦克拉伦,詹·《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年伦敦版(Maclaren, J.: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compris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ondon 1858)。——384。

毛勒,格·路·冯·《直到1834年7月31日希腊民族解放战争前后的希腊民族的国家关系、宗教关系和私法关系》1835年海德堡版第1—3卷(Maurer, G. L. von: Das griechische Volk in öffentlicher, kirchlicher und privatrechtlicher Beziehung vor und nach dem Freiheitskampfe bis zum 31. Juli 1834. Bd. 1—3.

Heidelberg 1835)。——144。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 年巴黎版(Mieroslawski, L.: De la nationalité polonaise dans l'équilibre européen.Paris 1856)。——93、97、103、110、126、129。

梅休,霍·《一个顽固的老光棍的标志》,载于 1856 年 12 月 20 日《伦敦新闻画报》第 836 期附刊(Mayhew, H.: Symptoms of being a confirmed old bachelor.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r. 836, 20. Dezember 1856. Suppl.)。——110。

《美国新百科全书。通俗百科辞典》(共十六卷),乔·里普利和查·安·德纳编,1858—1863 年纽约—伦敦版(The New American Cyclopæ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Ed. by G. Ripley and Ch. A. Dana. Vol. 1—16. New-York, London 1858—1863)。— 148、172、178、180、192、217、233、237、255、289、313、317、332、344、411、561。

蒙森,泰·《罗马史》1854—1856 年莱比锡—柏林版第 1—3 卷(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 Bd. 1—3. Leipzig, Berlin 1854—1856)。——154、355。

米克洛希奇,弗·《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第 1 卷《斯拉夫语比较语音学》1852 年维也纳版;第 3 卷《斯拉夫语比较形态学》1856 年维也纳版(Miklosich, F.: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lavischen Sprachen. Bd. 1: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r slavischen Sprachen; Bd. 3: Vergleichende Formenlehre der slavischen Sprachen. Wien 1852, 1856)。 492。

缪弗林,[弗·斐·卡·]冯·《我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对 1813 年和 1814 年战局的回忆》1853 年伦敦版(Müffling, [F. F. K.] von: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London 1853)。——215、237。

穆腊耳特,爱·德·《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后期罗马帝国编年史,特别是 395 年至 1057 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 年圣彼得堡版(Muralt, É. de: 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 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ons de 395 à 1057. St. Petersbourg 1855)。——4。

N

纳皮尔,威·弗·帕·《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

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Napier, W.F.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1—6. London 1828—1840)。——344。

奈斯托尔《用古斯拉夫语写的俄国编年史》,奥·路·冯·施勒策尔比较、勘误、删改、解释和翻译,1802—1809年格丁根版第1—5卷((Nestor) Несторъ: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 von Schreibfehlern und Interpolationen gereinigt, erkl., und übers, von A.L. von Schlözer. Th.1—5. Göttingen 1802—1809)。——19。

P

帕里什,亨·黑·《希腊君主国1830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资产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年伦敦版(Parish, H.H.: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from the year 1830, showing the transfer to Russia of the mortgage held by British capitalists over its property and revenues. London 1838)。——144。

帕麦斯顿,[亨·约·坦·][《对蒂弗顿选民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640号。[标题:]《帕麦斯顿勋爵返回蒂弗顿》(Palmerston, [H.J.T.]: [Rede vor den Wählern in Tiverton.] In: The Times. London. Nr.22640, 28. März 1857. [U.d.T.:] Return of Lord Palmerston. Tiverton)。——140。

帕麦斯顿,[亨·约·坦·][《对蒂弗顿选民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641号。[标题:]《蒂弗顿。帕麦斯顿勋爵》(Palmerston, [H.J.T.]: [Rede vor den Wählern in Tiverton.]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641, 30. März 1857. [U.d.T.:] Tiverton. Lord Palmerston)。——140。

《帕麦斯顿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声称将填补英国首相的职位空缺》1854年伦敦版(Palmerston for Premier!: the claims of Lord Palmerston to fill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 considered. London 1854)。——133、137。

帕特库尔,约·莱·《莫斯科沙皇内阁驻波兰王国奥古斯特二世治下公使给内阁的报告》1792—1797年柏林版第1—3册(Patkul, J.R.: Berichte an das Zaarische Cabinet in Moscau, von seinem Gesandtschafts-Posten bey August II. Könige von Polen ... Th.1—3. Berlin 1792—1797)。——574。

《炮兵》,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或艺术、科学及一般文学辞典》1842年爱丁堡第7版第3卷(Artiller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r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7. ed. Vol. 3. Edinburgh 1842)。——319。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 W.:]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362。

皮阿,费·《给陪审法庭的信。为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辩护》[1858年伦敦版](Pyat, F.: Lettre au jury. Défense de la lettre au parlement et à la presse. (Londres 1858))。——412。

皮阿,费·/鲁热/G.茹尔丹《致英国女王的信》,载于1855年10月10日《人》(泽西岛—伦敦)第45期(Pyat, F., Rougée, Jourdain, G.: Lettre à la Reine d'Angleterre. In: L'Homme. Jersey, London. Nr. 45, 10. Oktober 1855)。——47。

皮阿,费·/[亚·]贝松/阿·塔朗迪埃《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1858年[伦敦]版(Pyat, F., [A.]Besson, A. Talandier: Lettre au parlement et à la presse. [Londres]1858)。——335、412。

皮阿,费·/[亚·]贝松/勒克莱尔《给法国名士的信》[1858年伦敦版](Pyat, F., [A.]Besson, Leclerc: Lettre aux mandarins de la France. (Londres 1858))。——420。

《皮埃里和奥尔西尼的阴谋》,载于1858年2月22日《太阳报》(伦敦)第20489号(The Pierri and Orsini conspiracy. (From the Birmingham Journal.) In: The Sun. London. Nr. 20489, 22. Februar 1858)。——333。

《[评:]詹·麦克拉伦的〈通货简史〉》,载于1858年5月15日《经济学家》(伦敦)第16卷第768期([Rezension:]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 By J. MacLaren ...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Vol. 16. Nr. 768, 15. Mai 1858)。——384。

蒲鲁东,皮·约·《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年巴黎版(Proudhon, P.-J.: Manuel du 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 Paris 1857)。——108、128。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109。

R

《热月19日巴黎通讯》,载于X年热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20号(Paris,

le 19 thermidor. Le Times que l'on dit être sous la surveillance ...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320, 20 thermidor an X)。——322。

《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年伦敦版(Copies and extracts of several letters written by the King of Sweden and his ministers, relating to the negociations of Baron Goertz etc., published at Copenhagen by order of the King of Denmark. London 1717)。——12。

[若米尼，安·昂·]《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的自述》1827年巴黎版第1—4卷([Jomini, A.-H.:]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e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 T.1—4. Paris 1827)。——196、197、208、209、349、353。

S

《塞尔维亚的革命。(本报通讯员报道。)1月1日于维也纳》，载于1859年1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196号(The revolution in Servia.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Vienna, Jan. 1.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196, 6. Januar 1859)。——445。

桑德威思，汉·《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6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亚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Sandwith, 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and of the six months'resistance by the Turkish garrison under General Williams to the Russian army; 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Armenia and Lazistan; with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urkey. London 1856)。——26、32、43。

沙尔腊斯，让·巴·阿·《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Charras, J.-B. A.: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xelles 1857)。——312、344。

沙法里克，帕·约·《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年欧芬版(Schaffarik, P. J.: Geschichte der slaw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nach allen Mundarten. Ofen 1826)。——18、22。

[施拉姆，鲁·]《……[通讯:]8月31日于奥斯坦德》，载于1859年9月10日

《海尔曼》(伦敦)第 36 期([Schramm, R.:] Ich habe gestern ... [Korrespondenz:] Ostende. 31. August. In: Hermann. London. Nr. 36, 10. September 1859)。——613。

施莱登,马·雅·《植物发生论》,载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科学医学文集》1838 年柏林版第 5 年卷(Schleiden, M. J.: Beiträge zur Phytogenesis. In: Archiv für Anatomie, Physiologie und wissenschaftliche Medicin. Berlin. Jg. 5. 1838)。——395。

施莱登,马·雅·/恩·埃·施米德《关于全部理论自然科学应用于农学、普通物理学、无机化学等的百科全书》1850 年不伦瑞克版第 1—3 卷(Schleiden, M. J., E. E. Schmid: Encyclopädie der gesammten theoretischen Naturwissenschaften in ihrer Anwendung auf die Landwirtschaft, umfassend Physik, anorganische Chemie ... Bd. 1—3. Braunschweig 1850)。 380、693。

施勒策尔,奥·路·冯·《北方通史》1771 年哈雷版(《世界通史》第 31 册)(Schlözer, A. L. von: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n dem Norden. Halle 1771. (Allgemeine Welthistorie. Th. 31))。——18、19。

施勒策尔,奥·路·冯·《奈斯托尔(用古斯拉夫语写的俄国编年史)》,比较、翻译和解释,1802—1809 年格丁根版第 1—5 卷(Schlözer, A. L. von: Несторъ (Nestor):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i., übers., und erkl. Th. 1—5. Göttingen 1802—1809)。——19。

施勒策尔,奥·路·冯·[《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载于《北方通史》1771 年哈雷版(Schlözer, A. L. von: [Vorschlag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slawischen Sprachlehre und Wörterbuch.] In: 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 Halle 1771)。——19。

施勒策尔,奥·路·冯·《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载于施勒策尔,奥·路·冯·《奈斯托尔(用古斯拉夫语写的俄国编年史)》,比较、翻译和解释,1802 年格丁根版第 2 卷(Schlözer, A. L. von: Vorschlag das Russische vollkommen richtig und genau mit Lateinischer Schrift auszudrücken. In: Schlözer, A. L. von: Несторъ.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i., übers., und erkl. Zweiter Teil. Göttingen 1802)。—— 19。

施洛塞尔,弗·《评拿破仑及其同时代的指摘者和颂扬者,特别是在 1800—1813 年这段时期内》183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chlosser, F.: Zur Beurtheilung Napoleon's und seiner neusten Tadler und Lobredner,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die Zeit von 1800—1813.Frankfurt/Main 1835)。——204。

施努雷尔，克·弗·《16世纪符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1799年蒂宾根版(Schnurrer,Ch.F.:Slavischer Bücherdruck in Würtemberg im 16.Jahrhundert.Tübingen 1799)。——19。

施特里特尔，约·哥·《完全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从495年至1222年的斯拉夫人历史》，载于奥·路·冯·施勒策尔《北方通史》1771年哈雷版(《世界通史》第31册)(Stritter,J.G.:Geschichte der Slaven vom Jahre 495 bis 1222 aus den Byzantinern vollständig beschrieben.In:A.L.von Schlözer:Allgemeine Geschichte von dem Norden.Halle 1771.(Allgemeine Welthistorie.Th.31))。——18。

[施特里特尔，约·哥·]《往昔住在多瑙河、黑海、阿速夫海、高加索、里海等沿岸及这些地区北部的各民族文献；约翰·哥特黑尔夫·施特里特尔录自拜占庭历史著作并加工》(四卷集)1771—1779年圣彼得堡版，1774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Stritter,J.G.]Ioannes Gotthilf Stritterus:Memoriae populorum,olim ad Danubium,Pontum Euxinum,Paludem Maeotidem,Caucasum,Mare Caspium,et inde magis ad septemtriones incalentium,e scriptoribus historiae Byzantinae erutae et digestae.T.1—4.Petropoli 1771—1779.T.2.Petropoli 1774)。——20。

施旺，泰·《动植物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1839年柏林版(Schwann,Th.: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Uebereinstimmung in der Struktur und dem Wachsthum der Thiere und Pflanzen.Berlin 1839)。——395。

[什图尔，路·]《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对马扎尔人的违法侵害行为的抗议和控诉》1843年莱比锡版([Štúr,L.:]Die Beschwerden und Klagen der Slaven in Ungarn über die gesetzwidrigen Uebergriffe der Magyaren.Leipzig 1843)。——24。

《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Slawismus und Pseudomagyarismus.Vom aller Menschen Freunde,nur der Pseudomagyaren Feinde.Leipzig 1842)。——24。

斯托克奎勒，乔·海·《军事百科全书——技术、传记和历史词典，仅涉及军事科学、优秀士兵回忆录和知名会战记述》1853年伦敦版(Stocqueler,J.H.:The military encyclopædia;a technical,biographical,and historical dictionary,referring exclusively to the military sciences,the memoirs of distinguished sol-

diers, and the narratives of remarkable battles. London 1853)。——164。

T

塔西利埃[《卡宴来信。1854年》,]载于1856年3月22日《人》(泽西岛—伦敦)第110期。[标题:]《海军大臣先生》(Tassilier:[Brief aus Cayenne, 1854.]In: L'Homme. Jersey. London. Nr. 110, 22. März 1856. [U. d. T.:]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 la marine)。——38、47。

泰耳斯,威·《关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生平的回忆录》1722年莱顿版(Theyls, W.: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Charles XII, Roi de Suède. Leyde 1722)。——574。

陶伯,弗·威·《斯拉沃尼亚王国和西尔米亚公国历史地理记述(包括其自然状况、现行制度、以及教会、民政和军事方面的革新)》1777年莱比锡版第1—3卷(Taube, F. W. von: Historische und geographische Beschreibung des Königreiches Slavonien und des Herzogthumes Syrmien, sowohl nach ihrer natürlichen Beschaffenheit, als auch nach ihrer itzigen Verfassung und neuen Einrichtung in kirchlichen, bürgerlichen und militärischen Dingen. Buch 1—3. Leipzig 1777)。——18。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 Th.,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2 vol.; forming the 5. and 6. vol.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5. 6. London 1857)。—— 123、152。

W

瓦克斯穆特,威·《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两卷集)1826—1830年哈雷版(Wachsmuth, W.: 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spunkte des Staates. Th. 1. 2. Halle 1826—1830)。——313。

瓦列夫斯基,[亚·][《1856年4月8日在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载于1856年4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52号。[标题:]《瓦列夫斯基伯爵论欧洲形势》(Walewski, [A.]: [Rede auf der Tagung des Friedenskongresses in Paris, 8. April 1856.]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352, 26. April 1856. [U. d. T.:] Count Walewski upon the State of Europe)。—— 53。

瓦列夫斯基,[亚·]《在最近的巴黎会议上的演说》,载于1856年4月26日《晨报》(伦敦)第20235号(Walewski,[A.]:Speech in the late Paris congress.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235, 26. April 1856)。——53。

威尔克斯,华·《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Wilks, W.: 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133、137。

[威廉明娜·索菲娅·弗里德里卡,拜罗伊特边区女伯爵]《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拜罗伊特边区女伯爵弗里德里卡·索菲娅·威廉明娜1706—1742年亲笔回忆录》1845年不伦瑞克新版第1、2卷([Wilhelmine Sophie Friederike, Markgräfin von Bayreuth:] Mémoires de Frédérique Sophie Wilhelmine, margrave de Bareith, Sœur de Frédéric le Grand, depuis l'année 1706 jusqu'a 1742, écrits de sa main. Nouv. éd. T. 1.2. Brunswick 1845)。——12、13。

[威斯特华伦,克·亨·菲·埃·冯·]《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1859年柏林版第1、2卷([Westphalen, Ch. H. Ph. E. von:]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Nachgelassenes Manuscript von Ch. H. Ph. E. von Westphalen. Hrsg. v. F. O. W. H. v. Westphalen. Bd. 1.2. Berlin 1859)。——698。

韦谢洛夫斯基,[费·巴·]《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Wesselowsky, [F. P.]: Mémoire présenté à Sa Majesté Britannique, par monsieur Wesselowsky, ministre de Sa Majesté Czarienne. London 1717)。——10。

维尔特,格·《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载于1847年11月14日、12月3、14日和1848年2月2日《科隆日报》第318、337、348和33号(Weerth, G.: Humoristische Skizzen aus dem deutschen Handelsleben. In: Kölnische Zeitung. 1847. Nr. 318, 14. November; Nr. 337, 3. Dezember; Nr. 348, 14. Dezember. 1848. Nr. 33, 2. Februar)。——124。

维尔特,格·《德国贸易生活的幽默随笔》,载于1848年6月1—4、16、18、28日,7月6日《新莱茵报》第1—4、16、18、28、36号(Weerth, G.: Humoristische Skizzen aus dem deutschen Handelsleben. In: NRhZ. 1848. Nr. 1, 1. Juni; Nr. 2, 2. Juni; Nr. 3, 3. Juni; Nr. 4, 4. Juni; Nr. 16, 16. Juni; Nr. 18, 18. Juni; Nr. 28, 28. Juni; Nr. 36, 6. Juli)。——124。

乌尔卡尔特,戴·《1834年起至1839年止中亚细亚的外交谈判》1841年伦敦版

(Urquhart, D.: Diplomatic transactions in Central Asia, from 1834 to 1839. London 1841)。——144。

武尔姆，克·弗·《东方问题的外交史》1858年莱比锡版(Würm, Ch. F.: Diplomatische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 Leipzig 1858)。——527。

X

西博恩，威·《1815年法国和比利时战争史》1848年伦敦修订第3版(Siborne,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France and Belgium, in 1815 ... 3. and rev. ed. London 1848)。——348。

西蒙，路·《流亡纪事》1855年吉森版第1—2卷(Simon, L.: Aus dem Exil. Bd. 1. 2. Gießen 1855)。——934。

[西蒙，路·/阿·科拉切克/爱·梅因]《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来信》，载于1857年《世纪》(汉堡)第1期([Simon, L., A. Kolatschek, E. Meyen:] Briefe aus Paris, der Schweiz und London.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128。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dmund Ashworth, Mr. Thom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342。

《席勒委员会会议》，载于1859年10月29日《海尔曼》(伦敦)第43期(Die Sitzungen des Schiller-Comités. In: Hermann. London. Nr. 43, 29. Oktober 1859)。——623。

Y

《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1717年伦敦版](The defensive treaty concluded in the year 1700 betwixt His late Majesty King William ... and His present Swedish Majesty King Charles the XII. [London 1717])。——11。

《伊戈尔远征记》，载于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日内瓦版(Expédition d'Igor. In: F. G. Eichhoff: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 Paris,Genève 1839)。——23。

伊文思,[乔·][《1856年2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6年3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04号(Evans,[G.]:[Rede im House of Commons,29. Februar 1856.]In:The Times.London.Nr.22304,1.März 1856)。——26。

伊文思,[乔·][《1856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6年3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06号(Evans,[G.]:[Rede im House of Commons,3. März 1856.]In:The Times.London.Nr.22306,4.März 1856)。——26。

《英国的背叛。致劳动阶级》1848年伦敦版(The betrayal of England.Address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London 1848)。——133。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奥·彼得曼编,1855—1858年哥达版(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mtgebiete der Geographie.Hrsg.von A.Petermann.Gotha 1855—1858)。——424。

[于伦堡,卡·]《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意见》1716年伦敦版([Gyllenborg,C.:]The Northern crisis.Or,imparti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zar.London 1716)。——11。

《于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施帕勒等人之间的通信集;计划在陛下的领地上发动一场受到瑞典军队支持的起义》1717年伦敦版(Letters which passed between Count Gyllenborg,the Baron Gortz,Sparre,and others;relating to the design of raising a rebellion in His Majesty's Dominions,to be supportted by a force from Sweden.London 1717)。——12。

雨果,维·《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V.:Napoléon le Petit.Londres 1852)。——322。

[约尔丹,约·克·]《关于斯拉夫人的起源。年代记、地理、历史著作》1745年维也纳版第1、2卷([Jordan,J.Ch.:]Joannes Christophorus de Jordan:De originibus Slavicis,opus chronologico-geographico-historicum.T.1.2.Vindobonae 1745)。——19。

《约翰娜·金克尔和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文集。弗莱里格拉特诗集》[广告],载于1859年1月15日《海尔曼》(伦敦)第2期(Schriften von Johanna und Gottfried Kinkel … Freiligrath's Gedichte … [Anzeige.]In:Hermann.London. Nr.2,15.Januar 1859)。——474。

Z

[载勒尔，塞·]《卡斯帕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1847 年巴黎版([Seiler, S.:]C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 Paris 1847)。——16、26。

《扎博伊，卢德克》，载于《柯尼根霍费尔手稿。古波希米亚抒情史诗及其他古波希米亚诗歌集》，由瓦·汉卡发现和出版，瓦·阿·斯沃博达译成德文并作序，1829 年布拉格版(Záboj, Slawoj, Luděk. In: Königinhofer Handschrift: Sammlung altböhmischer lyrisch-epischer Gesänge, nebst andern altböhmischen Gedichten. Aufgefunden und hrsg. von W. Hanka. Verteutscht und mit einer Einl. vers. von W. A. Swoboda. Prag 1829)。——23。

《札记》，载于 1857 年《世纪》(汉堡)第 1 期(Notiz.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128。

詹姆斯，威·《从 1793 年法国宣战时起至乔治四世即位止英国海军史》(六卷集)1822—1824 年伦敦版(James, W.: 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declaration of war by France in 1793, to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V. In 6 vol. London 1822—1824)。——101。

《争论》，载于 1859 年 3 月 12 日《新时代》(伦敦)第 37 期(Zank. In: Die Neue Zeit. London. Nr. 37, 12. März 1859)。——494。

《征服与人口》，[署名：] T.，载于 1711 年 10 月 19 日《旁观者》(伦敦)第 200 号(On conquest and population. [Gez.:] T. In: The Spectator. London. Nr. 200, 19. Oktober 1711)。——460。

《致纷争者》，载于 1856 年 3 月 4 日《新普鲁士报》(柏林)第 54 号(Den Streitenden.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54, 4. März 1856)。——24。

《宗教教育和人道教育》，载于 1857 年《世纪》(汉堡)第 1 期(Erziehung zum Glauben und Erziehung zur Humanität. In: Das Jahrhundert. Hamburg. 1857. Nr. 1)。——128。

法律、法令、文件

B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阿·沃伊格特和 S. 格尔马诺刊印，1774—1783 年布拉格版第 1、2 卷(Acta litteraria Bohemiae et Moraviae. Recensuit at-

que edidit A. Voigt a S. Germano. Vol. 1. 2. Pragae 1774—1783)。——18。

D

《动产信用公司。行政委员会提交给1857年4月28日例行股东大会的报告》，载于1857年4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20号(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Mobilier. Rapport présenté par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ans l'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es actionaires du 28 avril 1857.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20, 30. April 1857)。——161。

G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341。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476。

《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1837年内阁草拟》，载于1859年7月13日《自由新闻》(伦敦)第7期(Memoir on Russia,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Emperor. Drawn up by the Cabinet in 1837.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7, 13. Juli 1859)。——570、571、607。

《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London 1856)。——34、47。

—《第239号。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1855年6月18日》(Nr. 239.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 June 18, 1855)。——34—35。

—《第245号。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1855年6月30日》(Nr. 245.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 June 30, 1855)。——35。

—《第246号。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1855年7月1日》(Nr. 246.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 July 1,

1855)。——35。

—《第248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5年7月13日》(Nr.248.The Earl of Clarendon to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July 13,1855)。——36。

—《第249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5年7月14日》(Nr.249.The Earl of Clarendon to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July 14,1855)。——36。

—《第252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5年7月16日》(Nr.252.The Earl of Clarendon to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July 16,1855)。——36。

—《第253号。潘缪尔勋爵致维维安将军。1855年7月14日》(Nr.253.Lord Panmure to Lieutenant-General Vivian.July 14,1855)。——36。

N

《拿破仑法典》,1807年9月3日立法议会通过修订版,1807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Edition aux changements adoptés par le Corps législatif le III Septembre 1807.Paris 1807)。——28、149。

W

《外侨管理法》,载于1856年2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280号(Alien Act. Colonel Turr.In:The Times.London.Nr.22280,2.Februar 1856)。——8。

Y

《1839—1841年有关东方事件和土埃之间冲突的信函》(共四部)(Correspondence 1839—1841,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East,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gypt and Turkey.Pt.1—4)。——144。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minutes of evidence,appendix and index.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1 July 1858)。——415。

文学著作

A

阿达尔贝特《圣母》。——23。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134。
奥维狄乌斯《哀歌》。——72。

B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87。
毕尔格尔,哥·奥·《莱诺勒》。——123、169。

F

弗莱里格拉特,斐·《不管这一切》。——697。
《弗兰·布瓦西先生》(法兰西歌曲)。——7。

G

歌德《浮士德》。——110。
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513。
歌德《谢肉节剧,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658。

H

海涅《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676。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52、689。
海涅《还乡曲》,载于海涅《诗歌集》。——16、68。
海涅《女人》,载于海涅《罗曼采罗》。——86。
荷马《伊利亚特》。——62、648。
贺拉斯《讽刺诗集》。——553。
贺拉斯《书信集》。——658。
贺拉斯《抒情诗集》。——430。
贺拉斯《颂歌》。——11、76、105、322、328、664、668。

L

拉萨尔.斐·《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柏林版。——469、512、530—532、547、561、563、583。
《老鼠与青蛙之战》。——62、648。
卢卡努斯、马可·安涅乌斯《内战记》(《法尔萨利亚》)。——536。

M

莫里哀《屈打成医》。——610。

N

尼古拉,克·弗·《塞巴尔德·诺坦克尔先生的生平和见解》。——15。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安德罗斯岛的姑娘》。——375、502。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513。
莎士比亚《奥赛罗》。——71。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71、331。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61。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681。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92。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40。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310。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485。

T

泰伦齐安·摩尔《英雄诗》(《论用词、音节和韵律》)。——531。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1、381、430、487。

X

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第 1 部《华伦斯坦的军营》。——629、646。
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第 2 部《皮柯洛米尼父子》。——609。
席勒《酒神颂》。——624。
席勒《去炼铁厂之路》。——16。
席勒《无敌舰队》。——645。
席勒《伊毕库斯的鹤》。——645。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478、573。

《古兰经》。——232、684。
《圣经》。——25。
—《旧约全书》。——17。
—《旧约全书·诗篇》。——281、366。
—《新约全书》。——17。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589。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461。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109。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147。

报 刊 索 引

A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保护贸易》(Protection for Trade)——英国的一家周报，小商人保护协会的机关报，在伦敦出版。——39、44。

《北方报。国际报》(Le Nord. Journal international)——一家日报，用法文在布鲁塞尔(1855—1892年)和巴黎(1894—1907年)出版；沙皇政府的官方报纸。——129、134、137。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Punch)，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是威·梅·萨克雷。——140。

《比尔商业信使报》(Bieler 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比利时独立报。世界政治和文学新闻报》(L' Indépendance Belge. Journal mondial d'information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 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起用现在的名称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43。

《波兰。东欧民族政治、宗教和文学问题现代年鉴》(La Pologne. Annales contemporaines politiques, religieuses et littérair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orientale)——法国泛斯拉夫派的周刊，1848—1850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西·罗伯尔。——21。

《波希米亚立宪报》(Constitutionelles Blatt aus Böhmen)——波希米亚的一家日报，1848—1849年在布拉格出版。——32。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40年由约·卡·施本纳创办,从1748年起被通称为《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从1872年起便正式以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60年代为政府的半官方报纸。——25。

《博物馆》(Museum)——见《德国博物馆》。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的名称出版,主编是鲁·杜朗;1851年起用现在的名称出版,阿·卢格曾为报纸撰稿。——632。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53、119、135、140、143—144、296、385、440、441、527、650。

《晨电讯快报》(Telegraph Morning Express)——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858年在伦敦出版。——440。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The Evening Star)。——110、153、261、288、355、392、395、416。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帕麦斯顿为首的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134、137、336、370。

D

《大胡蜂。黑森庸人报》(Die Hornisse. Zeitung für hessische Biedermänn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亨·海泽和哥·泰·克耳纳办的报纸,1848—1850年在卡塞尔出版,每周三期;1848—1849年埃·比斯康普曾任该报主编;有时用副标题《黑森庸人报》出版。—— 632。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1851—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出版者是罗·普鲁茨。——470。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250、275。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543。

《地理研究所通报》(Geograph. Mittheilungen)——见《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E

《俄罗斯和为美国撰写的通讯》(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rrespondent)——自由派的周报，1856年8月16日—11月19日用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伊·加·戈洛文。——87、91。

《俄罗斯之声》(Голоса изъ Россіи)——从俄国收到的文章和通讯的定期汇编；1856—1860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伦敦出版。——424。

F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1854年在巴黎创刊，1866年改为日报，并成为第二帝国政府的喉舌。——143。

G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3月23日—1892年2月27日在汉堡出版。——635、637、638、653、659。

《高地哨兵》(Der Hochwächter)——德国流亡者的一家周报，1850年9月27日—1859年前后由弗·哈骚雷克在美国辛辛那提出版。——420。

《公道报》(L'Impartial)——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1857年在泽西岛出版，主编是勒穆瓦讷。——225。

《公文集。公文汇编。当代历史画报》(The Portfolio;or,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etc.etc.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尔。——570、571、574。

《公文集。公文汇编。当代历史画报》(Le Portfolio,ou collection de documens politiqu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contemporaine)——1836—1837年在巴黎或汉堡出版，译自英文版。——574。

《观察家》(Examiner)——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刊；1791年在伦敦创刊。——259。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国民报》(Le National)——比利时温和的民主派的报纸，在布鲁塞尔出版。——87、11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19世纪50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该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5、94、98、470、616。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

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109、372。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Die 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自由派的周报.1841—1922年在莱比锡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伊·库兰达。——119。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英国的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刊物;1859—1869年用德文在伦敦出版;出版者为恩·海·尤赫,编辑是哥·金克尔(1859年1—7月)、恩·海·尤赫(1859—1869)。——441、445、447、451、453、454、458、467、470、474、494、508、541、543、546、547、556、566、567、570—572、586、589、591、608、612、613、623、632、634、640、643、647、650、652、653、665、671、674。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heiyschen Corresponden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31—186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69—1923年用《汉堡记者》(Hamburgischer Correspondent)的名称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为反对查禁《莱茵报》而采取的措施。——511。

《汉堡记者》(Hamburgischer C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汉堡消息报》(Hamb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创刊;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19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机关刊物。——511。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57、258、260、331、384、416。

K

《科贝特氏纪事年鉴》(Cobbett's Annual Register)——英国激进派的周报，1802—1836年用不同名称在伦敦出版；威·科贝特创办并出版(1835年前)。——322。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该报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该报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科隆日报》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32、409、458、467、470、474、539、566、579。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140、277、301、416、418、420、423。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该报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92、350、463、466。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1943年在柏林出版。——647、651、653、657—659、675、676。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的一家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和经济学问题的半月刊；1828—1944年在巴黎出版。——21。

《流亡者报》(Journal des Proscrits)——1857年1月在伦敦出版。——114。

《陆路邮报》(The Overland Mail)——英国的一家周报，政府机关报；1841—

1914 年在伦敦出版。——289。
《伦敦德意志报》(Londoner Deutsche Zeitung)——见《日耳曼尼亚》。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第一家画报，1842 年创刊，每周出一次，曾用其他文字出版。——110。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Manchester Examiner)——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The Machester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94 年在曼彻斯特出版，19 世纪 50 年代每周出版两次，支持自由贸易派。——6、13、139、244、28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1821 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版两次，1855 年起改为日报；该报起初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报纸。——6、8、13、94、98、100、112、127、128、131、132、143、145、244—246、253、267、272、273、284、294、296、303、304、312、317、321、323、330、332—334、336、343、345、347、349、355、358、367、371、375、689。
《曼海姆晚报》(Ma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由卡·格律恩创办，1842—1849 年在曼海姆出版，每日出一次；在卡·格律恩和卡·路·贝尔奈斯领导下代表民主主义观点；1842—1843 年曾转载《莱茵报》上的几篇文章并报道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的积极肯定的态度；曾对查封《莱茵报》一事作出强烈反应，并就《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在该报的作用作过报道。——427。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 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 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358、409、437、440、527、616*。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 年 1 月 21 日由威·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 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 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亨·约·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

观点,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19 世纪 70—8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288、299。

《每周邮报》(The Weekly Mail)——英国的一家周报,1858—1860 年在伦敦出版;保守党的机关报。——661。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48—1856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87、114。

N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幽默周报,1796 年创刊,1851 年起由路·德鲁克尔用德文在伦敦出版,编辑是亨·贝特齐希。——544、559、651、653、657、663。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 年 4 月 10 日—1924 年在纽约出版;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 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 40 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 年 9 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 1845 年),1853 年 5 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34、48、79、85、92、96、111—119、122、127、128、131、134、136、137、148、150、158—161、170、173、178、180、184、192、193、218、238、239、257、258、262、273、288、298、302、304、321、329、330、358、361、368、369、375、384—386、393—394、397、399—401、406、408、410—412、415、428、429、439—441、444、452、453、455、456、485、488、490、496、497、501、506、508、510、511、523、524、542、561、570、573、577、602、603、606、616、618、619、636、637、639、643、648、652、661、666、696。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krat)——美国的一家德文周报，1845—1876年在纽约出版；该报曾数度易名，1846—1856年用《纽约州民主主义者周报》(Wöchentlicher New-Yorker Staats-Demokrat)的名称出版；1848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辑出版，1845—1856年由威·施留特尔担任报纸编辑。——56。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1851年9月18日—1911年出版，原名是《纽约每日时报》(The New-York Daily Times)，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在的名称出版；1869年以前由亨·贾·雷蒙德出版，1891年以前出版者是乔·琼斯；1852—1870年由亚·威尔逊和凯·诺维尔编辑出版；起初是美国辉格党的机关报，后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116、117、258、288。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创刊，1841—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1835—1867年由詹·戈·贝内特出版发行。——116、117、473。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1834年创刊；最初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1844—1852年由雅·乌尔编辑出版，1837—1853年编辑是古·阿·诺伊曼；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中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9世纪中叶起支持美国民主党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26。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一家文学性日报，1711—1714年在伦敦出版。——460。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1849—1865年在柏林出版；编辑是沙伊德勒(19世纪50年代)。——39、43。

《普鲁士通讯》(Preuss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报》(Preußische Wochenblatt zur Besprechung politischer Tagesfragen)——德国保守派的周报，具有右派自由派观点的普鲁士容克小组(周报派)的机关报；1852—1861年在柏林出版。——424、607。

《普鲁士周报》(Preußische Wochenblatt)——见《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报》。

《普特南》(Putnam)——见《普特南氏月刊。美国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普特南氏月刊。美国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Putnam's Monthly. A Magaz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美国的一家月刊，1853—1857，1866—1870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13、60、85、88、91、99、113、150。

Q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44年1—12月每周出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创办人和编辑之一为亨·伯恩施太因，1844年1—6月副标题为《巴黎艺术、科学、戏剧、音乐和社交生活信号》(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 Wissenschaft, Theater, Musik und geselligem Leben)，1844年7月1日卡·路·贝尔奈斯参加编辑部，同时副标题改为《巴黎德文杂志》；报纸最初为一家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批判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543。

R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émocratie universelle)——法国的一家周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3—1856年在伦敦和泽西岛出版。——37、47、87、114。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541—543、545、547、551、556、558、560、563、565、566、568—572、574、575、577、580、582、585—587、589—591、600、604—607、611—613、619、622、624、627、633、634、638、639、649、660、662、666、675。

《人民报。每一个人的机关报》(Volks-Zeitung. Organ für Jedermann aus dem Volke)——德国的民主派日报，亚·伯恩施坦创办；1853年4月9日—1904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是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559、638、640、659。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 年 5 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 年 10 月—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该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 年 6 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43、47、48、53、56、57、81、82、252、416。

《日耳曼尼亚》(Germania)——英国的一家周报，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58—1859 年用德文在伦敦出版，最初用《伦敦德意志报》(Londoner Deut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59 年 4—5 月该报的主编是贝·埃尔曼尼。——541。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瑞士的一家日报，1853—1909 年在比尔出版，出版者是恩·许勒尔；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持波拿巴派的立场；卡·福格特参与报纸的部分编辑工作；马克思讥称该报为"推销员"。——559、639、664、668。

S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和罗瑟拉姆与巴恩斯利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 and Rotherham and Barnsley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1 年 1 月 4 日—1857 年 12 月 26 日在设菲尔德出版；编辑是艾·艾恩赛德和威·赛普尔斯；该报多次刊登马克思的文章。——78。

《社会共和国。自由工人的机关报》(Sociale Republik. Organ der freien Arbeiter)——一家周报；1858—1859 年由古·司徒卢威在纽约出版；纽约工人联盟的机关报。——436。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时报》(Times)——见《纽约时报》。

《世纪。政治和文学杂志》(Das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的一家周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刊物；1856—1859 年在汉堡出版。——120、128。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英国的一家半月刊物，1858 年 9 月—

1860年5月在伦敦出版，1860年6月起在卢加诺和热那亚出版，编辑是朱·马志尼。——551、556。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日报，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333。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19世纪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世纪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3、7、38、100、127、138、140、155、162、210、258、288、335、350、354、371、394、397、398、412、426、445、462、463、495、526、551、556、588、615、617、644、647、682。

《特里尔人民报》(Trier'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54—187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647。

《通报》(Moniteur)——见《总汇通报》。

W

《威悉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44年在不来梅创刊。——613、616、618、623。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我们的时代。百科辞典年鉴》(Unsere Zeit. Jahrbuch zum Conversations-Lexikon)——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月刊，1857—1891年在莱比锡由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版；曾几易副标题；1857—1864年该刊出版时附有副标题《百科辞典年鉴》。——424。

X

《西方公报》(Anzeiger des Westens)——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美国德国民主派的独立机关报;1835年由亨·克·宾帕格在圣路易斯创办:起初为周报,1846年1月5日—1912年4月30日改为日报;曾几易其名,1835年11月20日—1863年1月用这个名称出版;1851—1863年该报由亨·伯恩施泰因、卡·路·贝尔奈斯和格普编辑出版。——434。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94。

《先驱者》(Der Pionier)——美国的一家周报,1854年1月3日—1879年出版;曾多次改变出版地,1854年1—10月在路易斯维尔出版,1854年11月—1855年6月18日在辛辛那提出版,后来在纽约出版;该报编辑和发行人是卡·海因岑。——265、297、433。

《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Der Maikäfer. 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德国的一家油印文学周报,1840年由哥·金克尔和约·莫克尔在波恩创刊出版,1848—1849年革命爆发前停刊。——451。

《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雷斯劳由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特默编辑出版;该报是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后于1849年4月创办的。它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509。

《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乌尔卡尔特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定期刊物,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主编是爱·费舍尔。——666。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约·亨·毕尔格尔斯等。报纸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300、451、479、530、638、639、657。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1848—1849年)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1850年11月，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加上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25、79、318。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上层贵族的喉舌；1848年6月30日—1939年1月31日在柏林出版，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年)；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24、25、32、114、129、536、538、682。

《新时代》(Die Neue Zeit)——美国的一家周报，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5—1858年由保·伯恩哈德在纽约出版。——39、143。

《新时代。民主派机关报》(Die Neue Zeit. Organ der Demokratie)——英国的一家周刊，1858年6月—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413、429、436、493、508、540、541、632。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1862年报纸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277、326、330、332、500、501、509、524、527—529、537、538、540、551、555、556、560、612。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53。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1934

年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 年转入反革命阵营。——335。

Y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mtgebiete der Geographie)——德国的地理月刊，1855—1858 年在哥达出版，主编是奥·彼得曼。——424。

《邮报》(Post)——见《晨邮报》。

《舆论报》(L'Opinione)——意大利的一家日报，由伦巴第和皮埃蒙特自由派在都灵创办；卡富尔的自由保皇派的机关报，1848—1900 年先后在都灵、佛罗伦萨和罗马出版；1865 年起在佛罗伦萨出版，1870 年起在罗马出版。——335。

Z

《泽西独立报。英国和海外报纸，海军和陆军记录》(The Jersey Independent. British and foreign journal, and naval and military record)——英国民主派的报纸，1855—1875 年在圣赫利尔出版，1858 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后为日报；1856 年 7 月—1862 年 11 月主编是乔·朱·哈尼。——227、318、370。

《钟声》(Колокол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 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 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 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424、570。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的一家文学周报，1825—1878 年在汉堡出版，主要刊登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1849—1850 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538、635、637、673。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英国的一家报纸，1855 年 10 月 13 日—1856 年 8 月 9 日由艾·艾恩赛德和威·赛普尔斯在设菲尔德出版，1856 年 8 月—1877 年 1 月由科·多·科勒特在戴·乌尔卡尔特的直接领导下在伦敦出版；1858 年 4 月以前是周刊，后改为月刊；该报刊登一些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文章，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多次发表马克思的文章。1866 年更名为《外交评论》(Diplomatic Review)。——53、56、75、78、95、132、139、167、

392、395、415、422、473、567、570、571、576、584、594、603、604、606—608、614—618、634、635、649、656、661。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19世纪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4、15、26、32、73、115、132、203、419、479、511、579、595、609、614、616、618、620、625—627、632—635、637—640、643、647、649、650、657、659、660、662、663、667、673。

《总汇报》(Univers)——见《总汇通报》。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以前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870—1871年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100、114、161、231、322、331、350、408、434。

责任编辑：杜文丽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马　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五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01－023746－6

Ⅰ.①马…　Ⅱ.①中…　Ⅲ.①马恩著作－全集　Ⅳ.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84765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五十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21年12月第2版　202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31.125　插页：2
字数：791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01－023746－6　定价：8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7-01-023746-6
9 787010 237466 >

A2271251